鄭振鐸文集

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鄭振鐸文集

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郑振铎文集（第五卷）
Zhengzhenduo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505,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3　插页4
1988年5月北京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120

ISBN 7-02-000347-8/I·318　定价7.00元



一九二三年作者(中)与胡愈之(左)、王伯祥摄于无锡梅园。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关于京本通俗小说的版本问题

郑振铎

长泽规矩也君在他所著的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本一文(?)中，有些可资讨论的见解。我因为[illegible]东生君将它译出刊于本报。长泽君在他的长文中，说明京本通俗小说并不是宋刻本，但其中的小说却的是宋人之作。缪荃孙所称的影钞宋刻本《金虏海陵王荒淫》一卷，其来历却更可疑。又在明之前，仿佛像京本通俗小说那末大部的小说丛刻也是很难产生的。对于这些话，我是四(?)表示充分的同情的。但长泽君除了决定《金虏海陵王荒淫》是伪冒的之外，其他[illegible]都[illegible]没有下过什么确定的断语。今姑就我所知，继而为他解释了几个疑问。或者对于京本通俗小说的版本问题与时代问题，可以下一个确定的断语了吧。

J72 1

作者手迹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第五卷说明

本卷收入《中国文学研究》前三卷：第一卷《古代文学研究》，第二卷《小说研究》，第三卷《戏曲研究》。这次编印时，对排印本存在的若干排校错误，作了必要的订正。

《中国文学研究》，是作者于一九五六年自己编定的、写于三十年代前后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集。全书分六卷，收论文八十余篇，一九五七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第五卷目录

中国文学研究(上)

第三卷　戏曲研究

中国文学研究

上

序

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深厚的根底。在私塾里读过《左传》,但别的经传便不能成诵了。我没有跟从过名师,只有一位黄晦闻先生是我大学里的国文教师,他教的是古文,没有给我什么影响。但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乱看书，特别爱看古书。象《古诗源》、《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一类的书，都看得很起劲。记得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一位同学买到了一部刚刚出版的《古今文综》,厚厚的四套,我欣羡之极,便向他借了来,日夜的看,并将其中有关“文学批评”，即论文的部分，辑了出来，钞成“论文辑要”二册。这二册至今还保存未失，可算是少年时代的可纪念的东西了。这样地象盲人骑瞎马似的“无师自通”的研究,浪费了不少时间和力量。在对于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尤为“独学无侣”。那时，我在上海，这一类的书是图书馆所不收的,一部部都得自己搜集起来,因此便养成了喜欢买书的习惯。后来到了北京,遇见马隅卿诸先生,方知道从事于搜集小说戏曲的,在北京还不乏同道的人们。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以有关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但限于学力,许多问题，都没有深入地探究过，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念。所以,过去所写的许多篇论文，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重新考虑,值得加以批判的。一九三〇年以后所写的东西,比较地

有些新的观点，象《元明之际文坛概观》、《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净与丑》等篇，虽然不免有些偏激，甚至有些“借题发挥”，但倾向是好的。我曾经把这些论文，编成了五本集子：《中国文学论集》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佝偻集》出版于一九三四年，《短剑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困学集》出版于一九四〇年。还有一部《秋水集》，已经编好交给书店，但它始终不曾出版。此外，没有收入这几个集子的文章也还有不少篇。现在，把这五个集子里所收的，和在这五个集子以外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一共有八十多篇，编为这个新的集子："中国文学研究"，重行印出。这个集子共分为六卷。第一卷是古代文学研究，以有关《诗经》的论文为主，而附以《民族文话》。第二卷是小说研究，以《水浒传》、《三国志演义》、《金瓶梅词话》、《西游记》、《岳传》及“三言”、“二拍”等的文章为主。第三卷是戏曲研究，以有关元代杂剧、《西厢记》以及《词林摘艳》、《琵琶记》等的文章为主，并附《缀白裘索引》。第四卷是词、曲与民间文学研究，以有关词、散曲、民歌、变文、宝卷、弹词与民间故事等的论文为主。这里边有好几篇文章的观点是互相矛盾的（象讨论大众文学的几篇），但“过而存之”，亦足以见自己思想的进展。第五卷是中国文学杂论，包括若干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文学遗产的问题，及有关林琴南、梁任公的研究等论文。第六卷是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包括《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三篇。这样地重加整理一下，对于需要参考这些文章的读者们是颇为有用的，特别是，那几部集子都已经绝版了。还有若干篇，因为一时找不到底稿，只好暂时不收入这个集子里了。在这里，可以看出，在过去的黑暗时代里，寻找“资料”，是多末艰苦，简直

有点象唐僧取经似的。一旦得之，便大为开朗，如果得不到，便黑漆一团，症结就打不开。这和今天的搜集资料，无往不获的情况比较起来，今天的专家们，和即将成为专家的青年们，实在是太幸运了。我的这些文章，表现了我的那些探索的历程。作为专家们的参考，当不会是完全无用的吧。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郑振铎序于青岛

第 一 卷

古代文学研究

读毛诗序

一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总集。我们要研究汉代以前的诗歌，非研究《诗经》不可。虽然在《诗经》以外，逸诗还有不少，然而有的是后人伪作的，如《白帝子》、《皇娥之歌》，有的是断章零句，并非完全的，如《论语》、《左传》所引的诗句；其他完整而有意义的诗篇，至多不过二三十首。而在《诗经》里，我们却有三百零五首的完整的古代诗歌可以找到。在这三百零五首里，有的是颂神歌，有的是民谣，有的是很好的抒情诗，差不多首首都是有研究的价值的。

凡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古代的社会情形，乃至古代的思想，对于《诗经》都应视他为一部很好的资料；而于研究中国诗歌史的人尤为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汉以前的古代的诗歌，除了《诗经》以外，不能更找到别的一部更好更完备的选本了。

然而《诗经》的研究，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工作。

《诗经》也同别的中国的重要书籍一样，久已为重重叠叠的注疏的瓦砾，把他的真相掩盖住了。汉兴，说诗者即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氏之学。北海相郑玄为毛氏作笺，《毛诗》遂专行于世。《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后亦亡逸，仅

有《外传》传于世。然毛传虽专行，而王肃说《毛诗》又与郑玄不同。其后孙毓作《毛诗异同评》，评毛郑王之异同，多非郑党王之论。陈统又作《难孙氏毛诗评》以驳孙氏之说。到了唐代，韩愈对于《毛诗序》又生疑义。及宋，而《毛诗》遂被许多人攻击得体无完肤。欧阳修作《毛诗本义》，苏辙作《诗解集传》，虽有怀疑之论，却还不敢出《毛诗》范围。到了郑樵作《诗辨妄》，程大昌作《诗论》，王柏作《诗疑》，王质作《诗总闻》，朱熹作《诗集传》，《毛诗》才渐渐的失了权威。虽有周孚、吕祖谦诸人的竭力拥护，而总敌不过攻击者的声势。元明以来，朱熹的势力极大，《诗集传》用为取士的标准，一切说诗的人，便都弃了毛传服从朱熹。到了清代，反动又起，阎若璩作《毛朱诗说》，毛奇龄作《白鹭洲主客谈诗》，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陈奂作《毛诗传疏》，多非难朱熹之说，要把《诗经》从朱熹的《集传》的解释的势力下，回复到毛郑的传笺之旧。段玉裁写定《毛诗故训传》，孙焘作《毛诗说》，且进一步而排斥郑玄之说，要把《诗经》从郑玄的《毛诗笺》的解释里脱出，回复到毛公的《毛诗故训传》之旧。魏源作《诗古微》，陈乔枞作《三家诗遗说考》，龚橙作《诗本谊》，皮锡瑞作《诗经通论》，王先谦作《诗三家集疏》，又更进一步而不满于《毛诗》，要把《诗经》从毛公的《故训传》解放出来，回复到齐鲁韩三家诗之旧。此外又有姚际恒作《诗经通论》，崔述作《读风偶识》，方玉润作《诗经原始》，脱去三家及毛公、郑玄之旧说，颇表同情于朱熹，一以己意说诗。在这种纷如聚讼的注释中，我们应该谁从呢？到底是齐鲁韩三家说的诗好些呢？还是毛氏的训传好些呢？到底是朱熹的《集传》对呢？还是毛郑的传笺对呢？许多人都是出主入奴，从毛者便攻朱，从三家者便攻毛。他们辗转相非，终不能脱注疏、集传之范围，而所谓注疏、集传，又差不多都是曲说附会，

离《诗经》本义千里以外的。

我以前初读《诗经》时，用的是朱熹的《集传》，后来又读《毛诗正义》，又看《诗经传说汇纂》，最近才看关于三家诗的著作。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诸家异说的纷纭，与传疏的曲解巧说。当读毛郑的传笺的《诗经》时，觉得他们的曲说附会，愈读而愈茫然，不知诗意之何在，再把朱熹的《诗集传》翻出来看，解说虽异，而其曲说附会，读之不懂，解之不通的地方也同传笺差不多。试举一例，《鹊巢》一诗，《毛诗序》说是："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郑玄据之，便把"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二句，解成"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犹国君积行累功，故以兴焉。兴者，鸤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寝也。"我想了许久，也想不出此诗究竟与夫人之德有何关系。又把《诗集传》翻出来看，朱熹的解说，却更不易捉摸了，他说："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专静纯一之德，故嫁于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维鹊有巢，则鸠来居之。是以之子于归，而百两迎之也。"唉！明明白白的四句："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谁知道却含有这许多正心，修身，齐家，以至被后妃之化，有专静纯一之德的大道理在里边呢？象这种的解释，几乎在任何种的《诗经》注释里都可遇到，如照他们的注释去读《诗经》，则《诗经》真是一部含义最深奥，最不容易懂的古书了。

虽然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几部书，能够自抒见解，不为传袭的传疏学说所范围，然而究竟还有所蔽。《诗经》的本来面目，在他们那里也还不容易找得到。

我们要研究《诗经》，便非先使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

重重叠叠的注疏、集传的瓦砾，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不可。

这种传袭的《诗经》注疏如不爬扫干净，《诗经》的真相便永不能显露。

二

在这种重重叠叠压盖在《诗经》上面的注疏、集传的瓦砾里，《毛诗序》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

虽然齐鲁韩三家所说的诗并不比《毛诗序》所说的更好些，虽然近来很有些人极力表章三家诗，用以排斥《毛诗序》，然而三家诗的势力究竟不大。当刘向、刘歆作《七略》的时候，许多人即已不满于他们的学说。《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其后，《毛诗》专行，三家诗渐渐逸亡，更是无人注意到他们了。自宋以后，朱熹、王应麟以至龚橙、皮锡瑞虽多采用他们的话，而其效力止在于攻击《毛诗》，对于一般读诗的人影响仍然绝少。且他们的话，已搜集得的，也很零星错落，不易得到头绪。因此，我们可以暂缓对他们下攻击令。

朱熹的《诗集传》，虽然也是一堆很沉重，很不容易扫除，而又必须扫除的瓦砾，然而在他的许多坏处里，最大的坏处，便是因袭《毛诗序》的地方太多。许多人都公认朱熹是一个攻击《毛诗序》最力的，而且是第一个敢把《毛诗序》从《诗经》里分别出来的人；而在实际上，除了朱熹认国风的"风"字应作"风谣"解，认《郑风》是淫诗，与《诗序》大相违背外，其余的许多见解，仍然都

是被《诗序》所范围，而不能脱身跳出，所以我们要攻击《诗集传》仍然须先攻击《毛诗序》。

其余一般《诗经》的注家，都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他们大概都是拥护或反对《毛诗序》的。我们如把他们辩论的中心《毛诗序》打翻，他们便都可默然息争了。

所以我们现在动手爬除压盖在《诗经》上面的注疏瓦砾时，应该最先下手的便是《毛诗序》。而《毛诗序》除了对于《诗经》的影响以外，对于一般文学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如《鄘·柏舟》一诗，《诗序》以为是："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而以后"柏舟"二字便成了形容节妇的成语了。又如《召南·小星》一诗，诗序以为是："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而以后"小星"二字便成了"妾"的代用字了。又如美刺之义，自《诗序》始作俑后，文学作品里便多印上了这个墨痕。白居易作《新乐府》五十篇，每篇有自序，而其序便是摹仿《诗序》做的。如《七德舞》之为"美拨乱，陈王业也"。《西凉伎》之为"刺封疆之臣也"。《蛮子朝》之为"刺将骄而相备位也"。《新丰折臂翁》之为"戒边功也"。《太行路》之为"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此种诗序，由作诗的人自己做出来，还不打紧，如果是后人代做的，则其附会穿凿之处，真要令人叹息不已。试举一个很可笑的例：

苏东坡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本是一首很美丽的词，被张惠言选入他的《词选》里，便引了鲖阳居士的话，把他逐句解释起来说："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

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这种解释，真是不可思议，即使起东坡于九原，叫他自己去注解，我想也决不会注解成这个样子。而他们因受《诗序》的影响太深，便不知不觉的带上了蓝眼镜，把一切文艺品的颜色也都看成蓝的了。这是《诗序》给与中国文艺界的最坏的影响之一。其他还有许多坏影响，现在也不一一列举了。《诗序》如不打翻，则这种附会的文艺解释，也是不能打翻的。

所以为了矫正这种错误的文艺观念起见，我们也不得不攻击《毛诗序》。底下举出《毛诗序》对于《诗经》的害处和他本身的矛盾与不能取信于人的地方。

三

《毛诗序》最大的坏处，就在于他的附会诗意，穿凿不通。《毛诗》凡三百十一篇，篇各有序。除《六笙诗》亡其辞，我们不能决定《诗序》的是非外，其余三百五篇之序，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附会的，是与诗意相违背的。章如愚说："二南之诗，谓之《周南》、《召南》，此盖古人采诗于周之南，得之则为《周南》，采之于召之南，得之则为《召南》，……彼序诗者乃以《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谬妄之甚也。即以二南系之二公，则遂以其诗皆为文王之诗。见《关雎》、《葛覃》妇人之诗，则遂以他诗亦皆出之妇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则以为王者，在《召南》则以为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则以为后妃，在《召南》则以为夫人。岂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诗所言，后妃夫人，多无义理。其间大可怪者，

如《小星》之诗云:‘夙夜在公,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夫肃肃宵征者,远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诗之此语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惮劳役之意,岂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实命不犹。’此无疑其为使臣勤劳之诗也。今其序乃曰:‘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不知进御于君,何用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为哉?又何用抱衾与裯而往乎?注云:‘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待进御之次序。’疏云:‘虽君所有裯,亦当抱衾裯而往。’学经不知理,乃至于此,岂不贻有识者之笑!既曰,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兔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强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讼?又安得有女怀春,而吉士诱之,如《野有死麕》之辞?谓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妇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妇人果皆正洁,则亦如汉上之女不可犯,安有无感我帨,无使尨吠之语?序于此为说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委曲讳护,亦以劳矣。”(《经义考》卷九十九引)

朱熹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会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

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朱子语类》卷八十）

他们说的真痛快！《诗序》解诗，象这种附会的地方，几乎触目皆是。大概做《诗序》的人，误认《诗经》是一部谏书，误认《诗经》里许多诗，都是对帝王而发的，所以他所解说的诗意，不是美某王，便是刺某公。又误认诗歌是贵族的专有品，所以他便把许多诗都归为某夫人或某公、某大夫所做；又误认一国的风俗美恶，与王公的举动极有关系，所以他又把许多诗都解说是受某王之化，是受某公之化。因他有了这几个成见在心，于是一部很好的搜集古代诗歌很完备的《诗经》，被他一解释便变成一部毫无意义，而艰深若盘、诰的悬戒之书了。后来读诗的人，不知抬头看诗文，只知就序求诗意，其弊害正如朱熹所说：“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传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诗序辩说》）

所以我们十分确信的说：《诗序》之说如不扫除，《诗经》之真面目，便永不可得见。吴澂说得好：“舍序而读诗，则虽不烦训诂而意自明，又尝为之强诗以合序，则虽由生巧说，而义愈晦。”

这就是我们要排斥《诗序》的最大的原因。

四

就《诗序》的本身而论，他的矛盾之处，也尽足以使他的立足点站得不稳。

假使我们退一百步而承认《诗序》所说的美刺之义是不错的，我们竟用了他的美刺之义去读诗，然而结果却更不幸，我们反而加载了许多怀疑之点在心上。因为我们发现，《诗序》之所美所刺，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譬如有两篇同样意思，甚至于词句也很相似的诗，在《周南》里是美，在《郑风》里却会变成是刺。或是有两篇同在《卫风》或《小雅》里的同样的诗，归之武公或宣王则为美，归之幽王、厉王则为刺。而我们读这些诗的本文时却决不见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试举几个实例。

这里是两首祭祀的歌：

《小雅·楚茨》	《大雅·凫鹥》
济济跄跄， 絜尔牛羊， 以往烝尝。 或剥或亨， 或肆或将。 祝祭于祊， 祀事孔明。 先祖是皇， 神保是飨。 孝孙有庆， 报以介福， 万寿无疆！	凫鹥在泾， 公尸来燕来宁。 尔酒既清， 尔肴既馨， 公尸燕饮， 福禄来成！ 凫鹥在沙， 公尸来燕来宜。 尔酒既多， 尔肴既嘉， 公尸燕饮， 福禄来为！
《楚茨》，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	《凫鹥》，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

我们试读这两首歌，谁能找出他们的异点来？《楚茨》的辞意很雍容堂皇，《凫鹥》的辞意也是如此，毫无不同之处。而因《楚茨》不幸是在《小雅》里，更不幸而被作《诗序》的人硬派作幽王时的诗，于是遂被说成："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了。至于《凫鹥》则因他是在《大雅》里，于是《诗序》便美之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我不知《楚茨》的诗里，有那一句是说"祭祀不飨"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与"尔酒既清，尔肴既馨"有什么不同？"报以介福，万寿无疆"与"福禄来成"、"福禄来为"又有什么分别？为什么《楚茨》便是刺，《凫鹥》便是美呢？这种矛盾之处，真令人索解无从。

这里又有三首诗，这三首都是很好的情诗：

《周南·关雎》	《陈风·月出》	《陈风·泽陂》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 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 佼人懰兮， 舒忧受兮， 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 佼人燎兮， 舒夭绍兮， 劳心惨兮！	彼泽之陂， 有蒲与荷。 有美一人， 伤如之何！ 寤寐无为， 涕泗滂沱！ 彼泽之陂， 有蒲菡萏。 有美一人， 硕大且俨。 寤寐无为， 转辗伏枕！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	《泽陂》，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

我们试先读这三首诗的本文；我们立刻便知道《关雎》是写男子思慕女子，至于“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月出》是写男子（？）在月下徘徊，见明月之光，而思念所爱之人，以至于“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的；《泽陂》所写的更是悲惨，他思念所爱的人，至于“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转辗伏枕”了。试再读《诗序》：他所说的真是可惊。原来《关雎》是美“后妃之德”的，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的；《月出》却是“刺好色”，是说“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的；《泽陂》却是“刺时”，是“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的。我真不懂：为什么同样的三首情诗，意思也完全相同的，而其所含的言外之意却相差歧得如此之远？我真不懂：为什么“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二句，在《周南·关雎》之诗里，便有这许多好的寓意，同样的“寤寐无为，辗转伏枕”二句，在《陈风·泽陂》之诗里，便变成什么“刺时”，什么“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等等的坏意思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还有很可笑的，下面有八首字句很相同的诗：

《召南·草虫》	《王风·采葛》	《郑风·风雨》	《秦风·晨风》	《小雅·菁菁者莪》	《小雅·裳裳者华》	《小雅·都人士》	《小雅·隰桑》
喓喓草虫， 趯趯阜螽， 未见君子， 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 亦既觏止， 我心则降！	彼采葛兮， 一日不见， 如三月兮！ 彼采艾兮， 一日不见， 如三岁兮！	风雨凄凄， 鸡鸣喈喈。 既见君子， 云胡不夷。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山有苞棣， 隰有树檖。 未见君子， 忧心如醉。 如何如何， 忘我实多！	菁菁者莪， 在彼中沚。 既见君子， 我心则喜。 泛泛杨舟， 载沈载浮。 既见君子， 我心则休。	裳裳者华， 其叶湑兮。 我觏之子， 我心写兮。 我心写兮， 是以有誉处 兮。	彼都人士， 台笠缁撮。 彼君子女， 绸直如发。 我不见兮， 我心不说！	隰桑有阿， 其叶有难。 既见君子， 其乐如何！ 心乎爱矣， 遐不谓矣！ 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	《采葛》，惧谗也。	《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晨风》，刺康公也。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焉。	《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	《裳裳者华》，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焉。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无常也。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壹，伤今不复见古人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

这八首诗的意思也差不多都是很相同的。《草虫》是描写未见君子与既见君子时的心理的。《采葛》、《晨风》与《都人士》都是描写不见君子时想望之情的。《风雨》、《菁菁者莪》与《裳裳者华》都是描写既见君子时愉快之感的。无论谁,在这几首诗里都可以很明白的看出他们都是包括同样的情意的，至少也可以说他们的情意决不至相差很远。而不料《诗序》于《草虫》诗中的“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数句，则释之为“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于《晨风》诗中，与“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同样语气乃至文字的“未见君子，忧心如醉”二句，则释之为“刺康公也。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焉”；于《菁菁者莪》诗中“既见君子,我心则喜”，则释之为“乐育材也”；于《裳裳者华》与《隰桑》二诗，与上面那二句语气乃至文字都相同的“我觏之子,我心写兮”与“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则俱释之为“弃贤者之类”,“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为什么辞意与文字都相同的诗句,美刺之义,乃如此不同呢？尤可笑的是:《采葛》之“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丝毫无谗间蔽明之意,而序却释之曰:“惧谗也。”《都人士》之“彼都人士，台笠缁撮”诸语,不过是形容所不见之人之辞，为“我不见兮，我心不说”作衬托,而《诗序》却注重于彼，以此诗为“周人刺衣服无常”。《风雨》一诗,明明白白的说,“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而《诗序》却故意转了好几个大弯,把他释成：“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这真是从那里说起！难道做《诗序》是连诗文也不看一看，便闭了眼睛去瞎做的么？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他的道理来。后来一看《召南》、《郑风》、幽王、《秦风》等字，才豁然大悟，原来做《诗序》的人果然是不细看诗文的，果然是随意乱说的,他因为《草虫》是在《召南》里，所以便以为是美,《风雨》是在

《郑风》里，所以不得不硬派他一个刺，《隰桑》、《裳裳者华》为因已派定是幽王时诗，所以便也不得不以他为刺诗。其他如《关雎》之为美，《月出》、《泽陂》之为刺，也是如此，《关雎》幸而在《周南》，遂被附会成“后妃之德也”；《月出》、《泽陂》不幸在《陈风》，遂不得不被说成刺好色，刺淫乱了。这种美刺真是矛盾到极点了。

《诗序》的精神在美刺。而不料他的美刺，却是如此的无标准，如此的互相矛盾，如此的不顾诗文，随意乱说！

他的立足点已根本摇动了。

五

在这个地方，我知道一定有人要出来反驳我。他们一定以为诗意本来是深邃不易知的。《诗序》由来已久，其所说必有所据。安知《草虫》与《隰桑》之本义，不是如《诗序》所说的一样呢？岂能以生于千载后的人的臆想，来决断千载前的事？

这个驳问，可以分两层来回答：

第一，所谓“诗意深邃不易知”的话，阎百诗（若璩）在他的《毛朱诗说》里，也曾以之为回护《诗序》攻击朱熹的武器，他说：“朱庆余作《闺意》一篇，献水部郎中张籍曰：‘洞房昨夜停花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即掩其题，可知是以生平就正于人之作。窦梁宾以才藻见赏卢东美，卢东美及第，为喜诗曰：‘晓妆初罢眼初睏，小玉惊人踏破裙，手把红笺书一纸，上头名字有郎君。’此若掩其姓名，有不以为妇喜夫登第之作乎？诗有难辨如此，吾欲诵以质晦翁。”

这一层最容易回答。我以为古人作诗，词旨俱极明白，决无

故为艰深之理。我们看唐以前的诗便可以知道。《诗经》里的诗，文辞俱极朴质，更不会包括什么哑谜在里面。现在之三百篇所以成艰深，乃《诗序》之曲说附会有以致之，诗文固极明瞭，固不艰深也。阎百诗所举的朱庆余、窦梁宾的诗，分明是《诗序》的影响，岂可反据之以证《诗序》？此正如白居易的《新乐府》都是自己作序，他也言美，言刺；但是谁都知道这完全是摹仿《诗序》而做的，决不能反据之以证"《诗序》是诗人自为之"的无稽之言。

第二，所谓"《诗序》由来已久，其说必有所据"的话，古来也已有许多人曾以之为回护《诗序》，攻击反对派的武器。叶适说："《诗序》随文发明，或纪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时考之，以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若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远矣。"黄震说："夫诗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载之下，欲一旦尽去自昔相传之说，别求其说于茫冥之中，诚难事矣！"范处义也引了许多《诗序》与《左传》及其他古书相合之处，以为："使《诗序》作于夫子之前，则是为夫子之所录，作于夫子之后，则是取诸夫子之遗言也。庸可废耶？"

我以为他们的话，也都很容易回答。《诗序》是解释《诗经》的，我们自当以诗文为主，不能据序以误诗。《诗序》如与诗意相合，我们便当遵他；如大背诗意，则不问其古不古，不问其作者之为孔子抑他人，皆非排斥不可。何况《诗序》之决非古呢？且《诗经》本甚明白。废序而说诗，较据序以言诗且更明了。（参看上面驳《诗序》的话）所以叶适、黄震的话，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何以说《诗序》之决非古呢？

《诗序》作者之为何人，自汉迄宋已众论纷纭，莫衷一是。沈重据《诗谱》以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后

汉书》又以《诗序》为卫宏作。《隋志》则以为《诗序》是子夏所作，其后毛公、卫敬仲又加润色。王安石则以为是诗人所自制。程颐则又以为《诗大序》是孔子作，《小序》是国史作。王得臣亦以为《诗序》非孔子不能做，孔子只做头一句，其下为毛公发明之。苏辙也只取《诗序》的首句，以为是孔氏之旧。在这许多议论中，王安石与程颐、王得臣的主张最为无据。他们所谓诗人自作，所谓孔子作，国史作，都是逞臆乱说，毫不足信，我们可以不用去管他们。其比较的有根据的，共有三说：（一）是子夏作，（二）是卫宏作，（三）是子夏、毛公、卫宏合作。第三说只是《隋志》折衷众说而来的，本不大可靠。第一说则韩愈与成伯瑜都已怀疑他。大概郑玄他们所以主张《诗序》是子夏作的缘故，不外借重子夏以坚《诗序》的信仰而已。——关于这一层韩愈也已说过——子夏叙诗之说，经传并无明文。《论语》上曾记子夏与孔子论诗之语，孔子虽许其知诗，但并不曾说到叙诗，决不能便以此为子夏叙诗的根据。如必欲以此为据，则明丰坊伪作之《子贡诗传》，其可靠不也同《诗序》一样么？

魏源的《诗古微》曾证明《鲁诗》、《韩诗》之源，与相传的《毛诗》传授之源是相同的。然而《毛诗序》之释诗，与鲁韩俱不相同。如《汉广》，韩以为"悦人也"，《毛诗序》则以为是"德广所及也"。《邶·柏舟》，鲁以为是"卫宣夫人作"，毛则以为是"言仁而不遇也"。《诗序》而果出子夏或孔门，决不会与他们相差得如此之远。且"设若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郑樵说）是知指《诗序》为子夏作者，实亦无据之谈，与诗人所自作及孔子或国史所作之说，同样的靠不住。最可靠者还是第二说。因为《后汉书·儒林传》里，明明白白的说："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

序》，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于世。”范蔚宗离卫敬仲未远，所说想不至无据。且即使说《诗序》不是卫宏作，而其作者也决不会在毛公、卫宏以前。有几个证据可以帮忙这个主张的成立。

第一，我们知道《诗序》是决非出于秦以前的。郑樵说：“据六亡诗，明言有其义而亡其辞，何得是秦以前人语？《裳裳者华》‘古之仕者世禄’，则知非三代之语。”

第二，我们知道《诗序》是决非出于毛公作《故训传》以前的。《诗序》之出，如在毛公以前，则毛公之传，不应不释序。尤可怪的是，序与传往往有绝不相合之处。如《静女》，序以为是刺时，是言“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而传中并无此意，所释者反都为美辞。又如《东方之日》，序以为是刺衰，是言“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而传中也绝无此意，且释东方之日为“人君明盛，无不照察也”，释妹为“初婚之貌”，与序意正相违背。如以序之出为在毛公前，或以序为毛公所作，或润色，都不应与传相歧如此之远。所以我们知道《诗序》决是出于毛公之后。

第三，我们知道《诗序》之出，是在《左传》、《国语》诸书流行以后的。为《毛诗序》辩护的，都以为其与史相证，事实明白，决非后人之作，而不知其所举事实，乃皆钞袭诸书，强合经文，绝无根据。范处义以为《诗序》与《春秋》相合，可以证其为圣人之作，而不知《十月之交》一诗，《诗序》以为刺幽王，即郑玄也已怀疑他，以为当作厉王。其他之不足信，都与此相类。凡《诗序》与《左传》诸书相合的地方，正是《诗序》从他们那里剽窃得来的证据。郑樵说：“诸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唯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列传不见所说，故二风无指言也。”如《诗序》出在诸书以前，则不应诸书所言者，序亦言之，诸书所不言者，序即缺之。

第四，我们且可以证明，《诗序》是出于刘歆以后的。郑樵说：“刘歆三统历妄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误卫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文王受命之说，不见他书。作《诗序》者如不生于刘歆之后，便无从引用此说。

第五，还有一层，我们也可以引之为《诗序》后出之证。叶梦得说：“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有了以上的几个证据，我们便可以很决断的判定《诗序》是后汉的产物，是非古的。汉人传经，其说本靠不住；一方面抱残守缺死守师说，而不肯看看经文，一方面又希望立于学官，坚学者之信仰，不得不多方假托，多方引证，以明自己的渊源有自。而因此，经文乃大受其祸了。《诗序》之乱诗，其情形正有类于此。惟汉儒才能作如此穿凿附会之《诗序》，《诗序》如非汉人作，我敢断定他绝对不会这样乱说。

至此，《诗序》由来已久，其说有据之论，已不攻自破。

六

把上面所说的话总结起来说，便是：

《毛诗序》是没有根据的，是后汉的人杂采经传，以附会诗文的；与明丰坊之伪作《子贡诗传》，以己意释诗是一样的。

《诗序》的释诗是没有一首可通的，他的美刺，又是自相矛盾的。

但他的影响却极大，所以我们为了要把《诗经》从层层叠叠的注疏的瓦砾堆里取出来，作一番新的研究，第一必要的，便是去推倒《毛诗序》。

丰坊的《子贡诗传》，说诗的人都知道是他自己伪作的，谁也不相信他。独对于卫宏伪托子夏的《诗序》，却自汉以来，没有人敢完全摆脱了他，即攻击《诗序》极力的人也不敢毅然的说他完全无据。为什么因为他出于后汉便相信他，出于明便不相信呢？这和知笑退走百步的兵士而不知鄙夷退走五十步的兵士有什么分别呢？

昔梅赜伪作《古文尚书》，欺世者且千年，自阎百诗之《古文尚书疏证》出，梅赜的伪书，才完全失其威权。《诗序》之乱诗，其祸且甚于伪《书》，我希望在最近的时候，能够也有人出来作这种工作，把《诗序》详细的攻驳一下，把他从《诗经》里永远逐出。

除去这个毫无根据的，伪托的，自相矛盾的，最为《诗经》之害的《诗序》，是可以丝毫不必迟疑的。我这篇文章意思极为浅近，且多前人已经说过的话，只可算是这种扫除运动里的小小的清道夫的先锋而已。

本文里第四节所引的几首诗的三个比较表，都是我的朋友顾颉刚先生制的，他允许我先在此处引用他们，这是我所最为感谢的。

一九二七年《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一

我们入手研究《诗经》后，大概都会感到一种极大的困难，便是关于《诗经》研究的著作太多了，而又无一本是很完善，可以拿来做研究的基础的。

在见解一方面，毛公、郑玄的《毛诗传笺》与朱熹的《诗集传》几乎成了一切辩论的焦点。后来搜辑齐、鲁、韩三家诗说的人又加入这个辩论的圈子里去。大概他们互相攻驳的话，都是很有理由的；讲到他们对于《诗经》本身的建设的研究，却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如王柏，我们觉得他疑古的见解是很对的，他的删诗的主张是很有勇气的；而一见到他的所以要疑序、要删诗的理由，便觉得完全是一种很可笑的见解了。又如方玉润，我们也觉得他有很多新辟的见解，然而他的书也不大纯粹，许多遗传的旧说还紧紧的黏附在上面。所以我们只可以把他们的书当做一种参考；只可以拿了他们的耒耜，而自己踏进《诗经》的花园里，去做一番垦殖的事业。

在音韵、训诂、名物、校勘一方面，情形虽然比较的稍为好些，但也无一种集大成的完备的书。

总之，我们现在研究《诗经》，正如开始向大沙漠中旅行去一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预备。明知这种预备是费工夫，是非一朝

一夕所能做的，但如要研究的成功，这种预备的工作，却又是非做不可的。我很希望能够早些有人把《诗经》整理好了，成一部较完备较精密的书，省得我们以后再费许多力量，去做这种很辛苦的工作。

现在，在这种整理没有成功以前，我且先在此介绍些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这些书籍都是我们研究《诗经》时所不能不看的。

这种书籍，似乎太多，现在把他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关于《诗经》的注释及见解的书，第二类是关于《诗经》的音韵名物的研究及异文的校勘的，第三类是关于《诗经》书籍的辑佚的，第四类是附录。

这些书决不是二三年的工夫所能研究得尽的。普通的人怎么能有这样许多时间去做工作呢？讲到这个地方，真觉得一部整理过的较完备的《诗经》注释实有早些出现的必要了。

二

毛诗传笺三十卷　汉毛亨传　郑玄笺

此书刻本甚多，惟宋岳珂所刻《相台五经》本较好。江南书局有仿刻本。

毛诗传笺三十卷诗谱一卷音义三卷　汉毛亨传　郑玄笺　隋陆德明音释　嘉庆二十一年周孝垓刻本

毛诗正义四十卷　汉毛亨传　郑玄笺　唐孔颖达疏

此书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为佳，后并附阮元的《毛诗校勘记》。

毛诗指说一卷　唐成伯玙撰　《通志堂经解》本

此书颇重要。苏辙以《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作，后为毛苌所续，其论在伯玙此书中已见其端。

以上为宋以前的《诗经》注解。

宋以前完全的《诗经》注解的书，到现在还存在的，只有这几部，其余的差不多都已散佚不存。王应麟、陈乔枞及马国翰诸人所补辑的，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

毛诗本义十六卷　欧阳修撰　《通志堂经解》本

宋代疑古之风，实此书启其端。

诗经传二十卷　苏辙撰　明焦氏刊《两苏经解》本

此书的影响很大。他以《诗序》首句为子夏作，其余为毛公所续的主张，后来的解诗者有大部分是服从他的。惜此书除明本外，近代尚无其他刻本，所以流传得很少。

毛诗集解四十二卷　李樗、黄櫄撰　《通志堂经解》本

此本原为二书，不知何人合之为一。

诗说一卷　张耒撰　《通志堂经解》本　《艺海珠尘》本

诗论一卷　程大昌撰　《艺海珠尘》本

此书极重要。篇幅虽不多，而他的见解却有许多很可采取的地方。

非诗辨妄一卷　周孚撰　涉闻梓旧本

此书本不重要。但因其录郑樵《诗辨妄》语颇多，很可因此看出些郑樵的主张来，故不能废。

诗总闻二十卷　王质撰　《聚珍版丛书》本　《经苑》本

王质与郑樵、朱熹皆主张去序以言诗者。樵的著作已散佚，质者尚有此书流传，可以看出他攻击《诗序》的主张。

诗补传三十卷　范处义撰　《通志堂经解》本

此书为拥护《诗序》的著作。

诗集传八卷　朱熹撰　坊刻本极多

此书为攻击《毛诗序》的最重要的著作。郑樵、王质、程大昌诸人虽也努力攻击《诗序》，但他们的著作或散佚、或流传不广，俱无大势力。独熹此书则为后世童而习之的书，为后来说诗者辩论的焦点，影响极大。

诗序辩说一卷　朱熹撰　《朱子遗书》本

此书通常都附在《诗集传》后。

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　吕祖谦撰　《经苑》本　《墨海金壶》本　嘉庆间听彝堂刊本

此书为信仰《毛诗传笺》的著作。

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卷　戴溪撰　《聚珍版丛书》本　《经苑》本　《墨海金壶》本

慈湖诗传二十卷　杨简撰

此书四库著录，涵芬楼有钞本。杨简疑古的勇气不让郑樵与程大昌诸人。他攻《诗序》，攻郑康成、陆德明，且以《大学》释《淇澳》一诗为附会，诋子夏为小人儒，以《左传》为不足据。这是很可以注意的。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　袁燮撰　《聚珍版丛书》本

此书仅有《国风》一部分的注释。

刘氏诗说十卷　刘克撰　道光戊子汪氏刊本

诗童子问十卷　辅广撰　汲古阁刊本　日本刊本

此书伸朱熹之说而攻《诗序》，为《诗集传》很有力的奥援。

诗义指南一卷　段昌武撰　《知不足斋丛书》本

昌武为宗吕祖谦之诗说者。他还有《毛诗集解》一书，著录于《四库总目》，今未见刊本。

毛诗要义二十卷　魏了翁撰　光绪壬午刊本

诗缉三十六卷　严粲撰　味经堂刊本　嘉庆间听彝堂刊本

此书亦为伸吕祖谦之说者。

诗疑二卷　王柏撰　《通志堂经解》本　《艺海珠尘》本　《金华丛书》本

柏疑《诗经》不应有情诗，主张删去《野有死麕》、《静女》、《桑中》诸诗。

诗传遗说六卷　朱鉴撰　《通志堂经解》本

此书录朱熹文集及语录中论诗之语，为《诗集传》的辅助。

以上为宋人关于《诗经》的著作。

传诗者汉时本有四家，其后三家之书皆佚。毛传得郑玄辈之力，独传于世。宋以前，无对毛传致疑者。韩愈、成伯玙虽略有辩诘，而无甚影响。到了北宋，欧阳修、苏辙才对他发生疑义。郑樵、程大昌、王质、朱熹、杨简、王柏继之，大倡废序说诗之论，而所收的结果始大。在《诗经》研究上，竟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同时，吕祖谦、范处义、戴溪、段昌武、严粲诸人，则出而为拥护《诗序》的运动。但他们的声势，终不如废序派的浩大。我们看上面所举的各书，便可以知道那时的趋势了。

诗传通释二十卷　刘瑾撰　元刊本

此书是解释朱熹的《诗集传》的。

诗传旁通十五卷　梁益撰　《常州先哲遗书》本

此书也是疏释《诗集传》的。

诗经疏义二十卷　朱公迁撰　克勤堂余氏刊本

此书也是《诗集传》的疏义。

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　胡一桂撰　元泰定间刊本

诗集传音释二十卷　罗复撰　元至正间刊本

诗经疑问七卷　附诗辨说一卷　许倬撰　《通志堂经解》本

《诗辨说》为赵德所作，附刻于后。

诗赞绪十八卷　刘玉汝撰

此书四库著录，涵芬楼有钞本，也是疏解《诗集传》的。

诗演义十五卷　梁寅撰

此书四库著录，涵芬楼有钞本，也是推演《诗集传》之义的。

以上为元人的关于《诗经》的著作。

我们看了他们的书，觉得很可惊异！因为除了许倬的一部书外，其余的许多书竟完全是疏释朱熹的《诗集传》的。宋时，尚有吕祖谦派与朱熹相抗，不料到了元代，朱熹的势力竟变成如此的浩大！说诗者几乎除朱说外，竟不知有他书了。

毛诗解颐四卷　朱善撰　《通志堂经解》本

善为朱熹的信徒，此书多主《集传》说。

诗集传大全二十卷　胡广等撰　明刊本

此书以刘瑾的《诗传通释》为蓝本。

诗说解颐四十卷　季本撰　明刊本

读诗私记二卷　李先芳撰　明刊本

此书多从毛、郑及吕祖谦、严粲诸人之说。

诗故十卷　朱谋㙔撰　《豫章丛书》本

此书主汉人诗说。

诗经疑问十二卷　姚舜牧撰

此书折衷毛、朱。

诗经世本古义三十卷　何楷撰　嘉庆己酉刊本

待轩诗记八卷　张次仲撰　明刊本

此书亦为折衷于毛、朱之间的著作。

端木赐诗传一卷　丰坊撰　《津逮秘书》本　《汉魏丛书》本

此书旧题子贡撰，实则为丰坊所自撰，而伪托之子贡者。

鲁申培诗说一卷　丰坊撰　《津逮秘书》本　《汉魏丛书》本

此书亦丰坊伪撰。坊尚有《鲁诗世学》三十卷，未见刊本。

此二书虽属伪撰而颇有特见，敢移易诗篇的次第，亦勇于疑古者。

毛诗原解三十六卷　郝敬撰　《湖北丛书》本

此书攻朱熹之说，而于《诗序》则只取首句。

毛诗序说八卷　郝敬撰　天启五年《自刻山草堂集》本

诗经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张溥撰　明刊本

毛诗微言二十卷　张以诚撰　明刊本

此书杂采众说，连丰坊伪作的诗说，也被他收进去了。

传诗嫡冢十六卷　凌濛初撰　明刊本

濛初为笃信丰坊的伪书者。他取伪《子贡诗传》，"从其次而行之"，而申公伪说，"毛公之序，郑氏之笺皆附见焉"。

诗触六卷　贺贻孙撰　咸丰间刊本

此书为折衷于序、传之作。

以上为所见到的比较重要的明人的《诗经》注释。

明初尚仍元代之风，对于《诗集传》极为崇信。胡广等奉敕撰《诗经大全》，即以朱熹之说为主。及李先芳、朱谋㙔、姚舜牧、张次仲、何楷诸人的著作相继而出，研究的趋向才为之一变，非朱宗毛与折衷毛、朱的人才渐渐的多起来。他们比元人的眼光已经广大得多；于宋人以外，知道还有汉儒。但大抵无甚新解。所有的见解，都不能超出于毛序、朱传之外。只有异军突起的

丰坊，能稍跳出他们的范围。丰坊的影响也颇大。如凌濛初，如张以诚，都是相信他的话的。当时的刻书家且竞传其书。这可以算是明代《诗经》研究中的一支别派。

诗经稗疏四卷　王夫之撰　《船山遗书》本　《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经广传五卷　王夫之撰　《船山遗书》本

毛诗稽古篇三十卷　陈启源撰　自刻本　《皇清经解》本

此书为攻击朱熹一派的诗说的很有力的著作。

诗经通义十二卷　朱鹤龄撰　雍正三年刊本

此书也是宗毛序的，所谓通义，即"通古序之义"。

诗所八卷　李光地撰　《榕村全书》本

此书为宗朱传者。

国风省篇一卷　毛奇龄撰　《西河全集》本

毛诗写官记四卷　毛奇龄撰　《西河全集》本

诗札二卷　毛奇龄撰　《西河全集》本

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　毛奇龄撰　《西河全集》本　《皇清经解续编》本

奇龄说诗，很不满意朱熹。

诗传诗说驳义五卷　毛奇龄撰　《西河全集》本

此书条举丰坊伪撰的《子贡诗传》与《申培诗说》的可疑处，证明其为伪书。

毛诗补注八卷　李璃撰　道光间刊本

诗问一卷　汪琬撰　《赐砚堂丛书》本

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　王鸿绪等撰　通行本

此书以朱熹《诗集传》为主，采众说以附益之。

读诗质疑四十六卷　严虞惇撰　绳武堂刊本

此书多宗毛序。

诗说四卷　惠周惕撰　《昭代丛书》本　《皇清经解》本

诗义折中二十卷　傅恒等撰　通行本

毛朱诗说一卷　阎若璩撰　《昭代丛书》本

此书多非难朱熹之说。

诗经通论十八卷　姚际恒撰　道光丁酉刊本

此书极为重要，多独特的新解，而能超出于毛、朱的聚讼之外。

读风偶识四卷　崔述撰　《畿辅丛书》本　日本刊《东壁遗书》本

此书也极重要，能在汉学潮流正盛时，力攻毛序之非，且新解极多。

毛诗说三卷　诸锦撰　原刻本

此书亦为宗毛序者。

诗沈二十卷　范家相撰　《范氏遗书》本　嘉庆间刊本

毛诗说三十卷　孙焘撰　嘉庆二十年原刊本

此书为攻郑玄之笺，而求毛传之本义者。

诗深二十八卷　许伯政撰　《碧琳琅馆丛书》本

诗经恒解六卷　刘沅撰　预诚堂刻本

诗序广义二十四卷　姜炳璋撰　嘉庆二十年刊本

朱子诗义补正八卷　方苞撰　南海冯氏刊本

毛诗传疏三十卷　陈奂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毛诗说一卷　陈奂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　马瑞辰撰　道光间刻本　《皇清经解续编》本

此书为研究毛、郑诗很重要的著作。

虞东学诗十二卷　顾镇撰　自刻本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段玉裁订　《皇清经解》本

此书欲把毛公《故训传》的真相，从郑玄的传笺本里恢复出来。

毛诗后笺三十卷　胡承珙撰　《墨庄遗书》本　《皇清经解续编》本

周颂口义三卷　庄述祖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礼征文十卷　包世荣撰　道光间刊本

毛诗日笺一卷　秦松龄撰　《昭代丛书》本

冶斋读诗蒙说一卷　顾志成撰　《昭代丛书》本

邶风说二卷　龚景瀚撰　《澹静斋全集》本

杲溪诗经补注二卷　戴震撰　《皇清经解》本

此书仅释至《驺虞》一诗为止。

诗广诂三十卷　徐璈撰　自刻本

毛诗补疏五卷　焦循撰　《皇清经解》本

诗说二卷　郝懿行撰　《郝氏遗书》本

诗问七卷　郝懿行撰　《郝氏遗书》本

此书多附懿行妻王瑞玉说诗语。

诗篇义一卷　牟庭撰

此书为庭自作之诗序，传本极少。现已在北京大学印刷。钱玄同先生言他的精义很多，极可注意。

诗集传附释一卷　丁晏撰　广雅书局本

诗古微十七卷　魏源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此书为宗三家而斥毛氏之作。

读诗札记八卷　夏炘撰　《景紫堂全集》本

诗经原始十八卷　方玉润撰　《鸿濛室丛书》本

此书极重要，多采姚际恒之说，而见解较他更好，新的意见

也极多。自序说："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

读诗日录一卷　陈澧撰　《古学丛刊》本

诗本谊一卷　龚橙撰　谭氏《半厂丛书》本

此书为橙自作之诗序，折衷于三家及毛传众说。

诗经通论一卷　皮锡瑞撰　《五经通论》本

毛诗学三十卷　马其昶撰　聚珍版排印本

此书笃守毛说。

以上为清初到现在的比较重要的关于《诗经》研究的著作。

清人的《诗经》研究，多宗汉儒之说。毛奇龄对丰坊的伪诗传、诗说加以攻击，而明季崇信伪诗传之风为之一洗。陈启源、朱鹤龄、阎若璩、诸锦诸人对于朱熹的《诗集传》加以攻击，而宋儒之学几于无人研求。其后汉学的研究，渐渐达于高潮的时候。陈奂、马瑞辰、胡承珙诸人，致力于毛、郑之研究。段玉裁、孙焘诸人，致力于毛公传的考索。范家相、魏源、丁晏、陈乔枞诸人，致力于三家遗说的搜获。几至于极盛难继之境。

大概他们的汉学研究的进化，可分三级：第一级是拿了毛、郑的学说以攻朱熹。朱熹打倒了，便进而做第二级的运动，拿了毛公的传来攻郑玄的笺。郑玄打破了，便又进而做第三级的运动，拿了齐、鲁、韩的遗说，来攻毛公的传。

当时的说诗者，差不多都是不能自外于这个潮流的。只有最可注意的姚际恒、崔述和方玉润三人未被卷入漩涡。但在这个潮流中，他们的见解，却是没有人肯注意的。

三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　吴陆玑撰　《汉魏丛书》本　乾隆辛亥赵佑校正本　《颐志斋丛书》本　《古经解汇函》本

毛诗名物解二十卷　宋蔡卞撰　《通志堂经解》本

　　此书皆钞窃陆佃《埤雅》之文。

诗地理考六卷　宋王应麟撰　《玉海》附刊本

诗集传名物钞八卷　元许谦撰　《通志堂经解》本

　　此书为释朱熹《诗集传》里所有的名物之作。

六家诗名物疏五十四卷　明冯应京撰　万历间刊本

毛诗陆疏广要二卷　明毛晋撰　《津逮秘书》本　《学津讨原》本

　　此书校正陆玑书，并补其所遗。

诗传名物集览十二卷　明陈大章撰　康熙间刊本

诗识名解十五卷　清姚炳撰　嘉庆丁卯校刊本

续诗传鸟名三卷　清毛奇龄撰　《西河全集》本　《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地理征七卷　清朱右曾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毛诗天文考一卷　清洪亮吉撰　广雅书局刊本

诗氏族考六卷　清李超孙撰　道光十五年刊本　《别下斋丛书》本

毛诗陆玑疏考证一卷　清焦循撰　《焦氏遗书》本　《南菁书院丛书》本

毛诗地理释四卷　清焦循撰　《焦氏遗书》本

毛诗名物图说九卷　清徐鼎撰　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诗名物证古一卷　清俞樾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此书取朱熹《集传》“名物异古者，以诂疏旧说订之”。

毛诗品物图考七卷　日本冈公翼撰　日本原印本　扫叶山房石印本

以上为关于《诗经》的名物疏释的书。

这一类书可分为三种：一为疏释草木鸟兽虫鱼的，如陆玑、蔡卞、毛晋、毛奇龄、焦循、冈公翼诸人的书都是。二为疏释《诗经》里的地名的，如王应麟、朱右曾、焦循诸人的书是。三为疏释天文、氏族及其他器物制度的，如洪亮吉、李超孙及其他诸人的书是。因为名物的研究，较为切实，不易发挥空论，所以这一类的著作也比较得少些。

毛诗古音考六卷　明陈第撰　《学津讨原》本　《明辩斋丛书》本

叶韵辨一卷　清王夫之撰　《船山遗书》本

诗本音十卷　清顾炎武撰　《皇清经解》本　《音学五书》本

释毛诗音四卷　清陈奂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声类十二卷　清孔广森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声分类一卷　清孔广森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声衍一卷　清刘逢禄撰　湖南思贤书局刊本

毛诗韵订十卷　清苗夔撰　咸丰辛亥自刻本

毛诗证读五卷　清戚学标著　嘉庆间刊本

诗音表一卷　清钱坫撰　《钱氏四种》本

诗经廿二部古音表集说二卷　清夏炘撰　《景紫堂全集》本

以上为关于《诗经》音韵的研究的书。

《诗经》音韵的研究，与字义的训诂同时开始。最初仅知以今音读古音，其后则进而以今韵来叶古音，到了陈第、顾炎武诸人出来，才发现古音的本质，知道古今的音不同。这个发现，无论

在《诗经》研究上或在文字学上，都是极有价值的。其后又经孔广森、夏炘诸人的继续研究，成绩更为精密。

郑氏笺考证一卷　清陈奂撰　自刻本　《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经小学四卷　清段玉裁撰　《经韵楼全书》本　《皇清经解》本
毛诗考证四卷　清庄述祖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毛郑诗考正四卷　清戴震撰　《戴氏遗书》本　《皇清经解》本
毛诗紬义二十四卷　清李黼平撰　《皇清经解》本
三家诗异文疏证二卷　清冯登府撰　《皇清经解》本
诗经异文释十五卷　清李富孙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毛诗校勘记一卷　清阮元撰　《皇清经解》本　《十三经注疏》附刊本
毛诗郑笺改字说四卷　清陈乔枞撰　《左海续集》本　《皇清经解续编》本
四家诗异文考五卷　清陈乔枞撰　《左海续集》本　《皇清经解续编》本
毛诗古义一卷　清惠栋撰　《昭代丛书》本
毛郑诗释二卷　清丁晏撰　《颐志斋丛书》本
诗毛郑异同辩二卷　清曾钊撰　面城楼刻本
诗章句考一卷　清夏炘撰　《景紫堂全集》本
朱子集传校勘记一卷　清夏炘撰　《景紫堂全集》本
诗小学三十卷　清吴树声撰　同治七年刊本
毛诗异文笺十卷　清陈玉树撰　《南菁书院丛书》本

此书为研究毛公传的异文的。

毛诗识小三十卷　清林伯桐撰　修本堂刊本　《岭南遗书》本
毛诗通考三十卷　清林伯桐撰　修本堂刊本

此书是考郑笺与毛传的异同的。

诗考异字笺余十四卷　清周邵莲撰　《木犀轩丛书》本

此书是笺补王应麟《诗考》里的“诗异字”一部分的。

诗经四家异文考补一卷　清江瀚撰　沈氏《晨风阁丛书》本

此书是补陈乔枞的《四家诗异文考》的。

毛郑诗斠议一卷　罗振玉撰　聚珍版排印本

此书是根据新发现的慧琳《音义》一书里所引的毛、郑语，以校正现在的毛、郑诗刊本的。

以上为关于《诗经》异字异义之校勘的著作。

诗经异文的校勘，始于王应麟《诗考》所附之“诗异字异义”，迄清代而此风大炽。清代说诗者本其精湛的小学研究，从事于这种工作。初则从事于毛、郑诗的校勘，继则本其搜集三家诗遗说所得的结果，进而为四家诗异文的校勘，都得到很好的成绩。

四

诗考一卷　宋王应麟撰　《玉海》附刊本

此书为搜索齐、鲁、韩三家遗说的第一部著作，后并附“诗异字异义”及逸诗。

三家诗拾遗十卷　清范家相撰　嘉庆叶钧重订本　《岭南遗书》本　《守山阁丛书》本

此书补辑王应麟《诗考》未及收的三家诗遗说。明董斯张亦曾补辑《诗考》以外的三家诗，但只得十九条，不如此书之详。

三家诗补遗三卷　清阮元撰　《观古堂汇刊书》本

此书较范家相书为后出。

诗考补注二卷　清丁晏注　《花雨楼丛书》本

此书取王应麟《诗考》所引的话，一一注其出处，并及诗异字异义及逸诗。

诗考补遗二卷　清丁晏撰　《花雨楼丛书》本

此书补辑《诗考》所遗的三家诗说，诗异字异义及逸诗。

三家诗遗说考十八卷　清陈乔枞撰　《左海续集》本　《皇清经解续编》本

此书为搜辑三家诗遗说的最完备的著作。

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　王先谦撰　乙卯虚受堂刊

此书为最近出现的很重要的著作，集诸家对于三家诗遗说所搜获的结果，依次排列于"诗"文之下，并加以疏释。

鲁诗故三卷　汉申培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齐诗传二卷　汉后苍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齐诗翼氏学二卷　清迮鹤寿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　清陈乔枞撰　《左海续集》本　《皇清经解续编》本

韩诗故二卷　汉韩婴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韩诗内传一卷　汉韩婴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韩诗说一卷　汉韩婴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韩诗薛君章句二卷　汉薛汉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韩诗翼要一卷　汉侯苞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韩诗遗说二卷订讹一卷　清臧庸撰　江氏《灵鹣阁丛书》本

韩诗内传征四卷叙录二卷　清宋绵初撰　《积学斋丛书》本

韩诗遗说续考四卷　清顾震福撰　光绪癸巳年刊本

韩诗遗说经王应麟至宋绵初诸人的搜辑，已无遗逸者。震福此书是根据新发现的原本《玉篇》及慧琳《音义》等古书，

续加搜辑，以补诸家之未备的。

毛诗马氏注一卷　后汉马融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诗谱一卷　后汉郑玄著　宋欧阳修补亡

《通志堂经解》本《毛诗本义》附此书于后。

郑氏诗谱考正一卷　清丁晏重编　《颐志斋丛书》本　《花雨楼丛书》本　《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谱补亡后订一卷　清吴骞撰　《拜经楼丛书》本

毛诗谱一卷　清胡元仪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毛诗义问一卷　魏刘桢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王氏注四卷　魏王肃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义驳一卷　魏王肃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奏事一卷　魏王肃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问难一卷　魏王肃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驳一卷　魏王基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答杂问一卷　吴韦昭、朱育等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谱畅一卷　吴徐整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异同评三卷　晋孙毓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难孙氏毛诗评一卷　晋陈统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拾遗一卷　晋郭璞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音一卷　晋徐邈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序义一卷　齐刘瓛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周氏注一卷　宋周续之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十五国风义一卷　梁简文帝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隐义一卷　梁何胤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集注毛诗一卷　梁崔灵恩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舒氏义疏一卷　舒瑗著（舒瑗不知何时人）　《玉函山房辑

佚书》本

毛诗沈氏义疏二卷　后周沈重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笺音义证一卷　后魏刘芳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述义一卷　隋刘炫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草虫经一卷　缺名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毛诗提纲一卷　缺名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施氏诗说一卷　唐施士丐著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诗辨妄二卷　宋郑樵撰

此书散佚已久。最近顾颉刚先生从周孚的《非诗辨妄》及《六经奥论》里把他辑出，尚未付印。

诗经注疏二卷　宋谢枋得撰　《知不足斋丛书》本

此书系从《永乐大典》及胡一桂的《诗传纂疏》里辑出。

以上为辑佚一类的书。

说诗者汉时有四家，后齐、鲁、韩三家之书，渐散佚不存。后汉以至唐宋，说诗者日益多，而他们的著作也时有散佚。但在这些年代中所散佚的书，并不都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有许多且较现存的书为更好。所以后来说诗的人，便有辑佚的举动，把别的书里所引的某书的话，都辑在一起。这种工作虽不能完全恢复旧说，却至少也可以使原书的面目略可辨认。这实是一种很重要而且很有用的工作，决不能轻视的。

这种辑佚的举动，始于欧阳修之撰《诗谱补亡》。王应麟继之，辑齐、鲁、韩三家遗说为《诗考》一书，三家诗遗说搜求的基础，始告成立。到了清代，因为汉学大兴之故，这种工作，也极为发达。三家诗遗说经范家相、阮元、丁晏、陈乔枞、马国翰诸人的努力，搜求几已大备。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一书，便是总结他们的工作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汉、唐至宋的古逸书的搜辑，清人以全力从事者亦有不少人。马国翰为其中的最著者。

五

韩诗外传十卷　汉韩婴撰　《津逮秘书》本　《汉魏丛书》本　《古经解汇函》本

此书不是关于《诗经》的著作，乃是《说苑》、《列女传》之类的书。但可以在里面看出周人引诗论事的见解。

经典释文三十卷　隋陆德明撰　抱经堂刊本

此为研究古书的很必要的门径书。内有《毛诗音释》三卷。

诗书古训八卷　清段玉裁撰　《皇清经解续编》本

此书上半部为《诗经》古训，搜集《左传》、《韩诗外传》、《列女传》诸书所载引诗的事实，依"诗"文次第排列之。

经传释词十卷　清王引之撰　嘉庆间刊本　《皇清经解》本

此书解释经传中所用的助词极详。

毛诗重言一卷　清王筠撰　《鄂宰四种》本

毛诗双声叠韵说一卷　清王筠撰　《鄂宰四种》本

诗乐存亡谱一卷　清夏炘撰　《景紫堂全集》本

诗经拾遗一卷　清郝懿行撰　《郝氏遗书》本

此书搜集《诗经》以外的逸诗颇备。

周人经说八卷　清王绍兰撰　《功顺堂丛书》本

此书原佚五至八卷，关于《诗经》的只存第四卷一卷。但搜集经传子集里引诗论诗之语甚详，很可供我们参考。

乐诗考略一卷　王国维撰　《广仓学会丛书》本

以上为附录。

附录里的几部书，虽大部分不是专门的《诗经》研究的著作，却都是《诗经》研究者所不能不看的(陆德明、王引之、王筠、王国维诸人的书尤为重要)。所以把他们附列在这里。

关于《诗经》研究的比较重要的书籍，大体都已写在上面了。有许多很好的书，如曹粹中的《诗说》，龚自珍的《诗非序非毛非郑》，我因为没有见到他们，不知现在还有传本没有，所以不能把他们写上去。还有好些似乎不甚重要，而传本又不经见的书，如林岊的《毛诗讲义》之类，也没有把他们写上去。现在所写的各书，除了少数的例外，大概都是我曾经见过，且都是有很易得到的刊本的。

各书下面所附的几句说明，极简单，目的只在略略表明那些书的性质或内容而已。

一九二七年《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民族文话

自　　序

我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里，经历的“惊风骇浪”实不在少数；但却继续的发展下去；消纳了无数的少数民族，扩大了许多的领域。到了现在，我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和其他小民族的一个集体。经过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同化、消纳、混合、迁移的种种阶段，我中华民族已混然的凝为一体；成为不能离间，不能分拆的一个集体。

我中华民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却始终维持着最年轻的面貌。我们民族不仅并没有衰老，而且还是最年轻的在继续发展着的。——这一个民族是永远不会衰老的！

虽然有许多民贼，便利个人的私图，以“家天下”之私心，用尽了间接或直接的方法，来阻碍全民族的发展，来摧残士气，来

压抑人民的进步，来剥削人民的生活的权利。然而我们的先哲，我们的无量数的人民，却继续的在重重压迫之下，大无畏的反抗着，呼号着，发展着。象长江大河的东流，没有一个阻碍能够阻止我们民族的整个的生存与发展的。

我们民族是一个慷慨悲歌，舍生取义的民族；没有一个民贼，没有一次外来的侵略，能够消灭了、或减低了我们民族意识的。我们民族必要而且必能继续的生存下去，发展下去！

诚然，我们民族曾经经过了不少的“惊风骇浪”，曾经经过了几个黑暗的时期。然而每一次风平浪静之后，每一个黑暗时期之后，一个更光明的时代便很快的跟着来了。不仅不曾打击着我们的生活力，而且只有更坚定了我们的信仰！我们民族必要而且必能继续的生存下去，发展下去！

在现在这个异族侵略的时候，我们民族表现得更一致、更勇敢了。回族的勇士们和山东、广西的健儿们比肩的在作战；满族、蒙族的长老和有志之士们则在中央共同策划着大政方针。我们现在不是为了一家一姓或一朝一代而争斗着，我们是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而争斗着的；我们是整个民族成为一体而一致争斗着的。其意义较历来之对外抗战更为深刻，更为彻底，更为重大。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把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们的抗战故事，特别是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里的，以浅易之辞复述出来，当不会是没有作用的。

我们知道：往哲们是怎样的慷慨激昂的在呼号着，在鼓励着，在抗争着。我们崇敬他们的火般的热情，钢铁般的意志，赴死如归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勇气。我们将在这往昔的伟大的故事，不朽名著里，学习得：该怎样为我们民族而奋斗。气节、人

格、信仰乃是三个同意义的名辞，坚定、忠贞、牺牲乃是每个人所应有的精神。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读着往哲先民们的故事和名著，乃更坚定了我们的这个信仰。

是为序。

公元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

一 周民族的史诗

在晋室东迁以前，我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征服者的民族，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向南，向西，向北发展着。

三皇五帝的事，“缙绅先生难言之”。最可靠的史料，直接可得的史料，实始于殷、周民族。惟殷民族的文献，虽经近数十年来的殷墟的发掘工作，而所得过于零碎，且中央研究院所有的重要的收获，也都未发表，所以我们的这个探讨工作，只好开始于周。

在《诗经》里，关于周民族的史诗很不少。《生民》一篇是写后稷的出生和功业的。后稷为周的始祖，是帝喾之后。周民族以后稷这个“农师”（《吴越春秋》：尧乃拜弃为农师，封之邰。）为始祖。这可证明：周民族已是一个农业的民族；周的时代已进入农业社会的阶段。《公刘》一篇，写公刘避桀迁居于豳的经过。一个农业民族的迁徙，是很不容易的事。故启行之时，必须“乃裹餱粮，于橐于囊”。到了豳时，是“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复慎重的“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然后他才“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在《绵》

里，写古公亶父的由豳迁岐，也是很有声色的。但在《绵》里，没有说明周民族为什么要由豳迁岐。据《史记》，是因为戎狄的侵略。古公亶父予之财物，但还侵略不已，欲得地与民。他只好偕其私属去豳，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尽复归古公岐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邑别而居之”。《绵》里写古公营筑的事很详细。这时周文化是更进一步了。

古公子季历嗣立，遂以岐为基础，而伐西落鬼戎，伐燕京之戎，克余无之戎，伐始呼翳徒之戎。殷太丁命他为牧师。这时，周民族的兵威是很强盛的。但《诗经·皇矣》一篇里，说季历的，只有第二第三两章；如说季历的事，只有“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及“其德克明”，“王此大邦，克顺克比”的几句话，并没有铺张扬厉的写着他克敌伐戎的故事。

但《皇矣》对于文王却大大的歌颂着。“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于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这便是为周，也为天下而给打击者以打击的一次战争。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周的疆土是不可侵犯的。经了这次的战争之后，周便“四方以无侮”了。他灭了密（密须）之后，又败耆国，伐邘，更进而灭崇，他还西拒昆夷，北备猃狁，谋武以昭威怀（《周书》）。殷纣不得不赐以“西伯”之号。关于文王的诗还有《灵台》、《文王》等篇。

周民族的发展是很快的；从古公定居于岐，没有多少时候，便成为西方诸侯之长，而自命为“大邦”，为“下民之王”。

到了文王的儿子武王，便起兵东向，与殷商争夺中原了。

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里，关于武王伐纣的，有《牧誓》一

篇。但在《古文尚书》里便多出了《泰誓》三篇，《武成》一篇。在《汲冢周书》里更有《酆谋解》，《寤敬解》，《和寤解》，《武寤解》，《克寤解》等篇。这是周民族统治中原的大事业的开始，故铺张扬厉至此。在诗里也有《大明》，写伐纣之事。“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这是写纣兵之众，然而武王有必胜之心。“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万众一心，遂克了纣军，奠定了帝业。还有《武》、《桓》、《文王有声》（下半篇）、《下武》、《时迈》等都是颂歌武王的功业的。“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桓》）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成就了克殷的大业。

周民族的成功是我中华民族伟大的成就了向外发展的开始。

二　武王伐纣

西伯姬发的势力一天天的大了；终于在民国纪元前三千零三十三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起大兵，从孟津渡过黄河，大败纣师于牧野。纣登鹿台自焚死。姬发遂代殷而占领了“中国”，称为武王。其由岐、丰出发，东南下而扩张其势力于黄河的中流及下游，正和秦始皇的统一六国的情形有些相同。关于武王伐纣的故事，今所传的已经都是片面的文章；都是得胜者的纪功纪德，而绝无失败者的呼吁。一切关于纣一方面的文献，差不多都已消灭净尽了。因为象孟子们的儒家的夸饰，纣的失败，遂益成为必然的。因了他的暴虐无道，臣民离心，武王之师一到了牧野，浩浩荡荡的七十万的纣兵便倒戈叛纣，奔溃而散。在《牧誓》里，纣的罪状不过是：“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

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以今语译之，不过是宠妇废祀，以疏间亲，任用非人而已。武王因此便“恭行天之罚”，未免有小题大做，越俎代谋之嫌。后来的三篇《泰誓》及《史记》的记载，便硬替纣添做了许多罪恶，好象武王之讨伐真是仁德之主，替天行道，吊民伐罪似的。殷商已灭，纣已失败，还有谁来辨正这些歪曲的记载呢？

然而在许多古书的记载里，究竟不能完全一致，完全统一。在他们的矛盾之间，我们倒可看出这次讨伐战的一些真相来。

《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语，可见当时那一场战争的激烈异常。孟子因为和他的理论不合，便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

《周书》记载武王馘俘的数目很惊人。“武王远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一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记载也许有些涉于夸大。然而武王得天下之非“兵不血刃”，则可概见。亡国的民族，自己的历史虽然常被消灭了，然而得胜者的纪功碑，终难一手掩尽天下之耳目的。

元人有《武王伐纣书》，明许仲琳有《封神传》，皆写殷周二族之战；虽野语小说，人神杂糅，却没有正史那样的歪曲史实。

当时，殷之遗民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这恐怕是殷遗民文学里的唯一的作品了。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

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孙丑上》)

以这样的清介之士，当然要叹息着"以暴易暴"而不食"周"粟以死了。

清初，有一部小说，名为《豆棚闲话》，颇寄托着亡国遗黎的哀痛与呻吟。其中有一则故事，名为《首阳山叔齐变节》，借着叔齐的名字，来嘲骂明末的逸民出来应试求官的故事，所谓"一阵夷齐下首阳"者是。《桃花扇》的最后一出(《余韵》)，借着搜访山林隐逸的皂隶之口，说道："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正与《豆棚闲话》的作者同一的在讽嘲着那些亡国士大夫。

然而，殷之遗民的叔齐却平空的受到了无妄之灾！

象伯夷、叔齐那样的遗民在当时一定不少。可惜"历史"是被战胜者所湮没了。

三　殷之"顽民"

周武王灭殷七年，殷的"顽民"便又起了一次变乱。——一次苦斗二年的复国运动。所谓"顽民"是周人的说法。在我们看来便是所谓遗民或"义士"。殷虽被灭，纣虽亡，"中原"虽被占领，而殷人复国之心终未死。明人张燧说："夫以怀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愤不已，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况六百年仁恩之如渗漉者哉！"(《千百年眼》卷一)这话是很公平的。

《史记》谓：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这里面恐怕有文章。所谓"殷之余民"便是被馘之余的殷民，被一古脑儿赶到邶去。虽仍以禄父(武庚)为其领袖，却

派管、蔡二叔在紧紧的监视着他。其防卫之方，不可谓不严密。

然而，禄父必是一个有心人，或可以说是，象越王勾践一类的人，其左右也必定有“能人”。我们看，他竟会把管、蔡二叔说服，和他成了一气；把奄人、徐人和淮夷都结成了联盟的关系，而周人却始终未曾提防到这，可见其手段的如何高强。

等到武王一死，成王还幼（只有十三岁），周公居冢宰摄政，他的机会便到了。管、蔡乃流言于国，说是：“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辞位避居于东。这方法是很利害的，或是禄父用巧言挑动管、蔡二叔的欲其倒周公而代之吧。张燧说道：“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过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则外乘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鲁。”而其实，主动的人却是武庚。他们在当时，声势相当的盛。“东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所谓山东大抵皆是反者也”。

这时候，武庚们必有几篇慷慨激昂的好文章，如今却都被湮没了。所谓周公居东所做的《七月》等诗篇都不大可靠。然而《大诰》一篇却是可靠的。这是《牧誓》一类的誓师词。“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便是所谓斩草除根之意。

周公奉成王命东征。这次“殷顽”和周师的战争必定是很艰苦的。盖历二年而始“毕定”。然而徐戎、淮夷终于是不曾完全被灭除，——虽然武庚和管叔是被杀了，蔡叔是被放了。

咏东征的诗，见于《诗经》的，有两首，一是《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这是征人的诗，当时战事之烈，于此可见。一是《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这是行役之夫远征于外，怀念室家，恨不得奔驰而归。然而在三年不见之后，却见到他的"人"嫁给了别一家。这首美好的诗篇，恐怕不见得与周公东征之事有关。

最可惜的是，史料和文献胥被战胜者所湮灭无踪，我们对于"殷顽"所写作的好文章，却连一个字也见不到！

在小说里，《列国志传》里提到过这个"殷顽"复国运动的经过，却写得很草率，与正史无甚不同。元人郑光祖著《周公辅成王杂剧》（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所写的也不怎么高明。总之，一切史料，连后人写的"剧本"都在内，全都是以"周公"为中心的；而"殷顽"的可泣可歌的二年苦斗的复国史，却在我们文学里没有一点痕迹留下来。

四 奄、徐与淮夷

周民族向东南不断的扩张其势力。武王灭殷后，迁"殷之余民"于邶。邶就是现在河南的邶县境。周的壤土开始和江、淮一带，东南沿海一带相接。当地的土著，大为不安。周的威力渐渐的有向徐、淮及山东东南部地方伸张之姿态。

武庚利用着这一种威胁，很容易的便联合了东境的奄人（其遗址现在山东曲阜县东），东南境的淮夷（"淮、扬二府近海之地皆是"〔胡渭〕，即今江苏北部）及徐人（其遗址在今安徽泗县北）共同起兵抗周。这联军起兵之时是成王二年（公元前一一一六年），奄、徐及淮军进入了邶，和殷军会师。但不久便遭了败北。奄、徐、淮各军皆退守本境，但周军追了过来，目的想直攻到淮、泗。可是力量不够，只到了山东曲阜境，灭了奄，迁奄君于蒲姑（今山东博兴县东北）就算了。周把奄地给了鲁国。但对于徐、淮二夷

却暂时改取守势。

但周民族始终没有忘记了这个东南的肥沃之土地。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一〇九二年）于越来宾。这表示着周民族已远远的和在大江之南的越民族通声气。康王十六年（公元前一〇六三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其巡狩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于是，不到百年，大政治家的周穆王便勾结了楚人去伐徐。这一段故事很有戏剧性。

这时的徐君，名偃，他的母亲为徐宫人，娠而生卵，弃之水滨。为鹄苍（犬名）衔归独孤母家，覆暖之，遂孵成儿。徐君宫中闻之，便又取他回来。长而仁智，袭徐君国。他野心很大，欲舟行上国，乃沟通陈、蔡之间。这开辟运河的工程是很巨大的。他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以为弓，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多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他的势力渐渐的扩大。

周穆王感觉到他的威胁，（《后汉书》云："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此事不见他书，恐不可靠。）便命造父御騕褭之乘，一日而至楚，令伐徐。偃王仁，不忍斗害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

当王孙厉劝楚王伐徐时，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大鱼之吞小鱼也，若虎之食豚也。恶有其不得理！"楚王遂兴师伐之。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见《说苑》）这教训是很可以深长思之的。

徐偃王之败在穆王三十五年（公元前九六七年），但就在这一年，楚人便欲北上窥周。亏得被毛伯迁败之于泲，方才阻止了他们的侵入。然而楚人问鼎之心已始于此。

穆王也曾南征，至于九江，伐越（公元前九六五年），会诸侯于涂山（公元前九六三年）。涂山在今安徽怀远县境东南。可见周民族的力量这时已经达到了淮河流域。

但淮夷的势力还不曾失坠，徐夷也不曾全灭。周厉王三年（公元前八七六年），淮夷便曾大举西侵，到了洛阳。

周宣王即位不久，周的兵力才复振。宣王六年（公元前八二二年），王命召虎伐淮夷，又伐徐人。在《诗经》里曾留下了几篇重要的记功诗。《江汉》写的是召虎平淮夷事："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常武》写的是讨伐徐人的事："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徐、淮二夷既平，周民族东南方的威胁便消除了。到了春秋时候，成为周民族之敌人的，在北方有犬戎，在南方便只有荆楚了。

五　穆王西征记

周穆王即位于民国纪元前二千九百十二年。他是一位很有野心的大政治家。在《尚书》里，他写过《君牙》，写过《冏命》，写过《吕刑》。他即位时，年已五十，所以世故很深。他的统治是战战兢兢的，"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君牙》），"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冏命》），其目的乃在"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君牙》）（《君牙》、《冏命》均见《古文尚书》）但在《吕刑》（《今文尚书》）里，他却说道："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

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他的统治者的面目是很狰狞的；他是把持着绝对的“君”的独裁权力的。

他的最大的政治上的成功是南灭徐，北征犬戎，西巡狩至于西王母之邦。他的西征的故事尤为当时的奇迹，旷古所未有的盛举。关于这故事曾成为很有趣味的传说。在《穆天子传》里有了很详细的记载。在《列子》里，周穆王的故事也成为很动人的好几个篇页。

但最早的记载则见于《春秋左氏传》(昭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宫。”《祈招》之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竹书纪年》云：“穆王十三年(民国前二九〇〇年)西征于青鸟之所憩。十七年(民国前二八九六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

《史记·赵世家》云：“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这和《说苑》及《后汉书》之以徐为楚王所灭者不同。惟《后汉书》谓：穆王“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与此说有些关系。)

根据《竹书纪年》之所记，是穆王西征了两次；一次是十三年，到了“青鸟之所憩”。一次是十七年，到了昆仑丘，见西王母。但在同一年，西王母也便来中国答拜他。可见西王母之国，离中国并不远。但根据《穆天子传》，则穆王西征的路程相当的辽远。他所走的路，凡“三万有五千里”。计“自宗周瀍水(在洛阳西北)

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球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于阳纡，七千里，还归于周，三千里。”假如穆王西征果然是驰着千里马的话，(穆王有八骏，“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见《拾遗记》)那末这三万五千里路的往返，在一年半载里完成之，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却是带着许多军队或从人走的，(“天子命王属休”，“属六师之人”，均见《穆天子传》)他们决不会日驰千里或四五百里的。而且，西征的道途并不怎么好走；过河道，越山岭，甚至须横度沙漠。大约古代传说，只是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而后人却把这“周行”的故事附会得更有趣，夸饰得更离奇了。《穆天子传》还只说他西征了三万五千里，而《竹书纪年》则曰：“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穆天子传》所记的还都是人事，而《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则有：“穆王大起九师，至于九江，架黿鼉以为梁”之语。其他《列子》、《述异记》、《拾遗记》等书所述，怪异更多。所以，在穆王西征的许多传说里，《穆天子传》还是最可靠的最近于“人”而远于“神”的一部书。它和《禹贡》同为最古的地理书，比之《十洲记》一类的“方士”的梦话可注意得多。

根据《穆天子传》，我们可以知道，穆王的西征，只是亲邻的政策的表现，故到处都受欢迎。在北循滹沱河阳而到了犬戎地方时，犬戎胡觞之。他到了鄘人的地方，河宗之子孙鄘柏綮迎接

着他。河宗柏夭也逆他于燕然之山。他到了赤乌，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他到了西王之母邦，则觞于瑶池之上 。几乎到处的被欢迎。他的西征和张骞的通西域恐怕有同样的作用，而情形则全殊了。如果我们执《穆天子传》和明人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一对读，则更觉得古今人之如何不相及了。

对于西方的诸民族，周室大约一向是维持着很友好的关系的。所谓河宗或河伯便是黄河西段(在河套一带)的一个很有势力的河神的祭师吧，故他可以直呼“穆满”(“穆王”不一定是死后的谥号，汤及姬发都曾自称为“武”)。他受天子之璧而西向沈璧于河，“祝陈牛马豕羊”。通过了这河宗氏的关系，河宗伯夭乃做了向导，“乘渠黄之乘，为天子先，以极西土”。而舂山以西之赤乌氏则夙与周室有和亲关系。赤乌之人丌，还献二好女于穆王，列为嬖人。穆王且很得意的说过：“赤乌氏美人之地也，瑶玉之所在也。”他经过西王母之邦，与西王母以诗相赠答。西王母道：“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王则答之曰：“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关于西王母的传说纷纭不一。《山海经·西山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大似一个女神或女巫，和河宗伯夭的性质有些相同。在《穆天子传》里，西王母自己说：“我惟帝女。”好象是自以“上帝”之女自命。(顾实的《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以西王母为穆王之女，实过于武断。)正和一个女祭师之口吻相合。明胡应麟却以为“西王母不过女真，乡姐，八百媳妇之类”，是以西王母为一民族。但据《穆传》，“她”实在是“个人”之名，和河宗伯夭及赤乌之人“丌”相同。她在西方大约是相当的有势力，和河宗伯夭之在河套一带相同。后来的许多传说和神话，把西王母更神化了，她成为一个仪态万方的庄严的女仙之主。在《拾遗记》里已把西王母说成

"升云而去"的一个神。其后的《列仙传》、《集异录》、《汉武内传》、《三教搜神大全》、《仙佛奇踪》等类的宗教书里，都把她抬得更高，甚且平空造出了一个东王公和她相对配，这是很可笑的。

穆王所休憩，所经过的地方，象悬圃，象玄池，象瑶池，都已成为神话中的名胜之区了。

穆王最后到了"旷原"，率六师之人大猎于旷野，"得获无疆，鸟兽绝群。"后驻于羽陵，"赁车受载"，开始东归。惟不循原来的路线。他向东向南走。他曾经过了沙漠，这是西征时所未经过的。他在沙漠中缺水喝，有"七萃之士"名高奔戎的，"刺其左骖之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穆王觉得很美，乃赐奔戎佩玉一只。后来，他别了河宗伯夭，仍与犬戎胡相酬觞。这时，他所走的道路和原来西征的已很相近。他"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父为御，南征翔行。径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

很多人都把《穆天子传》里所有的地名来引证今之地名。丁谦著《穆天子传地理考证》，顾实著《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以及 H. Yule 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E. J. Eitel 译的《穆天子传》等书，均以为穆王曾到过波斯。他们或以西王母即为波斯之襄西陀 (Jamchid) 王，或以为西王母即阿刺伯之示波女王 (Saba)；顾实且以为西王母系穆王之女而嫁于波斯国者，其西征之终点羽陵，则即为今日波兰之华沙(Warszawa)。这些话都是不可靠的。我们观于汉代通西域之困难，以及西域的人种，国家的复杂，可证《穆天子传》里的经游各地，不会是今日之西域，或今日之土耳其斯坦；更不会是波斯及波兰。其中，所经历的各地，似都与中国有久远的亲交关系，这在地理上与时代的关系上均不会是土耳其斯坦乃至波斯、波兰诸地的。这是不可能的！

《穆天子传》的经游道里的数字的记载当有夸大失实之处。大约穆王所到的，最远不会超过今日的阴山山脉以北，昆仑山脉以西的。他归途所经的“沙衍”，大约便是今日戈壁沙漠的东南边境；他所大猎的“旷原”，大约便是今日内蒙古或青海的大草原。他恐怕根本上没有度过昆仑山脉，度过大戈壁的可能。他所经游的只是在今日河套的前后，即今日陕西以外的甘肃、宁夏、绥远的一带。这恐怕是周民族势力或文化所及的最远的西陲了。一切过于夸大失实的附会，恐怕全都是好奇之过，其失实和后人之以西王母为群仙之“母”正同。

六 犬戎的兴起

为周室最大的边患的敌人是犬戎。周平王在民国前二六八一年的东迁，便是为了避免犬戎的压迫。犬戎之名，初见于《国语》及《穆天子传》。韦氏《国语解》道：“犬戎，西戎之别名也，在荒服之中。”但据《穆天子传》的所述，犬戎所居的地方，是在今山西太原（晋阳）一带。也许他们的势力是更向西伸张开去。把犬戎的地位放在中国的西北部，即今山西、绥远、甘肃一带大约是不会错的。

但犬戎之出现，却远在穆王之前。犬与畎，混及倱均是一音之变。《尚书大传》提及文王“四年伐畎夷”，《史记·匈奴传》亦有“西伯伐畎夷”“陇以西有畎戎”语，《毛诗·大雅·绵》里有“混夷駾矣”语，是犬戎、混夷、畎夷、畎戎，均为同一之种族。《史记·匈奴传》把犬戎也混合的叙及。“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玁狁）、荤粥（獯粥）”，均为匈奴之古名。犬戎当亦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之一，和玁狁恐怕是同一族的。因为逐水草而居，故居

无定处；凡燕北至甘肃西的草原上都是他们的驰骋之地。《史记》均把他们并入《匈奴传》中，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一个游牧民族很早的便为周室之大患。公刘邑于豳，至亶父而为戎狄所迫，亡走岐下。所谓戎狄，便是混夷，也便是犬戎。后百余年，西伯昌方才有力量去伐他。自武王至穆王二百余年，周民族与犬戎均维持友好关系，各不相犯。《穆天子传》里所举的犬戎胡与穆王相酬酢的事是很可能的。但《国语》则谓：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竹书纪年》也记着：“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从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似穆王十二年确有征伐犬戎之举。惟这一年的冬天，恐怕就是穆王西征的开始，正和《穆天子传》犬戎胡觞穆王的事相合。“征”固可作巡狩解；“伐”即“征”，恐怕也不会真是讨伐的。《国语》有“且观之兵”一语，疑是率“六师之人”到那边去耀武阅兵之意。否则，兴师征伐的结果，而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恐不会有那样的傻人傻事。

穆王以后，在懿王时，西戎曾侵镐，虢公曾北伐犬戎。在孝王时，曾命申侯伐西戎。在夷王时，虢公曾伐太原之戎。所谓西戎，所谓太原之戎，当皆是犬戎。中国和犬戎有了交涉，恐也始于此时。

宣王的时候（公元前八二七—前七八二年），周民族的兵威复振。他曾命秦仲伐西戎；命尹吉甫伐猃狁。

猃狁为患中国之烈，可于《诗·小雅·采薇》一篇见之。“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猃狁正在寇边，怎么能够安居呢？“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王事辛劳，不敢安居，而只好仆仆道路之间；一切都是为了猃狁为患

之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由春至冬，未得休息，谁还明白服兵役者之苦呢？

在《诗·小雅·六月》一篇里，那气象便大不同了。这诗人不是悲感的而是激扬的；这是得胜者的歌声而不是失败者的哀吟。“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猃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这气魄和《秦风》之“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很相同。这时，猃狁已经侵略到“镐及方”，而“至于泾阳”（今甘肃平凉县西）。于是周师迎击之，“至于大原”（这可证明猃狁也便是所谓太原戎）。

在《采芑》（《诗·小雅》）里，也有“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语。这时，周室的兵力仅足以御猃狁，而不令其入境而已。故诗里的话还没有征徐、淮二夷的诗篇之赫赫夸大。至宣王末年，又曾伐过太原之戎，却不克而退。

到了宣王子幽王时，申侯因王废其女申后之故而勾结犬戎入寇。中国后来历史上的石敬瑭和吴三桂颇与申侯此举相同。犬戎杀幽王骊山下，虏其后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民国前二六八二年）。卫武公及诸侯乃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平王。平王惧犬戎的压迫而东迁于洛邑。这便是东周的开始。

许多《诗经》里的悲愤诗讽刺诗，大约都是作于这个东迁时代的。

终春秋之世，犬戎或西戎为患于中国不止。所谓齐桓、晋文、秦穆的霸业，也全都是以尊王攘夷为目标。

七 “齐桓晋文之事”

周室东迁以后，中央政府的力量几乎完全失坠，而各地方的诸侯又各自维持着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权，对于外来敌人们的侵略是很难阻挡得住的。故“南蛮”的楚子竟敢于兴问周鼎轻重之心，而后来孔子一想到了当时险恶可危的中国的情况，便不禁的要赞叹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是戎狄之服式，也便是猃狁或犬戎的服式。假如不是管仲出来的话，恐怕中国真要成为匈奴的附庸，中原或将早于晋室南迁一千多年前而沦陷于“异族”之手。

管仲相桓公，所以要“九合诸侯”者，其目的全在“尊王攘夷”；想要联合或统一中国的力量以抵抗蛮族的侵略。所谓会盟，便是缔结同盟的会集。恐怕在这时代，只有“敌忾同仇”和“夏夷之防”的号召，才能联合或统一了当时的地方的武力。原来，这些盟会不仅用来对付西北方的戎狄，也要用来对付南方的强敌“荆楚”的。故《诗·鲁颂·閟宫》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语。以戎狄和荆舒并举，可见“荆舒”在南方强大起来，而屡欲侵入中原，也是春秋时代的大患之一。晋文的霸业便在于打败了楚师的一举。可是楚人很快的便汉化了，便挤入了中国诸侯之列，很快的便也成为五霸之一，且也以盟会为号召了。中国的诸侯便渐渐的忘记了楚是“异族”之一，她是完全同化于中国了。不见于《诗经》十五国风的“楚辞”与“楚歌”，很快的便成为中国文坛上的骄子。

齐居山东，擅鱼盐之利。管仲相桓公，以富国强兵为务。他

对桓公说,改革了内政之后,有了肯同死的战士三万人,便可以“以诛无道,以屏周室”了(《国语》)。他“有革车八百乘,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见《国语》。《管子·小匡》谓:“南至吴、越、巴、牂牱、𨚗、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所记与此略同而颇加夸饰。)但未战,便与楚子和。鲁庄公三十年(民国前二五七五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管子·小匡》云:“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斩孤竹而南归海滨”(《国语》)。这一次远征,他是很冒险的。齐军营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韩非子》)他归后,还献山戎的俘虏于鲁(孤竹曾使人请助于鲁)。不久(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言于桓公道:“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请救邢。”齐遂合诸侯救邢,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左传》)

他又尝“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管子》。《国语》亦有“西征攘白翟之地”语。)

他的霸业,实不在于安内而在于攘外。

《管子》一书相传为管仲所作,实则为战国时人所假托。然与《周官》实同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理想家的杰作。我们如以《管子》与《国语》里所记的管仲事相对读,可知作者所记也并不是全无依据的。

齐桓公死(民国前二五五四年)不久,而有宋襄公者,想继桓公之霸业而“合诸侯”。但他一出马便为楚人所执。不久,释之。郑伯与楚和亲,到了楚国去。宋襄公因此伐郑。楚人出兵救郑,

与宋人战于泓。襄公不乘楚人未济及未成列击之，失掉了战胜的机会，遂败退。楚以是益强盛，其兵力足迫胁中原。

晋文公继之（民国前二五四七年立），而遂以攘楚为事。这时，宋、郑皆势弱。宋附于晋；郑则依违于晋、楚之间。民国前二五四三年，楚伐宋，晋救之。晋、楚二军遂战于城濮（今河南陈留县）。文公这一边并不是孤单的。他连合了齐师、宋师及秦师，声势很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写这次战役很有声色，为古代有名的大战役的描写之一。城濮战后，郑伯便也与晋盟而绝楚。

八　王子带之乱

在城濮之战前的四年（民国前二五四六年），晋文公尝平王子带之乱，迎襄王于郑。“王入于成周，遂定于郑。”这是晋文公的霸业之始，而这一役也便是“尊王攘夷”的一役。

子带之乱是周民族最可痛心的一次内乱。子带为周襄王之异母弟，其母惠后，以宠于惠王，故襄王畏之。民国前二五六〇年的夏天，王子带勾引了扬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秦、晋连师伐戎以救周。到了秋天，晋侯乃逐退了戎人。这是申侯以后第二次的勾结外寇以冀达到把握政权的大欲，可是，也同样的失败了。第二年，襄王乃讨王子带。王子带奔齐。齐侯想替王子带求和于王。以王怒未息，齐使仲孙湫未言而归。但戎难始终未已。诸侯合兵戍周，以御戎师。过了近十年，襄王方才复召王子带回京师，但到了第三年（民国前二五四八年），却又来了一个大变动。

这一年，襄王怒郑人，却勾结了狄人去伐郑。这是周民族之

王第一次和狄人正式的合作。这狄人恐怕便是戎，恐怕是通过了王子带的关系而勾结成功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富辰力争以为不可。他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它。征于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义；弃亲即翟，不祥；以怨报德，不仁。"王不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那一年的夏天，狄师伐郑，取栎。王德狄人而以其女为后，富辰又谏之而不听。后王废翟后，翟人勾结了颓叔桃子及王子带，以狄师攻王，王出奔郑。子带乃自立为王，娶襄王所废翟后，同居于温。襄王对于狄师的来侵，并不抵抗，惟富辰和其属御之而死。

这一段富于戏剧性的史实，《左传》和《国语》都记载得详细。

这是民国前二五四七一前二五四六年间的事。这时，秦师集于河上，将纳王入周。狐偃言于晋文公道："求诸侯莫如勤王。"文公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翟以求东道。他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即王子带）于温，杀之于隰城。王子带之乱遂平。王与文公以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文公以兵力围阳樊，伐原，取温，皆获之。以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

对于狄人的处置如何，史书里却没有记载。大约狄人是全师而退；文公却也不敢去追击他们。观于他的"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翟"之举，可知中国的兵力已不足以控制戎狄。较之齐桓公之"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时的情形又不同了。这时，大约只有御之之方而无讨之之力。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乃不得不胡服骑射，以夏变夷，以图生存了。只有秦人的战斗力还足以雄视西北陲。

九 秦穆公的霸业

秦居西北，迫近戎狄，民风以强悍见称。周宣王时，秦仲伐西戎，不克，为所杀。平王东迁时，秦襄公逐去犬戎，占有了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秦遂强大起来。到了德公，徙于雍。他们始终在西陲，为中国之屏藩。其新兴的锐气大有像周民族初起时的情形。在《诗经·秦风》里，豪强之风，跃然如见，而《无衣》一诗，尤为执戈矛以御邦国的最好的战歌：

>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备我戈矛，与子同仇。
>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备我甲兵，与子偕行。

那样的同胞感，洋溢于纸上，实是秦民个个所同具的。

到了秦穆公的时候，遂开始有侵略中原，拓土西畴之雄心，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正象周民族在王季和文王的时代一样。

穆公以五羖羊皮从楚人那里赎了百里奚来，用他为谋主。秦师灭了芮又要潜师取郑（这是公元前六二七年的事）。到了滑，郑商人弦高矫君命犒师。穆公知其有备，灭滑而还。晋文公那时刚死不久，晋人欲袭秦师。先轸说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遂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等三帅。但晋侯却释了孟明等回秦。穆公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深自引咎。复使孟明为政。第二年，秦师又与晋师战于彭衙，败绩。但到了第三年，穆公又率师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崤尸而还。（《秦誓》作于此时。但《书序》则以为作于由崤败归之时。）

此后，他便专力于经营西戎。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的祖先是晋人，逃入了戎地，由余还能说晋语。穆公使人设法要降了由余，他以由余为谋主，用其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号为“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便也是因攘外而得到了成功的。

当时环伺于秦地的西北境者，据《史记》说，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穆公所服的便是“西戎八国”。

《韩非子》写戎王（大约是八国中之一）的失败原因很合理。穆公使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半死。”（《史记》作“终年不还”，无“牛马半死”句，大误。）这便是以中国的高等文化来诱惑这些游牧民族的。戎人沉醉于女乐，终年不迁移，牛马自然要死亡半数，而其力量也因以大弱，遂为秦所灭。因了由余熟悉西戎诸国的兵势与其地形，别的戎族或小国便也都很容易的为秦国所“服”了。汉民族的拓土西陲，当始于此时。汉代张骞们的功绩，只是竟秦人未竟之功而已。

十　弦高救郑

当秦穆公出师东向，欲袭郑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发生。像弱小的郑国，所以能够经春秋之世而不即亡者，必有其所以立国之道。郑居天下之中，四达之区，故多经营商业者。其民多爱国，虽处于“两大之间”，经历了许多次的风波，而终于每

次都能恢复国家。而商人弦高的救国，尤为不朽的爱国英雄的行为。(《高士传》云:“高见郑为秦晋所逼，乃隐不仕，为商人。”这话是不可靠。高本来是一个大商人,春秋的新兴阶级之一,并非隐居不仕的。)

秦师的伐郑,由于杞子的作内应。杞子告秦说:郑的北门之管是他所掌。“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秦遂出师。

秦师到了滑,郑商人弦高带了货物到周去做买卖,恰好遇见了他们。弦高知道他们过周而东,其目的一定是在袭郑,立刻便遣他的同伴奚施归告,一面却矫了郑伯之命，以璧犒劳，膳以十二牛。他对秦帅说道:“寡君固闻大国之将以至矣。大国不至,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唯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敢犒从者!”如果从者不弃敝邑而见过,则“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秦帅知其有备,乃率师而还。而郑伯得到了这消息,也便逐杞子而去之(参看《左传》与《吕氏春秋》)。

大商人弦高便这样以他的资力与智力救全了他的祖国。

《淮南子》说:“郑伯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反。”不知有何依据,恐怕是附会之辞。

十一　楚民族的霸业

楚为熊姓,所占居的地方在今长江中流,即两湖的一带。他们并不是周的同族,在春秋以前,不曾与中原诸国有什么交涉。中原的人以蛮夷目之,他们自己也以蛮夷自居。(《史记》卷四十“熊渠曰:我蛮夷也。”)《诗经》的十五国风里没有楚风。

《诗·采芑》云:“征伐玁狁,蛮荆来威。”又《閟宫》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是均以楚和玁狁等类齐观。

但到了春秋时代，楚民族很快的便吸收了周民族的文化；很快的便进入了中原诸国的争霸的局面上来，很快的便表现出他们的蕴蓄着的灿烂的精光来。到了战国，楚文化达到了最高峰，楚国的人才号为极盛。而中原诸国也早已引为同"道"，忘其为"非我族类"了。

楚民族先后灭国五十八；他们向北向东而发展。"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二十八年）后乃侵略到江淮间诸国。

晋文公的霸业奠定于城濮之战，而这一战便是阻遏楚民族的北进的。

楚、晋成了世仇。楚庄王与晋战于邲，胜之，楚遂代晋而成为盟主。

在这时候，楚民族是竭力在吸收中原文化，竭力在模仿中原的礼仪与习俗，竭力要想脱离了蛮夷之风而与中原人同化。

在《左传》及后来的《吕氏春秋》、《新序》、《说苑》等书里，作者们对于楚民族的"华"化，都记载得很详细，而且是很同情的。

楚穆王时，楚的威力及于北方的陈、蔡、郑、宋诸国，已有代晋而为盟主之概。及庄王立，霸业遂成；俨然成为"天下"之主盟者了。

庄王极力的要效法桓、文，为仁义之言，树立盟主的威信，完全脱去了蛮夷之风而进于中国。这是他的进攻的策略之一，使中原诸国渐渐忘记了他们的"非我族类"。故他可以争霸于中原而不至于招致诸国共同的对抗。他既灭了陈，而复封之，说是"不贪其富"；而陈自此附庸于楚。他已经入了郑，却立刻便与郑和，说是"其君下人"，郑也遂不大敌视楚了。他围困了宋，却又与之盟而退师，盟道："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而宋人也便不大防御他了。先兵而后礼，这是他的惯技。明知不能占领而知机即

退，这是最可怕的侵略的技术。

关于楚庄王的故事差不多成了一个“传说丛”。从他即位后的“三年不语”的故事起，每一个故事都是很可爱的。他成了古代最隽妙的一个“传说丛”中的中心人物了。

庄王立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伍举入谏。以隐语说之，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史记》作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群臣大悦。

庄王好狩猎。樊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王改过，勤于政事。有一次，王听朝，回宫得很晏。樊姬问饥倦否。王曰：与贤者语，不知饥倦也。姬问贤者是谁。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问故。姬曰：妾闻虞丘子相楚十余年，所荐非子弟则族昆弟。未闻进贤退不肖。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明日以姬语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使人迎孙叔敖而进之。王以为令尹，治楚三年，而庄王以霸楚（见《列女传》）。

关于孙叔敖的出仕，其传说也不止一篇。孙叔敖便是儿时杀两头蛇的。

庄王尝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王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缨。后晋与楚战，果得绝缨者之死力而胜晋（见《说苑》）。

庄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败酒，而三军之士皆有饥色。将军子重谏王曰：请有酒投之士，有食馈之贤（见《王孙子》）。

雨雪，楚庄王被裘当户，曰：我犹寒，彼百姓宾客甚矣！乃使巡国中，求百姓宾客之无居宿绝粮者赈之。国人大悦（见《尸

子》)。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恐怕是把楚民族的可述的故事都集中到楚庄王一人的身上了；正像善必归尧舜，恶必归桀纣一样。这可见楚民族原来和中原诸国相隔绝，虽一旦交涉频繁起来，而对于楚事究竟不大明瞭，只好找一个最著名的人物来寄托或附会这些传说了。

十二　子产的内政与外交

郑为周的同姓诸侯。从姬友(郑桓公)初封于郑，便成为周室的屏卫。到了庄公，开始与周不睦。文公以后，郑的国力渐渐的衰弱了，甚至依违于晋、楚二国之间，成了一个附庸之国；——楚强则依楚，晋强则盟晋。事大国是很困难的，时时引起了无谓的纠纷，而受到压迫。内政又是很不安定。当子产立为卿的时候，正是简公怒其相子孔的专权而诛之，情形相当的混乱的时期。子产为郑成公少子，名公孙侨。他初欲辞政，以为“国小有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但当他一执政，便好像农夫的耕田，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他问政于然明。然明道：“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他的为政差不多是根据了这句话的。他道：“唯有德者能以宽服其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当封建的时候，贵族宗子专擅着政权，老百姓除了出财出力(赋役)之外，是什么权利都不能享受的。只要统治者略略的清明，赏罚相当的公正，他们便已感满足了。子产的政治见解正针对这个贵族专权时代而发挥的。

他要大家都守“法”(一个国家必须有上下共同遵守的法律),便首先铸刑书。他一味以“法”治,郑人不习惯于这种“法”治的严正的条例。他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到了三年,他们却又诵之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这是他的治绩的成效。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主张毁了它。子产道:“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他毕竟是相当开明的。在这样的相当开明的法治之下,郑国便开始安定了。

国内一安定,他便专意的对外。

郑国的外交最难。附楚则晋怨,附晋则楚怒,依违于两大国之间。而且他们往往诛求无厌,责备无端。但在子产当政这一个时代却对付晋、楚得很好。他因为国内的安定,所以对外比较的强硬,有立场,并不是一味的屈伏与依附。《吕氏春秋》说过一件故事。晋人欲攻郑,叫叔向去聘问。子产为之诗道:“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叔向归,道:“郑有人,子产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诗有异心,不可攻也!”

其实,子产是有相当的力量的;其力还足以左右晋、楚的霸业。他守中立,不偏袒于一国,他们便也不敢去逼他。终他的一生,郑国不曾有过严重的外患。

子产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物,他觉得对的事,任怎样也不肯变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这是如何的一位爱国的大政治家的气度!

这位大政治家成为春秋时代的许多“为政”的故事的中心人物。恐怕有一部分是附会上去的。

郑公要叫尹何做一邑之长官。他道：叫他去学学，便更能“知治”了。但子产根本反对从政而后学的。他道：“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也正像“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

后来，以诗赋求士，以科举求士，都是强以未学为政的人而使之从政的。千年来整个政治的黑暗，不上轨道，这也是原因之一。

子产之惠在爱民。孔子道：“子产以所乘之舆济冬涉者，是爱无教也。”子产死，孔子为之出涕，道：“古之遗爱也。”郑人也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

他成为一个模范的大政治家。“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一句话成为从政者的一句不朽的格言。

十三　柳下惠之介

孟子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尽心上》）又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万章下》）他律己甚严，这便是“介”，处世圆融，这便是“和”。“介”与“和”并不是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

柳下惠（展禽）之“介”可于“岑鼎”一事见之。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勿信，以为柳下惠以为“是”，则受之。鲁君请于柳下惠。他答道：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吕氏春秋》）。这便是他的“介”。他虽“和”，但有他自己不可侵犯的“国”境。他是有所不为的！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

这便是柳下惠，一个爱国的政治家的最低限度的信仰。他不怕“三黜”，他不耻下位，只是诚诚恳恳的做他自己应做的事，为他自己的国家而做事。

他处于群众之中，和而不同。孟子道：“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公孙丑上》）《列女传》所叙的，也和《孟子》相同。

由于这个描状，便发展出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一个传说。

《孔子家语》说道，鲁人有独处一室的，“邻之嫠妇亦独处一室。夜暴风雨至，嫠妇室坏，趋而托焉。鲁人闭户而不纳。”嫠妇道：“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这大约便是关于坐怀不乱的传说的一个开始。

公元前六三四年（鲁僖公二十六年）齐伐鲁，鲁人命展喜犒师。喜对齐侯说的一套外交辞令是受命于柳下惠的。这个重要的外交，终于因对付的得法而避免了实际的兵祸，齐侯许为平而还。关于这件事，《左传》《国语》及《说苑》均记载之。《左传》只说受命于柳下惠。《国语》则把柳下惠的地位抬得高些。到了《说苑》则东见齐侯的变成是柳下惠他自己了。这可见“传说”之如何变异与演化。

柳下惠死，他的妻诔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列女传》）这足够说明这个政治家的面目了。

符子(《绎史》引)说:“邻人谓展禽曰:鲁聘夫子,夫子三黜无忧,何也?禽曰:春风鼓,百草敷蔚,我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时之悲欣,荣辱岂吾心之忧喜。”这不似柳下惠的话。这是后人的附会。

十四　晏子相齐

晏平仲的传说,在很早的时候便成了一个中心。他差不多成了一个模范的“贤”臣。《晏子》一书是集合这些传说的大成的。《管子》是有系统的政治书,《晏子》却是很漂亮的因势利导的“谏”书,是“末”世或“衰”世的一部书。他恰好是产生在苏秦、张仪之前的一个不同时代的人物。他与孔子同时,他和孔子都是有用世之心的。孔子有他自己的“理想国”,是一个“理想的大政治家”。他却是一个没有深远的理想而有切实的“匡世”之智谋的“贤”臣。他历事齐之三君(灵公、庄公及景公),都是所谓“暗主”,但他却能以讽谏补救之。当时的老百姓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已感得满足了,故便把这一类“贤”臣的传说集合于他的一身,正如将楚国“名”王的故事集合于庄王的一身一样。

他在“荒淫无耻”的时代,代表了仅存的“清明”之气,汉民族的传统的道德。

晏子治东阿三年,而毁闻于国。景公不悦,欲免之。晏子请复治阿三年。三年后,果誉闻于国。景公贺之。但晏子很不高兴的对道:当他初治东阿时,嘱托不行,货赂不至,民无饥者。但贵人及左右却恶而毁之。这三年来,嘱托行,货赂至,多便利权家,民饥者过半,而誉闻于君。“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景公知其贤,乃任以国政。齐以大治(见《晏子》及《说苑》)。这故

事反映出当时贵族政治的黑暗与不平。

齐侯问晏子道：忠臣之事君也何若？他答道："有难不死，出亡不送！"这话大出齐侯意外。他道："言而见用，终身无难，是不必死。谏而见从，终身不亡，是不必送。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为也。"（《新序》）这完全是"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大政治家的见解。

他立身至洁，自奉至俭。为齐相，中食而肉不足。景公知道了这事，将割地封之。他道："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厚取之君，是不忠，且不智。十升之布，脱粟之食，足矣。"景公道："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子辞之，何也？"晏子道："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晏子》）

他荐田穰苴，而齐之国势赖以复振（《史记》）。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道："君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恐搏之不得，刺之不中。晏子乃以二桃馈三士，使之自斗，皆自刭而死（《晏子》）。这两个故事流传得很广。在《列国志传》及《新列国志》里都曾讲到。而元无名氏的杂剧《田穰苴伐晋兴齐》（有脉望馆钞校本），把晏子之荐穰苴写得尤为着力。

荐贤举善是吾心，安邦治国访知音。
全行仁义施忠政，留得清名贯古今。

《古今小说》里有话本《晏平仲二桃杀三士》一篇，却是写他施计除掉公孙接等三勇士的，他被写得很冷酷无情。其实，他是

一心社稷的，对于田穰苴与一勇之夫的公孙接等之间，其分别，他是看得很清楚的。穰苴是将才，公孙接等却是匹夫之勇，“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反是祸国之徒，去之正是为了国家的安宁。但经那篇话本那样一描写，读者们的同情却寄托于“三士”的一方面了。

关于晏子最有名的故事，是“使楚”时的一则漂亮的对话。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道：“使至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他从大门入见楚王。王道：“齐无人耶？”晏子道：“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帷，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道：“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道：“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耳。”（《说苑》）

敦煌石室发现的一篇《晏子赋》（见《敦煌掇琐》），便是写这个故事的；不过以为他是使梁，对话也多出不少。大约一部分是从托名于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演变出来的；一部分却从《三国・蜀志》吴使张温问天，秦宓答辩不穷一则故事演变出来的。

但晏子之成为一个民间的英雄，一个传说的中心，却不是偶然的。在那个贵族专政的时代，像这样的一个忠国爱民，勇于讽谏，富于智计，肯替老百姓们说几句话的“贤”臣，自然会成为一代的口碑的集中点了。

十五　大教育家孔子

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并不是一位宗教主。他是苏格拉底，不是耶稣，也不是乔答摩。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位人世间的人。在他的一生里，一点的神秘的气氛也没有。他最爱人间。他道：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虽不是一位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不语怪力乱神”，他“敬鬼神而远之”。他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教育家。

在他早年，他是最热忱于救世或“匡”世的。他有整盘的政治的理想，他神往于“文、武、周公”之时代。他敬重管仲，他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同情于同时代的大政治家子产和晏平仲。他有热烈的救世之心，虽其方式不像后来的墨翟的摩顶放踵，可是一生的奔走四方，为的是要行其“道”于天下，这“道”便是文武周公之“道”，便是他的政治理想。但终于无所成而归。归后，便专心于从事教育事业。相传他有弟子三千人，其中最著者有七十二人。在他之前，“学术”是被把握被封锁在贵族们手上的。到了他之后，才把“学问”解放了。三千弟子之中，差不多全部是平民。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一个变化。《论语》里有一段话形容他，道：“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这已是他的全貌了。又有一段话道：“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三千弟子们怎样的信仰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以他所神往的或想像中的古代的黄金时代的政治为根据的。这种想像，其实便是他自己的理想构成的。他看不起当时的从政者。子贡问道：“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他的政治理想便是针对着当时腐败的贵族政治而发的。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他的整个政治学建筑在"贤人"政治之上，而尤以"教育"人民为主。对于执政者的自身的忠、勤、正直，尤不惮三言四言之。在当时，这样的耿直的议论已非当世执政者所能容的了。所以孔子栖栖皇皇的奔走于四方而一无所遇。在早期，他还不十分热心

从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但渐渐的便觉得要救世便非从政不可。"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这是他的自信。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他总想求在政治上一试，甚至"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佛肸(晋大夫赵氏之中牟宰)以中牟畔，召他，他又欲往。他道："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

但他并不是一味"热中"于政治。他是有所执着，有所不为的。他以宗周为第一义。他是"圣之时者"，总是针对着当时的局面而发言的。"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他又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他明白当时的大病在中央政府太软弱而地方的势力太大。一方面国力消耗于内战，一方面外患之迫来，一天天的紧张，却无以抵御。所以他处处主张宗周，主张维持传统的政治中心，主张维持古代的礼乐。"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当他们三家(孟孙、叔孙、季孙)举行祭礼于彻祭物时，僭歌《周颂》里的《雍》，孔子也大为不高兴，以为这是天子之乐，"奚取于三家之堂"！又当陈成子弑简公(鲁哀公十四年)时，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宪问》)

他所以如此热切的要求尊重传统的权威，其最主要的原因，

便要集中权力以对外。他对于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武力而能够统一中国的力量以对外，最为称道。然而他自己却是周游天下而一无所成的。他以无比的坚忍与热诚周游天下，要行其道。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而荷蒉过孔子之门的人，听见他击磬的声音，道：“有心哉，击磬乎！”却又批评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均见《宪问》）他们都是“道”不行则隐的主张者。像楚狂接舆简直的在劝孔子可以退休了。“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在长沮桀溺的一段话中，尤可使人注意：

>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人既不能和鸟兽同群，则始终是人世间的人，便非爱这世不可，当乱世，便非救这世不可。孔子的这个意见是雪亮的，可以感动一切时代的人。

>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

这一段话足够说明孔子之“道”的定义，足够说明他的如何针对

着当时“陪臣执国命”的可痛的政况而对症发药。

他曾一度为季氏史。后鲁定公以他为中都宰，为司空，且为大司寇。定公十年，齐鲁有夹谷之会。要不是孔子坚执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主张，那一次会，鲁是要吃大亏的。后来，孔子以大司寇摄相事，诛了乱政的大夫少正卯。但不久，鲁君便疏远了他。他离鲁出游。

他被斥于齐，被逐于宋卫，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复反鲁。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这一年是鲁哀公十一年，他已经在外面飘流到数十年了。

但他在飘流的时候，却无地无时不在学习，不在搜集文化资料，也无时无地不在施教。跟随在他左右的弟子们很多。有勇士，像子路，有商人，像子贡，弟子来的地方不同，出身也不同。他们仿佛都是第一次向学术睁开眼睛，第一次有机会受到最早的最伟大的讲学者孔子的教育。

孔子为什么会感到学术的非解放不可呢？第一，他是殷之后，从宋襄公一脉相传下来，原来是公族，被华氏所迫而出奔于鲁。他生时，他父亲已死。所以，他贫且贱，是一个十足的在没落中的贵族阶级。因为他还是这个贵族阶级里的人，所以他有获得及搜集传统的文化的可能，以他的好学不倦，各地的史记、学术几有集中于他一身之概。

他生于贵族阶级没落的时代；贵族们的荒淫无耻，横征暴敛，使一般人民大感痛苦。而商业的发达，使商人们的地位逐渐增高。贵族们的家臣或陪臣们——其出身大多数是老百姓，少数是没落的贵族——的势力也逐渐的加强了。这些新兴的阶级的产生和农民们的相当觉悟和反抗力的加大，(《诗经》里的诗，像“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之类都是代表农民们的愤呼悲号的。

《诗经》里农歌之多，也足以见当时农民们的力量的逐渐为“学者”所认识。）正酝酿着一个伟大的转变的时代。而他，孔子，却是适当其时的把贵族的文化集拢了来而传布到一般人民的阶层里去的一位最伟大的讲学者。他的讲学上的成功正可与他屡次不遇的政治上的失败成对比。他之所以成为“百世师”，便在他的解放了“学问”，使老百姓们都有得到“学问”的机会。在他的三千弟子里，出身于贵族阶级的很少。从他以后，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哲学时代方才产生出来，而这些大学者们的出身也大都不是贵族。

他在知识的传布之外，首要养成一个“君子”，一个坚贞的大人物。所以他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又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罕》）又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又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又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些教训都是最肯定的在动乱时代的箴言。

他所要养成的“君子”，所要教练的“士”，便是最坚贞不动摇的人物，便是“杀身成仁”的先驱者，便是动乱时代的柱石，便是“中流”的砥柱，而决不是无耻的动摇的分子。

所以孔子是不能被利用的。孔子的教训和学说是不能被窜取、修改的。凡是“孔子之徒”都是一个“君子”，一个坚贞的“士”。凡出卖民族利益的，操守不坚定的，口仁义而行若盗贼的，虽然每每自命为“孔子之徒”，自命为孔道的宣扬者，而实则正是孔子所欲“诛之”者的。

孔子和孔子之“道”，自汉以来，便为民贼们（像叔孙通们）所利用，所袭取，所变质，根本上并不是他的真面目。

孔子是一个最热烈的爱中国者。在政治上失败了之后，他便

以第一个讲学者的面目出现于中国历史上，要在“文化”上致力。

他自己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是他为学的经过。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这是他的最好的自述。

>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
>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
>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
>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
>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
>
>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
>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
>
>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
>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
>
>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
>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
>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
>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
>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这些话都是珠玉，都是为学者的最好的良箴。而他自己为学之

勤，也可于此见之。他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他的能够把贵族文化集合了拢来，把《书》、《礼》、《诗》、《易》、《春秋》，都编定了下来，正是他艰苦从学的结果。他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这是他的愤语。他所最看不起的便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在《论语》里，赞颂孔子的话不少。达巷党人道："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仪封人见到了孔子之后，出来说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这里所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正指他是文化的传道者。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这里所谓"斯'文'"，便是"文化"之谓。他集合古代文化于一身，其生命确是异常的重要！他的不幸，便是整个古代文化的不幸！他之所以称"天"者，在他那时代，运命的信仰是很普遍的，当然，他也不能是绝对的例外。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张》）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这和韩愈的颂李白、杜甫："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同样的意义。

司马迁道："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谓至圣矣！"战国以后，"孔子之徒"，在实际上便成了古代文化的"典守"者了。

把孔子成为一个宗教主，一个"巫师"般的人物，把许多怪诞

的传说和神话涂附于孔子的身上，全都是汉以来的胡闹的把戏。在那里的孔子，是被利用了，被变质了的。

孔子是苏格拉底，不是释迦，不是耶稣。他是最爱人世间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大政治家，一个伟大的学者，哲学家，但绝对的不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关于孔子的言行生平，《论语》是最可靠的；但已有一部分为后人所增饰。《史记》上的《孔子世家》几乎全依据于《论语》。《家语》、《集语》及《阙里志》等附会已不少。而明人蔡复赏的《孔圣全书》多至三十五卷，(《四库存目》，予藏有此书。)差不多把关于孔子的一文一语都搜罗在内。但当然，把无数怪诞的传说也都搜罗于中了。又曾见明嘉靖、隆庆间刊行的一部关于孔子的演义，(《孔子平话》〔？〕鄞冯氏藏。)万历间刊行的一部《孔圣周游列国大成麒麟记传奇》，写得都还比较的谨慎。至于像《孙武子雷炮兴兵救孔圣》(鼓词，明末清初版)一类的书，便荒唐得不值一顾了。

跋

右《民族文话》十五则，皆系作于公元一九三八年的春夏间者。前七则，发表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后八则，则发表于《鲁迅风》上。那时候，国军已经西撤，上海变得小得可怜，只剩下租界区，还可以有小小的自由。其实也只是大家相濡以沫，无人能知命在何时。后来，环境更加恶劣了，《鲁迅风》终不得不停刊，我的“文话”，便也不再写下去。我那时候用的是“源新”的笔名，曾经逐则剪贴起来。“一二·八”时，连同他稿，托徐调孚先生代为保存。历经变乱，幸得保全，不得不感谢调孚先生的热忱与好

意！敬于此谢之！

这部“文话”原想写到民国初年为止，不料只写到孔子便中止了。但像这样的写法，似乎还不算陈腐。自己校读了一遍，也颇为喜悦，便这样的集成一本薄帙，再行与读者们相见。

我自己很喜欢“春秋”的时代，所以写这时代的“话”特别多。这已不是什么“诗话”、“文话”一类的东西了，大类关于周民族的一部分的简史。有许多比较难懂的文句，本来应该加以注解，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从事于此，便只好照原样的让她印出。

从这“文话”中断后，我已不大在什么公开的刊物上写文章，自“一二·八”后，我简直是“绝笔”不弹此调。

今日能够再以此书与读者们相见，诚是感触万端。“胜利”带来了“新生”。且让这旧的文话做一个过去的结果吧。

公元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跋

第　二　卷

小 说 研 究

水浒传的演化

一

《水浒传》是中国英雄传奇中最古的著作，也是她们之中最杰出的一部代表作，却又是矫矫不群，与一切的英雄传奇都没有什么联络的关系。她的来历，与一切的英雄传奇的来历是很不相同的。初期的中国英雄传奇，大都是由历史小说分化而来的。然而这个最早期的英雄传奇《水浒传》，却是与最早期历史小说并行发展起来的。她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水浒传》并不是什么历史小说的片段，如《英烈传》，也不是由她们演化而来的，如《说唐传》，她一开头便是一个完整的民间的英雄传说。经过了好几个时代的演化、增加、润饰，最后乃成了中国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水浒传》的产生，是很早的。当《三国志》与《五代史》的故事在盛传着的时候，即在南宋的时候，《水浒传》便已经产生出来了。《水浒传》叙的是，北宋末年的一伙以宋江为领袖，占据着梁山泊的劫富济贫的英雄们的故事。宋徽宗之时，奸人蔡京、高俅、童贯等当权，结党营私，压迫正士。于是许多忠义之士，不得不被"逼上梁山"。前后加入他们这一伙儿中的共有三十六个好汉。这三十六个好汉横行一时，无人可敌。于是朝廷只得招安了他们，命他们去讨方腊。宋江因收方腊有功，做到节度使。这是最早的一个《水浒传》的故事（见《宣和遗事》元集末

至亨集首)。宋江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他所带领的一伙好汉们,也似乎是实有其人的。最初是三十六个,后来的传说才扩充到一百单八个。《宋史》二十二,《徽宗本纪》宣和二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又同书卷三百五十一《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自赎。'"同书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更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十朝纲要》:"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杨仲良《通鉴纪事本末》:"三年四月戊子,童贯与王禀等分兵四围包帮源洞,而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次洞后。"又毕沅《通鉴考异》引《北盟会编》载《童贯别传》云:"贯将刘延庆、宋江等讨方腊。"是则宋江之实有其人,与他的投降和讨方腊之实有其事,乃是确切无疑的史实了。这样的一件英雄故事,流传于民间,不到几时,便成了一个盛传各处的英雄传说,这个传说,又很快的便为文人学士所采取,而成为几部盛传各处的英雄传奇。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赞》自序说:

>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高如李嵩辈所传写的《水浒》,(按"高如"一本作"高手"。李嵩是

南宋的一位大画家，他所"传写"的，必定是宋江诸人的图像或战斗的故事画。）今已绝不可得见。然可知在南宋的时候，《水浒传》便已盛传于世了。《宣和遗事》原是杂采各书以成之的，也许其中所叙的"水浒故事"竟是这个传说的节本。（不会是原本，说见下。）这是很有可能性的。南宋时候为什么会盛行这种"水浒故事"呢？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为什么会那末快的便成了一种英雄传说了呢？这个理由是很简单的。周密跋龚氏的《三十六人赞》说：

>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后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能辨之。

换一句话，便是龚氏之作《三十六人赞》是有深意的。他处在蒙古民族的铁蹄之下，颇希望有宋江之类的豪杰出来，以恢复故邦。南宋之盛行"水浒故事"便也是这个心理。他们为金人所侵陵，畏之如虎，便不禁的会想起了"能征惯战"的水浒英雄来。虽然只不过是想慕而已，却也聊足以快意，正如唐末之盛行着剑侠故事，刘邦之吟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李晔之叹着："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一样的心理。这都是时代的变化使他们不由得不有这样的心情。又，宋江诸人是离南宋时代很近的人，关于他们的遗闻轶事，一定是故老野民口中所津津乐道着的。——民间原是产生或传播许多英雄传奇的大本营。当时虽没有"行吟诗人"将他们的小传说团结为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却有一班的说书先生与好事文人，将他们编为话本或散文的英雄传奇。《水浒传》的最初雏形便是这样的形成了。

二

这种《水浒传》的最初雏形，我们既不可得，只好将《宣和遗事》所载的来研究一下。《宣和遗事》将这个“水浒故事”放在宣和四年。所叙事实极为简单，不象是民间传说或英雄传奇的本来面目。无论如何原始的或粗制的民间传奇，尽管别字连篇，不能成文，其叙写总是虎虎有生气的，尽管荒诞无稽，附会可笑，其情节总是浩浩莽莽，有长江大河的气势的。我们看敦煌所发见的几种唐人小说便可明白。所以我们猜想《宣和遗事》所录的“水浒故事”显然是这种传说或传奇的一个极简单的概略，或系说话人作为底本用的一个提纲，也说不定。这个《水浒传》的最初概略或草案，可分为五段：

（一）杨志、李进义（即后来的卢俊义）、林冲、王雄（即后来的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人同为押运“花石纲”的制使。他们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李进义等十人运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杨志在颍州等候孙立不来。又值雪天，旅况贫困。只得将一口宝刀出卖，终日无人过问。至日晡，却有一个恶少，要买这刀，与杨志相争，被他所杀。因此杨志被刺配卫州城。正行时，遇见孙立。孙立连忙到京与李进义等商议，一同赶到黄河岸边，杀了防送军人，救了杨志。这十二人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这时是宣和二年。

（二）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差人送至京师，为蔡京上寿。中途却吃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劫去了。官厅当下行文下郓城县跟捉。被押司宋江通信放走。这八人便也约了杨志等十二人，共

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同赴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

（三）一日，他们思念宋江相救情义。使刘唐带将金钗一对去酬谢他。宋江将这金钗给与阎婆媳收了，被她得知来历。一日，宋江父亲生病，他告假回家省亲。路遇相识杜千、张岑，又有索超及董平。江送他们四人到梁山泊去。宋江假满回县时，却见阎婆媳又与吴伟打暖。心中大忿，拔刀将二人都杀了。郓城县官司得知，差人去捕宋江。他躲在屋后九天玄女庙里，跟捉不获，只拿了他的父亲而去。这时，官兵退走，宋江只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有天书一卷在上。书中载有三十六个姓名。晁盖在内，宋江不在内。又题着诗道："破国因山木（宋），兵刀用水工（江）。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他便带领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泊。这时晁盖已死，他们便推宋江为强人首领。寨内连宋江共三十三人。天书上的三十六人，现在只少了三人，即鲁智深、李横、呼延绰。宋江同这三十三人，统率强人，掠州劫县，杀人放火。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率投降海贼李横等出师收捕宋江等。却因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呼延绰反率李横投入梁山泊中为寇。其时僧人鲁智深也来入伙。这三人来后，恰好是三十六人足数。①

（四）朝廷无奈这三十六人何，只得出榜招安。元帅张叔夜

---

① 按《宣和遗事》所载三十六人，有晁盖，无宋江。晁盖死后，则连宋江共是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是分五次入山的：第一次李进义等十二人，第二次晁盖等八人，第三次杜千等四人，第四次宋江率领九人（连宋江共十人），第五次呼延绰等三人，恰好是三十六人（连宋江共三十七人）。其中，随宋江进山的九人，只列举了朱仝等五人，尚有四人，未举名，当系天书中的史进、公孙胜、武松、石秀等四人。第五次与呼延绰一同入山的李横，天书中无名。但天书三十六人中却多出了张顺一名。张顺似即系张横（或李横）其人。

前来招诱这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授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

（五）后遣宋江取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这五段的叙述，虽然简单无比，却已立下了后来诸种《水浒传》的模型。在这五段里，《宣和遗事》的作者，或这一段“水浒故事”的作者，所着力叙写的，只有三节：

（一）杨志卖刀；

（二）晁盖等伙劫生辰纲；

（三）宋江杀阎婆媳。

至于其余李进义、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诸人都没有个别的描写，打州劫县，收抚投降，讨平方腊诸事也都只轻轻的带过了一笔。最与后来诸本《水浒传》不同的，是这个最初的《水浒传》雏形，是将三十六位好汉分做五批投入梁山泊的，而后来的《水浒传》却将一百单八位好汉，至少分做三五十批陆续的投入梁山泊。除了晁盖等数人是一伙儿加入梁山泊之外，还有其他一小部分好汉也是一伙儿投入的，如孙立、孙新、顾大嫂等，此外却便都是单独的，或两个三个的投入了。所以，这个雏形的《水浒传》的提纲，真不过是一个最简率的草底而已。

三

到了南宋末年，龚圣与作《三十六人赞》，便将这三十六人个别的写作赞语。或者，当时流行的《水浒传》，对于这三十六人已有了的详细的描写，也说不定。可惜龚氏的赞，只是些泛泛之语，且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一点也不能使我们明白这三十六位好汉的故事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在龚氏的赞

里，这三十六人有与《宣和遗事》中的三十六人略略不同的，如将吴加亮改作吴用，李进义改作卢俊义，阮进改作阮小二，李海改作李俊，王雄改作杨雄；又少了公孙胜、杜千、林冲、张岑四人，换上宋江、解珍、解宝、张横四人。可见在南宋之末，《水浒传》的人名已改得与今本诸种《水浒传》完全相合了。又可见当时的三十六个人，其姓名是没有一定，随时可以改换变动几个的。(即在《宣和遗事》中，也已有些不同的了，如张横、李横、张顺的纠纷。)即后来《水浒传》中最重要的人物林冲、公孙胜在这时也还可以不被列入三十六人之数内呢。元陆友仁有《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诗："睦州盗起尘连北，谁挽长江洗兵革？京东宋江三十六，悬赏招之使擒贼。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则在元初，宋江故事中也已有了征方腊的事了。到了元曲异常发达之时，戏曲里便也有了不少的"水浒剧本"。其中以关于黑旋风李逵的为最多。高文秀的水浒剧本八种，自《黑旋风双献功》以至《黑旋风敷演刘耍和》，全是写的李逵。杨显之的一种水浒剧本《黑旋风乔断案》，写的也是李逵。康进之的水浒剧本二种，《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及《黑旋风老收心》，写的又是这位"黑爷爷"。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与红字李二的《板踏儿黑旋风》，写的也都是李逵的事。李逵之外，写武松的有红字李二的《武松打虎》；写杨雄的，有同人的《病杨雄》；写燕青的有李文蔚的《燕青博鱼》，及《燕青射雁》；写张顺的有无名氏的《张顺水里报怨》。又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则写关胜、徐宁、花荣三人。明初的《周宪王乐府》中，又有水浒剧本二种：一写鲁智深，《豹子和尚自还俗》；一写李逵，《黑旋风仗义疏财》。在这些水浒剧本中，今存者，共有七种。五种是元曲，即《黑旋风双献功》、《李逵负荆》、《燕青博鱼》、《还牢末》、《争报恩》。其他二种是周宪王的《豹子

和尚》与《仗义疏财》。这二种虽是明初之作，也许仍是以元曲为蓝本而改编的。在这现存的七种元代及明初的“水浒剧本”中，我们知道，当时戏曲中的“水浒故事”是与今本《水浒传》不甚相同的，特别是《还牢末》、《争报恩》与《豹子和尚自还俗》三剧本中的故事。这或者因为当时的一种《水浒传》本与今本《水浒传》不甚相同也难说。但我们与其这样相信，毋宁相信：当时的一种《水浒传》已与今本相差不远，或者今本之中有一种竟是由元人底本演化而来的，而元人的戏曲的叙述则本与这部小说不同。盖戏曲作家的描写与叙述，原是往往与流行的书本不很相同的。如马致远不是不懂得历史的，却将《汉宫秋》有意写成那个样子，梁辰鱼也不是不明白吴越故事的，却又将《浣纱记》有意的写成那个样子。至于今日流行的戏曲，本来取材于流行的小说而又显然的与之违反者，更不知凡几。此可见戏曲家之运用材料是极自由的，决不会为流行的小说所拘束。

更有趣的是，周宪王的《豹子和尚自还俗》，其剧名上题曰："新编"，当然是他自己编的。他生在罗氏的《水浒传》已出之后，然这一个剧本所叙的事，却与《水浒传》相差得非常的远：（一）《水浒传》上的鲁智深是因犯案而削发为僧的，孑然一身，无妻无子。在这剧里，则鲁智深是自幼出家的。因幼年戒行不精，被师嗔责，还俗为民。他有母，有妻，有子。（二）《水浒传》上写梁山泊气势如何的大，水浒英雄如何的勇敢，如何的光明磊落，即在元曲中，水浒人物也是为“盗”不为贼，做杀人放火的勾当，而不做鼠窃狗偷的行为的。然而在这剧里，作者却借鲁智深的嘴里说道：

〔混江龙〕想起那昔时模样，身穿着短裙窄裤，手拈着黑油枪。风高时杀人放火，月黑时窬屋剜墙。想当日提着胆，惊着心，施勇力，常

子是侧着身，蹑着足，暗潜藏。想当时睡时呵不曾安稳，觉来呵常是荒獐。每夜价披星带月，逐朝价卧雪眠霜。

〔天下乐〕你将这柳盗跖的门风自忖量，参详，是什么好勾当。(末云)你那做贼的惊心怕胆，这边赫赫，那边赫赫。跳过墙去，有人惊觉，又跳出墙来。若还不出来，就被人拿住了。(末唱)似你这做贼的有一日拿住赃，大沈枷脖项上拓，粗麻绳脊背后绑。那些个男儿当自强。

这那里是梁山泊英雄的行藏，简直是一伙小毛贼的举止！(三)水浒故事，自龚圣与的赞上，已将吴加亮改为吴用，李进义改为卢俊义，王雄改为杨雄，然而这剧里却仍是吴加亮、李义(不作李进义)及王雄。仿佛作者连龚赞也不曾见到似的。这还不足以证明在元人戏曲中考察元人的《水浒传》的内容如何如何是不大可靠的么？

但在这些剧本中，至少有几点是可以注意的：

(一)梁山泊已由三十六位好汉，一变而增至"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只有《豹子和尚》等二剧仍说是三十六人)。

(二)各个英雄已有个别的描写，特别是李逵、燕青诸人。

(三)各剧里所有的情节，往往雷同。《双献功》、《还牢末》、《争报恩》以及《燕青博鱼》所写的四剧，其事实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全都是正人被害，英雄报恩，而以奸夫淫妇授首为结束。此可见剧作家想象力的缺乏，更可见他们是跟了当时的民间嗜好而走去的。民间喜看李逵戏，作者便多写李逵，民间喜看杀奸报仇的戏，作者便多写《双献功》一类的戏。至于其他很可取为剧材的"水浒故事"，他们却不大肯过问了。这更可证：当时一定有一部《水浒传》，有一个完全的水浒故事，所以他们不妨零星取用，不妨各奔前程，专写小说中一部分的事以自名家。水浒剧本，其所叙的事实，与小说愈趋愈远，而这部《水浒传》却是与今

本《水浒传》愈走愈近。

这一部元代中叶的《水浒传》，我们也已无从得到。但据我们猜想，其大节目当仍不外于《宣和遗事》之所叙者。小节目或已添了不少。宋末元初的三十六位水浒好汉，在这时当已添到了一百单八位（这在元剧中可以看出的）。这一部元代《水浒传》，我们很希望能够如元代的《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一样的突然出现于世。这一部《水浒传》的作者或编者大约便是施耐庵氏。《百川书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七修类稿》三十三也说："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一百回本的《水浒传》及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书》也都写着："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在明代的诸本《水浒传》中，其作者的标题很少不是施、罗并列的。大约罗氏原本便已是这样的写着的吧。这都可见今本的《水浒传》的祖本，有某一部是施氏的"的本"的可能。

四

元末明初，乃是今本《水浒传》祖本出现的时代。这一部《水浒传》即所谓今本《水浒传》的祖本者，当亦如今本《三国志演义》一样的，虽脱胎于元人施耐庵之作，却颇有些不同。元代的《水浒传》可能象他们的《三国志评话》等作，半文半白，辞法比较生硬。这部元末明初的改作本子，也许与原本大异其面目。但他们的文笔却也许不会比近日发见的《三国志演义》原本（即弘治本）高明了多少①。这部《水浒传》的作者亦即为《三国志》作者罗

① 编者按：弘治本即下文的嘉靖本，原本有弘治甲寅庸愚子和嘉靖壬午修髯子两序，可知当刻于嘉靖。作者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中有考辩。

贯中氏。罗氏之为元末明初人，自近来发见了《龙虎风云会》一剧及弘治本《三国志演义》一书而已可确定。郎瑛《七修类稿》二十三："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亦说："《水浒传》，罗贯著。贯字贯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也是园书目》也著录："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这部二十卷本的旧本罗贯中《水浒传》，当不至于绝迹于人寰。《古今书刻》上著录："都察院：《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这部罗氏的《三国志演义》当即为近日所发见的嘉靖本。这本《三国志演义》现已发现，则罗氏的《水浒传》也总有一日会复现于世间的吧。这一部罗贯中原本的《水浒传》，据我们所悬想，其内容当有如下面的几则的可能：

（一）其文辞一定不会高过弘治本的《三国志演义》；其叙述描写，一定是很简率的。大约后来诸种简本的《水浒传》，如《英雄谱》本《水浒传》，如文杏堂评点三十卷本的《水浒传全本》，如万历时余氏刊本《新刊京本插增王庆田虎忠义水浒传》，如一百二十四回本的《水浒传》等，其中必有一部分是罗氏的原文。长篇小说的艺术的进步，是嘉靖以后的事。在此时之前，其文笔都是比较幼稚的。世所传的许多罗氏的著作，如《三国志演义》，如《五代残唐》，如《隋唐志传》等等，都可证明罗氏原本的《水浒传》一定不会高明了多少。据此，我们可以想见，罗氏的原本一定不会是后来诸种繁本的《水浒传》如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以及七十回本等的原本的。

（二）罗氏的原本一定只是分作二十卷，每卷又分作若干则，每则一个标目。且这个标题一定是单句的，决不会是分作一百回或一百二十回，也决不会具有对偶的回目。小说的分回与乎

回目的对偶，当起于嘉靖以后。原本《三国志》、《隋唐志传》、《残唐五代传》等都只是分则，不分回的。原本《水浒传》当然也不会违反此例。（五湖老人刊的三十卷本《水浒传》是分卷、分则不分回的，犹存古本之旧。）

（三）罗氏的原本，其故事实与今日流行的任何的简本、繁本大致相同。我们仔细的研究了几种本子的《水浒传》，无论其为繁本、简本、一百回本、一百十五回本或一百二十回本之后，我们便显然的可以看出，原本《水浒传》的结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除了金圣叹伪托的七十回的删本之外，其余的许多繁本、简本的《水浒传》，都只是在原本之上增加了些什么上去，但这些增加的痕迹却是异常的显明的。原本《水浒传》的结构，当系始于张天师祈禳瘟疫，然后叙王进、史进、鲁智深、林冲诸人的事，然后叙晁盖诸人智取生辰纲的事，然后叙宋江杀阎婆媳，武松打虎杀嫂，以及大闹江州，三打祝家庄的事，然后叙卢俊义的被赚上山，一百单八个好汉的齐聚于梁山泊，然后叙元宵夜闹东京，三败高太尉，以及全伙受招安的事。至此为止，原本与诸种繁本、简本的事实皆无大差别。此下，诸本或添征辽，或添征田虎、王庆，或并添征辽及征田虎、王庆，皆为原本之所无。原本当于“全伙受招安”之后，即直接征方腊的事。在征讨方腊的一役中，一百单八位好汉便陆续丧亡，十去七八。最后宋公明、卢俊义等衣锦还乡之后，却又为奸人所陷害，身丧于他们之手。这一段征方腊又是后来的一切《水浒传》的本子所同有的。我们看，这个原本的结构，原是一个很严密的盛水不漏的组织。就全部观之，确是一部很伟大的很完美的悲剧。其布局当如左图：



因为全书的布局是这样严密，每位英雄的身世结果都已安排好了，完全不能更动，做续书的人要插增几段故事进去，便觉非常困难，如要使这种“插增”成为“无缝的天衣”，却更为难中之难。所以那几位做“插增”《水浒》的人都感到左支右绌，无往而不露出大裂缝来，正如将水滴在油中，将泥涂在石上，任这样也不能搅在一块、打成一片的。这个大裂缝，最使我们看得出的便是：当梁山泊诸英雄出师征辽、征田虎、征王庆时，一百单八个好汉，虽受过许多风波，却一个也不曾伤折。其阵亡的，受害的，全都是一百单八个好汉以外的新附的诸将官。然而到了征方腊时，阵亡的却是梁山泊的兄弟们了。这岂不是明明白白的指示给我们看：梁山泊的许多英雄，原本已安排定或在征方腊时阵亡，或功成受害，或洁身归隐的了。其结局一点也不能移动，但是攻战又不能一无伤折，所以做“插增”《水浒传》的作者们只好请出许多别的将军们来以代替他们去伤折、阵亡，而留下他们来，依照着原本的结局以结束之。[1]不然，征辽及征田虎、王庆如是原本所有的话，则罗氏尽不妨将水浒英雄在这些战役中牺牲了几个，很可以不必将许多英雄都死在征方腊一役之中。更有一点可以看出来的，便是：无论任何的后来的本子，除了七十回的金删本

① 这种推测，我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已说得颇详。

不算，在“全伙受招安”以前的情节，都是相同的，“在张顺夜伏金山寺”以后的情节也都是相同的，只有中间的叙述征辽及田虎、王庆的一大段却是各本不同。这又足以看出这征辽、征田虎、征王庆的三宗大事，乃无疑的是后来的“插增”，而为原本之所无。象这样的一部《水浒传》原本，出现于元末明初，也恰恰的可以使我们知道所谓“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水浒传》，或罗贯中所改编的元人的《水浒传》，乃是与《宣和遗事》所叙的结局相同的。《宣和遗事》所叙的只有征方腊一事。大约当时流传于民间的也只有征方腊一事。所以施氏、罗氏便这样的照着南宋以来的传说将《水浒传》结束于征方腊，而并不于中别添什么“周折”，别添什么征辽或征王庆、田虎的波澜的。①

---

① 按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别无可考。罗氏之写上施耐庵“的本”，而自居于“编次”之列，也许不过如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写上“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一样而已；至多也不过如他之取材于《三国志平话》的关系而已。以罗氏为施氏的门人，乃始于胡应麟。胡氏在《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说：“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笑。”我们知道《水浒传》是很早的便有了民间传说的，所以胡氏的“擒贼招语”之说，是不可信的。他说：“《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笑。”不知罗氏的原本《水浒传》其文字正也是那样的“绝浅陋可笑”的。他的“门人”之说，别无旁证，恐亦系“想当然”的假设。金圣叹因为要表彰他的伪古本的七十回《水浒传》，便伪作施序于前，且断自七十回之后，为罗所续，极口诋罗，更为可笑。圣叹同时人周亮工在《书影》上便已反对此说，说他“不知何据”。其实象圣叹所评的七十回的《水浒传》，决不会是元人施耐庵之作，且连罗贯中之作也不是。在下文，我们便可知，他的七十回乃是取之嘉靖本的。嘉靖本之于施本至少已是三变的了。至于施作罗续之说，更为无根可笑。罗氏是取了施本改造的，并不是续的。“梁山泊英雄排位次”即金本的“梁山泊英雄惊噩梦”，此下的事实，是很早便已有了的，并不是始自施氏，也不是始自罗氏。罗续之说是绝对的无根的。其实罗氏之于施本，其工作是超出于“续”以上百倍的。他是“编次”，不是“续”。金氏之说，惑世已久，故一辨之。

（四）有“致语”冠于每卷（？）之首。“致语”即“致辞”或“楔子”。《宋文鉴》第一百三十二卷，载有宋祁、王珪、苏轼等教坊致语。《宋史·乐志》记教坊乐队之制，亦有乐工致辞，小儿队致辞，女弟子队致辞诸仪节。这些致语，与罗氏《水浒传》上的致语，未必是同物。但其置于最前，用以引起正文或正事的功用，却是一样的。罗氏“致语”，其内容似当与《京本通俗小说》、《古今小说》中诸短篇小说正文前的“得胜头回”，或今日弹词每回之前的“开篇”相同。这些“得胜头回”或“开篇”，或与本文完全无干，不过说说闲话，背背诗词，或与本文略有关系，或先引一小段与本文相同或相反的故事，用以引起正文，相映成趣。杨定见在他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书》的一条发凡上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周亮工的《书影》一，也说：“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谢无量的《平民文学两大作家》说：“略记某明人笔记（忘其书名及撰人名）云，少时听人说《水浒传》滩头，每竟半日，甚为可听。后郭本《水浒》引删去前段，殊觉可惜云云。”（页四十七）杨氏与周氏都没有见过罗氏原本，所以杨氏只作为相传，周氏却以为罗氏本是一百回的，每回有一个致语。周氏此语与事实略有不符，因为罗本本是没有“回”数的，更不会是一百回。但每卷有一个致语，却是可能的。有人以为，每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晓得弹词至今尚是每一回或每一卷有一个“开篇”的。马如飞的开篇且单行出版。《倭袍传》的许多开篇也较本文更为隽妙。为什么罗氏的书每卷（？）有“致语”便会是不可能的呢？

罗氏致语灯花婆婆一则今尚存于冯氏改本《平妖传》的卷

首。张无咎序冯本《平妖传》说："余昔日见武林旧刻本二十卷，开卷即胡员外逢画，突如其来。"可见《平妖传》上的灯花婆婆故事当是冯氏将郭氏《水浒》所删下的移过来用的。《也是园书目》著录的词话中，也有灯花婆婆的一个名目，不知是否与冯氏所引者相合。

五

到了嘉靖的时候，罗氏本的《水浒传》便有了一个绝大变动。这个时候有一部嘉靖本的《水浒传》出来，吞没了、压倒了罗本。这个嘉靖本的《水浒传》，乃是《水浒传》的最完美的一个本子，也是一切繁本《水浒传》① 的祖本。这个本子相传是武定侯郭勋家中所传出的。沈德符的《野获编》五说："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郭勋不止刻《水浒传》，尚有《英烈传》，相传也是他所作、所刻的。长篇小说到了这个时候，正是黄金时代的开始。《金瓶梅》、《西游记》、《封神传》与《西洋记》，也后此不久便出现。白话的技巧已臻于纯熟超隽之境。一切的叙写描状，都深邃而婉曲，精悍而活泼，真切而完美。我们看那末行文笨拙的一部《武王伐纣》会变成了一部那末活跃的《封神传》，便知象罗贯中那样的结构比较严密，叙写比较进步的《水浒传》，一定会被改造得更为可观的了。郭本（我们姑称此本为郭本）对于罗氏原本有几点可知的改造，虽然我们并没有见到郭勋

① 所谓繁本，盖即指如郭本之增润罗氏原本，放大为二三倍的篇幅的几个本子而言。又有简本，则指罗氏原本；未加放大，或依据原本而并不放大的几个本子而言。

的原本：

（一）郭本第一次将单语标目的“则”，改为第几回第几回，且取消了卷数，又加上了对偶的回目。每回必有二语。《三国志演义》之改为对偶的回目，始于毛宗岗本，《隋唐志传》之改为回目，始于褚人获本，《水浒传》之改回目，在诸书中可算是独早的了。小说回目之创，当始于此时。以其创始，故对偶尚未十分工整，如第二十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第七十二回：“燕青智扑擎天柱，李逵寿张乔坐衙”，都是不大对得准的。

（二）罗本于全伙受招安后，即接入征方腊。郭本则于受招安之后，征方腊之前，“插增”一段征辽的故事进去，并将全书定为一百回。杨定见刊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全书》的发凡说：“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杨氏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一语，前半句是谎话，后半句却是实情。郭勋的《水浒传》，只是在罗氏原本上加添了征辽一段。至于征田虎征王庆的事，却是郭氏所不及知，而为嘉靖以后的作者所“插增”的（详见下文）。杨氏之所以要编这个谎者，或者是：为的要表彰他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是古本，增入王庆、田虎二事也是原有的之故。换句话，他便是要保全他的征四寇的故事，不使读者生疑是后来的“插增”之故。或者他竟是完全不知有罗氏原本，而误以万历的余氏全本为罗氏原本的吧。我们在发凡同条里，见他所说的：“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二十回之繁而汰之者，皆失”诸语，便知道他所以要编造这个谎的心事了。但郭本为什么要编造征辽这一大段事，加入原本之中呢？有人说，这一段事原是旧有的，今本《水浒传》原是由几个流传于各地方的《水浒传》记并合而为一的。① 但这句话太没

有事实上的根据了，颇不可信。水浒故事，就其发展的历程看来，处处都可见其为由一个核心而放大了的，不是由几个中心扭合在一处而成了的（下文可见）。郭本产生在嘉靖的时候。我们如果看那时的时事，便可知郭勋（？）之编造征辽的故事，其原意与陈忱之作《后水浒传》，金人瑞之表彰七十回《水浒传》，俞万春之写《荡寇志》，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时代"的变化，使他们产生了这些故事的。嘉靖时代凡四十五年。我们只要看前三十几年的大事，便可知当时的时势是并不怎么乐观的：

三年正月，朵颜入寇。

六年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七年十月，土鲁藩入寇。

十二年十二月，吉囊入辽。

十四年三月，辽东军乱。

十六年六月，吉囊入寇。

二十一年六月，俺答入寇山西。

二十二年八月，俺答犯延绥。十月，朵颜入寇。

二十五年九月，俺答侵宁夏。

二十七年八月，俺答犯大同。

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入寇。七月，倭寇侵浙东。九月，朵颜犯辽东。

二十九年八月，俺答逼京师。

三十年十一月，俺答犯大同。

三十一年四月，倭寇侵浙江。

三十二年七月，俺答大举入寇。

---

① 见李玄伯重印《百回本水浒传》卷首《读水浒传》。他说，《水浒》由四个"传"并合而为一。

三十四年七月，倭寇犯南京。

在这三十几年中前半是蒙古人的犯边，后半是倭寇的侵入东南诸省。当时吏治的腐败，军兵的无用，在在都足以使人愤慨。郭本作于此时，自然会有心想到要草莽英雄来打平强邻的了。但郭勋死于嘉靖二十八年。此本则似作于三十年以后。盖所谓传自“武定侯府”诸语，本不是指此本为郭勋所自作的。也许是作书者借郭勋或郭府以自重而已。

加上了征辽的故事之后，《水浒传》之结构便成了左图的样子：



（三）郭本最大的好处，并不在改换回目，“插增”征辽诸点，而实在于他将罗本的《水浒传》又改造得进步了不少。在今本的许多《水浒传》中，郭本乃是一个最完美的定本。无论杨定见也好，李卓吾也好，金圣叹也好，都不能在他的一百回之中再有些什么润饰、加工。至多只不过改换几个字眼儿而已。金氏七十回本，当然是截取了他的前七十一回的（金氏将郭本第一回改作楔子，不计回数，故只有七十回）。即杨氏刊的一百二十回本，也只是插增他所改写的征田虎、征王庆的二十回而已，其余一百回，仍是郭氏的原文。我们拿她与一百回本对读一下，便可以说，原来的那一百回，是一点也没有变动。至于所称为李卓吾批

评的一百回本《水浒传》，则更是全本郭氏，无所改动的了。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部锺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也是一百回，与李氏的百回本完全无异。这都可证明郭本至今仍是完完整整的在于人间，虽然我们没有见到他的原刻本。① 这一百回的郭本《水浒传》，与罗氏的原本是大差其面目的。他将罗氏本的文句完全加以改造，润饰。浅的改之为深；陋的改之为雅；拙的改之为精妙；粗笨的改之为隽美；直率的改之为婉曲。特别是在遣辞用句上，几乎和罗本完全改观。我们如果取任何一部简本来，与郭本一对读，便可知郭本的艺术是如何的进步。他直将一部不大有情致的《水浒传》改成一部生龙活虎似的大名作了。这位改作者的功绩，实较冯梦龙之改《平妖》，改《列国》，褚人获之改《隋唐》为更伟大。假如《水浒传》没有这位大作家的改作，则其运命其声价也不过止于《三国志演义》而已，决不会够得上第一流的伟大作品之列的。胡应麟说："《水浒》，余尝以拟《琵琶》，谓皆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耳。述情叙事，针工密致，亦滑稽之雄也。"又说："世但知其形容曲尽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这些赞语当系指着郭本而说的。他接着又慨叹于简本的不佳："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他所称的简本，当然指的是罗氏原本或坊间翻刊本。所谓"简本"，当然不是坊贾刊落，而是原本如此。然据此，可见文人学士们对于郭本是如何的倾倒了。现在将郭本的几段与简本的几段，比较如下：

① 北平李玄伯氏重刊的一百回本《水浒传》，据他自己说乃是郭氏的原本（新安刊的）。

郑屠正在门前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一声郑屠。郑屠慌忙出柜唱喏。便教请坐。鲁达曰："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郑屠叫使头快选好的切十斤去。鲁达曰："要你自家切。"郑屠曰："小人便自切。"遂选了十斤精肉，细细的切做臊子。那小二正来郑屠家报知金老之事，却见鲁达坐在肉案门边，不敢进前，远远立在屋檐下。郑屠切了肉，用荷叶包了。鲁达曰："再要十斤都是肥肉，也要切做臊子。"郑屠曰："小人便切。"又选十斤肥的，也切做臊子。亦把荷叶包了。鲁达曰："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剁作臊子。"郑屠笑曰："却是来消遣我。"鲁达听罢，跳将起来，睁眼看着郑屠曰："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肉臊子，劈面打去。郑

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声："郑屠！"郑屠看时，见是鲁提辖，慌忙出柜身来唱喏道："提辖恕罪。"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提辖请坐。"鲁达坐下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郑屠道："使头，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鲁提辖道："不要那等腌臜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道："说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细细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不敢拢来，只得远远的立住在房檐下望。这郑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用荷叶包了道："提辖，教人送去？"鲁达道："送甚么，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郑屠道："却才精的，怕府里要裹馄饨，肥的臊子何用？"鲁达睁着眼道："相公钧旨分付洒家，谁敢问他？"郑屠道："是合用的东西，小人切便了。"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也细细的切做臊子，把荷叶来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饭罢时候。那店小二那里敢过来。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来。郑屠道："着人与提辖拿了，送将府里去？"鲁达道："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听罢，跳将起来，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睁着眼看着郑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一阵的肉雨。郑屠大怒，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

居大怒，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尖刀，跳将出来，就要揪鲁达，被鲁达就势按住了刀，望小腹上只一脚，踢倒了。便踏住胸前，提起拳头看看郑屠曰："酒家始从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因何强骗了金翠莲？"只一拳，正打中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一边。郑屠挣不起来，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曰："你还敢应口！"望眼睛眉梢上又打一拳，打得眼珠突出。两傍看的人，惧怕不敢向前，又打一拳，太阳上正著。只见郑屠挺在地上，渐渐没气。鲁达寻思曰："俺只要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脱身便走，假意回头指着郑屠曰："你诈死，酒家慢慢和你理会。"

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那个敢向前来劝。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惊得呆了。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看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便饶了你，你如今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动弹不得。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

大踏步去了。街坊邻舍，知他利害，谁敢拦他。

（一百十五回本第三回）

却说武松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见一个酒店。下写着“三碗不过冈”。武松入店坐下，叫主人快把酒来吃。只见店主把三碗酒并熟肉一斤放在武松面前，连筛三碗酒。武松都吃了。又叫曰：“主人怎的不来筛？”酒家曰：“客官，招牌上写道三碗不过冈。”武松曰：“这是怎么说？”酒家曰：“这酒但凡客人吃了三碗，便醉了，过不得山冈。”武松笑曰：“我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曰：“我这酒叫做出门倒。初入口时香美，少刻时便醉。”武松曰：“休胡说，你再筛三碗来我吃。”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又筛三碗。武松曰：“虽然好酒，

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街坊邻舍并郑屠的火家，谁敢向前来拦他。鲁提辖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

（一百回本第三回）

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此去离县治还远，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武松入到里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来吃。”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一双箸，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满满筛一碗酒来。武松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这酒好生有气力！主人家，有饱肚的，买些吃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三二斤来吃酒。”店家去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盘子，将来放在武松面前，随即再筛一碗酒，武松吃了道：“好酒！”又筛下一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来筛。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来筛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来。”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来。”酒家道：“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便问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卖酒与我吃？”酒家道：“客官你须见我门前招旗上面明明写道：‘三碗不过冈’。”武松道：“怎地唤做‘三碗不过冈’？”酒家道：“俺家的酒虽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因此唤做‘三碗不过冈’，若是过往客人到此，只吃三碗，更不

吃得口滑。"还了酒钱，绰起稍棒，出门便走。酒家赶来，叫曰："客官且停住，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虎，天晚出来伤人，官司榜文晓谕。往来结伙成队，于巳、午、未三个时过冈。其余时辰，不许过冈。你莫送了性命。不如在我店里歇罢。"武松笑曰："景阳冈上，我走过二三十遭，何曾见说有大虫。你留我店里歇，半夜要谋我的财么？"店主曰："我是一片好心反成恶意。你不信我说，随你出去。"这武松大步走上景阳冈。见一大树，去一片板上写着："此冈上大虫伤人，但有过往客商，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伙过冈，请勿自误。"武松看了，笑曰："这店家惊吓客人的话，留在他店中歇宿。"挺着稍棒，便上冈子来。见所山神庙，门上贴着榜文。武松读下，方知端的

再问。"武松笑道："原来恁地。我却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这酒，叫做'透瓶香'，又唤做'出门倒'，初入口时醇醲好吃，少刻时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说！没地不还你钱，再筛三碗来我吃！"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又筛三碗。武松吃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吃一碗还你一碗钱，只顾筛来。"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饮，这酒端的要醉倒人，没药医！"武松道："休得胡鸟说！便是你使蒙汗药在里面我也有鼻子。"酒店家被他发话不过，一连又筛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来吃。"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筛了三碗酒。武松吃得口滑，只顾要吃，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叫道："主人家，你且来看我银子，还你酒肉钱彀么？"酒家看了道："有余！还有些贴钱与你。"武松道："不要你贴钱，只将酒来筛。"酒家道："客官，你要吃酒时，还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吃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时，你尽数筛将来。"酒家道："你这条长汉，倘或醉倒了时，怎扶得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汉！"酒家那里肯将酒来筛。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爷性发，通教你屋里粉碎；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酒家道："这厮醉了，休惹他。"再筛了六碗酒，与武松吃了。前后共吃了十八碗，绰了哨棒，立起身来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门前来笑道："却不说'三碗不过冈'！"手提哨棒便走。酒家赶出来叫道："客官那里去？"武松立住了问道："叫我做甚么？我又不少你酒钱，唤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来我家，看官司榜文。"武松道："甚么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阳冈

有虎。欲待回店，又怕店主耻笑。且奔上冈子去。见一块青石，把稍棒立在一边，番身欲睡。只见一阵狂风过后，树后大吼一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武松见了，从青石上番身下来，拿起稍棒。那大虫把两只爪罗按一按，望着武松，从半空扑将下来。武松见大虫扑来，却闪在大虫背后。但是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将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再吼一声，兜将回来。武松双手举起稍棒，打将下去，手脚慌了，却打在枯树上，把稍棒折做两断。那大虫咆哮，翻身又扑将来。武松跳在一边，两手就势把大虫两耳揪住，把右脚望大虫眼睛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扒起两脚，爬泥做一土坑。武松把大虫尽力按下坑去，提起拳头，打得大虫口鼻

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二三十条大汉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猎户擒捉发落。冈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来客人结伙成队，于巳、午、未三个时辰过冈，其余寅、卯、申、酉、戌、亥六个时辰不许过冈，更兼单身客人务要等伴结伙而过。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时分，我见你走都不问人，枉送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间歇了，等明日慢慢凑得三二十人，一齐好过冈子。”武松听了，笑道：“我是清河县人氏，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见说有大虫？你休说这般鸟话来吓我。便有大虫，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时，进来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鸟做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我？”酒家道：“你看么，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恶意，倒落得你怎地，你不信我时，请尊便自行。”一面说，一面摇着头自进店里去了。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过景阳冈来。约行了四五里路，来到冈子下见一大树，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写两行字。武松也颇识几字，抬头看时，上面写道：“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但有过往客商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冈。请勿自误。”武松看了，笑道：“这是酒家诡诈，惊吓那等客人，便去那厮家里宿歇。我却怕甚么鸟！”横拖着哨棒便上冈子来。那时已有申牌时分，这轮红日，厌厌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兴，只管走上冈子来。走不到半里多路，见一个败落的山神庙，行到庙前，见这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读时，上面写道：

阳谷县示：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近来伤害人命，见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

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甚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便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将哨棒绾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冈子来。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说道："那得甚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发作，焦热起来。一只手提着哨棒，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震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翦。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三翦，三般捉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翦不着，再吼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轮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

迸出鲜血，打死在地。有篇古风，单道景阳冈武松打虎。诗曰：

景阳山头风正狂，
万里阴云霾日光。
焰焰满山枫叶赤，
纷纷遍地草芽黄。
触目晚霞挂林薮，
侵人冷露满穹苍。
忽闻一声霹雳响，
山陽飞出兽中王。
昂头踊跃逞牙爪，
谷口麋鹿皆奔忙。
卞庄见后魂魄散，
存孝遇时心胆强。
清河壮士酒未醒，
忽在冈头偶相遇。
上下寻人虎饥饿，
撞着咆哮来扑人。

虎来扑人似山倒，
人去迎虎如岩倾。
臂腕落时似飞炮，
爪牙爬处成泥坑。
拳头脚尖如雨点，
淋漓两手鲜血染。
近看千钧势未强，
远观八面威风敛。
身横野草铺班锁，
紧闭双睛光不闪。

那景阳冈下猛虎，却被武松打得动弹不得。武松放了手。只怕大虫不死，又打了一回。大虫死了。武松曰："且拖这大虫下冈去。"伸手来拖，那里拖得动。武松力倦，再来石上坐。寻思曰："天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个大虫来，怎斗得他过！"且下冈来。只见树林中钻出两个大虫来。武松曰："我命

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前面。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胞搭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被武松尽气力捺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爬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捺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更动弹不得，只剩口里兀自气喘。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眼见气都没了，方才丢了棒，寻思道："我就地拖得这死大虫下冈子去！"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那里提得动。原来尽了气力，手足都苏软了。武松再来青石上坐了半歇，寻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只大虫来时，却怎地斗得他过？且挣扎下冈子去，明早却来理会。"就石头边寻了毡笠儿，转过乱树林，一步步捱下冈子来。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见枯草中，又钻出两只大虫来。武松道："阿呀！我今番罢了！"只见那两只大虫，在黑影里直立起来。武松定睛看时，却是两个人，把虎皮缝做衣裳，紧紧绷在身上，手里各拿着一条五股叉。见了武松，吃了惊道："你——你——你——吃了㺀狂心，豹子肝，狮子腿，胆倒包着身躯，如何敢独自一个，昏黑将夜，又没器械，走过冈子来！你——你——你——是人？是鬼？"武松

合休。"再细看时，却是两个人，把虎皮缝作衣裳，穿在身上。那两人见了武松，惊曰："这人好大胆，如何独自半夜，又没器械，敢过冈来。"武松曰："你两个是谁？"其人曰："我等是本处猎户。因这景阳冈上有只大虫，夜夜出来伤人。本县知县，着落我等捕捉。正在这里埋伏。你曾见大虫么？"武松曰："我是清河县人氏，姓武名松，恰才冈上撞见大虫，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两人不信。武松曰："你们不信，只看身上血迹。"猎户问："被你怎的打死了？"武松将大虫事说了一遍。两个猎户，点起火把，聚集多人，跟武松上冈来。看见大虫死做一堆。众人把大虫抬下冈来，却请武松到里正家。

（一百十五回本第二十二回）

道："你两个是甚么人？"那两人道："我们是本处猎户。"武松道："你们上岭来做甚么？"两个猎户失惊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阳冈上，有一只极大的大虫，夜夜出来伤人。只我们猎户，也折了七八个。过往客人，不记其数，都被这畜生吃了。本县知县，着落当乡里正和我们猎户人等捕捉。那业畜势大难近，谁敢向前，我们为他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该我们两个捕猎，和十数个乡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窝弓药箭等他。正在这里埋伏，却见你大剌剌地从冈子上走将下来，我两个吃了一惊。你却正是甚人！曾见大虫么？"武松道："我是清河县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却才冈子上乱树林边，正撞见那大虫，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两个猎户听得痴呆了，说道："怕没这话！"武松道："你不信时，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迹。"两个道："怎地打来？"武松把那打大虫的本事，再说了一遍。两个猎户听了，又喜又惊，叫拢那十个乡夫来。只见这十个乡夫，都拿着钢叉、踏弩、刀、枪，随即拢来。武松问道："他们众人如何不随你两个上山？"猎户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们如何敢上来？"一伙十数个人都在面前。两个猎户，叫武松把打大虫的事说向众人。众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众人不信时，我和你去看便了。"众人身边都有火刀、火石，随即发出火来，点起五七个火把。众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冈子来，看见那大虫做一堆儿死在那里。众见了大喜，先叫一个去报知本县里正并该管上户。这里五七个乡夫，自把大虫缚了，抬下冈子来。到得岭下，早有七八十家，都哄将来，先把死大虫抬在前面，将一乘兜轿，抬了武松，径投本处一个上户家来。

（郭本第二十三回）

就这所引的两段看来，我们已可充分的知道，郭本之改进旧本，其隽妙正复在："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这是黄金时代以前的长篇小说所决不能臻及之境。只有在这个嘉靖时代，《水浒传》才能达到了这个顶点。《水浒传》的伟大，只是郭本的伟大；《水浒传》之光荣，也只是郭本的光荣。罗氏原本，仅不过是一部象《三国志演义》似的英雄传奇而已。使之精神焕发，逸趣横生，完全改了旧观的，却是郭本。所以郭本的出现，是《水浒传》演化过程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有郭本，《水浒传》才会奴视《三国》，高出《隋唐》，无郭本，则《水浒传》不过终于《三国》、《隋唐》之境地而已。郭本的作者，其重要不下于《封神传》的作者许仲琳，《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而"画鬼容易画人难"，郭本的作者，其技术正当高出于许、吴百倍呢。

（四）但郭氏对于罗氏原本颇有删节的地方。其最为人所惋惜的，便是罗氏的"致语"。这些致语，有灯花婆婆等故事。灯花婆婆今尚见存于冯氏改本的《平妖传》第一回（详见上文）。其他致语，则不可问了。

自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出现之后，郭本七十一回之后的本文，便几为世人所忘。三百年来，世人仅得读圣叹所删的前部七十一回。其后半的二十九回，不必说读者不多，即知之者亦少。圣叹更以倒黑为白，指鹿为马的横暴无比的批评手段，硬派这二十九回的文字是"续本"，是"恶札"。但这二十九回的《水浒》果真是"恶札"么？元夜闹东京的（七十二回）一段又何尝不及闹江州？"分金大买市"（八十二回）与"滴泪斩小卒"（八十三回）二回，其意境更是前半部所全未写及的。最后的一回，"神聚（一作显）蓼儿洼"更极凄凉悲壮之至，令人不忍卒读。有了这一回，全书便更显得伟大了。全书本是一部英雄传奇，有了这一

回，却无意中成就为一部大悲剧了。我们试读下面的几句总结的诗：

莫把行藏怨老天，韩彭赤族已堪怜。
一心报国摧锋日，百战擒辽破腊年，
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
…………

这最后的一小段，见的人恐怕不多。坊间翻印的《后水浒》只是从简本上剪节下来的。今仍将郭氏百回本中一段文字，与百十五回简本的同节并录于下：

宋江自饮御酒之后，觉道心腹疼痛，想被下药在酒里。急令人打听那使臣，于路驿中却又饮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计。乃叹曰："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欺心之事。今日天子听信谗佞，赐我药酒，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见在润州。他若闻知朝廷行此意，必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忠义坏了。"连夜差人往润州，唤取逵刻日到楚州。且说李逵到润州为都统制，只是闷倦，与众终日饮酒。听得楚州差人到来有请，李逵曰："哥哥取我，必有话说。"便同来人下船，直到楚州，拜见。宋江曰："兄弟，我等自从分散之后，日夜只是想念众人。只有贤弟在润州较近，特请你来商议一件大事。"李逵曰："甚么大事？"宋江曰："你且饮酒。"宋江请进后所，

宋江自饮御酒之后，觉道肚腹疼痛，心中疑虑，想被下药在酒里。却自急令从人打听那来使时，于路馆驿，却又饮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计，必是贼臣们下了药酒，乃叹曰："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轻信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见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别有商议。且说李逵自到润州为都统制，只是心中闷倦，与众终日饮酒，只爱贪杯。听得宋江差人到来有请，李逵道："哥哥取我必有话说。"便同干人下了船，直到楚州，径入州治。拜见宋江罢。宋江道："兄弟，自从分散之后，日夜只是想念众人。吴用军师，武胜军又远。花知寨在应天府，又不知消耗。只有兄弟在润州镇江较近，特请你来商量一件大事。"李逵道："哥哥，甚么大事？"宋江道："你且饮酒。"宋江请进后厅，见成杯盘，随即管待李逵吃了半晌酒食。将至半酣，宋江便道："贤弟不知，我听得朝廷差人赍药酒来赐与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宋江道："兄弟，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道："我镇江有三千军马，哥哥这里楚州军马，尽点起来，并这百姓，都尽数起去，并气力招军买马杀将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强似在这奸臣们手下受气。"宋江道："兄弟且慢着，再有计较。"原来那接风酒内已下了慢药。当夜李逵饮酒了，次日具舟相送。李逵道："哥哥几时起义兵，我那

款待李逵吃了半晌酒食。宋江曰："贤弟，我听得朝廷差人赍药酒来赐与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反了罢！"宋江曰："军马都没了，兄弟们又各自分散了，如何反得？"李逵曰："我镇江有三千军马，哥哥楚州军马，尽点起来，再上梁山泊，强在这里受气。"宋江曰："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我死后，恐你造反，坏了我忠义之名，因此请你来相见一面。酒中已与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和你阴魂相聚。"言讫，泪如雨下。李逵亦垂泪曰："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言毕，便觉身体有些沉重，流泪拜别公明，回到润州，果然药发。李逵临死，分付从人："将我灵柩去楚州南门外蓼

里也起军来接应。"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吾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我死之后，尸首定葬于此处。我已看定了也。"言讫，堕泪如雨，李逵见说，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言讫泪下，便觉道身体有些沉重。当时洒泪拜别了宋江下船。回到润州，果然药发身死。李逵临死之时，嘱咐从人："我死了，可千万将我灵柩去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和哥哥一处埋葬。"嘱罢而死。从人置备棺椁盛贮，不负其言，扶柩而往。再说宋江自从与李逵别后，心中伤感，思念吴用、花荣不得会面。是夜药发，临危嘱咐从人亲随之辈："可依我言，将我灵柩，安葬此间南门外蓼儿洼高原深处。必报你众人之德。乞依我嘱。"言讫而逝。宋江从人置备棺椁，依礼殡葬。楚州官吏，听从其言，不负遗嘱。当与亲随人从，本州吏胥老幼，扶宋公明灵柩葬于蓼儿洼。数日之后，李逵灵柩亦从润州到来，葬于宋江墓侧，不在话下。且说宋清在家患病。闻知家人回家报说哥哥宋江已故在楚州。病在郓城，不能前来津送。后又闻说葬于本州南门外蓼儿洼，只令得家人到来祭祀，看视坟墓，修筑完备，回复宋清，不在话下。却说武胜军承

儿洼，与哥哥一处埋葬。”从人不负其言，扶柩而往。宋江自与李逵别后，心中伤感，思念吴用、花荣不得会面。是夜药发，嘱咐亲随之人：“将我灵柩殡葬南门外蓼儿洼高原深处，休负吾志。”言讫而逝。州人备棺椁，依礼殡葬楚州蓼儿洼。数日之后，李逵灵柩亦从润州到，葬于宋江墓侧。有诗为证：

宋江饮毒已知情，
恐坏忠良水浒名。
便约李逵同一死，
蓼儿洼里起佳城。

且说宋清在家患病，闻知家人报说哥哥在楚州病故，葬于蓼儿洼，只得令家到来祭祀。却说武胜军承宣使吴用，自到之后，每每思念宋公明。忽一夜，梦见宋江、李逵扯住衣服，说曰：“军师，我等以忠义为主，不曾有负朝廷。今赐饮药酒身亡，已葬于楚州蓼儿洼。军师若念旧日交情，可到坟茔看视一遭为感。”要问备细，忽然觉来，乃是一梦。吴用泪如雨下。坐至天明，径往楚州来，宋江果已死。吴用安排祭仪，到蓼儿洼坟前哭祭曰：“仁兄今日既为国家而死，托梦与我，兄弟无以报答，

宣使军师吴用，自到任之后，常常心中不乐，每每思念宋公明相爱之心。忽一日，心情恍惚，寝寐不安。至夜梦见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服说道：“军师，我等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于心不曾负了天子。今朝廷赐饮药酒，我死无辜。身亡之后，见已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深处。军师若想旧日之交情，可到坟墓亲来看视一遭。”吴用要知备细。撒然觉来，乃是南柯一梦。吴用泪如雨下，坐而待旦。得了此梦，寝食不安。次日，便收拾行李，径往楚州来。不带从人，独自奔来。前至楚州，果然宋江已死，只闻彼处人民无不嗟叹。吴用安排祭仪直至南门外蓼儿洼。寻到坟茔，置祭宋公明、李逵，就于墓前，以手掴其坟冢，哭道：“仁兄英灵不昧，乞为昭鉴。吴用是一村中学究。始随晁盖，后遇仁兄，救护一命，坐享荣华。到今数十余载，皆赖兄之德。今日既为国家而死，托梦显灵与我，兄弟无以报答，愿得将此良梦，与仁兄同会于九泉之下。”言罢痛哭。正欲自缢，只见花荣从船上飞奔到于墓前，见了吴用，各吃一惊，吴学究便问道：“贤弟在应天府为官，缘何得知宋兄长已丧？”花荣道：“兄弟自从分散到任之后，无日身心得安，常想念众兄之情，因夜得一异梦，梦见宋公明哥哥和李逵前来，扯住小弟，诉朝廷赐饮药酒鸩死，见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高原之上。兄弟如不弃旧，可到坟前，看望一遭。因此小弟掷了家间，不避驱驰，星夜到此。”吴用道：“我得异梦，亦是如此，与贤弟无异。因此而来，看探坟所。今得贤弟到此最好。吴用心中想念宋公明恩义难舍，交情难报，正欲就此处自缢而死。魂魄与

愿与仁兄同会于九泉之下。”言罢痛哭，正欲自缢。只见花荣从舡上飞奔到墓前，见了吴用各吃一惊，吴用曰：“贤弟在应天府为官，缘何到此？”花荣将梦中之事说了，与吴用相同，因此星夜到此。吴用曰：“我得一梦，亦是如此。因来探看坟所。想念宋公明恩义难舍，正欲就于此处自缢，魂魄与仁兄同聚一处。”花荣曰：“军师既有此心，小弟便当随之，亦与仁兄全尽忠义，乃死而安处也。”有诗为证：

红蓼洼中客梦长，
花荣吴用苦悲伤。
一时义烈想思契，
封树高悬两命亡。

吴用曰：“我今身又无家，死却何妨。你有幼子娇妻，使其何依？”花荣曰：“此事不妨，自有囊箧，足以度日。妻室之家，亦是有人料理。”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而死，舡上从人，久等本官不出，都到坟前看时，只见两人自缢身死，急忙报与本州官僚，置备棺椁，葬于宋江墓侧。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建立祠堂，四时享祭，里人祈祷，无不感应。

（一百十五回本第一百十五回）

仁兄同聚一处，身后之事托与贤弟。”花荣道：“军师既有此心，小弟便当随从，亦与仁兄同归一处。”似此真乃死生契合者，有诗为证：

红蓼洼中托梦长，花荣吴用各悲伤，
一腔义血元同色，岂忍田横独丧亡。

吴用道：“我指望贤弟看见我死之后，葬我于此，你如何也行此事？”花荣道：“小弟寻思宋兄长仁义难舍，思念难忘。我等在梁山泊时，已是大罪之人，幸然不死，感得天子赦罪招安，北讨南征，建立功勋。今已姓扬名显，天下皆闻。朝廷既已生疑，必然来寻风流罪过。倘若被他奸谋所施，误受刑戮，那时悔之无及，如今随仁兄同死于黄泉，也留得个清名于世，尸必归坟矣。”吴用道：“贤弟，你听我说。我已单身，又无家眷，死却何妨，你今见幼子娇妻，使其何依？”花荣道：“此事不妨，自有囊箧，足以糊口，妻室之家，亦自有人料理。”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船上从人，久等不见本官出来，都到坟前看时，只见吴用、花荣自缢身死，慌忙报与本州官僚，置备棺椁，葬于蓼儿洼宋江墓侧，宛然东西四丘。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义两全，定立祠堂，四时享祭。里人祈祷，无不感应。

（郭本第一百回）

郭本的著者(我们应该说他是著者)是谁呢？是郭勋他自己呢，还是别的人？《野获编》仅说："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并不说是他所著的。郭勋死于嘉靖二十八年，此书则似当作于嘉靖三十年后，很难说是他著的。《野获编》又说："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按汪太函即汪道昆，字伯玉，徽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曾著《大雅堂杂剧》四种(即《洛神记》、《五湖记》等)，或这部郭本即出之于他的手笔。然《洛神记》诸作中的白话，与《水浒传》的白话却全不相类，决非出之于一人的笔下。可惜我们不能得到郭氏原本，或见到"天都外臣"的原序，使我们对于这部伟大的名著的作者得以有一个确切的证实。而郭氏所作的《英烈传》，我们现在也不能得到。不然，倒也可以有一个旁证(万历刻本《英烈传》题着徐渭作)。象这样伟大的一部名著，我们却不能确切的知道其作者，真是小说史上一件很可遗憾的事。

六

但郭本虽是一部伟大的改作，为文人学士们所倾倒赞赏，一般的民众却并不很能欣赏其好处。罗氏原本的《水浒传》并未因之而遇到了没落的运命。正如《南宋志传》出，而《飞龙传》也不能消灭，《隋唐演义》出，而《说唐传》也仍在流行着一样。有好些坊贾仍在翻印或增改罗氏的原本出售。民众的欣赏力原是这样的，他们只知道"欣赏奇奇怪怪，惊心动魄的故事"，却无暇去注意去留恋什么"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这许多坊刻本，并不敢将原本文句多所更动。但也有些"斗方名士"，"失志文人"，却每每要自逞聪明，或作"插增"的工作，或采取"郭本"的征辽故事，

以增补改进"原本"，于是这些"简本"便有了好几种不同的式样。因了这些不同的式样，我们倒可以看出原本的一部分的真相来。胡应麟以为"简本"《水浒传》系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周亮工《书影》也以为："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刊落者。"（按周氏所指书坊所刊落的系"此书每回前"的楔子。）但事实上并不如此。书坊贾人，对于些少的删节是敢于从事的。至于如上文所举的二段，鲁达打死镇关西与武松打虎，一百十五回的坊本，竟与郭本相差两三倍之多，却决不是他们所能所敢动手删改的。且在文字上看来，我们也决不信一百十五回的文字是会由郭本删成的。鲁迅先生说："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中国小说史略》页一四八）这句话很对。我们仔细看上文所引的几段，便可知简本决不是繁本删节了的。坊贾们的能事，往往不在于"删"而在于"增"。一部可以销行的书，他们往往是要一续再续三续，……《济公传》与《彭公案》之三十余续而尚未已，便是一例。建阳坊本，本不删削原文，如他们所出版的《三国志演义》等都与原本无二，当然不会独对《水浒》加以刊削的了。这些简本，所增的便是田虎、王庆二大段。这二大段的文字不仅与全书不称，且与征辽一段也不称。鄙俚无文，荒唐不经，正是民间"斗方名士"笔下出品的本色。但这些简本，有时却也受了郭本的影响而将他们的散漫的标目改为对偶的回目（当然是用郭本的），将"卷"与"则"改为第几回。甚且也有采取了郭本的一部分文字而加入简本之中的。因为这种简本改编的人不一，所以回数往往参差。这些简本，今所知者约有左列的几种：

(一)《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残本，存第二十卷全卷，及第二十一卷的半卷。万历间书林余氏双峰堂刊本。全书大约有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左右。上半页是图，下半页是文字；与余氏所刊的《三国志传》及《四游记》同。

(二)《李卓吾原评忠义水浒全传》，宝翰楼刊本。凡三十卷，无回目，每则各有单句的标目。有五湖老人的序。

(三)《忠义水浒传》，一百十五回，二十卷，坊刻本，与《三国志》合称《英雄谱》。有崇祯间熊飞的序。

(四)同上《英雄谱》本，仅一百十回，日本有传本。

(五)一百二十四回本，光绪间坊间重刊。

在这些本子之中，节目删并不一，故有的是一百十五回，有的是一百二十四回，有的是一百十回，有的是三十卷，有的是二十卷，有的是二十余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所在，即全都是全本的《水浒传》。所谓全本，即是：于罗本之外加上征辽、征王庆、征田虎的三大段故事的。这些本子，可以说是最完全的本子，因为包括了所有后起的故事都在内。这也是坊本用以号召读者的一面重要的幌子。五湖老人在三十卷的李卓吾评本的序上，便曾说过："余近岁得《水浒》正本一集，较旧刻颇精简可嗜。而其映合关生，倍有深情，开示良剂(？)。因与同社略商其丹铅而佐以评语。名山久藏之书，当与宇宙共之。今而后，安知全本显而赝本不晦，全本行而繁本不止乎？"五湖老人所说的"旧刻"、"赝本"、"繁本"都是指的郭本。三十卷本包括了征辽及征田虎、王庆，故他说是"全本"。这些全本的布局都如左表：



这些全本与罗本及郭本不同之点，在于其顶点已移到“全伙受招安”，而不在于“梁山泊英雄排位次”。在这些全本之中，最先出现的最重要的乃是《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这一部书的出现是极重要的事实。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其版式与余氏双峰堂所刊的《三国志传》完全相同，上格为图，下格为文字，（这是一个很古的版式，宋本《列女传》是如此，元本《评话五种》也是如此。）纸张也是相同的，可证其为同一的刊本。《三国志传》题着“书坊、仰止余象乌批评，书林、文台余象斗绣梓。”余象乌不知何人，余象斗则为编《四游记》中的《华光天王传》及《玄武出身志传》者。当时余家所刊的书籍，流行遍天下。余象斗所编的《三台学韵》、《诗林正宗》至今也还有翻刻本。余氏刻书的时代是万历之间（《三国志传》刊于万历壬辰，《诗林正宗》刊于万历庚子），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想亦出于这个时候。此书以“插增田虎王庆”为号召，且见之于标题，可见这两大段的故事是到了余氏方才“插增”进去的。这两段故事，在万历之前，全不见于《水浒传》中。余氏大约因为读者喜欢《水浒》的多，所以特别的自编了这两大套的水浒故事进去，以示别于他本。这一个“全本”一出版，便要推翻了一切的以前出版的罗氏本、郭氏本。“水浒故事”的演变，至此始宣告完成。自此以后，坊间所出版的《水浒》便无一不以“全本”为号召。杨定见

在繁本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上，且有意的或误解的以为郭武定本，即旧本，言“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照他之意乃竟以郭本为“不全本”。所以他自己编著繁本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时，便将余氏所“插增”的王、田二大段也加以敷演而“插增”了进去。这可见余氏本的势力是如何的大。余氏本，我所见者，可惜是残本，假定得到了全书，一定可以使我们更明白他所以要“插增”王、田二大段的用意的。这个第一部的“全本”乃是后来各简本的“祖本”。凡简本叙到田虎、王庆两大段的故事时，便直抄这一个本子，没有什么增删。如一百十五回的《英雄谱》本，其中叙王庆的一段，便与余氏本完全相同，所差者不过几个字而已。余象斗本的内容，可知者有五：

（一）以插增田虎、王庆二大段的故事为号召。田、王故事大约是他自己的手笔。其俚拙不经，充满了民间故事的浑朴之处，正足以表见这是第一次的出之于“斗方名士”之手的。余氏的其他著作，如《华光天王传》（《南游记》），如《玄武大帝出身传》（《北游记》），也都是如此的粗枝大叶，浑朴无伦。虽勇于创作，而描写的技术实在不够。

（二）改了罗氏原本的分卷分则的格式，而变为回目。这显然是受着郭本的影响的。

（三）从郭氏繁本中取出征辽的一段来，加以删节，并入罗氏原本中。其所以少加删节者，盖欲全书文字相称之故。

（四）除了插增征辽及田虎、王庆故事，以及改“则”“卷”为“回”之外，其余的内容文字与罗氏原本大概是相同的。余氏刻书颇为谨慎，对于旧本，妄改妄删之处极少。我们读他刊刻的《三国志传》便知。他同时人周曰校等刊行罗氏原本《三国演义》

多加释义，而他则一仍旧贯，别无变动。即文字上有更改几个字之处，也是不多的。他的刊刻《水浒》当然亦同此例。可惜我们不能得到余氏的全本，以证实此说。

（五）但也有可能的，他在刊印此书的时候，曾经偶然采取郭本的长处过，特别是原本所无，而郭本所有的诗词。在一百十五回《英雄谱》本的最后一回，有一首哀悼诗："一心报国摧锋日，百战擒辽破腊年。"这是百回本所独有的，因不说平四寇，也不只说平方腊，却说"擒辽破腊"，显然是郭本所有而罗本所无的。但百十五回本却采用上了她。假定一百十五回本与余本全同的话，则采用此诗乃是始于余氏本的了。

（六）余本插画很精美，但刊印则颇不经心。如第二十卷起于第九十九回，下接第一百回，一百回之下应是一百零一回；他却不然，第一百回后，又是一个九十九回（应作一〇一回），又是一个一百回（应作一〇二回），然后才是一百零一回（应作一〇三回）。但这或者足以证明的是"插增"的原本，草创初就，匆匆刊行，未遑整理之故。明刊原本《目莲救母传奇》，便也是中间忽然添插上许多张页的，如已有二十五页，下面又是一个"又二十五页"之类。

余象斗字仰止（一作文台，仰止则为他兄弟〔？〕余象乌的字），自号三台山人。他的家世，大约是一个以刻书为业的书贾。但又喜欢弄弄文墨，自己编辑、写定了好几部书。也许竟是一位不第的举子，因为累举不第，便放弃了举业，专心从事于"书林"的事业。

在水浒故事的进展上，在《水浒》全书的成就上，余氏的这部《新刊京本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都是极有关系的。他第一次将田虎、王庆的故事，"插增"到《水浒传》中去；他第一次使《水

浒传》成为今本的全书。自余氏这一部“全本”出现于世之后，一切刊行《水浒》者便全都受了他的影响，无不以“全本”为号召；无不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为祖本而翻刻、而传布着。所以胡应麟见了这个现象，便大以古本沦亡为惧。百回的郭本虽不至实际上因了余氏此本的出现而沦亡，究竟敌不过余氏全本《水浒》的势力。百回的郭本虽是最精美的，余氏的全本却是最通俗的。百回的郭本虽为士大夫所激赏，余氏的全本却在民间流行得最广。什么人都喜欢全本的故事，有了全的，看了不全的便觉得不满足，不痛快。所以到了后来，杨定见的《水浒传全书》便索性将郭本与这部插增田虎、王庆的故事的全本，合在一处而成为《水浒全书》了。

次于余本的简本《水浒》全书，便要算五湖老人所评刊的三十卷本《水浒全传》为最重要的了。五湖老人也以郭本为不全本，甚且目之为赝本，而自视为“全本”，且自以为“较旧刻颇精简可嗜，而其映合关生，倍有深情”，其实这一个本子乃是参合了“简本”、“繁本”而为一的。他以余氏全本（即百十回本）为底子而间添入一百回郭本里的句子。所以这一本是介乎繁本与简本之间的。这一本刊印的时间大约是天启、崇祯之间，虽号为李卓吾所批评，其实也是托名。这个刻本刻得极为草率，图是数幅并为一幅，文字也并不分段分则，仅以一卷为起讫，而每逢分则处则仅以一划为记而已。今举“火烧草料场”前半段的三本文字：百十五回本，郭本，五湖老人本，比较如下：

便排酒与林冲吃了，相别而去。林冲和差拨投草场来。正是严寒天气，朔风凛烈，纷纷下一天大雪。二人到草场外看时，四围黄土墙，七八间草房，做着仓厫，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只见那老军在里面向火。差拨曰："管营差这个林冲换你去守天王堂。你可即便交割。"老军拿了钥匙，引着林冲分付曰："仓厫内自有官司封记。这几草堆自有数目。你若买酒吃时，拿这个大葫芦东去五里，便有市井。"老军和差拨回营里来。却说林冲

话不絮烦。两个相别了，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带了尖刀，拿了条花枪，与差拨一同辞管营。两个取路投草料场来，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那雪早下得密了。但见：

凛凛严凝雾气昏，空中祥瑞降纷纷。
须臾四野难分路，顷刻千山不见痕。
银世界，玉乾坤，望中隐隐接昆仑。
若还下到三更后，仿佛填平玉帝门。

林冲和差拨两个，在路上又没买酒吃处。早来到草料场外。看时，一周遭有些黄土墙，两扇大门，推开看里面时，七八间草屋，做着仓厫。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到那厅里，只见那老军在里面向火。差拨说道："管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军拿了钥匙，引着林冲分付道："仓厫内自有官司封记；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有数目。"老军都点见了堆数，又引林冲到草厅上。老军收拾行李，临了说道："火盆锅子碗碟都借与你。"林冲道："天王堂内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军指壁上挂一个大葫芦说道："你若买酒吃时，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军自和差拨回营里来。

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上，生些焰火起来。屋后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

林冲别了李小二，取了包裹，带了尖刀，拿了花枪，与差拨一同辞了管营，取路投草料场来。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林冲和差拨来到草料场里，只见那老军在里面向火。差拨说道："管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回去看天王堂。你可即便交割。"老军拿了钥匙，引着林冲分付道："仓厫内自有官司封记。这几堆草都有数目。"老军点了堆数，引林冲到草厅上说道："动用家伙，都借与你。"林冲道："天王堂内，我也有在那里。"老军指着一个葫芦道："这是买酒的葫芦。你若买时，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

安下行李，看那四下里都崩坏了。自思曰："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叫泥水匠来修理。"在土炕边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恰才老军说五里路外有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出来，信步投东，不上半里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拜曰："愿神明保佑，改日来烧纸。"却又行一里，见一簇店家。林冲径到店里。店家曰："这是草场老军的。既是大哥来此，请坐。先待一席，以作接风之礼。"林冲吃了一回，却买了一腿

撼，摇震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神明庇佑，改日来烧纸钱。"又行了一回。望见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时，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林冲径到店里，主人问道："客人那里来？"林冲道："你认得这个葫芦么？"主人看了道："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林冲道："原来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场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就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那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古时有个书生做了一个词，单题那贫苦的恨雪：

广莫严风刮地，这雪儿下的正好。

拈絮挦绵，裁几片大如栲栳。见林间竹屋茅茨，争些儿被他压倒。富

军自和差拨回营去了。林冲铺了床铺，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把花枪挑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把草场门拽上锁了。借了钥匙，投东去。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路傍一所古庙。又行了一回，望见一簇人家。林冲径到酒店里。店主人认得葫芦，便道："草场大哥请坐。"切一盘熟牛肉，荡一壶热酒，请林冲。林冲吃了，还了钱，又买了些牛肉，并一葫芦酒，把花枪挑了，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依旧迎着朔风回来。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林冲放下花枪葫芦，搬开破壁子，

牛肉一葫芦酒，把花枪挑了便回。已晚，奔到草场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庇护忠臣义士。这场大雪，救了林冲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放下花枪，搬开破壁入去看时，火种都是雪水浸灭了，去床上拿了絮被出来，见天气黑了，寻思去古庙里坐到天明却做理会。将被卷了，挑着酒葫芦并牛肉，到庙里把门掩上。并无邻舍，又没庙祝。林冲将酒肉放在香桌上，把葫芦冷酒来吃。

（百十五回本第九回）

室豪家，却言道压瘴犹嫌少。向的是兽炭红炉，穿的是绵衣絮袄。手拈梅花，唱道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诗草。

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林冲寻思"怎地好？"放下花枪、葫芦在雪里。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林冲把手床上摸时，只拽得一条絮被。林冲钻将出来，见天色黑了。寻思："又没打火处，怎生安排？"想起："离这半里路上有个古庙，可以安身。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会。"把被卷了，花枪挑着酒葫芦，依旧把门拽上锁了，望那庙里来。入得庙门，再把门掩上。傍边止有一大块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入得里面看时，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侧边堆着一堆纸。团团看来又没邻舍，又无庙主。林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将那条絮被放开；先取下毡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早有五分湿了，和毡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地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

（郭本第十回）

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林冲去床上拽了一条絮被钻将出来，见天色黑了。寻思起："路上这个古庙，可以安身，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做理会。"把被卷了，花枪挑着酒葫芦，依旧把门锁了，望那庙里来。庙门有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看时，殿上坐着一尊金甲山神，又没邻舍，又无庙祝。林冲先取下毡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早有五分湿了。和毡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把葫芦里冷酒提来便吃，就将牛肉下酒。

（五湖老人三十卷本第一卷）

就以上三段同写一件事的文字看来，我们颇可以明白，五湖老人的本子虽然是简本，却有时也兼取郭本之长，如“卷下一天大雪”“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诸句；有时郭本与百十五回本都有的，五湖老人本却删去了，如“四围黄土墙，七八间草屋，做着仓廒”诸句。这可见五湖老人本颇有些增删任意的地方。

不仅五湖老人，凡一切简本，都颇有些增删任意的地方。如一百十五回、一百回、一百二十回，其祖本虽皆为余氏的“插增”本，却没有一种是与余氏的回数相合的。但这些简本都不甚重要，故这里也不必多说。

七

简本在当时既这样的流行于民间，繁本的百回本在士大夫阶级里却也未尝无信徒。胡应麟虽慨叹的说道：“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郭本）将永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然不久郭本便有了好几个翻本出现。第一个是一百回本《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这书我们很有理由推知其为郭本的全书，不曾加以增订改编的。世传的李卓吾评点的《水浒传》，虽有三种：（一）五湖老人本，根据余象斗本；（二）即此本，翻刻郭本；（三）杨定见本。然世间假如果有李氏评本的《水浒传》时，这一部百回本却是最近于真确的李评本的。李氏的文学见解颇高，当然在余本与郭本之间，会采取了郭本的。且李氏卒于万历三十年，余氏本的出现，至早当在万历二十年左右。时近易得，李氏又岂肯对这些坊本加以批评。而将余氏本田、王二段故事加以改造了的杨定见本的写成，则更远在李氏卒后，万非李氏所能得见，更不必说是加以批评了。又百回本有李氏的一序，也见收于他的

《焚书》，而五湖老人本及杨定见本则并无李氏的序。这都可见百回本是最近于真实的李评本，而其他二本，则为显然的假托。第二个是百回本《锺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这一个本子与李氏评本完全无二，可见其为同出于郭本的一个来源。锺氏评本，今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国极少见。少见的主因，在于锺氏的序文，颇有些不敬清人之语：

> 噫，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翦灭此而后朝食也！

第三个是今人李玄伯氏重印的祖本的新安刊百回本。其文字也与李评本与锺评本完全相同。李氏以为，这部本子便是郭刻的原本。我们未见原书，不能下确定的断语，但就这三个本子的如此相同上看来，可决其皆为郭刻的翻本无疑。以后金人瑞撷取了《水浒》的七十一回而恣其纵横无敌的雄评时，其所撷取的来源，却也是从这个郭氏的百回本。除了第七十回最后的一段“梁山泊英雄惊噩梦”，是金氏自己添上去的以外，其余的文句也与这三个刻本相同。这更可见，凡具有文艺欣赏力的人，便都要倾向于郭本，而舍弃了种种的简本。而郭本的活泼泼的如生铁铸就的造语遣辞，也决不容有人去任意添改。诸本文字之极少异同，此为其因。不象那些简本，本来是浅显草创的，尽有被后人任意的加以更改的可能。

八

不过征田虎、征王庆的两大段故事，既已通行于时；《水浒传》上如果没有了这两段，便似乎有些缺憾。百回本虽佳妙，而

这个缺憾却终于不能弥补。杨定见本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便应运产生，以弥补这个缺憾。《水浒传》到了杨本，便完成了她的变异，成为一部最完备的书了。自此以后，便只能有删节而不能有添加的了。杨本的全名是：《新刊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书》。杨氏在序上说："袁无涯求卓老遗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阅之遗书又甚力。无涯氏岂狂耶？癖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书与俱。挈以付之，无涯欣然如获至宝，愿公诸世。"仿佛此书乃真系李氏所批定也者。但我们要晓得，杨氏这些话，乃是一个谎，他所称的卓老、卓老，不过是取来作一个幌子而已。这部书的实际，却不仅仅是"批定"而实是"改编"，其中足足有二十回，出于他自己的手笔。这二十回是叙征田虎、征王庆的事的。他取了余象斗本中的征田、王二大段事而加以改造，加以敷演，加以烘染，使之能与百回本的一部分相称相匹。这种的改编不仅仅是润饰字句，增加烘染而已，简直是全部的改写一过，毫不顾忌的删除、淘汰。余本征田虎的开头（据百十五回本）是"宿太尉保举宋江，卢俊义分兵征讨"，而杨本的九十一回却改为"宋公明兵渡黄河，卢俊义赚城黑夜"。此后所改的更多。征王庆则几乎连事实也完全不同。余本写王庆的故事（据巴黎藏残本），始于"高俅恩报柳世雄，王庆仇配淮西地"。余氏将王庆的出身写得光明磊落，慷慨激昂，有类于林冲诸人。然而在杨氏的笔下，王庆却完全换了一个人了。他不复是一位光明磊落，而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棍徒，他的被刺配，不是由于高俅的陷害，而是由于他的"因奸吃官司"。杨氏先使他成为一个与梁山泊诸英雄殊科的人物，然后再使梁山泊英雄对他大张挞伐。这也许是所谓"师出有名"的一例吧。在这二十回以外，杨氏也是全部采用百回本的。仅有二点，略有不同：

（一）增定诗词。杨氏在发凡上说："旧本去诗词之烦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顿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窜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添所无。"

（二）校订文字。发凡又说："订文音字，旧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讹舛驳处尚多，今悉校改。其音缀字下，虽便寓目，然大小断续，通人所嫌。故总次回尾，以便翻查。"

杨氏可以说是全本《水浒传》最后的一个编订者。就他所写的征田、王的二十回文字看来，也颇有佳处。

杨氏的生平不可知，据《水浒全书》小引，仅知其为楚人，字凤里。

九

《水浒传》的演变，到了杨氏《全书》的出版，已是"山穷水尽"无可再变的了。不料在明末清初之时，却有了一位金人瑞氏，以他的无碍的辨才，强造了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出来。更不料他这一部"腰斩"的《水浒传》，却打倒了、湮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简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余氏本、郭氏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三百年。《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一个名辞。除金本外，几乎没有所谓其他《水浒传》。前几年亚东图书馆翻印《水浒传》，也用的是金氏七十回本。清代坊贾翻印七十回以后的《水浒传》时，且很可怜的，很小心的，加上《后水浒》之名（一名《荡平四大寇传》或《征四寇传》）。金氏的威力真可谓伟大无匹了！这个《后水浒》采用的是简本，与金氏所用的繁本或郭本，原是并不相合的。后人见七

十回本那末高明，《后水浒》那末浅陋，便益以为金氏本乃是原本；而金氏所极口诋毁的续本，乃真足以诋毁的了。但近年来，《水浒》诸种版本的陆续出现，却使金圣叹已圆了三百年的谎话，再也圆不住了。金氏口口声声说七十回本是古本，然就所发见的观之，却没有一本是七十回的。又在许多种的《水浒传》本子中，也没有一种是具有“梁山泊英雄惊噩梦”的一小段文字的。金氏所称古本，许多人至此乃始恍然知其实为一百回《水浒传》的前七十一回。（金氏将原本第一回移作楔子，第二回移作第一回，故仅有七十回。）而最后的一小段卢俊义的梦，却是金氏自己的手笔。但金氏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一个大谎呢？为什么要生生的将一百回《水浒》腰斩了呢？欲明其故，须读他所写的“英雄惊噩梦”的一小段文字：

> 是夜卢俊义归卧帐中，便得一梦。梦见一人，其身甚长，手挽宝弓，自称我是嵇康，要与大宋皇帝收捕贼人，故单身到此。汝等及早各各自缚，免得费我手脚。卢俊义梦中听了此言，不觉怒从心发，便提朴刀大踏步赶上直戳过去，却戳不着。原来刀头先已折了。卢俊义心慌，便弃手中朴刀，再去刀架上拣时，只见许多刀、枪、剑、戟，也有缺的，也有折的；齐齐都坏，更无一件可以抵敌。那人早已赶到背后，卢俊义一时无措，只得提起右手拳头，劈面打去。却被那人只一弓稍，卢俊义右臂早断，扑地跌倒。那人便从腰里解下绳索，捆缚做一块，拖去一个所在，正中间排设公案。那人南面正坐，把卢俊义推在堂下草里，似欲勘问之状。只听得门外却有无数人哭声震地。那人叫道：“有话便都进来。”只见无数人一齐哭着膝行进来。卢俊义一看，却都绑缚着。便是宋江等一百七人。卢俊义梦中大惊，便问段景住道：“这是甚么缘故？谁人擒获将来？”段景住却跪在后面，与卢俊义正近，低低告道：“哥哥得知员外被捉，急切无计来救，便与军师商议，只除非行此一条苦肉计策，情愿归附朝廷，庶几保全员外性命。”

说言未了，只见那人拍案骂道："万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收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况且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我那刽子手何在？"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声令下，壁衣里蜂拥出行刑刽子二百一十六人，两个服侍一个，将宋江、卢俊义等一百单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卢俊义梦中吓得魂不附体。微微闪开眼，看堂上时，却有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青字。

这一小段文字续于"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之后，原是极不相称的。但金氏之将《水浒传》腰斩，且加上这一段文字却有深意存焉。正如郭本的加征辽，雁宕山樵之写《后水浒传》，俞仲华之写《荡寇志》一样。金氏生当明末农民纷纷起义之时，故对于梁山水泊的英雄们深恶痛绝，以为非杀了这些英雄便不能够"天下太平"。明代诸种《水浒传》对于宋江诸人都口口声声许以忠义，圣叹却将一腔愤气，尽泄之《水浒传》中。一方面于批评中处处寓意，一方面更不惜"托古改制"之嫌，大胆的将《水浒传》全书腰斩了，使她只剩下七十回，不仅不使这些英雄们得专征伐之权，且也不使他们招安受抚。

十

把上面的话总结一下是：

（一）《水浒传》的底本在南宋时便已有了，但以后却经过了许多次的演变，作者不仅一人，所作不仅一书。其故事跟了时代而逐渐放大，其描写技术也跟了时代而逐渐完美。

（二）《水浒传》的作者的最早的作品（在南宋），已绝不可得

见。其后有施耐庵(在元代),其所写著的《水浒传》,今也已绝难得到。元末明初,有罗贯中,依据施氏之作,重为编次。罗氏这部书便是许多今本《水浒传》之所从出。但罗书今亦未得见,根据种种理由,略可知其书的内容大概。又其一部或全部的原文,似仍存在各种简本《水浒传》中。

(三)嘉靖间郭勋(?)将罗书重加润饰改编,大异其本来面目,使之成为一部极伟大的名著。于罗本事迹之外,又加入征辽一节,共成百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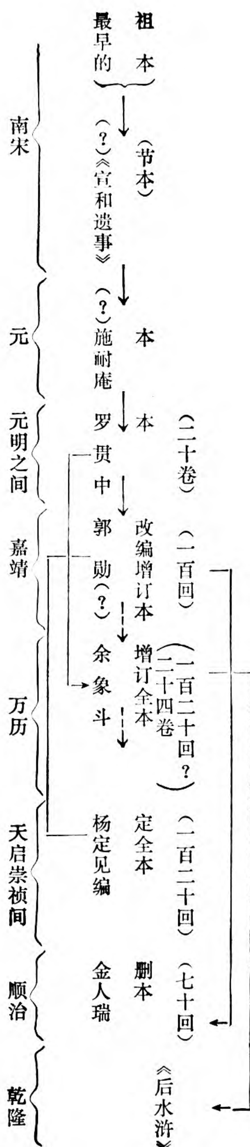
(四)万历间余象斗又取罗氏原书刊行,同时并加入郭氏所增的征辽一节,和他自己所增的征田虎、征王庆二节。水浒故事至此已加无可加。

(五)天启、崇祯间,杨定见又取郭氏本刊行,而加以余氏所增的田、王二节故事。这二节故事并不依据余氏本文,却由他自己加以润改,共定为一百二十回。这是最完备的一部《水浒全书》。

(六)此外,崇祯时有熊飞刊行一百十五回《水浒》,与《三国》合称《英雄谱》;同时又有五湖老人三十卷本《水浒》出现。但皆系简本,与余象斗全本大抵相同。顺治间有金人瑞批评七十回本出现,系割取郭氏本的前七十一回自为一书。但其影响极大。

(七)在这许多本子中,最重要的是罗本、郭本、余本、杨本。在许多作者或编者中,最重要的作者或编者是施耐庵、罗贯中、郭勋(?)、余象斗、杨定见。施是今知的最早的作者;罗是写定今本《水浒传》的第一个祖本的人;郭是使《水浒》成为大名著的人;余是使《水浒》成为第一全本的人;杨是编定最完备的《水浒》全本的人。

(八)水浒故事的逐渐扩大的经过,可列为左图:





郭本＝罗本放大＋征辽。

余本＝罗本＋征辽＋征田虎＋征王庆。

杨本＝郭本＋余本中征田虎、王庆二部分的放大。

(九)《水浒传》重要版本、产生的时代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可列为左表：

(说明一)表中所列举的几个本子，皆系内容文字有所不同的。至于旧本的翻刻或其内容无多大变动的，概不列入。

(说明二)“实矢”表示某本系全部根据于上面的一本的；“虚矢”表示某本仅采取前本的一部分。矢形旁加(?)号者，表示未能确知某本是否根据于前本。

本文有一部分颇得力于鲁迅、俞平伯诸先生的已经发表的论文及著作，虽然意见与他们有时不同。

又日本内阁文库有《水浒志传评林》一书，惜尚未得读，不知其与诸本的关系如何。

作者附识（一九二九，七，十五）

水浒传的续书

《水浒传》的续书颇多，而以陈忱的《水浒后传》与俞万春的《荡寇志》为最重要。

陈忱为明末遗民，浙江乌程人（俞樾：《茶香室续钞》十三），自号古宋遗民。忱之作此书其用意与龚圣与之作《三十六人赞》正同。圣与生在宋末，目睹蒙古民族之侵入中原，忱则生在明末，也身历满洲人的统治。他们不甘为异族的奴属，因而希望有英雄豪侠起来，光复祖国——即使这些英雄，是杀人放火的暴徒，也是可爱的，可赞许的。水浒英雄因此便为他们所属目。圣与只作了一篇赞，而忱则写了《水浒后传》四十回。这四十回的《水浒后传》是直接于百回本的后面的。第一回第六至七页（原刊本上）作者借阮小七口中说道："无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后来天子三降诏书，宿太尉保奏，大家就收拾朝京。即差我们征伏大辽，剿除方腊，赤心为国，血战数年。"在后文也处处的提起征方腊及征辽的事，却从不曾提起过一句"田虎、王庆"的话。陈忱未必没有见到过余氏全本《水浒》，也许连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水浒全书》也见到过。然而为了避免异族统治者的疑忌之故，雁宕山樵的序，却假托作于万历戊申，作者姓氏：却题着古宋遗民，原刊本每页之下，也都题着"元人遗本"四字。卷首《论略》也说："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既然处处都要表示不是作于清初而是明代万历

以前的书，当然不得不割舍了征田、王的故事了。由此益可证明：征田、王的二段故事，为万历时候的“新增”，乃是人人都知的事实了。卷首的《论略》说：“《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而特表章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淫奢狂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全书概略，已尽见于此。其中最寓深意的是“开基创业”一件事。中原既然为少数民族所占据，不甘为奴的英雄之士，便只好航海远去，独立一邦。这是作者的寓意，也就是作者所希望而未能实现的。宋江诸人死后，梁山泊未死的英雄尚有三十二人，然皆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辞条，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不料权奸尚在，怨毒尚深，这三十二人，几乎个个被逼，重演“逼上梁山”的几幕既悲且壮的戏文。阮小七等既被逼而重占山头为盗，李俊等也受害而乘槎远去，占了暹罗国为王。而呼延灼、关胜诸人，则力为宋人抵御金兵。然时势已非，诸位英雄虽尽其心力，也只能撑住半壁江山而已。最后，高宗正式封李俊为暹罗王。兄弟聚会，君臣赋诗。结果是大圆满。这样的结束，仿佛很可大快人意，弥补了前书“神聚蓼儿洼”的不可弥补的悲剧。然而作者的意志却不在此。他一开头便使阮小七在梁山泊感旧思故，意境已极凄清。其后“浔阳江闷和酒楼诗”（十六回），“小相逢古殿话新愁”（二十六回），“武行者叙旧六和塔”（二十八回）诸节，也无不有“临风泪零”，“车过腹痛”之感。作者之意，实不在弥补缺憾，而在怀念英雄。全书充满了凄凉之况，如深秋夕照，空山独立，凉风吹过松顶，簌簌有声。我们读了这部续书，只有更慨然的怒权奸之误国，伤英雄之凋落而

已。作者如果不是一位伤心人，怎么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伤心之情境呢？雁宕山樵的序说："必其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纡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堵堆塞，饱厌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这便是作者自己的自况吧。下文且引一段来看：

……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叫伴当搬上祭物，摆在忠义堂空地上，点了香烛，满满的斟六七十大碗酒，朝上乱拜几拜，叫道："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众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诚心，备些酒肉，重到山寨里，望空浇奠。众位都要似生前一般开怀畅饮。虽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闻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为国的好汉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后，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说罢，两泪交流。又磕了几个头，烧化纸帛，叫伴当把猪羊切碎，盪起酒来，大家来吃。伴当道："不曾带得刀来，怎处？"阮小七道："不妨，我腰边有解手刀，割来吃罢。"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阿呀，也失带了。也罢，你就把手撕开。"伴当撕肉盪酒，团团坐定，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阮小七酒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说与伴当们道："你们不晓得，这是忠义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旗上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兀的不见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坛罗天大醮，报答神天，七昼夜圆满，上苍显异，坠下石碣，却篆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搀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败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议甚么军情大事，擂起鼓来，众好汉都聚堂上，听传号令，好不整肃。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旱寨水寨仓库监房，自从受了招安，尽行拆毁。如今变做满地荒草，儿堆乱石了，你道可伤不可伤！"说一回，吃一回，不觉大醉。

雁宕山樵说："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长成串，触处为奇，又非漫然如许伯哭

世，刘四骂人而已。”又说：“……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作者的心事尽于此矣。

俞万春的《荡寇志》，其立意与情境都与《水浒后传》不同。《水浒后传》作于亡国之后，故怀念英雄。《荡寇志》作于太平天国即将起义之时，故痛恶“替天行道”的英雄。《水浒后传》充满了怀旧之感，故意境凄清，如秋月之孤高。《荡寇志》一心要斩杀起义的英雄，故字里行间都是怖厉的杀气，如入古斗兽之场，刑人之所，白骨委地，碧血染尘。俞氏作此之意，正与金人瑞相同，所以他的《荡寇志》便直接于金氏七十回本的《水浒》之后。金氏所口诛笔伐者尚止宋江一人，一百单八条好汉之死，也只托之于卢俊义的一梦。俞氏则不然。他创造了许多雷部的人物，专来剿除梁山泊英雄。他将那一百单八条好汉，个个都绑上了断头台，个个都不得好死。这与《水浒传》的全书是完全不相拍合的。那末可爱、可敬的李逵、林冲、鲁智深、武松等等也都不脱盗名，同归于尽。《水浒传》的作者创造这几位英雄的初意，岂料到他们竟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水浒故事传布民间好几百年，又岂料到这个故事竟会有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一部英雄传奇而演变到这样的一个面目，真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英雄传奇的本相与特色了。作者实在太残忍了，太煞风景了，太辜负了《水浒传》的一部绝好的英雄传奇了。我们读到不愉快的书也有，却从没有读到象《荡寇志》那末不愉快，那末凄厉可怖的。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自第七十一回（因系紧接金本的第七十回）起至第一百四十回止，也共有七十回，又多了一回“结子”，正与金本的楔子相对。俞氏，山阴人，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在他儿子龙光的识语上，叙述他的生平颇详。道光辛卯壬辰间，俞氏随父从戎粤东“征讨”瑶民之变有“功”，获议叙。已而归

越，以岐黄术遨游于西湖间。壬寅时，英人侵略海疆，他又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晚归玄门，兼修净业。"道光己酉(二十九年，即公元一八四九年)卒。著有《骑射论》、《火器考》、《戚南塘纪效新书释》、《医学辨症》、《净土事相》及《荡寇志》等书。《荡寇志》始作于道光之丙戌(公元一八二六年)，迄丁未(公元一八四七年)而稿成，凡经二十年，然尚"未遑修饰"。其后，他的儿子龙光乃手校数月而刊行之。

《荡寇志》的意境虽凄怖，然行文健隽，也颇有些动人心肺之处。头几回写陈丽卿的神情，很活泼可喜；象那样的一位女子，粗豪而又妩媚，直率而又婉丽，既不是弱不禁风的才女，又不是鲁鲁莽莽的卖解的艺妓。她活是一位早失慈母，不离父亲寸步，全由他训练出来的不懂人情世故的好女子。但到了后来，丽卿便过于不象一位女子了。她的父亲陈希真的人物，更是一位世间所少有的超人，文武兼全，智勇皆备，又懂得些道法。写得太好了，反而将他写成一位"超人"或"非人"了，一点个性也看不出来。云天彪、祝永清等，也都写得不甚好。全书中最好的一段，最足动人的一段，是希真逃难，遇云威道故的一件事。闻名已久，知己相逢，班荆道故，互倾心怀，其情境的挚热很可使人感泣。

……云威道："我却不曾会过。我有一个至交，是东里司捕盗巡检张鸣珂。他对我时常说起，那陈希真智勇都了得。那年轮困城一战，官兵只得八千，败西夏兵五万，都是他一人的奇谋，可惜都被上司冒了去。至今惋惜他，又钦佩他。"希真道："那张鸣珂莫不就是郓城县知县盖天锡的旧东人？"云威道："便是。你且说那陈希真到底怎的了？有东京来的，说他辞了提辖，去做道士，可真么？"希真道："是真的。"云威吁口气道："英雄不遇，至于如此。"希真道："他如今连道士也做不成了。"云威惊问道："此话怎说？"希真道："小侄动身的前几

日，此人为一件事上，恶了高太尉，逃亡不知去向。现在各处追捕紧急，若吃拿住，决没性命！”云威听罢，拍着桌儿，只叫得苦。口里说道：“怎么这般颠倒！如此英雄，屈他在下僚，已是大错，怎的竟把他逼走了？却怎生还想望天下太平！他万一被追捕不过，心肠变了，竟去投那梁山泊，却怎好？贤侄，你可晓得他往那方去的？”希真道：“这却不知。这人恐未必上梁山。”云威道：“他不上梁山，不过一身之祸；他上了梁山，天下之祸。我料他也未必便上梁山，但不知何处去了。贤侄，贤侄，便似你也只得如此微职，岂不可悲。”那云威一片叹息之声，从丹田里直滚上来，眼角上津津的有水包着。希真见他这般肝胆相许，也止不住那心里的感激。看那云威背后只一个小厮，便道：“小侄有句话要禀叔父，叫尊纪回避了。”云威便叫那小厮出去。希真把格子门掩上，走去云威面前，扑的双膝跪下。云威大惊，忙亦跪下来搀道：“贤侄有话，但说不妨。这却何故？”希真流泪道：“小侄不敢欺瞒，叔父不要愁苦，只小侄便是落难逃亡的陈希真。”云威大惊。“梁山泊已曾兜揽过，要小侄去入伙，小侄那里肯去。如今四海飘荡，无家可奔，却不知叔父如此错爱，使小侄悲酸钻入五脏。此生父母之外，只有叔父。”说罢，磕头不止，泪如泉涌。云威一只手拦不住他，尽他磕完了，又把希真的脸细看了看，叫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说？忧得我苦！”二人从地上起来，抖抖衣服，仍复坐了。云威道：“怪道你说什么王勋，叫我无处落想。你且把高俅怎生逼你，说说我听。”希真道：“高俅逼迫，尚未露形迹，是侄儿见机先走。”就把那衙内怎的调戏女儿丽卿，再三盘算；怎的虚应着他，到后来怎的不得脱身，不得已坏了他两个承局；怎的叫丽卿男装，投奔山东沂州府；怎的恐有追赶，特从江南大宽转得到贵地。云威又惊又喜道：“不料阁下与老夫做了侄儿。你不必到沂州去，就住在敝庄，只说我的亲戚，无人敢来盘问。老夫养得你父女二人，待奸邪败了，朝廷少不得有番申理，那时再归故里。那庄家就这里开发了他。”希真道：“这却不敢。虽蒙厚恩，如父母一般。只是沂州舍亲处已是得信，在那里盼望，不如让小侄且去罢。”正说着，听

得格子门外笑语之声，丽卿、云龙兄弟两个，手绾着手推门进来。二人见两位老的，都双眼揉红，眼泪未干，正惊疑要问。云威开言道："龙儿不要厮绾着。他不是你哥哥，他是东京女英雄陈丽卿，乔扮男装。"丽卿大惊失色。云龙也吃了一惊，连忙放手，退了几步，看了看说道："怪得我有五六分疑他是女子。"希真道："我儿不要吃惊，我已向祖公公将真情尽告。切不可教外面庄家得知。"云威道："你二人便姊弟称呼。"云龙就向丽卿唱个喏，丽卿答了个万福，二人不觉笑起来。云龙又细问缘由，云威一一说了。又对希真道："贤侄既是这般说，令亲盼望，老夫亦不敢多留。只是显得老夫薄情。今日却去不得，与贤侄此一别，未知何日再会。卿姑有人家否？"希真道："不曾。"云威道："可惜龙孙正月里已定了一头亲事，不然扳附令爱，岂不是好。如今贤侄且将令爱送到令亲处安置了，自己再到这里来住几日，何如？"希真道："山高水长，有此一日，小侄如无出身，定来追随几杖。只恨小女无缘，不能扳龙附凤。"希真方知丽卿果然不是此地姻缘。云威道："贤侄休怪老夫说，似你这般人物，不争就此罢休。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大丈夫纵然不能得志，切不可怨怅朝廷，官家须不曾亏待了人。贤侄，但愿天可怜见，着你日后出头，为国家出身大汗。老夫风烛残年，倘不能亲见，九泉下也兀自欢喜。"（第七十六回）

此外，又有天华翁的《水浒后传》。这一部书与《三国还魂记》相类，叙宋江再生为杨幺，卢俊义再生为王魔。象这类的"再生缘"，在民间传说中是极多的。惟此书我未见，不能评判，但以"再生"为骨架，其意境已落于凡尘，便再高明也决不会超出于《荡寇志》及《水浒后传》以上的。

又继于《荡寇志》之后的"续水浒"亦间有之。日本则常有以时事影射《水浒》的著作出版，但不是零片无可取，便是有意的强今以就古，都是无关紧要，不足轻重的，故这里一概不提了。

三国志演义的演化

一

今所知的讲史，虽以《五代史平话》为最早的一部，然《三国志演义》则在讲史中最为人所熟知，且其势力也最大。《五代史平话》埋没了不少时候，到了前十年方才出现于人间。代替了这部《五代史平话》而流行于人民之间的，只有拙笨无文的《残唐五代传》一部书。所以五代的故事，民间知道的实在不太多——虽然李存孝的神勇，曾在元曲中演之，王铁枪的能征惯战，说书人也曾加夸大、烘染，程思敬到沙陀请兵的故事，今日也还在剧场上十分流行(剧名《珠帘寨》)。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五，所载的说话人所说的故事有专门说三分及说五代史的。他在同书中又说，京瓦伎艺，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可见当时视五代故事与三国故事为同样的足以号召听众，以致连说话人也成了专科。不知后来怎么样，五代史的故事，竟沦没不彰了，盛行于世的却只剩了三国故事。这一种"三国故事"简直是"妇孺皆知"，"有井水饮处"无不晓得。不仅一般老百姓，皆知刘、关、张的三个结义的英雄，皆知曹操、孙权，皆知诸葛亮与周瑜，而往往以三国人物自喻喻人，以三国故事为谈说之资；即士大夫阶级，素来不大看得起小说的，也无不于暗中受有三国故事的多少影响。袁枚《随园诗话》说："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

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衍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悔。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人可不解学耶？"《纯庐杂缀》说："《三国演义》，不尽子虚。唯诗人不加鉴别，概以入诗，致腾笑艺林者亦复不鲜。今河南有恨这关，相传因关公过五关时，有'立马回头恨这关'之句得名。明卢忠肃督师至此，赋诗云：'千古英雄恨这关，疆分楚豫几重山……遐思壮缪当年事，历尽江山识岁寒。'五关六将，语属不经。吴拜经谓忠肃此诗，特有为而发。要未免失于检点。"《柳南随笔》说："《三国志·庞统传》云：'先主进围雒县，统帅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按统致命处在鹿头山下，今其墓尚在。落凤坡之称，盖小说家妆点之词。而王新城吊庞士元之作，竟以落凤坡三字著之于题。然则衍义可据为典要乎？"

更可注意的是，在实际的政治上，三国故事也竟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与作用。《郎潜纪闻》："太宗(清)崇德四年，命大学士达海译《孟子》、《六韬》，兼及是书(《三国志演义》)，未竣。顺治四年，《演义》告竣。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嘉庆间，毅公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海超勇公帐下，每战辄陷阵。超勇曰：'尔将才可造，须略识古兵法。'因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三省教匪平，论功第一。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蜀人金公趾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许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曰：'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报国，洗去贼名，百折不回，殉身缅海，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则亦传习鄙书之效矣。"《小说考证拾遗》引阙名笔记："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

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谊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忠谊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人于信仰剌麻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端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又，我从前曾见某笔记（忘其名）载着：清人入关时，将官们多携有满文译的《三国演义》一书。他们最崇信关云长，每逢攻城略地，战败垂危，或攻城久不能下时，往往见红脸美髯的关公出现于前，助之杀敌。以此，往往得以反败为胜，或能乘机登城。是以满洲人最信仰的是关羽。

关羽的崇拜，完全是三国故事制造出来的。不仅在满洲，即在很早的时候，关羽便已特别的受到民众的崇拜了。明富春堂本的《搜神记》，已列他为大神之一："护国祚民庙额曰义勇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号曰崇宁至道真君。"嘉靖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刘备、诸葛亮、张飞等人，皆书其名，不为之讳。惟对于关羽，则不敢直斥其名，而讳之曰"关某"，有如从前文士们的称孔丘、孟轲的孔某、孟某一样。在她的卷首"三国志宗僚"上是如此，在全书中也都是如此：

……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某也。"绍问："见居何职？"瓒曰："跟随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乱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广学。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诛亦未迟。"袁绍曰："不然。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耻笑，吾等如何见人？"曹操曰："据此人仪表非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某曰："如不胜，请斩我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某饮了上马。关某曰："酒且斟下，某

去便来。”

在毛宗岗改编的《三国志演义》(《第一才子书》)里，凡书中的“关某”二字，已都改作“关公”二字，却仍不敢直呼其名，大约“某”之改“公”，完全为的是“某”字见得生硬拗口之故吧？清代有《文武帝全书》的刊行，武帝便是关羽。坊间也有《关圣全集》的编印。袁世凯更定关羽与岳飞为武圣，每年诞辰，与孔子同样的致以隆重的祭礼。

这都是三国的通俗故事使关羽变成了一位很重要的神的。在陈寿的《三国志》中，羽的地位不过与张飞，赵云诸人等耳。

二

三国历史之成为通俗的故事，恐怕是很早很早的事，也许还远在《五代史平话》的构成之前。唐李商隐《骄儿诗》有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则当唐时已以三国人物作为笑谑之资。在唐末时，通俗小说，当已很流行于世。说书的风气，早已由印度传入。一面“变文”体的伍子胥故事等成了世人所好，一面类似说书体的《唐太宗入冥记》等当然也博得群众的欢迎。那末佳妙的天然讲材，三国的历史，当然有很快的便成为说书人的专业或至少是所说的讲题之一的可能。苏轼在他的《志林》上说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志林》卷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上也以为“说三分”有了专家。可见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已成为极流行的一种讲史了。但北宋的三国志话本之类的作品我们却已不能见得到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第一个

三国志话本乃是元至治间新安虞氏所刊的五种"全相平话"之中的一种,《全相平话三国志》。金华蒋大器(庸愚子)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序上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蒋氏所见的"评话",或者是一种极古的本子,或者即为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老实说,也真足以当"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的批评。我们猜想,蒋氏之言,十有七八是指着这个元刊本《三国志平话》而发的。

但"虞氏新刊"的《三国志平话》果是他自己的"新作"呢,还是因袭、改订或廓大了的旧作?三国故事的流传既是有了那末悠久的历史,"三国志的话本"又颇有很早产生的可能。且我们既有了宋人传下的《五代史平话》,难保同时不有一种宋本的《三国志平话》。所以虞氏所刊的《三国志平话》很有以一种旧作为蓝本的可能。我们并不说她是翻刻,一则因虞氏既自说是"新刊",当然不会是完全钞袭旧文;再则,虞氏刊的三国,与宋人传本的《五代史平话》,其气韵与结构之间,实迥乎不同,辞语的写作也完全歧异。在取材一方面,更足以见出他们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伙伴。《五代史平话》似出于通人之手,采用俚俗之说,极为小心,且不大敢十分大胆的超出于历史的真实的范围之外。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则完全不同。她的取材是十分任意的。历史只有三分,采之传说和作者自己的想像的创作倒有七分。所谓"满纸荒唐言"者是也。且白字连篇,文法也不全不备,人名也音似而实非,种种都足以见出她是由民间的说话人的手笔之下写成了的。

想像中的宋人相传的三国志话本既不可得见,则最早的《三国志平话》的传本,便要算是这部"虞氏新刊"的了。

三

这部“虞氏新刊”的《三国志平话》的发见，在中国小说史上确是一个极大的消息。并不是说，我们发见了一部久已沦没的伟大的名作。这部书实在够不上说是名作，然其关系，则较一部大名作的发见更为重要。最可注意的是：这部“平话”的发见，一面使我们得以窥见元代通俗文学的真实面目与程度，一面也使我们格外的相信，中国小说的历史原是极为悠久的，且种种的所谓通俗小说，其进展的路途也因此而大为我们所明瞭。这实在不是一件小事，不仅仅是使我们震骇于在历来所承认为历史小说之元祖罗贯中氏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尚有一部所谓元刊本《三国志平话》的存在而已。

与这部《三国志平话》同时发见的尚有其他“全相平话”四种：《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及《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每种各三卷，共十五卷。大约我们不能说虞氏所刊的已尽于这五种全相平话。至少在《七国春秋后集》之前，尚有一部《七国春秋前集》，在《前汉书续集》之前，尚有一部《前汉书正集》。在相传为弘伟无比的罗贯中氏的《十七史通俗演义》之前，居然已有了更早的许多部通俗演义，所谓“全相平话”的，这个发见，实不可谓为很细微、无关紧要的。

别的话且不提，现在专就《三国志平话》而论。这一部《三国志平话》，起于“江东吴土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的一诗，而终于“汉君懦弱曹吴霸，昭烈英雄蜀帝都。司马仲达平三国，刘渊兴汉巩皇图”的一诗。三卷的内容分配，及其起讫，大略如下：

在第一卷的开端，作者便声明，"不是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这与后人之以"夫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模棱的史论式之开端者绝不相同。汉之分为三国，并不是简单的"合久必分"的必然的事，乃是有一宗公案，有一段因果在其间的。"司马仲达"(据原文)之统一了三国，也并不是"分久必合"的玩意儿，仍是有一段冥冥之缘主宰于其间的。在这恩怨因果的玩意儿上，作者便建立了《三国志平话》的架子，正如褚人获氏之以隋炀帝与朱贵儿的两世姻缘，作为《隋唐演义》的架子一样。这一段的因果公案，在第一卷的开端，即很详细的叙述着。却说汉光武得了天下之后，意欲与民同乐，便于某一年的三月三日，清明节日，开放御园，任百姓与他一处赏花。至时，百姓们拥挤的到来。有一位书生，复姓司马，名仲相的，也随了他们进来。他来迟了些，个个亭馆，都为人所占。他只得坐在一株屏风柏下的绿草茵上，一边喝酒，一边观书。酒在半酣之时，看到秦始皇坑儒焚书，虐待百姓的事，不禁大怒，深怨天公见识不到，却教始皇为君，使人民遭涂炭之苦。才然道罢，忽见荼蘼架边，转过锦衣花帽五十余人，当头八人将平天冠衮龙服等与司马仲相穿戴了，请他上轿，竟抬他到报冤之殿去。他们奏说，因仲相毁谤天公，所以天公命他在阴间为君。如果断得明，判得公，便放他到阳间做天子。否则，贬他在阴山背后，永不为人。仲相便传旨放告。韩信、彭越、英布三人，相继前来告状，说：汉家天下，亏了他们打成，刘邦却恩将仇报，终于杀害了他们。仲相大怒，便传了刘邦、吕雉来。二人互相推托。又传了蒯通来折证，才断定了这一场公案。奉了天公谕旨，教三人分了汉朝天下。韩信为曹操，占了中原；彭越为刘备，占了蜀川；英布为孙权，占了东吴；汉高祖则生于许昌，为献帝，吕后则为伏后；教曹操因帝杀

后以报前仇。曹操占得天时，孙权占得地利，刘备占得人和。又教蒯通为诸葛亮，字孔明，作为刘备的谋臣。又教仲相过了许多年后，托生在阳间为司马仲达，并吞三国，独霸天下。

这一段司马仲相的阴间断狱的故事，流传得极广。至今民间故事，民间戏曲中，尚有所谓"半日阎罗"的，在讲述，在演奏。以理推之，此故事似相传已久，当非始于《三国志平话》的作者。平话作者不过取之冠于书首，作为《三国志》的一个缘起而已。这故事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很简单的，不过是民众的不平心理的结成而已。稍稍有了历史知识的人，讲述了前汉的故事，韩信他们的始末，给大众听；大众听了这种的怨抑不平的悲剧古话之后，往往是大为愤慨的。恰好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再世轮回之观念皆深中于人心之中，而三国分汉的故事，便又近在目前，俯拾即是。大众，或要慰藉大众的愤懑与缺憾的说书者，便取了三国分汉的故事，拍合上了这个汉高杀功臣的故事，而凭空捏造出那一大段的因果报应之说。事虽无稽，而听者的心则竟得些快慰了。在绿天馆主编的《古今小说》中，也有一篇平话是专写这一段公案的。那便是《古今小说》第三十一卷《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的一篇。"你又不是司马重湘秀才，难道与阎罗王寻闹不成"之语，显然已成了一句成语。这一篇平话，《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假如不是绿天馆主他自己所作的话，则当是在他之前不久的明代作家所写的。在《新编五代梁史平话》的卷上，也有一小段文字，提起这个恩怨报应的故事的：

刘季杀了项羽，立着国号曰汉。只因疑忌功臣，如韩王信、彭越、陈豨之徒，皆不免族灭诛夷。这三个功臣，抱屈衔冤，诉于天帝。天帝可怜见三功臣无辜被戮，令他每三个托生做三个豪杰出来。韩信去曹家托生，做着个曹操；彭越去孙家托生，做着个孙权；陈豨去那宗

室家托生，做着个刘备。这三个分了他的天下。曹操篡夺献帝的，立国号曰魏；刘先主图兴复汉室，立国号曰蜀；孙权自兴兵荆州，立国号曰吴。三国各有史，道是《三国志》是也。

可见这故事在宋时已有的了，或竟是宋人新编的《三国志平话》的引端也难说。元刊本的《三国志平话》的开端，大体皆与此段文字所说的相同，惟有两点相歧：一，多了司马仲相断狱的一个曲折；二，将陈豨改作了更为合理的英布。《古今小说》中的《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一篇，据此看来，颇有依据于另一个本子，而未必即系依据于这部虞氏新刊的《三国志平话》的可能。但我们也可以说，她乃是依据于虞氏新刊的这部《三国志》的这个开端的引话而放大了的。宋人《三国志平话》虽必有韩信三个豪杰报仇的故事，却很难决定她是否也具有司马仲相断狱的故事。（在《五代史平话》所引的极简略的一段文字中是看不出的，因为这种随笔带起的故事，当然是极为简略，仅述其最要的关键的。）而宋本的陈豨之被易为英布，却是到了元代才有的。《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一作，写的既为英布而非陈豨，则已可证其所依据当即为元虞氏刊本而非宋人传本的了。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所叙述的，与虞氏刊本的引话，又颇有不同。虞刊《三国志》中的这个断狱故事，只是一个引话；故视司马仲相不甚重要。《司马貌断狱》一篇则其中心即为断狱，故对于司马貌极尽描写的力量。又作者当为家贫不第，怏怏不平的人，所以对于那位怏怏不平的司马貌，抱着无限的同情。司马仲相在《三国志平话》中颇不出色，在此篇中，则大显其辨才与雄略。他只代理了六小时的阎王，却审判了三百五十余年未曾断结的四宗文卷。第一宗是屈杀忠臣事；原告韩信、彭越、英布，被告刘邦、吕氏。第二宗是恩将仇报事；原告丁公，被告刘邦。第

三宗是专权夺位事；原告戚氏，被告吕氏。第四宗是乘危逼命事；原告项羽，被告王翳、杨善、夏广、吕马童、吕胜、杨武。元本只有一宗屈事的，在这里却变为四宗了。除了韩信、彭越、英布投胎为曹操、刘备、孙权，刘邦、吕后投胎为献帝、伏后，蒯通投胎为诸葛亮外，又加之以丁公投胎为周瑜，项羽投胎为关羽，王翳等六将投胎为曹操部下守五关的六将，后来俱为关羽所杀。司马仲相断狱已毕，阎王甚为钦敬，便使之改名不改姓，投胎为司马懿，一生出将入相，子孙并吞三国，国号曰晋。“半日阎罗判断明，冤冤相报气皆平。劝人莫作亏心事，祸福昭然人自迎。”“半日阎罗”之名，已定于此了。清初徐又陵的剧本《大转轮》(《坦庵四种》之一)叙的也是此事，却更是完全脱胎于《司马貌断狱》这一篇的了。

《司马貌断狱》更有两点与虞本《三国志》的引话不同者，一，虞本将司马仲相的时代放在汉光武，《断狱》却将他放在汉末；二，虞本只作司马仲相，《断狱》却作司马貌，字重湘。重湘当然即为仲相一音之转变。司马貌之名，也许是《断狱》的作者杜撰的，也许他另外更有所根据也说不定。

四

司马仲相断狱，在虞氏本《三国志平话》中，其位置当只是一个入话或一个引子，或一个“得胜头回”。说了这个入话之后，便直入“平话”的本文，而以“话分两说，今汉灵帝即位，当年铜铁皆鸣”诸语开头。灵帝即位之后，妖异迭见。郓州太山脚下，又塌一穴地，约有车轮大，不知深浅。离穴不远，住有孙学究。他身患癞疾，毛发尽落，遍身脓血，独居一茅庵。他见父母妻子皆有

嫌弃之意，便立心自杀。扶了拐杖到于穴边，踊身一跳而下。似有人托，倒于地下，昏迷不省。待他醒来时，却寻见一洞，洞中有文书一卷，乃是医治四百四病之书。"不争学究到此处，单注着汉家四百年天下合休也。"学究得了此书，先医好自己之病。然后广为世人治疗，无不愈者。度徒弟约五百余人。内中有一人名张觉。张觉辞师出游四方，度徒弟约十万人。以后便以黄巾为记，与二弟同行叛变。先取扬州，"逢一村，收一村，逢一县，收一县，收讫州府，不知其数。汉家天下，三停占了二停。"灵帝便以皇甫松为元帅，出师讨贼。"不因贼子胡行事，合显擎天真栋梁"，刘备、关羽、张飞三位豪杰便乘时而出。三人相遇于市，杯酒交欢，便成莫逆。遂到张飞桃园中聚谈结义。"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他们见黄巾遍州郡，便告燕主，自行招集义军。皇甫松使他们为先锋。张飞先在杏林庄杀败了张表。他又设计破了兖州城，张宝死于乱军之中。他们直至广宁郡，与张觉相敌。结果，张觉、张表也都死于乱军之中。皇甫松班师回朝，命众军在东门外下寨。因常侍段珪让向刘备索贿不遂，反为张飞所殴，便半月不得宣见。诸将都得官赏赴任了，独有他们还无宣唤。亏得遇见国舅董成，为他奏帝，才得补定州附郭安喜县县尉。定州太守有意要辱刘备，张飞大怒，便于"天晚二更向后，手提尖刀"，越墙而进府衙，杀死了太守。朝廷发下使命督邮崔廉来问此事，因擅作威福，张飞便将他缚于厅前系马桩上，"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刘备、关、张便领了众军，都往太行山落草。汉帝闻报大惊。国舅董成力言刘备不反，皆为十常侍所逼。帝便斩了十常侍，以他们的首级往太行山招安。刘备随即入朝见帝。帝授他为德州平原县县丞。灵帝崩，献帝立，迁都于洛阳。宰相为王

允、蔡雍、丁建阳。一日，西凉府申报黄巾张、李四大寇占了西凉府，王允举荐董卓为元帅。卓收了杀死丁建阳的家奴吕布为义子，赐以赤兔马。卓至西凉府，即招安了四大寇，声势极盛。卓当朝弄权，人心不忿。献帝密遣曹操去招致天下诸侯之兵来灭董卓。操至平原，先约刘备等三人同到虎牢关前破贼。诸侯以袁绍为元帅，同会于虎牢关，他们颇看不起刘备等三人。吕布出战，英勇无敌。孙坚险为所擒，却使了一个金蝉脱壳计将袍甲挂于树上走了。张飞夺了盔甲还他，孙坚老羞成怒，几乎要斩张飞。第二天，吕布又来搦战。刘、关、张三将同战吕布，杀得他大败而入关。第三天，张飞独战吕布，布又不能胜，只得闭关不出。这时，王允却使了一个连环计，命任貂蝉入了董卓府中，离间卓与吕布。布遂杀了董卓。殿前太尉吴子兰率兵围了宅，吕布夺门而去，又为董卓四元帅所阻。但终得脱围，至于徐州。这时徐州太守乃是刘备。前太守陶谦临死，三让徐州与玄德。陈宫劝吕布去投刘备，备使他屯军于小沛，他却暗有图取徐州之心。半载后，袁术使子袁襄取徐州，却为张飞所杀。术立志报仇，即命大将纪陵将三万军取徐州。刘备与关公并众官等南迎纪陵，一月不回，却留张飞守徐。张飞终日带酒不醒，不理正事。他责打了军官曹豹，豹便投诚吕布，献了州城。张飞力战，夺城而出，与刘备合军一处。备无可奈何，即将徐州让了吕布，而自退居于小沛。纪陵引军前来，吕布为他们两家解和，令人向南一百五十步，树立方天戟。“吕布曰：‘我发一箭，可射戟上钱眼，若射中，两家各罢战。’”果然一箭而中。纪陵便引军而退。有一天，张飞引军收捉贼寇，却夺了吕布钱物。吕布领军逼近小沛，声言要索交出张飞。刘备不从。关公说道：“张飞！安喜时鞭督邮，军去大半，为贼三载。前者失了徐州，皆尔之过！今又夺吕布钱

物，又是尔之过！"张飞大怒，领了十八骑，冲出阵去，赴睢水向曹操求救。操不信其言。飞又回去取书。仍是十八骑，冲阵而进，冲阵而出。曹操见了书便到小沛相救。一面合兵与吕布相战，一面却使许褚袭占了徐州。吕布又不肯听陈宫之计，自恃有赤兔马。夜间，侯成却盗了赤兔马献与曹操。吕布大败而逃，中途为张飞所捉，陈宫也被捕。操杀了陈宫。吕布尚希被赦，他对曹操说道："丞相倘免吕布命，杀身可报。今闻丞相能使步军，某能使马军。倘若马步军相逐，令天下易如番手。"曹操不语，目视玄德。玄德道："岂不闻丁建阳、董卓乎？"操遂言："斩，斩！"吕布大骂："大耳贼逼我速矣！"操乃斩布。他深爱刘备、关羽、张飞及吕布的降将张辽。每日与玄德携手饮酒，有意要用玄德为扶佐。然而"他家本是中山后，肯做曹公臣下臣？"第一卷便在这里终止了。

五

第二卷的开始，叙曹操引刘备军到长安见帝。帝大喜，加备为豫州牧，左将军，汉皇叔。这时，帝因曹操弄权，心中不安，赐诏董成，暗藏于衣带之中，传出宫来，几乎为操搜得。成便与刘备及太尉吴子兰等商议除操之计。太医院医官吉平献计进毒于操，不料为操所觉，将吉平勘打而死，终不说出何人所使。然操颇疑刘备。一日，操遂请备筵会，名曰论英会。唬得皇叔心惊胆战。恰好，东方贼发，操奏帝，举备去保徐州。同时，他却故使车胄为徐州太守，以夺备职。车胄欲先到徐州就职，却为关羽追上杀死。不到一月，曹兵来攻徐州。张飞献计去劫寨，不料反为曹操所包围。杀至天明，张飞、刘备失散，死生各不相知。操力劝

关羽投降了他，保全刘备家族。羽与他立下信约，如知皇叔信，便往相访，且降汉不降曹。操一一依允。且说备大败而逃，到了青州袁谭处安身，屡次请兵攻操。谭却口允而不起兵。一日在馆邸中遇见赵云，云劝他去投信都袁绍。他们便同去冀州见冀王袁绍，绍允许起军，以颜良为大元帅，文丑为典军校尉，许由为随军参谋，领军十万，来破曹操。操军出战大败。恰好关公运粮到来。他自请出战。在十万军中，一刀砍落颜良之头，用刀尖挑头而回。绍军知杀良者为关羽，便回去报告他，绍欲斩刘备。文丑出战，又为关羽所杀。绍益怒，赵云劝他道："其实关公不知刘备在此。若知先主此处，一径来投。"云愿保备出阵，绍许之。备得脱，便飞马奔荆州而去，赵云也随之而去。且说操自关公斩了颜良、文丑之后，待他益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又献美女十名与他。然关公终于无意在此，他探知刘皇叔在袁绍处，便欲辞了曹操去投绍 他封金挂印，保护二嫂，离长安而去。操军预先埋伏霸陵桥，欲执关公下马，终于被关公脱去。他到了绍处，却知皇叔不在，又往南而去。却说，刘备与赵云南投荆州，中途知道张飞占住了古城，自号无姓大王，便去见他。张飞一见备，滚鞍下马，纳头便拜，说道："哥哥怎生来这里？且入城里做皇帝去来！"不久，关公也到了古城。飞知他做了曹操的官，一见面举枪便刺。恰好蔡阳来追关公，公便一刀斩之，以明心迹。飞便迎他进城，是"名曰'古城聚义'"。备觉得古城不是久恋之乡，便率众南投刘表。表待之甚厚，不料快越、蔡瑁二人却有不忿之心。他们设计使表以备为辛冶太守。又遣关、张先去，单留备在城，欲使壮士杀之。亏得有一壮士通信，皇叔便飞马而逃，跳过坛溪，救了性命。备到辛冶，以徐庶为参谋。曹兵来攻，被庶设一计，杀得他们大败而去。但庶母住在许昌，他

恐母亲受苦，便辞备而去。临别时，他荐了卧龙、凤雏给备。卧龙是诸葛亮，凤雏是庞统。备便到卧龙冈去请诸葛亮，三顾茅庐，诸葛亮方才出见。他算定三分之局，欲取西川为基业。刘皇叔既得孔明，如鱼之得水。曹操使夏侯敦将十万军来取辛冶，被孔明设计，杀得他们大败而回。不料操却更引一百万大军，千员名将而来。刘备欲到刘表处求救时，表已死，次子刘琮继立。孔明使备弃了辛冶，去投荆州。刘琮却闭城不纳，辛冶、樊城的百姓们又追随而来，至被曹军追上，备之家小皆不知所在。张飞招二十人立于当阳长坂上，以当操。赵云单骑在操军中寻找备家小，甘、梅二夫人皆死，只救了阿斗（原作阿计）而回。飞立在高阜，望南岸操军三十万如无物。他连声大叫："吾乃燕人张翼德！谁敢共吾决死？"叫声如雷灌耳，桥梁皆断，曹军倒退三十余里。刘军南行，中途与孙吴使者鲁肃相遇。鲁肃劝备等投托肤将军孙权处，合力讨曹。备等安军于夏口，使孔明持书过江，投给孙权。张昭等主张曹操势大，不宜抗敌。孙权犹豫未决。曹操却已将了一百三十万军兵，围了夏口，使人投书给权。孔明提剑就阶斩了来使，权等大惊，欲杀孔明，亏得鲁肃劝住了。权夜与太夫人商议，太夫人说："你父临终，曾言，倘有急事，可以周瑜为元帅，黄盖作先锋。"权便使人至豫章请周瑜，瑜不至。孔明以计激之，并说操建铜雀台，欲得乔公二女。瑜大怒，遂出为帅，率三十万人屯军江南岸。瑜先设计，引曹军用箭去射他的船，却得了数百万支的箭来。操颇忧闷，访得蒋干，拜他为师。干至瑜处游说，不入。当夜，干宿于瑜处。瑜使了一个反间计，打了黄盖。盖却诉苦于干，又言快越、蔡瑁已投于瑜。干大惊，归言于操，操即斩了快、蔡二人。瑜众将皆主张采用火攻曹军，独孔明掌中写着风字。他便立坛祭风，以助火势。曹军大败，众官乱刀砍蒋干

为万段。瑜军四面逼来，曹操死战得脱。到了滑荣路，又有关云长领了五百校刀手拦住。曹操以情恳之，云长不听。天空却生了尘雾，使操得脱。瑜与刘备相见，惊其有君人之貌，便欲设计除之。他请备会宴于黄鹤楼，备乘其醉，得脱而归。曹、孙二军交战，周瑜中了一箭，荆州为刘备乘机而得。瑜大怒，更设计使权妹孙夫人嫁了刘备，欲乘机杀之。太夫人却以为不可，孙夫人也不忍杀备。等到他们夫妇过江时，又由太夫人暗中维持，保送了他们夫妇回去。周瑜又大怒几死。后荆州三年大旱。鲁肃送粮，欲借路使周瑜收川。第二卷至此而止。

第三卷开头叙鲁肃回后，不到二月，周瑜果然引军五万，向荆州而来，前去收川。周瑜领军在前，张飞却领军蹑其后，凡瑜所夺州府县镇，皆被飞所收。瑜大怒，疾复作，死于巴丘。庞统压住将星，不使人知道。运丧到吴时，鲁肃即荐举庞统，却为孙权大骂一顿而罢。庞统便到荆州，去投刘备。备使他为历阳县令，不遂其志。张飞持剑去杀他，连砍数剑，杀的却是一狗。不到几天，统却去说沿江四郡皆起兵叛备。孔明命赵云到长沙收赵范，范欲以嫂嫁云。云大怒，因此相恶，范被云所杀；他收了长沙郡。军师又命张飞去收桂阳郡，也得了手。只有武陵郡韩国忠一处，因有庞统、魏延相助，却不能得手。军师却使一计，与统通谋，降了魏延，斩了国忠。又去收金陵郡，太守金族使黄忠出马。连日相战，并无胜负。孔明又使计杀了金族，降了黄忠。备军因此声威大振，奄有荆州十三郡，雄军五万，猛将三十员。曹操闻之，颇为忧虑。便到平凉府招了马滕来。滕忠心耿耿，生有二子，马超、马大。闻招，即知不返。他说，假若他死在操手，二子须为他报仇。滕到京，当面骂曹。曹操便使军兵乘夜杀死了滕，马超兄弟知道此事，兴兵前去杀操，杀得曹操割髯弃袍而逃。

有华山云台观仙长楼子奋来献计给马超，超不听。楼子奋便又到曹营献计，操用其计，果然散了马超的军队。超领军不上三千，投奔张鲁。鲁欲与超复仇。二人领军驻于剑关之下。川中四面皆敌．川主刘璋颇以为患。便遣张松献西川图于曹操。松人物矮小，言语不多，操不甚加礼。松见杨宿，宿取《孟德书》一十六卷，《孙子书》一十三篇给他看。他看一遍，便会背诵。宿大惊。言于曹操。操急使人追之，松已自去了。松见旺气在荆州，便向此地而去。到了荆州，松见备与诸文武皆有龙虎之相，便将西川图献与备。备便作书交松带给刘璋，璋使法正去请备入川。在入川之前，孔明设计大败曹操之军，使他不敢正视江南。以后，便以庞统为帅，帅兵收川。备入川，在离成都府百里地，名曰“符家会”与刘璋相见。统欲使黄忠杀璋，为备所阻。统对备说：“今日不得西川，非统之过，盖主公之罪也。”次日璋请备筵会。法正、张松欲献川于备，为人所知，告发于璋。璋便会请了巴郡太守严颜来，元帅张任又引五万军把了险要处。统与备到了落城，统为乱箭所射死。荆州又起了三路军来接应刘备。这时，孙夫人抱了阿斗，要投东吴，却被张飞夺了阿斗，以言相责，孙夫人“羞惨投江而死”。然后张飞追上众军，一同入川。他擒住了严颜，又释了他，严颜遂降于飞。又有铁臂将军张益败了赵云，势不可当。璋使国舅赵师道来助他，赵却是朝廷之贼，又辱骂官。益不忿，便杀了他，降于备。大军至濯锦江，江上有升仙桥。庞统却显灵，助黄忠夺了此桥。自此，大军便很容易的到了成都府。刘璋引百姓们袒臂牵羊来迎备，刘备遂为西川之主。这时，张鲁、马超已引十万军上剑关，又夺了阳平关，又有曹操军二十万蹑其后。孔明设计招降了马超。刘备遂封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五人为五虎将。独关公不在川，他正镇守着荆州。他臂

伤未愈，每天阴辄觉臂痛。使请华佗来医，刮骨疗疮，关公面不改色。关公箭疮方愈，却有鲁肃引万军过江，请关公赴单刀会。关公挺身而去，安然而回。鲁肃又过江请吕蒙来取长沙四郡，关公求救于川，杀得吕蒙大败。这时，曹操又起大军攻川。孔明设计，一昼夜折了他十万军。不到十日，曹军又来，马超却带酒战败，失了阳平关。曹军进至紫乌城，见百姓尚作营生。曹军不敢入城，向东北而去。却为川中诸将截住，大杀几阵。曹军粮食，皆聚于定军山。军师使黄忠至定军山，斩了夏侯渊，夺了粮食。曹操欲去不能，欲留不可。一夕，夜静私行，却见军兵打揲行李。询知乃杨修因操叹鸡肋，食之无味之语而传出来的。操遂斩了杨修，退军而去。操回军至长安，贾诩暗对操说，献帝之子，要暗害他。操便扬言太子要谋篡位，立逼献帝杀了太子。帝惧怕操，封之为大魏王。孙权也自立为大吴王。皇叔则自封为汉中王。汉中王欲立太子，问于关公。关公主张立刘禅，刘封因此怨恨关公。半年后，江南有使来，要求关公之女与吴王之子为妻。关公带酒，叱骂使臣而去。不久，曹军来攻荆州。关公出战，斩了来将庞德，水淹七军，杀得曹军大败而去。操更连结东吴，起兵夹攻荆州，关公不肯求救于川。及事急，一月之中，三次求救，文书却皆为刘封扣下不申，关公遂力战而死，吴、魏二家分了荆州。这个消息，军师不敢告知刘备。操回朝后，一日，奏献帝，说他年老，可立嗣。然帝无后嗣。操便说，可立他儿子曹丕为天子。帝只好依言，筑受禅台以授受帝位。曹丕即位，改元黄初，国号曰魏，封献帝为山阳公。孙权闻之，也立为吴大帝，改元黄龙。刘备也立为蜀川皇帝，改元建武。备即位后，思念爱弟关公数年不见，令人赴荆州去招他。军师至此，不敢隐瞒，即将前事说知。先主听了，晕去数番，立誓讨吴，军师力阻不听。西川起军四十万，

又向蛮王孟获借了十万军，拜张飞为元帅，留武侯太子权国。先主到了白帝城，扎下五座连珠寨。张飞因责打部下军卒，为他们所杀，提头投吴去了。先主又为之气杀数次，卧病了好几天。吕蒙与陆逊设计大败了先主。他困守白帝城，军无三万。病重茶饭不能进，急派人去西川宣太子及军师等至。先主对孔明说道："阿斗年幼，不堪为君。中立则立之，不中立，军师即自为之。"军师泣矢竭忠辅主。先主又吩咐太子，诸事听命军师。言讫，帝崩。诸葛亮即同太子扶棺而归。半年以后，孟获派人来索借去的十万军，军师无以应之。不久，孟获便起兵十万，来侵西川。诸葛武侯亲自出征南蛮。凡七次擒住孟获，七次放他。孟获乃心服，自誓不复再反。这时，后顾之忧既绝，武侯便专意经营中原。凡六出岐山，与司马益对敌，皆无功。其间，他造了木牛流马来运粮。姜维欲来抢夺，却为武侯所擒，维乃拜武侯为父。最后，武侯带兵私行，离皆庭百里，见一娘娘。问是何处。娘娘答是黄婆店。"又问，今岁好大雨。娘娘言，卧龙升天，岂无大雨。"她又说是"君亡白帝，臣死黄婆。""又问西高山甚名。娘娘言，秋风五丈原也。"言毕，化阵清风而去。武侯自此卧病月余，针药不能疗治。魏延见军师病重，便欲为帅，武侯伪许之。数日后，武侯命杨仪、姜维、赵云诸将近前，"哭而告曰：吾死，可将骨殖归川。"众人皆泣下。当夜，军师扶着一兵，"左手把印，右手提剑，披头点一盏灯，用水一盆，黑鸡子一个，下在盆中，压住将星。"武侯归天，姜维遵遗教杀了魏延。司马益知武侯身死，率兵追来，却为杨仪、姜维杀得大败。长安为之语曰："死诸葛能走活仲达。"此后，两国相安无事。后司马氏篡魏，是为晋。汉献帝闻之，笑而死。晋王使邓艾、锺会入川伐汉。姜维征西凉国去了，因此邓艾军无甚阻当的便入川来。汉帝欲降。宰相王湛劝之不

听，遂先杀妻子，后自刎。汉帝勑诸边将皆降，姜维得诏，怒以刀砍石，不得已而降。晋王封汉帝为扶风郡王。只走了汉帝外孙刘渊，投北去了。晋王又使王濬、王浑伐吴，也降了吴主孙皓。自此天下复统于一。刘渊逃北，杰士多归之。其子刘聪，也骁勇绝人。刘渊自立国号曰汉，为刘氏复仇。这时，晋惠帝死，怀帝立。汉王领军至洛阳伐晋，杀了怀帝。又有晋悯帝立于长安，汉王又遣将掳了他来。他遂灭晋国，即皇帝位。遂立汉高及昭烈、刘禅诸庙而祭之，“大赦天下”。

六

以上是《三国志平话》一书的提纲。（叙事一本其旧，俱无变更，人名地名也一仍原本，不加改动。）在这短短的概略中，我们已可知道这部《三国志平话》尚是纯然的民间粗制品，未经学士文人们的润改的。其最足注意的有几点：

第一，叙事略本史传，以荒诞无稽者居多。最可诧怪的，是：张飞殴打常侍段珪让；刘备太行山落草，国舅董成劝汉帝杀了十常侍，以他们的首级去招安刘备；张飞大叫一声，如雷灌耳，桥梁皆断；关公守住滑荣路，曹操因天空生了尘雾，得脱他手；张飞持剑杀庞统，不料杀的却是一只狗；庞统鼓动沿江四郡叛刘备；曹操逼献帝禅位于他的儿子曹丕；刘渊为汉帝外孙，后立汉国，灭了晋朝，为汉复仇等等，俱是离开史实太远，太觉荒唐可笑的。这真是一部民间传说中的《三国志》。好象作者只是耳听说书先生说过三国故事，而目实未见过陈“志”裴“注”似的。

第二，人名、地名触处皆谬，往往以同音字与同形字来代替了原名。如以糜夫人为梅夫人，糜竺为梅竹，皇甫嵩为皇甫松，

张角为张觉，董承为董成，蔡邕为蔡雍，蒯越为快越，新野为辛治，阿斗为阿计，讨虏将军（孙权）为托肤将军，华容道为滑荣路，杨修为杨宿，街亭为皆庭，司马懿为司马益等等。更奇怪的是，竟有以二人合为一人者，如将段珪、张让二人合而为段珪让一人。似此白字连篇，同音字任意借用，皆是原始的民间文学的本色。或者北宋人以来的《三国志平话》，原来并未曾有过传本，只是口说相传，或仅有最原始的秘本，只是父子师弟相传着，至元代前后，方才见之于刊本的吧？或者宋代刊本已失了传，这部元刊本只是由说书者口中写下来的吧？今俱未能明。然总之，这部《三国志平话》是民间的原始文学作品之一却是无可疑问。当时或者更有一部比较合理的《三国志平话》，如《五代史平话》同样的著作在坊间流传着也难说。（这有如今日之有两部不同的《飞龙传》，不同的《说岳》，及既流传着《说唐》，又流传着《隋唐志传》，既有《东周列国》，又有《列国志传》一样。）或者此种合理的《三国志平话》早已不传，或本来便不曾有过，正有待于罗贯中辈的文人们，将这种原始的“平话”来大大的修正重编过。

第三，在文辞上，作者也颇现着左支右绌，狼狈不堪之态，有许多所在简直是不能成句成章，有许多所在似是只说了半句，还没有说完，有许多地方，似脱落一段半节，有许多地方更大似一种匆匆草成的备忘的节本。总之，是可充分的表现出原始的民间作品的本色。这并不足以证明元代白话文学的不大高明，却足以证明民间的原始文学作品，在未经文人学士的写定，或润饰修正之前，全都是这末不大高明的。姑引一段于下：

却说周郎每日与小乔作乐。有人告曰：“托肤今委差一官人，将一船金珠缎匹，赐与太守。”小乔甚喜。周瑜言：“夫人不会其意。”诸葛、鲁肃亲自来请。须臾，诸葛至。问：“何人也？”诸葛自言：“南阳武荡山

卧龙冈，元名诸葛亮。”周瑜大惊。问：“军师何意？”诸葛曰：“曹操今有百万雄兵，屯于夏口，欲吞吴、蜀。我主在困，故来求救。”周瑜不语。又见数个丫环侍女，簇小乔过屏风而立。小乔言：“诸葛，你主公陷于夏口，无计可救，远赴豫章，请周郎为元帅？”却说诸葛身长九尺二寸，年始三旬，髯如乌鸦，指甲三寸，美若良夫。周瑜待诸葛酒毕，左右人进枨橘，托一金瓯。诸葛推衣起，用左手捧一枨，右手拾其刀。鲁肃曰：“武侯失尊重之礼。”周瑜笑曰：“我闻诸葛出身低微，元是庄农，不惯。”遂自分其枨为三段。孔明将一段分作三片，一片大，一片次之，一片又次之，于银台内。周瑜问：“军师何意？”诸葛说：“大者是曹相，次者是孙托肤，又次者是我主孤穷刘备也。曹操兵势若山，无人可当。孙仲谋微拒些小，奈何？主公兵微将寡，吴地求救，元帅托患。”周瑜不语。孔明振威而喝曰：“今曹操动军远收江吴，非为皇叔之过也。尔须知曹操长安建铜雀宫，拘刷天下美色妇人。今曹相取江吴，虏乔公二女，岂不辱元帅清名！”周瑜推衣而起，喝：“夫人归后堂。我为大丈夫，岂受人辱！即见托肤，为帅，当杀曹公。”周瑜上路，数日到。孙权众官，推举周瑜挂印，筵会数日。托肤送周瑜上路，起三十万军，百员名将，屯军在江南岸上，下寨柴桑渡十里。却说曹操知得周瑜为元帅。无五七日，曹公问言：“江南岸上千只战船，上有麾盖，必是周瑜。”被曹操引十只战船，引快越、蔡瑁江心打话。南有周瑜，北有曹操，两家打话毕。周瑜船回，快越、蔡瑁后赶。周瑜却回。周瑜一只大船，十只小船出，每只船一千军，射住曹军。快越、蔡瑁令人数千放箭相射。却说周瑜用帐幕船只。曹操一发箭，周瑜船射了左面，令扮棹人回船，却射右边。移时，箭满于船。周瑜回，约的数百万只箭。周瑜喜道：“丞相，谢箭！”曹公听的大怒，传令：“明日再战。依周瑜船只，却索将箭来。”至日，对阵。周瑜用炮石打船，曹公大败。军到寨，曹相曰：“倘若在旱滩上，赢了周瑜。水面上交战，不得便宜。”曹操生心，言孙权有周瑜，刘备有诸葛，惟有吾一身，与众官评议，可举一军师。曹公将素车一辆，从者千人，引众官住江。见一仙长，抚琴而坐。曹相又思，西

伯、奚侯得太公，兴周八百余年。曹操披乘而见，邀上车与对坐。曹相问："师父莫非江下八俊？"先生曰："然。"〔曹操拜蒋干为师〕曹公大喜，入寨筵会数日。曹相问曰："师父，今退周瑜，事如何？"蒋干言曰："周瑜乃江南富春人也。与某同乡。某见周瑜，着言说他，使不动兵。江北岸夏口先斩刘备，然后驱兵，南渡取吴，克日而得。"曹相大喜，看蒋干似太公、子房之人。

第四，这部《三国志平话》，内容虽多荒诞，白字虽是连篇累牍，人名地名虽是多半谬误，文辞虽甚粗鄙不通，然其结构却是很弘伟的。其描写虽是粗枝大叶，有时却也十分生动。她虽是原始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虽是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一个骨架子，然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内容却也已完全包括于此了。民间的作品总是这样的：虽似谬诞粗野，却很弘伟，很活跃可爱。

第五，这部小说对于曹操已是没有好感，只是着力写他几次狼狈的失败，对于诸葛亮却是很着力的写他的智计满胸，算无不准，谋无不验。然对于关羽却是写得颇为冷淡，并没有什么生气。全书中写得最有生气，最可爱的人物却是张飞。他是个闯祸的太岁，好勇无谋的将军，却是胸无宿物，干脆可喜，几次的败也由他，成也由他。几乎全部《三国志平话》中，乃是以张飞的活跃为中心似的。

七

通俗小说《三国志》之成为正则的演义，不惟通俗，抑且通"雅"，且远超出于《前后七国》、《说唐》数传同科之列者，第一个——或者是最大的一个——功臣，自要算是罗贯中。《三国志

通俗演义》与罗贯中这两个名辞，久已胶结在一处的了。自北宋以来，通俗传说中的《三国志》愈走愈野，加入莫须有的传说愈多，而离开历史上的故事愈远，甚且违背史实的地方也更为繁伙。其结晶，便有了那末粗野的一部虞氏新刊的《三国志平话》。这个“传说”到了罗贯中手里，他便踌躇着、迟疑着，颇想完全廓清了许多太荒诞了的传说与事实。他究竟是一位“秀才”（即读书人之谓），多读了几本书的，便取了陈寿的《三国志》来，与这种通俗传说的《三国志平话》之类的书来对照，加入许多陈志所有的材料，去了许多陈志所无而太觉谬诞的传说。但对于俗本传说，有描写动人的地方，也颇有所采取。结果，便成了第一部的“按‘鉴’重编”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我们知道，历史小说的趋势是愈走愈向“历史”走去的。到了后来，便简直成了用文言式的白话写出的历史的复本、副本了，不过不用纪传编年诸体而用“章回体”罢了。（这如杜纲的《南北史演义》以及今人所作的许多演义。）而领导了这班卫护“历史”的小说作家们向前走去的，便是罗贯中。第一个由许多荒诞的传说中，回顾到真实的历史的作家便是罗贯中。演义到了此后，便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小说了。而此后的演义，便有了两歧的趋势。一方面文人学士拉了她向历史走，一方面民众拉了她向“英雄传说”一条路上去。其结果，演义的发展，便有了绝不相同的二型。一是愈趋愈文的“按鉴重编”的历史故事。一是愈趋愈野，更扩大了，更添加了许多附会的传说进去的通俗演义，若《说唐传》之类。所以同一部名目的演义，往往是有了两个本子的，一是通俗的，一是较近于历史的。

金华蒋大器（庸愚子）序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说：“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

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他这一段话，颇能抉出罗贯中著作的本意与真相来，对于当时的通俗平话与罗氏书的分别，也能一言而显其要。“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这几句话便是罗氏书之所以能够“雅俗共赏”的原因；也便是前代的评话之所以渐渐消灭，而罗本《通俗演义》之所以能够盛行于世的原因。

罗贯中是一位甚等样子的人呢？他的详细的生平，没有一个人说起过。蒋大器的序，只是轻轻的带起一句道：“东原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每卷之下也只题着：“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但他书上则也有题为“庐陵罗本”的，也有题为“武林罗贯中”的。总之，他姓罗，名本，字贯中，这一层却是无可怀疑的。至于他到底是庐陵人，东原人或是武林人，则不可知。他的生年，大约在元末明初。周亮工《书影》说他是洪武初人，则他当是跨于元、明二代之间的一位作家（约公元一三二八——一三九八年）。他的生平，没有人说起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不过系一位通俗的作家，又只写着不为人看重的小说与戏曲，所以传记家也不会看得起他而为他写什么传记了。他的著作很多，传于今者也不少。戏曲有《龙虎风云会》一本，今存。叙赵普辅宋太祖得了天下，太祖为了国事，雪夜还去访他的事。至今《访普》一折，尚为剧场上颇受欢迎的戏。他的小说，相传有《十七史演义》的

巨作。今虽未必俱存于世，然如今存的《列国志传》、《东西汉》、《南北史》、《三国志》、《隋唐志传》、《五代志传》等等都有为他所写的痕迹存在。特别是《三国》、《隋唐》、《五代》、《列国》等，都还明显的标出他的姓名来。这几部书，笔调的相同，格式的类似，都不必怀疑的知道其必出于他一手所写。又他们的可以衔接的地方，便前后都是衔接的，例如《隋唐志传》之后，紧接着便是《五代残唐传》。此外，又有好儿部英雄传奇，如《水浒传》、《平妖传》、《粉妆楼》等等，相传也为罗氏所著。在当时，一家刻了一长套的小说，并不是不习见的事，例如，在至治间，建安虞氏便刻了至少五部以上的象《三国志平话》一类的东西，则罗贯中氏一手写著《十七史演义》的巨大无伦的长著并不是不可能的。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还有人有疑问，但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则无人疑其为非出于罗氏之手。在罗氏的许多作品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乃是最著名，且也是流行最广的一部代表作。

八

罗贯中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新安虞氏本的《三国志平话》，其不同的地方，便在：虞氏本是民间传说中的《三国志》故事的一个结果，罗氏本虽题着“通俗演义”，却是抛弃了民间传说，而回转到真实的历史中去的。因此，罗氏本与虞氏本便有了很不相类的几点：第一是削去了流俗传说中太过荒诞不经的事实，如张飞打段珪让，杀太守，诛督邮；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于其子曹丕；庞统既投了刘，不得意，又去劝说沿江四郡，皆起叛刘之类。这些事实，实在离开历史太远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一见便可

知其为荒谬，所以罗氏也不得不将他们逐一的削去了，免得贻通人以口实，免得这部“演义”，只能流行于民间，而上不了士大夫阶级中的“台盘”。最大的刊落便是将司马仲相断狱的一大段入话及孙秀才发见天书的故事完全删去了。这颇使我们的眼界为之一清。本来历史小说以因果报应为起结实是太幼稚、太可笑的。罗贯中氏毅然舍弃了这些“入话”，而单刀直入的即以“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开始，诚是很有眼光、很有胆识的。

第二是增加了许多历史上的真实事实。虞氏本只是一个壳子，叙事既疏，所收罗的三国故事也极不完备；一方面既收集了许多的民间的传说，一方面却又遗落了《三国志》上的许多绝好的资料。罗氏本在一方面确尽削除之力，在别方面便自然的要加上了许多的历史上及其他方面所给他的好材料。这些增加的东西，约有三方面：(一) 历史故事，如何进诛宦官，祢衡骂曹操，曹子建七步成章，以及姜维的许多故事，锺会、邓艾的取蜀等等。(二)诗词，《平话》诗词，寥寥可数，罗本则搜罗“后人”、“史官”、“宋贤”、“胡曾”等等的诗词，在四百余首以上，诚是洋洋大观。(三) 表章书札，罗氏本也依据陈志裴注及本集，搜入不少。《平话》对于当时往来信札表章，往往出之于伪造，极多鄙陋可笑的，罗氏本则一扫此种俗文，大多数改用原作。

第三是改写了许多虞氏本所有的故事。这一点最多，罗本原是全部改写的，特别是许多虞氏本太过谬诞不经的地方，例如张飞独拒当阳长坂桥一段，虞氏本以为张飞大喊一声，竟喊断了长坂桥，喊退了曹军，这是很可笑的传说。罗氏知其无理，便将其改作了张飞大喊一声，吓破了曹操身边的侍从夏侯傑之胆，跌落马下而死，曹军为之惊退者三十里。这一点是比较有可能性的。

就这三点看来，可知罗氏本对于虞氏本，其进步是如何的巨大。罗氏在卷首大书着“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这诚是“言副其实”的标示。我们与其说，罗氏本是出于虞氏本，不如说他是出于陈寿的史书更为妥当。真不愧为第一个“按鉴重编”的演义小说作家。

但第四，罗本的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保存了一部分《平话》的旧事而大加增饰，将原来一页的东西，变成了好几十页。例如：刘备三顾茅庐的一段，在《平话》里只是寥寥的如下的一段：

> 话说中平十三年春三月，皇叔引三千军同二弟见直至南阳邓州武荡山卧龙冈庵前下马，等候庵中人出来。却说诸葛先生庵中按膝而坐，面如傅粉，唇似涂朱，年未三旬，每日看书。有道童告曰：“庵前有三千军，为首者言是辛冶太守汉皇叔刘备。”先生不语，叫道童附耳低言，说与道童。道童出庵对皇叔言：“俺师父从昨日去江下，有八俊饮会去也。”皇叔不言。自思不得见此人，便令人磨得墨浓，于西墙上写诗一首。诗曰：
>
> 独跨青鸾何处游，多应仙子会瀛洲。
>
> 寻君不见空归去，野草闲花满地愁。
>
> 太守复回辛冶。至八月，玄德又赴茅庐谒诸葛。庵前下马，令人敲门。卧龙又使道童出言：“俺师父去游山玩水未回。”先主曰：“我思子房逃走圯桥，遇黄石公三四番进履，得三卷天书。又思徐庶言，伏龙胜他万倍，天下如臂使指。”皇叔带酒闷闷，又于西墙题诗一首。诗曰：
>
> 秋风初起处，云散暮天低。雨露凋叶树，频频沙雁飞。
>
> 碧天惟一色，征棹又相催。徒劳二十载，剑甲不离身。
>
> 独步辛冶郡，寒心尚未灰。知者十余辈，谒见又空归。
>
> 我思与关张，桃园结义时。故乡在万里，云梦隔千山。
>
> 志心无立托，伏望英雄攀。卧龙不相会，区区却又还。

皇叔与众官上马，却还辛冶。张飞高叫言："哥哥错矣。记得虎关并三出小沛，俺兄关公，刺颜良，追文丑，斩蔡阳，袭车胄，当时也无先生来。我与一百斤大刀，却与那先生论么！"皇叔不答。却说诸葛自言："我乃何人，使太守几回来谒？我观皇叔是帝王之像，两耳垂肩，手垂过膝，又看西墙上写诗，有志之辈。"先生日日常思前复两遍，今正虑间，道童报曰："皇叔又来也。"诗曰：

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此处乐耕锄。

蜀王若不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

〔三谒诸葛〕话说先主一年四季，三往茅庐谒卧龙不得相见。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今被徐庶举荐，先主志心不二，复至茅庐。先主并关、张二弟，引众军于庵前下马，亦不敢唤问。须臾一道童至，先主问曰："师父有无？"道童曰："师父正看文书。"先主并关、张直入道院，至茅庐前施礼。诸葛贪顾其书。张飞怒曰："我兄是汉朝十七代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今折腰茅庵之前，故慢我兄！"云长镇威而喝之。诸葛举目视之，出庵相见。礼毕。诸葛问曰："尊重何人也？"玄德曰："念刘备是汉朝十七代玄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见辛冶太守。"诸葛听毕，邀皇叔入庵侍坐。诸葛曰："非亮过，是道童不来回报。"先主曰："徐庶举师父善行，兵谋欺姜吕。今四季三往顾，邀师父出茅庐，愿为师长。"诸葛曰："皇叔灭贼曹操，复兴汉室。"玄德曰："然。"

但在罗本，便演成近五倍之多了：

次日，玄德同关、张二人，将带数十从者来隆中。遥望山畔数人，荷锄耕于田间，而作歌曰：

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上黑白分，往来争荣辱。

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阳有隐者，高眠睡不足。

玄德闻其言，勒马唤农夫而问之曰："此歌何人所作？"农夫曰："此歌乃卧龙先生之所作也。"玄德曰："卧龙先生住于何处？"农夫遥指曰："自此山之南，一带高岗，乃卧龙岗也。岗前疏林内茅庐中，即孔明先生高卧之处也。"玄德谢之。行不数里。遥望卧龙岗，果然清景异常。后人单道卧龙居处遂赋古风一篇……

玄德来到庄前下马，亲扣柴门。一童出问。玄德曰："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见屯新野，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童子曰："我记不得许多名字。"玄德曰："新野刘备来访。"童子曰："今早少出。"玄德曰："何处去了？"童子曰："踪迹不定，不知何处去了。"玄德曰："几时归？"童子曰："不准，或三五日，或十数日。"玄德惆怅不已。张飞曰："既不见，自归去便了。"玄德曰："更待片时。"云长曰："不如暂回，却再使人来探，未为晚矣。"玄德曰："然。"乃嘱咐童子云："如先生回，可言刘备专访。"遂上马，别茅庐，约行数里，勒马回观隆中景物，称羡不已。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泉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松篁交翠，猿鹤相亲。观之不已。忽见一人神清气爽，目秀眉清，容貌轩昂，丰姿英迈，头戴逍遥乌巾，身穿青衣道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玄德曰："此必是卧龙先生也。"慌忙下马，趋前施礼。"先生莫非卧龙否？"其人曰："将军是谁？"玄德曰："豫州牧刘备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是也。"玄德曰："久闻先生大名，请席地权坐，少请教一言。"二人对坐于林石之间。关、张侍立于侧。州平曰："将军欲见孔明何为？"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乱，盗贼蜂起，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州平笑曰："公以定国为主，虽是良心。但恨不明治乱之道。"玄德请问曰："何为治乱之道？"州平曰："将军不弃，听诉一言。自古以来，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如阴阳消长之道，寒暑往来之理。治不可无乱，乱极而入于治也。如寒尽则暖，暖尽则寒，四时之相传也。自汉高祖斩白蛇起义兵，袭秦之乱而入于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由治而入乱也。光武中兴于东都，复整大汉天下，由乱而入治也；光武至今二百年，民安已

久，故起干戈，此乃治入于乱也。方今祸乱之始，未可求定。岂不闻天生天杀，何时是尽；人是人非，甚日而休。久闻大道不足而化为术，术之不足而化为德，德之不足而化为仁，仁之不足而化为俭，俭之不足而化为仁义，仁义不足而化为三皇，三皇不足而化为五帝，五帝不足而化为三王，三王不足而化为五霸，五霸不足而化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为秦汉，秦汉不足而化为黄巾，黄巾不足而化为曹操、孙权与刘将军等辈，互相侵夺，杀害群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将军欲见孔明，而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为也。"玄德曰："深谢先生见教。不知孔明往于何处？"州平曰："吾亦欲寻去，未见耳。"玄德曰："请先生同往敝县若何？"州平曰："山野之人，无意于功名久矣。容他日再会。"长揖而去。玄德与关、张上马而行。云长曰："州平之言若何？"玄德曰："此隐者之言也，吾固知之。方今乱极之时，圣人有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此理固是。争奈汉室将危，社稷疏崩，庶民有倒悬之急，吾乃汉室宗亲，况有诸公竭力相辅，安可不治乱扶危，争忍坐视也。"云长曰："此言正是。屈原虽知怀王不明，犹舍力而谏，宗族之故也。"玄德曰："云长知我心也。"遂回至新野。住数日，时值隆冬，玄德使人探孔明。回报曰："诸葛亮已在庄上。"玄德便教备马。张飞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使人唤来便了。"玄德叱之曰："汝不读书。岂不闻孟子有云，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而不往也。今见贤不以其道，是欲入而自闭其门也。孔明此世之大贤，岂可召乎。"遂上马来谒孔明。未知见否？还是如何？

玄德风雪访孔明

建安十二年冬十二月中，天气严寒，彤云密布。玄德同关、张引十数人前赴隆中，求访孔明。行不数里，忽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

玉簇，林似银妆。张飞曰："天寒地冻，尚不用兵，岂宜远见无益之人乎？且回新野以避风雪。"玄德曰："吾正欲教孔明见吾殷勤之意，如兄弟怕冷，汝可先回。"飞曰："死且不怕，岂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劳神思。"玄德曰："汝勿多言。"相随同去，将近茅庐，见路旁酒店中，一人作歌。玄德勒马于酒旗下，听其歌曰：

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又不遇阳春。

君不见东海老叟辞荆榛，石桥壮士谁能伸。

广施三百六十钓，风雅遂与文王亲。

八百诸侯不期会，黄龙负舟涉孟津。

牧野一战血漂杵，朝歌一旦诛纣君。

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中隆准公。

高谈王霸惊人耳，二女濯足何贤逢。

入关驰骋跨雄辩，指麾众将如转蓬。

东下齐城七十二，更有何人堪继踪。

二人功绩尚如此，至今谁肯论英雄。

又一人击桌而歌曰：

吾皇提剑清寰海，一定强秦四百载。

桓灵未久火德衰，奸臣贼子调鼎鼐。

青蛇飞下御座旁，又见妖虹降玉堂。

群盗四方如蚁聚，奸雄万里皆鹰扬。

吾侪长啸空拍手，闷来村店饮村酒。

独善其身尽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

二人歌罢大笑。玄德曰："此必是卧龙先生。"遂下马入店。见二人凭桌对坐饮酒。上首者白面长须，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曰："二公何者是卧龙先生也？"面白者曰："将军欲寻卧龙何干？"玄德曰："刘备乃汉左将军领豫州牧，见居新野城。今欲访见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面白者曰："吾等非是卧龙，皆卧龙之友也。吾乃颍川石广元，此是汝南孟公威，皆隐居于此。"玄德大喜曰："备随行有马匹，敢请二公

同往卧龙庄上共语。”广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懒之徒，不省治国之事，空在世无益。君请上马，可见卧龙矣。”玄德辞二隐者上马，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扣门。童子出。玄德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曰：“见在堂上读书。”玄德遂跟童子入，见草堂之上一人拥炉抱膝，歌曰：

凤翱翔于万里兮，无玉不栖。吾困守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躬耕于垄亩兮，以待天时。聊寄傲于琴书兮，吟咏乎诗。逢明主于一朝兮，更有何迟。展经纶于天下兮，开创镃基。救生灵于涂炭兮，到处平夷。立功名于金石兮，拂袖而归。

玄德上草堂，施礼曰：“备久慕先生，无缘拜会。昨因徐元直称荐，敬到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风雪而来，得见仙颜，实为万幸。”那个少年慌忙答礼而言曰：“将军莫非刘豫州，欲见家兄否？”玄德惊讶而问曰：“先生又非卧龙耶？”其人曰：“卧龙乃二家兄也，道号卧龙。一母所生三人。大家兄诸葛瑾，见在江东孙仲谋处为幕宾。二家兄诸葛亮，与某躬耕于此。某乃孔明之弟诸葛均也。”玄德曰：“令兄先生往何处闲游？”均曰：“博陵崔州平相邀同游，不在庄上二日矣。”玄德曰：“二人何处闲游？”均曰：“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僻之中，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玄德曰：“刘备如此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嗟呀不已。均曰：“少坐献茶。”张飞曰：“既先生不在，请哥哥上马。”玄德曰：“吾已亲诣此间，如何无一语而回。”玄德请问曰：“备闻令兄熟谙韬略，日看兵书，可得闻乎？”均曰：“不知。”飞曰：“问他则甚！风雪甚紧，不如早归。”玄德叱之曰：“汝岂知玄机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车骑，容日却去回礼。”玄德曰：“岂敢望先生枉驾来临。数日之后，备当又至矣。愿借纸笔，留一书上达令兄，以表刘备殷勤之意也。”均遂具文房四宝。玄德呵开冻笔。拂展云笺，其书曰：

汉左将军宜城亭侯司隶校尉领豫州牧刘备，岁经两番相谒仙庄，不遇空回，惆怅怏怏，不可言也。切念备汉朝苗裔，忝居皇叔，滥

当典郡之阶，职系将军之列。伏睹朝廷陵替。纲纪崩摧，当群雄乱国之时，恶党欺君之日，备心肺俱酸，肝胆几裂。虽有匡济之忠诚，奈无经纶之妙策。仰启先生仁慈恻隐，忠义慨然，展吕望之良材，施子房之大器，备敬之如神明，望之如山斗，恳求一见而不可得。再容卜日，斋戒熏沐，特拜尊颜。乞垂电览鉴察，幸甚！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吉日备再拜。

玄德写罢，递与诸葛均。均送出庄门外，玄德再三殷勤致意。均皆领诺入庄。玄德上马，忽见童子招手篱外叫曰："老先生来也。"玄德视之，见一人暖帽遮头，狐裘被体，骑一驴，后随带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踏雪而来。转过小桥，口诵《梁父吟》一首，诗曰：

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空中乱雪飘，改尽江山旧。

仰面观太虚，想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

白发银丝翁，岂惧皇天漏。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玄德闻之曰："此必是卧龙先生也！"滚鞍下马，向前施礼曰："先生冒寒不易，刘备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驴，进前作揖。诸葛均在后曰："此非卧龙家兄，乃家兄岳父黄承彦也。"玄德问曰："适间所诵之吟，极其高妙，乃系何人所作？"黄承彦曰："老夫在女婿家观《梁父吟》，记得这一篇。却才过桥，偶望篱落间梅花，感而诵之。"玄德曰："曾见令婿否？"黄承彦曰："便是老夫径来看他女小婿矣。"玄德闻言，辞别承彦，上马而行。正值风雪满天，回望卧龙岗，悒怏不已。……玄德回新野之后，荏苒新春，命卜者揲蓍择日已定，遂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准备鞍马车仗，再往卧龙岗谒诸葛孔明。时关、张闻之不悦，乃挺身拦住而谏之。未知其言还是如何？

定三分亮出茅庐

却说玄德因访孔明二次不遇，再往南阳。关、张谏曰："兄长二次亲谒茅庐，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虚闻其名，内无实学，故相辞也。避而不敢面，遁而不敢言。岂不闻圣人有云：毋以贵下贱，毋以众下寡。

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汝读《春秋》,岂不闻桓公见东郭野人之事耶?齐桓公乃诸侯也,欲见野人,而犹五返,方得一面。何况于吾欲见孔明大贤耶。”关公闻此语曰:“兄之敬贤,如文王谒太公也。”张飞曰:“哥哥差矣。俺兄弟三人,纵横天下,论武艺不如谁。何故将这村夫以为大贤,僻之,僻之甚矣!今番不须哥哥去罢。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就缚将来。”玄德叱之曰:“汝勿乱道。岂不闻周文王为西伯之长,三分天下有其二,去渭水谒子牙。子牙不顾文王。文王侍立于后,日斜不退,子牙却才与之交谈,乃开八百年成周天下。如此敬贤,弟何太无礼。汝今番休去,我自与云长去走一遭。”飞曰:“既是哥哥去呵,兄弟如何落后。”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礼。”张飞应诺。于是领数人往隆中来。比及到庄,离半里下马步行,正遇诸葛均飘然而来。玄德慌忙施礼,问之曰:“令兄在庄上否?”均答曰:“昨暮方回。将军可与相见矣。”均长揖一声,投山路而去。玄德曰:“今番侥幸得见先生也。”张飞曰:“此人无礼!便引哥哥去也不妨,何故别之。”玄德曰:“他各有事,汝岂知也。”来到庄前,扣柴门,童子开门。玄德曰:“有劳仙童转报,刘备专来请见。”童子曰:“虽然师傅在家,草堂上昼寝未醒。”玄德教且休报覆。分付关、张:“你二人只在门首等候。”玄德徐步而入。纵目观之,自然幽雅。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榻之上。玄德叉手立于阶下。将及一时,先生未醒。关、张立久,不见动静。入见玄德犹然侍立。张飞大怒,与云长曰:“这先生如此傲人!见俺哥哥侍立于阶下,那厮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庵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也不起。”云长急慌扯住,飞怒气未息。却说玄德凝望堂上,见先生翻身,将及起,又朝里壁睡着。童子欲报。玄德曰:“且不可惊动。”又立一个时辰。玄德浑身倦困,强支不辞。孔明忽醒,口吟诗曰: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孔明翻身问童子曰:“曾有俗客来否?”童子曰:“刘皇叔在此立等多时。”孔明急起身曰:“何不早报!尚容更衣。”孔明转入后堂,整衣冠出迎玄德。

《平话》原文是极为粗糙，不堪一读的，但一经过罗贯中的手下，这同一的材料却成了一篇绝隽绝妙的文章了。全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象这样结构奇幻，意境高超，可以自成为一篇独立的短篇小说的原也不多。故不避引用繁重之嫌，将这段全文都引了来。三顾茅庐的事是颇容易写得重复的，象《平话》的一段，便是很不高明，一点生气也没有的文字。然罗氏却极意经营，竟将这三节易于雷同的故事，写得象生龙活虎般的活泼生动。先是，刘备去访孔明，第一次见到山水之美，从农夫口中见出卧龙先生来。又见到崔州平的来到，备却误以为孔明，不料却不是他。第二次去访时，是严冬天气，大雪纷飞之时。备冒雪而去，在茅庐左近酒店，见二人饮酒作歌，词意不凡，他以为二人中必有一个是卧龙先生的了。不料又扑了一场空。到了茅庐门口，问童子先生在家否。童子说，在堂上读书。备以为这一次定可遇见孔明了，读者至此，也总以为备可以见到卧龙了，不料又扑了一个空。在堂上的却是孔明之弟诸葛均。备别均而回去时，见一人骑驴冒雪而来，童子呼之为老先生。备以为这一位一定是卧龙了，读者也以这一位一定是卧龙了，不料他却是孔明之岳父黄承彦，又不是孔明！但写备第三次再去的事时，作者的笔调却完全一变了，他觉得象上面两次的故布疑阵，已经足够使人心满意足，再写下去，便要犯厌了，所以直率的使刘备终于见到了卧龙。但他还不肯就此平平凡凡的结束了，却反另增波澜，加上孔明酣睡不醒的一小段事。作者的笔锋，真可谓活脱到极端了！象这样的迷离惝恍的布局，欲擒故纵的情调，在中国小说之中，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实在是空前的。颇有人看不起罗氏的文章，以为过于朴质通俗，然而我们看这一小段文字，却颇觉得罗氏实不仅以作素朴的"演义"与粗枝大叶的英雄传奇自限的。

以张飞的不耐烦来反状玄德的谦抑下士，也是作者有意造出来的烘托之法。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除了前七卷，后三卷，孔明未出及已死之外，其余的十四卷文字中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孔明在那里活动着罢了。那末重要的一位中心人物，其出场时当然是要用了千钧之力来写的。全书中写孔明的地方，未必处处皆好，有时竟将这位“谨慎小心”的大臣写成一位施弄小聪明的术士了。然在这一段文字中，所写的孔明却是极足以仰慕的一位高人。不仅孔明，连他的朋友、岳丈、弟弟，都是极高雅的人物，连他的应门童子也是极可爱的。当玄德第一次去时，玄德对童子说道：“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见屯新野，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童子曰：“我记不得许多名字！”这真给热心功名利达者以一瓢冷水当头泼将下去。在热热闹闹，我争你夺的“三国”场面，忽有了这一幕，真不啻暑天奔波于炎日之下者的忽然见到一株大树，足以荫蔽，且又有一泓清泉，涌出于左近地方一样的爽慰。象诸葛孔明这样的人物，真是足以当于这样的一个出场的。只可惜全部的对于他的描写，未免时时显得太术士化，太“军师”化了耳。“羽扇纶巾”的诸葛，结果竟成了一位绝类替天行道的山大王伙伴中的军师，其作俑当始于罗氏的此书。“诸葛一生惟谨慎”，谁还想到了这一句话呢！——当他们读完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

《平话》原文意境颇妙的，在罗本上也完全保存着，如“秋风五丈原”的一段文字，在《平话》上本来写得不坏，罗本则改写得更为动人：

> 孔明听知，长叹一声，昏倒地上。众皆急救，半晌方甦，而言曰：“吾心神昏乱，旧疾忽发。寿死必不远矣。”是夜，孔明遂扶疾出帐，仰

观天文，大慌失色，入帐，乃与姜维曰："吾命在旦夕矣！"维乃泣曰："丞相何故出此言也？"孔明曰："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以变其色。足知吾命矣。"维曰："昔闻能禳者，惟丞相善为之。今何不祈禳也？"孔明曰："吾习此术年久，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兵七七四十九人，各执皂旗，身穿皂衣，环绕帐外，吾自于帐中祈禳北斗，七日内，如灯不灭，吾寿则增一纪矣。如主灯灭，吾必然死也。一应闲杂人等，休教放入。"姜维得令，凡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运。时值八月半间，是夜银河耿耿，秋露零零，旌旗不动，刁斗无声。姜维在帐外引四十九人守护，孔明自于帐中设香花祭物，中布七盏大灯，顺布四十九盏小灯，内安本命灯一盏于地上。孔明拜伏于地曰："亮生于乱世，隐于农迹，承先帝三顾之恩，托幼主孤身之重，因此尽竭犬马之劳，统领貔貅之众，六出祁山，誓以讨贼。不忆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谨以静夜，昭告于皇天后土，北极元辰。伏望天慈，俯垂鉴察。"祝告已毕，乃读青词，曰：

伏以周公代姬氏之厄，昱日乃瘳，孔子值匡人之围，自乐不死。臣亮受托之重，报国之诚，开创蜀邦，欲平魏寇，率大兵于渭水，会众将于祁山。何期旧疾缠身，阳寿欲尽，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曲赐臣算，上达先帝之恩德，下救生民之倒悬，非敢妄祈，实由恳切下情，不胜屏营之至。

孔明祝毕，俯伏待旦。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醒而复昏，昏而复醒。日则计议伐魏，夜则步罡踏斗。却说司马懿夜间仰观天文，忽大惊，乃唤夏侯霸曰："我见将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矣。汝可引一千兵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乱不战者，必有病。若奋然突出者，则无事矣。"霸听令，引兵而去。

却说孔明在帐中，乃祭祀到第六夜了，见主灯明灿，心中暗喜。姜维入帐，正见孔明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忽听得寨外呐喊，欲令人间时，魏延入帐报曰："魏兵至矣！"延脚步走急，将主灯扑灭。孔明弃剑而叹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主灯已灭，吾岂能存乎！

不可得而禳也。”姜维大怒，急拔剑望魏延便砍。未知延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孔明秋风五丈原

却说姜维拔剑在手，欲斩魏延。孔明急止之曰：“是吾天命已绝，非文长之过也。”维方免之。于是孔明吐血数口，卧于床上。乃与魏延曰：“此是司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来探虚实也。汝可急出。”魏延遂上马，引兵出寨时，夏侯霸见了魏延，慌忙引兵而退。延奋赶二十余里方回。孔明乃与姜维曰：“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吾平生所学，已著于书，共二十四篇，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之法。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将军可授之，切勿泄漏。”维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连弩之法，不曾用得，汝后必用。以铁折叠烧打而成，铁矢长八寸，一弩可发十矢，皆画成图本。汝可如法造之。”维再拜而受。孔明又曰：“蜀中诸道，皆不必多忧，惟阴平之地，切要子细。虽然险峻，久必有失。”又唤长史杨仪入帐，授与一锦囊，便分付曰：“久后魏延必反，若反时方开之。那时自有斩延之将也。”

此日，孔明一一调度已毕，人事不省，至晚方甦，病加沉重，是夜昏绝数番。孔明连夜表奏后主。后主急遣尚书仆射李福，星夜径到五丈原。入见孔明问安。孔明令坐，而言曰：“吾不幸，中道而亡，虚废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也。吾死后，自有遗表上奏天子。你公卿大夫，皆依旧制而行，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不可废之。马岱忠义，后当重用。吾兵法皆授与姜维。他日能守西蜀也。”李福辞去。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凉。孔明泪流满面，长叹曰：“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攸攸苍天，曷我其极！”叹息良久，回到帐中，病转沉重。乃唤杨仪曰：“王平、廖化、张嶷、张翼、吴懿等，皆忠义，久经争战，多负勤劳，堪可委用。吾死之后，凡事皆依旧法而行，可缓缓退兵。汝乃深通谋略之人，不必多嘱。姜伯约

智勇足备，可以断后。魏延后日反时，汝只依前付锦囊行之。”杨仪泣拜而领谢。孔明令取文房四宝，于卧榻上写遗表，以奏后主。其表曰：

丞相武乡侯臣诸葛亮，稽首顿首谨表。伏闻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念臣赋性愚拙，时遭艰难。分符拥节，专掌钧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愿陛下清心寡欲，薄己爱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除奸谗，以厚风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先帝陛下也。臣亮，临楮不胜涕泣激切祈恳之至！

孔明写毕，分付杨仪曰：“吾死之后，不可发丧。若司马懿来追，将吾先时木雕成吾之原身，安于车上，以青纱蒙之，勿令人见。汝可一顺一逆布成长蛇之阵，回旗返鼓。若魏兵追来，令人马不许错乱。却将吾原身推出，令大小将士左右而列。懿若见之，必急走矣。待魏兵退去，方可发丧，丧车上可作一龛，坐于车上，用米七粒，少用水放于口中，足下安明灯一盏，置柩于毡车之内。军中安静如常，切勿举哀，则将星不坠矣。吾阴魂自起镇之。先令后寨先行，然后一营一营，缓缓而退。汝等文武皆尽心报国，不可负职也。”杨仪听令曰：“丞相少虑。仪并不敢有违丞相之言也。”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观北斗，遥指之曰：“此吾之将星也！”众视之，只见其色煌煌欲坠。孔明以剑指之，口中念咒。咒毕，急回帐中，不省人事。忽李福又到，见孔明昏绝，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误国家大事也！”须臾孔明复醒，开目视之，见李福立于榻前。孔明曰：“公此一来，必是天子问谁可任大事，蒋公琰可矣。”福曰：“公琰倘不在，谁可继之。”孔明曰：“费文伟可以继之。”福欲又问，孔明不答而逝。时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寿五十四岁。

这诚然是"一个英雄的死"！满目凄楚，使人不忍卒读。《平话》竭力的写张飞，我们只见一个张飞在活跃，罗氏的《通俗演义》则最活跃的只有一位诸葛孔明而已。张飞写得不大有生气，关羽也未必描状得很好。惟写孔明，随带术士气，究竟佳处较多，特别是关于他的出场及他的结束的二段，如上文所引的。

九

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既高出于《三国志平话》远甚，于是《三国志平话》不久便废而不行。坊间所有的《三国志》都为罗氏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正像毛宗岗改本的《第一才子书》出而罗本便废而不行的情形一样。今所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的刻本是有弘治甲寅（公元一四九四年）庸愚子（金华蒋大器）及嘉靖壬午（公元一五二二年）关中修髯子（关西张尚德）的二序的一本。这一个本子，通称为弘治本，盖因昔人曾抽去了嘉靖壬午修髯子的一序，仅存弘治甲寅庸愚子的一序之故。（据马廉氏所见的一本，是有修髯子的一序的。）嘉靖壬午离弘治甲寅还不到三十年；或者庸愚子所序的一本，并未刊印，直至嘉靖壬午方才见之于刻本的吧。较此本更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到今日为止，尚未为我们所发见。庸愚子在序上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并没有说起刊刻的事来，则在这时之前，罗氏的这一部巨作乃是不曾刻过，只有传钞本在流传的了。这一部嘉靖壬午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也许竟是罗氏此书的第一个刻本吧。这部"演义"之见于著录者，有都察院本，有二百四(十)卷本，有十二卷本。《百川书志》六《史部·野史》："《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十)卷(卷应作节)。晋平阳侯陈寿

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此或即为嘉靖本。《古今书刻》：“都察院《三国志演义》。”此都察院刻的《三国志演义》大约也即为嘉靖本。《也是园书目》十：“《古今演义三国志》十二卷。”此仅有十二卷，则当系嘉靖以后万历间所刊的合并二卷为一卷的本子。总之，都察院是确乎刻过一部《三国志演义》的。细观嘉靖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察其纸墨笔体，以及版式等等皆与明官版诸书相同。闽郑以祯所刊的《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的题页上，有“金陵国学原板”字样。这一个嘉靖壬午本如不是都察院本，便当是所谓“金陵国学原板”了。总之，这一个嘉靖壬午刻本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一个刻本，却是没有疑问的。

这个刻本，凡分二十四卷，每卷十节，共二百四十节。每节有一标目，目皆单句，句有七字，大约如“刘玄德斩寇立功”，“诸葛亮一气周瑜”等，是后来“回目”的最早的形式。

从这个刻本以后，别的刻本更纷纷的出现。即就明代而论，自嘉靖壬午起，截至崇祯十七年为止，《三国志通俗演义》究竟有过多少种刻本，我们实在无从知道。玩虎轩刊元本《琵琶记》时（万历间），刊者在序上说，他所见的《琵琶记》的本子，共有七十余种之多。这可见明代的刻书业是如何的发达。恐怕明刊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决不止限于二十种、三十种的数目吧！就今所发见的而论，已有明版十种之多①：

（一）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　明万历辛卯（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年）金陵周曰校刊本。其内容与嘉靖壬午

---

① 参看本书《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及马廉的《旧本三国演义板本的调查》（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报》第七卷第五期）。

刊本全同，惟并合二十四卷为十二卷（但仍是二百四十节），又补插图，加音释而已。插图为双叶的，图上题着：上元泉水王希尧写，白下魏少峰刻。绘刻均甚精。图目分列于图的左右边上，绝似罗懋登氏的《三宝太监西洋记》。序后附“万历辛卯季冬吉望刊于万卷楼”一行，板心下方题着“仁寿堂刊”字样。① 其音释则为周曰校氏所加入者。其与嘉靖刊本的不同之点，大约即在于此。嘉靖本于原文之下，原有少许注释，或为刊行者所加，或即罗氏原本所有，惟极为简略，此本的音释则颇为详细，不惟有注释，而且对于文字的音义也都添入。周曰校在题页上写得很明白：“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讹舛，茫昧鱼鲁，观者莫辨。予深憾焉，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如牖之启明，标之示准。此编之传，士君子抚养，心目俱融，自无留难，诚与诸刻大不侔矣。览者顾谍书而求诸，斯为奇货之可居。”

（二）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　明夏振宇刊本，凡十二卷，板心上有“官版三国传”字样。

（三）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　明万历壬辰（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余氏双峰堂刊本。全书凡二十卷；二百四十节。这书每页分为三栏，上栏最短，载批评，中栏较长，载图画，下栏最长，载本文。这一本正文与嘉靖本无大区别。但有最可注意的三点：一，加“批评”于上端，二，大标着“按鉴”二字于书名之上，三，加诗歌。在余氏此本以前，《三国志通俗演义》似乎从不曾有特标着“按鉴”及“批评”于题目上的，又诗词也绝少异同。自

---

① 据马廉引长泽规矩也言，内阁文库亦有此本，但其本文与周曰校本异。

余氏本出现，于是罗氏的原本的面目便略略的有所变动了。余氏兄弟们原是几位知书的“书贾”，他们所刻、所编、所著的书，流行遍于各处。《水浒传》他们也有评刊本；《列国志传》等等也都曾经过他们的刊印、传布。余象斗氏还著了《南游记》及《北游记》等。

（四）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　明万历乙巳（三十三年，公元一六〇五年）闽建郑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刊本。凡二十卷，首有顾充序。每页上端为图，下半页为本文。这一个本子，后余氏刊本者凡十余年，其受有余氏本的影响是无可致疑的。特别是“按鉴”及半页是插图的两端。余氏本刊于闽南，首受其影响的，当然是闽南一带的书业了。这一本又标着别名：“三国志赤帝余编”，如此多用奇名，大约是为了易于销售之故。凡书贾的印书，每遇易于销售者，便急起直追，立行翻版。余氏本的影响流传之速，其原因大约即在于此。

（五）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明万历庚戌（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一〇年）闽建杨起元闽斋刊本。凡二十卷，二百四十段。每页上端为图，下端为正文。我们可信其亦为余氏本的“重刻”——虽然没有见到原书。

（六）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　明闽书林杨美生刊本。亦为二十卷二百四十段。每页亦为上图下文。首有闽西桃溪吴翼登序。

（七）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　明闽瑞我郑以祯刊本。题页上写着：“卓吾李先生评释圈点《三国志》，金陵国学原板，宝善堂梓。”凡十二卷，二百四十段。这是一本集合了众长的刊本。有图，且回复了闽省以外刊本的十二卷的面目，故郑氏特别提出“金陵国学原板”的话来。每卷书名之下，又题着：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卓吾李贽评注。"其注夹在正文之中，其评则写在正书栏外。余氏本的所谓"按鉴"及所添的诗词，也俱添入。

（八）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　明建阳吴观明刻本。与郑以祯本一样，有眉批，有总评。又有图，甚精，题着："书林刘素明全刻像。"首有李贽序，缪尊素序及无名（即庸愚子）序。刘素明盖即为陈眉公评本诸传奇绘刻插图者。这一本最特别的一点，乃在不分卷，只分作一百二十回，将原书的二百四十节，每二节合并为一回。因此，每回便成二目。此二目却是参差不对的。毛氏的"第一才子书"凡例说："俗本题纲，参差不对，错乱无章，又于一回之中，分上下两截。"盖即指此种合并为一百二十回的本子而言。

（九）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本　吴郡宝翰楼刊本。亦为一百二十回，不分卷。亦有图。惟眉评及总评与他本有不同，故刊行者自命为"真本"。①

（十）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　明雄飞馆熊飞编刊本。《三国志》凡二十卷，二百四十回，亦载李贽的批评。板心题着："二刻英雄谱"。②

在这许多不同的传本中，足使我们注意的很少，因其本文与罗氏此作第一次（？）刊本的原本并无多大的差别，至多只有几个字的不同，或不关重要的一二句东西的增删而已。例如，以郑以祯本与嘉靖本校对一下，其不同的地方极少，仅在每节之末，加入一句："毕竟性命如何"（卷二），或"下回便见"（卷三）等等字

① 李卓吾批评本，清初翻刻者颇多，如绿荫堂翻本，藜光楼、楠槐堂翻本，皆为吴郡出版者。

② 清翻本，《水浒》仍旧，《三国》已改用毛宗岗改本的"第一才子书"。

样而已。此可见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其与嘉靖本大不同的地方，大都仅在表面上及不关紧要处，而不在正文。综合的研究一下之后，可知诸本之与嘉靖本不同者约有下列五端：

第一，加插图。插图似乎是小说戏曲书上必要的东西。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上原是有插图的。但在明代嘉靖的前半期，插图似尚未为读者所重视。所以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戏曲如李开先的《宝剑记》等皆未有插图。到了万历间，插图的应用才大为发展，几乎没有一本小说戏曲书是没有插图的，连散曲集子及普通的应用书籍也都加上了插图，以为号召。① 所以在这个时代及其后，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无不加有插图，自周曰校本以至熊飞本皆然。且其插图都是很工细可爱的。（直到了清刻的若干翻刻本出现之时，《三国志》的插图方才邻于没落之境，粗鄙不堪一阅。）这是万历以后本与嘉靖本面目不同的一要点。

第二，卷数、回数的不同。嘉靖本的卷数是二十四卷；周曰校本及夏振宇本、郑以祯本是十二卷，余象乌批评本是二十卷，以后，许多闽刊本，大都亦为二十卷。为什么他们要将原书的二十四卷并合为十二卷或二十卷呢？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的原因，大约全为的是卷帙上的便利吧。然无论他们是二十卷，是十二卷，其分为二百四十节，却与嘉靖本完全相同。在十二卷本则每卷为十节，在二十卷本则每卷为十二节。但到了最后，更有二种不分卷，只分为一百二十回的李卓吾评本出现，一为闽吴观明刊本，一为吴郡宝翰楼刊本。他们将嘉靖本的两节，合并为一回，两节的节目，即作为回目的二句。因为并不曾加以修改，所

① 参看著者的《插图之话》一文（见《海燕》，新中国书局版）。

以“回目”却是并不对偶的，完全与原文无异。又每回之中，仍分为上下二节。其结果，仍与嘉靖本之分为二百四十节无所殊别。他们之所以必将二百四十节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者，其原因乃在要使回目成为相对的二句。回目之所以必须对偶的二句，则为当时的风气，使他们不得不如此。《水浒传》的回目早已成为对偶的二句。《西游记》的回目是对偶的。《金瓶梅》的回目也是对偶的。时代的风尚使《三国志》的编者也不得不将两节并合作为一回，以期每回也得有两句标目——虽然他们还没有胆气与学识去修润原来参差不对的两句标目而使之对偶齐整。

第三，加入批评。嘉靖本并无批评；周曰校本也只有圈点、音释而无批评。有批评的一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当始于万历二十年出版的那部余象乌批评本。余象乌字仰止，与其兄弟余象斗等同为闽南著名的书贾，刻印了不少新旧书籍。他们会作诗，会写小说，也会批评故籍。那时，所谓李卓吾氏的批评尚未流行，锺伯敬等的批评，也尚未出世，于是余氏便自挥巨笔，逞臆批弹。他并不批评原书文字，只是批评原书事实。这是与张采之批评《西厢》、《水浒》，毛宗岗之批评《第一才子》完全不同的。例如他“评（姜）维擒徐质”道：“姜维与夏侯霸领兵于蒺藜寨外，多置鹿角，作为久住之计，以擒徐质，谋何高也。”“评晋主问刑”道：“晋主问孙皓之刑，而皓举弑逆对，贾充当愧死于地下矣。何默默而无人心也。”“评晋朝一统”道：“此记凡三国君臣，尽皆善终，讵知一统，归于晋朝矣。”文字似通非通，的是略略知书识字的书贾的笔墨。过了不久，吴观明本及郑以祯本出版时，便知利用李卓老的高名，而以标榜他的批评或批注为号召了。闽地以外的书坊，如吴郡宝翰楼之类，便也立刻的传录或修改这些卓老批语以为号召的了。所谓李氏批语，虽各本不大相同，总之是很

浅陋的。郑以祯本还是照原来字样写刻的，有如陈眉公所评的诸种传奇，用以表示这是真迹。大凡卓吾之评，约可分为两类。一为批评书中人物，其可笑多有类于余象乌氏。二为批评原书的文法及叙写与乎指出她的缺点，这是余氏的笔锋所未及的。所谓卓吾氏的批评本，对于原书颇知保存本相。他有时不客气的讥弹原书的不合理处，却只不过是"指出"她而已，并不敢动笔加以修改。这是他的值得称赞的一个好处。或以为凡所谓卓老批评诸书，皆为叶昼所伪作，此亦无什么确证。叶昼所评的《橘浦记》，今见到明刊本，固是自署着他自己的姓名，而非用卓老之名的。

第四，"按鉴"增补。所谓"按鉴"，在周曰校本已是如此标榜着的了。他说："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又说，"缺略有增补"。其实他所增补的，真是微乎其微。余象乌本也题着"按鉴"二字，我们未见此书全本，不知所谓"按鉴"者究竟何所取义。也许此"按鉴"二字已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本都要如此的标榜着的了。在明刊本的《新刊徐文长先生评隋唐演义》的卷一标题之下正文之上，有着下列的几个字：

> 按隋唐史鉴节目
>
> 起自隋文帝仁寿四年乙丑岁改元大业元年至
>
> 炀帝大业十三年丁丑岁秋七月凡十三年事实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卷一之下，正文之上，也有着"按宋制孙甫史记：子丑乾坤判，惟寅人所生"一篇短短的文字，叙述历代沿革及唐代的诸帝名号。其他《南北宋》、《东西汉》、《东西晋》诸演义，也都于每卷之首或末，写着这一卷所载的某年至某年的"事实"一段文字。也许这些添加于原文之上的东西，便是所谓"按鉴"之意吧？余象乌本，在卷首卷末皆无这种年数的统计，也许

在卷一之首，为了嫌原文直题"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过于单刀直入，所以加上了象《残唐五代》之上所加的文字似的一段文字也说不定。在郑以祯及许多别的本子上，则于每卷之末，皆有一行关于年数的结算。郑本凡十二卷，共有十二行这样的总结算：

第一卷之末写着："起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至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岁，共首尾九年事实。"

第二卷以下，写的是：

(二卷)起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至汉献帝建安四年己卯岁，共首尾七年事实；

(三卷)起汉献帝建安四年已卯至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岁，共首尾一年事实；

(四卷)起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岁至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岁，共首尾九年事实；

(五卷)起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岁至本年止，共首尾一年事实；

(六卷)起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岁至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辛卯岁，共首尾四年事实；

(七卷)起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岁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戊戌岁，共首尾七年事实；

(八卷)起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已亥岁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岁，共首尾二年事实；

(九卷)起自蜀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岁至后主建兴三年乙巳岁止，共首尾五年事实；

(十卷)起自蜀后主建兴三年乙巳岁至本年止，共首尾一年事实；

（十一卷）起自蜀后主建兴九年① 辛亥岁至延熙十八年乙亥岁止，共首尾二十五年事实；

（十二卷）起自蜀后主延熙十九年丙子岁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庚子岁止，共首尾二十五年事实。

象这样的年数的统计，也许便是所谓"按鉴"增补吧；——至少也是"按鉴"增补的一端。

第五，加入周静轩的诗。我们未见到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时，每以为所谓"周静轩先生"的诗是罗氏原本所本有的。但我们一执了嘉靖本与其他各本对校一过，便立刻知道周静轩的诗，乃是嘉靖以后人所羼入者。在嘉靖本上，什么都有，特别是诗词，与诸本完全相同，独独是没有周静轩的诗。我其初还疑心嘉靖本的刻者，也许是一位毛宗岗的同志，他觉得静轩的诗实在不大高明，所以把他们刊落了。然而经过仔细考察之后，便知道这一个猜测是不对的。第一，嘉靖本中所谓"史官"、"后人"的诗，实在未见得比静轩的诗高明了多少。例如：

汉室倾危天数终，　无谋何进作三公。
几番不听忠臣谏，　难免宫中受剑锋。

（嘉靖本卷一）

荆州兄弟两相猜，　诸葛三含口不开。
以使片言能救脱，　至今犹在玉梯台。

（嘉靖本卷八）

武侯魂已升天去，　军士号啕血泪流。
因念从前恩德重，　甘心不食丧荒丘。

（嘉靖本卷二十一）

---

① 此处依照原文。与上卷年数不能相接，当有错误。

这几首诗，谁能说与下面所列的那几首“周静轩先生”的诗有什么高下之不同呢？

董贼潜怀废立图，　　汉家宗社委丘墟。
满朝臣宰皆囊括，　　惟有丁君是丈夫。
（一卷，《废汉君董卓弄权》）

昭烈乘危一骑行，　　蜀兵追急绕山城。
苍天终祐仁明主，　　又遇张飞救驾兵。
（九卷，《孔明定计捉张任》）

为国平蛮统大兵，　　心存正道合神明。
耿恭拜井甘泉出，　　诸葛虔诚水夜生。
（九卷，《诸葛亮五擒孟获》）

仲达深谋善用兵，　　孔明妙算鬼神惊。
临危解作疑兵计，　　十万曹兵怕近城。
（十卷，《孔明智退司马懿》）

兴师伐魏报先王，　　天命何其有短长。
仲达料人真妙算，　　预知食少事烦亡。
（十一卷，《孔明秋夜祭北斗》）

报国心坚不顾家，　　见危授命念非差。
当时若听诸谋士，　　安得人称井底蛙。
（十二卷，《忠义士于诠死节》）

嘉靖本的刻者不删落一首一句的许多似通非通的“史官”、“后人”的诗，而独独将周静轩的诗全部刊落了，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一句话。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便已可知道周静轩的诗乃是嘉靖本刻者所不及见，更是罗贯中原本所不能有的了。第二，还有一点，也可证知周诗为晚出。在罗氏原作中，并无特对曹操不满，仅偶有一二处称操为“奸雄”的。所谓“史官”、“后人”的诗

中，更是并无一语直斥曹操为奸雄的。独有周静轩的诗，则凡写到曹操处，便口口声声骂他是“奸雄”：

奸雄曹操并中原，　社鼠城狐弃塞垣。
莫笑温侯无决断，　丈夫多惑妇人言。

（二卷，《白门楼曹操斩吕布》）

夜深喜识故人容，　疋马来还寄旧踪。
一念误将良善戮，　方知曹操是奸姦。（原文如此，“姦”应作“雄”。）

（一卷，《曹孟德谋杀董卓》）

十万貔貅十万心，　一人号令众难禁。
拔刀割发权为首，　方见曹瞒诈术深。

（二卷，《曹操会兵击袁术》）

曹操奸雄不可当，　一时诡计中周郎。
蔡张卖主谋生计，　谁料翻为剑下亡。

（五卷，《群英会瑜智蒋干》）

这显然是嘉靖时袁了凡诸人的《纲鉴》流行以后，人人皆知三国正统之有归，与曹操罪恶的结果。第三，嘉靖本中所载“史官”、“后人”、“古人”、“宋贤”、“前贤”、“胡曾先生”、“邵康节”诸诗，共三百三十余首，万历诸本所载周静轩诗凡七十一首。这些静轩诗似乎是有意要补前人之缺，所以凡三百三十余首诗咏到的地方，静轩便不之及。（只有二处是例外：一，曹操败走华容道处，静轩别加一首：“山高月小水茫茫，追忆前朝暗惨伤。”二，关公为东吴所败处，静轩也别加一诗：“关公义勇孰能俦，难出东吴吕陆谋。”）这更显然的可见周诗是出于嘉靖本之后，所以会避免重复，专咏“史官”、“后人”及“前贤”所未咏的关节所在。

周静轩的诗，既不是嘉靖本所有，那末录载周氏的诗的第一

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何处何人的刊本呢？据今所知，静轩诗的羼入《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始于万历十九年的周曰校刊本。但在万历二十年刊的余象乌本中，亦录及静轩的诗，则静轩诗的被采入，似当更在周曰校本以前。明末刊本的《隋唐演义》中，也有静轩的诗，如在第一卷中，有他的一首：

兵出成皋用火攻，指麾洛水笑谈中。
浓云扑面山川黑，烈焰飞来宇宙红。
不智仁基夸勇力，故教李密有威风。
真勇惊破隋臣胆，此是攻城第一功。

周静轩的生平，不可知。马隅卿先生来信说："颇疑是《杭州府志》中之周礼。仿佛礼字德恭，号静轩。"此说尚可信。

此外，则大多数的诗，皆为一位诗人名丽泉的所作。又，在《残唐五代传》中，则大多数的诗皆为一位诗人名逸狂的所作。在《列国志传》中，则大多数的诗皆为东屏先生及潜渊居士所作。"仰止余先生"，也写得不少。所谓"仰止余先生"，盖即刊行《按鉴批评三国志传》的余象乌。由此种种事实，我们颇可得一个很有趣的悬想，即在那个时代（万历）的闽南，有一班的村学究们以训蒙校书为业，与余氏等等的书林，很有往来，便以书林为中心，校订刊印了许多的"演义"、"志传"。读书人好名之心不能尽泯，便于校读之余，高兴的时候，写了许多的咏史诗，按节插入正文之中，俾其名字得以附于所刊之书，传于不朽。这些人中，或有已故先辈，原来作有咏史诗，为余氏等人所采入的也难说。所谓周静轩、逸狂、丽泉、东屏先生及潜渊居士等等皆为这一班人中的一个人物。而余氏兄弟们，有时便也自己写几首诗附插进去。所谓"仰止余先生"的诗，便是如此的发见于《列国志传》之中的。

余氏等书林的刊书，虽不敢任意增删原文，然"插增"的工作却是他们所优为、所惯作的。《水浒传》既为他们"插增"了田虎、王庆二大段，则《三国志传》之"插增"周静轩先生诗，《列国志传》之"插增"潜渊居士、东屏先生以及"仰止余先生"的诗，《隋唐演义》之丽泉诗，《残唐五代传》的逸狂诗等等，当然更有可能了。诗词的"插增"，在一切的"插增"工作上实是最为容易的事，因为只要按段插入便完了，一点经营也不必费。以后闽中书贾，翻刻《三国志演义》时，因为余本既有这些诗，便不肯，也不敢割舍了去，刊落了去。否则，便要表现自己刊本上是比人家的刊本少了一些东西了，这是大有影响于他们书籍的销售的，这是坊贾们所不肯做的事。书贾们只知添些东西，放进他们所刊的书中，而不敢删落什么，其原因大约必在于此。所以一个出版家刊印的《三国志演义》有插图，诸家便也有插图。一家有批评，他家便皆有批评。甚且特别抬出一个大名家来以相凌压。于是你一家是李卓吾批评的，他家的注评便也不得不抬出李卓吾来了。一家既多了音注圈点，他家也不能不照样的办。一家插增了周静轩的诗，他家便也不能不有。象郑以祯本，便是一本集诸本之大成的东西。而余象乌本便是一本勇于"自我作古"的一个杰出的坊本。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余家所刊的《列国志传》、《残唐五代》、《隋唐演义》诸书，以证实我的这个悬想，然而这个悬想却并不是什么幻想，实在是很有证实的可能性的。

以上五点，皆是万历以后出现的诸本，与嘉靖本面目上有所不同的所在。然其不同，究竟不过在面目上而已，内容实在是一无差别。嘉靖本假定是罗贯中氏的原本的话，则罗氏原本的文字直到明末，还未有人敢加以更动、删落或放大的了；——只除了插增些咏史诗及批注进去。所谓李卓吾氏的批评，虽有时不

客气的直指原本的不合理处而加以讥弹，然也不过仅仅指示出来而已，对于原文并不曾擅加删改。书坊们的能事，原来是仅在于“插增”而不敢担当什么润饰、放大、刊落的重任。其敢大大的改动原文，或放大，或刊落，或润饰的，却是需要比较有胆识，有眼光，有笔墨的文人学士们了。《三国志平话》一变而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却是出之于一位文士罗贯中氏之手。现在这本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如果要有所进展，有所改进，便也非求之于一位文人学士不可了。在清代的初期，张采（即金圣叹）的影响弥漫于全个批评界上，而删改古书之习已成了风尚之时，果然出来了一位文士，又将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变而成为《第一才子书》。自《第一才子书》出，于是罗氏原本的真相不再为读者所知者几三百年。其情形，正如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出而《三国志平话》便为之潜踪匿迹一样。这位文士是谁呢？便是张采的跟从者毛宗岗氏。

十

毛宗岗字序始，号声山，茂苑人。他对于张采是极崇拜之诚的。他的批评方法完全承袭了张氏的。张氏生平只批了两部巨作（其余杂诗文不计），一部是小说：《水浒传》；一部是戏曲：《西厢记》。声山也是如此，他生平也只批了一部小说：《三国志演义》；一部戏曲：《琵琶记》。他批评《三国志演义》时，张氏曾为之作序（顺治甲申，公元一六四四年）。此序文笔颇平庸拖沓，不似张氏之所作，或者是毛氏的自作而托名于他的也难说。但毛氏的改本，文笔也殊劲健整洁。假如他有所作，当不会是很幼稚的，可惜他的成就仅止于润饰与批评。

传为郭勋府中传本的百回本《水浒传》，较之罗贯中氏的原本，其润饰放大之工力至深且厚，简直是崭然一新的改写，已使我们看不出原本的真相来。冯梦龙氏之增补《平妖传》，著作《新列国志》，褚人获之涂改《隋唐演义》，也都是改写或简直是另作，其内容文字皆与原本大殊。但毛宗岗氏的删改《三国志通俗演义》却没有那末大的成功与成就。他只不过是枝枝节节的删改而已，决不敢放胆去增饰，去改写。对于原文的内容几乎全无改动，只不过：

（一）将原本（毛氏称之为俗本）“龃龉不通”的之乎者也等字，以及“词语冗长，每多复沓处”略略加以改正。“颇觉直捷痛快”。

（二）将所谓一百二十回的李卓吾批评本的“参差不对，错乱无章”的题纲（即回目）改为对偶的二语。“务取精工，以快阅者之目”。

（三）将余象乌本上的周静轩的诗及一部分原本上的“后人”、“史官”的诗，删除去了，而易以唐、宋名人之作。

（四）将所谓李卓吾先生的批评除去，而易以毛自己的新评。

（五）将原本纪事之讹误，有违于史实者加以辨正。这种内容的改正，简直可算是重写，但全书中究竟不多，据毛氏在凡例中所举，所改写者凡有下列数项：

（甲）昭烈闻雷失箸；

（乙）马腾入京遇害；

（丙）关公封汉寿亭侯；

（丁）曹后骂曹丕；

（戊）孙夫人投江而死。

这几项是毛氏特别举出作例的，但其实全书中真正改写之处，也

不过只是这几项而已。今将上面四项(第五项不举)的原文与毛氏改作一一的并列于下,以资比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氏修改原文的工力究竟是何等样子,他所自夸为"颇觉直捷痛快"者究竟是否"直捷痛快"。上层是原文,下层是毛氏的改作。

(甲)玄德正浇菜,许褚、张辽引十数骑,慌入园中曰:"丞相有命,请玄德便行。"玄德问曰:"有甚紧事?"许褚曰:"不知,只教我来请玄德。"玄德只得随二人入府。曹操正色而言曰:"在家做得好事?"唬得玄德面如土色。操执玄德手,直至后园曰:"玄德,学圃不易!"玄德方才放心,答曰:"无事消闲耳。"操仰面大笑曰:"适来见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被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值缸头煮酒正熟,同邀贤弟小亭一会,以赏其情。"玄德心神方定。随至小亭,已设尊俎。盘贮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来。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贤弟知龙变化否?"玄德曰:"未知也。"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吐雾兴云,翻江搅海;小

(甲)一日关、张不在,玄德正在后园浇菜,许褚、张辽引数十人,入园中曰:"丞相有命,请使君便行。"玄德惊问曰:"有甚紧事?"许褚曰:"不知,只教我来相请。"玄德只得随二人来相府见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唬得玄德面如土色。操执玄德手,直至后园曰:"玄德,学圃不易!"玄德方才放心,答曰:"无事消遣耳。"操曰:"适见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会。"玄德心神方定。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详。"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芥

则埋头伏爪，隐芥藏身；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秋波之内。此龙阳物也，随时变化。方今春深，龙得其时。与人相比，发则飞升九天，得志则纵横四海。龙乃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之英雄，果有何人也？请试言之。”玄德曰：“备愚眼目，安识英雄。”操曰：“休谦，胸中必有主张。”玄德曰：“备幸叨恩相，得仕于朝。英雄豪杰，实有未知。”操曰：“不识者亦闻其名，愿以世俗论之。”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手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乃疥癣之辈，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操又笑曰：“刘表酒色之辈，非英雄也。”玄德又曰：“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乃英雄也。”操又笑曰：“孙策借父之名，黄口孺子，非英雄也。”玄德又曰：“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操大笑曰：“刘璋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玄德曰：“如张

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玄德曰：“备肉眼安识英雄？”操曰：“休得过谦。”玄德曰：“备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操曰：“既不识其面，亦闻其名。”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谓英雄。”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谓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谓英雄。”操曰：“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孙策借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牧刘季玉可谓英雄乎？”操曰：“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玄德曰：“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

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皆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隐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吐冲天地之志，方可为英雄也。"玄德曰:"谁当之?"操以手先指玄德，后指自己，曰:"方今天下，唯使君与操耳。"言未毕，玄德以手中匙箸尽落于地。霹雳雷声，大雨骤至。操见玄德失箸，便问曰:"为何失箸?"玄德答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曰:"雷，乃天地阴阳击搏之声，何为惊怕?"玄德曰:"备自幼惧雷声，恨无地而可避。"操乃冷笑，以玄德为无用之人也。曹操虽奸雄，又被玄德瞒过。有诗曰:

绿满园林春已终，二人对坐论英雄。玉盘堆积青梅满，金斝飘香煮酒浓。匙箸失时知肺腑，风雷吼处动心胸。尊前一语瞒曹操，铁锁冲开走蛰龙。

又苏东坡诗曰:

身外浮云更有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哭，多少人间落箸人。

(乙)操然之，遂差人往西凉州

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后人有诗赞曰:

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将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乙)操大喜，即日遣人赍诏至西凉召马腾。却说马腾字寿成，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父名肃，字子硕。桓帝时为天水兰干县尉。后失官流落陇西，与羌人杂处，遂娶羌女生腾。腾身长八尺，体貌雄异，禀性温良，人多敬之。灵帝末年，羌人多叛，腾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讨贼有功，拜征西将军，与镇西将军韩遂为弟兄。当日奉诏，乃与长子马超商议曰:"吾自与董承受衣带诏以来，与刘玄德约共讨贼。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屡败，我又僻处西凉，

宣马腾。腾字寿成，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桓帝时，其父名肃，字子硕，为天水兰干县尉。后失官，因流落陇西，与羌人杂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腾身长八尺余，面鼻雄异，秉性温良，人多敬之。灵帝末年，羌胡多叛，州郡招募民兵讨之，腾统军有功。初平中年，拜征西将军，与镇西将军韩遂为弟兄。当年奉诏，乃带次子马休、马铁，兄子马岱，并全家老小，皆赴许昌，留长子马超守边。于路到京，先参见曹操。次日乃面君。操封马腾为偏将军，马休为奉车都尉，马铁、马岱皆为骑都尉。就领关西军马，克日出征，收复刘备。腾谢恩毕，未及起行。一日，献帝宣马腾入内，登麒麟阁，共论旧日功臣。宣腾近前，屏退左右。帝曰："卿知汝先祖乎？"腾曰："臣祖伏波将军，名列青史。深荷圣朝之大恩，岂不知之！"帝曰："汝能效汝祖，力扶汉室，以诛逆贼乎？"腾曰："臣已领圣旨，去讨反贼刘备也。"帝曰："刘备乃汉室宗亲，非反贼也，反贼者，曹操也。早晚必篡朕位矣，所降诏旨，皆非朕意。卿思先祖，何不与朕图之？"腾含泪奏曰："臣昔奉衣带诏，与国舅同谋杀未能协助玄德，今闻玄德已得荆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来召我。当是如何？"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亲。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责我矣。当乘其来召，竟往京师，于中取事，则昔日之志可展也。"马腾兄子马岱谏曰："曹操心怀叵测，叔父若往，恐遭其害。"超曰："儿愿尽起西凉之兵随父亲杀入许昌，为天下除害。有何不可。"腾曰："汝自统羌兵保守西凉，只教次子马休、马铁，并侄马岱，随我同往。曹操见有汝在西凉，又有韩遂相助，谅不敢加害于我也。"超曰："父亲若往，切不可轻入京师。当随机应变，观其动静。"腾曰："吾自有处，不必多虑。"于是马腾乃引西凉兵五千，先教马休、马铁为前部，留马岱在后为接应，迤逦望许昌而来。离许昌二十里屯住军马。曹操听知马腾已到，唤门下侍郎黄奎吩咐曰："目今马腾南征，吾命汝为行军参谋。先至马腾寨中劳军，可对马腾说，西凉路远，运粮甚难，不能多带人马。我当更遣大兵，协同前进。来日教他入城面君，吾就应付粮草与之。"奎领命来见马腾，腾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黄琬，死于李傕、

贼，不幸事泄。非无此心，力不及耳。”帝曰：“朕畏曹操，度日如年，今操付以兵权，可就而谋之，勿复泄漏。”腾曰：“臣愿以全家报陛下。”帝大喜。腾欣然领命而出。遂与三子商说，皆有报国之心。忽值曹操催督起军，又遣门下侍郎黄奎为行军参谋。请黄奎议行兵之事，置酒痛饮。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黄琬，死于李傕、郭汜之难，是吾心切齿之仇。誓诛反国之贼，今不想又被反贼所使，实不忍也。”腾曰：“宗文以谁为反贼耶？以谁为正人也？”奎曰：“欺君罔上，以正为邪，乃操贼也。”腾恐是操使来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较近，休得乱言。”奎叱之曰：“汝祖乃汉代名将。今汝从贼而欲害皇叔，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耶？”腾良久而言曰：“宗文真心耶，否耶？”奎嚼指流血为誓。腾遂以心腹告之。奎曰：“吾死得其所矣。”二人商议，檄关西兵到。请曹操点视，就点军处杀之。约誓已定，黄奎回家，恨气不收，似欲平吞曹操者。其妻再三问之，皆不肯言。妾李春香与奎妻弟苗泽私通。泽欲得春香，百般无计。其妾对泽曰：“黄侍郎今日商议军情回，意甚恨，不知为谁？”泽

郭汜之难，尝怀痛恨。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贼。”腾曰：“谁为欺君之贼？”奎曰：“欺君者操贼也！公岂不知之，而问我耶？”腾恐是操使来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较近，休得乱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带诏乎？”腾见他说出心事，乃密以实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轻入。来日当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点军，就点军处杀之，大事济矣。”二人商议已定。黄奎回家，恨气未息。其妻再三问之，奎不肯言。不料其妾李春香与奎妻弟苗泽私通。泽欲得春香，正无计可施。妾见黄奎愤恨，遂对泽曰：“黄侍郎今日商议军情回，意甚愤恨，不知为谁？”泽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说刘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看他说甚言语。”是夜黄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妇人，尚知邪正，何况我乎！吾所恨者欲杀曹操也。”妾曰：“若欲杀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约定马将军，明日在城外点兵时杀之。”妾告于苗泽，泽报知曹操。操便密唤曹洪、许褚吩咐如此如此，又唤夏侯渊、徐晃吩咐如此如此，各人领命去了。一面先将黄奎一家老小拿下。

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说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耶？'却看他说甚言语。"是夜黄奎果到春香室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妇人，尚自知礼。何况我乎？吾所恨者，欲杀曹操也。"妾遂密告于苗泽。却说关西兵至许田，马腾、黄奎请操点军，并入相府。操喝左右拿下马腾，腾曰："何罪？"操曰："吾保汝为将，汝反欲杀吾耶？"二人抵语。操唤苗泽一证，黄奎无言可答。马腾大骂曰："腐儒误我大事矣！两番欲杀国贼，不幸泄漏，此苍天欲兴奸贼而灭炎汉也！"操下令，将马腾、黄奎，并两家良贱，共三百余口，斩于市曹。马腾二子对面受刑。关西军大叫"哀哉！"操喝散。只走了侄儿马岱。泽告操，不愿加赏。只愿留李春香赐之。操笑曰："为一妇人，害了你姐夫。留此不义之人何用！"亦皆斩之。

(丙)却说曹操为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为寿亭侯。铸印送与关公。印文曰："寿亭侯印。"使张辽赍去。关公看了，推辞不受。辽曰："据兄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领此名爵。"再三辞却。辽赍印回见曹公，

次日马腾领着西凉兵马，将次近城。只见前面一簇红旗，打着丞相旗号。马腾只道曹操自来点兵，拍马向前。忽听得一声炮响，红旗开处，弓弩齐发。一将当先，乃曹洪也。马腾急拨马回时，两下喊声又起。左边许褚杀来，右边夏侯渊杀来，后面又是徐晃领兵杀至，截断西凉军马，将马腾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马腾见不是头，奋力冲杀。马铁早被乱箭射死。马休随着马腾，左冲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带重伤，坐下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执。曹操教将黄奎与马腾父子一齐绑至。黄奎大叫无罪，操教苗泽对证。马腾大骂曰："竖儒误我大事！我不能为国杀贼，是乃天也。"操命牵出。马腾骂不绝口，与其子马休及黄奎，一同遇害。后人有诗叹马腾曰：

父子齐芳烈，忠贞著一门。
捐生图国难，誓死答君恩。嚼
血盟言在，诛奸义状存。西凉
推世胄，不愧伏波孙。

苗泽告操曰："不愿加赏，只求李春香为妻。"操笑曰："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便教将苗泽、李春香与黄奎一家并斩于市。观者无不叹息。后人

说云长推辞不受。操曰："曾看印否？"辽曰："云长见印来。"操曰："吾失计较也。"遂教销印匠，销去字，别铸印文六字："汉寿亭侯之印。"再使张辽送去。公视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

（丁）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请献帝。帝怯惧不敢出。曹皇后曰："今百官请陛下设朝问政，何相推也？"帝泣曰："汝兄欲篡汉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氏大怒曰："汝言吾兄为篡国之贼。汝高祖只是丰沛一嗜酒匹夫，无籍小辈，尚且劫夺秦朝天下。吾父扫清海内，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为帝。汝即位三十余年，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矣！"言讫，便要上车出外。帝大惊，慌更衣出前殿。

有诗叹曰：

苗泽因私害荩臣，春香未得反伤身。奸雄亦不相容恕，枉自图谋作小人。

（丙）且说曹操见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为汉寿亭侯。铸印赠公。

（丁）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请献帝。帝忧惧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请陛下设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事耶！"言未毕，只见曹洪、曹休带剑而入，请帝出殿。曹后大骂曰："俱是汝等乱贼，希图富贵，共造逆谋！吾父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言罢，痛哭入宫。

（六）将原本删去若干小节目及文字。此种删节，又分为二类。一类是删除原文中时代错误的七言律诗。"七言律诗，起于唐人"，而原本中锺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屋壁，皆为七言律诗，"殊为识者所笑"，故加削去。一类是删除原文中不经的事实，例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

（七）插增原本所无的事实及文字。此种插增也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增入事实，例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座，

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锺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一类是增入表檄之类的文字，例如：“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

（八）于原文的开始之前，另加入一段类若“楔子”的文字，这一段文字并不长，兹引录于后面：

> 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翁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
> **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
>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

这八点都是毛本与自嘉靖以下至明末的诸本不同之处。毛宗岗的注重点，仍似在于批评。其实像那样的批评，实在不足使我们注意。他的批评也未必高出于余象乌及他所骂的李卓吾多少。总不外于一面评骘书中人物，一面批判原书的文法关节，与圣叹的批评《水浒》是毫无二致的。圣叹处处骂宋江，声山便也处处骂曹操。这种批评，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但毛氏的《第一才子书》却也有几点好处。第一，他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更牵回到真实的历史一方面去。许多与历史违背的地方皆被削去，又增入许多史有而演义无的东西进去。《三国志》的故事在此是第二次的回顾到历史去的了。第二，他将原书行文拖沓，不大清楚之处，大加整饰，而使之成为简洁流畅的文字。特别是将回目大加以改革，使之焕然一新面目。

无论如何，毛氏的《第一才子书》在内容上，在文字上，我们都不能不说是较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有些进步，——虽然其成就远不若郭本《水浒》及冯氏的《平妖》与《新列国》。“后来居上”，这句话在“演义”的演化是很可以用得到的。

十一

但毛氏敢于这样的改动原文，“妄加笔削”，实使当时的好古者不大满意。虽然他满口满声的说道，“俗本”是如何如何的不对，他所改的并不是自逞胸臆，乃是处处依据于“古本”的。然而大众都知道他口中所谓“古本”云者，实在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不过是他随手拈来，作为擅改原本文字的挡箭牌、护身符而已。于是即在毛氏的友人中，且躬为他做序文的一位李渔之手上，重复布露真正古本的本色。这一个本子便是《笠翁评阅第一才子书》。笠翁在此书的序上说：“余于声山所评传首，已僭为之序矣。（按今本毛氏书并无笠翁序。）复忆曩者圣叹拟欲评定史迁《史记》为第一才子书。既而不果。余兹阅评是传之文，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者第一才子书也。因再梓以公诸好古者。”他所谓“因再梓以公诸好古者”一语，实揭发他自己及当时文人们对于声山擅改古本的不满意的心意。他这个本子，面目与一百二十回的李卓吾评本完全相同，而分为一百二十回，每回二目，皆保存原文，并不对偶，每回中也分为上下二段。惟评语与卓吾的不同。在文字上，笠翁对于原本也略略有些更动，惟较毛本为少。例如，关于曹操为关羽铸寿亭侯印一节，便完全依据于原文而不从毛氏的所改。但如刘备畏雷失箸的一节便又舍弃原文而改用毛氏的改本。他似是在原本与毛本

之间，时时择善而从。不过大体面目以及文字，仍是保全着真实的“古本”的本色耳。然此书终于流行不广，终于敌不过在实际上是进步的毛宗岗的改本。

十二

上面的话，可以总结一下：

（一）《三国志》通俗小说是早已有之的，在北宋时已被说书人在讲说着，在南宋时，似已有与《新编五代史平话》相同的《新编三国志平话》。

（二）但今所有的《三国志平话》的第一部却是元至治间新安虞氏所刊的《三国志平话》。这一部平话似是民间传说中的《三国志》小说的一个写定本。

（三）元末明初之际，有一位伟大的小说作家，即写了《十七史演义》以及许多英雄传奇的罗贯中氏出来，依据着陈寿的史传，将虞氏本的《平话》完全改写过，而成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即《十七史演义》之一）。

（四）罗书行，而虞书遂废。罗书的最早刊本似在嘉靖元年。自此以后，传本至伙。最可注意的有余象乌批评本；有吴观明刊的李卓吾批评本等数种；内容文字与原本皆无殊异，惟多了周静轩的七十多首的诗及批评，又易原本的二十四卷为十二卷、二十卷、或一百二十回，与原本的面目略有不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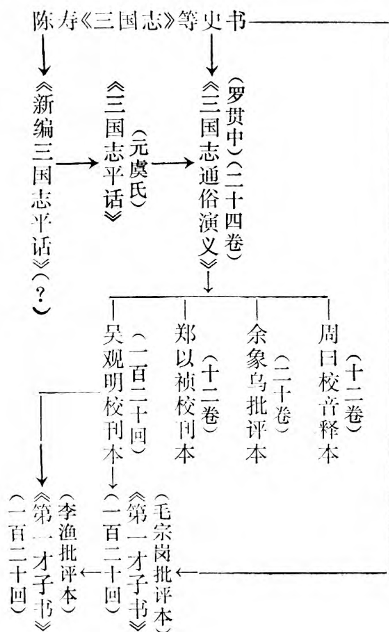
（五）到了清初，有毛宗岗者，第二次翻开陈寿、范晔诸人的史传，将《三国志通俗演义》重加修改。自毛本行，罗本原本便也废弃而不为人所知。

（六）但在毛氏同时，尚有李渔者，重复表章罗氏原本，仅略

加修改，欲与毛本抗争。然真实的古本，终于失败在进步的伪造的古本的"手"中。

（七）在罗氏的许多演义中，屡经改动而仍能保存其大部分的本来面目者，《三国志演义》实为其一，且为其中的最著者。毛宗岗本虽云改得不少，其实也只是支节的文字的修改而已，绝非罗氏《水浒》、《隋唐》之为后人全部改写的同类。

（八）根据上文，《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进程，及诸重要刊本的出现次第与关系，便有如左表之所示的：



（九）演义的演化，总是沿了一条公同的大路走去的，便是愈趋愈近于真实的历史，愈趋愈远于民间的传说。民间的传说驯至另成了英雄传奇，而演义则结束于"章回体"的白话历史的一

个局面之上。

本文自起草至写成，共费两月半的时力。好些重要版本，有的散在各处，未能一一见到。有的则仅见残本，因此，恐怕难免有推测差误之处。希望对于《三国志演义》有研究的学者们能对于本文加以切实的指正。

著　者

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见

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将因数年来佚著的陆续发见而大异其面目。关于《三国志演义》一部分，我们所得者为尤多。我们既得到了元刊本的《三国志平话》，知道了《三国志》这部小说在罗贯中之前是如何的样子，我们又得到了万历间的几种《三国志通俗演义》刊本，又得到了李卓吾的评本，李笠翁的评本。这许多的本子，都与毛宗岗的《第一才子书》不同。于是我们知道毛氏所谓"古本""古本"者，原是他自己捏造的或想像的一个本子，实际上并无其物。最近我们又得到了嘉靖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同时在苏州某乡发见了一部，在日本发见了一部。不久以后，这部罗贯中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一切万历本，二李本的祖本者(除了毛本以外，当然的)，也许便可与读者相见了。这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者是如何巨大的一个消息呢。

在嘉靖以前，罗贯中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似是没有刻本的。这部嘉靖本卷首有弘治甲寅（公元一四九四）年庸愚子的序；他在这个序上说：

>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

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

全书凡二百四十节，并不分回，只分为二十四卷。自“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起，至“羊祜病中荐杜预、王浚讨取石头城”止。万历诸本以及二李本，回目分段皆同，惟分卷略有不同而已。在文字上，诸万历刻本也皆与这个本子无大差异。(只除了李卓吾的一本，刻得太劣，多讹字夺句，又多删节之处；李笠翁的一本，刻得颇精，于字句上亦多所润改。)所以这部嘉靖本的罗氏《三国志》的第一个本子在五百年后的今日发见，在考订版本的人看来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发见，颇使我们为之一惊。但其重要性，实在还不如《三国志平话》的发见。

谈金瓶梅词话

一 《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

《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她为“秽书”的代表。没有人肯公然的说，他在读《金瓶梅》。有一位在北平的著名学者，尝对人说，他有一部《金瓶梅》，但始终不曾翻过；为的是客人们来往太多，不敢放在书房里。相传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烧店的惨祸。沈德符的《顾曲杂言》里有一段关于《金瓶梅》的话：

>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在此书刚流行时，已有人翼翼小心的不欲“以刀锥博泥犁”。而张竹坡评刻时，也必冠以苦孝说，以示这部书是孝子的有所为而作的东西。他道：

> 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奇酸志、苦孝说，呜呼，

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他要持此以掩护刻此"秽书"的罪过。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她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她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近来有些人，都要在《三国》、《水浒》里找出些中国社会的实况来。但《三国志演义》离开现在实在太辽远了；那些英雄们实在是传说中的英雄们，有如荷马的 Achilles, Odysseus,《圣经》里的圣乔治，英国传说里的 Round Table 上的英雄们似的带着充分的神秘性，充分的超人的气分。如果要寻找刘、关、张式的结义的事实，小说里真是俯拾皆是，却恰恰以《三国志演义》所写的为最驽下。《说唐传》里的瓦岗寨故事；《说岳精忠传》的牛皋、汤怀、岳飞的结义；《三侠五义》的五鼠聚义，徐三哭弟；够多末活跃！他们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民间的"血兄弟"的精神出来罢。至于《水浒传》，比《三国志演义》是高明得多了。但其所描写的政治上的黑暗（千篇一律的"官逼民反"），于今读之，有时类乎"隔靴搔痒"。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水浒传》的基础，似就是建筑在这四句诗之上的。水泊梁山上的英雄们，并不完全是"农民"。他们的首领们大都是"绅"，是"官"，是"吏"，甚至是"土豪"，是"恶霸"。而《水浒传》把那些英雄们也写得有些半想像的超人间的人物。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不要怕她是一部“秽书”。《金瓶梅》的重要，并不建筑在那些秽亵的描写上。

她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

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的日报上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

郓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

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应伯爵般的帮闲者，是不是已绝迹于今日的社会上？

杨姑娘的气骂张四舅，西门庆的谋财娶妇，吴月娘的听宣卷，是不是至今还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那西门庆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的滋生蔓殖着？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

我们读了这部被号为“秽书”的《金瓶梅》，将有怎样的感想与刺激？

正乱着，只见姑娘拄拐，自后而出。众人便道：“姑娘出来。”都齐声唱喏。姑娘还了万福，陪众人坐下。姑娘开口：“列位高邻在上。我

是他的亲姑娘，又不隔从，莫不没我说去。死了的也是侄儿，活着的也是侄儿，十个指头，咬着都疼。如今休说他男子汉手里没钱，他就是有十万两银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他身边又无出，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么！”众街邻高声道：“姑娘见得有理！”婆子道：“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与我什么，说我护他！也要公道。不瞒列位说，我这侄儿平日有仁义，老身舍不得他好温克性儿。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张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说道：“你好失心儿！凤凰无宝处不落。”只这一句话，道着了这婆子真病，须臾怒起，紫涨了面皮，扯定张四大骂道：“张四，你休胡言乱语，我虽不能不才，是杨家正头香主。你这老油嘴，是杨家那膫子合的？”张四道：“我虽是异姓，两个外甥是我姐姐养的。你这老咬虫，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头放水。”姑娘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留着他在屋里，有何算计！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已。”张四道：“我不是图钱，争奈是我姐姐养的。有差迟，多是我；过不得日子，不是你。这老杀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儿，黑尾！”姑娘道：“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时，不使了绳子扛子！”张四道：“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将钱来，焦尾靶，怪不的恁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苍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合道士，你还在睡里梦里！”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

这骂街的泼妇口吻，还不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应伯爵的随声附和，潘金莲的指桑骂槐，……还不都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

然而这书是三百五六十年前的著作！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划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谁能明白的下个判断？

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

二　西门庆的一生

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代表了中国社会——古与今的——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

表面上看来，《金瓶梅》似在描写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那些个妇人们的一生，其实却是以西门庆的一生的历史为全书的骨干与脉络的。

我们且看西门庆是怎样的“发迹变泰”的。

> 西门庆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
>
> （《金瓶梅词话》第二回）

他是这样的一位由破落户而进展到“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的人物。他的名称，遂由西门大郎而被抬高到西门大官人，成了一位十足的土豪。

但他的名还未出乡里，只能在县衙门里上下其手，吓吓小县城里的平民们。

西门庆谋杀了武大，即去请仵作团头何九喝酒，送了他十两银子，说道：“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锦被遮盖则个。”何九自来惧西门庆是个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银子，

代他遮盖。(《词话》第六回)他已能指挥得动地方上的吏役。

依靠了"交通官吏"的神通，西门庆在清河县里实行并吞寡妇孤儿的财产。他骗娶了孟玉楼，为了她的嫁妆；"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词话》第七回)他把孟玉楼骗到手,便将她的东西都压榨出来。

他娶了潘金莲来家,还设法把武松充配到孟州道去。

他进一步在转隔壁的邻居花子虚的念头。花子虚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娘子李瓶儿，他手里还有不少的钱。西门庆想方法勾引上了李瓶儿;把花子虚气得病死。为了谋财,西门庆又在谋娶李瓶儿。不料因了西门庆为官事所牵引,和她冷淡了下来,在其间，瓶儿却招赘了一个医生蒋竹山。终于被西门庆使了一个妙计,叫几个无赖打了蒋竹山一顿,还把他告到官府。瓶儿因此和他离开,而再嫁给西门庆。(《词话》第十三回到第十九回)

在这个时候，西门庆已熬到了和本地官府们平起平坐的资格。在周守备生日的时候,他"骑匹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往他家拜寿。席间也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

京都里杨戬被宇文虚中所参倒，其党羽皆发边卫充军。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的父亲陈洪,原是杨党,便急急的打发儿子带许多箱笼床帐躲避到西门庆家里来，另外送他银五百两。他却毫不客气的"把箱笼细软，都收拾月娘上房来。"(《词话》第十七回）他是那样的巧于乘机掠夺在苦难中的戚友的财产。但他心中也不能不慌,因了他亲家陈洪的关系,他也已成了杨戬的党中人物。他便使来保、来旺二人,上东京打点。先送白米五百石给蔡京府中,然后再以五百两金银送给李邦彦,请他设法将案卷中西门庆的名字除去。邦彦果然把他的名字改作贾廉。(《词话》

第十八回）西门庆至此，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安心享用着他亲家陈洪的财物。（后来西门庆死后，陈敬济常以此事为口实来骂吴月娘，见《词话》八十六回。）

他是这样的以他人的财物与名义，作为自己的使用的方便。而他之所以能够以一品大百姓而和地方官吏们平起平坐，原来靠的还是和杨戬勾结的因缘。

杨戬倒了，他更用金钱勾结上蔡太师。先走蔡宅的管家翟谦的路。蔡太师便是利用着这些家奴和破落户，来肥饱私囊的。彼有所奉，此有所求。破落户西门庆的势力因得了这位更大的靠山而日增。他居然可以为大商人们说份上。

蔡京生辰时，他送了"生辰担"，一份重重的礼去。翟谦还需索他，要他买送个漂亮的女郎给他。

蔡太师为报答他的厚礼，竟把他由"一介乡民"，提拔起来，在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如今是一个正式的官僚了。这当是古今来由"土豪"高升到"劣绅"的一条大路。正是：

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有了功名官职，他的气势更自不同。多少人来逢迎，来趋奉，来投托！连太监们也都来贺喜。（《词话》第三十回到三十一回）

他是那末慷慨好客，那末轻财仗义?！吴典恩向他借了一百两银子，文契上写着每月利行五分。"西门庆取笔把利钱抹了。说道，既道应二哥作保，你明日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词话》第三十一回）凡要做"土劣"，这种该撒漫钱财处便撒漫些，正是他们的处世秘诀之一。

他一方面兼并，诈取，搜括老百姓的钱财；譬如以贱价购得

若干的绒线，他便设计开张了一家绒线铺，一天也卖个五十两银子。同时他方面，他也成了京中宰官们的外府，不得不时时应酬些。连管家翟谦也介绍新状元蔡一泉（“乃老爷之假子”），因奉敕回籍省视之便，道经清河县，到他那里去，“仍望留之一饭，彼亦不敢有忘也。”下书人却毫不客气的说道：“翟爹说，只怕蔡老爹回乡，一时缺少盘缠，烦老爹这里，多少只顾借与他。写信去翟爹那里，如数补还。”西门庆道：“你多上覆翟爹，随他要多少，我这里无不奉命。”

蔡状元来了，西门庆是那末殷勤的招待着他。结局是，送他金段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词话》第三十六回）

“土劣”之够得上交通官吏，手段便在此！官吏之乐于结识“土劣”，为“土劣”作蔽护，其作用也便在此。其实仍是由老百姓们身上辗转搜括而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而这一转手之间，“土劣”便“名利双收”。

不久，西门庆又把他的初生的儿子和县中乔大户结了亲，这也不是没有什么作用在其间的。他得意之下，装腔作态的说道：

> 既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乔家虽如今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甚不雅相！
>
> （《词话》第四十一回）

“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纱帽一上了头，他如今便是另一番气象，而以和戴小帽的“白衣人”会亲为耻了！

西门庆做了提刑官，胆大妄为，到处显露出无赖的本色。苗员外的家人苗青，串通强盗，杀了家主。他得到苗青的一千两银

子，买放了他，只把强盗杀掉。这事闹得太大了，被曾御史参了一本。他只得赶快打点礼物，“差人上东京，央及老爷那里去。”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翟谦以至蔡京，果然为他设法开脱。“吩咐兵部余尚书，把他的本只不覆上来。交你老爹只顾放心，管情一些事儿没有。”

结果是：“见今巡按也满了，另点新巡按下来了。”新巡按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那一批裙带官儿，自然是一鼻孔出气的。所以西门庆不仅从此安吉，反更多了一个靠山。那蔡状元也点了御史，西门庆竟托他转请宋巡按到他家宴饮。

> 宋御史令左右取递的手本来，看见西门庆与夏提刑名字，说道：“此莫非与翟云峰有亲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在外面伺候，要央学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饭。未审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学生初到此处，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云峰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吩咐看轿，就一同起行。

这一顿饭，把西门庆的地位又抬高了许多。他还向蔡御史请托了一个人情：“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道：“这个甚么打紧！”又对来保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词话》第四十九回）

“土豪”做买卖，也还有这通天的手段，自然可以打倒一般的竞争者，而获得厚利了。

蔡太师的生辰到了，西门庆亲自进京拜寿，又厚厚的送了二十扛金银段匹，而且托了翟管家，说明拜太师为干爷。这是平地一声雷，又把西门庆的地位、身份增高了不少。（《词话》第五十五回）

他如今不仅可以公然的欺压平民们，而且也可以不怕巡按

之类的上官了，而且还可以为小官僚们说份上，通关节了。

正是："时来风送滕王阁"。他的家产便也因地位日高而日增了；商店也开张得更多了；买卖也做得更大了。他是可以和宋巡按们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西门庆不久便升为正千户提刑官，进京陛见，和朝中执政的官僚们，都勾结着，很说得来。(《词话》第七十回到七十一回)

在这富贵逼人来的时候，西门庆因为纵欲太过，终于舍弃了一切而死去。

以上便是这个破落户西门庆的一生！

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竟把这样的一个无赖，一帆风顺的"日日高升"，居然在不久，便成一县的要人，社会的柱石(?)。这个国家如何会不整个的崩坏？不必等金兵的南下，这个放纵、陈腐的社会已是到处都现着裂罅的了。

在西门庆的宴饮作乐，"夜夜元宵"的当儿，有多少的被压迫、被侮辱者在饮泣着，在诅咒着！

他用"活人"作阶梯，一步步踏上了"名"与"利"的园地里。他以欺凌、奸诈、硬敲、软骗的手段，榨取了不知数的老百姓们的利益！然而在老百姓们确实是被压迫得太久了，竟眼睁睁的无法奈这破落户何！等到武松回来为他哥哥报仇时，可惜西门庆是尸骨已寒了。(《水浒传》上说，西门庆为武松所杀。但《金瓶梅》则说，死于武松手下者仅为潘金莲，西门庆已先病卒。)

三 《金瓶梅》为什么成为一部"秽书"？

除了秽亵的描写以外，《金瓶梅》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我们可以说，她是那样淋漓尽致的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的

表现出来。她所表现的社会是那末根深蒂固的生活着，这几乎是每一县都可以见得到一个普遍的社会的缩影。但仅仅为了其中夹杂着好些秽亵的描写之故，这部该受盛大的欢迎，与精密的研究的伟大的名著，三百五十年来却反而受到种种的歧视与冷遇，——甚至毁弃、责骂。我们该责备那位《金瓶梅》作者的不自重与放荡罢？

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末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这些描写常是那末有力，足够使青年们荡魂动魄的受诱惑。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瞳中之容不了一根针似的。

但我们要为那位伟大的天才，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那样的夹杂着许多秽亵的描写？

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齷齪的对话。（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等等，不洁的描写与对话是常可见到的。）笑谈一类的书，是以关于"性"的玩笑为中心的。（像万历板《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春画的流行，成为空前的盛况。万历板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是刊刻得那末精美。（《风流绝畅图》是以彩色套印的；当是今知的世界最早的一部彩印的书。）据说，那时，刊板流传的春画集，市面上公开流行的至少有二十多种。

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

拔呢？随心而出，随笔而写；他又怎会有什么道德利害的观念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性欲的患者罢，所以是那末着力的在写那些"秽事"。

当罗马帝国的崩坏的时代，淫风炽极一时；连饭厅上的壁画，据说也有绘着春画的。今日那泊里(Nable)的博物院里尚保存了不少从彭培古城发掘来的古春画。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的情形，正有类于罗马的末年。一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士大夫，乃至破落户，只知道追欢求乐，寻找出人意外的最刺激的东西，而平民们却被压迫得连呻吟的机会都没有。这个"世纪末"的堕落的帝国怎么能不崩坏呢？

说起"秽书"来，比《金瓶梅》更荒唐，更不近理性的，在这时代更还产生得不少。以《金瓶梅》去比什么《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之流，《金瓶梅》还可算是"高雅"的。

对于这个作者，我们似乎不能不有恕辞，正如我们之不能不宽恕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李百川《绿野仙踪》里的温如玉嫖妓、周琏偷情的几段文字一样。这和专门描写性的动作的色情狂者，像吕天成、李渔等，自是罪有等差的。

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的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什么《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类于此。然而却非我们所希望有的。

四 《真本金瓶梅》、《金瓶梅词话》及其他

上海卿云书局出版，用穆安素律师名义保护着的所谓《古本金瓶梅》，其实只是那部存宝斋铅印《真本金瓶梅》的翻版。存宝

斋本，今已罕见。故书贾遂得以"孤本"、"古本"相号召。

存宝斋印行《绘图真本金瓶梅》的时候，是在民国二年。卷首有同治三年蒋敦艮的序和乾隆五十九年王昙的《金瓶梅考证》。王昙的"考证"，一望而知其为伪作。也许便是出于蒋敦艮辈之手罢。蒋序道："曩游禾郡，见书肆架上有钞本《金瓶梅》一书，读之与'俗本'迥异。为小玲珑山馆藏本，赠大兴舒铁云，因以赠其妻甥王仲瞿者。有考证四则。其妻金氏，加以旁注。"王氏（？）的考证道：

> 原本与俗本有雅郑之别。原本之发行，投鼠忌器，断不在东楼生前。书出，传诵一时。陈眉公《狂夫丛谈》极叹赏之，以为才人之作。则非今之俗本可知。……安得举今本而一一摧烧之！

这都是一片的胡言乱道。其实，当是蒋敦艮辈（或更后的一位不肯署名的作者）把流行本《金瓶梅》乱改乱删一气，而作成这个"真本"的。

"真本"所依据而加以删改的原本，必定是张竹坡评本的《第一奇书》；这是显然可知的，只要对读了一下。其"目录"之以二字为题，像：

> 第一回　热结　　冷遇
> 第二回　详梦　　赠言

也都直袭之于《第一奇书》的。在这个《真本金瓶梅》里果然把秽亵的描写，删去净尽；但不仅删，还要改，不仅改，还要增。以此，便成了一部"佛头着粪"的东西了。

为了那位删改者不肯自承删改，偏要居于"伪作者"之列，所以便不得不处处加以联缝，加以补充。

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那末一部"作伪"的冒牌的东西，而是

保存了古作、名著的面目，删去的地方并不补充，而只是说明删去若干字、若干行的一部忠实的删本。

英国译本的Ovid之《爱经》，凡遇不雅驯的地方，皆删去不译，或竟写拉丁原文，不译出来。日本翻印的《支那珍籍丛刊》，凡遇原书秽亵的地方，也都像他们的新闻杂志上所常见的被删去的一句一节相同，用××××来代替原文。这倒不失为一法。

当然，删改本如有，也不过为便利一般读者计。原本的完全的面目的保全，为专门研究者计，也是必要的。好在“原本”并不难得。今所知的，已数不清有多少种的翻版。

张竹坡本《第一奇书》也有妄改处，删节处。那一个评本，并不是一部好的可据的版本。

在十多年前，如果得到一部明末刊本的《金瓶梅》，附图的，或不附图的，每页中缝不写“第一奇书”而写“金瓶梅”三字的，便要算是“珍秘”之至。那部附插图的明末版《金瓶梅》，确是比《第一奇书》高明得多。《第一奇书》即由彼而出。明末版的插图，凡一百页，都是出于当时新安名手。图中署名的有刘应祖、刘启先(疑为一人)、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诸人。他们都是为杭州各书店刻图的，《吴骚合编》便出于他们之手。黄子立又曾为陈老莲刻《九歌图》和《叶子格》。这可见这部《金瓶梅》也当是杭州版。其刊行的时代，则当为崇祯间。

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见了一部《金瓶梅词话》，那部书当是最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诸君，尝集资影印了百部，并不发售。我很有幸的，也得到了一部。和崇祯版对读了一过之后，觉得其间颇有些出入、异同。这是万历间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影印的一本，保全着原本的面目，惟附上了崇祯本的插图一册，却又不加声明，未免

张冠李戴。）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见的“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

《金瓶梅词话》比崇祯本《金瓶梅》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又多了三页的开场词。她也载着一篇“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的序文，这是和崇祯本相同的。可见她的刊行，最早不得过于公元一六一七年（即万历丁巳）；而其所依据的原本，便当是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的一本。（沈氏所谓“吴中”本，指的当便是弄珠客序的一本。）

这部《词话》和崇祯版《金瓶梅》有两个地方大不相同：

（一）第一回的回目，崇祯本作：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词话》本则作：

景阳岗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这一回的前半，二本几乎全异。《词话》所有的武松打虎事，崇祯本只从应伯爵口中淡淡的提起。而崇祯本的铺张扬厉的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事，《词话》却又无之。这“热结”事，当是崇祯“编”刻者所加入的罢。戏文必须“生”“旦”并重。第一出是“生”出，第二出必是“旦”出。崇祯本之删去武松打虎事而着重于西门庆的“热结十兄弟”，当是受此影响的。

（二）第八十四回，词话本是：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宋公明义释清风寨

崇祯本则作：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普静师化缘雪涧洞

把吴月娘清风寨被掳，矮脚虎王英强迫成婚，宋公明义释的一段事，整个的删去了。这一段事突如其来，颇可怪。崇祯本的“编”刻者，便老实不客气的将这赘瘤割掉。这也可见，《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原未脱净《水浒传》的拘束，处处还想牵连着些。

其他小小的异同之点，那是指不胜屈的。词话本的回目，就保存浑朴的古风，每回二句，并不对偶，字数也不等，像：

来保押送生辰担　西门庆生子嘉官　（第三十四回）

为失金西门骂金莲　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　（第四十三回）

西门庆迎请宋巡按　永福饯行遇胡僧　（第四十九回）

月娘识破金莲奸情　薛嫂月下卖春梅　（第八十五回）

崇祯本便大不相同了，相当于上面的四回的回目已被改作：

蔡太师擅恩赐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争宠爱金莲惹气　卖富贵吴月攀亲

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胡僧现身施药

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骈偶相称，面目一新，崇祯本的“编”刻者是那样的大胆的在改作着。

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祯本也都已易以浅显的国语。

我们可以断定的说，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大笔削过的。（而这个笔削本，便是一个“定本”，成为今知的一切《金瓶梅》之祖。）《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

五　《金瓶梅词话》作者及时代的推测

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问题，至今尚未有定论。许多的记载都说，这部《词话》是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所作的。这当由于沈德符的“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一语而来，因此遂造作出那些《清明上河图》一类的苦孝说的故事。或以为系王世贞作以毒害严世蕃的，或以为系他作以毒害唐顺之的。这都是后来的附会，绝不可靠。王昙(?)的《金瓶梅考证》说：

> 《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滦河失事，为奸嵩搆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药傅纸，冀使传染入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翻阅，此书遂以外传。

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及《小说考证拾遗》，引证《寒花庵随笔》、缺名笔记、《秋水轩笔记》、《茶香室丛钞》、《销夏闲记》等书，也断定《金瓶梅》为王世贞作。其实，《清明上河图》的传说显然是从李玉《一捧雪传奇》的故事附会而来的。《清华周刊》曾载吴晗君的一篇《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的传说》，辨证得极为明白，可证王世贞作之说的无根。

王昙的《金瓶梅考证》又道：“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这话和沈德符的“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语对照起来，颇使人有“或是李卓吾之作罢”之感。但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其作风的横恣、泼辣，正和山东人所作的《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同出一科。

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了。《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说道：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即今峄县，正是山东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

欣欣子为笑笑生的朋友；其序说道：“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也许这位欣欣子便是所谓“笑笑生”他自己的化身罢。这就其命名的相类而可知的。

曾经仔细的翻阅过《峄县志》，终于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关于笑笑生或欣欣子或《金瓶梅》的消息来。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嘉靖间？是万历间？

沈德符以为《金瓶梅》出于嘉靖间，但他在万历末方才见到。他见到不久，吴中便有了刻本。东吴弄珠客的序，署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则此书最早不能在万历三十年以前流行于世。此书如果作于嘉靖间，则当早已“悬之国门”，不待万历之末。盖此等书非可终秘者。而那个淫纵的时代，又是那样的需要这一类的小说。所以，此书的著作时代，与其的说在嘉靖间，不如说是在万历间为更合理些。

《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欣欣子的序说道：

>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翦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按《效颦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等书，皆著录于《百川书志》，都只是成、弘间之作。丘琼山卒于弘治八年。插入周静轩

诗的《三国志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称成、弘间的人物为“前代骚人”而和元微之同类并举，嘉靖间人，当不会是如此的。盖嘉靖离弘治不过二十多年，离成化不过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骚人”称丘濬、周礼（静轩）辈！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时代，放在万历间（假定《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的罢），则丘濬辈离开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确是很辽远的够得上称为“前代骚人”的了。又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

我们如果把《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

嘉靖间的小说作者们刚刚发展到修改《水浒传》，写作《西游记》的程度。伟大的写实小说《金瓶梅》，恰便是由《西游记》、《水浒传》更向前进展几步的结果。

西游记的演化

一　当前的难题

说起《西游记》小说来，便立刻会有几个难解决的纠纷，出现在我们之前。这并不是作者的问题。今本最伟大的一部《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早已知道为明人吴承恩而非元代道士邱处机了。也不是什么探求这部小说中所包含的哲理与潜伏的真意；那些《真诠》、《新说》、《原旨》、《正旨》以及《证道书》等以《易》、以《大学》、以仙道来解释《西游记》的书都是戴上了一副着色眼镜，在大白天说梦话的。撇清了那些问题于外，却另有几个问题在着。

最大的一个问题，便是，吴承恩本的《西游记》是创作的呢，还是将旧本加以放大的？易言之，即吴承恩的地位，到底是一位曹雪芹呢，还是一位罗贯中？他的《西游记》，到底是一部《红楼梦》似的创作呢，还是一部《三国志演义》似的"改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仔细的加以讨论。

鲁迅先生以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有所本的，他说道：

> 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而今特盛行。①
>
>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

---

① 编者按：杨致和本《西游记传》实系四十个目，因翻刻本误增一目，遂成"四十一回"。本书下文引全书回目，亦为四十回。

又道：

> 《西游记》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惟杨志和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
>
> ——同上

但也有人以为杨志和本是一个妄人删割吴承恩的《西游记》，勉强缩小篇幅的。到底这两说是那一说对呢？假如没有更强更确的证据出来，这场笔墨官司是一辈子打不完的。

我们且等待着看，有没有机会去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

这是其一。

其次，问题虽然较小，却很少有人拈出过。想不到那末大的一个罅漏，居然会没有什么人发见，而任他逃出读者们的“注意”之外。原来近三百余年来盛传的种种异本之吴承恩的《西游记》，无论是《新说》，或《证道书》，或其他，其第九回：

>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第十回：

>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魏丞相遗书托冥吏

的开场白若干语，几乎完全是雷同的。第九回的开场白是：

> 话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川花似锦，八水绕城流，真个是名胜之邦。彼时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贞观。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

第十回的开场白是：

此单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川花似锦，八水绕城流，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真是个奇胜之方。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龙集贞观。此时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

以上二段文字，皆据张书绅《新说西游记》。为什么紧接着的两回，《西游记》的作者乃这样不惮烦的钞上如此相同的文字呢？吴承恩是决不会笨到这样的。

这不是一个谜么？要解得这个谜，却须连带解决《西游记》的整个“演化”问题。

所以以上两个问题，原来也只是一个。

二 新证据的发见

说来很觉得有趣，在去年之前，我们对于以上的两个问题，还没有法子窥测得什么端倪。我们相信，鲁迅先生所见到的吴承恩的《西游记》，不过是《真诠》、《新说》一类的清刊本。——这有一个证据，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上说：“第九回记玄奘父母遇难及玄奘复仇之事，亦非事实，杨本皆无有，吴所加也。其实吴氏的《西游记》原无今本的“第九回”(其说详下)。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所用的底本便是《新说》。但最流行的一本却是《真诠》。《真诠》其实最靠不住，乱改、乱删的地方极多，远不如《证道书》及《新说》的可靠。吴氏原本所有的许多作为烘托形容之用的歌曲，几有十之三四被删去。这是最可慨惜的！吴氏的许多韵语，出之于孙行者、唐三藏或诸妖魔的口中者，乃是那么的有风趣。不知悟一子为何硬了心肠，乱加斫除！

除了《新说》、《真诠》本的吴书之外，他们所见到的明人著

作，也只有杨致和的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

在好久的不知有吴氏原本，无论他著的“黑暗时代”之后，却忽然的于一年之间，乃连续发见了好几部《西游记》的著作，使我们顿时眼界大开，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自信可以暂时告一个结果，还不足以偿“埋头”之苦而若考古学家之掘获古代帝王坟似的欣然自得么？

三年以前，我在上海，已知道日本村口书店有明板《西游记》二种待估的消息。为了索值过高，决非我们教书匠力之所及，虽然天天燃烧着想读到他们的愿望，却只得冷了心肠，不作此想。去年，在时局混乱的情形中，听说这二书已为北平图书馆购得了，这使我们如何的高兴！连忙坐了公共汽车进城，得以第一次获睹数年来念念不忘的两部书。

土黄色的细绫锦套，一望而知为日本式的装璜。凡五套，四套是吴本《西游记》，其他一套却是从未见之记载的一部异本：

> 鼎锲全相唐三藏西游传（第一卷末，又题作《唐三藏西游释厄传》）
>
> 羊城冲怀　　朱鼎臣　　编辑
>
> 书林莲台　　刘承茂①　　绣梓

这一部《西游传》分甲、乙、丙、丁……等十集，凡十卷，但只有四本，篇幅不及吴本《西游记》四分之一，每页分为上下二层，上图下文。就其版式及纸张看来，当是明代嘉隆间闽南书肆的刻本。其时代最迟似不能后于万历初元。说她是一部孤本，大约不会错。在她出现以前，我们从来不知道有此书。羊城人朱鼎臣固然是一位陌生的作家；即“书林莲台刘承茂”也似是不见经传的一

① 编者按：“刘承茂”宜作“刘永茂”。

个闽南书肆主人。有了这部书的出现，我们才可以明白，杨致和的《西游记传》是“我道不孤”，才可以知道，杨本四十一回的《西游记传》和朱鼎臣十卷本的《西游传》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东西。

但那四套的明刊吴本《西游记》，也并不是什么凡品。明刊小说，惟《西游记》为最罕见。清初刊的《西游真诠》，卷首曾附有插图二百幅(但后来刊本皆已去之)，刻工极为精致。就插图的内容看来，确不是《西游真诠》所有。(因插图第九回是袁守诚妙算无私曲，并无陈光蕊赴任逢灾的一回。)《真诠》大约是利用了明末的这副图版而“张冠李戴”了的。(这插图本当是天启、崇祯间苏或杭的一个刻本，似即为《李卓吾批评西游记》的插图吧?)三年前，上海中国书店在某书封皮的背面，发见明刻本《西游记》一页，诧为奇遇。后此页由赵蜚云先生送给了我。这一页万历写刻本《西游记》的发现，便是这四大套明刻吴本全书发现的先声。这吴本的《西游记》全书，首有秣陵陈元之序，序末题“时壬辰夏端四日也”，盖即万历二十(公元一五九二)年所刊。刊地为金陵，刊者为金陵书贾世德堂唐氏。陈序云：

> 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校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

是此书亦尝经唐光禄“校其卷目”，未必全为原本之式样的了。但今所见《西游记》，则当以此书为最古。插图也很精，与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略同式。万历间金陵刊本的插图，殆都是这种式样的。

今存的明刻本吴氏《西游记》，尚有：

(一)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　日本内阁文库藏，题“闽建书林杨闽斋梓”，上图下文，全为闽南书坊的款式。亦为二十卷，亦有

陈元之序，而序末年月，已改为“癸卯夏”，盖即万历三十一年，去世德堂本的刊行已十一年。（似即据世德堂为底子，故以京本相号召。闽南书肆，凡翻刻南京、北京书，皆冠以京本二字，以示来源，有别杜撰。其风殆始于南宋。）

（二）唐僧西游记　日本帝国图书馆藏，似亦万历间刊本，而从世德堂本出者。惜未详为何人所刊。

（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日本内阁文库藏。亦同世德堂本。卷首插图，凡一百叶二百幅。有题“刘君裕刻”者；当为启、祯间刻本。（以上三本见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北平图书馆出版）其面目都是和世德堂本不殊的。在世德堂本之前，有无更早的刊本，却不可知，世德堂本题“华阳洞天主人校”，此华阳洞天主人，似即陈序中所谓唐光禄。

陈序很重要，惟关于作者则游移其辞：

>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跅跑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

彼时，似不知此书出于吴承恩手。惟既有“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语，则吴氏或尝为“八公之徒”欤？嘉、隆间的文人们，出入于藩王之府，而为他们著书立说者不少概见，吴氏殆亦其一人。惜所云“旧序”，世德堂本未刊入，今绝不可得见，未能一窥其究竟。

世德堂本，粗视之与今坊本无异，但有一点与今坊本大不相同，即今坊本有第九回：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的一大段“陈玄奘出身”事，而世德堂本则无之，其第九回便是：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恰相当于今坊本第十回的开始。十回以下，文字全同今坊本，惟回目略殊：

	世德堂本	《证道书》《新说》《真诠》诸坊本
第九回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第十回	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魏丞相遗书托冥吏
第十一回	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瑀正空门	游地府太宗还魂 进瓜果刘全续配

从第十二回起，则诸本回目皆全同，没有什么可注意的。到底这"陈光蕊"故事是吴本所原有而世德堂本删去的呢，还是吴本原无，而为清代诸刊本所妄加的呢？这且待下文再详之。

正当此两部不平常的明刻本《西游记》及《西游传》出现的时候，一个更重大的消息也为我们所喧传着。原来，在北平图书馆善本室所庋藏的许多传抄本《永乐大典》中，有一本第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的，是送字韵的一部分。在许多"梦"的条文中，有一条是：

魏征梦斩泾河龙。

引书标题作"西游记"，文字全是白话，其为小说无疑。谁能猜想得到，残存的《永乐大典》的一册之中，竟会有《西游记》小说的残文存在呢！在吴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的《西游记》小说！鲁迅先生的论点是很强固的被证实了。这一条，虽不过一千二百余字，却是如何的重要，如何的足令中国小说研究者雀跃不已！

我们虽不曾再发见第二条《西游记》残文，但此《永乐大典》本《西游记》之为吴承恩本的祖源，却是无可疑的。就此一条的文字看来，古本《西游记》小说，其骨干与内容是不会和吴承恩本相差得多少的。孙楷第先生曾钞得此条见寄。为了见到的人太少，特将全文转录于下：

梦斩泾河龙（《西游记》）长安城西南上，有一条河，唤作泾河。贞观十三年，河边有两个渔翁，一个唤张梢，一个唤李定。张梢与李定道："长安西门里，有个卦铺，唤神言山人。我每日与那先生鲤鱼一尾，他便指教下网方位。依随着百下百着。"李定曰："我来日也问先生则个。"这二人正说之间，怎想水里有个巡水夜叉，听得二人所言。"我报与龙王去。"龙王正唤做泾河龙。此时正在水晶宫正面而坐。忽然夜叉来到言曰："岸边有二人都是渔翁。说西门里有一卖卦先生，能知河中之事。若依着他算，打尽河中水族。"龙王闻之大怒。扮作白衣秀士，入城中。见一道布额，写道："神翁袁守成于斯讲命。"老龙见之，就对先生坐了。乃作百端磨问，难道先生，问何日下雨。先生曰："来日辰时布云，午时升雷，未时下雨，申时雨足。"老龙问下多少。先生曰："下三尺三寸四十八点。"龙笑道："未必都由你说。"先生曰："来日不下雨，到了时，甘罚五十两银。"龙道："好，如此来日却得厮见。"辞退，直回到水晶宫。须臾，一个黄巾力士言曰："玉帝圣旨道：'你是八河都总泾河龙。教来日辰时布云，午时升雷，未时下雨，申时雨足。'"力士随去。老龙言不想都应着先生谬说。到了时辰，少下些雨，便是向先生要了罚钱。次日，申时布云，酉时降雨二尺。第三日，老龙又变为秀士，入长安卦铺。向先生道："你卦不灵，快把五十两银来。"先生曰："我本筹算无差。却被你改了天条，错下了雨也。你本非人，自是夜来降雨的龙。瞒得众人瞒不得我。"老龙当时大怒，对先生变出真相。霎时间，黄河摧两岸，华岳振三峰，威雄惊万里，风雨喷长空。那时走尽众人，唯有袁守成巍然不动。老龙欲向前

伤先生。先生曰："吾不惧死。你违了天条，刻减了甘雨，你命在须臾。剐龙台上难免一刀。"龙乃大惊悔过。复变为秀士，跪下告先生道："果如此呵，却望先生与我说明因由。"守成曰："来日你死，乃是当今唐丞相魏征来日午时断你。"龙曰："先生救咱！"守成曰："你若要不死，除非见得唐王，与魏丞相行说，劝救时节，或可免灾。"老龙感谢，拜辞先生回也。玉帝差魏征斩龙。天色已晚，唐王宫中睡思半酣，神魂出殿，步月闲行。只见西南上有一片黑云落地，降下一个老龙，当前跪拜。唐王惊怖曰："为何？"龙曰："只因夜来错降甘雨，违了天条，臣该死也。我王是真龙，臣是假龙。真龙必可救假龙。"唐王曰："吾怎救你？"龙曰："臣罪正该丞相魏征来日午时断罪。"唐王曰："事若干魏征，须救你无事。"龙拜谢去了。天子觉来，却是一梦。次日，设朝，宣尉迟敬德总管上殿曰："夜来朕得一梦，梦见泾河龙来告寡人道：'因错行了雨违了天条，该丞相魏征断罪。'朕许救之。朕欲今日于后宫里宣丞相与朕下棋一日，须直到晚乃出，此龙必可免灾。"敬德曰："所言是矣。"乃宣魏征至。帝曰："召卿无事，朕欲与卿下棋一日。"唐王故迟延下着。将近午，忽然魏相闭目笼睛，寂然不动。至未时，却醒。帝曰："卿为何？"魏征曰："臣暗风疾发，陛下恕臣不敬之罪。"又对帝下棋。未至三着，听得长安市上百姓喧闹异常。帝问何为。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吊下一只龙头来，因此百姓喧闹。帝问魏征曰："怎生来？"魏征曰："陛下不问，臣不敢言。泾河龙违天获罪，奉玉帝圣旨令臣斩之。臣若不从，臣罪与龙无异矣。臣适来合眼一霎，斩了此龙。"正唤作魏征梦斩泾河龙。唐皇曰："本欲救之，岂期有此！"遂罢棋。

这部古本《西游记》，就此条残文看来，必定也是分则、分段的，而每则却各有一个六七个字的"回目"，正象古本《三国志演义》一样，条文的题目：《梦斩泾河龙》，或为原文所有，或为《永乐大典》编者所代拟，今不可知。但文中插入

玉帝差魏征斩龙

一句，与上下文俱不衔接，却显然是原来的一个“回目”。此条似当是合两个“回目”的两则而成的。第一个“回目”也许是已被《永乐大典》编者所删去而代之以

梦斩泾河龙

的一个总题目了。文末有“正唤作魏征梦斩泾河龙”一语，也正是古代“说话人”每喜于一个重要节目处提醒听众的惯技。

古本《西游记》的文字古拙粗率，大类《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和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其喜用“之、乎、者、也”的文言的习气，也正相同。当是元代中叶(或至迟是元末)的作品。元道士邱处机写作《西游记》的传说，虽不过是一个谎话，而元人写作的古本《西游记》，却不料竟实有其书！在这异书奇本陆续的发见的时候，论述中国小说的历史，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三　吴承恩的《西游记》的地位

有了上面许多新的发现，我们对于《西游记》的研究，似可更进一步而接近于真实的和正确的结论了。反对鲁迅先生的那一个主张，因了《永乐大典》本《西游记》的出现，已不攻而自破。就那段《永乐大典》本《西游记》的残文仔细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吴承恩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的一大段故事，全是根据此条“残文”放大了的。内容几乎无甚增改。只不过将张梢、李定的两个渔翁，改作“一个是渔翁，名唤张梢，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而因此便无端生出一大段的“渔樵问答”的情节来。其余象“辰时布云”云云，“下三尺三寸四

十八点"云云，也都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此古本《西游记》再有下几条"残文"在《永乐大典》中发现，其内容想来当也不会和吴本《西游记》相差得很远的。

所以，吴承恩之为罗贯中、冯犹龙一流的人物，殆无可疑。吴氏的《西游记》，其非《红楼梦》、《金瓶梅》，而只不过是《三国志演义》和《新列国志》，也是无可疑的事实。惟那么古拙的《西游记》，被吴承恩改造得那么神骏丰腴，逸趣横生，几乎另成了一部新作，其功力的壮健，文采的秀丽，言谈的幽默，却确远在罗氏改作《三国志演义》，冯氏改作《列国志传》以上。只要把《永乐大典》本的那条残文和吴氏改本第九回一对读，我们便知道吴氏的润饰的功力是如何的艰巨。

吴氏本《西游记》的八十一难，与古本或不尽同。吴氏写作《西游记》的真意，虽不见得象《证道书》、《新说》、《真诠》、《原旨》诸家之所云，但其受有当时（嘉靖到万历）思想界三教混淆的影响，却是很明白的事实。其对于佛与仙的并容、同尊，正和屠隆的《昙花》、《修文》，汪廷讷的《长生》、《同升》相同。其不大明了佛教的真实的教义，也和屠、汪诸人无异。我们观于吴氏《西游记》第九十八回中所开列的不伦不类的三藏目录，便知他对于佛学实在是所知甚浅的。其必以九九八十一难为"数尽"，为"功成行满"者，也全是书生们的阴阳数理的观念的表现。陈元之的序道：

> 旧有序，……其序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也，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

假如所谓"旧序"，确是吴氏所自为，则陈氏所称"此其书直寓言

者哉”，或很可信。作者殆是以古本《西游记》为骨架，而用他自己（或他那一个时代）的混淆佛道的思想，讽刺幽默的态度，为其肉与血，灵与魂的了。

《西游记》之能成为今本的式样，吴氏确是一位“造物主”。他的地位，实远在罗贯中、冯梦龙之上。吴氏以他的思想与灵魂，贯串到整部的《西游记》之中。而他的技术，又是那么纯熟、高超；他的风度又是那么幽默可喜。我们于孙行者、猪八戒乃至群魔的言谈、行动里，可找出多少的明代士大夫的见解与风度来！

吴氏书的地位，其殆为诸改作小说的最高峰乎？

但于古本《西游记》外，吴氏是否别有取材呢？吴氏是以见收于《永乐大典》中的那部古本为骨架的呢，还是别有他本介于吴氏书与那部古本之间？

鲁迅先生未见《永乐大典》本，但他相信《四游记》里的那部齐云杨致和编的《新刻唐三藏西游全传》为吴氏书的祖本。如果他的话可信，则在古本与吴氏书之间是别有一部杨氏书介于其间的了。

那部杨氏本《西游记》，就其版式看来，无可疑的乃是万历间闽南书坊余象斗们所刻的书。嘉庆版的一本《四游记》不过照式翻印而已，正如嘉庆间书坊的照式翻印明代闽建余氏版之《两晋演义》一样。（关于《四游记》的年代将别有一文论之。）假如编《四游记》或作杨本的是一个“妄人”的话，这“妄人”却决不会在“清代中叶”的。杨致和至迟当是余象斗们同时生的人物。

有人曾举一例，以证明“鲁迅先生误信此书，为吴本之前的祖本”之错误。他说：“此本第十八回（收猪八戒）〔按杨本实无回数，第十八回数字为杜撰。此段实见嘉庆本卷二第二十四页。〕

收了八戒之后，'唐僧上马加鞭，师徒上山顶而去。话分两头，又听下回分解。' 这下面紧接一诗：'道路已难行……你问那相识，他知西去路。'下面紧接云：'行者闻言冷笑，那禅师化作金光，径上乌窠而去。' 这里最可看出此本乃是删节吴承恩的详本，而误把前面会见乌窠禅师的一段全删去了，所以有尾无头，不成文理。这是此本删吴本的铁证。"

但此"铁证"实在不足以折服鲁迅先生之心。我且再找一个"铁证"出来吧。在嘉庆版《西游记传》卷一第一页，正论到：

故地辟于丑；当丑会终，寅会初，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一派正合，群物皆生。

下面却紧接云：

玉帝垂赐恩慈曰："下方之物，乃上天精华所生，不足为异。"那猴在山中夜宿石崖，朝游峰洞。

中间花果山的一块仙石产生石猿以及石猿生后，金光焰焰烛天，玉帝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的一段事，都不见了。这难道也是杨致和删去的么？他虽是"妄人"，却不会妄诞不通至此！"说破不值一文钱"；原来那些"铁证"，乃是嘉庆翻刻本所造成的。余氏的原刊本，流传下来时偶然缺失了半页或一二页，翻刻本以无他本可补，便把上下文联结起来刻了。这还不够明白么？前几年在上海受古书店曾见一部旧钞本的杨致和本《西游记传》，此两段文字俱在，并未"失落"。（不是"删去！"）惜以价昂未收，今不知何在。否则，大可钞在这里，以证明所谓"铁证"实在是不成其为"证"也。

在这里，我可以妄加断定一下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吴氏书有

祖本的话是可靠的。不过吴氏所本的，未必是杨致和的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而当是《永乐大典》本。

自从我们见到了朱鼎臣本《西游记》，这立刻明白她和杨氏书是同一类的著作！他们很可能全都是本于吴承恩本《西游记》而写的。或可以说，全都是吴氏书的删本。因了朱本的出现，增强了我们说杨本是“删本”的主张。为什么呢？这有种种的证据。（那些“铁证”却不足为据！）

现在且先将朱本和杨本的“回目”对照的列表于下：

朱鼎臣本	杨致和本
卷之一：大道育生源流出	卷之一：猴王得仙赐姓
石猴投师参众仙	悟空得仙传道
石猴修道听讲经法	
祖师秘传悟空道	
卷之二：悟空炼兵偷器械	猴王勒宝勾簿
仙奏石猴扰乱三界	
孙悟空拜授仙禄	玉帝降旨招安
玉皇遣将征悟空	
孙悟空玉封齐天大圣	
乱蟠桃大圣偷丹	大圣搅乱胜会
反天宫诸神捉怪	
卷之三：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真君收捉猴王
大仙助法收大圣	
八卦炉中逃大圣	
如来收压齐天圣	佛祖压倒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往长安	观音路降众妖
卷之四：唐太宗诏开南省	

朱鼎臣本	杨致和本
陈光蕊及第成婚	
刘洪谋死陈光蕊	
小龙王救醒陈光蕊	
殷小姐思夫生子	
江流和尚思报本	
小姐嘱儿寻殷相	
殷丞相为婿报仇	
卷之五：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太宗诏魏征救蛟龙	
魏征弈棋斩蛟龙	魏征梦斩老龙
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阴司脱罪
唐太宗地府还魂	
卷之六：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卷之二：刘全进瓜还魂
刘全舍死进瓜果	
刘全夫妇回阳世	
度孤魂萧瑀正空门	
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象化金蝉	
唐太宗描写观音像	唐三藏起程往西天
三藏起程陷虎穴	唐三藏被难得救
双叉岭伯钦留僧	
卷之七：五行山心猿归正	唐三藏收伏孙行者
孙悟空除灭六贼	
观音显圣赐紧箍	
三藏授法降行者	
蛇盘山诸神暗佑	唐三藏收伏龙马
孙行者降伏火龙	
卷之八：观音收伏黑妖	观音收伏黑妖
三藏收伏猪八戒	唐三藏收伏猪八戒
唐三藏被妖捉获	唐三藏被妖捉获

朱鼎臣本	杨致和本
卷之九：孙行者收妖救师	卷之三：孙悟空收妖救师
唐僧收伏沙悟净	唐僧收伏沙悟净
猪八戒思淫被难	猪八戒思淫被难
孙行者五庄观内偷果	孙行者五庄观内偷果
唐三藏逐去孙行者	唐三藏逐去孙行者
唐三藏师徒被难	唐三藏师徒被难
猪八戒请行者救师	猪八戒请行者救师
孙悟空收妖救师	孙悟空收妖救师
唐三藏师徒被妖捉	唐三藏师徒被妖捉
孙行者收伏妖魔	孙行者收妖魔
	唐三藏梦鬼诉冤
卷之十：唐三藏收妖过黑河	卷之四：孙行者收伏青狮精
观音老君收伏妖魔	唐三藏收妖过黑河
	唐三藏收妖过通天河
	观音老君收伏妖魔
孙行者被弭猿紊乱	昴日星官收蝎精
	孙行者被弭猴紊乱
	显圣师弥勒佛收妖
三藏过朱紫狮驼二国	三藏过朱紫狮驼二国
三藏历尽诸难已满	三藏历尽诸难已满
三藏见佛求经	三藏见佛求经
唐三藏取经团圆	唐三藏取经团圆

这一个目录已足够表现朱本和杨本是什么性质的东西。朱本虽未写明刻于何时，但观其版式确为隆、万间之物。——其出现也许还在世德堂本《西游记》之前。杨本亦未详知其刊刻年月，但杨致和若为余象斗的同辈，则其书也当为万历二十年左右之物。我意，朱、杨二本，当皆出于吴氏《西游记》。而朱本的出现，则似在杨本之前。何以言之？

朱鼎臣之删节吴氏书为《西游释厄传》，当无可疑。其书章次凌杂，到处显出朱氏之草草斧削的痕迹。朱本第一卷到第三卷，叙述孙悟空出身始末者，离吴氏书的本来面目，尚不甚远，亦多录吴氏书中的许多诗词。其第四卷，凡八则，皆写陈光蕊事，则为吴氏书所未有，而由朱氏自行加入者。其所本，当为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①。盖二者之间，同点极多。因此卷为朱氏所自写，遂通体无一诗词，与前后文竟若二书，不同一格。其第五卷到第八卷，从“袁守诚妙算无私曲”到“唐三藏被妖捉获”，他的作风又开始与一到三卷相同。吴氏书的诗词也被保存了不少。最可注意的是，第五卷的“袁守诚妙算无私曲”一则，其内容及诗词，殆与吴氏书面目无大异：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却说大国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个是渔翁名唤张梢，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他两个都是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一日在长安城里卖了肩上柴，货了篮中鱼，同入酒馆之中吃了半酣，顺泾河岸徐步而回。……张梢道：“但只是你山青不如我水秀，有一《蝶恋花》词为证……”李定道：“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青，也有个《蝶恋花》词为证……”渔翁道：“你山青不如我水秀受用些好物，有一《鹧鸪天》为证……”樵夫道：“你水秀不如我山青受用些好物，亦有《鹧鸪天》为证……”渔翁道：“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有一《西江月》为证……”樵夫道：“你水上还不如我山中的生意，亦有《西江月》为证……”渔翁道：“这都是我两个生意赡身的勾当。你却没有我闲时节的好处，又没有我急时节妙处，有诗为证……”樵夫道：“你那闲时，

① 编者按：元锺嗣成《录鬼簿》著录有吴昌龄《西天取经》（“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而《西游记杂剧》则系明人杨景贤撰，这里及下文的“吴昌龄”当作“杨景贤”。所以朱鼎臣所据，未必是此剧。

又不如我的闲时好也。亦有诗为证……”张梢道：“李定，我两个真是微吟可相押，不须板共金樽。”二人行到那分路去处，躬身作别。张梢道：“李兄，保重，途中上山仔细看虎。假若有些凶险，正是：明日街头少故人。”李定闻言大怒道：“你这厮忿赖！好朋友也替得生死，你怎么咒我。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浪翻江。”张梢道：“我永世不得翻江。”李定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怎么就保得无事！”张梢道：“李兄，你须这等说，你还捉摸不定，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遭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营生极凶险，有甚么捉摸？”张梢道：“你是不晓得，这长安城里西门街上有一个卖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鲤鱼，他就与我袖传一课，百下百着。今日我又去买卦，他教我在泾河湾头东边下网，西岸抛钩，定获大鱼，满载鱼虾而归。明日入城来卖钱沽酒，再与老兄相叙。”二人从此叙别。正是路说话，草里有人。原来这泾河水府，有一个巡水的夜叉，听见了百下百着之言，急转水晶宫，慌忙报与龙王……

这里的张梢、李定，一为渔夫，一为樵子，正和吴氏书同，而与《永乐大典》本的作“两个渔翁”者有异。其所咏《蝶恋花》词以下诸词，也都是吴氏书所有，而《永乐大典》本所无者。此文假如不是从吴氏书删节而来的，则世间而果有此“声音笑貌”全同的二人的作品，实可谓为奇迹！这当是朱鼎臣本《释厄传》非《永乐大典》本和吴氏本《西游记》的中间物的一个“铁证”吧。

更有可注意者，即从第二卷的“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一则起，到第六卷的“双叉岭伯钦留僧”一则止，其文字都袭之于吴氏书（除第四卷外）的，仅中插一部分自撰的标题耳。从第七卷以后，方才有些大刀阔斧的杜撰的气象。标题始不再袭用吴氏原题。然内容尚还吻合，诗词间或见收。从第九卷“孙行者收妖救师”起，朱氏便更显出他的手忙足乱的痕迹来了。已到了第八卷了，还只把吴氏书删改了前二十回。如果照这样下去，

后八十回的文字，将用多少的篇页去容纳呢？但他的预定却只要写到十卷为止。于是吴氏书五分之四的材料，便被胡乱的塞到那最后的两卷书里去。有的情节全被删去不用；有的则不过只提起了一二语。这样的草草率率的结局，当是他自己开头写作时所绝对想不到的吧。第十卷的“三藏历尽诸难已满”一则最为可笑。在这短短的快要结束的一段文字中，你看他竟把比丘国、白鹿白狐、陷陷空洞、九头狮子、月中白兔、寇梁诸事全部包纳在内。在吴氏书中，这是第七十八回到第九十七回的浩浩荡荡的二十回文字呢！九头狮子的事，吴氏书从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写到第九十回“师狮授受同归一”一共是四回。而朱本却只有一百三十九个字：

> 到了天竺国凤仙郡，安歇暴纱亭，忽被豹头山虎口洞一妖把行者三人兵器摄去。行者虽神通广大，无了金棒，亦无措手。正在踌躇，忽见妙岩宫太乙救苦天尊，叫声：“悟空，我救你也！”行者急忙哀告：“万乞老仙一救！”天尊走至洞口，高叫：“金狮速现真形。”那妖听得主公喝，慌忙现出原形，乃是九头狮子。被天尊骑于胯下，取出三件兵器，付还行者兄弟，天尊跨狮升天。①

这种“节略”，诚可谓无可再简，无可再略的了。

但最后一则“唐三藏取经团圆”，关于通天河老鼋的一难，朱氏本却仍不能不为一叙，此益可见其黏着吴氏书的胶性，实甚强大。

通体观来，朱氏书之删节吴氏《西游记》是愈后愈删得多，愈后愈删得大胆的；正象一个孩子初学字帖，开始不得不守规则，不能不影照红本；渐熟悉，则便要自己乱涂乱抹一顿了，虽然涂

---

① 编者按：这段引文所据实为杨本。朱本相应的一段共一百二十五字，且多脱误，结尾四句朱本仅作“被天尊骑于跨下。师徒拜谢”。

抹得是东歪西倒，不成字体。

至于杨致和本，则较朱本略为整齐；所叙事实更近于吴氏书。吴氏书之所有，杨本皆应有尽有。但其大部分，则皆有钞朱氏本的删节之文的痕迹。其前半部，为了求全书整齐划一起见，篇幅较朱本更简。但其后半部，却反增加出一部分已被朱本删去的吴氏书的内容节目来。由此可见：当杨致和立志写作他的《唐三藏西游传》的时候，他的棹子上，似是摊放着两部《西游记》：吴氏书与朱氏书的。这两部繁简不同的书，使他斟酌、参考、袭取而成为另一部新的《西游记传》。

杨氏的书，确是想比朱氏书更近于吴承恩的原本。所以朱本第四卷的关于陈光蕊事者，便被他全部删去；只在卷二"刘全进瓜还魂"一则里，用百余字提起江流儿的故事；正和吴氏书之以一歌叙述玄奘的身世者相同。其后，第三卷的"唐三藏梦鬼诉冤"，第四卷的"孙行者收伏青狮精"、"唐三藏收妖过通天河"、"显圣师弥勒佛收妖"各则，都是朱本所无而杨本则依据了吴氏原书加入的。大约，杨本的第一、二卷，和朱本不同者颇多，标目也大不相同；这二卷的文字只有比朱本简略。到了第三卷，他便信笔直钞朱本的第九卷、第十卷了。除了加入了一部分故事以外，像下文，是朱氏书里的一则：

唐三藏逐去孙行者

> 却说那镇元大仙扯住行者道："你的本事，我也知道。但拿在我手，你也难走。好好还我树来！"行者道："你这老先生真个小气。只是要活树，何难之有。无故讨这等热闹！你放我师父兄弟，我还你树来。"大仙道："你若活得此树，我就放你师父兄弟，我还与你结为兄弟。"就把师徒三人放了。行者说："镇元老仙，你好生与我看顾师父，待我求个仙方，就来。"话讫，遂纵一筋斗，直至洛伽山观音菩萨座前，

参拜已毕，菩萨问："唐僧行至何处？"行者道："行至万寿山，弟子不识是镇元大仙，毁伤他的人参果木，被他羁住，不能前进。"菩萨骂道："你这泼猴！他那人参果乃是天开地辟的灵根，镇元子乃地仙之祖，你怎么毁伤他的？"行者道："弟子与他说过，只要医好其树，他放我师徒前去。望菩萨发个慈悲，早救唐僧往西天。"菩萨道："我净瓶里的甘露，可活仙树灵苗。我给些甘露与你，你把去放在树下，将树扶起，自然茂盛。"行者得了甘露，回转观中，叫大仙师父同进后园医树，把甘露放在树下，一手扶起树来。只见顿然茂丽，余果尚存。大仙甚喜，回转法堂，复令童子去摘十颗来献唐僧，复安排蔬酒，与行者结为兄弟。次日天明又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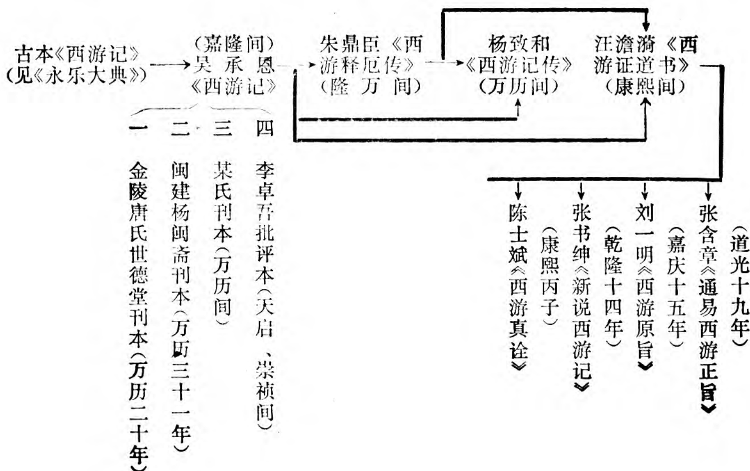
杨本的同一节文字，便是全钞朱本的——其中只有几个字的差异。其他第三、四卷中，文字雷同者也几在十之九以上，连标目也是全袭之于朱本。

这都显然可见杨本是较晚于朱本。为了较晚出，故遂较为齐整；不像朱本那么样的头太大，脚太细小。

杨本最后一段"唐三藏取经团圆"，根据于吴氏原本，屡提起："路走十万八千，难八十次，还有一难未满"；或"路走十万八千，灾逢八十一回"；故其间，遂较朱本多容纳了一部分故事，以足八十一难之数。杨氏对于八十一难的数字的神秘的解念或竟和吴氏有同感罢。

这样，《西游记》的源流，是颇可以明瞭的了。最早的一部今日《西游记》的祖本，无疑的是《永乐大典》本。吴承恩的《西游记》给这"古本"以更伟大、更光荣的改造。后来明、清诸本，皆纷纷以吴氏此书为依归。或加删改，却总不能逃出其范围以外。故吴本的地位，在一切《西游记》小说中无疑的是最为重要——自然也无疑的是最为伟大。

总结了上文，其诸本的来历，可列一表如下：



四　陈光蕊故事的插入

由此可知，陈光蕊故事的插入，当始于朱鼎臣本《西游传》。吴承恩的原本，乃至《永乐大典》的“古本”，当都无此故事。关于陈玄奘的身世，吴氏原本仅于第十一回以一篇古歌叙述之：

你道他是谁人？

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罗网。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出身命犯落江星，顺水随波逐浪泱。海岛金山有大缘，迁安和尚将他养。年方十八认亲娘，特赴京都求外长。总管开山调大军，洪州剿寇诛凶党。状元光蕊脱天罗，子父相逢堪贺奖。复谒当今受主恩，灵烟阁上贤名响。恩官不受愿为僧，洪福沙门将道访。小字江流古佛儿，法名唤做陈玄奘。（见世德堂本卷三，十二页）

到了朱鼎臣删改吴本的时候，他似见到戏剧中的陈光蕊的故事，而颇以吴本不详为憾。故便自显身手，编了一卷八则的洋洋大文加入。

在明代，吴氏原本的势力极大，朱本见者似不多，故世德堂本以下诸刊本，都不注意到朱本此段文字的添加。连以朱本为删改之底子的杨致和本也竟受吴氏原本的影响，删去此段故事不载，仅以数语述及玄奘，硬交代了过去。

但到了清初，情形便不同了。汪澹漪刻他的《西游证道书》的时候，他似也见到了朱鼎臣的那部《释厄传》，为求全计，便把这段文字也钞刻了上去。他的理由是：

> 俗本删去此一回，致唐僧家世履历不明，而九十九回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令阅者茫然不解其故。及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备载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始补刻此一回。
>
> ——《证道书》第九回评

所谓大略堂《释厄传》当即朱鼎臣本的异刻，或明、清间的一部朱书的翻刻。

张书绅承袭《证道书》之意见，也补刻了此回。他说道：

> 刊本《西游》，每以此卷特幻，且又非取经之正传，竟全然删去。初不知本末始终，正是《西游》的大纲，取经之正旨，如何去得。假若去了，不惟有果无花，少头没尾，即朝王遇偶的彩楼，留僧的寇洪皆无着落。
>
> ——《新说西游记》第九回评

他们的意见，都确有可取处。吴氏原书第九十九回，历数唐僧途中所遇的八十一难：

> 蒙差揭谛皈依旨，谨记唐僧难数清：

金蝉遭贬第一难，出胎几杀第二难，

满月抛江第三难，寻亲报冤第四难。

为何此后的七十七难吴本皆历历详载，独此四难并不叙述一下呢？吴本第九十三回里，提起抛打绣球事：

三藏立于道旁对行者道："他这里人物衣冠，宫室器用，言语谈吐，也与我大唐一般。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姻缘，结成了夫妇。此处亦有此等风俗！"

第九十四回里又从行者口中提起此事：

行者陪笑道："师父说，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缘，成其夫妇。似有慕古之意，老孙才引你去。"

但抛打绣球事，在此二回之前，一字未曾说起，此时突如其来，颇可诧怪。难道吴氏原本果有此一段故事，而为世德堂所脱落？这也很有可能。惟今所见吴氏书，未有更早于世德堂本者，故不知其真相究为如何。

然《证道书》诸刊本中的陈光蕊故事却是无疑的从朱鼎臣本转贩而来的。

为了保存原来面目，故《证道书》第九第十的两回，其开场的若干言，遂致雷同。《新说》亦然。悟一子的《真诠》便比较的聪明了，他的第十回的开场数语，却改成为：

且不题光蕊尽职，玄奘修行。却说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个贤人，一个是渔翁，名唤张梢，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

如此，便泯灭了吴本和朱本重叠雷同的痕迹，使读者看不出二本的不相谐合之处来，且也不易寻出此故事的插入的线索。

此故事既被插入，而原本的一百回又不易变动，汪澹漪便以原本的第九回到第十一回的三回，归并成第十回到第十一回的两回。悟一子、张书绅诸本，也皆从之。

五　《西游记》故事如何集合的？

不仅陈光蕊的故事，在《西游记》中为独立的一部分，《西游记》的组织实是像一条蚯蚓似的，每节皆可独立，即斫去其一节一环，仍可以生存。所谓八十一难，在其间，至少总有四十多个独立的故事可以寻到。

但大的分割点，则可看出三个来，这三大部分，本来都是独立存在的：

第一，孙行者闹天宫

第二，唐太宗入冥记

第三，唐三藏西游记

假若吴氏原本果有陈光蕊的故事，则其所集合的故事的"单元"，不止是三个而是四个的了。

孙行者闹天宫的一部分，为《西游记》中最活跃、最动人的热闹节目，但其来历却最不分明，且也最为复杂。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奴曼（Hanuman）的化身。哈奴曼见于印度大史诗《拉马耶那》（Ramayana）里，而印度剧叙到拉马的故事的，也多及哈奴曼。他是一个助人的聪明多能的猴子：会飞行空中，会作戏剧（至今还有一部相传为他作的剧本残文存在）。在印度，他是和拉马同一为人所熟知的。什么时候哈奴曼的事迹输入中国？是否有可能把哈奴曼变成为孙悟空？我们不能确知。惟宋刊《三藏取经诗话》里，已有猴行者。这猴行者是一位白衣秀才，他自报履历道："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他会做诗，尝到处留题，最早的一诗

是初伏事法师时做的：

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
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

此孙悟空之助三藏法师的往西天取经，还不是逼像哈奴曼之助拉马征魔么？所谓"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其身份也大略相类。惟闹天宫的故事，《诗话》里不曾提到，只在"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一则中，说起：

行者道："我八百岁时到此中偷桃吃了，至今二万七千岁不曾来也。"法师曰："愿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吃。"猴行者曰："我因八百岁时，偷吃十颗，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

这当是孙悟空偷桃故事的一个最早的式样。至于大闹天宫，或是采用了哈奴曼的大闹魔宫的故事吧。又二郎神的捉悟空，正是脱胎于吴昌龄《西游记》第四折猪八戒被捉的事实。

在吴氏《西游记杂剧》里，孙行者的来历是：

一自开天辟地，两仪便有吾身。曾教三界费精神。四方神道怕，五岳鬼兵嗔！……九天难捕我，十万总魔君。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离山老母，二妹巫枝祇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兄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喜时攀藤揽葛，怒时搅海翻江。金鼎国女子我为妻，玉皇殿琼浆咱得饮，我盗了太上老君炼就金丹，九转炼得铜筋铁骨火眼金睛！……我偷得王母仙桃百颗，仙衣一套，与夫人穿着。

——《西游记》第三剧第一折

这里的孙行者便俨然是魔王拉瓦那(Ravana)的转变了。从隋、唐间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起，到宋人话本《陈从善梅岭失妻》止，白猿便总是反串着魔王拉瓦那的。《白猿传》所叙的白猿

盗去欧阳纥妻，《陈从善话本》所叙的申公盗去张如春，都和孙行者盗去金鼎国王女，魔王拉瓦那盗去拉马之妻赛泰（Sita）相类。大有可能，《拉马耶那》的故事传述到中国的时候，助人者的猴子和盗妻者的魔王便混淆在一处而成为一人的了。《梅岭失妻记话本》云：

> 且说那梅岭之北，有一洞，名曰申阳洞。洞中有一怪，号曰白申公，乃猢狲精也。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小妹便是泗州圣母。这齐天大圣，神通广大，变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魈，管领诸山猛兽，兴妖作法，摄偷可意佳人，啸月吟风，醉饮非凡美酒。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

他还能差使山神，幻化山店。后来的孙行者是免不了有些白申公或白猿的影子的。吴昌龄还说他偷盗金鼎国王女为妻，《西游记》小说，却把这重要的情节删去了，只是着力的写闹天宫的事。小说里的孙行者遂与白猿相离得较远了。

闹天宫的来历，于华光天王的故事，二郎神的故事，鬼子母揭钵的故事，大约都有所取材的吧。

吴承恩以孙行者功成行满时，被封为战斗胜佛，这颇附会得可笑。战斗胜佛见于《佛名经》，如何会是齐天大圣的封号？这可见吴氏的佛教知识实在是不很渊博，他只是望文生义的附会着。

第二部分所叙的唐太宗入冥的故事，其来历也是极早的。在敦煌发见的写本中，有残本的《唐太宗入冥记》在着。其所叙，和《西游记》差不了多少。吴昌龄《西游记杂剧》并无太宗入冥事。而《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既叙及魏征斩龙，则其后之紧接的叙到太宗入冥是当然的事。这样，“唐太宗入冥记”之加入《西游记》，也当是元代时候的所为了。这故事在《西游记》中并不重

要，但到了后来地方戏里，《刘全进瓜》等节目便很为听众所欢迎的了。

在内阁大库的破书堆里，新近由北平图书馆的清理而发现了不少被遗忘了的怪书。在其中，有一部《冥司语录》，是元、明间的刊本，叙述魏文帝曹丕身入冥间与冥司相问答的事。佛教徒是如何的善于利用帝王的故事以宣传其教义！太宗入冥的被宣传，当亦其同流。

第三部分是《西游记》的主干，篇幅最长，内容最繁赜。如果仔细的考查其来历，其结果，或不止成为一巨册。孙行者闹天宫的故事，只有七回。唐太宗入冥的故事，只有四回。从第十三回以后，便都是"西游"的正文了。所谓八十一难，除首四难外，其余都是西游途程中的经历。但所谓八十一难云云，也只是夸诞之辞；实际上并没有八十一则的故事；有好几个难，都只是一个故事自身的变幻。

且看从第五难以下的七十七个难的内容：

（一）出城逢虎，折从落坑的第五、六难是一件事；

（二）双叉岭上的第七难是一件事（伯钦留僧）；

（三）两界山头的第八难是一件事（收孙行者）；

（四）陡涧换马的第九难是一件事（收龙马）；

（五）夜被火烧，失却袈裟的第十、十一难是一件事（黑风山）；

（六）收降八戒的第十二难是一件事；

（七）黄风怪阻，请求灵吉的第十三、十四难是一件事；

（八）流沙难渡，收得沙僧的第十五、十六难是一件事；

（九）四圣显化的第十七难是一件事（试禅心）；

（一〇）五庄观中，难活人参的第十八、十九难是一件事；

（一一）贬退心猿的第二十难是一件事（尸魔）；

（一二）黑松林失散，宝象国捎书，金銮殿变虎的第二一——二三难是一件事（黄袍怪）；

（一三）平顶山逢魔，莲花洞高悬的第二四、二五难是一件事（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一四）乌鸡国救主的第二六难是一件事（青毛狮）；

（一五）被魔化身，号山逢怪，风摄圣僧，心猿遭害，请圣降妖的第二七——三一难，是一件事（红孩儿）；

（一六）黑河沈没的第三二难是一件事（鼍精）；

（一七）搬运车迟，大赌输赢，祛道兴僧的第三三——三五难是一件事（虎力大仙等）；

（一八）路逢大水，身落天河，鱼篮现身的第三六——三八难是一件事（金鱼精）；

（一九）金峣山遇怪，普天神难伏，问佛根源的第三九——四一难是一件事（老君青牛）；

（二〇）吃水遭毒，西梁国留婚的第四二、四三难是一件事（女人国）；

（二一）琵琶洞受苦的第四四难是一件事（蝎子精）；

（二二）再贬心猿，难辨猕猴的第四五、四六难是一件事（猕猴）；

（二三）路阻火焰山，求取芭蕉扇，收缚魔王的第四七——四九难是一件事（火焰山）；

（二四）赛城扫塔，取宝救僧的五〇、五一难是一件事（九头鸟）；

（二五）棘林吟咏的第五二难是一件事（荆棘岭）；

（二六）小雷音遇难，诸天神遭困的第五三、五四难是一件事

(黄眉童儿)；

(二七)稀柿衕秽阻的第五五难是一件事；

(二八)朱紫国行医，拯救疲癃，降妖取后的第五六——五八难是一件事(金毛犼)；

(二九)七情迷没的第五九难是一件事(蜘蛛精)；

(三〇)多目遭伤，路阻狮驼，怪分三色，城里遇灾，请佛收魔的第六〇——六四难是一件事(狮象、大鹏)；

(三一)比丘救子，辨认真邪的第六五、六六难是一件事(寿星之鹿与白面狐狸)；

(三二)松林救怪，僧房卧病，无底洞遭困的第六七——六九难是一件事(耗子精)；

(三三)灭法国难行的第七〇难是一件事；

(三四)隐雾山遇魔的第七一难是一件事(豹子精)；

(三五)凤仙郡求雨的第七二难是一件事；

(三六)失落兵器，会庆钉钯，竹节山遭难的第七三——七五难是一件事(黄狮精与九头狮子)；

(三七)玄英洞受苦，赶捉犀牛的第七六、七七难是一件事(犀牛怪)；

(三八)天竺招婚的第七八难是一件事(玉兔)；

(三九)铜台府监禁的第七九难是一件事(寇洪)；

(四〇)凌云渡脱胎的第八〇难是一件事；

(四一)通天河老鼋作祟的最后一难(第八十一难)是一件事。

虽说是八十一个难，却只有四十一个故事。这四十一个故事便构成五色迷人的一部西行历险图。其中亦有情节相雷同的。但大体上都有变化，都很生动，很有趣，亦且富于诙谐。魔王皆

通人情，随事随时发隽语。其真价殆尤在于此种插科打诨处。

最早的一部宋人的有关《西游记》的作品《唐三藏取经诗话》（即《三藏取经记》），所记玄奘西行的历险，精采固远不如吴氏书，其所记历险也殊少惊心动魄的力量。除残佚者外，今存的节目是：

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

入大梵天王处第三

入香山寺第四

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

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入九龙池处第七

“遇深沙神处第八”（此则原缺一页标题失去）

入鬼子母国处第九

经过女人国处第十

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

入沉香国处第十二

入波罗国处第十三

入优钵罗国处第十四

天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

转至香林寺受心经第十六

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三（三应作七）

和吴氏书异同处极多；不仅吴承恩未及见此书，即《永乐大典》本《西游记》的作者恐怕所依据的，也未必便是此本。

吴昌龄的杂剧，便和吴氏书渐渐相近了。《西游剧》凡六卷。第一卷叙玄奘身世；第二卷叙玄奘动身西行，写得异常的郑重；“木叉售马”一折，和吴氏小说收伏龙马事同；“华光署保”一折，则为吴氏小说所无。第三卷的上半叙的是：

神佛降孙　　收孙演咒

可以说孙行者卷，但其下半卷则入杂事。在行者除妖一折里写的是：

（一）收沙和尚　　（二）灭黄风山银额将军

其“鬼母皈依”一则，则叙红孩儿事。此皆吴氏小说所有。惟鬼母揭钵事，则小说所无。盖小说以红孩儿为铁扇公主、牛魔王子，故遂不及鬼母事。其第四卷则为猪八戒卷，全叙八戒事；其出现的所在名裴山庄，不名高老庄。以二郎神为收伏八戒者，亦与小说略异。第五卷所叙述的是：

（一）过女人国　　（二）过火焰山遇铁扇公主

其第六卷第一折所叙“贫婆心印”一折，全是禅语，亦为小说所无。第二折即入参佛取经事。孙行者、沙和尚、猪八戒即在西天圆寂，不回东土。此与小说大异。送唐三藏东归（第三折）者别为佛座下弟子成基等四人。最后的一折“三藏朝元”，则和小说略同。

吴氏此剧，为戏台的习惯所限制，故所写的故事最少；不仅不及吴承恩的小说十之一二；亦且不如《诗话》的变化多端。

剧中第一卷陈光蕊的故事，是吴氏所独有的。在他之前，“西游”故事中未见有此者。《焚香室丛钞》（卷十七）引宋周密《齐东野语》所述某郡倅江行遇盗，其子为僧报仇事，以为《西游演义》述玄奘事，似本此。但徐渭《南词叙录》所载宋、元戏文名目中，已有

陈光蕊江流和尚

戏文一本，则宋、元间陈光蕊事的流传，似已甚盛。吴昌龄殆以其为世俗所熟知，故采入剧中欤？明人传奇，亦有《江流记》一本，惜不传。

岳传的演化

《精忠传》在早期的英雄传奇中是一部极重要的作品，不知多少人读了这部作品而愤慨不平，而切齿痛恨，而涕零不已。然而《精忠传》却不仅是一部书。在明代，岳飞乃是一位通俗作家所极喜描写的大人物。当时，至少有四部《岳传》在流行着：

（一）武穆演义八卷　明熊大木编。后集三卷，李春芳编。嘉靖三十一年刊。这部书又有一部明刊本，名《宋武穆王演义》，凡十卷，亦题熊大木编。又有《绣像精忠全传》凡八卷，题李卓吾先生评，前有李春芳序，大约即为熊本。前两部书日本内阁文库有藏本，后一部书道、咸间有袖珍翻刊本。袖珍本的李春芳序上说："他日读王之《精忠录》，辄叹曰：英华所聚皆正气也。是诚可以激励后人也。板行已久，颇有脱落。况近有颂王之德，弔王之词，珠玉相照，皆未得登板，亦缺典也。乃躬为厘正而重刻之。"则此序似为重刻《精忠录》的序，而非刊印《武穆演义》的序了。也许是刊行《武穆演义》的人，借李氏之名以为号召，故移此序于演义之前的吧。这部最早的岳飞通俗演义，凡八卷，（未见李春芳的三卷后集，不知内容是什么，是否果为李氏所作。）每卷十则，共八十则。始于金人的南侵，终于岳飞的被杀，秦桧的在狱中受报应。全部《岳传》的骨架，在这里已经成立了。全书并不分回，仅分为则，其"则目"也只是七字的单句，并没有对偶的两句。这很可见出此书的是嘉靖时或嘉靖以前的原本。全书用的是极浅

近的半文半白的文体，与《三国志演义》极为相同，又可见当作者之时，白话文学的技术尚未臻于纯熟之境。兹举其中一小段于下：

……再兴即辞岳飞，径往小商桥拒敌去了。岳飞放心不下。又令岳云引人马五千埋伏临颍北岸，候有动静，急出救护。岳云亦领计去讫。岳飞分遣已定，自与张宪、徐庆、杨钦等整阵待敌。却说兀术人马鼓勇而来，先遣万户撒八、千户张朵领三千人前哨，又着番汉渤儿盖五十引铁骑抄从小商桥合击宋军。盖五十领兵自去不题。万户撒八与千户张朵部胡兵，哨进小商桥，正遇宋将杨再兴，骑马摆列桥头，大叫："虏贼休走！"撒八、张朵大怒，勒马双出。杨再兴手挥双刀，骤马乘势与战。方数合，金将力怯，两骑马往后退走。再兴不舍，斫阵而入。金人大败。忽桥后喊声大起，一彪人马杀来，乃番将盖五十也。宋兵恰慌。金将撒八、张朵，见番人旗号，复勒骑杀回，将宋军围在中间。原来其地只有一条路，中间是小商桥隔断。杨再兴虽勇，前后皆是金人，进退不得。部众各望桥上跳下。再兴大叫曰："今日当以死报岳将军也！"纵骑冲突。金人两下弓弩乱放将来。再兴身被数十矢，忍痛不住，坠死马下。忽北岸鼓声雷动，一彪军截出，乃岳云也。金兵望见岳家旗号，大惊曰："岳爷爷兵到也！"各四散奔走。岳云骏骑已到，迎头遇着万户撒八。岳云手起锤落，打死马下。岳云与众骑始得再兴尸首，身无完肤，因令军士焚之，得其箭簇二升。岳云感叹不已。

（第六卷）

（二）重订按鉴通俗演义精忠传　明于华玉著，友益斋梓行。出于熊大木本《武穆演义》之后。金世俊的序未著岁月，大约是万历间的作品。此书一名《尽忠报国传》。于氏作此书时，盖以纠正熊书的荒诞不经的叙述者。他在凡例上，处处针对着熊传而大肆其讥评："俗裁支语，无当大体，间于正史多戾。……旧传卷

分八帙，帙有十目，大是赘琐。至末卷，摭入风僧冥报，鄙野齐东，尤君子之所不道。"因此，他便"正厥体制，芟其繁芜，一与正史相符，爰易传名曰《尽忠报国》"。将八卷删并为七卷，"更于目之冗杂无义者裁去其六。每卷系以回目"。对于旧传的"句复而长，字俚而赘"处，他又"痛为剪剔，务期简雅"。但《武穆演义》经了他的这一番删订之后，虽改旧观，却失了活泼的精神，传奇的面目，他使《岳传》离开了民间的通俗读物，而逼近于正史传记的复述了。他虽自己居功的说道："缮较凡七易丹墨，大有分肌劈理，脱胎换骨之功。"实则他的"简雅"，较旧传的"鄙俚"，尤为使人不快。传奇的著作，是与其枯燥而无趣，不如鄙俚而生动的。

（三）岳王传演义　八册，明余登鳌编，明版，日本内阁文库有藏本。未见其书，不知内容如何，也不知是什么时代的出品。大约总不会是在熊大木本之前。也许更在于华玉之后也难说。

（四）精忠全传　明吉水邹元标编次。此书今日尚有通行本流传着。邹氏字尔瞻，万历进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魏忠贤当权时，他求退而去。卒谥忠介，有《愿学集》。他这部《精忠全传》是复兴了传奇的趣味，修订了熊大木的旧本，而舍弃了于华玉改本的迂腐的。《精忠传》到了此时已进步得很不少了。

以上都是明代的关于岳飞故事的传奇。为什么岳飞的故事在明代会那末样的发达呢？一个原因便是受了权奸当国的刺激，与乎外敌侵陵的危惧，因此思良将，恶权臣，而不禁在传奇中借岳飞、秦桧以发抒之了。别一个原因便是，岳飞在南宋的初年，口碑对之并不怎么好。直到了他的孙子岳珂作了《金陀粹编》为他呼屈之后，接着又逢着金人、蒙古人的屡次南下，人民爱国心为之大炽。于是岳飞的故事便盛传于时。经了蒙古人的短期统治之后，汉人痛定思痛，对于为国家捍御强敌的这位名将，便格

外的加以崇敬。景定时有《纪事实录》，不久又有《精忠录》，皆系鼓吹岳氏的忠贞的。至此，传奇便自然而然的也会产生出来的了。我们看李春芳《精忠录》的序，知道当时不学的太监也崇拜岳飞不已，便明白岳飞故事在当时是如何的盛行了。

这些明代的《岳传》，到了清初而有了一个总结束。这个总结束便是钱彩编次、金丰增订的《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这部书凡二十卷，八十回，是一部最完备的《精忠传》。金丰的序上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忠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他这几句话直是道破了一切历史小说与英雄传奇的关键。《说岳精忠传》之不得不由《精忠传》而成为荒诞的熊大木的《武穆演义》，更不得不舍弃了"简雅"的于华玉的《尽忠报国传》而走到更为荒诞的钱彩、金丰的《说岳全传》，这乃是自然的进展，也便是民间的需要。一切传奇都不能不走到这条路上去。不荒诞便不成其为"传奇"，不荒诞便不能为民间读者所深喜。钱彩、金丰的书，在诸本《说岳》中最为流行，其原因大半便在于此。但钱、金的《说岳全传》，其内容也自有其好处。他们将诸旧本的叙述与描写都放大了。因了放大，便格外的得以从容的用工夫细写那些应该细写的情节与人物。因了放大，一切的叙述便更详尽深入，一切的描写便更生动活泼了。因了放大，一切的可以动人的地方便写得格外的动人了。象"沥泉山岳飞庐墓"（第六回），"岳飞破贼酬知己"（第十四回），"风波亭父子归神"（第六十一回）诸节，都会使读者感泣不禁的。而"风波亭"一节，有的人竟翻过去不敢看。《红楼梦》上的鸳鸯之吊死，黛玉之临终，使我们读之，如见鬼影，如闻鬼声，灯光也似乎变得绿豆儿大小了，其情境是悚怖无比的，她使我们毛戴发竖。"风波亭"的一幕，则不使

我们感到恐怖，而使我们悲愤，伤感，不忍卒读。其情境是凄凛可泣的，她使我们眼圈儿不自禁的湿了。但这书除大鹏鸟等报应轮回之说不论外，也颇有过于荒诞可笑的，如笑死牛臯，气死金兀朮（第七十九回）之类。其人物的性格也颇有脱胎于他书的，如牛臯那样的一员"福将"，便活是《说唐传》里程咬金的替身。而其文字也颇平庸，不大耐得吟味，与诸本《说岳传》较之，固然是高出，若置之于《水浒》、《红楼》之列，却颇有些"自惭形秽"。姑引杨再兴误走小商河（第五十三回）的一节，以与熊大木本的同节相比较。由此颇可见出岳传故事在二三百年间变化得或演化到什么一个式样。

……再说第一队先行杨再兴，奉令前往朱仙镇来。此时正值十一月天气，只见四下里彤云密布，大雪飘扬，万里江山，如同粉壁。再兴带兵冒雪而行，一连走了两日两夜，已离朱仙镇不远。看那金邦人马，漫山遍野，滔滔而来，不计其数。杨再兴道："三军听者！尔等看番兵如蝼蚁一般，你们上前去，岂不白送了性命。尔等可扎好营寨，在此等候，我去杀他一个翻天倒海。"众兵一齐答应，下了营寨。那杨再兴即便拍马摇枪，往番营杀进。谁知那昌平王兀朮四太子，带领了六国三川大兵，分为十二队，每队人马五万，共有六十五万人马，虚张声势，假言二百万，往小商桥而来。第一队的先锋雪里花南，走马上来。正遇着杨再兴，一马当先，把枪只一挑，将雪里花南挑下马来。番兵不能抵挡，呐喊一声，两边散开。杨再兴拍马赶上。那二队先行雪里花北，便来接战。早被杨再兴一枪，那雪里花北招架不住，也死于马下。只见那番兵回身一转，杨再兴拍马又上前来。撞见三队先锋雪里花东，早已知道前边之事，催马摇刀上来。正遇杨再兴，他的刀尚没有举，早又被杨再兴一枪将颈下挑了一个窟窿，翻身落马。杀得那些番兵，东倒西横，抱头鼠窜，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没命的好走。那四队先行雪里花西闻报，飞马上来接战。冲着杨再兴，不上

一合，早被再兴挑于马下。不上一个时辰，连把四员番邦大将，送往阎罗殿去了。四队番兵，共计有二十余万。见主将已亡，大败而走。众番兵惧怕，不知照依这样的南蛮，有多少追杀下来，先自慌了乱跑，人撞人跌，马冲马倒，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但见尸如山积，血若川流。杨再兴在后追赶。见番兵向北而走，心下想道："我往此处抄去，岂不在番人之前截住他的归路，杀他个片甲不留！"再兴想定了主意，竟往近路抄去。谁知此地有一条河，名为小商河。早已被这大雪遮满，看不出河路。那些番兵，尽皆知道是商河，前边小商桥。所以那些番兵，皆向西北而逃。小商河河水虽不甚深，却皆是淤泥衰草，被雪掩盖，不分河路。杨再兴一马来到此处，一声响跌下小商河，犹如跌落陷坑的一般，连人带马，陷在河内。那些番兵看视，只叫一声"放箭"，一众番兵番将，万矢齐发，就象大雨一般射来。可怜杨再兴连人带马，射得如柴蓬一般。后人有诗吊之曰：

东南一棒天鼓响，西北乾方坠将星。

未曾受享君恩露，先向泉台泣夜萤。

兀术传令众将，调兵转去下营。若有南蛮前来迎敌，不可造次，须要小心准备为主。不言兀术之事，却说那二队先行岳云赶到，天色已晴。再兴的军士，上前迎着公子，报道："杨老爷追杀番兵，误走小商河，陷于河内，被番人乱箭射死。特来报知。"岳云听了，不觉大叫道："苦哉！苦哉！救应来迟，此乃我之罪也！"传令三军："与我扎住营盘，待我前去与杨叔父报仇！"三军得令，安下营头。岳云拍马摇锤，直抵番营。一马冲进金营，有分教：

万马丛中显姓字，千军队里夺头军。

万　花　楼

岳飞的故事既盛传于明，狄青的故事流传得当也很早。青为仁宗时代的名将，当时文人皆非常推重他。青为延州指使，临敌披发带铜面具，敌望之如神。后侬智高之变，青至宾州，值上元节，张灯设宴。一面却于三鼓时，以奇兵夺昆仑关，一昼夜破贼。还至京师，拜枢密使。他的战绩流传于民间乃是当然的事。广东地方，关于他的传奇尤多。有一部粤曲《万花楼》，篇幅很长，专叙他的故事。这部粤曲仅流行于一个地方。其流行于中国全部者，则有《万花楼杨包狄演义》。那部粤曲大约也是从这部演义敷衍而成的。《杨家将》出现于明万历以前，这部演义的全名是《后续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万花楼初传》，当然在《杨家将》之后。又全书亦多模拟《杨家将》、《说唐传》的情节；人物性格亦多与这些书雷同；而特别注重于包拯，言其断案如何神明，为官如何清正，似尤当在《包公案》诸书盛传以后。此书，我所得的最早刊本为咸丰戊午广东所刊行的。我猜想此书的著作年代，不能在清代中叶（乾、嘉之间）以前。又狄青传奇之所以盛传于广东者，盖因青的战绩在广南为独多，故广东的人士都喜道之。地方上早已有了种种的民间传说或歌谣。著《万花楼传奇》（或粤曲）的人便搜集了或写下了这些传说歌谣而加以自己的想像或从别的传奇小说借来的老套，而组织成书。这是很有可能的。咸丰戊午（公元一八五八年）的广东刊本上，载有鹤邑李雨

堂的序，序上写着“时戊辰之春自叙于岭南汾江之觉后阁”。按自戊午上推，第一个戊辰为嘉庆十三年（公元一八〇八年），则这部《万花楼传奇》大约为李雨堂在嘉庆戊辰所作的了。或至少是李氏的改作。这部“传奇”凡十四卷，六十八回，起于宋真宗差陈琳选妃于山西，狄青的姑被选入宫，终于扫佞除奸，赐婚配赉，团圆结局。其中情节波澜，半从他书套用，取用的特别多的是《粉妆楼》、《杨家将》、《说唐传》、《说岳精忠传》、《水浒传》等等。如狄青校场比武，绝类《说岳》；数奇不遇，绝类薛仁贵；王禅祖遣徒下山，绝类薛丁山；而狄青的左右的众兄弟们，则绝类杨六郎与岳飞左右的众兄弟们。似此杂取他书，凑成一作，至少在题材上，情节上是陈腐的。只有换太子，审郭槐一段大事，未见以前的“小说”之中。但亦见于元人的《陈琳抱妆盒》一剧。以后的《三侠五义》，一开头也便是采用了这个故事的。或者这个故事也是当时流传的一个小故事，而为《万花楼》作者所采入的。但《万花楼》的情节尽管是套用的，人物尽管是借取的，她却不能说没有特色。在说到中国的英雄传奇，这部英雄传奇是很值得一说的。此书有的地方，描写得很好，虽套用旧型，却能运之以别调。狄青的性格被他写得很生动。他的行事与他左右的人物，虽类似岳飞、杨六郎、薛仁贵和聚集于他们周围的英雄们，他和他们的性格却绝对不类。同一件借用传奇的熟套，在他手下，也还可以别出波澜，另生变化，使我们不觉得生厌。像武场题诗得祸一大段，写得又急又缓，又紧张，又生动，颇可使一般写武场比试，奸人害正的描写为之暗然少颜色。不嫌多所征引，且列举这一段的原文于下。我们读了全书，便知《万花楼》的作者并不是一位很浅陋的“坊间文人”。这在回目对偶的工整，诗句的平妥上，也可立刻见出的。可惜我们不能够查得出这一位李雨堂的

生平来。

……孙秀当下想来，一些不错。料然前日打死胡公子，狄青也。却被包拯(原作鲍拯)放走了他。须则同名同姓，天下所有，怎的又是山西人氏？想必他仍在京中，未回故土。但未知安身在于何处？倘若为着胡伦之事，查捕于他，犹恐结怨于包黑。不若因此事执罪，何难了决这小畜生。想罢，传知八位总兵，言作诗之人，诗句昂昂，寓意迂阔，必然狂妄。你等须要留心细访其人，待本部另有规训于他。众人同声答应。忽旁边闪出一位总兵："启上大人，卑职冯焕，前日查得兵粮册上，有城守营林贵名下新增步卒，姓狄名青，亦是山西人氏。"孙兵部听罢，喜盈于色，言曰："妙，妙！"即转谕千总，引领狄青来见本部，暂停操演。一声军令，谁敢有违。当时孙秀心花大放，暗言："狄青阿！谁教你题此诗句。这是你命该如此的！少停来见本部时，好比蜻蜓飞进蛛丝网，鸟入牢笼，那里逃脱？胡坤好不感激于本官也！但此事弄番了，这包黑子那里得知。还未放脱得他的！"思未了，忽家将领进营员林贵到案下，双膝跪下，呼声："大人在上，城营守千总林贵叩见。"当时伏跪下。孙秀曰："林贵，你名下可有一新充步兵，是狄青否？"林贵禀曰："小弁名下，果有步兵，姓狄名青，蒙大人传唤，小将已将狄青带同在此。"孙秀曰："如此，快些唤来见本官。"当日林贵只道好意，恨不能狄青得遇贵人提拔。是以满心大悦，带同他至来参叩兵部大人。此时到跪尘埃，头也不敢抬。孙秀吩咐抬头，当面呼声："狄青，你是山西人氏么？"青曰："小人乃山西省人也。"孙秀曰："前日你在万花楼上，打死了胡公子，已得包大人开豁，你怎不回归故土，还在京城何也？"青言："启禀大人，小的多蒙包大人开释了罪名，实乃感恩无涯。如今欲在京中求名，故未归土里，又蒙林爷收用名下。今闻大人呼唤，特随林爷到来参见。"孙秀听了，点头暗言："正是打死胡伦之狄青！"登时怒容满面，杀气岐生，喝声："左右拿下！"当下一声答应，如狼似虎抢上，犹如鹰抓鸡儿。若论狄青的英雄膂力，更兼拳艺超群，这些军兵几人，焉能拿捉得他。只因思量以国法，这孙秀乃一位兵部

大人，此时身充兵役，是他管下之人，那里敢造次。这是有力不敢用，有威不敢施，只听他们拉拉扯扯。当时旁边林贵，吓得惊骇不小。又不敢动问。孙爷复喝令将狄青紧紧捆绑起。青呼曰：“孙大人阿，小人并未犯法，何故将吾拿下的？”孙秀大喝曰：“胆大奴才，你缘何于粉壁上妄题诗句的？”青：“禀上大人，若言壁诗词，乃是小人一时戏笔妄言，并未有冒犯大人。只求大人海量，开恩姑饶。”孙兵部喝声：“狗奴才！这里是甚么所在，擅敢戏笔侮弄么？既本部今日前来操演，特此戏侮，显见你看得军法全无。照依军法，断不容情。”吩咐林贵：“将他押出斩首报来。”青呼：“大人！原是小人无知，一时误犯！只求大人海量，恕小人初犯！”复跪下连连叩头，有林千总也是跪在边，一般的求免死罪。孙兵部变脸大喝：“休得多言！这是军法，如何徇得面情。林贵再多言讨情，一同枭首正法。”当下林千总暗想：“狄青料然与孙贼有甚宿仇，料然难以求情得脱的。只可惜他死得好冤屈也！”逆作不过兵部权令，早已将此小英雄紧紧捆绑起，两边刀斧手推下。当日狄青着此，只是冷笑一声，言：“吾狄青，枉有全躬仙艺，空怀韬略奇能，今日时死运蹇，莫想安邦定国，休思名入凌烟！既残七尺之躯，宜负却鬼谷仙师之德。”想来实觉怒气冲天，双眉倒竖，二目圆睁，那里心上有惊，只是重重气勃。这是英雄气概，出于自然也。当时捆推狄青出教场外，小英雄虽然不惧，反吓唬得林贵暗暗忧惊。教场中大小将官士卒，个个骇然，又见林贵遭叱，那得还有人上前讨救，当其时，虽则军令森严，不许交头接耳。到底众军多人，暗中你言我语，言：“狄青死得无辜！孙兵部实乃糊涂之辈，全不体念。人若当兵，也是无可奈的困苦人，他总然一时戏写了几句诗词，犯些小小军法，也不该造次将他斩杀的。”有人言：“孙兵部乃是庞太师一党，共同陷害忠良，想来狄青决是忠臣后裔，是以兵部访询得的确，要斩草除根，不留余蔓之意，也未可知。况且狄青一小卒耳，入队尚未多日，怎尽晓军法，如何如炉的，还可以从宽饶恕于他。既不然，有意陷害于人，也是狠心过毒了。”住语众将众兵私谈，再表狄青正在推出教场之际，忽报

来说五位王爷千岁到教场看操。孙爷吩咐将狄青带在一旁，候开刀。是时兵部恭身出迎。林贵带狄青在西边两扇绣旗里，住他身躯。林贵附耳教他："待千岁王爷一到，快速喊救，可得性命了。"又言兵部迎接的王爷，第一位年少潞花王赵璧，第二位汝南王郑邛，是郑恩之子，第三位勇平王高琝，高怀德之子，第四位静山王呼延显，呼延赞之子，第五位东平王曹伟，曹彬之子。此五位王，除了潞花王一人，皆有七旬八十之年，在少年时，皆是马上功名。故今还来看军人操演。此日身造金銮，徐徐而至，许多文武官员等，俟候两旁。此刻林贵悄悄将狄青背肩一拍，青便高声大喊："千岁王爷救枉屈命阿！"一连三声。孙兵部觉得呆了一呆。有四位王爷，不甚管闲帐的，只有汝南王郑邛，好查察事情。问曰："甚么人喊叫？左右速查来！"当下孙兵部低头不语。接了五位王爷坐下，一同开言问曰："孙兵部，因何此时，尚未开操？"孙秀曰："启上众位千岁爷，只有步卒一名，在粉壁上正对公位，糊乱题诗戏侮，为此将他查问正法。故而还未开操。"郑王爷问曰："其诗句在于那里？"孙秀言："现在于对壁上。"当时汝南王，特自踱上前，将诗词一看，思量："这几句诗词也不过高称自才，求人荐用之意，并非犯了什么军法。想来孙秀这奸贼，又要屈害军人了，本藩偏要救脱此人。"即踱回坐下，早有军兵，禀复千岁爷："小人奉命，查得叫屈之人，乃是一名步卒，姓狄名青。"王爷吩咐带他进来。当时汝南王呼声："孙兵部！此乃一军卒，无知偶犯的，且姑饶他便了。何以定要将彼斩首。觉得狠心太残忍了。"孙秀叫声："老千岁，这是下官按军法而行，理该处斩的。"千岁冷笑曰："按什么军法！只恐有些仇怨是真！"言未了，不觉带上狄青，捆绑得牢牢跪下。王爷吩咐放了绑，穿回衣。当下狄青连连叩首，谢过千岁活命之恩。王爷曰："你名狄青么？"青俯伏称："是！"王爷又问曰："你犯了什么军法？"青曰："启禀千岁爷，小人并未犯军法。只为壁上偶题诗句，便干孙大人之怒，要处斩的。"郑千岁听了，点头言曰："你既充兵役，便知军法。今日原算狂妄些。孙兵部，本藩今日好意，且饶恕他不得，你且说来。"孙秀曰：

"狄青身当兵役，岂不知军法利害，擅敢如此不法。若不执正处斩，便于军法有乖了。"王爷冷笑曰："你言须有理，只算本藩今日讨个情，饶恕于他也。"孙秀曰："千岁的钧旨，下官原不敢违逆。但狄青如此狂妄，轻视军法，若不处决，则十万之众，将来难以处管了。"郑千岁曰："你必要处斩他么？本藩偏要放释他的。"当日激恼了静山王，曰："孙兵部，你今太觉不情了。总使狄青犯了军法，郑千岁在此讨饶，也该依他的。"四位王爷，不约同心，一齐要救困扶危。你言我语，到弄得孙秀哑口无言。发红满面。深恨五人来此，狄青杀不成。又羞惭得本官不好收科的。只得气闷，昂昂言曰："既蒙各位千岁的钧旨，下官也不敢复计了。但死罪既饶，活罪难免也。"汝南王曰："据你便怎么样再处的？"孙秀曰："打他四十军棍，以免有碍军规。"

（卷三第九回）

尚有《五虎平西演义》与《五虎平南演义》二书，也都是叙述狄青的故事，其内容乃是继续于前书《万花楼》之后的。狄青既成了大功，富贵光荣，而朝中奸人仍思陷害他。于是设计耸动朝廷派遣他去西征西夏，南平侬智高。狄青虽经了不少险阻，受了不少艰苦，终于功成而归。这两部书或者仍系出于作《万花楼》的李雨堂之手。《万花楼》的全名之下标明"前传"，故知必有"后传"。或者李氏的"后传"未及写出，而此二作乃系后人所续的也难说。这两部后传的文字固未能高出"前传"，而"图穷匕首见"，内容情节更落于一般传奇的圈套之中，而不能自拔，较前书益无足观。

伍子胥与伍云召

旧小说中的人物，常有一个固定的型式。常与旧舞台上所表现的人物一样，那一个是生，那一个是旦，那一个是净，那一个是丑，都可明明白白的指出。小说的名称虽然不同，而这一部小说中的“生”，与别一部小说中的“生”，其性格常是一模一样的。如《绿牡丹》中的骆宏勋，与《施公案》中的黄天霸，《彭公案》中的马玉麟，我们并没有看出其性格有什么不同来。甚至书中的几个老英雄是一个样子的，几个有武技的姑娘们也是一个样子的，几个强盗也是一个样子的。甚至这几个英雄的遭遇与历险也都是有一定的程序与式样的。甚至全书的结构与内容的叙述，也都不出于那一样英雄的遇难，侠士擒奸的固型。这当然因为那几个作这种民众小说的人，自己没有创造人物的能力，没有布局及结构的能力，所以只好出之于模拟剽窃了。“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拨乱其间，亦如剧中之小丑然。”(《红楼梦》第一回)

即有几部作品，没有显然的剽窃别的书里的人物，而也总免不了受有前代诸书的多少的影响；有的把已有的人物，一个分为两个来写，有的把两个人物，合成功了一个来写。至于英雄的历险，则更容易剽窃了。可以把这个人的许多历险分给了别人，又

可以把别个人物的历险，聚集在这一个人物的身上。我们于比较的研究这些小说时，常在可惊诧的相类中，找出许多有趣的例子。现在所提的“伍子胥与伍云召”便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研究的好例。

伍子胥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伍子胥的故事，是历史上真实的记载。据《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子胥的前半生是如此：

>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于太子建。……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行未至，奋扬使人先告太子。……太子建亡奔宋。无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既至宋，宋有华氏之乱，乃与太子建俱奔于郑。太子建又适晋。……还郑，……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建有子名胜，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至于吴。……进专诸于公子光。……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阖庐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五战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伍子胥求昭

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此一大段伍子胥复仇的故事是为后人所盛传着的。元李寿卿的《说专诸伍员吹箫杂剧》，叙的亦为此事，然与《史记》所载，已大有不同。《史记》言伍员“为人刚戾忍询，能成大事”，并不言其有如何的勇力。然在《伍员吹箫杂剧》中，却好几次提到伍员在“临潼会上，秦穆公赐他白金宝剑，称为盟府。文欺百里奚，武胜秦姬辇，拳打蒯聩，脚踢卞庄”，“力举千斤之鼎”，“保全十七国公子无事回还”。史只言，员尚同在一处，王使使召之。杂剧则言尚已被赚来，阖家皆已杀死之后，伍子胥尚未知其事。费无忌乃矫王命使其子费得雄到樊城去召子胥。却由楚国公子芈建，抱着孩子芈胜，私奔出朝，先到樊城报与伍员知道，故伍员不至被赚。史只言：“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杂剧则言费无忌使善射者养由基去追捕他。养由基乃以没箭头的箭射他，故射不死，明明是放他逃走之意。于是他乃冲开阵面，杀一条血路而走。史只言，子胥遇渔父，渔父渡他过江，与之宝剑不受。杂剧则言子胥逃时，先遇浣纱女，给他饭充饥。子胥嘱她严守秘密，她即抱石投江而死。次乃遇渔父，渔父渡他之后，他又坚嘱渔父勿泄他的行踪，渔父即取剑自杀而亡。史只言：“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杂剧则言，他至吴后，吹箫乞食，搅了赛社。史只言：“员进专诸于公子光”，杂剧则言员与专诸遇合之经过。史只言子胥伐郑事，杂剧则言子胥欲伐郑，报前仇，子产大惊。亏得渔父之子去说子胥，动以前情，方才罢了他的伐郑之策。这都是杂剧与史大不同之点。但杂剧亦未必全出于臆造，如子胥遇渔父事，见于《吴越春秋》，又浣纱女饭子胥后，抱石自沈于江事，亦见于《吴越春秋》。其最不经，最为略有历史常识的人所诟病者，则为临潼斗宝这个关目。但临潼斗宝，“力举千斤

之鼎，保得十七国公子无事回还”，乃为民间传说中子胥前半生最大的一个事件，且最足以耸人听闻，为子胥故事中的最光明、最热闹的一段，正如《西游记》中之美猴王独霸花果山，自称齐天大圣时的一段，又正如《岳传》中之岳鹏举在朱仙镇大破金兵的一段，不惟读者为之眉飞色舞，提起了全副精神，即作者写到此处，亦确曾用出十二分的力量来描写。在李寿卿的《伍员吹箫》这个杂剧中，关于这件大事，不过在费无忌及子胥他自己口中叙述出几遍而已，并没有用实笔来描写。想当初临潼斗宝这件事，必为民间所盛传，且必定有好几部的杂剧专是描写临潼斗宝这一件事的。可惜这些杂剧，现在是一部也没有流传下来，虽然无名氏著的《十八国临潼斗宝杂剧》是我们知道那时所有的一部。在未被墨憨斋主人删订的《列国志传》上，曾有临潼斗宝这一段。《列国志传》曾有明刊本，托为陈继儒批评的，又有清代的几种翻刻本。其中关于“临潼斗宝”事，皆与《伍员吹箫》一剧相同。明刊本《新东周列国志》有吴门可观道人小雅氏一序，序上说道：“如秦哀公临潼斗宝一事，久已为闾阎恒谭，而其纰缪乃更甚。按秦当景公之世，南附于楚。哀之初年，楚灵方横。及平继之，而晋益不竞，不得已通吴制楚，于是有入郢之师，而包胥卒借秦力以复楚。是始终附楚者秦也。延至三晋田齐之际，犹然遇秦以夷，不通中华会盟。孝公于是发愤修政，任商鞅变法，而秦始大。然则哀公之世，秦方式微，岂能号召十七国之君，并驾而赴临潼耶？况斗宝何名？哀公何时？乃能令南之楚，北之晋，东之吴，数千里君侯，刻日麇至，有是理乎？至伍员为明辅尤属鄙俚。此等呓语但可坐三家村田塍上指手画脚，醒锄犁瞌睡，未可为稍通文理者道也。顾此犹摘其一席话成片段者言之。其他铺叙之疏漏，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考，词句之恶劣，有不可胜言者矣。墨

憨氏重加辑演为一百八回，始乎东迁，迄于秦帝。”自墨憨氏之《新列国志》刊行，于是旧志遂不复流传，今已绝难得见。而临潼斗宝一事，自被《新列国志》删去后，除了《伍员吹箫》一剧提起外，他处亦不常见了。此外，见于元曲之伍员故事，尚有高文秀之《伍子胥弃子走樊城》，吴昌龄之《浣纱女抱石投江》，无名氏之《伍子胥鞭伏柳盗跖》，今俱不传。

综上所叙，伍子胥的故事是有好几个本子的；大别之则有二大不同的本子。《新列国志》所叙，大都依据《史记》、《吴越春秋》等书，无来历者绝少。不过作者描写伍子胥“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有扛鼎拔山之勇，经文纬武之才”等语，似仍是受有旧志及元曲所叙“力举千斤之鼎，文欺百里奚，武胜秦姬辇”之暗示的。别一种无多大根据的民间传说，如旧《列国志》及元曲中所叙写者，则与新志及《史记》诸书多不同。今试综上说将二种不同本子一比较之：

	元曲及《列国志传》		《史记》、《吴越春秋》及《新列国志》
一	子胥少年时，曾赴临潼斗宝会，力举千斤之鼎，保得十七国公子无事回还。	一	无此事。
二	鞭伏柳盗跖。	二	无此事。
三	子胥为樊城太守，与父兄消息隔绝。	三	子胥与兄尚俱随父在城父。
四	公子建到樊城通知子胥以父兄之被杀。	四	楚王囚子胥父奢，使使去召尚与子胥。子胥不去。

五　费无忌使养由基追去，养由基有意使子胥得脱。	五　子胥亡去时，平王先使武城黑，次使沈尹戍追捕，俱为子胥所脱。

此外，尚有好几点，未及细举。至于子胥过昭关一事，乃为最有名之子胥故事之一。在《伍员吹箫杂剧》里并没有提到，在《新列国志》里则很着力的描写着，《列国志传》中也是如此。

子胥的前半生故事已略如上面所述。《说唐传》中的伍云召的前半生故事，与他的却几乎是可惊异的相类似。并不仅仅姓伍是雷同的，即故事之结构，也差不多。伍云召的故事，在《隋唐演义》里是没有的，只有《说唐前传》里写着，很显然的，这完全是《说唐传》编者的臆造，是根据了伍子胥的故事，略加以变化而臆造的。

伍云召之父名伍建章，为当朝太师。杨广杀了文帝之后，欲命他草诏，颁行天下。他大骂一场，不肯应命。杨广便杀了他，又差宇文化及带了铁骑，围住伍府，将阖门老幼，尽行斩首，只逃了一个马夫伍保。他逃出后槽，星夜往南阳报与伍云召去了。宇文述与杨广惧怕伍云召在南阳，思欲斩草除根，说，伍云召勇冠三军，力敌万人，若不早除，必为后患。炀帝即拜韩擒虎为征南大元帅，即日兴师。伍云召得伍保通报，立意反抗隋兵。不料隋兵势大，打了几仗之后，隋兵将南阳围困住了。隋兵主帅韩擒虎，与伍建章有八拜之交，因此有意要纵了云召逃去。云召并不欲逃。到了后队救应使宇文成都来了，云召便敌不住。一天，隋兵打破南阳，云召妻投井而死。云召只带了一个孩子逃到河北去了。

在这一段故事里，与上面所叙的民间传说中的伍子胥故事是很相同的。伍建章即为伍奢之化身，伍保之到南阳报信，即为

公子建之投奔樊城告诉子胥以他父兄被杀事。韩擒虎之追捉伍云召，即为养由基之追捉伍子胥。韩擒虎之有意纵了伍云召逃去，正如养由基之有意纵了伍子胥逃走。伍云召失败逃走时，他的妻投井自杀，即为伍子胥妻之"入户自缢"(见《新列国志》第七十二回)。凡此诸点，皆是极可惊异的类似，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伍云召的故事是脱胎于伍子胥的故事的。

《说唐前传》第四十回及四十一回，叙的是杨林设计，要灭反王，发十八道圣旨，会齐天下反王，各路烟尘，不论他州外国之人，齐上扬州演武，反王中有武艺高强，抢得状元者，立他为反王头儿，必须年年进贡。这个计策，意思要众反王到来，使他先自相杀一阵，伤残一半，教场里先埋下西瓜火炮，待演武后，点着药线，放起大炮，又打死他大半。其余逃脱的，在扬州城上，用千斤闸下来，要闸死一半。这段故事，当然是极不近情理，为事实上所必无，亦为作者最幼稚的想像与设计的结果。当然大家也都会知道其谬误的。但这段故事，却正与临潼斗宝那一段故事，有相映成趣之妙，且作者也用了很大的气力来描写。虽然在这个比武场上，抢到状元的不是伍云召而是罗成，然情节是异常的相似。罗成得到状元之后，忽听得演武厅后三声炮响。众反王都有些知觉，防有不测之变。一齐上马，飞奔到城下。忽听一声炮响，城上放下千斤闸来。恰在这时，伍云召的好友雄阔海赶到城门口，只见上边放下闸来，忙下马来，一手托住。那十八家王子与各路烟尘，一齐争出城来，个个都走脱了。雄阔海却因过于疲倦，头一晕，手一松，扑挞一响，被压死在城下了。这一段事，也是由"临潼斗宝"脱胎出来的，雄阔海保得十八家王子个个都走脱了，就是伍子胥保得十七国公子无事回还。在这里，《说唐传》的作者是把子胥的事业分给了罗成与雄阔海了。

以上的伍云召故事与伍子胥故事之相同处，大都为民间传说里的伍子胥故事。可见《说唐传》作者所受的伍子胥故事的影响，乃非由于《史记》、《吴越春秋》以及《新列国志》，而为旧《列国志》、元曲以及一般流传于民间的口头传说了。这可知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实，在民间是如何的变迁；这可知旧小说及传说中的人物及情节是常常的互相抄袭，互相受有影响；虽或情节有略略的变更，人物有合二为一，或分一为二者，我们如果追究其来源，却总有线索可得到的。

在中国的小说上，这样的事实是常常遇到的，要一一的举出来比较之，倒是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研究，二“伍”之事，不过是一个好例而已。然中国小说之千部雷同，恹恹无生气亦未尝不由于此。作者无创造人物之能力，无由真实的生人里取他的模型之能力，而只知由书本上抄袭到他的人物，由传说里抄袭到他的布局与结构，当然是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这个时代，现在大约是过去了，永不会再来了，遗留下来的是这些有趣的僵石，给我们作有趣的研究。

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关于游仙窟

一千几百年前的名著，在本国绝不可得者，一旦发现于海外，而复得为我们所见，当然的，我们将对她激起了十分的兴味与热忱。《三国志平话》是如此，《武王伐纣》是如此，《乐毅图齐》是如此，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是如此，张鷟的《游仙窟》也是如此。而其中，《游仙窟》的发现，尤足以使我们明白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件向未泄露的消息。

我们在《太平广记》上，或在后来的《龙威秘书》、《顾氏文房小说》、《唐人说荟》上，见到了不少的唐人的短篇小说或故事。《霍小玉传》、《李娃传》以及《周秦行记》等，乃是我们所熟知的。但除了王度的《古镜记》以外，其他故事的著作时代，大都在于开元、天宝以后，即在六朝的骈文势力已经渐渐的衰落，而韩、柳诸人的"古文"正代之而兴之时，所以这些小说，受了时代的影响，大都是以整洁的"古文"写成的。如白行简、牛僧孺、沈既济、裴铏诸人之作，无不是如此。但我们当知，在开天之前盛行的骈文小说的势力却并不曾完全消失。士大夫虽已不措意及此，而民间则仍流行着他们的著作或模仿着他们的著作，并未显出消沉之预示。这有一个证明，便是我们在敦煌千佛洞文库中所发见的流行于当时的中国西陲的民间文学，例如《维摩诘所说经变文》、《明妃传变文》、《列国传变文》，以至《秋胡变文》、《唐太宗入冥记》等小说，虽有时多不通语、不连贯的句子，显然知其系出于

浅人之手，而其散文的文句却无不是用对偶的流行体制写成的。于此可见当时对偶文之势力在民间是如何的伟大。后来，秦醇诸人的作品，瞿佑、李昌祺诸人的《翦灯新话》、《翦灯余话》，亦无不是如此。此可见对偶体小说的余泽，至元末尚未斩绝。而清人所作的《燕山外史》，全用对偶文写成者，也决不是一种奇迹的偶现，而实为对偶体小说的“深仁厚泽”之尚中于人心的一个表记。这样的对偶体小说自有她的许多特点，当然也自有她的许多缺点。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一）喜于对偶文之中杂以酬和赠答的诗句，以表现故事或小说中的主人翁的才学；所以她的主人翁便都脱不了读书种子与闺阁才女。（这个特点的影响极大，《平山冷燕》、《玉娇李》以及诸才子书皆是如此。连《唐三藏取经诗话》也都利用到题诗赠答之一点。）（二）其题材除了才子佳人的恋慕赠答之外，不及其他。因此，便亦表现出她的最显著的特点来，第一是题材的单调，第二是结构的无变化。这都是无可讳言的。又，为了此故，及为了受文体的拘束，他们也不能产生出波澜腾跃的长篇巨制来。他们只能有《莺莺传》、《燕山外史》，却不能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更为了使用着太古典的对偶体之故，叙描人物事实也永不能有逼真活跃的可能。

但我们尽管承认了他们一切的缺点，我们却不能否认了一千几百年来他们的潜伏的势力，与他们的宗支繁盛的一个派别。

张鷟的《游仙窟》却是这一支宗派最茂盛的小说或故事的祖先。我们读了《莺莺传》、《燕山外史》之后，我们才知道《游仙窟》的势力是如何的伟大。《游仙窟》的躯体虽在中国失传了一千几百年，而她的精灵却于这一千几百年间无时不在活跃之中。《新唐书》说：“鷟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猥。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卷一六一）当时他的文章既盛行

如此，《游仙窟》当亦必盛传于民间，故能成为一派之准的。然《游仙窟》后来之所以终于泯没无闻者，当然是因为论者讥其为“诋诮芜猥”之故。然更有一个理由，使之不传于中国，即其中略有比较猥亵的叙状是。

然《游仙窟》在本国虽受到了厄运，在国外却大行。新旧《唐书》都说：“天后朝，中使马仙童陷默啜，默啜谓仙童曰：张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贬官。默啜曰：国有此人而不用，汉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据《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游仙窟》之流传于日本，当即在此时。

张鷟所作，不仅《游仙窟》一书，尚有《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诸书，皆至今仍流行于世。独有《游仙窟》失传。鷟字文成，早慧绝伦。为儿时，梦紫文大鸟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闻五色赤文，凤也；紫文，鸑鷟也。若壮，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调露初（公元六七九年）登进士第。对策尤工。考功员外郎謇味道见所对，称天下无双。授岐王府参军。又应下笔成章及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鷟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再授长安尉，迁鸿胪丞。凡四忝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犹青铜钱，万选万中。时号鷟“青钱学士”。证圣（公元六九五年）中，天官侍郎刘奇以鷟及司马鍠为御史。性躁卞，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姚崇尤恶之。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语，讪短时政，贬岭南。刑部尚书李日知讼斥太重，得内徙。开元中（公元七一三——七四一年）终司门员外郎（以上参用《新唐书》卷一六一及《旧唐书》卷一四九之文）。当时所指“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当系指他多所沾恋，且作《游仙窟》诸有类于猥亵之作而言。

《游仙窟》绝不见于中国书录中，然当为鷟作无疑。在日本，很早的已有人征引到她了（详见谢六逸君译的《游仙窟解题》）。

在《游仙窟》的标题之下，署着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在文中又说起他自己是关内道小县尉，见充河源道行军总管记室。新旧《唐书》俱未说起他做过这官，当是他登进士第后所任的官。所以这一篇小说，当是他的少作。因为这种略嫌猥亵的著作的传布，所以后来，他当了御史之后，便有人借此攻击他，说他“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

最近在中国所印的一本，是影印日本古典保存会所印行的元钞本，不分卷，间有注，更注有和文。尚有一部《游仙窟钞》则将原文分成五卷：

第一卷　终于“书达之后，十娘敛色谓桂心曰：何来剧戏相弄，真成欲逼人”。

第二卷　终于“下官答曰：必其不免，只须身当”。

第三卷　终于“十娘曰：儿今正意密，不忍郎分梨”。

第四卷　终于“女人羞嫁，方便待渠招。言语未毕，十娘则到”。

第五卷　终于全文的了结。

其实全文是宛宛曲曲，打成一片的，强分之为五卷，并没有什么理由可说。若勉强要加以区分，则只可分成了三段：

第一段写文成初入“神仙窟”，与十娘五嫂相见。

第二段写文成与十娘五嫂等登堂谎宴，游园校射。

第三段写文成入室，与十娘合欢。一夜之后，即行分别。

《游仙窟》虽没有《莺莺传》那末婉转曲折，却远胜于《燕山外史》的笨重不灵活。她只写得一次的调情，一回的恋爱，一夕的欢娱，却用了千钧的力去写。虽用的是最不适宜于写小说的古

典文体，有的地方却居然写得十分的清秀超脱，逸趣横生，下面是一个例：

须臾之间，有一婢名琴心，亦有姿首，到下官处，时复偷眼看，十娘欲似不快。五嫂大语瞋曰：知足不辱，人生有限。娘子欲似皱眉，张郎不须斜眼。十娘佯捉色瞋曰：少府关儿何事？五嫂频频相恼。

文中所插附的诗句，也颇有许多动人的深情的话语；象那样的大胆而带些粗野的诗句，如"但当把手子，寸斩亦甘心"之句，是一般唐人诗中所决觅不到的，那时当然也有这类的诗不少，却一一的为时间所淘汰了。

忽然心里爱，不觉眼中怜。未关双眼曲，直是寸心偏。

问蜂子，蜂子太无情，飞来蹈人面，欲似意相轻。

千看千意密，一见一怜深。但当把手子，寸斩亦甘心。

千思千肠热，一念一心焦。若为求守得，暂借可怜腰。

巧将衣障口，能用被遮身。定知心肯在，方便故邀人。

开卷后，有几段对答的诗语，很觉得有趣。文成闻十娘在弹琴，便做了一首诗去逗她：

自隐多姿则，欺他独自眠。故故将纤手，时时弄小弦。
耳闻犹气绝，眼见若为怜。从渠痛不肯，人更别求天。

她则决绝似的答复他道：

面非他舍面，心是自家心。何处关天事，辛苦漫追寻。

他窥见了她的半面，便又作了一诗去逗她：

敛笑偷残靥，含羞露半唇。一眉犹叵耐，双眼定伤人。

她却又决绝他似的答复道：

好是他家好，人非着意人。何须漫相弄，几许费精神。

这样的一逗一拒，一引一答，颇使我们想起了民间歌曲中最常见的男女问答的歌辞，宛如使我们见到了山中樵夫与采茶女，

水际渔夫与船娘们的“行歌互答”。

《游仙窟》中的诗歌，尚有几点可以注意的。第一，是杂用五七言的诗句；如下面的一首：

> ……锦障划然卷，罗帷垂半欹。红颜杂绿黛，无处不相宜。艳色浮妆粉，含香乱口脂。鬓欺蝉鬓非成鬓，眉笑蛾眉不是眉。见许实娉婷，何处不轻盈。可怜娇里面，可爱语中声。婀娜腰支细细许，𪾢睰眼子长长馨。巧儿旧来镌未得，画匠迎生模不成。相看未相识，倾城复倾国。……

象这样形式的韵语，也许是《菩萨蛮》等诸词调的先声，也许竟是依据了当时流行着的词调或新的歌辞而写的。在张鷟的时候，我们相信，词的一体或至少词的调子可能已是很流行着的了。

第二，是咏物诗的隽妙。其中的咏物诗，几乎没有一首不好，虽浅露，却隽美；虽粗疏，却富于情致；虽若无多大意味，却往往是蕴蓄着很巧妙的双关之意。例如，咏筝的一诗：

> 心虚不可测，眼细强关情。
> 回身已入抱，不见有娇声。

象这样的一种双关的咏物诗，又是民间的歌曲中所常见的。

我由此颇觉得，张鷟的诗文，所以能够“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者，其原由也许即在于此。其所以能够流传于海外，“新罗、日本东夷诸蕃”，“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者，大约也必由于他的文字能够运用俗文学的体制，能够通俗之故。而后来文人学士之以“诋诮芜猥”鄙其文者，也正是因此之故。

象《游仙窟》这样的著作，在如今已不复成为家传户咏的名著了；文学史家或研究中国小说的人，得之则为珍宝；一般人得之，则亦不过若得到了《翦灯新话》等作中的已亡失的一篇而已。所以我现在写了此文介绍她，也只为了研究者及对于中国小说

特别感到兴趣的人。我并不希望一般人去读她。

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

附：游仙窟解题

山田孝雄作　谢六逸译

《游仙窟》是成于唐初的一部小说，传为张文成的著作。

张文成是则天武后时人，名叫鷟，文成是他的字。生前，文名在本邦很高，看《唐书》记着“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贝购其文”，就可以想象了。他的著作有《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等。此书（指《游仙窟》）应该在本国（指中国）传存的，但并未听说流传，未知何故。或者在本国已佚失，仅传于日本罢。

本书早已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正如传入日本的《唐书》所说的，是日本遣唐使携回的，可是在大宝时充当遣唐使少录（官名——译者）的山上忆良，在他的《沈痾自哀文》里说——

《游仙窟》曰：九泉下人，一钱不直。

据此看来，或者是山上忆良一行人带回来的也未可知。右语是节录本书第二十七页所见的文字。在忆良的文中，也引用得有孔子的话，佛经的话，《抱朴子》、《帛公略说》等书，可想见当时已把此书和经子为伍，是不足怪的。

本书似为“奈良朝”时代的文人所爱读，除上述之外，《万叶集》卷四有大伴家持赠坂上大娘的歌十五首，其中有四首，以此书中所述为根据，这是自契冲以来的学者所承认的。第一首有句曰——

“觉 Kite 搔 Ki 探 Redomo 手 Nimo 触 Reneba”

（惊觉揽之，忽然空手。）

第十五首有句曰——

"吾胸截 Ni 烧 Ku 如 Si"

（未曾饮炭，腹热如烧，不忆吞刀，肠穿似割。）

这些句子，都是以本书的文字做蓝本而写成的。如要探求此外间接受本书影响的歌，为数必多。

本书入"平安朝"后，更为广布。源顺奉了勤子内亲王的旨令，撰《和名类聚钞》，即以本书的训为典据，引用之处，凡十有四条。用为他的著作的典据的，在汉籍则有《尔雅》、《说文》、《唐韵》、《玉篇》、《诗经》、《礼记》、《史记》、《汉书》、《白虎通》、《山海经》等；在日本的书籍，则有《日本书纪》、《万叶集又式》等。可见那时已把此书和这些书籍为伍，被人重视。又本书的文句，又为《和汉朗咏集》等所引用，或被用为"谣物"。又在《唐物语》里，也以本书做材料，作为一场的"说话"。

由此看来，本书虽为一篇短的小说，但在探求日本文学源流之一的古典的人，必须备于座右。其次，在日本国语学上，也是可以宝贵的，为古来学者所重视。如《和名类聚钞》则以本书的训为其出典，本书的训，有不少古语的流传。试举一二为例。如在《万叶集》里，"大夫"一语，训为 Masurawo，这在古来的学者间有不少的议论。在本书内，用"大夫"的字面之处有二。庆安版本，均训为 Masurawo，因此遂决定《万叶集》的训义是不错的。又本书内"未必"读为 Usrutaeni…Sezu，借此又可以推知《万叶集》里 Ustutae 一语的意义了。又"掷入火"一语，读为"火 Ni Kufuru"，借此也可以知道今语之古了。又"鬓欺蝉鬓非成鬓"里的"欺 Ki"，为《军记物语》里常用的字。庆安版本注云："欺，凌轻也。"借此又足以想见背着日本国语本来的意义而这样使用的由来。由这种见地来论本书训义，可以得到许多的解说。

又如本书训读时所用的假名字体，在日本文字史上，也是富有价值的资料，这已成为学界的定论，兹不复赘。

《游仙窟》流传日本的版本，据吾人所见的，有古钞本二种，版本二种。古钞本之一，就是本书；一为名古屋真福寺所传，北朝文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名叫贤智的僧人所写的一卷本。版本的一种，有文保三年四月文章生英房的序文，为庆安五年出版的"美浓纸式"六十五纸的一册本，此本有注释。版本的其他一种，是有"元禄三年"的序文的《游仙窟钞》，为"小形半纸本"，分为五卷。此种的卷头有假名的注释，本文是从庆安版本照样取来的。序文里也曾声明。此外《经籍仿古志》载着与庆安版本同种的旧钞本有两部，著者（即山田氏）尚不知存于何处。

真福寺本，曾为狩谷掖斋用为《和名类聚钞》的考证，颇著名。但它的钞写，尚在本书（本书为醍醐本——译者）十年之后。故醍醐本可说是现存版本中最古的了。

此本为醍醐寺所藏，阅本书的跋，知为康永三年所钞写。原本为正安二年之物，阅跋亦可知。本书的钞写，后于刊本序文的年代文保三年约三十年，但原本则约在其前二十年。因这一点，所以是现在流传的最古的本子了。

此本为一卷轴，用白楮纸，联以涂墨色之轴。纸宽九寸七分，继长五丈四尺八寸四分。纸数凡三十四张，第一纸长一尺五寸四分，第二纸以下长一尺六寸三分，最后一纸，直至轴所，长一尺三寸八分，以下则卷于轴上。

文字是用墨写的，有天地线及纵线的墨界。界高七寸七分乃至八分。第一纸十七行余，第二纸以下一纸为十八行，最后一纸为十五行余，其中末尾八行无字。

封面用淡茶色，里面贴有金箔的纸，系有纽。似皆为后来

所加者。全部均衬以纸。第一张头上有表题，曰——

游仙窟　全　　一卷

康永三年十月十六日摸之

法印权大僧都宗算

其衬贴用之纸，下端有横的“旧记等名目”的文字反映着，因用旧纸的反面，横着衬贴上去故也。

汉字旁的“假名点”均用朱书，其他声点、返点、合点则用墨记。行间及栏上的批也用墨。

用纸衬贴时，为虫所蛀之处，纸片的位置已非原形，略见文字之形而已。例如此复制本第六页第七行（第三纸）最后的“夜”字的中央部分，第八页第八行（第五纸）“寻常”的“常”字上部中央的部分，又第十页第五行（第五纸）“难求”的“难”字的中央部分等是。

醍醐寺本误字不少，特依庆安版本，略为更正。

（译者注：安田氏原文此处有校刊记，兹从略。）

醍醐寺本虽有不少的错误，但庆安版本的误处由此本得以更正者也不少。计算最显著者，实有二十五条。兹不遑枚举。（下略）

（大正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译后记）《游仙窟》在我国久已失传，惟在日本文学上，发生了影响。现振铎君向日本古典保存会求得山田孝雄氏的翻印本，因得见右文，特译出，以觇古代中日两国文学的交涉。

一九二八，一二，二〇。

中国小说提要

短　序

中国小说向来没有人加以有系统的整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丛考》及《小说考证》二书，虽可供给些参考的资料给我们，然而叙列没有什么次序；且不叙本书的内容，也是一个大缺憾。更可引以为恨的是，此二书的作者并没有把小说及戏曲两种体裁认识得清楚。所以二书虽以小说名，所叙述的却有一大部分是戏曲，不全是小说。最近出版了一部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可算是一部很好的有系统的书，虽然只是薄薄的二册。我近来颇高兴看看中国的小说，虽则有时使我非常厌烦，但随时购集的小说，也有几箱。因此，颇有野心欲对于中国小说作一番较有系统的工作。然而困于时力的不足，只好先下手做一种“提要”的工作，一方面给自己搜集进一步的研究材料，一方面也可顺便的将中国小说的宝库的内容显示给大家。老实的说一句话吧，据我个人近来读那些小说书的结果，对于中国小说的若干种是感到异常的失望的。好的作品实在太少了！然而有的人也许不相信这话，而欲更费许多工夫去读这种无量数的劣等作品。所以我现在把她们的内容逐渐的一部一部的介绍出来给大家看。这也是欲作这个“提要”的工作的原因之一。

除了重述各书的故事之外，关于那些故事的来源及其他，也

连带的说些话。

中国的小说，作者向来不欲露出真姓名，因此对于他们，我们非常的不容易知道详细。这里，只举出其可知者。其不知者则缺之不详。

本想将这“提要”编列成较有系统的，但因她原系随时写下的，所以只得不照什么次序而随意的发表于此。

读者的一切指正，我都非常喜欢领受。

一 《开辟演义》

《开辟演义》为公元第十六七世纪间（即明之后半叶）的产品，乃叙天地开辟至周武王灭殷的史事的。在许多演义中，这一部是最干燥最不能使人感兴趣的了。全书分四卷，共八十回。最初叙盘古开辟天地事。盘古在徐整的《三五历纪》中原有是名。《三五历纪》云："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者为天，阴浊者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每日高一丈，地每日厚一丈，盘古每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至极高，地至极深，盘古极长。"然是书叙盘古右手持斧，左手秉凿，以开辟天地，位置日月事，却杂以佛教的影响，以为盘古乃西方世尊释迦牟尼座下的一位名毗多崩娑那的菩萨转世，颇附会得可笑。释迦牟尼生于周时，安得于天地未开辟时即有他？此种关于天地创造的传说，已绝非中国原始人民的传说了。盘古之后，又有天皇、地皇、人皇、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等继续的出世以统治天下。以后即叙尧、舜及夏、殷二代至周初之事，大抵所叙的事多本于史鉴，而不敢有所出入。因此，叙写甚为拘束，远不如《三国演义》诸书中的人

物之有时写得极为活跃。中国的古代历史，史实本极不可靠，此书更多端附会。民间所知的古史知识多得于此种书，而此种谬误史实的传播，于人民甚有害，非加以矫正不可。此则有望于现在治古史的人之能出来逐条加以补正了。

此书的作者为周游，名仰止，又号五岳山人；又有王黉字子承的为之作释注。篇首有王黉的一篇序，现在附录于后，颇可于此见出作者、释者的见解的一斑。

《开辟演义》者，古未有是书，今刻行之以公宇内。名之开辟者何？譬喻云尔。如盘古氏者，首开辟也，天、地、人三皇，次开辟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又开辟也。夏禹继五帝而王，又一开辟也。商汤放桀灭夏，又一开辟也。周又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克纣伐罪吊民，则有《列国志》，是又一开辟也。汉高定秦楚之乱，光武灭莽中兴，则有《西东汉传》，是又一开辟也。又有《三国志》、《两晋传》、《南北史》，隋杨坚混一南北、唐太宗平隋之乱则有《隋唐传》，是又一开辟也。宋祖定五代之乱，则有《南北宋传》，是又一开辟也。其间又有《水浒传》、《岳王传》。我太祖一统华夏则有《英烈传》，是又一大开辟也。自古天生圣君，历代帝王创业。而有一代开辟之君，必有一代开辟之臣，如伏羲之有苍颉，黄帝之有风后，尧有舜佐，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弃、契、皋陶、伯益，又有八元八恺，禹有治水之功而兴夏，汤有伊尹以祚商，武丁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望，汉有三杰，蜀有孔明，晋有王、谢，唐有房、杜，宋有韩、范是也。至于篡逆乱臣贼子，忠贞贤明节孝，悉采载之传中，今人得而观之，岂无爽心，而有浩然之气者诚美矣。然未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夏、商、周诸代事迹，因民附相讹传，寥寥无实，即看鉴士子，亦只识其大略。更有不干正事者，未入鉴中，失录甚多。今搜辑各书，若各传式，按鉴参演，补入遗阙。但上古尚未有文法，故皆老成朴实言语，自盘古氏分天地起，至武王伐纣止，将天象日月山川草木禽兽，及民用器物婚配饮食药石礼法，圣

主贤臣节妇，一一载得明白，知有出处而识开辟至今有所考，使民不至于互相讹传矣，故曰《开辟演义》云。（靖竹居士王黌子承父书于柳浪轩）

此书坊刻本不少。我所见石印本已有二种，一为宣统三年印的大字本，一为小字本，又木版本只见有小型的坊版一部，明刻原本，未见。

二 《五代平话》

《五代平话》不知为何人所作，近毗陵董氏诵芬室据宋残本景刊。"演义"之传于世者，当以此书为最古。此书虽未如后来诸演义之分回目，然体裁与他们甚相同。大约后来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诸书俱是导源于此书或与此相类的书的。全书凡十卷，计《梁史平话》二卷，《唐史平话》二卷，《晋史平话》二卷，《汉史平话》二卷，《周史平话》二卷。今本颇多残缺。《梁史平话》及《汉史平话》俱缺其下卷，《梁史平话》又缺目录；《晋史平话》则缺目录之半页，又缺上卷的第一页。此书所叙诸大事皆依据于《五代史》，所写的人物也大多数是历史上的人物。但于小节及琐碎的地方每多加意烘染，又引用许多民间的故事，因此使她不仅仅成了一部史书的通俗演义，而且带有小说的趣味。她开头先叙各时代重大的史迹，自开辟时起，至唐末为止的历史上的大事都约略的说了一遍，然后才入王仙芝、黄巢、朱温等起义的事。在这一段里，叙朱温微时事甚详，已算入了《梁史平话》的正文。这一种的体裁，后来的许多演义也都模拟着她。历史叙黄巢赴举及下第事不过提了几笔而已，在此书，则叙述这事甚为详细：

乾符二年，朝廷降诏兴贤，黄巢一见，心中大喜，"这是男儿立功

名之时”，真是：

降下一封天子诏，惹起四海状元心。

黄巢一日辞了爷娘，选下了日，直往大国长安赴选，黄巢登程后，免不得饥餐渴饮，夜宿晓行，来到长安，讨一个店舍歇泊。明日到试院前打探试日分，到试场左侧，已知得日分了，归歇泊处来。等候得赴试日已至，同士子入试场，把十年灯窗下勤苦的工夫，尽力一战。试罢出试院，等候开榜。等至三日，更无消息。黄巢意中惊疑，未免且去探榜。行得数步，探听得试院开榜了。却是别人佐了状元，别人佐了榜眼，别人佐了探花郎。黄巢见金榜无名，闷闷不已，拈笔写着四句……黄巢因下第了，点检行囊，没十日都使尽。又不会做甚经纪。所谓“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那时分又是秋来天气，黄巢愁闷中，未免题了一首诗，道是：

柄柄芰荷枯，　叶叶梧桐坠。

细雨洒霏微，　催促寒天气。

蛩吟败草根，　雁落平沙地。

不是路途人，　怎知这滋味？

题了这诗后，则见一阵价起的是秋风，一阵价下的是秋雨，望家乡又在数千里之外。身下没些个盘缠，名既不成，利又不遂。……

又叙刘知远的母亲改嫁及他幼年赌博游荡事，也十分详细。写刘知远与李三娘的离合，又是后来著名的剧本《白兔记》所本的。由这几个例里，可见这一部之非是一部干枯无味的历史演义，如《开辟演义》及《二十四史通俗演义》之流了。

这部书，我所见的有两个刊本：一即诵芬室的景宋残本的刊本，一为商务印书馆印的《宋人平话四种》本。商务的一本，乃是完全依据于董氏的刊本的。

董氏刊本之后，有近人曹元忠的一跋，兹附录于后。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话》，于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惜

《梁史》、《汉史》皆缺下卷；虽上卷尚存回目，而《梁史》已夺去数叶，不能补矣。元忠于光绪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张大令敦伯家，以压归装。顾各家书目，皆未著录；博访通人，亦惊以为罕见秘籍。偶忆《梦粱录》小说讲经史门有云："讲史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故目录及每卷首尾辄大书新编五代某史平话也。惟刊自坊肆，每于宋讳不能尽避，其称魏征及贞观处，则皆作"魏证"、"正观"，要亦当时习惯使然。是书近为吾友武进董大理授经景刊行世，写刻之精，无异宋椠。他日藏书家或与士礼居本《宣和遗事》并传乎？宣统辛亥七月，吴曹元忠跋于京邸之凌波榭。

三 《新史奇观》(一名《顺治过江》)

《新史奇观》一名《顺治皇过江全传》，乃叙明末清初李自成起义和清兵入关的故事。所叙的事，大概都依据史书，所以没有什么小说的趣味。作者不知真姓名，仅题为蓬蒿子编，大约是清初或清中叶的作品。又有申江居士的一序。亦不署年月。全书分四卷，凡二十二回。先叙阎罗王一日勘狱，见有八千零六十三万罪囚，罪深业重，应受重罚，便上本奏闻玉帝。玉帝差九天清狱曹并法勘司，会勘这许多罪人，判定应在刀兵劫内勾销，仍该冥司判生人道。同时并遣月孛、天狗、罗睺、计都好杀诸神降生人世，使他扰乱乾坤，东冲西撞，要见积尸成阜，流血成河。这时正是人间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元旦，天降大雪，有四五尺厚，积雪之上有巨人足迹及牛马脚迹，约有尺来深，这许多足迹即因诸杀星从天上投生人世经过各地的缘故。此后便叙李闯出世及他少年时事迹，又叙李岩遭贪吏压迫而去投李闯的事。又叙宋献策

及牛金星诸人都来聚义，李闯声势大振，终于攻下了北京，崇祯帝悬梁自杀。后来吴三桂到关外去请兵泄愤，连败李闯。李闯的诸将，又自相猜疑，自相摧残。李岩是他们当中最好，最有智谋的一个，也被牛金星所谗杀。于是天下大势遂去。清兵遂得以扑灭李、张诸人而统一了中原。至于叙福王在江南建号，清兵过江攻下南京，把全个中国都收在清国统治之下的事，却只用最后的二页半的篇幅来写。所以此书题为《顺治过江》，是很牵强的。她的叙述的中心乃在李闯而不在清兵；乃在前半的中原扰乱的事迹，而不在后半江南失败的故事。此书写李自成方面的军师宋献策，并不甚着力，却甚着力于叙进士任流，他屡屡的献计于当时重臣及军帅，而俱不蒙他们的采纳。作者对于这些计策的不见实行，是十分惋惜的。

像这种的史事，是应该写得很热闹，很活泼，很动人的。但此书的作者却并没有什么可以动人的叙写才能，所以写得并不活泼，并不使人感得十分的有趣。不如《隋唐演义》，更不如《三国演义》，不必说比《水浒》了。其重要的原因，乃在叙述过于简单，太求合于历史，而忘其为小说。其所以尚盛传于今者，完全因其所叙事实的热闹，而不在于作者的叙述的好。许多"演义"，大约都有此弊。

此书的版本极多，就我所见的已有五种不同的版本，有三本是木刻的，有二本是石印的。

新史奇观序

古今良史多矣，学者宜博观远览，内悉治乱兴亡之故。既以开广其心胸，而又增长其识力，所裨良不浅矣。至于稗官野史，纪事阙而不全，抑且疑信参半。然其中亦可采撮，以俟后之深考，好古者犹有

取焉。乃世有淫词小说，实为无稽之谈，最易动人听闻，阅者每至忘餐废寝。盖人情喜荡佚而恶绳检故也。而犹镌来一编以流传人口何也？吾尝谓天下之深足虑者，淫哇新声，荡人心志。其于治乱兴亡之故，漫无关系。此特以供闾里谈笑，优偃戏侮之资。大雅君子宁必遽置勿道也。《新史奇观》梓来，因论次及此而书为序。

申江居士书

四　《铁冠图》

《铁冠图》与《新史奇观》相同，也是叙明末清初，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和其后被清兵所灭的事。所叙的故事始终和《新史奇观》完全相合。其所以名为“铁冠图”者，盖因朱元璋初定天下时，有铁冠道人作一歌：“东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尽头。张也败，李也败，败出一个好世界。”又绘图画三幅献于元璋，其后一一皆验，故著者把“这部书名为《铁冠图全传》，而即为《铁冠图》注解亦妙。”

全书共四卷，凡五十回。叙述较《新史奇观》为详。颇着意描写琐事，亦多采用野史笔记的记载。其与《新史奇观》大不同者有：

（一）《新史奇观》写李闯先聚众起义，后来宋献策方来投他。此书则叙宋献策先识李闯于微贱之时，称他为真命天子，并代他划策，招集英雄亡命起事。

（二）宋献策在《新史奇观》中并不重要，在此书则为一个极为重要、极有智谋的人物。

（三）李岩在《新史奇观》中，叙他因被贪吏迫害而投李自成，在此书，则写他被他们说动而与他们相合。李岩之死，在《新史

奇观》中，乃是被牛金星所谗害，在此书中，则为被费宫娥所刺死。李岩在《新史奇观》中很重要，在此书却变得不甚重要了。

（四）李闯杀害父母事，《新史奇观》中不载，而此书乃叙因李闯欲急葬其父母以应天命，于是悄悄的用毒药把父母害死了。又米脂县县官边大绶发掘李闯祖坟事，在此书也叙得很详细，而《新史奇观》中则无之。

（五）此书添出阎法的儿子阎如玉来，写得很活泼，且把他串插于全书之中，似以阎法妻被李闯所杀为全书之起，以如玉替母报仇，杀死李闯为全书之结。这个人是史书上所无的，也是《新史奇观》中所无的。

（六）洪承畴在此书中屡见，屡叙他与李闯交战，《新史奇观》中亦无此事。

其他种种彼略此详的地方，不能一一举出。此书较之《新史奇观》，实更近于近代的所谓"历史小说"。且读之较有活气，取材也更广泛。然如以史实论之，则此书所载，有许多不如《新史奇观》所载之翔实。如《明史·李自成传》，言："平阳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正与《新史奇观》所叙相合，而此书所叙则完全与史所言不同。又如此书叙洪承畴督师围李闯于松山，亦全无根据之谈。松山远在锦州，洪承畴尝被清兵围于此，非洪承畴之围李闯于此。

此书叙写李闯、张献忠诸人，完全是以厌恨的态度去叙写，完全当他们是贼，是恶汉，是扰乱者。《新史奇观》的叙写态度，却没有此书的偏颇。

此书的作者，不知何人。创作的时代大约总在清初。也许较《新史奇观》为略后些。我所见的此书的版本不多，也没有得到好版本。只有石印的一本，是没有序和著者的名字的。

五　《前七国志》(一名《孙庞演义》)

《前七国志》，一名《孙庞演义》，叙战国时孙膑与庞涓斗智之事。孙庞斗智是民间盛传的故事之一；现在，许多农夫、工人还都十分的喜欢听人说这个故事。舞台上也时有关于这个故事的戏剧在演唱着。所以孙膑、庞涓之名，也如《封神传》中之姜太公、李天王，《三国志》中之关羽、张飞之类的人一样，无论什么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部小说，著者之姓名不详，著作的年代亦未能考出。全书共分四卷，二十回。自白起攻燕，孙操兵败，其子膑因自请到鬼谷子那里学兵法起，至孙膑大破魏师，活捉庞涓，报了刖足之仇止。这个故事的大纲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的，然而中间增加了不少烘染之处，又增加了不少创造的人物。下面是这部小说的故事的大略。

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各据一方，互相争霸。燕王招孙武之子操为驸马，生了龙、虎、膑三子。后来，孙操起兵攻秦，被白起施计杀得大败而回。操回家闷闷不乐。幼子膑便自请到云梦山鬼谷子那里学习兵法，二载三年回来，便可报仇。孙操只得许他前去。他在途中，遇见了魏人庞涓，也是要到鬼谷子那里求学的。二人便结为兄弟同行。庞涓处处要占便宜，欺负孙膑。他俱作不知，不去较量。他们在鬼谷子那里三年，庞涓学成先回。孙膑再在那里三年，鬼谷子把未曾授庞涓的异术，如八门遁法、

呼风唤雨、翦草为马、撒豆为兵之类，都授给孙膑了。庞涓下山，在魏用事。尝统兵大败齐将田忌，因得大用，魏王并招他为驸马。道士王敖说庞涓迎孙膑下山。孙膑至魏，二人斗阵，涓被膑所败。庞涓心中不乐，忌孙膑才能竟出己之上，每日想以计杀他。一日，他诬奏魏王，说孙膑欲反。魏王果听他，下令杀膑。膑临刑叹道："我空有八门遁法，三卷天书，救不得眼前一死。"庞涓听了，欲得他天书，便奏过魏王，赦了他死罪，只刖去他的双足。庞涓因留他在家，嘱写天书，欲待写毕天书再杀他。孙膑诈疯，因此得脱于难。后设计逃出魏都，入齐，居于田忌家。因收服大盗袁达，甚为齐王所信任。齐相邹忌的次子，因与膑争娶苏代的女儿，被膑设计将苏小姐娶去。因此忌与膑不和。后来，庞涓攻打诸国，孙膑同田忌出来，用计败了他，并围困魏都。魏王使人以重宝到齐王处求和，并送千金给邹忌，叫他劝齐王招孙膑兵马回国。齐王果然下令收兵。孙膑回国后，诈病而死，实则死者非他，乃是一个用术变成的纸人。庞涓知孙膑已死，十分得意。三年之后，他便出兵攻打韩国。韩国十分危急，遣人求救于齐。孙膑便又出来，与田忌统兵出救。在途中擒了魏太子毕冒。庞涓回兵救之，孙膑便用减灶法以诱他。庞涓果为所诱，追到马陵道，见大树上挂着一灯，上写六个大字道："庞涓死此树下。"涓知中计，已来不及退去了。孙膑擒住他。又会齐七国诸王；在毛头滩斩了庞涓。孙膑刖足之仇至此始得报复。他功已成，仇已报，便告退回燕，见他的父母。一夕，他忽不见。或言是鬼谷仙师来度他出世的。

这部小说，文辞极浅陋，远不及《三国志》、《封神传》、《列国志》及《隋唐演义》。一切事实的大要，虽与《史记》不差多少，然所加的许多烘染的材料，都极浅薄无聊，可使人发笑。如写孙膑

直成了一个术士，凭了他的未卜先知，呼风唤雨之技，简直无所不能。写庞涓也处处都形容他的阴险、凶恶，完全不似一个有心计的人。像这种的故事材料，如能运用得好，本可以成为很好的一部历史小说，可惜作者的伎俩太坏了。以如此的好材料本可以不必杂入许多超自然的神怪的事迹的，作者却偏要处处杂入，这是他失败的大原因。而他的描写能力又不好，每个人都被他写成不大有生气。所创造的人物，如孙操、孙龙、孙虎、瑞连公主、王敖、袁达之类，都是从《隋唐志传》及其他民间小说里掇拾取来的。三擒袁达的一节，他似钞袭《三国志》七擒孟获的数回。最可笑的是，孟尝君的门客冯驩，乃被作者写成一个会驾席云，往来空中的人。七国君主乃时时因小事打降表，年年进贡。一切都觉得写的太儿戏了。还有许多姓名及事实与《史记》不同的，如魏太子被擒的，是名申，不是名毕冒，庞涓乃自杀而死，并非在什么毛头滩斩首。在许多"演义"中，这一部实可归在水平线下的一类中。

这部书我所得到的只是一部木版的及一部石印的小型本。不知坊间还有没有较好的木版大字本。

六　《后七国志》(一名《乐田演义》)

《后七国志》，一名《乐田演义》，乃叙乐毅灭齐及田单复齐的故事。自燕王哙让位于子之起，至田单复齐，乐毅仕赵为望诸君止，共分四卷，十八回。此书虽名《后七国志》，然与《前七国志》体裁绝不相类。二书似非同出于一人之手。前志文笔粗陋，满纸都是鬼神奇迹。后书则文辞整洁，颇着意于人物的描写，且事实多依据于史传，毫无神异的故事杂于其中。所以在文艺价值

上讲来，后志胜于前志不止数十倍。后志的开端说："在七国前时，出了一个异人，叫做孙膑，与魏国庞涓赌斗才智，因出了一个奇计，将庞涓诱斩于马陵树下，故天下皆闻知孙膑之名。此一段故事，已有传述，无庸再赘。"由此数语看来，似后志之写作，乃在前志之后，惟不知"已有传述"之语，是否即指前志而言耳。

《后七国志》作者姓名及著作年代俱未详。但全部故事完全是由《东周列国志》的第九十五回"说四国乐毅灭齐，驱火牛田单破燕"放大了的。但《列国志》流传已久，有好几种明刻本。此书之作，可能在明代前后。

此书的故事，大约如下：燕王哙信任其相子之，自己不理国事。子之力大无穷，又工心计。使人说燕王哙以尧、舜让位的盛举，燕王哙便以燕国让于子之。子之肆虐于国中，太子平与郭隗同逃于无终山避难，齐宣王闻得这个消息，便差匡章帅师伐燕。燕兵纷纷降齐。子之虽勇，也终于为齐兵所擒，解到齐京处死。燕王哙在宫中闻知齐兵入城，也自缢而死。匡章在燕都，并不恤民，终日宴乐，燕民怨之不下于子之。于是寻得太子平，乘齐兵不备，攻入玉田，即位为王，是为昭王。燕城纷纷叛齐，匡章只得逃回齐国去了。昭王复回燕都，召贤恤民，誓雪大耻，任赵人乐毅专政。乐毅训民教兵至于二十余年，乃出锐师，并约秦、赵、韩、魏四国之兵，一同攻齐。这时是齐滑王在位。齐兵抵当不住，滑王逃归临淄。乐毅谢去四国之兵，独进齐境，收服了七十余城，临淄亦被攻下。滑王逃出国外，因尚自居于天子的地位，致激起诸小国的怨怒，俱不肯容他。不得已又奔回齐之莒州。他求救于楚，楚使淖齿率师来齐。不料淖齿却通于燕师，杀了滑王。他欲自立为齐王，且肆虐于齐民。于是王孙贾集合市民，杀了淖齿。楚兵俱逃去，王孙贾遂求得太子田法章立之。这时，齐

地已尽为乐毅所得，未下者惟莒州及即墨二城。莒州为齐王所居，即墨为田单所守。田单甚有智谋。后来，燕昭王死，太子惠王立，听信谗言，使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奔赵。田单遂用火牛计，大破燕兵，杀了骑劫，尽复了齐城。燕惠王至此颇悔不用乐毅之过，遂使人复召乐毅。但毅在赵已封为望诸君，不肯回燕。惠王便封毅子乐闲为昌国君。自后乐毅“往来燕、赵二国，犹如一家”。

这部小说所叙的故事，几无一事无所本。大都是《战国策》、《史记》、《新序》里所有的。惟间有几处不同的，如乐乘在毅子乐闲之时才出现，而此书则叙乘为毅之前锋，战功甚著；又守聊城之燕将，后因鲁仲连之劝而自杀者，《国策》、《史记》俱不载其名，此书则名他为乐和，且以他为乐毅之侄。然这种与书传异同之处，究竟不多，较之《前七国志》则此书几可算是事事有征的了。

此书亦未见旧刻本，我所有者为坊刊本及石印小字本。

七 《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是一部继续于《封神演义》之后，而叙周平王东迁，至秦并六国，一统天下的史事的“演义小说”。因为要追叙平王东迁之故，于是便先叙周宣王时褒姒出生及后幽王因宠褒姒而致被申叔召犬戎入寇，幽王被杀等事。全书共二十七卷，又首卷一卷，共一百八回，在一切演义小说中，没有比这部小说所叙的故事更复杂，更变化得多的了。《五代史平话》，共为五部，不过叙五代数十年之事，《三国志》亦不过叙数十年间蜀、吴、魏相争之事，《飞龙传》之类，则所叙的年代更短，所写的人物更少

了。只有这一部小说，人物是特别的繁多，事实是特别的复杂，任取其中的一段，都足以放大而成为一部独立的历史小说。（如前后《七国志》二书，便都是取其中的一段事放大为一书的。）春秋诸国是战争、内乱、盟约无年不有的，到了战国，则杀伐攻守，合纵连横，更是十二分的热闹。因此，这部小说较之别的演义小说有了一个好处，便是没有一件事是假造的，都是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诸书中取来，而加以联串的，恰似一部用白话来写的历史。蔡元放在《列国志读法》上说："如《封神》、《水浒》、《西游》等书，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其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工夫去添造。"但因此却也有一个坏处，便是：事实太复杂，人物太多，使读者如走马看灯，草草而过，只算是一部白话历史，却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蔡元放说："《列国志》是一部记事之书，却不是叙事之书。"这句话真是不错。蔡氏又说："《列国志》全是实事，便见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说，没处可用补截联络之巧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这也是这部书不能使人对她有对《三国志》、《西游记》之同样爱好的一个原因。所以严格说来，此种"记事"的书，似难归之于小说之列。

这部书的作者，并未署名，卷首只有乾隆十七年七都蔡元放字梦夫的一序，及读法，以后每回都有他的评语。他在序上也并未提出是何人所作的。他的读法最后有说："《列国志》中，谬误甚多，在《左传》、《史记》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鲍而不可。旧本乃谓其竟已通了，又说国人好而不知其恶。此事关系甚大，故不得不为正之。……此类甚多，不能遍及也。"盖在蔡氏评本之前，原已有一种《新列国志》，为万历、崇祯间之大才人冯梦龙

所作。这部《东周列国志》就是《新列国志》的翻刻本，而加以蔡氏的评语的。而在新志之前，则更有《列国志传》一书，即蔡序所谓“旧本”者是。惟旧本之著作年代不可考。大约蔡氏的评本，在乾隆以后，已是一部定本了。不仅旧本已废，不易得见，即《新列国志》也为此评本所蔽而少人知之了。

这部书版本极多，我所见的有朱墨套印本，有大字本，又有石印本、铅印本等。

序

书之名无虑数十百种，而究其实，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经所以载道，史所以纪事者也。《六经》开其源，后人踵增焉。训戒论议考辨之属，皆经之属也。鉴记纪传叙志之属，皆史之属也。顾《六经》者，圣人之书也。言体必有用，言用必有体。《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纪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章焉。后人才识浅短，遂不得不岐而贰之，贰之斯不能不有所戾。故高谭名理者常绌于博识之士，而自矜该洽者其是非或谬于圣人。顾理无二致，故言道之书，虽世不乏著，究其精者，亦不过恢张余蕴，仅可作佐翼注疏；其卑者，糟粕唾余而已。若稍肆焉，则穿凿傅会，破碎支离之弊出矣。至于事，则不然，日异月新，千态万状，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故经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则日多。夫史固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也。理不可见，依事而章，而事莫备于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知愚忠佞贤奸之辩，皆于是乎取之，则史者可以翼经以为用，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自制举艺出，而经学遂湮。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故，犹知诵其章句。至于史学，其书既灏瀚，文复简奥，又无与于进取之途。故专门名家者，代不数人。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偶一展卷，率为睡魔作引耳。至于后进初学之士，若强以读史，则不免头涔涔，目森森，直苦海视之矣。《春秋》三传，左氏最为明备，专经者，犹或不能举其辞，况其他乎。顾人多不能

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派，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东周列国》一书，稗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辙东移，下逮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之间，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纠纷，人物庞杂，最为棘目聱牙，其难读更倍于他史。而一变为稗官，则童稚无不可读得。夫至童稚皆得读史，岂非大乐极快之事邪。然世之读稗官者颇众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盖稗官不过纪事而已，其有知愚忠佞贤奸之行事，与国家之兴废存亡，盛衰成败，虽皆胪列其迹，而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知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发明。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方且懵焉昧之，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夫既无与于学问之数，则读犹不读，是为无益之书，安用灾梨祸枣为！坊友周君，深虑于此，属予者屡矣。寅卯之岁，予家居多暇，稍为评骘，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虽未必尽合于当日之指，而依理论断，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而亦不致贻嗤于博识之士。聊以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故既为评之，而复序之如此。乾隆十有七年春七都梦夫蔡元放氏题。

八 《隋唐演义》

《隋唐演义》原名《隋唐志传》，后由褚人获改编过。原本系叙隋唐二朝史事，始于隋宫翦采，而止于唐之末年。但褚本则始于杨坚的篡周平陈，而终于唐朝安禄山之乱。据褚人获的序说："《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则此书原本，流传于世已久。褚氏所说的罗氏，大约就是罗贯中，然这个《隋唐志传》，今已不易得见。今所流传者，乃褚人获就《隋唐志传》而改作的《隋唐演义》。原本与改本的最大的差别，则在：原本叙隋炀帝事，始于隋宫翦采，而叙唐事，则止于唐末（"铺缀唐季一二事"）；改本

则始于炀帝的出生，而止于明皇之追念杨贵妃。改本是以隋炀帝为中心人物的，原本则似是就史书敷衍以成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中心人物。

原本的回数，不知若干，改本则分十卷，共一百回，所叙隋炀帝、唐明皇的故事，多采之于史传及唐宋人所作的《杨贵妃外传》、《隋遗录》等书。改本中最奇特的，且为全书的前后线串的，是隋炀帝与朱贵儿的再世姻缘事，这是原本所无，而褚人获依据袁箨庵所藏的说此事的一部逸史而添入的。隋炀帝知朱贵儿割臂疗他的病事后，便在马上与朱贵儿誓为世世夫妻。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朱贵儿亦骂贼而死。后朱贵儿转世为唐明皇，炀帝转世为杨贵妃，果然再为夫妻。有了这个故事，《隋唐演义》的前后两大段，便可打成一片。但中间叙秦叔宝、尉迟恭以及武则天诸人的事，却把这个故事生生的截成两段了。因此，此书的顶点，便与一般"演义小说"一样，竟混乱得不可见了。这书的大失败即在于此。至于此书的情调，也绝不能一贯。一面叙隋宫故事，仿佛有点像后来的"大观园"，一面却叙草莽英雄故事，很像《水浒》。你看这两种极端的情调，如何能融合于一书之中呢？这又是此书的一个失败点。至于就描写的技术而言，自然是不及《水浒》，不及《红楼梦》，且似亦不及《三国演义》。至于较之《东周列国志》等，则又高出不少。此书改本完成于康熙乙亥冬十月。我曾见到一部乾隆间的刻本。其他如道光时的小字本，近来的铅印、石印本，亦俱有之，不能一一举出。

九 《说唐传》

《说唐传》是叙秦叔宝、尉迟恭诸人的始末的，开始于周之平

齐，秦叔宝父秦彝之尽节，止于唐太宗之削平诸雄，统一天下。全书共三卷，六十八回。此书是系就《隋唐志传》而加以增改，使之更为通俗者。在小说的技术上看来，此书较之褚人获改作的《隋唐演义》实高明不少。第一，书中有中心的人物，处处离不了写瓦岗的几位英雄，第二全书情调非常统一。但在文辞及描写一方面，却是过于草率、浅陋。如以李元霸为第一条好汉，宇文成都为第二条好汉等等的见解，尤为使人好笑。所写的英雄，虽没有《水浒传》中诸人之被写得发须如见，却也各有个轮廓，使读者还认得各个人的性格与行动。

此书的出现，以我猜断，是在《隋唐志传》流行于世之后，而褚人获未将《志传》改作之前，这有好几个证据：（一）细读此书，显然可见是依据《志传》而改作的，（二）此书第八回之末说，"那叔宝的箭，是王伯当所传，原有百步穿杨之功，若据小说上说，罗成暗助一箭，非也。"此处所谓"小说"，自然是指《隋唐志传》而言。因《隋唐志传》上恰是写罗成暗助叔宝一箭的。（三）此书第四十四回叙李世民被囚于李密狱中。李密大赦天下的诏书上，注明"不赦李世民"，而魏征、徐茂公却将"不"字竖出了头，下添一画，改作"本"字，因此世民得以出狱。演义却说魏征他们商量，改本字不妥，只得由徐义扶带了世民逃走。这又显然是褚人获看了《说唐传》之后才如此说的。

此本中的人物，较《志传》添入了不少；如宇文成都、裴元庆、李元霸、伍云召等，都是《志传》上所无的。此书有好几种石印本，亦有旧刻本。

十 《说唐小英雄传》(一名《罗通扫北》)

《说唐小英雄传》是《说唐传》的继续。作者不知何人，但与作《说唐传》者未必为一人。文辞较《说唐传》尤为浅陋，叙述也极草率，没有什么生气。此书的出现，也许竟在清之中叶，在褚人获修改《隋唐志传》之后。

此书只有一卷，分十六回。所叙人物，有史书的依据的极少。扫北却是历史上的一段重要事。唐时，突厥强盛，常侵凌中国，李渊至称臣于突厥。及世民即位，乃遣徐绩、李靖等屡破之。贞观四年，绩等遂灭突厥，擒颉利可汗。扫北之事，如此而已。并无太宗被困，罗通拜帅扫北等等。这部书之叙太宗被围，似有些摹仿汉高祖被匈奴围困于白登的一段故事。此书中的主人翁是罗通。前书中的英雄徐茂公、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也都在场，只多了罗通以及秦怀玉、程铁牛等几位小英雄。她叙说唐太宗即位三年之后，有北番狼主赤壁康王派人来投战书。太宗大怒，以秦叔宝为元帅，他自己及徐茂公也同去。国事托于太子李治及魏征。他们到了第一关，因尉迟恭的儿子尉迟宝林的帮助，把这关打破了。(尉迟恭的妻曾被守关番将刘国桢所掳，尉迟宝林因在番将处长大，这次他母亲叫他认父，杀了仇人刘国桢。)又连破了第二关、第三关。北番定计，将木杨城留给唐兵，番民都移到贺兰山，要用空城计围困唐天子。唐兵因徐茂公阴阳失算，果中其计，茂公差程咬金出城去求救兵。在京小英雄比武争帅，结果，罗通挂了帅，率领秦怀玉、程铁牛、罗仁诸小将，同程咬金去救太宗，他们连破了三关，最后到了黄龙岭。黄龙岭的守将是屠炉公主，她用飞刀将罗仁杀了，又逼罗通定婚。果然赖有屠炉

公主的暗中帮助，罗通将番兵杀得四散，解了木杨城的围困。于是北番退守贺兰山。太宗闻知屠炉公主与罗通定婚事，立刻要主婚。但罗通坚执不从，因纪念着她杀他的弟弟罗仁之仇。太宗坚逼他，于是他只得答应了。结婚之夕，他羞骂屠炉公主一顿，她悲愤的自杀了。太宗闻知此事，大怒，欲将罗通斩首。亏得程咬金保救，才得释放。唐兵为了纪念屠炉公主，将所占番地归还他们，两邦自此和好。

此书有各种石印本，亦有旧刻本。

十一 《说唐后传》(一名《说唐薛家将传》)

这部书系继续于《说唐小英雄传》之后，而叙薛仁贵征东之事的。书中的英雄薛仁贵及对方的盖苏文，都是历史上原有的人物。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亲征高丽。十九年，因为围辽东安市城不下，遂班师回国。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又命徐绩率师伐高丽。到高宗龙朔元年，又伐高丽。仍不能克服她。乾封三年，盖苏文死，徐绩又兴师伐之。到了第二年(总章元年)，才把她灭了。薛仁贵在历次的征东战事中，功绩极大。薛仁贵之初次出现，在贞观十九年。仁贵，龙门人，为安都之六世孙，名礼，以字行。尝着奇服，大呼陷阵，所向无敌，高丽披靡。唐兵乘之，高丽兵大溃，斩首二百余级。太宗望见仁贵，召拜游击将军。太宗尝对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想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其后仁贵屡有战功。当时人皆以他为"勇冠三军"。大约仁贵的故事在民间是流传很广的。薛家将遂也如杨家将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自然是仁贵。她以仁贵为征东元帅，实则仁贵始终未为帅。

这部小说共二卷，凡四十二回。自仁贵出生起，叙至仁贵平辽封王，家庭团圆止。全书故事大略如下。

山西龙门县有富翁薛雄，生一子名仁贵。太宗征北归来，一夜梦有青面獠牙的人追杀他，被一白袍将所救。问他姓名不肯说，却留下一诗。醒后，徐茂公为释此诗，说是白袍将姓薛字仁贵，龙门人，并预言青面獠牙人将在东方作乱，将为仁贵所平。太宗便叫张士贵到龙门县召兵，要得此人。士贵因他女婿何宗宪亦喜着白袍，便以为这梦应着他。这时，仁贵在家长大。父母死后，便专心习武，把一场家产都耗尽了，以至亲戚不理。他愤怒欲自尽，为小贩王茂生所救。茂生荐他到柳员外家做工。柳小姐走过仁贵睡的地方，忽见一只白虎向她扑来，转眼又不见了。遂以衣赠仁贵。后为员外所知，小姐被逼逃出，仁贵亦逃出。二人在土庙相见，遂成了夫妇。某日，仁贵遇见周青，同去投军。张士贵见仁贵之名，吓了一跳，心想："不料果有此人！"因把他故意赶出。到了仁贵第三次投军，才收了他，做火头军。回报太宗，却说"无此人"。这时，高丽果然起兵与唐反抗，太宗以尉迟恭为帅，自己亲征。仁贵在征东途中，遇见九天玄女娘娘，给他五件宝物，一本白字天书。征东时，他立了许多功绩，张士贵都冒为何宗宪之功。尉迟恭等几次查察，都被士贵瞒过。士贵又把仁贵诱入山谷，欲烧死他，不料又被九天玄女所救，藏于一洞。这里，高丽王设空城计，把太宗围困于越虎城。茂公差程咬金到中国求救兵。罗通为帅，秦怀玉为先锋。怀玉破了盖苏文的飞刀，解了越虎城之围。太宗因出猎，途遇盖苏文，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恰好薛仁贵由山洞出来救了他，宛如他梦中所见一样。这时，太宗才与薛仁贵相见，才知士贵之奸。遂以仁贵为帅。经了许多次大战，仁贵遂灭了高丽。太宗班师回国，杀了张士贵，

封仁贵为平辽王。仁贵遂迎接柳小姐到王府，又娶了投军时所救的樊员外之女，并以王茂生为都总管。

这个故事里的仁贵与柳小姐的事情，似脱胎于《白兔记》中刘智远与李三娘事。九天玄女给与天书事，亦似脱胎于《水浒传》宋公明得天书事。史言仁贵着奇服破敌，太宗望见他，才召拜为将军。此书遂从此演出"白袍"事，演出张士贵嫉贤冒功事，演出太宗之梦，又演出屡次欲见仁贵而不能。这些地方，使此书的戏剧的力量增加不少。惟此书叙"空城计"事，与扫北中所遇的恰是一样，读之极感雷同。如果此二书是同一个作者所著，则此作者殊觉笨拙。如果此二书非一个作者所著，则作后书者的摹拟的本领，亦殊为笨拙也。全书因之失去趣味不少。此书文辞之浅陋亦与《说唐》前二书相同。

此书作者未知何人，我所见有石印本及旧刻本。

十二 《说唐征西传》

《说唐征西传》系继续于《说唐后传》之后而叙薛家将的始末的。开始于薛仁贵的征西，而止于李旦兴师灭韦后，薛府团圆。所以这个《征西传》的名称，只能包括前半部，不能包括后半部。此书中的人物，大多数是创造的。如薛丁山、樊梨花、薛刚等都由作者由想象中创造出来的。

此书共六卷，九十回。所叙故事大略如下。

薛仁贵平辽后，安居于山西。太宗叔李道宗的妃张氏，系张士贵之女，欲为父报仇。遂逼道宗设计陷害仁贵。道宗控仁贵谋杀其女。太宗大怒，囚他于天牢，几次欲杀，都为程咬金等所救。三年后，徐茂公才保他出狱。这时西番哈迷国元帅苏宝同打战表

到唐朝。太宗大怒，兴师西征。拜薛仁贵为元帅，李道宗、张妃俱赐死。唐兵一路上连胜，到了锁阳城。苏宝同用空城计，太宗驾临被围困。秦怀玉等俱被宝同飞刀所杀，仁贵亦为他飞镖所伤。太宗只得遣程咬金去求救兵。仁贵子丁山，受王敖老祖道法，这时受命下山救父，遂挂帅统兵西征。丁山在途被山寇窦一虎、窦仙童兄妹所擒。仙童与丁山成婚。一虎如《封神传》中之土行孙，会地行法。他们大破番兵，解了锁阳城之围。太宗遂回驾返京。苏宝同得了飞钹和尚、铁板道人之援，又来围困锁阳城。群将连败，窦一虎为和尚所捕。他是王禅老祖之徒，老祖知他受难，又叫徒弟秦汉去救师兄。他们又大破番兵，宝同、飞钹和尚俱逃去。后番后来出战，丁山被追，亏得陈金定救了他，二人又结为夫妇。唐兵离了锁阳城，到了寒江关。女将樊梨花有道法，捉得丁山，欲与为婚。仁贵答应了，丁山只是不肯。经了许多次的波折，二人才得终于成了夫妻。唐兵得了樊梨花之助，遂平了西番。后梨花生了一子，名薛刚，在京城闯了许多大祸，致薛家全家被武后所杀，只逃了薛刚、梨花、薛蛟等。以后薛家将保护中宗复位，薛家也重复团圆。韦后杀中宗，薛家将又助李旦兴师，杀了韦后。

此书的空城计一段，又是抄袭《扫北》、《征东》的写法，读来很使人生厌。最好的地方，是叙仁贵数次被缚出斩，及丁山三休樊梨花的几段。但文辞总是很浅陋。此书中超自然的事实极多，如后半部写二教斗法，摆诸仙阵等，都是抄袭《封神传》的。

此书的作者不知何人，也不知是否即为《说唐传》、《说唐后传》的作者所作。但此数书，文调很连贯，据我猜想，大约是一个人所作的。

此书有石印本及旧刻本。

明清二代的平话集

一，引言——二，《清平山堂话本》——三，《京本通俗小说》——（附）万历版话本四种——（附）《绣谷春容》——四，《古今小说喻世明言》（？）——（附）别本《喻世明言》——五，《警世通言》——六，《醒世恒言》——七，《拍案惊奇》——八，《拍案惊奇二刻》——九，《今古奇观》——（附）《觉世雅言》——（附）《燕居笔记》——十，《石点头》——十一，《西湖二集》——十二，《醉醒石》——十三，《拍案惊奇三刻》——（附）《二刻拍案惊奇》别本——十四，《二刻醒世恒言》——十五，《觉世名言（《十二楼》）——十六，《豆棚闲话》——十七，《欢喜奇观》——十八，《照世杯》——十九，《西湖佳话》——二十，《娱目醒心编》——二十一，《西湖拾遗》——二十二，《二奇合传》——二十三，《今古奇闻》——二十四，其他伪本

引　　言

"话本"为中国短篇小说的重要体裁的一种，其与笔记体及"传奇"体的短篇故事的区别，在于：她是用国语或白话写成的，而笔记体及传奇体的短篇则俱系出之以文言。但这也不是他们严格的区别。用文言组成的作品亦有窜入"话本集"中的，象《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风月相思》。而"传奇"笔记，也有偶然使用白话之处。但他们究竟是一种例外。又，"话本"的结构，往往较"传奇"及笔记为复杂，为更富于近代的短篇小说的气息。不过，

也有十分陈腐的布局，与最坏的叙述佳人才子之故事的“传奇”不相上下的。

话本的来历是很古远的，其盛行当在北宋末年以至南宋年间，而其起源当更在其前。据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等书的纪载，南宋时代的说话人，有说小说，说讲史的几个大派别。而在“小说”一门中，又有：(甲)烟粉灵怪传奇，(乙)说公案，(丙)说铁骑儿等诸细目。这些说话人，各有其“话本”——大概便是他们说书的底本——象《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等便是“烟粉灵怪传奇”一流，象《简帖和尚》、《错斩崔宁》等，便是“说公案”一流，独“说铁骑儿”之例，则不多见。当时说书先生们对于说讲史，大约便是讲说长篇的；对于说小说，大约便是每次或二次便可以说毕的短篇。因为话本是说书的底本，所以他们的口气便是针对着听众而讲说的第二身称，恳恳切切，有若面谈。这是其体裁中最特异的一点。

更有特异的一点，是：他们在开头叙述正文之前，往往先有一段“入话”以为引起正文之用。“入话”之种类甚多。有的先之以“闲话”或“诗词话”之类，象《碾玉观音》之闲论咏春之诗什。有的即以一诗或一词为“入话”，象《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之以“谁家柔女胜姮娥，行速香阶体态多”一诗引起。有的以与正文相同的故事引起，以增“相互映照”的趣味，象《错斩崔宁》之以魏鹏举因与夫人戏言，而“撒漫了一个美官”的故事，而引起“一个官人，他只为酒后一时戏言，断送了堂堂七尺之躯，连累两三个人枉屈害了性命”的正文。有的更以与正文相反的故事作为“入话”，以为“烘托”或加重讲说的局势，象《刎颈鸳鸯会》之以“赵象知机识务，事脱虎口，免遭毒手，可谓善悔过者也”的一段故事，来引起“于今又有个不识窍的小二哥，也与个妇人私通，日日贪欢，朝朝

迷恋，后惹出一场祸来。尸横刀下，命赴阴间"的一篇正文。

"入话"的为体，大概不外于上面的四种。但"入话"的作用，到底是如何的呢？她决不会是无谓的、无目的的摆放在正文之前的。其成因，一定是很有一种实际应用的目的在着的。我以为"入话"的作用，并不奥妙，其所以产生的理由很简单。原来，"话本"既是说书先生的"底本"，我们就说书先生的实际情形一观看，便知他不能不预备好那末一套或短或长的"入话"，以为"开场之用"。一来是，借此以迁延正文开讲的时间，免得后至的听众，从中途听起，摸不着头脑；再者，"入话"多用诗词，也许实际上便是用来"弹唱"，以静肃场面，怡悦听众的。这正和今日弹词家所用之"开篇"，剧场上所用的"开场锣鼓"，其作用没有二致的。

在话本的正文里更附插着不少的诗词。这些插入的诗词，似乎也不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象《快嘴李翠莲》之以韵文为主体而组织成一篇话本，那当然是少见的例子，不足引来为"插诗"的作用的说明。但由此也可见，话本，是尽有以"可唱"的韵文组织而成的可能。在《刎颈鸳鸯会》里，我们又见到"插词"的真正作用。"说话人"在开头便道："未知此女几时得偶素愿，因成《商调醋葫芦》小合（据《清平山堂》。"合"似应作"令"为正。）十篇击（"击"应作"系"）于事后，少述斯女始末之情。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云云。以后每遇插入《醋葫芦》小令之处，便说道："奉劳歌伴，再和前声。"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时"书场"的组织，是很复杂的。于主讲人或说书先生之外，还有所谓"歌伴"者，专以弹唱"插词"为事的。但"歌伴"云云，仅见于《刎颈鸳鸯会》，未见他证。更有可能的事，在场面较小的书场上，似乎说书先生他自己便更担负着"歌伴"的责任。

当他敷演了一段话之后，意欲加重装点，并娱悦在场听众，便拿起乐器来，自己来弹唱一段插词。这种情形是很可以由我们在今日的说书、滩簧、弹词等演场上见到的情形想象出来的。最普通的“插词”的办法，是以“但见”或“怎见得”、“真个是”、“果谓是”之类的话，引起一段描状的诗词。象《杨温拦路虎传》(《清平山堂本》)中，有一段话是：“这大伯也不是平人。等到次日天晓。怎见得？

> 残灯半灭，海水初潮。窗外曙色才分，人间仪容可辨。正是一声鸡叫西江月，五更钟撞满天星。”

又有一段话是：“杨温随他行得二里来田地，见一所庄院。但见：

> 冷气侵人，寒风扑面。儿手席屋，门前炉灶造馒头；无限作□，后厦常存刀共斧。清晨日出，油然死火荧荧；未到黄昏，古涧悲风悄悄。路僻何曾人客到，山深时听杀人声。”

这些，都是“插词”的好例。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诸“讲史”及长篇小说里，也插有不少此类的诗词，其作用大约都是相同的。但到了后来，“小说”与“讲史”的话本已不复是当场演说的实际的底本之时，这些“插词”却仍然被保留着，未为拟作者所舍弃。他们也许已完全不明白“插词”的实际上的应用之意，竟习焉不察的沿用了下去，为古代的“话本”留一道最鲜明的拟仿的痕迹。

最古的话本并不曾包含有什么特殊之目的。他们的作者们，只是以说故事的态度去写作的。他们并不劝孝，也不劝忠。他们只是要以有趣的动人的故事来娱悦听众。但到了后来，话本的写作却渐渐的变成有目的的了。当他们不复为当场的实际上的使用物时，当他们已被把握于文人学士的手中，而为他们所拟仿着时，话本便开始的成为文人学士们自己发泄牢骚不平或

劝忠劝孝的工具了。这些后期的话本，充满了儒酸气，道学气，说教气，有时竟至不可耐。初期的活泼与鲜妍的描绘，殆已完全失之。这些后期的著作，最足代表的，便是李渔的《十二楼》及更后来的《娱目醒心编》。

最古的话本，只是敷演着各地的新闻，社会的故实，当代的风光，所以其描状与谈吐，都是新鲜的、逼真的，具着多量的时代的与地方的色彩与背景的。间或有叙及古代之事者，却极为少数。但到了后来，当代与当地的新闻，却已不屑为那些拟作话本的文人学士们取来作为"劝惩"之资的了。他们间亦有取材于哄传一时的新闻传说的，但为数究竟绝鲜，且其描绘的态度，也是很辽远而不亲切的。因了他们之喜以古代的古人之事为题材，所以内容便渐形枯涩无聊，叙述便渐趋隔膜而不真实。初期话本中的真朴自然的气氛，至此又全然的消失了。

总之，话本由实际上的应用，而变作了非应用的拟作，其命运本已日趋于下流。到了乾隆间，《娱目醒心编》的刊布，话本的制作遂正式告了结束，话本的作者也遂绝了踪影。

话本之流行，其初原是各自为篇的，有若今日流行各地之小唱本、小剧本，也有如元明间流行之南北剧本。万历间，熊龙峰刊行之《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张生彩鸾灯传》四种，也仍是各自单行的。钱曾《也是园书目》里，所记的宋人词话十二种：

> 灯花婆婆　风吹轿儿　冯玉梅团圆　种瓜张老　错斩崔宁　简帖和尚　紫罗盖头　山亭儿（"山"原作"小"非）　李焕生五阵雨　女报冤　西湖三塔　小金钱

也都是每种一册，各自为书的。这都可见，这些话本在当时原都是零星出版，零星印行的。这些薄帙的小说册子，其易于散失，

是无可疑的事实；其不为学士大夫所注意，也是当然的事实。所以话本的“拟作”，为时似乎甚晚。直到了“话本集”盛行于世之时，文人学士方才瞿然的取了这种流行已久的体裁当作了新的拟仿的目的物。所以话本拟作的全盛时代，也便在“话本集”最流行的一个时代——即明清之交。

最早的话本集，即集合许多篇薄帙单行的话本而汇刻之者，据今所知，当为明代嘉靖中洪楩所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许多学者都以为《京本通俗小说》乃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话本集。发见且刊布这个重要的话本集的缪荃孙氏，以为她是“影元钞本”。刊布了《京本通俗小说》中未刊的一篇《金主亮荒淫》的叶德辉氏且以她为“影宋本”或“宋本”。那都是想当然的话，不足为据的。叶氏之言，更是有意的欺哄读者。（详见下文。）假如在宋元之时，而已有了象《京本通俗小说》那样伟大的话本集的刊布，那末，“话本”的拟作的运动，决不当迟至明末而始发生的了。且嘉靖本的《清平山堂话本》，其所收的内容是甚杂的，且有的不是“话本”而也被收入。又其话本，每篇各自起讫，并无编制，似为随得随刊之书。这明明是最原始的一个话本集子的式样。《京本通俗小说》则不然，彼已很整齐划一的分了卷数，且所收的话本，性质也极纯粹，似无可怀疑其为出于嘉靖以后之刊物。（更有其他理由，详下文。）至多只能说她是前乎“三言”的一部重要的话本集而已。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所谓“三言”的刊布，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消息。这“三言”的编者是当时有名的才人冯梦龙氏，他素来是最看重民间的文艺巨著的。他曾因刊布一部民间情歌集的挂枝儿而得大名，“冯生挂枝曲”盛传海内，无人不知。“三言”的编刊，是在天启间之事。这“三

言”，凡一百二十卷，包括“平话”一百二十本；几已囊括着古代的平话无遗。其中或尽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或他友人的拟作，惜他不曾说明，现在已不可得而知了。因了冯氏的提倡，“三言”的刊布，于是海内文士，翕然响应，各从事于平话的拟作。平话集的出现，盛极一时。其中最有名者为凌濛初氏。（即即空观主人。）惟这些平话集却不是古今平话的“总集”，而是拟作者个人的“别集”。这些拟作者的平话集都将在下文讲到。

因了话本作者与话本集刊布的伙多，于是在明代之末，复有松禅老人，虑阅者之难周，乃在冯氏的“三言”及凌氏的《拍案惊奇》的二刻之中选取了四十篇，成为一部较为精要的选本《今古奇观》。这乃是一部流行最广最久的平话集。平话的一体，数百年来，尚不至为读者所忘怀者，盖独赖有此一选耳。

明末乱后，话本集的散佚为最甚。冯氏的“三言”，遂鲜为世所知。坊间射利之徒，每每得到残板，便妄题名目，另刊目录，别作一书出版。正如今日之坊贾，每以无关之书，题作二续三续的《今古奇观》以资号召。话本集之厄运，盖莫甚于彼时。此种“易淆观听”的“伪书”，至今尚有流传，象所谓别本《喻世明言》、别本《拍案惊奇二刻》，及《觉世雅言》等皆是。

其他《绣谷春容》、《燕居笔记》诸万历间出版的“闲书”中，亦并附有平话数篇。他们的收载平话，也可以使我们知道，平话在当时虽然未为学士大夫所注目，却已是很通行的一种小说的体裁，足令这些“闲书”的编者不能漏去了他们。现在把明清二代的话本集逐一的介绍在这里。

在未入本文之前，先列底下的一个明清平话集的系统表，凡是彼此嬗递有关的，皆以线形为表示。象《二奇合传》有二线形引至《今古奇观》与《拍案惊奇》之下端，便表示这书乃是由奇观

万历以前（公元一六一九以前）

- 单行诸话本
- 清平山堂话本集（嘉靖间？残存十五种）
- 京本通俗小说（万历间？残存十卷）
- 其他话本集
- 诱仑春容（万历间收话本二种）
- 燕居笔记（万历间？收话本八种）

天启（公元一六二一—二七）

- 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四十卷 天启元年？）
- 警世通言（四十卷 天启四年）
- 醒世恒言（四十卷 天启七年）
- 拍案惊奇（四十种 天启七年）

崇祯（公元一六二八—四三）

- 今古奇观（四十卷 崇祯间）
- 拍案惊奇二刻（三十九种 崇祯五年）
- 醉醒石（十五回 崇祯顺治间）
- 石点头（十四卷 崇祯顺治间）
- 西湖二集（三十四卷 崇祯顺治间）

顺治至康熙（公元一六四四—一七二二）

- 别本喻世明言（二十四卷）
- 觉世雅言（八卷 顺治康熙间）
- 豆棚闲话（十二则 清初）
- 欢喜奇观（二十四回 清初）
- 拍案惊奇三刻（彩幻）（三十回 顺治间）
- 觉世名言（十二楼）（十二卷 顺治间）
- 西湖佳话（十六卷 康熙间）
- 照世杯（四卷）（以上诸本时代不详，均在顺治康熙间）

雍正至乾隆（公元一七二三—九五）

- 别本拍案惊奇二刻（三十四卷 雍正乾隆间）
- 娱目醒心编（十六卷 乾隆五十七年）
- 二刻醒世恒言（二十四回 雍正四年）

嘉庆至光绪（公元一七九六—一九〇八）

- 二奇合传（四十回 咸丰光绪间）
- 今古奇闻（二十二卷 光绪十三年）
- 西湖拾遗（四十八卷 嘉庆十六年）

与惊奇中选编而成的。其无线形的引递者，象《拍案惊奇》、《西湖二集》、《娱目醒心编》等，表示其皆为个人的拟作的“平话集”，与他书并无统系的关连者。

二 《清平山堂所刻话本》 明洪楩编

清平山堂所刻话本为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一部刻本的“话本丛书”。仅存残本三册，无总名，故不知其原名为何。亦无叙目，故不知其究有若干卷，或若干种①。原藏日本内阁文库，今有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影印本。今本所残存者，凡有短篇小说十五种；其目为：

一，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二，简帖和尚

三，西湖三塔记

四，合同文字记

五，风月瑞仙亭

六，蓝桥记

七，快嘴李翠莲记

八，洛阳三怪记

九，风月相思

十，张子房慕道记

十一，阴骘积善

十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十三，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① 编者按：马隅卿先生又于一九三四年发现属于《清平山堂》的话本集三册，计《雨窗集》上，话本五篇；《欹枕集》上，话本二篇，共残存七页；《欹枕集》下，话本五篇。所以推论《清平山堂话本》至少有话本四十种。

十四，刎颈鸳鸯会

十五，杨温拦路虎传

每篇页数各自起讫。其中除《西湖三塔记》、《风月瑞仙亭》、《洛阳三怪记》、《风月相思》四种外，余十一种的版心上方，皆刊有"清平山堂"四字。故今姑以《清平山堂所刻话本》名之。（影印本名之曰：《清平山堂话本》）按清平山堂为明嘉靖时洪楩堂名。楩所刊书，版心往往刊"清平山堂"四字，正与此书相同。今所知者，有《夷坚志》、《唐诗纪事》等书。楩字子美，以其祖锺荫，仕至詹事府主簿。朱睦㮮《万卷堂书目》著录中，有《洪子美书目》。楩刊刻此书的年月不可确知，但由其刊刻他书的序言推之及此书的版式字体观之，当系刊于嘉靖间无疑。马隅卿先生推定其刊刻年月，"当在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间（一五四一——一五五一）"（见《清平山堂话本序目》），大约不至相差得很远罢。

此书内容甚杂，不能算是纯粹的话本丛书。其中如《蓝桥记》、《风月相思》二种，皆为通体文言，绝非话本体裁。《蓝桥记》全袭唐人旧文，《风月相思》则与明人《翦灯新话》、《余话》中的诸作以及《绣谷春容》、《国色天香》所收的《娇红记》诸文体裁全同。不过《蓝桥记》之首加上了名为入话的："洛阳三月里，回首渡襄川。忽遇神仙侣，翩翩入洞天。"的四句五言诗，及篇末"正是：玉室丹书著姓，长生不老人家"二语，又《风月相思》之首加上了名为入话的："深院莺花春昼长，风前月下倍凄凉。只因忘却当年约，空把朱弦写断肠"四句七言诗，其作用大似"平话"耳。大约入话云云，如果不是编者添上去的，则一定是"说话人"取了这些旧文作为话本的底本，因为不暇改作，故仅加入话即作为了事的。

又其中《快嘴李翠莲记》一篇，最为隽爽可喜，而其体裁却与

其他话本不甚类似。马隅卿先生谓："李翠莲乃民间传说故事之最广远者；演变至今，秦腔剧中有《十万金》，通常名'李翠莲上吊'。而小说《西游记》第十一回刘全进瓜，早采之为说部资料矣。此本所记李翠莲为快嘴媳妇，别出《西游记》中故事以外，是则考究风俗学者所更足珍贵者也。"（《清平山堂话本序目》）《快嘴李翠莲记》全篇皆以韵语的唱辞为主体，其他散文的叙事与对话，似皆仅为联络这些爽脆中听的唱辞者。大约《快嘴李翠莲记》话本的前身或是一篇"唱本"，说话人虽取了这个唱本改成了他自己的话本，却仍保全了不少"唱本"的文句与本色。所以我们一望便觉得其格调与其他话本不同。我常常想象，宋元二代的说话人，其作用不仅在讲说，且似乎还在弹唱。话本之前或中间所夹着的许多"词"调，大约便是供说话人弹唱之用的。（此说详见我的《宋元的话本》一文）但他们所弹唱的，往往是当时流行的雅正的"词"；在《快嘴李翠莲记》中，我们却第一次遇到以不规则的"俗韵文"为弹唱的资料了。这大约不是一个很小的消息罢。

此外十二篇中，很有几篇可知为宋人的著作。《简帖和尚》当即为《也是园书目》所载宋人词话中的《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也当即为书目中的《西湖三塔》。《简帖和尚》也曾见于《古今小说》中（《古今小说》作《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其文字与本篇差异甚少。《西湖三塔记》的发见，则可算是研究宋元平话者的一件快事！又《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即为《古今小说》的《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刎颈鸳鸯会》即为《警世通言》的《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则和《古今小说》的《明悟禅师赶五戒》大同小异。《风月瑞香亭》则与《警世通言》的《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入话里的司马相如故事相同。（三桂堂本《通言》别作一

篇，名为《卓文君慧眼识相如》。）

其未为他书所著录而就其风格与文句上可考知其为宋人的著作的，更有：《合同文字记》、《洛阳三怪记》及《杨温拦路虎传》等作。《合同文字记》有“话说宋仁宗朝庆历年间，去这东京汴梁城，离城三十里，有个村，唤做老儿村”云云，《洛阳三怪记》有“今时临安府官巷口花市，唤做寿安坊，便是这个故事”云云，《杨温拦路虎传》有“话说杨令公之孙重立之子，名温，排行第三，唤做杨三官人”云云，都明是宋人的口吻。

但其中也不尽为宋人之作；如《阴骘积善》、《张子房慕道记》等却似乎是后来的拟仿的作品。他们已丧失了宋人话本的活泼而宛曲的趣味，只是记实叙事而已，不复能描写俗情世态，真切如现，有若《洛阳三怪》等作。又《风月相思》的开头，明明写着“洪武元年春”云云，则当然也是明代之作。大约清平山堂所刻话本集中，所收的话本与小说，其著作的时代是跨越宋元明的三代的。（至嘉靖中而止。）

此书中的几篇，又并曾成了后来话本拟作者的蓝本。例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似即为《古今小说》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底子，《合同文字记》似即为《拍案惊奇》的《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的蓝本，《阴骘积善》似即为《拍案惊奇》的《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的蓝本。

我们极希望这部于小说史上大有关系的集子，将来能够有全书发见！

三 《京本通俗小说》 未知编者

《京本通俗小说》第一次由江东老蟫（缪荃孙）介绍给我们。

江东老蟫将这部书刊在他的《烟画东堂小品》中。凡二册。这并不是一部全书，乃是全书的卷十至卷十六的残存的七卷。这七卷是：

第十卷　碾玉观音　　第十一卷　菩萨蛮　　第十二卷　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　志诚张主管　　第十四卷　拗相公　　第十五卷　错斩崔宁　　第十六卷　冯玉梅团圆

缪氏的跋云："宋人平话即章回小说。《梦粱录》云：'说话有四家，以小说家为最。'此事盛行于南北宋。特藏书家不甚重之。坊贾又改头换面，轻易名目，遂致传本寥寥天壤。前只士礼居重刻《宣和遗事》，近则曹君直重刻《五代史平话》，为天壤不易见之书。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妆奁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而'宋人词话'，标题词字，乃评字之讹耳。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并有可考者，如《碾玉观音》一段，三镇节度延安郡王，指韩蕲王，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锜。杨和王是杨沂中。官衔均不错。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岁在旃蒙单阏江东老蟫跋。"

七种以外的《定州三怪》一回，缪氏以为"破碎太甚"者，今见于《警世通言》(《通言》题作《崔衙内白鹞招妖》)，又《金主亮荒淫》两卷，缪氏以为"过于秽亵，未敢传摹"者，今亦见于《醒世恒言》(《恒言》题作《金海陵纵欲亡身》)，又有叶德辉氏的单行刊

本。是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的十卷九种皆存在人间的了。但全书究竟有若干卷，则我们不能知道。

《京本通俗小说》中的许多话本，向来以为都是宋人平话。见于钱曾的《也是园书目》，明标为“宋人词话”者，有《错斩崔宁》及《冯玉梅团圆》二种。《醒世恒言》载《错斩崔宁》一种，题作《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于题下亦注道：“宋本作《错斩崔宁》。”又《碾玉观音》一种，《警世通言》题作《崔待诏生死冤家》，而于题下则注道：“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一种，《警世通言》题作《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而于题下则注道：“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这四种大约都是毫无疑义的为宋人小说。但象《志诚张主管》、《菩萨蛮》、《拗相公》、《定州三怪》及《金主亮荒淫》五种，便没有显然的证据可证知其为宋人的著作了。《警世通言》虽载《拗相公》（题作《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菩萨蛮》（题作《陈可常端阳仙化》），及《志诚张主管》（题作《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尾州本〕或《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三种，却都没有载明其为“宋人小说”云云，又《定山三怪》一种，虽于题下注道：“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却也并没有明白的指出系“宋本”云云，这都很可疑。但《拗相公》中有，“后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等语，明为南宋人的口吻。《菩萨蛮》一开头便道：“话说大宋高宗绍兴年间”，也很象宋人的口气。《志诚张主管》中，说及开封，便道：“如今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又道是，“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也明是宋人的语调。这三种都有是宋人著作的可能。至于《定山三怪》的著作时代，则我们实在无法去断定。但就其文笔的风格而论，却逼肖《西山一窟鬼》诸作，很有与以上诸作同为宋本的可能。

最成问题的只有《金主亮荒淫》一种。叶德辉氏翻刻此作，

题曰："金虏海陵王荒淫，京本通俗小说第二十一卷，已未孟冬照宋本刊。"叶氏并有跋曰："其前《碾玉观音》、《冯玉梅团圆》、《拗相公》、《西山(原文"山"作"南")一窟鬼》等七种，已经艺风老人影写刊行，余此一卷，以秽亵弃之。"叶氏的《耶园读书志》中，在"影宋京本通俗小说金虏海陵王荒淫一卷"的一个题下亦有一篇跋文，一开头便道："此影宋本通俗小说，小字本。"而叶氏刻本的《金虏海陵王荒淫》，其开端一段中，便道：

> 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一本专说金主海陵庶人贪淫无道，年号初次天德三年……

明象是宋人的口气。如此看来，《金主亮荒淫》一种，似乎也是宋人话本无疑的了。然而疑问却也由此发生了。第一，缪氏说《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本"，何以叶氏既说是"宋本"，又说是"影宋本"呢？第二，缪氏说《金主亮荒淫》有两卷，何以叶氏的刻本，仅是一卷，且又说是"《京本通俗小说》第二十一卷"呢？第三，缪刻本通体皆简笔字，叶刻的《金虏海陵王荒淫》行格虽同，字体却已改为"正体"，却又自署道："照宋本刊。"这种种都可见叶氏所刻的一本，并不就是缪氏所遗弃未刻的《京本通俗小说》的二卷。他必定未曾见过缪氏藏本的《金主亮荒淫》。那末，他所依据的又是什么本子呢？原来，《金主亮荒淫》二卷，缪氏虽未翻刻出来，但在《醒世恒言》中却载有之。我们想象，叶氏大约是得到了《醒世恒言》，见其中有此一种，又读了缪跋，知道他遗此一种未刻，便很高兴的将她刻了出来，也冒作《京本通俗小说》的"一卷"，(其实此作在京本中是两卷。)只不过将《恒言》中的："如今说这金海陵，乃是大金国一朝聪明天子"云云，改作"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一本专说金主海陵庶人贪淫无道"云云，以符合宋人的口气而已。

由此，则《金主亮荒淫》一种，是否亦为宋人著作，实为可疑。叶氏跋云："所叙乃金主亮荒淫之事，一一与《金史》后妃列传、海陵妃嬖诸传相合。"这是不差的。但他以为此种相合当是"当时修史诸臣，或据此等纪载采入"云云，却不能令人无疑。《金史》为元托克托所撰，其取材当不至采及话本，更不至全袭话本的记载而无所异同。且就《金史》诸传与《金主亮荒淫》话本，仔细对照观之，皆可见话本实为全袭《金史》而加以廓大的描状者。作此话本者，其时代当在《金史》流行以后。象那末极形尽态的秽亵的描状，又似乎非明嘉隆以后的作者不办。但无论如何，《金主亮荒淫》之非宋人作，则为显然的事实。（惜我们未能得到缪氏原藏的《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钞本，将《金主亮荒淫》一作与《恒言》及叶刻一对校。）

这样的看来，《京本通俗小说》的编辑时代似乎也要有些变动了。若《金主亮荒淫》果为明人之作，则《京本通俗小说》当决不会如缪氏云云的"的是影元人写本"。就平话的丛刻的进化史迹看来，元代而会产生那末篇幅至少会有十余卷以上的内容纯粹且又编次井然的《京本通俗小说》，实是不可能的事。一切"丛书"的编刊，虽滥觞于宋（《太平广记》等系类书，并非丛刻），实至明代中叶而始盛。今所知的宋元二代的"丛刻"，寥寥可数。元代所刊行的杂剧戏文，大都是单篇别行，有如今日各地流行的小唱本。集合了许多杂剧而成为一部丛书的，乃是明代中叶的事。而集合了许多小说杂著而成为一部丛书的，也到了嘉靖时候方始风气大开。清平山堂所刻话本集尚是各种自为起讫，没有分卷的，换一句话，便是仍为"丛书"的格式，并不是编成一部有次第的小说集的。到了万历间，熊龙峰所刊的《张生彩鸾灯传》等等也尚是各自为篇的。又清平山堂所刻话本集，其内容甚为复

杂，兼采《蓝桥记》、《风月相思》等传奇作品，并非纯粹的“话本丛刊”，熊龙峰也以同样的版式，刊行传奇文的《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与话本的《张生彩鸾灯传》等等。而《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则既刊不少的传奇文，也收入好些的话本。象《京本通俗小说》那末编次井然，以第几卷第几卷为次第的“话本集”，又象《京本通俗小说》那末内容纯粹，不杂传奇文的（就残存的十卷看来，可知其实为一部纯粹的话本集），在明嘉靖以前，似乎决不会产生；更不必说是在元代了。所以缪氏的“影元钞本”云云，只不过是一个想当然的猜想，决不是一个定论。

我个人以为，《京本通俗小说》当是明代隆万间的产物；其出现当在《清平山堂所刻话本》后，而在冯梦龙的“三言”前。

《京本通俗小说》的产生地，似乎较为容易断定。据其以“京本”二字为标榜，则我们可知其必非出版于两京（北京与南京）。据我们所知，明代（或这风气在明代以前便有）的坊贾，最喜以“京本”二字为标榜的，当推福建建安一带的书坊。闽刊的小说，以“京本”为标榜者，有：

《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万历间联辉堂刊

《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万历间闽杨氏刊

《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 万历间闽杨氏刊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 万历间闽余氏刊

等等。所谓余氏、杨氏都是闽中建安的书贾。联辉堂刊本《三国志传》虽未目睹，当亦是闽中的产物。其他各处以“京本”为标榜的刊本，今日似尚未之发见。所以我们大约可以说，以“京本”二字为标榜的，乃是闽中书贾的特色。这样看来，《京本通俗小说》大有是闽刊的可能。但闽中书贾为什么要加上“京本”二字于其所刊书之上呢？其作用大约不外于表明这部书并不是乡土的产

物而是“京国”传来的善本名作，以期广引顾客的罢。

（关于《金主亮荒淫》话本的问题，日本盐谷温在他的《论明之三言及其他》一文〔译文见孙俍工译本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附录〕又长泽规矩也在他的《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一文〔译文见《小说月报》二十卷第六号，东生译〕中均论得很详细。盐谷先生及长泽先生都以为叶刻本大约是用《醒世恒言》的一篇伪改数字而成的，这正与我的意见相合。但他们似乎又都以为叶刻本的《金虏海陵王荒淫》及《醒世恒言》的《金海陵纵欲亡身》与缪氏藏本未刻的《金主亮荒淫》未必是一物，这大约是过虑。假如我们不相信《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钞本”，则这个问题便不能成立了。就《错斩崔宁》、《西山一窟鬼》诸作与《恒言》、《通言》所载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窟鬼癞道人除怪》的文字上并无多大异同而推之，我们可想知缪氏藏本的《金主亮荒淫》与《恒言》所载的《金海陵纵欲亡身》也当是无多大出入的。）

附　万历版话本小说四种　熊龙峰刊行

我们见到日本内阁文库的汉籍目录中，有别册单行的小说四种：

《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

《苏长公章台柳传》《张生彩鸾灯传》

这四种，我很有幸的都曾见到过。但长泽规矩也君的报告已够说明之：“如板式纸质，四册都属相同，四同双边，有界。每半叶七行。行十六字，板口内纵六寸二分或五分，横三寸七八分。略字颇多。各册分量俱甚少。”（《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长泽君以为这四册“或为一丛书之分册。大概在同一时间，同一书肆为出版同种的书籍起见，故具着这样类似的形式的。”（同上）这

话，我很有同感。假如《清平山堂所刻话本》每篇各成一册，还不是也成为十五种同类的东西么？《张生彩鸾灯传》之首，有“熊龙峰刊行”字样。大约其余三种，也便都是熊氏所刊行的罢。长泽君说“由板式观，大概系万历时的俗书。”就《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所附的三幅插图（其他三种无插图）观之，也可知其当是万历版。大约这个推定总不至与实际相差甚远的。《张生彩鸾灯传》也与《古今小说》中的《张舜美元宵得丽女》略同。

这四种，《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便是《清平山堂》中的《风月相思》。《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则在当时流行虽广，却不曾被收入丛集中过。《苏长公章台柳传》，叙述苏轼为临安府太守时，一日乘醉，欲娶妓章台柳，后又忘之。章台柳久待他不至，遂嫁与丹青李从善。等到轼复忆起这事时，章台柳早已有所属了。这是一个悲剧，但写得颇不好。

这四种的作者皆不知何人，其时代大约总在万历以前。（《风月相思》是嘉靖以前物。）像《苏长公章台柳传》风格极为幼稚，可能是更早期的东西。《张生彩鸾灯传》也是很古的作品。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明言“弘治年间”云云，当为弘治、正德间之物。这一篇话本，风格、题材绝类宋人《西山一窟鬼》、《洛阳三怪》诸“烟粉灵怪”传奇，大约这类谈神说鬼之什，民间是很为欢迎的。

附 《绣谷春容》 起北赤心子汇辑 建业世德堂刊本

《绣谷春容》的全名是《起北斋辑骚坛摭粹嚼麝谭苑》。凡十

二卷。这是坊间流行的《国色天香》的祖本。当万历年间，民间的一般文化大约是颇高的，所以供给一般民众需要的“通俗书籍”大为流行。搜辑了许多诗、词、小说或剧本、唱词、笑谈，乃至实用的地理知识等等为一书的东西，今所知的已有不少。他们不是居家必备一类的家庭实用百科全书，也不是《诸书法海》(即后来的《传家宝》的祖先)、《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类的平民实用的“万事须知”、“日用百科全书”。他们是超出于应用的目的之外的。他们乃是纯文学的产物，一点也不具有实际上应用的需要的。他们的编纂，完全是为了要适应一般民众的文学上与心灵上的需求与慰安，决不带有任何实际应用的目的。像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种产物，在中国历史上社会上是很罕有的。他们大约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戏曲为主，像《玉谷调簧》、《摘锦奇书》、《万锦清音》一类书。一派是，以小说为主，像《绣谷春容》、《国色天香》、《燕居笔记》一类书。而这两派书，皆以诗、词、笑话、新话、谜语、小曲等等为增饰，以期邀引起读者的更浓挚、更复杂的趣味。他们大约都是将全书的页面，分为上下两层，或上中下三层。上层所载，与中层、下层所载不同。间亦附插图画。他们所选录的东西，有时直到今日还是很富于趣味的。这些著作，有机会拟再详细介绍。他们的真价值决不是一般的经、史、诗、文的专门研究者所能明白的。因了时代禁网的宽纵，他们的材料常是带有多量的秽亵的成分，这是使他们不能存在于礼教森严的后一时代的一个原因。但因此，也使他们更别具一种特殊的研究的价值。《绣谷春容》选录之“话本”，仅有二种，一为《柳耆卿玩江楼记》，一为《东坡佛印二世相会》。而于“传奇”小说则所载较多。《柳耆卿》等二种，皆见于《清平山堂话本集》。

绣 谷 春 容 序

丈夫龊龊自靡刚肠劲骨，反多见笑于女子。盖丈夫习优孟衣冠，借他人色笑，以取媚于世，不若女子本色天真，自然露一种妙相。故或歌或舞，或悲或笑，或柔肠欲醉，或坚心欲死。是以古来英雄都颠倒于妇人手中。恁他汉高、楚项，终移情于戚姬、虞美。英雄痴情，当不起泪痕三点。予有女丈夫小说，将欲行世。适见《绣谷春容》，装点最工，写照最巧，摹拟最肖。绝不以女子柔肠弱态，遂认为没气骨辈也。观者倘亦有读未竟而想见如怨如诉，如泣如慕之真情，不独以绣谷繁华，春容婉丽，作三弄琵琶，杨柳风吹晓笛。庶曲终歌舞，散作采云，自片片飞入锦绣肝肠。阅者当作是观否？

鲁连居士题

绣 谷 春 容 目 录

四　《古今小说》(《喻世明言》)　茂苑野史编辑 天许斋藏版

《古今小说》收话本四十种，分作四十卷。我们很有幸，见到的却是她的原刻本。在原刻本的序前，即封面的里面，有着出版者天许斋的广告：

> 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
>
> 天许斋藏版

其后，即为绿天馆主人的序。序中说及"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俾为一刻"云云。盐谷温氏以为"茂苑野史大概就是冯犹龙了。在左太冲底《蜀都赋》里有'佩长洲之茂苑'之句，所以茂苑不妨看作长洲底异称。"(《论明之小说"三言"及其他》)这话很可同意。长洲向来别称茂苑。犹龙是长洲人，所以很有自称为茂苑野史的可能。那时，除了不羁的冯犹龙以外，还有谁曾努力在搜集"古今名人演义"至一百二十种之多呢？就冯氏的友人所提及的说来，冯氏的纂辑"三言"——《明言》、《通言》、《恒言》——是不必有疑问的。与他同时的即空观主人(凌濛初)在《拍案惊奇》的序上，说着："龙子犹氏(即冯氏的笔名)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姑苏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也说道："墨憨斋(即冯氏)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事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芾斋主人在《二刻醒世恒言》的序上，也说道：

"墨憨斋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备拟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穷工极变。"金阊叶敬池在刻行墨憨斋新编的《新列国志》的封面广告里，也有着这样的话："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刻，脍炙人口。"由此看来，是所谓"茂苑野史"当是冯梦龙氏的早年的笔名了。所谓天许斋，也许便是他自己刻书时所用的斋名，也许是与他很有关系的一家书店也说不定。天许斋的广告上，既然说道："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而合了《古今小说》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计之，所收的"古今名人演义"恰恰为一百二十种；是不能说冯氏当刊行第一种的《古今小说》时，没有预想到更要出版第二种、第三种的。惟有一个疑问，即与冯氏同时的人，或略后于他的人，凡提及他纂辑"三言"的话，便都以其中的第一种为《喻世明言》，却并不说起《古今小说》一言半语呢！难道《古今小说》的编者，竟另有其人，与冯氏一无干涉呢？难道《古今小说》别为一书，并非即为冯氏所编的《喻世明言》呢？这大概是不然的。第一，就我所知的叶敬池刻本的《醒世恒言》，其题页上是作着："绘图古今小说醒世恒言"这个式样的。可见"古今小说"四字只是一个通称。也许《喻世明言》四字是后来追加在《古今小说》之下方的。也许先由天许斋刊印，名为《古今小说》，后乃改归别个书肆刷印，便改作了"古今小说喻世明言"云云的一个新名的。最可能的是，当初，初刻《古今小说》时，只是一个总名。后来，到了刻印第二集时，方想到了与"初刻"有别的《警世通言》的一个名字来。于是便连带的也将"初刻"别名为《喻世明言》。但这都不过是一种悬测。必须等到我们有机会见到的确为原刻本的"三言"之后，方可释然于心。——现在所见的名为"三言"，除《恒言》以外，都非原刻。而《古今小说》则可信其确为原刻无

疑。第二，我们如谓《喻世明言》与《古今小说》并非一书，则今日所见的唯一的一部名为《喻世明言》（日本内阁文库藏）的话本集，不应题作“重刻增补古今小说”，更不应在二十四卷（即收话本二十四种）之中与《古今小说》重复了二十一卷之多。我们猜想，这部书大概是后来的书贾，收得《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的残版，加入了由他处抽集的三卷（《恒言》二，《通言》一）而成的罢。假如名为《喻世明言》的一部书竟即为像今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二十四卷的那一部，则纂辑此书的冯氏，未免太浅陋了，只是以别人的残版重行刷印着而改了一个书名罢了。且也万无此理。因为他决不会于残版二十一卷之外，乃取及与他自己所编的《恒言》与《通言》重复的三卷的。第三，还有一个证据，可证明原本的《喻世明言》也和《古今小说》一样，也是四十卷。在翻刻本的《醒世恒言》上，有艺林衍庆堂的一则广告道：

> 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内均奉为邺架玩珍矣。兹三刻为《醒世恒言》，种种典实，事事奇观。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并前刻共成完璧云。

衍庆堂这则广告或系钞袭别一刻本，然由此也可知，原本《喻世明言》之确为四十卷，而非二十四卷。

由此种种证明，我们大概可以决定的说一声，所谓《古今小说》，当便是“三言”中之一的《喻世明言》；其全名或也当作：

> 绘图古今小说喻世明言。

像这样的一个结论，大约是不至十分的违反于事实的真相吧。我们渴望将来可以见到一部原刻的四十卷的题为“绘图古今小说喻世明言”的一部《明言》，俾得快然一解此疑！

在《古今小说》的四十卷中，包含着四十种话本。这些话本

的年代，则包括着宋元明三代。其著作年代灼然可知的，有左列的若干种：

第三十三卷《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当即《也是园书目》所载宋人词话十二种中的《种瓜张老》的一种，又第三十四卷《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也即为《也是园书目》中的《简帖和尚》。《清平山堂》所收的《简帖和尚》话本，也即此作。这两种话本当然是宋人所作无疑。此外，尚有好几篇，虽别无佐证可据，然在其风格及文字上，却也可推知其可能都为宋代的作品。像这样的作品，凡有十篇。兹列举如下：

（一）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叙少年吴山因恋了韩氏女儿至病亡事。其风格大似宋人之作，文中并有“说这宋朝临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名新桥”云云，也明是宋人的语气。

（二）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叙少年阮三因恋上陈玉兰小姐，得病而死，那小姐终身不嫁，抚子成名事。文字古朴而饶自然之趣，且直叙曰：“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兔演巷”云云，当是宋人之作。

（三）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叙郭威及史弘肇君臣二人，微时乃为柴夫人及阎行首所识事。篇首以洪迈的一首《龙笛词》引起。叙述殊为古拙有趣，且运用俗语，描状人物，俱臻化境，当为宋人之作。

（四）第十九卷《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叙杨益授为贵州安庄知县，途遇异僧，嫁他以一个妇人李氏，以治县中蛊毒事。叙述边情世态，至为真切，有如目睹，又写李氏之功成而去，并不留恋，都非宋代以后的文人学士的拟作所能有者。当为宋人之作无疑。

（五）第二十卷《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清平山堂》作《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其故事全脱胎于唐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开端便道："话说大宋徽宗皇帝宣和三年上春间，皇榜招贤，大开选场。去这东京汴梁城内虎异营中一秀才，姓陈名辛字从善"，明是宋人的口吻。

（六）第二十四卷《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其风格极为浑厚可爱；叙及祖国的远思，更尽缠绵悱恻之能事。当为南渡后故老之作无疑。

（七）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叙沈秀因喜爱画眉，终死于强人之手，画眉亦为所夺，以后，因此鸟而死者又有六人事。此话本为"公案传奇"之一。其情节较之《错斩崔宁》尤为错综复杂。其文字殊为真朴可爱，其描状也极纯熟自然，与《错斩崔宁》等风格很相同。当为宋人之作。

（八）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叙宋时大盗宋四公等在京城犯了许多案件，而官府终莫可奈何他们事。这是一篇很有趣的体裁殊为特别的话本。平常的公案传奇，都以公人破案为主体，此则全从贼人身上写来。写其戏弄同伴及公人诸事，尤饶迷离惝恍之致。似此的作品，当为当时民众所十分的欢迎。观其风格、文字，当为宋人之作。

（九）第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为神》，叙任圭娶妻梁氏，她与周得通奸，反诬圭之盲父。圭休了她，并因之杀死了五命事。其风格、文字，皆似为宋人之作。

（十）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叙侠士汪革为程彪、程虎兄弟所陷，进退无路，不得不自杀以救全家事。这篇话本的风格，颇为浑莽豪放。在烟粉小说、公案传奇外，别辟一径。其叙情述态，描摹心理，俱甚当行出色。当为宋人之作无疑。

元代的作品颇不易分别得出。这一个时代，乃是上承宋人（讲说平话之风当犹存在），下开明代（文人拟摹之作似亦已有之）的，其作品并无特殊的时代色彩，有时既可上列于宋，有时也可下跻于明。故元人所作的话本，我们虽相信其必甚多，却终于不能举出一篇来。

明代的话本，可确知者不少。今姑举其比较显著明确的列下：

（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文中有“湖广”的地名，自当为明人之作。）

（二）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文中官制，全为明代的。）

（三）第十卷《滕大尹鬼断家私》（文中有“话说国朝永乐年间”云云。）

（四）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叙柳耆卿与妓女谢玉英事；其故事与《清平山堂》所收的《玩江楼记》话本不同。）

（五）第十三卷《张道陵七试赵升》（以唐寅一诗引起。）

（六）第十四卷《陈希夷四辞朝命》（风格绝类明末人之拟话本。）

（七）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由其风格观之，当为明末人之拟话本。）

（八）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叙元代事，但形容倭患甚详，当为嘉靖时代或其后之作品。）

（九）第二十二卷《木绵庵郑虎臣报冤》（观其引张志远诗及议论，当为明代人之作品。）

（十）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当为明人之作；中引郑元和唱《莲花落》事。）

（十一）第三十一卷《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司马仲相断狱事，

见元刊本《三国志平话》；此篇远较《平话》所叙为详尽，当系元以后人之作品。）

（十二）第三十二卷《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叙至元间胡母迪见《东窗传》而深愤于秦桧、岳飞之狱事，因而游地狱，得知此事之前因后果。按杂剧有《东窗事犯》，古传奇有《东窗记》；此篇的时代，由此推之，最早当为元末明初人作。）

（十三）第三十七卷《梁武帝累修归极乐》（叙梁武帝的前身及饿死台城事；其以武帝前世之妻童氏，转身为支道林，殊附会得可笑。观其风格，当为明人作。）

（十四）第四十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叙沈链因骂严嵩而被陷杀，后其子小霞得以报杀父之仇事。）

尚有第五卷《穷马周遭际卖䭔媪》，第六卷《葛令公生遣弄珠儿》，第七卷《羊角哀舍命全交》，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第九卷《裴晋公义还原配》，第十一卷《赵伯升茶肆遇仁宗》，第十七卷《单符郎全州佳偶》，第二十一卷《临安里钱婆留发迹》，第二十三卷《张舜美元宵得丽女》，第二十五卷《晏平仲二桃杀三士》，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第三十卷《明悟禅师赶五戒》，第三十四卷《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等十四篇，其时代并不可考知。但不是宋人所作却是大略可知的，或元或明，不可臆测。惟其中大部分，若断为明作似较为近理。像第七卷《羊角哀》，第八卷《吴保安》，第九卷《裴晋公》等，都是具有很浓厚的近代的拟作之气息的。

古今小说叙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

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沈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要以韫玉违时，销熔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废杏，绨縠毳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绿天馆主人题

附　别本《喻世明言》　衍庆堂印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

这部《喻世明言》，决不是原本的《喻世明言》。原本《明言》当有四十卷，而这部《明言》却只有二十四卷，故题之曰“别本喻世明言”。这部别本《明言》，其来历极为明白。乃是取了原本《明言》的残版二十一卷，又擅自加印上《醒世恒言》中的二卷、

《警世通言》中的一卷而集成为二十四卷的。像这样的以残版冒作全书的伎俩是明季清初的坊肆所惯为的。在下文，我们便可见到关于"话本集"的这一类"伪本"、"别本"之如何的伙多。又在杂剧上，他们也常常施展同样的狡猾。例如，《盛明杂剧》的残版，他们乃会改名为"十种曲"等等而印行。总之，像这一类每卷为一种"话本"或"杂剧"，本来是可分可合的东西。经了一次大乱，例如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和满兵入关之后，每每最容易散失。散失后，因为本来是一部可分可合的"丛集"，便往往也最易与得到残余版片的书贾以改头换面、另行出版的机会。杂剧集与话本集的"伪本"或"别本"之多，大概便由于此罢。

别本《喻世明言》的序文，全录《古今小说》的绿天馆主人所写的一篇，只是将"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的"四"字除去了，空着一格。又在题页上，特别写着："重刻增补小说"数字。其实"重刻增补"云云都是假话。所谓"增补"，充其量只是于残版外加入三种《恒言》及《通言》里的东西而已。衍庆堂在题页上，又有着一个广告

> 绿天馆初刻《古今小说》□十种，见者侈为奇观，闻者争为击节。而流传未广，阁置可惜。今版归本坊，重加校订，刊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言显易，可以开□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
>
> 艺林衍庆堂谨识

仿佛《喻世明言》四字，乃是他，衍庆堂的主人，所特题着的一样。其实却根本不是那末一回事。衍庆堂大约除了得到残版的《古今小说》而成为"重刻增补古今小说"的《喻世明言》，与翻刻《醒世恒言》等等之外，是不曾有过别的什么表见。他似乎并不曾刷印或翻刻过《警世通言》——因为我们不曾见过这个版子——那

末，他在翻刻本《恒言》的广告上所云的“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兹三刻为《醒世恒言》”等语，大约总是依样画葫芦的钞袭其他刻本的广告，或竟是有意的夸大着说说罢了的。

别本《喻世明言》的目录如下。今于每一卷之下，并注明相当于《古今小说》及《通言》、《恒言》的原来卷数：

第 一 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醒世恒言》第二十卷）
第 二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古今小说》第二卷）
第 三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古今小说》第十卷）
第 四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
第 五 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醒世恒言》第十九卷）
第 六 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古今小说》第三卷）
第 七 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古今小说》第四卷）
第 八 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古今小说》第二十六卷）
第 九 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古今小说》第十四卷）
第 十 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古今小说》第十一卷）
第 十一 卷 穷马周遭际卖䭔媪（《古今小说》第五卷）
第 十二 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
第 十三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古今小说》第九卷）
第 十四 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古今小说》第十九卷）
第 十五 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古今小说》第三十一卷）
第 十六 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古今小说》第三十八卷）
第 十七 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古今小说》第三十二卷）
第 十八 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古今小说》第三十四卷）
第 十九 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古今小说》第三十九卷）
第 二十 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古今小说》第十五卷）
第二十一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古今小说》第八卷）

第二十二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古今小说》第二十卷)

第二十三卷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警世通言》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四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古今小说》第十八卷)

五　《警世通言》　冯梦龙纂辑
天启甲子(四年)刻本

《警世通言》亦为冯梦龙所纂辑,凡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种。天启的原刻本,今未之见。今所见者有藏于日本的所谓"尾州本"。此"尾州本"我们也有传钞本可见。此外,尚有三桂堂王振华刻本,原书未见,其目录则载于日本的《舶载书目》中。三桂堂王振华刻本之前,有着:

> 自昔博洽鸿儒,兼采稗官野史,而通俗演义一种,尤便于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淫词,大伤雅道。本坊耻之。兹刻出自平平间("间"似当作"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或亦士君子有不弃也。
>
> 三桂堂王振华谨识

的题语。(见盐谷温氏《论明之小说"三言"及其他》引《舶载书目》)尚有一篇豫章无碍居士的序,无碍居士序,尾州本无。此序当为原本《警世》之所有,惟就其目录(见《舶载书目》)观之,三桂堂本似当更后于尾州本。或者三桂堂本乃是清代的翻刻本也说不定。在三桂堂本的目录上看来,其内容与"尾州本"似无多大的不同,惟有两个地方与尾州本殊异。第一,尾州本的第二十四卷为《玉堂春落难逢夫》,而三桂堂本的目录,则为《卓文君慧眼识相如》。第二,尾州本的第四十卷为《旌阳宫铁树镇妖》,而三桂堂本的目录则为《叶法师符石镇妖》。这两个地方的不同,也许便可证明三

桂堂本的较尾州本为后。因为《卓文君慧眼识相如》一段话本，在尾州本上是被引作第六卷《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的“入话”。断没有既引为“入话”，而复析出另作一回的。这当然是翻刻者见原刻本上的《玉堂春落难逢夫》已经散佚，（或篇幅过多，翻刻费事。）便析出原来其本身便是一篇话本的“入话”《卓文君慧眼识相如》（此话本见《清平山堂所刻话本》）来，作为翻刻本的第二十四卷，以补《玉堂春落难逢夫》之缺。又《旌阳宫铁树镇妖》一卷，其篇幅也极长；其被更换为《叶法师符石镇妖》当亦为此故罢。

惟尾州本的刻印，也不甚精，其中且有错题卷数的地方。（因我确知其有一处，但可惜原本不在手边，已忘记其为第几卷了，似为重出一个第二十几卷，而缺了一个第三十九卷，其实内容并没有缺失。）似此看来，则尾州本大概也未必便是原刻本罢。

在尾州本的《警世通言》中，有好些很可珍贵的参考资料，即往往于本文的题下，别注着旧来的名目；象这样标注着的，有：

第 八 卷　崔待诏生死冤家（原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

第 十 四 卷　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原注：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

第 十 九 卷　崔衙内白鹞招妖（原注：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

第 二 十 卷　计押番金鳗产祸（原注：旧名《金鳗记》）

第二十三卷　乐小舍拚生觅喜顺（原注：一名《喜乐和顺记》）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原注：与旧刻《王公子奋志记》不同）

共六卷。这可见，当时这些话本都是单行别刻，各具一名的。但应该这样题着的也还有，编者却并不一一的注出，例如，《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原有《山亭儿》之名，《蒋淑真刎颈鸳鸯会》，《清平山堂》作《刎颈鸳鸯会》等等。或者冯氏之注原名本来是很随便的；

有的时候便偶然的注出，有的时候便疏忽了不注出，完全是凭心任意的，并不是曾定下一个例，非注出来不可。在我们今日看来，应该注明来历或出处的恐怕更还有不少呢。

就《通言》的四十卷的内容看来，确知其为宋人之作者，大约有左列的几篇：

(一)第四卷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京本通俗小说》作《拗相公》）

(二)第七卷　陈可常端阳仙化（《京本通俗小说》作《菩萨蛮》）

(三)第八卷　崔待诏生死冤家(原题作《碾玉观音》)

(四)第十二卷　范鳅儿双镜重圆（即宋人话本《冯玉梅团圆》）

(五)第十四卷　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即《西山一窟鬼》)

(六)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即《志诚张主管》)

(七)第十九卷　崔衙内白鹞招妖(即《定山三怪》)

(八)第三十七卷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即《山亭儿》)

(九)第三十八卷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即《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

这九种话本之可证知其为宋人作品的理由都已在上文说过。最前面的六卷，皆为《京本通俗小说》中之所有者。《定山三怪》一卷，亦为缪氏因其“破碎不全”而弃去未刻者。而《山亭儿》一卷，则见于《也是园书目》中，钱曾列之于“宋人词话”一类中者。但《通言》中的宋人以及元人作品似决不止这九种。更有几种，就其风格内容及著作的口气而论，似亦可定其为宋元人所作。这几种的名目是：

(一)第十卷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这篇文中有“当周显德之末，天水真人承运而兴，整顿朝纲，经营礼法。顾视而妖氛寝灭，指挥而宇宙廓清。至皇宋二叶之时，四海无犬吠之警”云云。

似当为宋人的口气。但其题材，殊为可异。这一篇作品，完全不是平话体，除了头上的“话说大唐自政治大圣大孝皇帝谥法太宗开基之后”云云的几句开场白外，全为传奇文，与张鷟的《游仙窟》以及瞿祐、李昌祺诸人所作的东西并无差别。将这一篇东西无端插入话本集的《通言》中似颇可异。也许当时对于这些话本及传奇，区别得并不甚严。故《清平山堂》中亦收入类此的作品，而《燕居笔记》之类的闲书杂志，也兼采及他们而无所区别。

（二）第十三卷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这一卷叙包拯断明孙押司被妻及其情人所谋害的案件事；观其风格之圆融浑厚，流转无碍，与《错斩崔宁》诸作若出一手。又其开端便写着道：“话说大宋元祐年间，一个太常大卿，姓陈名亚，因打章子厚不中，除做江东留守安抚使，兼知建康府”云云也明为宋人的口吻。当为宋人所作无疑。果尔，则“包龙图，日间断人，夜间断鬼”之说，在宋代便已流传于世的了。

（三）第二十卷　《计押番金鳗产祸》。这一卷叙计安因误杀了一条金鳗，害得合家惨亡事。观其风格，显然为宋代的“公案传奇”之一。（开端亦有“话说大宋徽宗朝有个官人，姓计名安，在北司官厅下做个押番”云云。）

（四）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这一卷叙魏生遇伪吕仙及伪何仙姑事。开头有“话说故宋时，杭州普济桥，有个宝山院。乃嘉泰中所建，又名华光庙”云云，当为元人所作，其文章风格，离宋人尚未甚远。

（五）第三十卷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这一卷叙吴清逢女鬼爱爱，终借其力，得成另一人世姻缘事。说鬼谈怪，大似《定山三怪》诸作。且其风格亦近宋人。或为宋元人之作，也说不定。

（六）第三十三卷　《乔彦傑一妾破家》。这一卷叙乔俊因娶

一妾周氏而致家破人亡事。开头有“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这浙江路宁海军，即今杭州是也”云云，大是元人的口气。

（七）第三十六卷 《皁角林大王假形》。这一卷叙宋新会知县赵再理因烧毁了皁角林大王庙，去官归家时，却被皁角林大王冒了形貌，先行归去。家中见有二个赵知县，分别不出。告到当官，真的赵知县却被充军远去。后赖九子母娘娘力，灭了假的赵知县，合家团圆事。开头有“却说大宋宣和年间，有个官人，姓赵名再理，东京人氏”云云，风格也大似宋人之作。或也为宋代的话本之一吧。

（八）第三十九卷 《福禄寿三星度世》。这一卷叙刘本道被寿星座下的鹿、龟、鹤三物所戏弄，后乃为寿星所度，随之而升天事。这篇话本，叙述描写，饶有真朴自然之意，毫无故意做作之态；大似《定山三怪》、《西山一窟鬼》诸作。且开头有“这大宋第三帝主，乃是真宗皇帝，景德四年，秋八月中。这个官人，水乡为活，捕鱼为生”云云。当是宋人所作无疑。

那末，在这篇话本中，有确然可知其为宋人之作无疑者，如第十三卷，第二十卷，第三十九卷等篇都是；有知其当为元人之作者，如第二十七卷是；其他第十，第三十，第三十三，第三十六等四卷，则甚类宋元间作品，却因无甚确证，尚未敢决定。至于确然知其为明代之作者，则比较得更多，且更容易指出。不仅在风格及题材上可以知道，即其叙述也随时可以使我们明白其为明代之作。这些确然可知的明代作品，《通言》中有如下列的几篇：

（一）第十一卷 苏知县罗衫再合（叙述明初永乐年间苏云、苏雨兄弟事）

（二）第十七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文中有“话说国朝天顺年间”云云）

（三）第十八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文中有“闲话休提，却说国朝正统年间”云云）

（四）第二十一卷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文中有“因遭胡元之乱”云云，当然是明人之作）

（五）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开头有“话说正德年间”云云）

（六）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开头有“话说正德年间”云云）

（七）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缘（叙述明代诗人唐寅事）

（八）第三十一卷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官制地名皆为明代的）

（九）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沈百宝箱（文中有“当先洪武爷扫荡胡尘”云云）

（十）第三十四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文中有“此事非唐非宋，出在国朝天顺初年”云云）

（十一）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断死孩儿（叙述明代况锺审明奇案事）

此外尚余十三卷，其时代都不甚可考，但若说他们大约都是明代的作品，除了其中极少数的几篇之外，总不会是与事实相差甚远的罢。例如，下面的几篇：

（一）第五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文中有“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东门外，有个小户人家，兄弟三人”云云，“江南”非明代之地名，此篇似为元人作）

（二）第六卷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其入话用的是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此故事的本文，原是独立的一篇话本，名《风月瑞香亭》，见《清平山堂》。其被引用作入话，当是明代中叶后的事）

（三）第二十五卷　桂员外途穷忏悔（全为明末的作风，开端有“话说元朝大顺年间”云云，亦似明人的语气）

（四）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清平山堂》所收宋人话本《西湖三塔记》亦叙此事，但其故事内容却极为原始。此当系明末人之作）

（五）第四十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此书有明刻单行本，题明竹溪散人邓氏编，名《铁树记》，文字几乎全同。清代亦有翻刊本，改名《真君全传》）

这五篇也灼然可知其为明代人的作品。余如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第九卷《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第二十三卷《乐小舍拚生觅偶》等六篇，就其风格而论，也皆可知其大约为明代之作。惟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篇，与第十卷《钱舍人题诗燕子楼》的格调全同，除了开头的"话说西洛有一才子姓张名浩，字巨源"及七言诗四句的引起类似平话体外，全篇皆为文言，实是一篇传奇文。这一篇的时代，比较的使我们迷惑。但似乎也不能在元代以上。象《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类的传奇文，明代是产生得很不少的。

警世通言序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奏雅，顾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慷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

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触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竟未知孰赝而孰真也。陇西茂苑野史氏家藏小说甚富，有意矫正风化。故择其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未尝不真者，授之贾人，凡若干种。其亦通德类情之一助乎？余因援笔而弁冕其首云。

天启甲子豫章无碍居士题

（此序前半，并非全文，中多缺逸，因系从他文所节引者录入之故。他日见到原序全文时，当再为补录完全。）

六 《醒世恒言》 冯梦龙纂辑 天启丁卯刊本

在“三言”中，《醒世恒言》流传得最广，也最为人所知。其翻刻的清代印本，似乎常在市场上见到。然原刻本则极不多见。原刻本有图，图的格式气韵与《古今小说》很相同。题页上写着“绘图古今小说醒世恒言，金阊叶敬池梓”字样。此可见原来“三言”本皆别题为“古今小说”。这是苏州刻的很好的一部书。所谓出版家的“金阊叶敬池”，即系刊行冯氏订补的《新列国志》及天然痴叟的《石点头》诸书的。我藏的叶敬池刊本《新列国志》其题页上，别有广告一则，其中说起，“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刻，脍炙人口”云云，则是“三言”之名，在明末便已盛为时人所称的。大约叶敬池与冯氏的关系是很深的。叶敬池曾请于冯氏，要陆续的改编《列国》、《两汉》诸演义，虽其结果仅有《新列国志》一种出版，《两汉》诸作俱未见，然冯氏后半期的著作，大都俱交给叶敬池出版，却是很有可能的。

《恒言》的叶敬池原刻本与所谓艺林衍庆堂的翻刻本，颇有不同之处；（衍庆堂当为明末书坊，因所刻《恒言》，“国朝”二字皆空格。）其最大的歧异乃在第二十卷与第二十三卷的四卷间。今

列一表如下：

原刻本		翻刻本	
第二十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	第二十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上
第二十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第二十一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下
第二十二卷	吕纯阳飞剑斩黄龙	第二十二卷	吕纯阳飞剑斩黄龙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纵欲亡身	第二十三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观此表，可知翻刻本之所以刊落《金海陵纵欲亡身》一卷而将《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二卷，以足卷数者，其原因当与江东老蟫翻刻《京本通俗小说》而刊落了此卷（《金主亮》）的理由相同罢。其他文字上的错误更是指数不尽。总之，翻刻本是一部很恶劣的刻本。原刻本所有的精好的插图，在翻刻本上都没有。《恒言》四十篇的全目见下文。

在那四十卷中，我们很有理由可信其为宋元人所作，即所谓"宋元话本"的原作者，除上文已经提及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卷即为宋人的《错斩崔宁》外，尚有：第六卷《小水湾妖狐贻书》一篇，演说唐玄宗时，王臣因弹狐夺取天书，而为狐所捉弄事；其风格似为宋元人作。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一篇，叙述孙神通冒作二郎神而与韩夫人通好事；描状之逼真，文笔之朴实自然，大有非宋人不办之概。这是一篇带些侦探小说意味的公案传奇，与《古今小说》中之《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之纯从贼徒方面描写者恰好成一绝好的对照。文中有"这首词调寄《柳梢青》乃故宋时一个学士所作"；似为宋以后人的语气。然我们殊不能过于重视"故宋"二字。因为在《恒言》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篇中亦有"却说故宋朝中，有一个少年举子"云云，然在《京本通俗小说》中，这一句话却作："我朝元丰年间，有一个少年举子"云云。则"故宋"字样或是冯梦龙氏的改写。否则，何所解于题下

写着的“宋本作《错斩崔宁》”一行字呢？这样看来，则《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篇中的“故宋”二字也大有是冯氏的改写的可能。这一篇公案传奇，实是一篇少见的名作，那样的迷离惝恍，故布疑阵，诚是中国小说中所希有的珍宝。篇末有：“剐了孙神通，好场热闹，原系京师老郎传流，至今编入野史”之语。“老郎传流”云云，亦大可注意。所谓“京师老郎”，在话本中的地位或不亚于书会先生。但其详，这里却不能说。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叙女郎周胜仙与范二郎相恋而不得相会；胜仙病亡后，为盗墓贼所救活，不得已与之同居。后乃乘隙逃去访寻范二郎。二郎尚疑其为鬼，大惊，以酒器击死了她。后获盗墓贼，其冤始雪事。这篇写东京景色，男女调情，至为真切，至为古拙，绝类宋人之作。有许多话，乃是后来人所绝写不出的。文中且有“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做樊楼”云云，其他地名，如“桑家瓦里”等等，也都是宋代的地名。第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叙汉末张孝基承继得岳家巨产，却不忘其成为破家子弟流落在外的妻舅，终于让产于他，使成一个好人的事。文中有“尝闻得老郎们传说”云云，“老郎”于此，又得一提。其风格似为宋元人作。第三十一卷《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叙郑信立功成名事。风格大似宋人的作品，且开端直说：“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云云，也大似宋人的口吻。

《警世通言》中所载的宋元人话本特多，但冯氏着手选录《恒言》时，似乎这些材料已很稀少，所以收录的便也不多。惟明人所作，《恒言》中则特多，也许一部分还是冯氏自作的也说不定。这些明人作品，有确证者为：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篇中所叙的虽为宋事，但文中却有“西湖上子弟，编出一只《挂枝儿》，单道那花魁娘子的好处”云云。按《挂枝儿》小曲，至明嘉隆间始盛

行。（见沈德符《顾曲杂言》）冯氏自己也曾拟作《挂枝儿》一集，为世所艳称，则此本自当为明人作。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文中，有"只有国朝曾棨状元，应制诗做得甚好"云云；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文中，有"且说国朝成化年间，山东有一男子，姓桑名茂"及"这话本也出在本朝宣德年间"云云；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文中有"说这本朝宣德年间"云云；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文中有"话说国朝弘治年间"云云；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文中有"且说嘉靖年间，这盛泽镇上，有一人姓施名复"云云；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文中有"淮东地方已尽数属了胡元"云云；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文中有"话说国朝自洪武爷开基，传至万历爷，乃第十三代天子"云云；第二十一卷《张淑儿巧智脱杨生》文中有"话说正德年间，有个举人，姓杨名延和"云云；第二十七卷《李玉英监中讼冤》文中有"你道这段话文，出在那里？就在本朝正德年间"云云；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叙的是"本朝嘉靖年间一个才子"卢柟的事；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文中有"元来就在本朝嘉靖年间"云云；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文中有"话说这宣德年间，南直隶淮安府淮安卫，有个指挥，姓蔡名武"云云等，共有十三篇之多。此外，像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第二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第五卷《大树坡义虎送亲》，第七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第十二卷《佛印师四调琴娘》，第二十二卷《吕纯阳飞剑斩黄龙》，第二十五卷《独孤生归途闹梦》，第三十卷《李汧公穷邸遇侠客》，第三十二卷《黄秀才徼灵玉马坠》，第三十七卷《杜子春三入长安》，第三十九卷《汪大尹火焚宝莲寺》，第四十卷《马当神风送滕王阁》等十二篇，也都一望可知其为后来的拟作，我们都可以不必迟疑的将他们归入明人作品之中。

惟第四卷《灌园叟晚逢仙女》，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第二十六卷《薛录事鱼服证仙》，第二十八卷《吴衙内邻舟赴约》，第三十四卷《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第三十八卷《李道人独步云门》等七篇，时代颇不易断定。其中有可信其为很古老的，像《薛录事鱼服证仙》，但其他似皆当视之为较后期的作品，至少当在元明之间。

关于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一篇，上文已详言之，这里不必更多说了。又关于第二十四卷《隋炀帝逸游召谴》一篇，其内容大概都系袭取之于宋人的《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诸作的，且连文字也全袭取他们，不过开端加上了四句诗及平话体的“开端”而已。（其体裁全类《通言》中的《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及《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像这样体裁的“话本”，我颇信其是很古远的，其时代或当在宋元之间。大约这些别体的“话本”，也都是说话人的一种底本罢。（说见上文《清平山堂》一则内。）

醒世恒言叙

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夫人居恒动作言语不甚相悬，一旦弄酒，则叫号踯躅，视堑如沟，度城如槛。何则？酒浊其神也。然而斟酌有时，虽毕吏部、刘太常，未有时时如滥泥者。岂非醒者恒而醉者暂乎？由此推之，惕孺为醒，下石为醉；却呼为醒，食嗟为醉；剖玉为醒，题石为醉。又推之，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俭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嚚为醉。人之恒心，亦可思已。从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入夫妇而不惊，质天地而无怍。下之巫医可

作，而上之善人君子圣人亦可见，恒之时义大矣哉。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则兹刻者，虽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借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若夫淫谭亵语，取快一时，贻秽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药饮人，吾不知视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天启丁卯中秋陇西可一居士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

醒世恒言目录

七 《拍案惊奇》 凌濛初著　天启七年刊本

《拍案惊奇》是第一部明代创作的话本集。话本的创作，远在宋代，惟作者都为无名的“书会先生”等人，而自行集之为一书，则更绝无其事。到了明代中叶，方有《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诸书之编辑。天启间，冯梦龙编刊“三言”，大行于时。“话本”的制作风气，一时也为之鼓荡起来。在那“三言”的一百二十篇话本里，究竟有多少篇是冯氏的手笔，现在已无从知道。但冯氏是一位很健于著作的人，他的必有所作，杂于其中，那是很可相信的。继于冯氏之后，作者不少。亦有直题墨憨斋评定的，亦有托名墨憨斋遗稿的。他的影响之大，实不可讳言。凌濛初氏亦即为受其影响者之一人。凌氏所著的《拍案惊奇》，出版于天启七年，冯氏的《醒世恒言》恰好于同年刊成，实可谓为“得风气之先”的了。明清之交，著作话本集者，往往魄力不大。多者不过三四十篇（象《幻影》及《西湖二集》）少者只有四五篇（象《照世杯》），而以十余篇者为最多。凌氏的著作，合《拍案惊奇》初二刻并计之，则共有七八十篇之多。就量上讲，他诚然是当时话本拟作者中的一位最伟大者。凌氏字初成，濛初其名，自号即空观主人。当时湖州有凌、闵二家，竞以刊印朱墨套印之书为务；亦有用彩色套印，多至四色者（如凌刻《世说新语》）。闵氏诸人所刻，多为诗文读本，凌氏所刻则多为小说戏剧及其他杂书。此等朱墨本之书，今书贾皆混称之曰“闵刻”。自万历中叶，迄崇祯之末，五十年间，此种套印的刊书风气，绵延不绝。楮墨精良，

彩色烂然，即为读本，亦足怡娱。而濛初所刻更往往附以插图，精绝一世，为中国雕版术史上黄金时代的最高作品之一。他所刻的《西厢》、《琵琶》、《绣襦》、《南柯》诸记，以及《艳异编》、《拍案惊奇》初二刻，皆附有插图。此外尚著有《诗逆》、《国门集》等作。在戏曲一方面，他也显出他的写作的能力来。在沈泰的《盛明杂剧二集》里，便有他的一篇《虬髯翁》在着。又《拍案惊奇二刻》之后，也附有《宋公明闹元宵》一剧。此外，尚有剧本若干，现已不可知其存在与否了。

《拍案惊奇初刻》凡十八卷，每卷包含话本二篇，共有话本三十六篇①。凌氏在他自序里，曾有这样的话：

>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得罪名教，莫此为甚。有识者为世道忧，列诸厉禁，宜其然也。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凡耳目前之怪怪奇奇，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云尔。

其中“复取古今来杂碎事”云云，语殊含混，颇有使人会误会到龙子犹氏于“所辑《喻世》等书”，复著此书之意。此种意义含糊之处，是昔时喜欢掉笔头的人所常常有的事②。这三十六篇话本虽都是“取古今来杂碎事”，敷演出来，题材有所本者居多，而实际上却并皆出于凌氏自己的手笔，不似冯氏“三言”之大部分为“古今”旧有之小说。这样看来，凌氏这部《拍案惊奇》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话本创作集”了。

---

① 编者按：明崇祯尚友堂刊本《拍案惊奇》，实为二十卷四十个话本，郑振铎先生所见本有残缺。

② 编者按：本书所引凌氏自序，所据本有删节，全文“时著良规”下尚有五十余字，语意并不含混。

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的《拍案惊奇》里，便也充满了文人学士的“创作”的气息，一方面，多做作的笔调，多教训的辞语，一方面便立刻显出很不自然的“拟作”的态度，全失了宋元话本之流畅、自然的风格。

在《拍案惊奇》的三十六篇话本里，风格精粹崇高的，可以说是很少很少。勉强的说来，还是《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卷六)，《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卷九)等寥寥数篇，比较的还写得有生气，布局也很不坏。其他各篇便往往落于教训文字的窠臼，仿佛是劝世文、感应篇的白话故事解，不大像是纯粹的小说。

说到这里，我们又可以举出一个非常可笑的矛盾之点来。凌初成在序里，不是说过：“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得罪名教，莫此为甚”云云么？他既对于淫佚之作，取攻击的态度，同时，他自己的话本又是持着那末严肃的劝戒主义的，应该他自己是不会写出什么“污蔑世界，得罪名教”的东西来了。但在实际上，《拍案惊奇》却是一部被禁止了不止一次的所谓“淫书”。在三十六篇里，其中有好几篇，也确是写得很大胆，很裸露的。例如：《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卷一)，《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卷八)，《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卷十六)，《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卷十七)等篇皆是。像《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那样的赤裸的描状，是不下于《金瓶梅》诸著名的禁籍的。为什么这种秽亵的描状，像凌氏等俨然道貌的作者，也会摇笔即来的呢？这又是当代的秽亵的风气使他们习焉不察的。我常常说，明代从中叶以后，特别是在万历、天启的时代，乃是一个放纵不羁的时代，有类于罗马帝国的末年。差不多到处都可表

现出他们的淫佚的情调来。凌氏的"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二语，恰好为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注释。在那一个淫佚的时代，差不多任何秽亵的作品，都是可以自由刊行的。所以，像《金瓶梅》，附着二百幅插图（其中有一部分简直是春画）的，也能够立即风行一代。袁中郎在他的《觞政》里，还以之配《水浒》。而如《隋炀艳史》、《肉蒲团》诸亵书也不断的刊行无忌。即南曲也多妖艳佚荡之语。著名的南曲集《吴骚合编》也还公开的在插图中列着春画呢。近又见明刻之吴歌集《山水清讴》一种，其中也充满着秽语淫辞。这都可见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什么式样的社会。凌氏之笔端不大纯洁，当然不是他自己的独特的作风。丁耀亢著《续金瓶梅》，而先之以《太上感应篇图解》，正足以充分的表现这个淫佚的时代的矛盾心理与行为。继于这个时代之后的，当然便一定是一个严肃的古典的时代。因了那个严肃的反动，话本的根基，乃被摧残至死。为了"救死不遑"，话本的作家们也曾改变了他们的方向，更严格的采取了教训与劝世的主义，然已是无裨于话本的灭绝的了。这个风气的转变离开凌氏的第一部话本创作集的刊行，至多不过五六十年耳。

拍案惊奇序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昔华人至异域，异域咤以牛粪金，随诘华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稍具运动，絪缊为茧，即可以衣被天下。彼舌撟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得罪名

教，莫此为甚。有识者为世道忧，列诸厉禁，宜其然也。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凡耳目前之怪怪奇奇，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云尔。若谓者非属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

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

目　录

第二十二回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
第二十三回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妹病起续前缘
第二十四回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第二十五回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第二十六回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第二十七回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第二十八回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第二十九回	通闺闱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第 三 十 回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第三十一回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第三十二回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第三十三回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第三十四回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
第三十五回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第三十六回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①

八 《拍案惊奇二刻》 凌濛初著 崇祯五年刊本

《拍案惊奇初刻》虽叠遭查禁，然民间流传尚广，翻刻亦甚多。在明人话本集中，三百年来得以享受这种不休不息的欢迎者，《今古奇观》之外，便当首屈这部创作集《拍案惊奇》了。冯梦龙的“三言”当时传布虽广，而百十年后，反不大见行于世间。古籍的存亡，常有不可以常理推测者，此亦其一例也。凌氏的别一部创作集《拍案惊奇二刻》，其运命便没有初刻那末好。她的出版后

① 编者按：全书尚有第三十七回：屈突仲任酷杀众生，郓州司马冥全内侄；第三十八回：占家财狠婿妒侄，延亲脉孝女藏儿；第三十九回：乔势天师禳旱魃，秉诚县令召甘霖；第四十回：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

于初刻十二年。她的所以刊行，凌氏在他自己的一篇二刻的小引上，说得很详细："丁卯之秋，……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按今本，实际上只有三十六种）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较捻髭呕血，笔冢砚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讵有定价乎！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谭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余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按今本，实际上只有三十九则，第四十则乃为附录之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是他之所以续著二刻，完全是见初刻之得了世人的热烈的欢迎而有动于中，复去搜奇辑怪，以著成之的。这样著成的东西，在实际上，已非纯粹的出于著作的热忱。其不能成为很崇高的文学著作是当然的事。二刻当时流行的情形如何，不甚可知。但后不几时，《今古奇观》的选者便将她与"三言"及《拍案初刻》一并入选于《奇观》之中。可见当时的学人对于二刻，与初刻是同样欢迎的。然而初刻传世极多，二刻则许多年来，徒知其名，未见其书。直到最近，才得到一个很好的机缘，读到这部天壤间仅存的孤本书。在全书三十九则里，《今古奇观》所选入者，仅《十三郎五岁朝天》，《赵县君乔送黄柑》，《女秀才移花接木》等三则耳。这三则在全书中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具人性的。在二刻里，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凌氏所取的题材，却与在初刻里的颇不相同。在初刻里，他所取的题材，有时虽很怪诞，但谈神说鬼之事却是很不多见。在二刻里，则全书几乎浸漫了鬼气。像《鹿胎庵客人作寺主，剡溪里旧鬼借新尸》（第十三回），《庵内看恶鬼善神，井中谈前因后果》（第二十四回），《程朝奉单遇无头妇，王通判双雪不明冤》（第二十八回），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第三十六回），《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第三十七回）等等，其风格之凄厉都是与宋人话本中之《西山一窟鬼》，《洛阳三怪》等不相上下的。这或者是题材的搜索已枯，故不得不复假径于鬼神耳。又其中也有一部分的题材是重述剧本的故事或窃之于从前的小说的。像《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第三回），便是取材于叶宪祖的《四艳记》中的《金钿盒》的。（此剧亦见于沈泰《盛明杂剧二集》。）像《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第三十九回），其故事便显然是脱胎于宋人话本中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则的。（《宋四公》见《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最后，还有一点是很可怀疑的：在初刻已见于第二十三回的《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一篇，在二刻又重见于同一的第二十三回。这难道是作者或刊行者的偶然的疏忽么？或者是二刻这一回的原文已亡，坊贾姑以初刻的此篇来填塞之的么？这诚是难明的事，除非多见几个本子，或者才可释然的罢。

拍案惊奇序

尝记《博物志》云："汉刘褒画云汉图，见者觉热，又画北风图，见者觉凉。"窃疑画本非真，何缘至是。然犹曰人之见为之也。甚而僧繇点睛，雷电破壁，吴道子画殿内五龙，大雨辄生烟雾。是将执画为真，则既不可，若云赝也，不已胜于真者乎！然则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则已矣。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如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夫刘越石清啸吹笳，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围而去。今举物态人情，恣其点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此其奇与非奇，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则为之解曰："文自《南华》、《冲虚》，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

冯虚公子，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不知此以文胜，非以事胜也。至演义一家，幻易而真难，固不可相衡而论矣。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绖，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浒》之讥，岂非真不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余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其所捃摭，大都真切可据，即间及神天鬼怪，故为史迁纪事，摹写逼真，而龙之踞腹，蛇之当道，鬼神之理，远而非无，不妨点缀域外之观，以破俗儒之隅见耳。若夫妖艳风流一种，集中亦所必存。唯污蔑世界之谈，则戛戛乎其务去。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繇是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殆有不足信者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而不能者，不至为宣淫而已矣。"此则作者之苦心，又出于平平奇奇之外者也。时剞劂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肆中急欲行世，征言于余。余未知搦管，毋乃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哉！亦曰簸之扬之，糠粃在前云尔。

壬申冬日睡乡居士题并书。

拍案惊奇小引

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徊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较拈髭呕血，笔冢砚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讵有定价乎！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谭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余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其间说

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竺乾氏以此等亦为绮语障。作如是观，虽现稗官身为说法，恐维摩居士知贡举又不免驳放耳。

崇祯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

拍案惊奇二刻目录

第二十三回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第二十四回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第二十五回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第二十六回　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
第二十七回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第二十八回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第二十九回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
第 三 十 回　瘗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第三十一回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第三十二回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第三十三回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第三十四回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
第三十五回　错调情贾母詈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第三十六回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第三十七回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第三十八回　两错认莫大姊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第三十九回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第 四 十 回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附）

九 《今古奇观》 抱瓮老人编
崇祯间刊本坊刻本

平话集的运命是很可悲戚的。不是受了官宪的禁售，便是自然的绝迹于书坛。三四百年来（从初有平话的结集算起），流行最广，最为读者所知，且在实际上是延着平话集不绝一缕的命脉者，只有《今古奇观》一书罢了。说起《今古奇观》来，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其盛名是与《三国》、《水浒》、《红楼梦》诸巨作

并著、同传的。但如果更问人，除了《今古奇观》以外，更有何同类的平话集，则往往瞠目不知所对。坊贾作伪，乃更以与她同类的书，或竟将与她绝不同性质的书，题作《续今古奇观》，乃至三续，或四续、五续《今古奇观》以售欺于世人。这更可见《今古奇观》一书是如何的得人欢迎了。学人们知道《今古奇观》以外更有“三言”、“二拍”以及《京本通俗小说》诸书，只是最近十年来之事。在以前二三百年里，《今古奇观》可以大胆的说是平话集中的独传的儿子。

《今古奇观》凡四十回，包括平话四十篇。她并不是一部创作集，像凌濛初所著的《拍案惊奇》；也不是搜辑古今小说，以成一部结集，像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诸作。她只是一部很平常的选本，只是将冯氏的“三言”与凌氏的“二拍”加以选择，取出其中的四十篇，成为一书的。这乃是最省力的一部选本耳。笑花主人的序说道：“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爰有《拍案惊奇》两刻，颇费搜获，足供谭麈。合之共二百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且罗辑取盈，安得事事皆奇。譬如印累累，绶若若，虽公选之世，宁无一二具臣充位？予拟拔其尤百回，重加授梓，以成巨览。而抱瓮老人先得我心，选刻四十卷，名为《今古奇观》。”这几句话已将《今古奇观》的来历，说得很明白了。《今古奇观》的选辑时代，大约不能前于崇祯五年；因为她选及《拍案惊奇二刻》，而《拍案二刻》却是出版于崇祯五年的。但也不能后于崇祯十七年；因为她对于明代故事皆仍作“我朝”、“皇明”云云，且遇到这种所在，并皆抬头，当然不会是易代以后所刻的。最

合情理的推测，是《今古奇观》的刊行，必在《拍案二刻》盛行于世之后。那末，姑以崇祯十年为她的产生的时候，或不无几分的可信罢。

在《今古奇观》的四十种话本里，出于冯梦龙的《古今小说》的有八种，出于《警世通言》的有十种，出于《醒世恒言》的有十一种，出于《拍案惊奇》的有七种，出于《拍案惊奇二刻》的有三种；尚有《念亲恩孝女藏儿》一种，不见于"三言"及"二拍"，不知其究竟出于何书。但这一篇《念亲恩孝女藏儿》，我以为或当在于《拍案惊奇》中。因为凌濛初在《拍案惊奇二刻》的自序上，明说初刻是四十种，而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的序，也确说"三言"、"二拍"，合之共二百种（"三言"共一百二十种，加《拍案二刻》四十种，又加《拍案初刻》四十种，恰为二百种）。而今本的《初刻拍案惊奇》却仅有三十六种，且我们所见的，全为翻刻本，未见其原本，则凌氏原书被翻刻者夺去四种，是很有可能的事。《念亲恩》这一种，大约便在于这被夺去的四种之中罢①。

关于《今古奇观》的选者抱瓮老人及作序的笑花主人，其真实的姓氏皆不可考。原刻本的题页上有"墨憨斋手定"及"吴郡宝翰楼"等字样，芥子园刊本的题页上，亦有"墨憨斋手定"之语，且插图也和"三言"的插图笔姿相同，则选者与冯氏或是熟悉的友人罢。

今古奇观序

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庄》、《列》所载化人、伛偻丈人等事，不列于史。《穆天子》、《四公传》、《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开元遗事》，

---

① 编者按：《念亲恩》一则，见《拍案惊奇初刻》第三十八回，参见前注。

《红线》、《无双》、《香丸》、《隐娘》诸传，《睽车》、《夷坚》各志，名为小说，而其文雅驯，闾阎罕能道之。优人黄幡绰、敬新磨等，搬演杂剧，隐讽时事，事属乌有。虽通于俗，其本不传。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讳，读之嚼蜡，殊不足观。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迄于皇明，文治聿新，作者竞爽。勿论廊庙鸿编，即稗官野史，卓然迥绝千古。说书一家，亦有耑门。然《金瓶》书丽，贻讥于诲淫，《西游》、《西洋》，逞臆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爰有《拍案惊奇》两刻，颇费搜获，足供谭麈。合之共二百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且罗辑取盈，安得事事皆奇。譬如印累累，绶若若，虽公选之世，宁无一二具臣充位。余拟拔其尤百回，重加授梓，以成巨览。而抱瓮老人先得我心，选刻四十卷，名为《今古奇观》。夫蜃楼海市，焰山火井，观非不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不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若作吞刀吐火，冬雷夏冰例观，是引人云雾，全无是处。吾以望之善读小说者。

姑苏笑花主人漫题

目　　录

第二十七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醒世恒言》第七卷)
第二十八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醒世恒言》第八卷)
第二十九卷　怀私怨狠仆告主　(《拍案惊奇》第十一回)
第 三 十卷　念亲恩孝女藏儿　(似为《拍案惊奇》中的一篇)
第三十一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警世通言》第五卷)
第三十二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拍案惊奇二刻》第十七回)
第三十五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警世通言》第三十五卷)
第三十六卷　十三郎五岁朝天　(《拍案惊奇二刻》第五回)
第三十七卷　崔俊臣巧合芙蓉屏　(《拍案惊奇》第二十七回)
第三十八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子　(《拍案惊奇二刻》第十四回)
第三十九卷　夸妙术丹客提金　(《拍案惊奇》第十八回)
第 四 十卷　逞多财白丁横带　(《拍案惊奇》第二十二回)

附《觉世雅言》

《觉世雅言》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我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所藏的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里，曾说到这部书。当时因为手边的书太少，不能决定这部书究竟是"三言"之祖呢，还是坊贾集合诸平话集的残本以成之的。(当时，为了其序上有"奏雅"之语，还以为"雅言"当是《古今小说》之原名呢。)在今观之，后者的推测却是对了。原来所谓《雅言》的那篇绿天馆主人的序，便是全窃之于《警世通言》的序的。而在《雅言》的寥寥的八卷之中，所取材的书已有四种之多，且竟选及《拍案惊奇》。那显然是一部坊贾作伪的杂凑的书了。其实，在所有话本集里，再没有一部是象这部《雅言》那末贫乏的。她只有八卷，包括话本八篇。我

所见的一部，正文还缺了第六卷到第八卷的三卷，实际上只有五卷书。在那八卷书中，出于《醒世恒言》者最多，凡四卷（即第一，第五，第七及第八卷），出于《古今小说》者凡二卷（即第二及第四卷），出于《警世通言》及《拍案惊奇》者各一卷。象这样的以各书的残卷，杂凑成书，随便题一书名者，在明清之交几乎成了一个风气。一则因为明末大乱之后，诸话本集的书版，已皆散失不全。坊贾偶得残版，便以为奇货可居，大可作伪以欺世。再者，各书的原本也大都传世甚鲜，使坊贾的作伪，不容易为世人所知道。而那种平话集，又是雅俗恒宜，最易畅售的。所以坊贾们便也更高兴的去设法作伪。种种话本集伪本之所以层出不穷，原因大约都由于此数者。对于这些伪本，本文只是很简略的说明并纠指一下，并不想多述。

觉世雅言目录

第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醒世恒言》第二十二卷）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古今小说》第二卷）
第三卷　夸妙术丹客提金　（《拍案惊奇初刻》第十八卷）
第四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古今小说》第十八卷）
第五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　（《醒世恒言》第十九卷）
第六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　（《警世通言》第四十卷）
第七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醒世恒言》第二十二卷）
第八卷　黄秀才徼灵玉马坠　（《醒世恒言》第三十二卷）

附　《燕居笔记》

《燕居笔记》大约是明代万历以后之物；其内容大似《绣谷春容》。此书的明刊本，我一部也未见。据长泽君的报告（《京本通

俗小说与清平山堂》），日本图书寮所藏，有巾箱本的：

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冯梦龙增编，余公仁刊）

又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有：

新刻增补全相燕居笔记（林近阳增编，余泗泉刊）

此外，他还见到一部金陵李氏刊的：

重刻增补燕居笔记

这其间的异同如何，为了未见，只好不说。但我所见到的一部《燕居笔记》，却是清代的巾箱本；其全名是：《博古斋庚订燕居笔记藻学情林》。书内题着："闽潭龙锺道人辑。豫金呵笑道人校阅。"不知究竟是上面那一部书的重刊，还是别一部"新增""庚订"的《燕居笔记》。姑就这一个本子而论，凡有十卷，分为诗类函，情缘函，阴德函，仙佛函，才学函，异闻函。从第五卷起，别附入所谓"博古斋评点小说九种"（其中仅《才高才荆公难子瞻》别题为"本立堂评点小说"），这九种是：

（一）锺情集辂生会瑜娘（卷五及卷六）
（二）错姻缘老鼠为改正（卷七）
（三）行好事天公改八字（卷七）
（四）陈希夷四辞朝命（卷八）
（五）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卷八）
（六）才高才荆公难子瞻（卷九）
（七）苏小妹三难新郎（卷九）
（八）转运汉文若虚发积（卷十）
（九）美孝廉许武智让产（卷十）

除第一种《锺情集辂生会瑜娘》（即《绣谷春容》的《辜辂锺情丽

集》)为传奇文外，其余八种皆为话本。但皆有所本。《转运汉文若虚发积》出于《初刻拍案惊奇》。《陈希夷四辞朝命》出于《古今小说》。《才高才荆公难子瞻》出于《警世通言》。《苏小妹三难新郎》、《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及《美孝廉许武智让产》三种则出于《醒世恒言》。《错姻缘老鼠为改正》及《行好事天公改八字》二种则出于李渔的《连城璧》。又，为了他引入了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及李渔的《连城璧》，这部书的编纂或"增订"的时代，也可知其最早必当在崇祯至康熙之间。

十 《石点头》 天然痴叟著
崇祯间金阊叶敬池刊本
道光间叙州竹春堂刊本

当冯梦龙氏刊行《喻世》、《醒世》、《警世》的三言，弘大平话的端绪时，他的友人们或非友人们受其影响是很深的。抱瓮老人之选辑《今古奇观》，当然曾受其影响。旧刊本《今古奇观》的题页上，尝题着"墨憨斋手定"字样，则抱瓮老人之与冯氏，或当有若干的关系。在天然痴叟著的《石点头》的题页上，又有"墨憨斋评"之语，而其序也是出于冯氏的手笔。则《石点头》的作者天然痴叟当然也是一位闻冯氏之风而起的冯氏友人之一了。又其出版家是金阊叶敬池。叶敬池与冯氏的关系是不很浅的，他曾为冯氏刊印《醒世恒言》，又曾请冯氏改编《列国志》及《两汉演义》。《石点头》之出于叶敬池的梓行，当然可见这部书与冯氏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天然痴叟不知其姓，仅知其一名为浪仙。冯氏的序谓："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以此名编。若曰生公不可作，吾代

为说法"云云，则其著书的动机，也是出于劝诫教训的。全书十四卷，包含平话十四篇，有的写得很庸腐，象《王本立天涯寻亲》（第三卷）、《江都市孝妇屠身》（第十一卷）等。但也有写得很生动，结构也比较得不很坏的，像《卢梦仙江上寻妻》（第二卷）、《贪婪汉六院卖风流》（第八卷）、《王孺人离合团鱼梦》（第十卷）之类。其题材亦间有取之于古代者，象《玉箫女再世玉环缘》(第九卷)、《唐明皇恩赐纩衣缘》（第十三卷）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唐代的故事。

石点头叙

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而或谓石者无知之物，言于晋，立于汉，移于宋，是皆有物焉凭之。生公游戏神通，特假此一段灵异，以耸动世人信法之心，岂石真能点头哉！噫，是不然；人有知则用其知，故闻法而疑。石无知，因生公而有知，故闻法而悟。头不点于人，而点于石，固其宜矣。且夫天生万物，赋质虽判，受气无别。凝则为石，融则为泉，清则为人，浊则为物。人与石兄弟耳。盲人不知视，聋人不知听，粗人不知文，是人亦无知也。月林有光明石，能炤人疾，则石而知医。阳州北峡中有文石，人物溪桥山林楼阁毕具，则石而知画。晋平海边有越王石，郡守清廉则见，否则隐，则石而知吏事。是石亦有知也。望夫江郎，登山而化，人未始不为石。金陵三古石，为三举子，向吴太守仲度乞免煨烬，石亦未始不为人。丈人丈人之云，安在石之不如人乎！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以此名编。若曰：生公不可作，吾代为说法。所不点头会意，翻然皈依清净方便法门者，是石之不如者也！

古吴龙子犹撰

石点头目录

第 三 卷　王本立天涯寻亲　　第 四 卷　瞿凤奴情愆死盖
第 五 卷　莽书生强图鸳侣　　第 六 卷　乞丐妇重配鸾俦
第 七 卷　感恩鬼三古传题旨　第 八 卷　贪婪汉六院卖风流
第 九 卷　玉箫女再世玉环缘　第 十 卷　王孺人离合团鱼梦
第十一卷　江都市孝妇屠身　　第十二卷　侯官县烈女歼仇
第十三卷　唐明皇恩赐纩衣缘　第十四卷　潘文子契合鸳鸯冢

十一　《西湖二集》　周清原著
崇祯间云林聚锦堂刊本

《西湖二集》题着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抱膝人讦谟甫评。全书凡三十四卷，后附《西湖秋色》一百韵，每卷包含平话一篇。其平话，皆是与西湖有关之故事，故谓之《西湖二集》。然就“二集”之称观之，似当尚有“初集”。第十七卷《刘伯温荐贤平浙中》篇里，曾说道：“《西湖一集》中《占庆云刘诚意佐命》，大概已经说过。”是一集之确有其书是无疑的了。在各篇平话之间，作者也时附有杂文，如《刘伯温荐贤平浙中》之后，附有“戚将军水兵篇，并海防图式”，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战功》之后，附有“紧要海防说，并救荒良法数种”。这都可见作者是很有“用世之心”的。湖海士的序上，说道：“西湖经长公开浚而眉目始备，经周子清原之画而眉目益妩。然则，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是作者是姓周，名清原的。清初有一周清原，著《读书谱》，当非其人。《西湖二集》作于崇祯间，而《读书谱》则著于康熙己巳，其间相差四十余年。又著《读书谱》之周清原为晋陵人，而本书作者则自署为武林人，是地域也不相及了。就湖海士的序上看来，作者是很穷困的，且又是功名蹭蹬，很不得志的。湖海士谓：“周子间气所

钟，才情浩汗，博物洽闻，举世无两。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也哉！观者幸于牝牡骊黄之外索之。”此或正是作者自己所欲说的话。明末平话小说半为劝诫教训，半亦陷于自泄悲愤的渊阱中。清原此作，正足以见当时平话集的风尚。

西湖二集序

天下山水之秀，宁复有胜于西湖者哉！自昔金牛献瑞以来，水有明圣之称。宋仁宗诗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之句。白乐天之"余杭形胜四方无"，范希文之"西湖胜鉴湖"，苏东坡之"西湖比西子"，柳耆卿之"桂子荷花"，真令人艳心三竺两峰间也。予揆其致，大约有八。犹夷澹宕，啸傲终日，直闺阁间物，室中单条耳，不闻其有风波之险也。可坐可卧，可舟可舆，水光盈眸，山色接牖，不闻其有车殆马烦之病也。亦有清音，亦有丝竹，绣辔香轮，朱帘画舫，曳冰纨雾縠，而掩映于绿杨芳草之间。所谓红蕖映隔水之妆，紫骝嘶落花之陌者，触目媚人，不闻其有岑寂之虞也。水香草洁，菱歌渔唱，莺鸟交啼，野凫戏水。龙井之茶可烹，虎跑之泉可啜，环堤之酒垆可醉。嫩草作裀，轻舟容与，富者适志，贫者惬心，不闻其有荣枯之异也。春则桃李呈芳，夏则芙蕖设色。秋则桂子拖香，冬则白雪幻景。其雨既奇，其晴亦好。白日固可游览，夜月尤属幽奇，不闻其有不备之美也。梵宇名蓝，龙宫古刹，金碧辉煌，钟磬相闻。可停游屐，可搜隐迹。寻幽或以竟日，耽胜乃以忘年，不闻其一览即尽，索尔无余也。幽人胜士之场，古佛垂教之地，孤山怀其高踪，法相参其遗蜕。永明寿乃弥陀化身，事事可师，天竺东溟之道德隆重，高皇帝称之为白眉法师。亦有宗泐，称为泐翁，迫以官而不受。高僧哉！高僧哉！是以入道场则利名欲捐，缅高风则火宅晨凉。法身长在，历劫不灰。触处可以醒我之昏迷也。入三潭而喁唫不惊，游断桥苏堤而两公之明德如在，以是知鱼鳖咸若存圣世之风，高贤长者留千秋之泽。彼豪暴之

吏，亦复何存。盖前人者后事之师矣。流芳遗秽，其尚鉴之哉！况重以吴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载，流风遗韵，古迹奇闻，史不胜书。而独未有译为俚语，以劝化世人者。苏长公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而使眉目不修，张敞不画，亦如蕣草之湮塞矣。西湖经长公开濬而眉目始备，经周子清原之画而眉目益妩。然则，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即白苏赖之矣。予览胜西湖，而得交周子，其人旷世逸才，胸怀慷慨，朗朗如百间屋。至抵掌而谈古今也，波涛汹涌，雷震霆发，大似项羽破章邯，又如曹植之谈，而我则自愧邯郸生也。快矣乎！余何幸而得此。咄咄！清原！西湖之秀气，将尽于公矣。乃谓余曰："予贫，不能供客。客至，恐斫柱锉荐之不免。用是匿影寒庐，不敢与长者交游。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盖原宪之桑枢，范丹之尘釜，交集于一身，予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则司命之厄我过甚，而狐鼠之侮我无端。予是以望苍天而兴叹，抚龙泉而狂叫者也。"余曰："子毋然！司命会有转局，狐鼠亦有败时。且天下不可与问，道不可与谋。子听之而已矣。"清原唯唯而去，逾时，而以《西湖说》见示。予读其序而悲之。士怀材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真令人慷慨悲歌，泣数行下也。岂非郡有司之罪乎！夫良玉而题碔砆，则泣卞和之血，骏马而驾盐车，则垂伯乐之泪。此亦有心者之所共悲，而有目者之所共悼矣。昔阮嗣宗好游山，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陈子昂诗文不为人知，时有卖胡琴者，索价百万，豪贵无售。子昂突出，以千缗市。次日，集宣阳里第，具酒肴，群饮，置胡琴，抚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师，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足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遍赠座上诸客。声溢都下。唐球好苦吟，捃稿为丸，纳之大瓢中，投于江曰："斯文苟不沈没，得者方知我苦心尔。"有识者接得之，曰："此唐山人诗瓢也。"周子间气所钟，才情浩汗，博物洽闻，举世无两，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也哉！观者

幸于牝牡骊黄之外索之。

湖海士题于玩世居。

西湖二集目录

第一卷	吴越王再世索江山	第二卷	宋高宗偏安耽逸豫
第三卷	巧书生金銮失对	第四卷	愚郡守玉殿生春
第五卷	李凤娘酷妒遭天谴	第六卷	姚伯子至孝受显荣
第七卷	觉阇黎一念错投胎	第八卷	寿禅师两生符宿愿
第九卷	韩晋公人奁两赠	第十卷	徐君宝节义双圆
第十一卷	寄梅花鬼闹西阁	第十二卷	吹凤箫女诱东墙
第十三卷	张采莲隔年冤报	第十四卷	邢君瑞五载幽期
第十五卷	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	第十六卷	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
第十七卷	刘伯温荐贤平浙中	第十八卷	商文毅决胜擒满四
第十九卷	侠女散财殉节	第二十卷	巧妓佐夫成名
第二十一卷	假邻女诞生贵子	第二十二卷	宿宫嫔情恋新人
第二十三卷	救金鲤海龙王报德	第二十四卷	认回禄东岳帝种须
第二十五卷	吴山顶上神仙	第二十六卷	会稽道中义士
第二十七卷	洒雪堂巧结良缘	第二十八卷	天台匠误招乐趣
第二十九卷	祖统制显灵救驾	第三十卷	马神仙骑龙升天
第三十一卷	忠孝萃一门	第三十二卷	熏莸不同器
第三十三卷	周城隍辨冤断案	第三十四卷	胡少保平倭战功

十二 《醉醒石》 东鲁古狂生编辑 崇祯间刊本 武进董氏新刊本

《醉醒石》亦为闻冯、凌二氏之风而起的平话创作集之一。全书篇幅，比较的少，只有十五回，每回包括平话一篇。作者自题"东

鲁古狂生”，其真实的姓氏，则不可知。他的作风也都是劝诫教训式的。为了这，所以写得未见得很动人，只是流畅的在叙述着惊奇的劝诫的故事而已。其所取的题材，有的是近代的，也有的是取之于古代的。像第六回《高才生傲世失形、义气友念孤分俸》便是取之于《太平广记》中的李微化虎的故事的。又像第十四回《等不得重新羞墓、穷不了连掇巍科》则大有似于朱买臣与其妻的故事；这个故事曾屡见之于明人的戏曲中，今日尚在演奏着的《烂柯山》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古狂生这篇平话之受有那个故事的影响是很显然的事。《醉醒石》原刻本绝佳，并附有很精美的插图。武进董氏的翻刻本，附有江东老蟫(缪荃孙)的一篇跋，但缺原序，又字句中多与原刻本互歧者，有的地方并多缺文。这大约是董氏并未见到原刻本，所依据的原本，或竟是一部很劣下的旧钞本也说不定。(十五回本恐亦非全书。)

醉醒石题辞

古今尽醉也，其谁为独醒者！若也独醒，世孰容之。虽然，亦不可不醒也。不醒，则长夜不旦，世间大事业，安能向醉梦中问之。第人不醉则不醒，不大醉则不大醒。从一醉日富后，忽而得醒机焉，醒乃大矣。不醉而自谓能醒者，惟圣贤豪杰则然。非圣贤豪杰而自谓能醒，非好行小慧，则懵无识知之妄人也。亦与于醉之甚者矣。李赞皇之平泉庄，有醉醒石焉，醉甚而倚其上，其醉态立失。是编也，盖亦醒醉之石也。顾醉醒而取于石者何？臧武仲曰：美疢不如恶石犹生武疢之美，其毒滋多。读是编者……(下缺)

醉醒石缪序

《汉艺文志》，九流之外，别立小说一家，其原出于稗官，就街谈巷语之新，为人情风俗之考。烛理则正变杂陈，立论则庄谐互见。随意

劝惩，百端鼓舞。使人向善悔过，而生于不自知，其力量转甚于九流。今唐以前书，止《燕丹子》存，至唐而歧小说、传奇为二类。或向壁虚造，或影射时政。唐人以为行卷，以其可以见笔力，可以见胸襟。而所撰遂盛行于世。昔黄黎洲检《钮氏世学楼目》，见小说平话数百种，钱遵王《也是园书目》，有诗话十数种。（诗话二字，初以为评话。而日本流传平话，均作诗话。因悟各小说无不从"诗曰"起。诗在前，话在后。谓之诗话，谁谓不然。）俞理初《蕙城平话跋》亦云：《永乐大典》收平话极多。此《醉醒石》十五卷，署名东鲁古狂生补辑。李微化虎事，见唐人《李微传》。他卷又有云屠赤水作传者。又以孕妇为二命，上谕所驳，孕不作二命，乃崇祯帝事。此盖崇祯年时作。大凡小说之作，可以见当时之制度焉，可以觇风俗之纯薄焉，可以见物价之低昂焉，可以见人心之诡谲焉。于此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念，场前巷底，妇孺皆知，不较九流为有益乎！况又笔墨之简洁，言语之灵活，又出于寻常小说者。吾友今为重刻，将以行世，庶不负班氏志小说之苦心矣。岁在疆圉大渊献盈月之朔，江东老蟫序。

醉醒石目录

第十一回　惟内惟货两存私　　削禄削年双结证
第十二回　狂和尚妄思大宝　　愚术士空设逆谋
第十三回　穆琼姐错认有情郎　董文甫枉做负恩鬼
第十四回　等不得重新羞墓　　穷不了连掇巍科
第十五回　王锦衣衅起园亭　　谢夫人智屈权贵

十三　《幻影》(《拍案惊奇三刻》)　梦觉道人、西湖居士同辑　崇祯辛未(？)刊本

此书题梦觉道人、西湖居士同辑。梦觉道人与西湖居士皆未知其真实的姓名。马隅卿先生所藏的一本，序末有"□□□未仲夏孤山梦觉道人漫书"云云。则此书之作当在崇祯辛未(公元一六三一年)或崇祯癸未(公元一六四三年)，或顺治乙未(公元一六五五年)的三个"未"年中的一个。当不会作于辛未以前，也当不会作于乙未之后。马隅卿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起这事，他以为这个"未"，似当为"顺治乙未"，就题名为《拍案惊奇三刻》的一点看来，他的意见是很有可能性的。但此书实名《幻影》，后乃改题《惊奇三刻》。且就序中："方今四海多故，非苦旱潦，即罹干戈"云云，似以指其作于"崇祯癸未"(即崇祯十六年)为更妥当些。此书全目凡十卷，每卷四回，共四十回。惟今存者只有八卷，第八卷还只存上半卷。所以实际上是只有三十回。这三十回包括着三十篇话本。内容以劝戒之作为最多，充分的表示出"书生作小说"的不大自然的本象来。

三刻拍案惊奇叙

余尝读未见书，遂拍案叫□□悟古今事迹，非奇则怪。□□□游

天台仙府，诣诸名胜，凭吊陈迹，愈觉山河变幻。今春卜室孤山之麓，时梅影横瘦，竹阴展新，斜阳映水，峰际流云。掩关无事，简点废帙，得一二野史。烦倦之顷，偶抽阅之，多忠孝侠烈之事。间有贪淫奸宄数条，观□□□蒙耻败露情状，亦足发人深醒。总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理道，宜认得真；贵贱穷达酒色财气之情景，须看得幻。当场热哄，瞬息成虚，止留一善善恶恶影子，为世人所喧传，好事者之敷演。后世或因芳躅而敬之，或因丑戾而愤之。惊惊愕愕，奇乎不奇乎？今特撮其最奇者数条授梓，非无谓也。客有过而责余曰："方今四海多故，非苦旱潦，即罹干戈，何不画一策以苏沟壑，建一功以全覆军，而徒哓哓于稗官野史，作不急之务耶？"予不觉叹曰："子非特不知余，并不知天下事者也！天下之乱，皆从贪生好利，背君亲，负德义；所至变幻如此，焉有兵不讧于内，而刃不横于外者乎？今人孰不以为师旅当息，凶荒宜拯，究不得一济焉。悲夫！既无所济，又何烦余之饶舌也？余策在以此救之，使人睹之，可以理顺，可以正情，可以悟真；觉君父师友自有定分，富贵利达自有大义。今者叙说古人，虽属影响，以之喻俗，实获我心；孰谓无补于世哉！"时

□□□未仲夏孤山梦觉道人漫书

三刻惊奇目次

第 十 回　千秋盟友谊　双璧返他乡
第十一回　捐金非有意　得地亦无心
第十二回　坐怀能不乱　秉正自毋偏
卷四　第十三回　匿计占红颜　发棺苏呆婿
第十四回　郎材莫与匹　女识更无双
第十五回　劫库机虽巧　擒凶智倍神
第十六回　见白镪失义　因雀引明冤
卷五　第十七回　八两杀二命　一雷诛七凶
第十八回　奇颠清俗累　相术动朝廷
第十九回　血指害无辜　金冠雪枉法
第二十回　良缘狐作合　伉俪草能偕
卷六　第二十一回　夫妻还假合　朋友却真缘
第二十二回　藏珠符可护　贪色檄能诛
第二十三回　猴冠欺御史　皮相显真人
第二十四回　冤家原自结　儿女债须归
卷七　第二十五回　缘投波浪里　恩向小窗亲
第二十六回　院里花空忆　湖头计更奸
第二十七回　为传花月道　贯讲差使书
第二十八回　修斋邀紫绶　说法骗红裙
卷八　第二十九回　淫贪皆有报　僧俗总难逃
第三十回　窃篆心虽巧　完璧计尤神

附　《二刻拍案惊奇》别本　未知编者　明末清初坊本

这部书世间流传得绝少，我偶然的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见到了她，便觉得她很可怪。这部书的序，乃是袭取了即空观主人

的《二刻拍案惊奇》的序的。然细审其内容，却并不就是《二刻拍案惊奇》。其中有一部分确是《二刻拍案惊奇》中的东西。例如，就今所能考知的而言，其第一卷至第十卷，便是从《二拍》的第六回至第十一回，又第十四回至第十八回来的。但自第十一卷以后的二十四卷（即第十二卷至第三十四卷），其来历却不甚可知。只有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三等七卷，约略可知其便是梦觉道人西湖居士的《幻影》中的七回。其余的十四卷，因为当时仅匆匆的翻检一遍之故，其内容已不甚记忆得清楚，故并不能指出其来历，将来有机会再细读，或当可以多指出几种出来的罢。但就此看来，已可知这部书并不是一部创作的平话集的原本，而是和《觉世雅言》、《西湖拾遗》等书同类的杂凑各书而成的一部坊刻伪本。但这部书所包含的未知其来历的十四种话本，却是很可宝贵的晚明的文学资料。仅这十余种未知作者的话本已足以使这部书为话本研究者所注意的了。

拍案惊奇二刻别本目录

第一卷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拍案二刻》第十一回）

第二卷　江爱娘神护做夫人　顾提控圣恩超主政（《拍案二刻》第十五回）

第三卷　男美人拾箭得婚　女秀才移花接木（《拍案二刻》第十七回）

第四卷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拍案二刻》第十八回）

第五卷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拍案二刻》第十六回）

第　六　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拍案二刻》第六回)

第　七　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拍案二刻》第七回)

第　八　卷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拍案二刻》第八回)

第　九　卷　莽男儿惊散新莺燕　㑳梅香认合玉蟾蜍(《拍案二刻》第九回)

第　十　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拍案二刻》第十四回)

第十一卷　不苟存心终不苟　淫奔受辱悔淫奔

第十二卷　李侍讲无心还宝物　王指挥有意救恩人

第十三卷　恤孤仗义反遭殃　好色行凶终有报

第十四卷　延名师误子丧妻　设奸谋败名殒命

第十五卷　昵淫朋痴儿荡产　仗义仆败子回头(《幻影》第八回)

第十六卷　耽风情店妇宣淫　全孝义孤儿完节

第十七卷　贪淫妇图欢偏受死　烈侠士就戮转超生(《幻影》第九回)

第十八卷　老衲识书生于未遇　忠臣保危主而令终

第十九卷　卖富产贫夫妇拆散　寻亲行孝父子团圆

第二十卷　死殉夫一时义重　生尽节千古名香

第二十一卷　奸淫汉杀李移桃　神明官追尸断鬼

第二十二卷　任金刚假官劫库银　张铜梁伪镊诛大盗(《幻影》第十五回)

第二十三卷　认恶友谋财害命　舍正身断狱惩凶

第二十四卷　无福官叛而寻死　有才将巧以成功

第二十五卷　狠毒郎图财失妻　老实头凭天得妇

第二十六卷　忠臣死义铁铮铮　贞女全名香扑扑(《幻影》第五回)

第二十七卷　报父仇六载伸冤　全父尸九泉含笑(《幻影》第二回)

第二十八卷　痴人望贵空遭骗　贼秃贪财却受诛

第二十九卷　财色兼贪何分僧俗　冤仇互报那怕官人(《幻影》第二十

九回）

十四　《二刻醒世恒言》　苿斋主人著　雍正间刊本

此书题墨憨斋遗稿，苿斋主人评，首有主人的雍正丙午的序。序谓“墨憨斋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备拟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穷工极变。不惟见闻者相与惊愕，且使善知劝，而不善亦知惩，油油然共成风化之美。斯言之有裨于斯世为何如乎？予箧中有《醒世恒言二集》，汪洋二十四则，颇费搜获。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不惟可资谈麈，且归厚俗，端在斯编。予不敢秘，是以梓之，用公宇内，幸勿负吾言之谆谆也可！”实则，此书乃是苿斋主人所自著。其托言“墨憨斋遗稿”者，盖不过借墨憨斋之名以招徕读者耳。全书凡上下二函，共二十四回，包括二十四篇话本。

二刻醒世恒言叙

今夫言之有裨于斯世也大矣！吾尝观人之纵情役物而不知检者，正如入百滚油中，其焦枯何待瞬息？诚得一言棒喝，岂非猛火聚而沃之千丈之岩冰，迅雷鸣而豁以万里之碧汉哉？墨憨斋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备拟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穷工极变。不惟

见闻者相与惊愕，且使善知劝，而不善亦知惩，油油然共成风化之美。斯言之有裨于斯世为何如乎？予箧中有《醒世恒言二集》，汪洋二十四则，颇费搜获。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不惟可资谈麈，且归厚俗，端在斯编。予不敢秘，是以梓之，用公宇内，幸勿负吾言之谆谆也可！时

雍正岁次丙午（四，一七二六）清和下浣，湨壖芾斋主人题。

新刻醒世恒言二集目录

十五　《觉世名言》（《十二楼》）　觉世稗官著　坊刻本

此书题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向来皆相信此书系出于李渔之手。所谓觉世稗官大约便是渔的别称。就其文笔及议论看来，指为李渔之作是不会很错谬的。全书凡十二卷，叙十

二个关于“楼”的事，故名十二楼。每一卷中，有的是一回，有的是三回以至四回。但在三四回之中，所叙述的也只是一件事。这与一般话本集之以一回叙述一事的不同。

十二楼序

觉道人山居稽古，得楼之事类凡十有二，其说咸可喜。推而广之，于劝惩不无助。于是新编《十二楼》复裒然成书，手以视余，且属言其端。余披阅一过，喟然叹觉道人之用心不同于恒人也。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猥亵鄙靡，无所不至，为世道人心之患者无论矣。即或志存扶植，而才不足以达其辞，趣不足以辅其理，块然幽闷，使观者恐卧，而听者反走，则天地间又安用此无味之腐谈哉！今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顽痴，殆老泉所谓苏张无其心，而龙比无其术者欤！夫妙解连环，而要之不诡于大道。即施罗二子，斯秘未睹，况其下者乎。语云：为善如登。觉道人将以是编偕一世人结欢喜缘，相与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楼也。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厥功伟矣。道人尝语余云：“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稗史为末技。”嗟乎，诗文之名诚美矣。顾今之为诗文者，岂诗文哉！是曾不若吹篪蹴鞠，而可以傲入神之艺乎。吾谓与其以诗文造业，何如以稗史造福。与其以诗文贻笑，何如以稗史名家。昔李伯时工绘事，而好画马，昙秀师呵之，使画大士。今觉道人之稗史，固画大士者也。吾愿从此益为之不倦，虽四禅天不难到，岂第十二楼哉！

顺治戊戌中秋月锺离濬水题。

十二楼目录

第 七 卷	拂云楼	第 八 卷	十卺楼
第 九 卷	鹤归楼	第 十 卷	奉先楼
第十一卷	生我楼	第十二卷	闻过楼

十六 《豆棚闲话》 艾衲居士著 乾隆四十六年书业堂刊本

此书题圣水艾衲居士原本，吴门百懒道人重订。我们所见的刊本，最早的一本是写着“乾隆四十六年”“书业堂梓行”的。但其写作的时代，当远在乾隆之前无疑。观其《首阳山叔齐变节》（第七则）及《空青石蔚子开盲》（第八则）诸作，迷离惝恍，愤懑不平，当系出于明代遗民之手。此书凡十二则，包括十二个话本。惟全书皆以在豆棚之下的谈话为线索，一气贯串下去，却是从前任何话本集所不曾有过的体裁。此种“故事索”的体裁，我们在印度、波斯、阿刺伯诸故事集中，常常见到。世界最有名的故事集《天方夜谈》，便是运用这个体裁以联结无数小故事而成为一书的。又印度的伟大的故事书《故事海》，以及《十王子冒险记》、《魔鬼的二十五故事》、《鹦鹉的七十二故事》等等都是如此。而欧洲著名的鲍卡且亚的《十日谈》、却叟的《刚脱葆莱故事集》也都是具着如此的体裁的。只有在中国，小说上虽受有很深刻的印度的影响，而这个印度很流行的小说集的体裁，却仅仅见有《豆棚闲话》一书而已。《豆棚闲话》在乾隆时代，便已著名于世。《古柏堂传奇》的作者唐英，曾将此书中的《空青石蔚子开盲》（第八则）一篇敷演为二十余出的一部传奇《转天心》。唐氏在《转天心》的开场里，还再三的赞颂着艾衲居士的文字。在平话集中，这部书确是一部别有会心之作，与一般以游戏及劝诫的态度出

之者不同。若求其似，董若雨的《西游补》，或可与之并肩，或即出之于若雨之手也说不定。

豆棚闲话叙

有艾衲先生者，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七步八叉，真擅万身之才，一短二长，妙通三耳之智。一时咸呼为惊座，处众洵可为脱囊。乃者，㤭鸽弥矜，懒龙好戏。卖不出一肚诗云子曰，无妨别显神通。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何苦随人鬼诨。况这猢狲队子，断难寻别弄之蛇，兼之狼狈生涯，岂还待守株之兔。收燕苓鸡壅于药裹，化嘻笑怒骂为文章。莽将廿一史掀翻，另数芝麻帐目；学说十八尊因果，寻思橄榄甜头。那趱旧闻，便李代桃僵，不声冤屈。倒颠成案，虽董帽薛戴，好像生成。止因苏学士满肚不平，惹得东方生长嘴发讪。看他解铃妙手，真会虎背上觔斗一番。此之穿缕精心，可通蚁鬓边连环九曲。忽啼忽笑，发深省处，胜海上人医病仙方。曰是曰非，当下凛然，似竹林里说法说偈。假使鼾呼宰我，正当谑浪，那思饭后伸腰；便是不笑阎罗，偶凑机缘，也向人前抚掌。迟迟昼永，真可下泉酝三升；习习风生，真得消雨茶一盏。谓余不信，请展斯编。

天空啸鹤漫题

豆棚闲话目次

十七 《欢喜奇观》 西湖渔隐主人编 坊刊本 石印本

此书亦名《欢喜冤家》，又作《贪欢报》，题西湖渔隐主人编。全书凡二十四回，包括话本二十四篇。西湖渔隐序谓："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据此，则似全书皆出于编者的手。然其中像《王有道疑心弃妻子》等篇，往往见于明人的创作平话篇中，则此书亦不尽为渔隐主人之作也。渔隐主人于此书外，并刊有《山水邻刊本传奇》若干种。其时代，与李渔诸人大约是相同的。此书更有一点，异于其他话本集的，明人话本集中，所收淫秽之作不少，凌濛初诸人所作，亦间有绝为秽亵者。清人所作，则类多较为纯洁。这大约是时代的风气使然。《欢喜冤家》一书，则二十四篇话本中没有一篇不是讲说男女风情的，而且写得很淫秽。就这一点看来，可知其当为崇祯、顺治间的作品。康熙以后，此类著作，便很难容身于出版界了。

欢喜冤家叙

喜谈天者放志于乾坤之表，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庚辰春王遇闰，瑞雪连朝，慷当以慨，感有余情，遂起舞而言曰："世俗俚词，偏入名贤之目，有怀倩笔，能舒幽怨之心。记载极博，讵是浮声，竹素游思，岂同捕影。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名曰《欢喜冤家》。"有客问曰："既已欢喜，又称冤家，何欤？"予笑而应之曰："人情以一字适合，片语投机，谊成刎颈，盟结金兰，一日三秋，恨相见之晚，倏时九转，识爱恋之新。甚至契协情孚，形于寤寐，欢喜无量，复何说哉。一旦情溢意满，猜忌旋生，和蔼顿消，怨气突起。弃掷前情，酿成积愤，

逞凶烈性，遇煽而狂焰如飚，蓄毒虺心，恣意而冤成若雾，使受者不堪而报者更甚。况积憾一发，决若川流汹涌而不能遏也。张陈凶终，萧朱隙末，岂非冤乎！非欢喜不成冤家，非冤家不成欢喜。居今溯昔，大抵皆然。”其间嬉笑怒骂，离合悲欢，《庄》《列》所不备，屈宋所未传，使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致趣无穷，足驾唐人杂说，诙谐有窍，不让晋士清谈。使蕙风发响，入松壑而弥清，流水成音，写磐石而转韵。圣人不除郑卫之风，太史亦采谣咏之奏。公之世人，唤醒大梦。重九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

贪欢报目次

十八　《照世杯》　酌元亭主人著
日本传钞本　海宁陈氏铅印本

此书题酌元亭主人编次，首有吴山谐道人序。道人序末“题

于西湖之狎鸥亭中”。则与《十二楼》正同，亦为写作于杭州者。序中还说起紫阳道人、睡乡祭酒二人。按丁耀亢作《续金瓶梅》，自署“紫阳道人编”。而睡乡祭酒则系为《十二楼》作批评者。是《照世杯》亦与《十二楼》的产生约略同时。《照世杯》在诸话本集中，篇幅最短，全书凡四卷，仅包括四个故事：《七松园弄假成真》、《百和坊将无作有》、《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及《掘新坑悭鬼成财主》。但今所传者皆出于日本传钞本。也许传钞本原来不完全，全书不止此数也难说。

照世杯序

客有语酌元主人者，曰："古人立德立言慎矣哉！胡为而不著藏名山、待后世之书，乃为此游戏神通也。"余曰："唯，唯，否，否！东方朔善诙谐，庄子所言皆怪诞。夫亦托物见志也与。尝见先生长者，正襟敛容而谈，往往有目之为学究，病其迂腐，相率而去者矣。即或受教，亦不终日听之，且听之而欲卧，所谓正言不足悦耳，喻言之可也。"今冬过西子湖头，与紫阳道人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昔有人听妇姑夜语，遂归而悟奕。岂通言儆俗，不足当午夜之钟，高僧之棒，屋漏之电光耶。且小说者，史之余也。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妍媸不爽其报，善恶直剖其隐。使天下败行越检之子，惴惴然侧目而视，曰："海内尚有若辈，存好恶之公，操是非之笔，盍其改志变虑，以无贻身后辱。"是则酌元主人之素心也哉！抑即紫阳道人、睡乡祭酒之素心焉耳。

吴山谐道人载题于西湖之狎鸥亭中

照世杯目次

卷一　七松园弄假成真

卷二　百和坊将无作有

卷三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

卷四　掘新坑悭鬼成财主

村学究昧心题匾	蠢太公逼子分床
避严君悄开重户锁	寻舅氏误入赌钱场
马吊馆登台说法	半山村获粪抛盐
谷树皮恃强凌弱	崔娘子露面分争
坑边留便饭暂学孟尝君	鼻底领奇香出哇陈仲子
学生偏务外拜为马吊门生	小子活当灾撞着尚书公子
吞祭物欺鬼欺神	坠粪坑自作自受
告谎状平起诈钱端	解大纷暗取亲家物
革头巾秀才丧胆	禁赌博公子寒心
苗舜格遭刑因设计	穆文光雪忿反成名

十九　《西湖佳话》　古吴墨浪子著　康熙癸丑刊本

此书为古吴墨浪子所著，其著作的时代是康熙癸丑。关于西湖的话本，先已有周清原的《西湖二集》一书。周书刊于明末，此书所叙的故事，则与周书同者绝少。墨浪子自序谓："但有其迹而不知其迹之所从来，犹不足为西子写生。因考之史传志集，征诸老师宿儒，取其迹之最著，事之最佳者而纪之。"是皆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全书凡十六卷，包括话本十六篇。别有卷首，包括《西湖全图》及《十景分图》等十余图。这些图皆用彩色套印，印刷得很为工致。正是天启、崇祯间《十竹斋画谱》所传下的最好的影响的成就。

西湖佳话序

宇内不乏佳山水，能走天下如骛，思天下若渴者，独杭之西湖何也？碧嶂高而不亢，无险崿之容，清潭波而不涛，无怒奔之势。且位处于省会之间，出郭不数武，而澄泓一鉴，瞭人须眉，苍翠数峰，围我几席。举目便可收两峰三竺南屏孤屿之奇，随棹即可跻六桥十锦湖心花港之胜。至欲穷其幽奇，则风雅之迹，高隐之庐，仙羽之玄关，名衲之精舍，山之麓水之湄，杰阁连云，重楼霞起，又竟月之游不足处也。所以佳人才子，或登高选句，或鼓楫留题者比比；而忠贞节烈，寄影潜形者，亦复不少。甚而点染湖山，则又有柳带朝烟，桃含宿雨，丹桂风飘，芙蓉月浸，见者能不目迷耶！黄鹂枝上，白鹤汀中，画舫频移，笙歌杂奏，闻者有不心醉乎？随在即是诗题，触处尽成佳话。故笔不梦而花，法不说而雨。自李邺侯、白香山而后，骚人巨卿之品题日广，山水之色泽日妍。西湖得人而题，人亦因西湖以传。嗟嗟，西湖至今日而佳丽几不可问矣。以淡妆浓抹之西子，竟成蓬首捧心之西子矣。然而人皆为西子惜，余独为西子幸。幸古人之美迹犹存，品题尚在，则西子之面目自若也。但有其迹而不知其迹之所从来，犹不足为西子写生。因考之史传志集，征诸老师宿儒，取其迹之最著，事之最佳者而纪之。如仙翁之药炉丹井，和靖之子鹤妻梅，白苏之文章，岳于之忠烈，钱镠之崛起，骆宋之联吟，辨才圆泽济颠莲池之道行，小青苏小之风流，俱彰彰于人耳目者，亟为之集焉。今后有慕西子湖而不得亲覗者，庶几披图一览，即可当卧游云尔。康熙岁在昭阳赤奋若孟春陬月望日古吴墨浪子题。

西湖佳话目次

卷之五	孤山隐迹	卷之六	西泠韵迹
卷之七	岳坟忠迹	卷之八	三台梦迹
卷之九	南屏醉迹	卷之十	虎溪笑迹
卷之十一	断桥情迹	卷之十二	钱塘霸迹
卷之十三	三生石迹	卷之十四	梅屿恨迹
卷之十五	雷峰怪迹	卷之十六	放生善迹

二十　《娱目醒心编》　草亭老人著　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嘉庆间翻刊本

此书题草亭老人编，自怡轩主人评。草亭老人盖即著《南北史演义》之杜纲，就今所知，此书实为创作话本集中的最后的一部。从乾隆五十七年以后，话本的作者，在实际上可以说是绝迹了。而这部最后的创作话本集，正足以充分的表现出当时的著作界的风气来。在这时，淫靡的作风是早已过去的了，随了正学的提倡的结果，连小说中也非谈忠说孝不可了。自怡轩主人说，"无一迂拘尘腐之辞，而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途。既可娱目，即以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这是这个时代使作者不得不取这样严肃的劝戒的态度。他不这样，他的著作，便不能自存。有多少明代的"艳异"之作，不是毁亡于这个严肃的时代的！《娱目醒心编》凡十六卷，包括话本十六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劝忠说孝的腐语，正可与同时代夏纶的《世光堂传奇六种》成为绝妙的映照。但其中亦有题材与意境完全袭取他书者。例如，第十一卷《诈平民恃官灭法、置美妾借妓营生》便是全部袭取天然痴叟的《石点头》中的第八卷《贪婪汉六院卖风流》

的。不过略易其中人物的姓名以及琐屑的事实与文句而已。至其“入话”之利用旧文，则尤为多得不胜枚举。像第十三卷《争嗣议力折群言、冒贪名阴行厚德》的入话，便是利用《古今小说》的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的。因此她的“入话”往往是很长的，且有时竟是自成一回，与正文同其数量。这或可以说是话本的一个变体。

娱目醒心编序

稗史之行于天下者，不知几何矣。或作诙奇诡谲之词，或为艳丽淫邪之说。其事未必尽真，其言未必尽雅。方展卷时，非不惊魂眩魄。然人心入于正难，入于邪易。虽其中亦有一二规戒之语，正如长卿作赋，劝百而讽一。流弊所及，每使少年英俊之士，非慕其豪放，即迷于艳情。人心风俗之坏，未必不由于此。可胜叹哉！至若因果报应之书，非不足以劝人。无如侃侃之论，人所厌闻。不以为释老之异教，即以为经生之常谈。读未数行，卷而弃之矣。又何益欤？草亭老人，家于玉山之阳，读书识道理，老不得志，著书自娱。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有感触，皆笔之于书，遂成卷帙，名其编曰《娱目醒心》。考必典核，语必醇正。其间可惊可愕，可敬可慕之事，千态万状，如蛟龙变化，不可测识。能使悲者流涕，喜者起舞，无一迂拘尘腐之辞，而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途。既可娱目，即以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余故急为梓之以问世。世之君子，幸勿以稗史而忽之也。

乾隆五十七年岁在壬子五月十有二日，自怡轩主人书。

目　录

卷　二	马元美为儿求淑女	唐长姑聘妹配衰翁
卷　三	解己囊惠周合邑	受人托信著远方
卷　四	活全家愿甘降辱	殉大节始显清贞
卷　五	执国法直臣锄恶	造冤狱奸小害民
卷　六	愚百姓人招假婿	贤县主天配良缘
卷　七	仗义施恩非望报	临危护救适相酬
卷　八	御群凶顿遭惨变	动公愤始雪奇怨
卷　九	赔遗金暗中获隽	拒美色眼下登科
卷　十	图葬地诡联秦晋	欺贫女怒触雷霆
卷十一	诈平民恃官灭法	置美妾借妓营生
卷十二	骤荣华顿忘夙誓	变异类始悔前非
卷十三	争嗣议力折群言	冒贪名阴行厚德
卷十四	遇赏音穷途吐气	酬知己狱底抒忠
卷十五	随奸谋险遭屠割	感梦兆巧脱网罗
卷十六	方正士活判幽魂	恶孽人死遭冥责

二十一　《西湖拾遗》　陈树基辑　乾隆辛亥刊本　申报馆铅印本

此书题钱唐梅溪陈树基辑。本非陈氏创作的话本集，只是搜辑各书中关于西湖的诸话本而成之耳。其编辑的时代是乾隆辛亥(五十六年)。其所取资的书，最重要者为周清原的《西湖二集》及墨浪子的《西湖佳话》。《西湖佳话》的十六篇，被选到十五篇之多，几已囊括而尽。其他，只有卷三十六《卖油郎缱绻得花魁》一篇是取之于《醒世恒言》的。陈氏的编辑，不甚忠实，往往有任意删改原文之处。全书凡四十八卷，其第一至第三卷为《西湖全图》、《西湖十景图》、《西湖人物图》，其第四十八卷为《止于

至善》;故实际上只包括着话本四十四篇。

西湖拾遗序

盈天地间,皆山水也。东海、西海、南海、北海而遥,则有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诸山,巨鳌十五,举首戴之,峙而不动。由此以推,九洲之外,八埏、八纮、八极,盖渺不可知焉。其在中国,五岳、十洞天、七十二福地、三江、九河、五湖,为最著。至于崆峣嵑嵑,嵣岾嶚刺,崔崒巋嵬,嵚峨峼屹,泱漭澮泞,渻滟迆涎,潎洴潋滟,渺弥泼漫,名山大川,指不胜屈。而秀甲天下者,则莫如西湖。湖以水蓄而成,水以山环而出。山之来也,发天目、抵琅珰、结五云、越灵鹫。起伏断续,绵绵延延,峰锁南北,岫列左右,四面旋绕,清泉迸流。省垣之西,聚而为湖,称名不一,其所由来者久矣。湖系杭郡水利。自唐李邺侯开濬于前。厥后白太傅、苏学士相继筑堤,以界内外。外湖有三潭,有湖心亭矗立其中。自春徂冬,旦暮晴雨,若近若远。水光山色,千态万状。游历虽遍寰宇,想无有出其右者。若夫名祠古刹,官迹逸事,姬周以下,无代无之。不独楼阁角丽,花柳争妍,足以驾舟适兴,把酒怡情而已也。方今运际昌期,圣天子念切民瘼,翠华六幸,驻跸湖上行宫。凡名胜之区,无不亲洒宸翰,用志表彰,日星云汉,光被四表,猗欤盛哉。第其间之人物,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显者或仅得大概,微者或昧厥从来。余每当出游,辄怦怦心动,若有不能恝然者。因摭旧时耳目所及,订辑成帙,目之曰《拾遗》,并绘图卷首。睹斯集者,上下数千年,汇古人之忠孝节义,政事文章,以至仙佛神鬼,幽僻怪幻,相与晤对于一室。而尺幅之内,则岩嶙缅运,溟瀛委输,檐甍陆离,林木崔错,层献叠涌,应接不暇。庶几观西湖之秀,不啻揽天下山水之奇,而知钟灵毓异,寄迹栖心者之实非无所自也云尔。

时乾隆辛亥孟冬月,钱唐梅溪陈树基撰。

西湖拾遗目次

卷二十七　商文毅决胜破石城（《西湖二集》第十八卷）
卷二十八　侠女散财殉节（《西湖二集》第十九卷）
卷二十九　巧妓佐夫成名（《西湖二集》第二十卷）
卷 三 十　登金鳌神兵救驾（《西湖二集》第二十九卷）
卷三十一　骑白龙道士升天（《西湖二集》第三十卷）
卷三十二　吴山顶上神仙（《西湖二集》第二十五卷）
卷三十三　会稽道中义士（《西湖二集》第二十六卷）
卷三十四　买鱼放生龙王赠宝（《西湖二集》第二十三卷）
卷三十五　认火弃职岳帝种须（《西湖二集》第二十四卷）
卷三十六　卖油郎缱绻得花魁（《醒世恒言》第三卷、《今古奇观》第七卷）
卷三十七　断肠集循环凭月老（《西湖二集》第十六卷）
卷三十八　勾七笔高僧证果（《西湖佳话》卷之十六）
卷三十九　负双骸孝子感神（《西湖二集》第六卷）
卷 四 十　托邻女狐生贵子（《西湖二集》第二十一卷）
卷四十一　宿宫嫔鬼恋情人（《西湖二集》第二十二卷）
卷四十二　换骨改过垂老荣身（《西湖二集》第十五卷）
卷四十三　借尸还魂成婚应梦（《西湖二集》第二十七卷）
卷四十四　嫁仇人报冤索命（《西湖二集》第十三卷）
卷四十五　逢美女践约成仙（《西湖二集》第十四卷）
卷四十六　周按察折狱成神（《西湖二集》第三十三卷）
卷四十七　胡少保平倭奏绩（《西湖二集》第三十四卷）
卷四十八　止于至善

二十二　《二奇合传》　芝香馆居士编　清季刊本

《二奇合传》是一部出现于以平话为纯粹的劝戒之工具的一

个时代中的选本；而其所选的范围，又至为狭窄，只是取当时流行的《拍案惊奇》及《今古奇观》二书而节取其四十种以编成之的。大约在那个时候，“三言”之类，皆已非此书编者之所得见，故其所选，止于“二奇”。芸香馆居士的序说道：“二奇者，《拍案惊奇》、《今古奇观》也。合而辑之，故曰二奇也。然二书本一书也。其始，即空观主人采唐代丛书及汉宋以来故事，衍成二百种，名以《拍案惊奇》。其后抱瓮老人删存仅四十种，始以《今古奇观》目之者也。”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他竟以“三言”的一百二十种也是出于即空观主人的手笔的了！这竟是连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的序也不曾见到过似的。这便可见当时“三言”之类的比较难得的书，已非一般学人所能得见的了。此书大约是产生于光绪之前，乾隆之后。编者在每则回目之下。附著有“劝□□”“戒□□”字样，这显然是从乾隆刊本的《娱目醒心编》上效法而来的，故其年代当然不会在乾隆之前的。又就其版刻的式样而观之，也当是清季之物。姑以她为同光间的刊本，当不至有什么大错罢。书中《曾孝廉》、《毛尚书》二篇，系本于《聊斋志异》而加以敷演。可能是编者自己的创作。

删定二奇合传叙

二奇者，《拍案惊奇》、《今古奇观》也。合而辑之，故曰二奇也。然二书本一书也。其始，即空观主人采唐代丛书及汉宋以来故事，衍成二百种，名以《拍案惊奇》。其后抱瓮老人删存仅四十种，始以《今古奇观》目之者也。主人为谁，老人又为谁，其姓名则皆不传也。夫以道备于五伦，庸德庸言，无奇者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率于性而励于行，历艰难辛苦而百折不回，不自以为奇也。奇之者，众人也。鬼神妙万物而为言，其有关于人心风俗者，或泄其奇以歆动鼓舞之，事

奇而理不奇也。是书之所以奇者，谓于人伦日用间，寓劝惩之义，或自阽危顿挫时，彰灵异之迹。既可飞眉而舞色，亦足怵目而刿心，不奇而奇也，奇而不奇也，斯天下之至奇也。第是书既主醒世，而写生之笔，有涉诲淫者则所宜摈者也；或委折以成其志，而先不免于失身者，皆可弗录也。世无不可为善之人，有读书而反败行者，匪惟不善读书，亦书有以误之也。吾党之赏奇贵奇而不失其正也，愚不敏，承先师之志者也。先师里正是书而未果，愚特踵而成之者也。下士闻道大笑之，耸以稗官家言，而忠孝节义之心，不觉油然生。所谓不言道而道在是也。书经再订，则旧题可不袭也。不袭而其所谓奇者，终不可易焉。故命曰《二奇合传》也。芸香馆居士题叙。

删订二奇合传总目

卷十四

第三十二回　看财奴刁买主人翁　劝善缘(《今古奇观》第十卷)

第三十三回　崔县尉会合芙蓉屏　劝节义(《今古奇观》第二十七卷)

第三十四回　曾孝廉解开兄弟劫　劝孝弟

卷十五

第三十五回　乌将军一饭报千金　劝酬恩(《拍案惊奇》第八卷)

第三十六回　毛尚书小妹换大姊　戒嫌贫

第三十七回　宋金郎贤阃矢坚贞　劝节义(《今古奇观》第十四卷)

卷十六

第三十八回　陈秀才内助全产业　戒冶游(《拍案惊奇》第十五卷)

第三十九回　陆惠娘弃邪归正　劝从良(《拍案惊奇》第十六卷)

第 四 十 回　俞伯牙痛友焚琴　劝交友(《今古奇观》第十九卷)

二十三　《今古奇闻》　王寅编　光绪十三年上海东壁山房刊行

这部书也是一部杂取他书而编成的一部平话选集。按编者王寅的序说，这部书乃是他由日本带回来翻刻的。然这话似乎不甚可靠。因为，其中所选的大半出于乾隆刊本《娱目醒心编》。《娱目醒心编》一书在国内流传尚广，似不必要从日本再贩取回来。但像那样杂乱的选本，也尽有出于日本人之手的可能。如第十四卷《刘霜姝得良遇奇缘》，第二十二卷之《林蕊香行权计全节》皆是传奇文。《林蕊香》文中有“发逆”字样，当系出于咸丰以后。这部书共二十二卷。除卷一之《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卷二之《刘小官雌雄兄弟》，卷六之《陈多寿生死夫妻》，卷十八之《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出于《醒世恒言》，卷十之《梅屿恨迹》出于《西

湖佳话》，又第十四卷、第二十二卷为传奇文之外，其余十五篇皆系出于草亭老人的《娱目醒心编》，盖几囊括草亭老人之全书而尽之的了。

今古奇闻序

稗史之行于天下者，不知几何矣。或作诙奇诡谲之词，或为艳丽淫邪之说。其事未必尽真，其言未必尽雅。方展卷时，非不惊魂眩魄。然人心入于正难，入于邪易。虽其中亦有一二规戒语言，正如长卿作赋，劝百而讽一。流弊所及，每使少年英俊之才，非慕其豪放，即迷于艳情。人心风俗之坏，未必不由于此。可胜叹哉！至若因果报应诸书，亦足以劝人行善。其如忠言逆耳，人所厌闻。不以为释老之异教，即以为经生之常谈。读未数行，卷而弃之。又何益欤？寅昔年借书画糊口，浮海游日本国，搜罗古书中，偶得《今古奇闻》新编若干卷。暇日手披目览，觉其间可惊可愕，可敬可慕之事，千态万状，如蛟龙变化，不可测识。能使悲者痛哭流涕，喜者眉飞色舞，无一迂拘尘腐烂调，且处处引人入于忠孝节义之路。既可醒世警人，又可以惩恶劝善。嬉笑怒骂，皆属文章，而因果报应之理，亦隐寓于惊魂眩魄之中，俾阅者一新耳目。置诸案头为座右铭，于人心风俗两端，不无有补焉。故不惜所得笔资，急付梓人，刻成刷印出书，以公同好。惟望诸君子曲谅婆心，勿以稗史小说而忽之也。

光绪十三年岁次丁亥夏四月上浣东壁山房主人王寅冶梅甫识于春申江上。

新选今古奇闻目录

卷　　四　吴保安酬知己忘家（《娱目醒心编》第十四卷）
卷　　五　脱网罗险遭医师屠割（《娱目醒心编》第十五卷）
卷　　六　陈多寿生死夫妻（《醒世恒言》第九卷）
卷　　七　曾公子仗义救人终遇救（《娱目醒心编》第七卷）
卷　　八　张贞妇含冤激动公愤（《娱目醒心编》第八卷）
卷　　九　康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娱目醒心编》第九卷）
卷　　十　梅屿恨迹（《西湖佳话》卷十四）
卷十一　谋葬地欺心上干天怒（《娱目醒心编》第十卷）
卷十二　士无行贪财甘居下贱（《娱目醒心编》第十一卷）
卷十三　胡君忘恩负义遭阴谴（《娱目醒心编》第十六卷）
卷十四　刘霜姝得良遇奇缘（传奇文，未详其来历）
卷十五　封氏女失节活全家（《娱目醒心编》第四卷）
卷十六　李福达终难逃国法（《娱目醒心编》第五卷）
卷十七　能吏为民招假婿成真（《娱目醒心编》第六卷）
卷十八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醒世恒言》第三十三卷）
卷十九　曹孝子感异梦获亲骸（《娱目醒心编》第一卷）
卷二十　唐淑女聘妹为姑续宗祀（《娱目醒心编》第二卷）
卷二十一　穷秀才岁暮解囊阴积德（《娱目醒心编》第三卷）
卷二十二　林蕊香行权计全节（传奇文，未详其来历）

二十四　其他伪本

平话集的伪本极多，改名换目的坊刻，尤习见不鲜。于上文所举的诸坊刻伪本以外，我尚见有《续今古奇观》以下的不少伪本，皆是题着几续几续的《今古奇观》的。这些续书，至少当在五种以上。（我曾见到《五续今古奇观》）其中有一种是将天然痴叟的《石点头》改了一个名目的。（原书不在手边，已不记得究竟是改作几续的《今古奇观》）此外，除了《续今古奇观》外，大都不是

平话集，往往是用笔记之类的书去冒充的。这一类的书大都近代出现的石印小字本，随生随灭，无人注意，故也不必去讨论到他们。只是《续今古奇观》的内容，似还应该说一说。《续今古奇观》是取了《今古奇观》选余的即空观主人的《拍案惊奇》改编而成的。《今古奇观》选自《拍案惊奇》者凡七种，未被选入者尚余二十九种。这二十九种便构成了这部《续今古奇观》。但二十九种的数目，似乎是奇零不整，于是编者便又从草亭主人的《娱目醒心编》里选取了《赔遗金暗中获隽、拒美色眼下登科》一篇，凑成了三十种。坊刻伪本，往往有极不可理喻的杂凑，像王寅的《今古奇闻》之选及《林蕊香》一文，便是一个好例。《续今古奇观》虽未得称为一部创作的或编辑的平话集，却究竟还不失其为一部内容纯净不杂的书呢。

绘图续今古奇观目录

卷三

第十一回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原第三十四回)

第十二回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原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原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原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原第十五回)

卷四

第十六回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原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西山观设籙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原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原第二十一回)

第十九回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原第二回)

第二十回　东廊僧心动招魔　黑衣盗冒名害命(原第三十六回)

卷五

第二十一回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原第三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原第三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妹病起续前缘(原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原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证果(原第二十五回)

卷六

第二十六回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原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赔遗金暗中获隽　拒美色眼下登科(原见《娱目醒心编》卷九)

第二十八回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原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通闺阁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原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原第三十回)

跋

本文的写作，自开始到完毕，为时总在半年以上，虽时写时辍，然材料搜辑的不易，却是一个大原因。今所已知的明清话本集，本文所述，大略已颇尽其要。像《西湖拾遗》诸书目录下端的来历的注明，往往是费去了我很不少的寻检的时间。又平话系统表的制成，也不止是三易稿的工作。宋明平话的研究者，得此文后，于研究方面或可不无裨益罢。惟著者颇引以为憾者：即空观主人的《二刻拍案惊奇》一书，至今尚未得全读；芾斋主人的《醒世恒言二刻》则仅见其序目而已；梦觉道人的《拍案惊奇三刻》也仅只读到我所已得的残本中的几篇。但"二拍"涵芬楼已在排印，芾斋、梦觉的二作，则均藏于马隅卿先生处，将来总不会是没有一读的机会的。

谢谢马隅卿先生寄给我以芾斋、梦觉的二作的序目全部。又君箎及杜迟存先生均替我钞了不少序目，也都应该在此致谢。

二十年七月十五日于上海

又　跋

本文的后半部正在排校时，恰好马隅卿先生由北平过沪。我们很高兴的作三日谈。尽有不少未见之书，由他的指示而始知之的，特别是关于短篇平话集一方面。马先生对于平话集夙有特好，收藏极多。我读了他的书目，及他的《满铁图书馆之小说戏曲目》一文，还有由他带来的孙楷第先生的未完稿《中国通俗小说提要》(？)，发见我的这一篇文章，实在简陋得很。本文

所未收的明清平话集，至少更有二十种以上。满铁图书馆所藏者，有：《五色石》(八卷八篇)，题笔炼阁编述；《八洞天》(八卷，残存一卷，日本内阁文库有全书)，也题笔炼阁编述；《连城壁》(十二集十二回)，题觉世稗官编次；《连城壁外编》(四回)，编者同上；《警世阴阳梦》(十卷四十回)，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鼓掌绝尘》(四集四十回)，题古吴金木散人编；《人中画》(以三传奇合成，为《海内奇谈》之一)，不题撰人；《鸳鸯针》(残存一卷四回)，题华阳散人编辑；《双剑雪》(二卷八回)，题华阳散人编辑；《一枕奇》(一卷八回)，题华阳散人编辑。马隅卿先生所藏者有：《弁而钗》(二十四回)；《宜春香质》(二十回)，题醉西湖心月主人著；《载花船》(残存三卷十二回)，题西泠狂者笔；《贪欢悮》(八回)，二书皆题罗浮散客鉴定；《十二笑》(残存一至六回)，不题撰人；《飞英声》(残存一则)，题钓鳌逸客选定；《八段锦》(八段)，题醒世居士编集；《都是幻》(二集)，题潇湘迷津渡著；《风流悮》(八回)，题坐花散人编辑。又孔德学校所藏有：《醒梦骈言》(十二回)，题蒲崖主人编辑；《警悟钟》(四卷十六回)，题嗤嗤道人编著。又日本内阁文库所藏《醋葫芦》等，闻亦为平话集。这二十余种的平话集，最近的将来，当有机会读到。读后，当继续本文，更有所述。

幻　影

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戏剧史的人，真要觉得如今是一个大时代。假如你写了关于这方面的一部书，每过了一二年，准保你要将你的著作修改一下。因为新的材料一天天的出现，逼得你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在搜集、在研究。你有时因了新材料的发见而大感刺激与兴趣，有时却也要有些懊丧，因为这些新材料也许要将你的著作中的定论完全推翻了，或至少要修正一部分，或添加一部分。抱定了“四大奇书”，《红楼梦》等等来研究中国小说的，抱定了《元人百种曲》、《六十种曲》来研究中国戏剧的，如今都已不是时候的了。即以“三言”“二拍”的短篇评话而论，这二百篇的评话，决不能包括了元、明评话的全体。即明人的辑本，也决不仅只有“三言”“二拍”的几种。《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等已颇为人所知；而名为《清平山堂》的十五篇评话，名为《照世杯》的四篇评话，在日本的出现，也足以使我们警悟于明人的辑本或著作是不意的多，也不定什么时候，会不意的更被发见出若干种来。而最近，又有了《幻影》的发见。这部书是一部残本，凡七回，第一回残了前半，第七回也残了下半，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回。每回之首，都题着“明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第一回缺了十三页，回目也不见存。但由仅存的六页中，我们知道他叙的是：姚居仁、利仁兄弟被诬杀人，兄弟争着下狱，后为清官讯明释放。第二回：《千金苦不易，一死乐伸冤》，叙的

是：浙江武义县的人王世名代父报雠，杀了仇人王俊的事。第三回：《情词无可逗，羞杀抱琵琶》，叙的是：明弘治间有一个举子陆容，在谢家教读。谢女芳卿屡以情词逗他不应。后谢女跟了别人逃走，流落为娼。陆容又代她赎身送回，后他遂得显宦，立朝以正直著。第四回：《设计去姑易，买舟送妇难》，叙的是：一个妇人为邻里所惑，将她的姑设计卖于他处。丈夫知道了，便也设计骗妻前去，易母而归。第五回回目已残。叙的是：铁铉殉难，二女入教坊，她们誓不失身，终乃同归高秀才，传了铁氏之后。第六回：《冰心还独抱，恶计枉教施》，叙的是：唐贵梅守节不嫁，她的姑却不守妇道，屡逼她与人通。她不从，受尽苦楚，终乃自杀而死。第七回：《生报华萼恩，死谢徐海义》，叙的是：妓女王翠翘劝了大盗徐海归顺。徐海被杀，她亦自杀报之。这七篇都是别的地方所不曾见到的，也都是明朝的故事，且都是各有来历的。梦觉道人和西湖浪子虽写上了“辑”字，然实是他们所著，因为通书笔调是一致的，回目也显然是出于一手。全书都充满了教训的意义，的是评话系小说末流的著作态度。书为明末刊本，大约是崇祯间的作品。

此书现藏于我家，也是不意中由书贾手上得到的。我们真不晓得明人还著有这一类的书多少。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勤于搜集而已。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

孙子书先生著录今日所知所见的中国通俗小说书为《中国通俗小说提要》若干卷，先以其简目别写为《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九卷刊行于世，并要我为它写一篇序。他告诉我道："即此区区，搜辑采访颇费工力，稿本斟酌再三，凡经数易，其中甘苦，亦唯同道者知之。"他编著此书的甘苦，我确是颇为知道的。他最初利用着马隅卿先生和孔德学校的所藏，后复遍阅北平图书馆的所藏，更乃东渡日本，天天到日本内阁文库及其他各藏书家、各书店专读小说，归途经大连，又到满铁图书馆恣读着所谓大谷本的一部分藏书。他告诉过我，在大连的几天，差不多早晨九时到下午八九时，除了匆匆的吞咽下了早午饭之外，便无时无刻，不是"笔不停挥"的。今年暑间从日本归后，又到丁在君先生家，燕京大学图书馆，和我家里看所藏小说。我住在西郊，轻易不大有城里的客人来。但子书先生却专为了看小说而耗了三个下午在我的书房里。只见他匆匆的在翻书，在钞录，其热忱有如一位中世纪的传道士，有如最好奇的明清藏书家们在传录着罕见的秘籍。结果，遂产生了这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写这样的一位诚朴的访书者的所著书的序，诚是我所最高兴的事。

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乃是最近十余年来的事。商务版的《小说丛考》和《小说考证》为最早的两部专著。但其中材料甚为凌杂。名为"小说"，而所著录者乃大半为戏曲。鲁迅先生的《中国

小说史略》出，方才廓清了一切谬误的见解，为中国小说的研究打定了最稳固的基础。马隅卿诸先生的提倡和传布的工作，也给学者们以多少的冲动。在离今六七年的时候，我也尝发愿要写作一部《中国小说提要》，并在上海《鉴赏周刊》上连续的刊布二十几部小说的提要。但连写了五六个星期之后，便觉得有些头痛，写不下去。那些无穷尽的浅薄无聊的小说，实在使我不能感得兴趣，便搁下来一直到现在。想不到这个需要过人的坚忍和精力以成之者的工作，却为子书先生所独力肩负以底于成了。对于他的这个辛勤，我只有钦佩与惭愧！他的这个工作，至少可为中国小说的研究者们解决了好些问题，增大了许多的知识的范围，执子书先生的这部书和我的未完成的《中国小说提要》一比较，便知道其间的差别；也可以显示出这六七年来中国小说的研究是走在如何进步的一条道路上。我们想起十年前汪原放所标点的几部中国小说的时代，《三国志演义》用的是《第一才子书》本，《水浒传》用的是为金圣叹所腰斩的七十回本。那时欲求得一部明刊的比较近于原本的面目的《三国》、《水浒》竟不可得。如今却把这个初期的幼稚时代，远远的抛却在后面了。几部伟大的明人小说，都已有了很好的明刊本出现。《三国志演义》有了不止十五六种的明本；《水浒传》也有了《京本忠义水浒传》，《水浒志传评林》，一百回《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水浒传》等等。《西游记》有了明世德堂刊本，明福建余氏编刊本，明羊城刘氏刊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一三九“一送”里，更发现有《西游记》梦斩泾河龙一段。《金瓶梅》也有了万历间名为《金瓶梅词话》的一本，崇祯间的名为《金瓶梅》的一本。于今而要谈起中国小说的演进来，是有了比臆说更确切的根据的了！子书先生的此书，便是记载这若干年来的发现的最完备

的一部书。所著录的著者姓名，以及各种刊本皆有甚多新颖的发见。有了此书，学者们的摸索寻途之苦，当可减少到最低度了。

最后，我更有一个提议：此书著录中国小说，既甚美备，但专载以国语文写成的“通俗小说”而不录“传奇文”和文言的小说，似仍留有一个阙憾在。不知子书先生有扩充此书成为更完备的“中国小说书目”之意否？又，“天下之大，何地无才”。此书所著录者皆为北平、大连、东京数地的收藏。但像上海、苏州、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太原、济南诸地，当也必有收藏中国小说的人们在。子书先生当必愿意更去博访广搜之也。我们且等着子书先生的一部比此书更为美备的“中国小说书目”的出现！

公元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 三 卷

戏 曲 研 究

元明之际文坛概观

一

元明之际是中国政治史上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最苦难的时代。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历次的见到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侵略；若秦汉的匈奴，六朝的五胡，唐的回纥、吐蕃；北宋的契丹、辽、金，但他们却至多只占领了半个中国；南方的半壁江山却终是汉族的；至多只是演一出南北朝对立的把戏。想不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却第一次见到中国全境的被蒙古民族的铁蹄所践踏着了！金主亮曾夸大的说道，他将立马于吴山(杭州)第一峰，然而他的统一中国的迷梦，却永不曾实现过。他的梦，在这时，却有强悍的蒙古人为之实现了。数千年来，不见少数民族的足迹，不感受到外来势力的压迫的江南，现在是第一次沦陷于蒙古族的手中了。杭州(临安)开始有了无数的蒙古人、色目人乃至久在蒙古族管理下的“汉人”(即金人等的北方人)来居住了。西湖风光又换了一个面目，诸城市又产生了一副新的景色。不惯，那是当然的！但久已积弱难返的古老民族，又怎敌得过势若万马奔腾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这一代东西方诸民族的大恐怖的新兴之蒙古民族呢？蒙古人的铁蹄一到，他们虽然不惯，却不久，便不得不贴然了，更不久，便也不得不安之了。

汉民族在这时代，虽不得不姑且过着贴然安之的生活，却是

满肚子的愤懑不平。这种不平，是任何汉族的本土人民都感觉得到的。——特别是最后降服于蒙古人的所谓"南人"——即江南的人民——在这时候，在政治上、社会上最占势力的乃是蒙古人（征服人的民族）及色目人（西方诸民族，随蒙古人南侵者的总称）。第三个才轮得到所谓"汉人"，第四个才轮得到所谓"南人"。其实"汉人"、"南人"，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中，永远是受侮辱，受压迫的。他们永远是沈屈于下僚的，永远不用想握到政治的大权，即有握权的，所握的也只是"非实权"。再加以那些强悍的蒙古人，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是毫不客气，毫无顾忌的。他们为所欲为，毫不注意被征服的民族们的感情、习惯与乎风俗、人情。这里有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依照着中国向来的习惯，凡是易朝换代之际，对于前代的末途王孙，虽不妨加以极严峻之刑责，但对于已死的帝王，却仍要给他们以相当的礼貌与敬重；特别对于皇陵之类，向来都是加以保护，不肯有什么轻举妄动的。但蒙古人却不然了。他们对于此种礼貌，根本上便不懂。他们有的是力，有的是刀。他们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不敢做！于是他们一到了江南，便有一个杨和尚悍然的去掘发南宋诸帝的陵寝，且扬其尸骨为灰（其目的当然大半还为的是掘宝藏）。这个惊人的举动，未免使被征服者们太触目伤心了。于是便有唐珏诸人发生了移尸他处，植冬青树以为志别的悲壮的义举。像这样悍然不顾一切的举动，当然非最强悍的民族做不出来的。我们如果以清人入关，第一件事，便以皇帝礼葬了崇祯帝，还下诏切实的诰戒人民，保护明十三陵，毋使樵采的举动看来，便知道少数民族的侵略手段真是一代比一代的进步了。

更违反了汉族本土民族的公意的，便是公然废止了历来视为士子"登庸"的唯一的大道的科举制度。这也是蒙古人完全不

了解汉民族的心理的一例。科举制度的弊端，言者殊众。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及的。尽管这种考试制度是如何的不合理，如何的可诅咒，但却是一个已成了固体的制度，更不能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蒙古人于此点毫不注意。他们大约以为从马上得之的，便可以也从马上治之的罢。所以自元始祖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攻陷中国南部之后，三十余年来从不曾想到过要举行一次两次足以绥安被征服的民族的愤心的科举。直到元仁宗延祐初元（公元一三一五年）方才恢复了科举的旧制，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然而其科举的制度，却不甚公平。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便颇不相同。榜亦各别，不能混杂。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而“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如此显然的不平等，益足令汉人南人们生了歧心。更有甚者，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科举更不是唯一的“出身”的大道。《元史·选举志》（卷八十一）谓：

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其策名于荐举者，有遗逸，有茂异，有求言，有进书，有童子。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文荫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由直省侍仪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仓庾赋税任事者例视冗职。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矧夫儒有岁贡之名，吏有补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书写铨写，曰书吏典吏，所设之名未易枚举。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县，所入之途难以指计。虽名卿大府亦往往由是跻要官，受显爵，而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矣。故其铨选之备，考核之精，曰随朝外

任，曰省选部选，曰文官武官，曰考数，曰资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资，或优升，或回降，其纵情破律，以公济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上面所引的话，虽然简单，但已足够见到元人的宦途是如何的广大而繁杂。所以仁宗虽恢复了科举制度，而这种科举制度已非复像往古一样，是士子登庸的唯一要津的了。名存而实亡，中举者的权利，直等于零。我们虽说终元之朝没有科举可也。更有甚者，他们对于士人根本上是看不起的。历朝对于士大夫阶级的种种优待条例，若免税赋，免徭役之类，元人似乎也一律不顾。陶宗仪的《辍耕录》载有数事：

(一)恒阳廉文正王希宪，字善父，畏吾氏……宋士之在羁旅者，寒饿狼狈，冠衣褴褛，袖诗求见，王之兄弟皆揶揄之。蓟公复为入言，急令铺设坐椅，且戒内人备酒馔。出至大门外肃入对坐。……

(二)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皆翰林学士高公智耀奏陈之力也。

(三)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于国师。王对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门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这些事实的反面便可证明：以马上征战为生活的蒙古民族，对于中国旧日的士大夫阶级是如何的作践，如何的不了解，如何的看不起。这个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蒙古统治阶级，当然不旋踵便要为汉民族所驱逐而北去的了。不仅如是，在一般政治上，这些蒙古的统治者也是完全不体恤人民，不了解民众心理的。他们吏治的黑暗，恐怕要算是往古所未有的了。他们卖官鬻爵，他们贪污不堪。且以汉人、南人为奴为婢者所在有之。《辍耕录》曾

载，民间忽盛传元人有将汉人少女强送之北去，作为鞑靼人的奴婢之举。于是民间婚嫁一时间皆草草举行。后来虽知道是谣传，却已闹得满城风雨了。这谣言决不是无根的。对于被征服的民族，他们是可以一无顾忌的这么办的，也许小规模的掳奴之举是时时有之的事。《辍耕录》又载有一事：

> 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之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惟知曲承使命，不问民间有粟与否也。乃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众皆号泣告诉，曾弗之顾。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

以这种方法强迫人民去纳粟捐官，真是旷古未闻的奇事。又其所用蒙古、色目人之做官的，不仅少读书，不习政治，即连执笔花押也不会。"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辍耕录》）在这样少知无识的粗人统治之下的吏治，又安得而不黑暗，民心又安得而不思乱。（由程鹏举的故事，更可见奴属于蒙古人的南人的痛苦之深。）

庐陵人邓剡曾有《鹧鸪诗》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语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汪元量也有一首诗说元兵平杭日的事："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这可见时人的悲哽怨毒的心理的一斑。

因了这种民族的压迫，仕路的闭塞，文人的失意，便构成当时的文学的一个很显著的特色，那便是产生了许多往昔所少有的鼓吹达观享乐的歌曲，赞颂隐居生活的诗篇。下面是几个例子。

> 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了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

童，十载尪羸。五十岁除分昼黑，刚分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随，兔走乌飞，仔细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蟾宫曲》，卢挚作。

忘忧草，含笑花，劝君闻早冠宜挂。那里也能言陆贾！那里也良谋子牙！那里也豪气张华！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

——《庆东原》，白朴作。

秋景堪题，红叶满山溪。松径偏宜，黄菊绕东篱。正清樽斟泼醅，有白衣劝酒杯。官极品，到底成何济。归。学取他渊明醉。

——《碧玉箫》，关汉卿作。

荒荒时务艰，急急光阴换。一局棋未终，腰斧柯先烂。百岁霎时间，莫惜此时闲。三两知心友，鲸杯且吸干。休弹，玉人齐声咀。狼山，兴亡一笑间。

——《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庾天锡作。

野塘花落杜鹃啼，啼血送春归。花开不拚花前醉，醉里又伤悲。伊。快活了是便宜。

——《游四门》，无名氏。

乾坤俯仰，贤愚醉醒，今古兴亡。剑花寒，夜坐归心壮。又是他乡，九日明朝酒香。一年好景橙黄。龙山上，西风树响，吹老鬓毛霜。

——《满庭芳》，张小山作。

这些都是随手拈来的例子。更有马致远的一首《夜行舡》，向来是视为这一类作品中的压卷之作：

〔夜行舡〕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落梅风〕天教你富，莫太奢。不多时好天良夜。富家儿更做道你心似铁，争辜负了锦堂风月。〔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不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休笑鸠巢计拙，葫芦提一向妆呆。〔拨不断〕利名竭，是非

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这些消极的、玩世的、享乐的情绪，当时不仅弥漫于新诗歌的坛坫中而已，即在戏曲上也是很显著的表现着。涵虚子著《太和正音谱》，分元人杂剧为十二科，而首二科便是“神仙道化”，与“隐居乐道”。而《陈抟高卧》（马致远）、《黄粱梦》（马致远）、《岳阳楼》（马致远）、《竹叶舟》（范子安）、《铁拐李》（岳伯川）、《度柳翠》（无名氏），乃至《七里滩子陵垂钓》（宫大用）诸剧，在元剧中也成了很重要的一支大派。这种倾向，都是时代造成的。有了那末黑暗的时代，便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这种消极的思想。这种消极的思想，其范围更蔓延得很广，不仅不得志的文人是那末颓废的自暴自弃，即高位者也往往脱口会写出唱出这种一口气的诗篇来。不忽麻平章曾写了有名的《辞朝》的一曲：

〔点绛唇〕宁可身臣糟丘，索强如命悬君手。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愿作林泉叟。

〔混江龙〕布袍宽袖，乐然何处谒王侯。但樽中有酒，身外无愁。数着残棋江月晓，一身长啸海门秋。山间深住，林下隐居，清泉濯足，强如闲事萦心。淡生涯一味谁参透。草衣禾食，胜如肥马轻裘。……

这大约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政治实在太黑暗了，连身在政治里面的人物也深抱着消极的悲观的态度。二是：那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消极的思想，不知不觉的连那些居高官、享厚禄的人也被传染到了。这二者都有可能。“但得黄鸡嫩，白酒熟，一任

教疏篱墙缺茅庵漏。只要窗明炕暖蒲团厚，问甚身寒胜饱麻衣旧。”(不忽麻)这是如何浅近质实的享乐主义呵！更执着的享乐的思想，是表现在恋爱的沈醉与女性的肉的追求。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描写是空前的不讳饰与不蕴藉。有许多荒诞的描写，是连最近代的文人们也是不忍出诸笔下的。这些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可以不必引在这里。

这是如何颓废的、放纵的、沈沦的时代啊！

一般人民是沈沦在重重的压迫之下，一般的士大夫却沈沦在悲观的、消极的、肉欲的、物质的、享乐的思想之中。这样构成了这时代前半期的文学的特色。这种特色是空前所未有的。我们虽然在魏、晋六朝的阮籍、刘伶，在唐的中叶李白诸人的篇什中，见到酒精崇拜等等的同样的消极的享乐态度，却从来不曾见有元人那末赤裸的质实的、肉欲的。我们的诗歌之中，当然也有比较现实的肉的描写，但就能够流传下来的看来，都是相当蕴藉的，像《闲情赋》之所叙状者为止。像元人那么放纵的、赤裸的描写着食与色的追求，那真是“古所未有”的。这种大胆的态度的造成，一方面当然为了儒教的拘束已去，旧伦理的观念已不存在，一方面恐怕也多少要受到些西方的民族，若波斯等等民族的文学的影响。我总疑心，在我们的许多元代作家的诗什中，至少有一部分外来的成分在内。这话说来太长，在这里只好不提。

二

但说来很可怪的，一方面蒙古民族的铁腕，扼住了中国政治的咽喉，不让旧日的汉族士大夫阶级，有扬眉吐气的余暇，但同时因了蒙古人、色目人的重兵的驻防，与乎西南方的商贾们的交

通，社会上的经济生活似乎还有突进的发展的现状。钞票是在这个时代中最为流行的。人民除了政治上的不自由以外，其余的生活似乎还很自由。他们突然的接触了无数的征服的民族所带来的西方文物。他们的社会中，平空的增添了许多的外来的销费者，他们又因了西南方的商贾们的在蒙古大帝国疆域中的畅行无阻，又多做了不少的交易。这些，都使当时社会上的经济状况，有了很显著的进步。所以北方的大都，在金人被灭之后，仍然不失其为北方的戏曲的重镇。元剧之标明“大都新刊”云云者，我们已见到好几种（见《元刊杂剧三十种》，日本仿元本，中国石印本）。这可见大都当时的文化程度也一定是不很低等的。南方的宋故都杭州，更是繁华不减于当日。西湖上的繁华风光，仍未逊于国亡以前。无数的艺术家、文人、诗人，仍以杭州为中心而歌咏着，写作着。元人杂剧的出产地，差不多是以杭州与大都为南北两个重镇的。许多北方的文士都曾到过杭州游历。老前辈的作家关汉卿，便也曾到杭州来过。有的北方作家，简直的便留居于杭州不复北归。这在钟嗣成的《录鬼簿》中，曾有过很可令人注意的记载。又，在意大利人马可孛罗《游记》中，也曾将杭州写得有若圣地。确实的，杭州在当时，几乎成了文化的都城，差不多无数的文人们都要来“巡礼”，一来“巡礼”，便留连的不忍归去。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题“古杭新刊”者为最多。又在仅存的一册《永乐大典》戏字韵中所保存的《宦门子弟错立身》等三篇戏文里，题着“古杭书会”或“古杭才人”新编的已有二种。这可确见“古杭”在这时代的前半叶中，其地位是如何的重要。这又可见当时中国的南方乃至中国的北部，在蒙古族的统治之下，其经济状况是很发达的。而一般人的经济的力量，也似乎并不比前落后，也许是更有进步。因了士大夫阶级的崩坏，农民们似乎

确是少了一笔重担。(那时的士大夫已混入"编氓"之中)因了外国人的加多,国外贸易的突然的繁盛,商人阶级的势力更突飞的进展不已。钞票的发行,此当为其主因。而士大夫因此更感受到一种新的压迫。在文学上于是便产生了许多描写士、商的恋爱冲突的剧本。最可代表的一篇便是王实甫的《苏少卿月下贩茶船》(关于这个题材,作者极多,散曲中也有《双渐苏卿问答》,剧本也不止王氏一种;但他剧皆佚,惟王剧尚有辑本)。其他如《救风尘》(关汉卿)、《青衫泪》(马致远)等等也都以这个冲突为主题。

社会上一般经济能力的充裕,使得当时种种的民间娱乐与民间文艺皆有了突飞的进展与成就。同时汉族士大夫们因了生活上的压迫(他们是如编氓一样,生活没有保障的),政治上的出路的被壅塞,便也回过头来加入平民的社会之中,而为他们写作剧本,演说故事,著作歌词。从前的文人们,除了几个不得意的才子流落在民间者外,余者都是力争上流,从事于庙堂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即有寥寥的几个,知道采取或注意民间的新兴文学的,也只是凭着自己的一时高兴而已。但这时候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文人们并不是为了偶尔的高兴,"屈尊降身"以与民众相周旋。他们却是为了切身的生活问题,来向民间作"文人"的了。他们为一般人民作剧本,写故事,著新词,完全为的是经济关系,生活问题。他们开始以写庙堂文学的同样用力与专心与谨慎,来写民众的文学,来为民众编纂日常习用的书籍。这在中国,可以说是第一次士大夫为民众们所使用。这个异常的社会状态,使得汉文学史上也发生了一次异常态的空前的一幕;即在习见了无数的古典文学的努力者之后,我们在这时却第一次的见到无数的大作家,为非古典文学而努力着。这使中国文学,透

进了绝清新的空气，这使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无数的伟大的崭新的著作；特别是杂剧戏文，以及小说。可惜这个时代太短促了，昙花一现之后，便一去不复来了！（随了蒙古族的统治势力的过去而过去）中国又开始堕入另一个古典时代之中。——虽然这个时代的影响，仍然存在着——一部分的文人们仍然在无人知的境地里，为那些新体文学而努力着，然而他们的势力却已微弱得多了。戏曲的写作者虽仍然不少，却已不单是为民众而写作的了。假如这个封建社会的变态的时代，变态的经济状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恐怕文学革命运动，要不待现代的十几年中方才绝叫着的罢。可惜这个"变态"的社会，究竟只能够若昙花的一现而已！

三

恰好在这政治的坫坛不能供一般才士文人所利用，而才士文人们又正在寻找另一方面的发展的时候，经济上有了变动的一般社会——由静定的农业社会变做了商与农的社会——便吸收了这一大批的才士文人进去，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写作。

在这个"变态"的社会之中，最发达的是戏曲。这是天然的，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充裕之时，一般人民的享乐心理，便愈趋于复杂化，高超化。简单的角技、迎神、赛会，以及说书等等，已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需要，便自然的要落于那个高超而且复杂的艺术，即戏曲的身上。我们的戏曲在这时候以前，恰好已经有了萌芽，有了基础。这萌芽，这基础，在这时便很迅快的发展了，且更奠定了。宋、金时代的剧场，状态如何，因为文献无征，我们已无从臆断。但有一点，我们大约是可以知道的，他们

的戏曲不仅为民间所使用，且也已为庙堂所使用(戏文似尚未取得庙堂文学的地位)。不过在民间，在庙堂，固定的演剧团体虽是有的，固定的演剧的场所，似尚没有产生，而常期的固定的演剧时间似更不曾有过规定。易言之，他们的戏曲的演唱似是间歇性的，且系专为有特别事故——节日或宴会——而演唱的，例如今日乡村中的剧团，非逢大祭日，大节日，或某一个特别的酬神之节便不开演。且他们的剧团，似乎也与今日的乡村中所见的剧团一样，其性质是流动的，是移转旅行于各地的。他们的演唱的主顾是某一村的全体，或某一个人。易言之，即系“趸卖的”，却不是如现在的新式舞台般的“零售”式的出卖的。这样情形，我们从前已经说过的了。但在元代——蒙古大帝国的时代，我们却开始的见到那种“趸卖式”演剧，已一变而为近代式的“零卖”。这是极可注意的。易言之，即演剧团体在这时候，已足以被社会常期的供养着，而不必受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供养的了。他们现在虽常是流徙于各地，却是有了固定的演剧场所的了。他们现在是零星出卖于一般的民众，而不必趸卖于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了。综言之，元代的演剧团体，因了元代经济情状的变动，已由被动的被雇用于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地位，而变为主动的自由的在吸引着社会上一般的民众的了。这是很近代式的一种演剧方式，跟了很近代式的昙花一现的元代经济的变态状况而发生的。

我们如着手研究这种固定的剧场的情形，是很可以使我们觉得有趣的。在一般文献之中去寻找这一类的参考资料，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一般的文献，对于这种真正有重要价值的“社会文献”向来便是蔑视的。还是在戏曲的本身之中，却可使我们寻到了不少的材料。

原来元代的演剧团体，虽有一部分是固定的在某一个地方演唱着，但更大多数的却是流徙于各地"作场"的，正如近代的马戏班、旅行剧团一样。元代的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里，有一段文字将这个情形说得很详细：

(虔唱)〔紫苏丸〕伶伦门户曾经历，早不觉鬓发霜侵。孩子一个干家门，算来总是前生定。(白)老身幼习伶伦，生居散乐。曲按宫商知格调，词通大道入禅机。老身赵茜梅，如今年纪老大，只靠一女王金榜，作场为活。本是东平府人氏。如今将孩儿到河南府作场多日，今早挂了招子。不免叫出孩儿来商量明日杂剧。孩儿过来。……

(旦)奴家今日身已不快。懒去勾栏里去。……(净)适蒙台旨，教咱来至。如今到得它家。相公安排筵席。勾栏罢却，勾栏罢却。休得收拾。疾忙前去莫迟疑，你莫胡言语，我和你也棘赤。(虔末白)真个是相公唤不是？

(净)终不成我胡说。(旦)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末)孩儿与老都管先去。我收拾砌末恰来。(净)不要砌末，只要小唱。(末虔)恁地孩儿先去。我去勾栏里散了看的，却来望你。孩儿此去莫从容，相公排筵画堂中。(旦)情到不堪回首处，(合)一齐分付与东风。(并下)

由这一段话，可见当时演剧者的生活及勾阑内容的一斑。当时演剧者，仍是要应"官身"的。"相公"唤了他们去时，他们却不得不去，"勾阑里散了看的"，立即前往应召。再可见勾阑的所在，是有固定处所的。演剧者却并不居住在勾阑之中。要做"杂剧"时，却先须挂了招子。招子盖即今日戏园之招贴或广告一类的东西。又，当时如果不需要正式演剧时，伶人们也可以应召前去"小唱"。元人杜善夫有"庄家不识拘阑"一支套曲（见《太平乐府》及《雍熙乐府》），写乡间农人初入城市，进勾阑观看院本而吃

惊之状，由此颇可见当时勾阑中的情形的一斑：

(上略)当村许下还心愿，来到城中买些纸火。正打街头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不似那答儿闹攘攘人多。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演《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妆〔哈〕。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层层叠叠团圆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面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

这是最可靠的一段元代剧场文献，连看勾栏的价格也都记载出来了。这种勾栏一定是一种永久性质的建筑，专为演剧而用的。演剧的班子虽不是固定的一个，勾栏却是固定的。宋代已有勾栏，但其规模却没有那末伟大，结构也没有那末复杂。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勾栏压》一则，记载松江勾栏塌倒的情形，也足供我们的参考。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栏邻居顾百一者，一夕梦摄入城隍庙中。同被摄者约四十余人，一皆责状画字。时有沈氏子，以搏银为业，亦梦与顾同，郁郁不乐。家人无以纾之，劝入勾栏睹排戏。独顾以宵梦匪贞，不敢出门。有女官奴，习呕唱，每闻勾栏鼓鸣则入。是日，入未成，棚屋拉然有声。众惊散。既而无恙，复集焉。不移时棚阽压。顾走入抱其女，不谓女已出矣。遂毙于颠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

勾栏的棚屋会拉然有声，可见其建筑决非最近之事。又压死人之多，可见其建筑的材料一定是很笨重的。又"鼓鸣则入"云云，与杜善夫的"不住的擂鼓筛锣"云云，皆可见当时的勾栏也与今日的旧式剧场，在开演之前，必定要"擂鼓筛锣"以招致听众的。元无名氏杂剧《汉钟离度脱蓝采和》叙述伶人生活更为详尽。

（净云）俺两个，一个是王把色，一个是李薄头，俺哥哥是蓝采和。俺在这梁园棚内勾栏里做场。这个是俺嫂嫂。俺先去勾栏里收拾去。开了这勾栏棚门，看有什么人来。（钟离上）贫道按落云头，直至下方梁园棚内勾栏里走一遭，可早来到也。（做见乐床科。净）这个先生，你去那神楼上或腰棚上看去。这里是妇人做排场的，不是你坐处。（钟离）你那许坚末尼在家么？（净）老师父，略等一等便来也。……（正末上）小可人姓许名坚，乐名蓝采和。浑家是喜千金。所生一子是小采和，媳妇儿蓝山景。姑舅兄弟是王把色，两姨兄弟是李薄头。俺在这梁园棚勾栏里做场，昨日贴出花招儿去。两个兄弟先收拾去了。这早晚好勾栏里去。想俺做场的，非同容易也呵！

〔仙吕点绛唇〕俺将这古本相传，路岐体面，习行院打诨通禅，穷薄艺，知深浅。〔混江龙〕试看我行针步线，俺在这梁园城一交却又早二十年。常则是与人方便，会客周全。做一段有憎爱，劝贤孝，新院本，觅几文济饥寒，得温暖，养家钱。俺这里不比别州县。学这几分薄艺，胜似千顷良田。来到这勾栏里也。兄弟有看的人么？好时候也，上紧收拾。……

这又可见当时的演剧团，是以一个"末尼"为主人翁，或班长的。剧场上之以"末"为主体，大约便是此故。这时的演剧团，大抵是一门亲串组织成功的。所以班中的各个脚色，不是"许坚末尼"的妻、子、媳妇，便是他的"姑舅兄弟"、"两姨兄弟"。这也是可使我们注意的一点。

朱有燉的《刘盼春守志香囊怨》剧本叙述另一种乐团的组织，亦颇为详尽。

（外云）自家姓刘，是这汴梁乐人院里一个出名的末尼。年小时子弟每见我唱得好，与了个乐名，唤做鸣高。如今年老了。有我婆婆，当着这穷家缘过活。有个女孩儿，年长一十八岁，名是腊儿，四般乐器皆能。酒席上老先生每见孩儿能弹快唱，与了孩儿一个名字，唤

做盼春。……（贴净云）尊兄，今此女子，不比其他之妓，十分能弹能唱，记得有五六十个杂剧。（净云）小子爱看的是杂剧。（做放砌末了云）今放十疋细布在此，请大姐一度新声。

这可见当时的演唱杂剧或传奇者，不尽为旅行的或固定的纯粹的演剧团体。有时，娼妓之家也负演唱戏剧的义务，有如今日日本之艺妓。这在上面所引《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中的一段里也可以见到。在那里，旅行剧团里的女子，似乎也可以明白的出去应酬"客人"。而在朱氏所写的这个杂剧里，则演唱戏剧者明白的为一个妓女。又，《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里说的，"砌末"可以随身带去；这个《香囊怨》里，又叙述"砌末"可以顿时"放"了。是这种杂剧一类的戏曲，是可以不一定需要什么舞台或"勾栏"一类的特备的场所的。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演唱，只要带了砌末去；也可以顿时在妓院中演唱着，只要"放"了砌末。因为演剧团体与"妓院"如此的混淆不分，所以后来往往即以"勾栏"为妓院。钟嗣成《录鬼簿》载赵文敬以下数人，皆是教坊中人：

赵文敬　彰德人，教坊色长；

张国宾　大都人，即喜时营教坊勾管；

红字李二　京兆人，教坊刘耍和婿；

李郎　刘耍和婿。

钟嗣成置他们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之列，并没有看不起的表示。而红字李二也和马致远、李时中诸人合作《开坛阐教黄粱梦》一剧，致远等并不以为嫌。是足见当时"教坊"中人，其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并不低微。但《太和正音谱》则述赵子昂语，斥张国宾诸人之作为"绿巾词"，根本上看不起他们。《正音谱》云："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

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而于著录诸家著作之末，又别列一类曰，“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子昂赵先生曰：‘娼夫之词，名曰绿巾词。其词虽有切者，亦不可以乐府称也。’故入于娼夫之列。”熏人欲呕的士大夫气息乃出之于王族才人的笔下，而一般文人们却是并不执持着这种见解的。朱有燉又有《蟠桃会八仙庆寿》一剧，其中所叙述的当时剧坛情形，也可供我们研究。底下叙的又是蓝采和的事。当采和出场时，一群孩儿们跟在他后边：

> (众徕扯蓝云)兀的开着勾栏哩！老官人，你去做个院本我每看一看。(蓝云)我不去，我不去。(众徕云)怎地不去？(蓝唱)倘秀才扯我向勾栏里发科，怎禁那戏房里撅丁每絮聒。(众徕云)他絮聒些甚的？(蓝唱)他敢道搀了他衣食待怎么！(众徕云)不去发科，只拴一个焰爨也罢。(蓝唱)你教我拴一个新焰爨。(众徕云)替那鼓弄每开呵些也好。(蓝唱)你教我打一个硬开呵，着那火看官每笑我。

在这短短的一段里，作者使我们明白：在勾栏里，所演的并不止正宗演剧的“发科”的一种；更有“拴一个焰爨”及“替那鼓弄每开呵”云云的种种的简短的演奏之举。我们虽已不能十分明白所谓“拴焰爨”、“打开呵”的意义，但可知他们当是一种短剧或串插的表演，如说笑话，谈人情之类，并非正式的演唱。这也可知在当时的勾栏里所表演的东西是很复杂的，未必便只是纯粹的戏剧一种。

元代的勾栏(即戏园或剧场)，既是那末样的发达，于是新剧本的需要，遂大为迫切。旧剧或“戏文”的翻本，都使观众容易生厌，于是剧团的主人们遂不得不设法去搜罗新的剧本，以应这种迫切的需要。也有教坊中人，自会作剧的，像张国宾之类。但所作究竟不多。于是不得不求之于学士大夫。当这时，学士大夫

们正有“怀才不遇”之感，遂也便捉住了这个新兴的文体，以恣自己的笔锋的挥写。当一部剧本脱稿，不久便可见之于红氍毹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宛转深切的，由伶人口中说唱出来。他们所创造的人物，所虚构的布局，也逐渐的展放于观众之前；或为之笑，或为之叹，或为之奋然而怒发，或为之凄然而泪下。这样的一种可感动的境界，是从前的文人学士们所从来不曾经历过的。这是在解决著作家本身的生活问题以外的又一种更伟大的收获。于是有天才的诗人们便都放弃了诗古文词的熟套，而从事于这一种崭新的文体——杂剧。

像这样改途易辙的天才的诗人们，就今所知的，最早的便是关汉卿、王实甫、白朴诸人。关、王之后，作者更仆难数。他们所著作的剧本都不以一二计。关氏所作，多至六十余本。王氏所作虽较少，也有十四本（以《西厢》作四本计）。马致远所作，也是十四本。白朴则有十七本。其余郑光祖有十九本，乔吉甫有十一本，高文秀有三十二本，郑廷玉有二十三本。李文蔚、李直夫、吴昌龄、武汉臣、李寿卿、尚仲贤、石君宝诸人所作，也各在十种以上。这都可见当时作家的如何努力的情形。

这些作家的生平都是若明若昧的，其确切的生卒年代，既皆不大可考，而其生平事实又往往是无能称述的。《录鬼簿》虽记载较详，亦仅对于与他同时代的数十作家有较详细的叙述。其他大多数的“前辈名公”却只是极简略的说及名字里居而已。除了几个比较有声望的作者以外，其余的重要作家，大都只是“浮沉下僚”的不得志的文人学士们，或竟是民间的文士，所谓“书会先生”者流的是。

说到“书会先生”，我们知道，他们的来历是很古远的。当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们还在为庙堂之上的人创作着，为皇室贵家歌

颂着，为他们自己及交游们鼓吹诉愿着时，便已有一大批为人民所喜爱的无名文人们，在暗地里活跃着。他们的名字，不会上《文苑传》、《儒林传》的，他们的作品，不会上《艺文志》、《经籍志》的。但他们在民间，却有极雄厚的隐伏的势力。他们的作品，是真实的“大众化”，读者们是不可计量的伙多。他们每是各个新文体的先锋。但他们却是无名的，不知从多少年代以来，那些民间的无名文人都直是处在这样可悲叹的情形之下。到了这一个“变态”的社会，“社会经济十分发达”的局面里，他们乃突然的为世人所注意。他们的天才，乃开始为文人学士们所注意。而他们的自身也便挤入于文人学士们之林。虽然仍有多数的书会先生们是没世无名，但至少总有一部分是被文人学士们所选拣出来的了。

书会先生乃是民间的文人们的称号之一。大约他们的称号是随了“书场”与“勾栏”的发达而来的。他们最初出现的时代是宋（确切一点的说，大约是南宋）。而全盛的时代，便是那个中国政治、经济的生活都呈现着异态的时代——元。

书会先生们写着小说，也创作着剧本。在我们仅可见到的元代戏文的三种里，有两种是这样的题着的：

> 小孙屠　古杭书会编撰（《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 宦门子弟错立身　古杭才人新编（同上）

所谓“古杭书会编撰”云云，大约指的便是书会先生所编撰的了。“古杭才人”云云，这“才人”虽不说明是“书会先生”，一定也是他们的一流。《简帖和尚》的最后，有一段话道：

> 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

《张协状元戏文》(《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的开场亦有：

> 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

云云。书会先生们在当时文坛上，一定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又有所谓"老郎"者，宋、元人所作"话本"中亦每说及。他们每云这是京师老郎们流传下来的，或是老郎们见了，为作什么云云。大约老郎们也便是书会先生们的别称。

元代的经济情形，既是十分的异态的发展，于是一般未之前有的社会情形，也便跟之而来。"钞票"也实行使用了；而著作家们及出版家们便也发生了版权的问题。在这时以前书坊刻书虽不在少数，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似未曾发生过。到了这时，却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例子，便存在于元至顺二年刊本的《古今韵会举要》的序末。这乃是刻书者的一个广白；他道的是：

> 寀昨承　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要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画音义，了然在目。诚千百年间未睹之秘也。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
>
> 藻鉴。　　　　　　　　　　　　　　后学　陈寀谨白

这与今日的"此书有著作权，如有翻刻，千里必究"云云的广告，其作用是没有两样的。著作权的问题，至此而始发生，这也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平均是不很低落的。尽管不知汉字的蒙古人掌握着军国的大权，但汉籍的流行，却仍是甚为流行的。科举虽

不举办，或虽举办而有名无实，然一般的书籍，却仍然甚为流行。

为了并不预备给考选人之用，因此，流行的书籍，往往是近乎日常实用一方面的。这可以分作好几层来说。第一，因为戏剧、音乐、词曲的发达，因此，韵书的编纂，也适应了这个特殊的需要而大为发展。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外，韵书的数量是很不在少的：

《经史字源》(张子敬)、《学童识字》(楼有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一卷(刘鉴)、《韵史》三百卷(陈仁子)、《韵海》(陈元吉)、《正字韵纲》四卷(魏温甫)、《类韵》二十卷(李世英)、《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黄公绍、熊忠)、《韵府群玉》二十卷(阴时夫)、《韵府群玉掇遗》十卷(钱全衮)、《押韵渊海》二十卷(严毅)、《韵书群玉》(盛舆)、《韵原》六十卷(蒋小晦)、《免疑字韵》四卷(李士濂)、《集韵》(竹川上人)、《叶韵补疑》一卷(何中)、《韵书》四卷(邵光祖)。

第二，日用的酬应必备一类的书，也一时出现了不少。这一类的书籍是每个家庭中，粗识文字的人们所必备的，所以流行得一定是很广的：

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一百四十五卷后集六十二卷　刘应孝编
万宝事山二十卷　钱谱编
经史事类书泽三十卷　张谅编
群书钩元十二卷　高耻传编
竹素钩元三十卷　俞希鲁编
小学日记故事十卷　虞韶编
经子类训二十卷　集翠裘二十卷　均白珽编
居家必用事类十卷　(或云熊宗立撰)
破万总录一千卷　唐怀德编
艺圃搜奇二十册　陈世隆编

古今事文类聚新集二十六卷　外集十五卷　富大用编

其他医学、占卜诸书也大为发达，原因也为的是实用必需之故。《居家必用》及《事文类聚》诸书，宋时已有，却至元而大为流行。

其他民间流行的剧本、话本、讲史、词曲之类，其付之刷印者无虑千百种。到了今日，他们散失虽多（薄册之小说、戏曲，最易散失），却仍有一部分可以见到。这使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流行读物的面目如何。

我们知道，外国人及外国文学的势力，在元代是很伟巨的。有许多的外来辞语及外来故事，在这时都融注于汉文之中。更有许多外来的思想，也乘机输入。——特别是波斯、印度及西域一带的事物文化，被我们所吸收的最多。但同时，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也大为西域诸国所接受。到中国来的西域人，有不少是受了中国化的。也有许多的中国故事，在这时是变成了波斯诸国的重要的故事的。重要的能够写汉文学的西域人，有以下诸人。贯酸斋（名云石）的散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住在武林；师姚燧，故又善古文。杨朝英著名的曲选《太平乐府》便有贯氏的序言。又有马元皋、琐非复初、不忽麻、阿鲁威、沙正卿诸人，皆善曲。而散文作家则马祖常、余阙数人最为有名。诗人则有萨都剌、丁鹤年等；彼等皆卓然可称为大家。而辛文房著《唐才子传》十卷，亦为用力甚深的传世之书。（详见陈垣氏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第四，文学篇，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元时外国的汉文学者虽不止西域人，而以西域人为最占多数。）

四

元代以后，便来了一个汉人“恢复中原”的时代。这个时代，

虽然表面上蒙古族的压迫已经除去，在实际上，流氓皇帝朱元璋的高压手段，却似更有甚于蒙古族的帝王。人民的生活，似较前更为困苦。中国重复成了一个“闭关”的时代。再者，蒙古人全师北退，并未受到大创。从前所掳劫的财宝，大约都不曾遗落下来。所以汉族在经济上是远比不上前一个时代的富裕。又，久经丧乱之后，人民的元气未复。在文化上，只可以说是较前坠落，不能说是进步。所以文化事业，差不多全是承袭了前代的残余。几个重要的诗人，若刘基、杨维桢，重要的文人，若宋濂等等，也都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人物。文坛的风气，依然是元末的式样。特别是戏剧与小说，可以说，完全不曾变过什么样子。全盘的格律声色都是元代的。直到了永乐以后，方才略见有个性的发展。但仔细的看来，在正德、嘉靖之前，我们可以说一句，蒙古族所造成的风尚，仍是变动得并不太大。

说到政治上的高压，那是更有甚于不知汉事的蒙古人的。几次政治上的大屠杀，若蓝玉案件，方孝孺案件等等，至今谈之，犹为色变股栗。一方面是“人心厌乱”，一方面是原是继承着前代的强悍的统治的，所以任何无理性的政令也都无抵抗的行得通。最可笑的是下面调查户口的一道谕旨：

十八世真一领圣谕颁给户部勘合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正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一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

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有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从万历刊本《朱氏家谱》上钞录下来的。当时这个“户帖”是交给朱真一收执的。“我这大军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这是如何横暴的检点与调查，我们是不难想象得之的。“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又何求而不得呢。这种雷厉风行的调查户口的方法，据说还曾沿袭下去很久。

这还不算希奇。最奇怪的是，犯了唱曲的等等“罪过”的人们的处罚。我们且看他们是如何的处罚方法：

国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礼部榜文一款内使一剃搭头。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禁约，不许将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以为名字称呼。一医人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止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止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为奸顽乱法事，节次据五城兵马司拿送到犯人颜锁住等，故将原定皮扎翰样制更改，做半截靴短靿靴，里儿与靴靿一般长，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卖与

人，仍前自便，于饮酒宿娼行走摇摆，该司送问罪名。本部切详，先为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贵贱，所以朝廷命礼部出榜晓谕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穿靴，止许穿皮扎𩌦，违者处以极刑。此等靴样传于外，必致制度紊乱，宜加显戮。奉旨：这等乱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云南。一榜，永乐元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此等事，国初法度之严如此，祖训所课顿挫奸顽者，后一切遵行律诰，汤网恢恢矣。（顾起元：《客座赘语》。）

逍遥牢

俗传淮清桥北有逍遥楼，太祖所建，以处游惰子弟者。按陈太史维桢录记，太祖恶游于博塞之民。凡有不务本逐末博弈局戏者，皆捕之禁锢于其所，名逍遥牢。（同前）

在这样可怕的绝无理性的高压力之下，人民自然是不敢一动的。士气的消沉，旷古未有。继于高启、方孝孺诸悲剧之后，文人们益发不敢放言高论。他们只好仍然陷溺于声色歌舞之中，完全承受了“胡元”时代的浅薄的悲观论。在这时代，表现于“民间文学”——即剧曲与散曲——之中的，当然仍是前代的彩色与内景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动。恰好蒙古族虽已被驱北去，而根深蒂固的北剧，仍然盛极一时。文学的素质与外形，皆不曾有了什么大变动。即正统派的诗词散文，也是陷在同一的情形之下。

明兴百年间，其实与元代的一个世纪，是难于分析为二的。——

所不同的是：元代的文学是勃兴的，勇健的，具有青年期的活泼与精力充沛的现象。但到了这个时代，却像是“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了。百十年间，文坛之衰落，前未之有。元人是横暴的，但对于时代的文学的流行却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比之元人更为横暴的朱氏的政府，却用了更为恶辣的手段——这于上文所引诸文告中，可见一斑——，干涉民间的文化事业，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也实在因为戏曲的盛极之后，难以为继。蒙古大帝国的覆亡，中国民间的经济能力，也随之而大为衰退。国门依旧地人为地封锁起来了。外国人也几乎全部退出国境以外了，国际贸易也几乎是等于零。有了此种种原因，光芒万丈的剧坛遂渐渐的消沉了下去。

当时剧坛之所以尚不至于完全没落者，亏得是有几位好文的藩王，若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由燉等，为之支撑于其间耳。而永乐皇帝他自己也就是一位戏剧家们的东道主。正如汉初的中国文化，有赖于淮南王刘安以及梁孝王诸人的扶持一样。

直到了正德之末，嘉靖之初，文坛方才渐渐的有了生气起来。但文坛的趋势，却已是变更了一个方向。它不复墨守着中世纪的家法，而开始走入近代纪的时代中的了。

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

一　何谓"公案剧"？

"公案剧"是什么？就近日所传的《蓝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包公案》、《海公案》一类的书的性质而观之，则知其必当为摘奸发覆，洗冤雪枉的故事剧无疑。吴自牧《梦粱录》所载说"小说"的内容，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赶棒，发迹变泰的分别。那时，传奇公案，已列为专门的一科，和"烟粉灵怪"的故事，像《洛阳三怪记》、《西山一窟鬼》、《碾玉观音》等话本，同为人们所爱听的小说的一类了。宋人话本里的"公案传奇"，以摘奸发覆者为最多。情节有极为离奇变幻的，像：

简帖和尚（见《清平山堂话本》及《古今小说》）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见《古今小说》）
错斩崔宁（见《京本通俗小说》及《醒世恒言》）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见《醒世恒言》）
合同文字记（见《清平山堂话本》）

等等，尽有足和近代的侦探小说相颉颃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和《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二篇，其结构尤饶迷离徜恍之致。

清平山堂刊的《简帖和尚》，其题目之下，别注一行道：

公案传奇。

是知"公案传奇"这个名目，在很早的时候便已成为一个很流行的称谓。而这一类"摘奸发覆，洗冤雪枉"的故事，当是很博得到京瓦市中去听小说的人们的喝采的。他们把她们当作了新闻听；同时，也把她们当作了故事听。

这一类的故事，其根源大多数自然是从口头或文告、判牍中来的。经了说话人一烘染，自会格外的有生趣，格外的活泼动人。

到了元代，杂剧及戏文里，很早的便已染受到这种故事的影响，而将她们取来作为题材。

观于元戏文和杂剧里"公案剧"数量之伙多，可知"公案剧"在当时也必定是很受听众欢迎的。

二　元代的"公案剧"

锺嗣成的《录鬼簿》记录元杂剧四百余本，其中以"公案"故事作为题材的总在十之一以上。即就存于今者而计之，其数量也还可以裒然成为数帙。且列其目于下：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感天动地窦娥冤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以上关汉卿作）

包待制智勘后庭花（郑廷玉作）

包待制智勘生金阁（武汉臣作）

救孝子烈母不认尸（王仲文作）

张鼎智勘魔合罗（孟汉卿作）

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李行道作）

河南府张鼎勘头巾（孙仲章作）

秦翛然断杀狗劝夫（萧德祥作）

包待制陈州粜米

朱砂担滴水浮沤记

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玎玎珰珰盆儿鬼（以上无名氏作）

若并《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曾瑞作）、《郑孔目风雪酷寒亭》（杨显之作）一类性质的剧本而并计之，则当在二十几种以上。

元戏文里，也有不少这一类题材的曲本，像：

杀狗劝夫

何推官错勘尸

曹伯明错勘赃

包待制判断盆儿鬼

小孙屠没兴遭盆吊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等等皆是。惜存于今者并不多耳。（仅存《杀狗劝夫》及《小孙屠没兴遭盆吊》）

最有趣的是，公案剧不仅是新闻剧，而且为了不忿于正义的被埋没，沈冤的久不得伸，一部分人却也竟借之作为工具，以哗动世人的耳目，而要达到其"雪枉理冤"的目的。周密的《癸辛杂识》（别集上，照旷阁本）曾载有祖杰的一则，其文云：

温州乐清县僧祖杰，自号斗崖，杨髡之党也。无义之财极丰。遂结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刹也。为退居，号春雨庵，华丽之甚。有富民俞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为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为僧于雁荡。本州总管者，与之至密，托其访寻美人。杰既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未几，有孕。众口籍之，遂令如思之长子在家

者娶之为妻，然亦时往寻盟。俞生者，不堪邻人嘲诮，遂挈其妻往玉环以避之。杰闻之，大怒，遂俾人伐其坟木以寻衅。俞讼于官，反受杖。遂诉之廉司，杰又遣人以弓刀置其家而首其藏军器，俞又受杖。遂诉之行省，杰复行赂，押下本县，遂得甘心焉，复受杖。意将往北求直，杰知之。遣悍仆数十，擒其一家以来，二子为僧者，亦不免。用舟载之僻处，尽溺之，至刳妇人之孕以观男女，于是其家无遗焉。雁荡主首真藏叟者不平，又越境擒二僧杀之。遂发其事于官，州县皆受其赂，莫敢谁何。有印僧录者，素与杰有隙，详知其事，遂挺身出告，官司则以不干己却之。既而遗印钞二十锭，令寝其事，而印遂以赂首，于是官始疑焉。忽平江录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据俞如思一家七人，经本司陈告事。官司益疑，以为其人未尝死矣。然平江与永嘉无相干，而录事司无牒他州之理。益疑之。及遣人会问于平江，则元无此牒。此杰所为，欲覆而彰耳。姑移文巡检司追捕一行人。巡检乃色目人也，夜梦数十人皆带血诉泣，及晓而移文已至，为之悚然。即欲出门，而杰之党已至，把盏而赂之。甫开樽，而瓶忽有声如裂帛，巡检恐而却之。及至地所，寂无一人。邻里恐累，而皆逃去，独有一犬在焉。诸卒拟烹之，而犬无惊惧之状，遂共逐之，至一破屋，嗥吠不止。屋山有草数束，试探之，则三子在焉，皆恶党也。擒问，不待捶楚，皆一招即伏辜。始设计招杰，凡两月余，始到官，悍然不伏供对。盖其中有僧普通及陈轿番者，未出官。普已赍重货入燕求援，以此未能成狱。凡数月，印僧日夕号诉不已，方自县中取上州狱。是日，解囚上州之际，陈轿番出觇，于是成擒，问之即承。及引出对，则尚悍拒。及呼陈证之，杰面色如土。陈曰："此事我已供了，奈何推托！"于是始伏。自书供招，极其详悉，若有附而书者。其事虽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赂者，尚玩视不忍行。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越五日而赦至。（夏若水时为路官，其弟若木备言其事。）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公案剧之所以产生，不仅仅为给故

事的娱悦于听众而已，不仅仅是报告一段惊人的新闻给听众而已，其中实孕蓄着很深刻的当代的社会的不平与黑暗的现状的暴露。

平民们去观听公案剧，不仅仅是去求得故事的怡悦，实在也是去求快意，去舞台上求法律的公平与清白的！当这最黑暗的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他们是聊且快意的过屠门而大嚼。

三　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

所以元代公案剧多量的产生，实自有其严重的社会的意义在着的。我们不要忘记了元代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时代。他们把居住于中国的人民分别为左列的四个等级：

(一)蒙古人，那是天之骄子，贵族，最高的统治者；

(二)色目人，包括回回人及其他西方诸民族的人民在内；他们为了被征服较早；所以蒙古人也利用之，作为统治中国的爪牙；

(三)汉人，包括北方的人民，连金人也在内；

(四)南人，即江南的人民，最后臣服于他们的。

南人是最倒霉的一个阶级，是听任蒙古人、色目人的践踏、蹂躏而不敢开口喊冤的一个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

而蒙古人、色目人，又是怎样的不懂得被征服者们的风俗、习惯，不明了他们的文化，甚至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是不明白中国的语言文字的。

叫那大批的虎狼般的言语不通的官僚们，高高在上的统治着各地的民众，怎样的不会构成一个最黑暗、最恐怖的无法律、无天理的时代呢？

即有比较贤明些的官吏们，想维持法律的尊严，然而他们却不能不依靠着为其爪牙的翻译或胥吏的。那一大批的翻译和胥吏，其作恶的程度，其欺凌压迫平民们的手段，是常要较官僚们厉害数倍，增加数倍的。

这样的情形，即以翻译吏支配着法庭的重要的地位的情形，是我们以今日之租借地的法庭的情形一对证便可明白其可怖的程度的。

下面的一段故事，已不记得那一部笔记里读到了，但印象却深刻到至今不曾暗淡了下来！

在元代，僧侣们的势力是很大的。有一部分不肖的奸僧们便常常的欺压良民。某寺的住持某某，庙产不少，收入颇丰，便以放债为业。到期不还的，往往被其凌迫不堪。有一天，许多债户到他那里请求宽限。但他坚执不允，必求到官理诉。众人便不得已的和他同上官衙。其中有几个黠者，却去求计于相识的翻译。翻译吏想了一会之后，便告诉他们以一个妙策：每个债户都手执香枝，一个空场上预先搭好了一个火葬堆。众人拥了那位住持到衙门里去。问官是不懂汉话的，全恃翻译吏为之转译。那位住持向他诉说众债户赖债不还的情形，并求追理。那个翻译吏却把他的话全都搁了下去，另外自己编造了一段神谈，说：那位住持是自知涅槃之期，特来请求允许他归天的，所以众人都执香跟随了他来。问官听了这，立刻很敬重的允许其所求。于是，不由那位住持的分说，争辩，众人直拥他向火葬场走去，还导之以鼓乐，生生的把这位债主烧死了。而那位问官，还被蒙在鼓里，以为他管下真的出了一位圣僧！

这故事未免太残忍，但可见翻译吏所能做的是怎样的倒黑为白的手段！

在这种黑无天日的法庭里，是没有什么法律和公理可讲的。势力和金钱，便是法律的自身。

所以，一般的平民们便不自禁的会产生出几种异样的心理出来，编造出几个型式的公案故事：

第一型是清官断案，不畏势要权豪；小民受枉，终得于直。这是向往于公平的法律，清白的法官的心理的表现。正像唐末之产生侠士剑客的故事，清初遗民之向慕梁山水浒的诸位英雄们的事迹的情形一般无二。这是聊且快意的一种举动。

第二型是有明白守正的吏目，肯不辞艰苦，将含冤负屈的平民，救了出来。这也许在当时曾经有过这一类的事实。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他们便夸大张皇其事而加以烘染、描写。这也正是以反证出那一班官僚们是怎样的"葫芦提"，而平民们所向往的竟是那样的一种精明强干的小吏目们！

基于这两点，元代的公案剧，其内容、其情调，便和宋代话本里的公案故事有些不同，也便和明以来的许多"公案集"像《廉明公案》、《海刚峰公案》、《包公案》等等，有所不同。

四　与宋代"公案传奇"的不同

宋代的"公案传奇"，只不过是一种新闻，只不过是说来满足听众的好奇心的。至多，也只是说来作为一种教训的工具的。在其间，我们只见到情节的变幻，结构的离奇，犯罪者的狡猾，公差们的精细。除了《错斩崔宁》的少数故事之外，很少是含冤负屈，沈怨不伸的。

象《简帖和尚》，这和尚是那末奸狡，然而终于伏了法。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

做《南乡子》：

> 怎见一僧人，犯滥铺模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状了，遭刑，棒杀髡囚示万民。沿路众人听，尤念高王观世音。护法喜神齐合掌，低声，果谓金刚不坏身。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写道士孙神通冒充二郎神，奸污了内宫韩夫人。后来，因了一只皮靴，生出许多波折，终于被破获伏法而死。"正是：但存夫子三分礼，不犯萧何六尺条。自古奸淫应横死，神通纵有不相饶。"

说书者们是持着那样的教训的态度。

便是包公的故事，像《合同文字记》，也并不怎样的"神奇"，也不是什么专和"权豪势要"之家作对的情节，只是平平淡淡的审问一桩家产纠纷的案件。"包相公问刘添祥：这刘安德是你侄儿不是。老刘言不是。刘婆亦言不是。既是亲侄儿，缘何多年不知有无。包相公取两纸合同一看，大怒，将老刘收监问罪。"

这些，都是常见的案件，都是社会上所有的真实的新闻，都是保存于判牍、公文里的故事，而被说话人取来加以烘染而成为小说的。除了说新闻，或给听众以故事的怡悦之外，很少有别的目的，很少有别的动机。说话人之讲说这些故事，正和他们之讲说"烟粉灵怪"、"朴刀赶棒"一类的故事一样，只是瞎聊天，只是为故事而说故事。

五　元代公案剧的特质

但元代公案剧的作者们却不同了。他们不是无目的的写作，他们是带着一腔悲愤，要借古人的酒杯，以浇自己的块垒的。所以，往往把古人的公案故事写得更为有声有色，加入了不少的

幻想的成分进去。包待制在宋人话本里，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官僚。在明、清人的小说里，只是一位聪明的裁判官。但在元代杂剧里，他却成了一位超出乎聪明的裁判官以上的一位不畏强悍而专和“权豪势要”之家作对头的伟大的政治家及法官了。他甚至于连皇帝家庭里的官司，也敢审问。（像《金水桥陈琳抱妆盒》）

〔双调新水令〕钦承圣敕坐南衙，掌刑名纠察奸诈。衣轻裘，乘骏马，列祗候，摆头踏。凭着我懒劣村沙，谁敢道侥幸奸猾！莫说百姓人家，便是官宦贤达，绰见了包龙图影儿也怕！

——《包待制智勘后庭花》

一般平民们是怎样的想望这位铁面无私，不畏强悍的包龙图复生于世呀！然而，他是属于宋的那一代的，他是只能在舞台上显现其身手的！

这，便把包龙图式的故事越抬举得越崇高，而描写便也更趋于理想化的了。

元代有许多的“权豪势要”之家，他们是不怕法律的，不畏人言的。他们要做什么便做什么，用不着顾忌，用不着踌躇。像杨髡，说发掘宋陵，他便动手发掘，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虽然后来曾造作了许多因果报应的神话，以发泄人民的愤激。而杨髡的一个党羽，僧祖杰，竟敢灭人的全家，而坦然的不畏法律的制裁。要不是别一个和尚和他作对，硬出头来举发，恐怕他是永远不会服辜的。要不是有一部分官僚受舆论的压迫而毙之于狱，他是更可以坦然的被宣告无罪而逍遥自在的。（他死后五日而赦至！）连和尚都强梁霸道到如此，那一班蒙古人、色目人自然更不用说了。法律不是为他们设的！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所写的鲁斋郎，是那样的一个人？且

听他的自述。"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鴘鸟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这样的一个本分的人，便活是蒙古或色目人的一个象征。他仗着特殊的地位，虽不做官，不骑马，却可以欺压良民，掠夺他们之所有。所以，一个公正的郑州人，"幼习儒业，后进身为吏"的张珪，在地方上是"谁不知我张珪的名儿"，然而一听说鲁斋郎，便连忙拚了口：

> 〔仙吕端正好〕被论人有势权，原告人无门下。你便不良会，可跳塔轮铡，那一个官司，敢把勾头押。题起他名儿也怕！（幺篇）你不如休和他争，忍气吞声罢，别寻个家中宝，省力的浑家。说那个鲁斋郎，胆有天来大。他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敢蹅踏，赤紧的他官职大的忒稀诧！

总是说他"官职大的忒稀诧"，却始终说不明白他究竟是个什么官。后来他见了张珪的妻子，便也悄悄的对他说，要他把他的妻在第二天送了去。张珪不敢反抗，只好喏喏连声的将他的妻骗到鲁斋郎家中去。直到了十五年之后，包待制审明了这案，方才出了一条妙计，将鲁斋郎斩了。然这最后的一个结局，恐怕也只是但求快意，实无其事的罢。

《包待制智勘生金阁杂剧》里的庞衙内，也便是鲁斋郎的一个化身。他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个苍蝇相似。他"姓庞名绩，官封衙内之职"。然而这"衙内"是何等官名？还不

是什么“浪人”之流的恶汉、暴徒么？他夺了郭成的“生金阁”，抢了郭成的妻，还杀死了郭成。他家里的老奶娘，知道了这事，不过在背地里咒骂了他几句，他却也立即将她杀死。他不怕什么人对他复仇。直到郭成的鬼魂，提了头颅，出现在大街上，遇到了包拯，方才把这场残杀平民的案件破获了。然而鬼魂提了自己的头颅而去喊冤的事是可能的么？以不可能的结局来平熄了过分的悲愤，只有见其更可痛的忍气吞声的状相而已！

便捉赴云阳，向市曹，将那厮高杆上挑，把脊筋来吊。我着那横亡人便得生天，众百姓把咱来可兀的称赞到老。

这只是快意的“咒诅”而已。包拯除去了一个庞衙内，便被众百姓“称赞到老”，可见这值得被众百姓“称赞到老”的官儿在元代是如何的缺乏，也许便压根儿不曾出现过。所以只好借重了宋的那一代的裁判官包拯来作为“称赞”的对象了。

《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里的刘衙内也便是鲁斋郎、庞衙内同类的人物。朝庭要差清廉的官到陈州去粜米，刘衙内却举荐了他的一个女婿杨金吾，一个小衙内（他的儿子）刘得中去。这二人到了陈州倚势横行，无恶不作。他们粜米，“本是五两银子一石，改做十两银子一石；斗里插上泥土糠粃，则还他个数儿。斗是八升小斗，秤是加三大秤。如若百姓们不服，可也不怕。放着有那钦赐的紫金锤呢。”

所谓“钦赐的紫金锤”，便是那可怕的统治者的权力的符记罢。一个正直的老头儿，说了几句闲话，他却吃了大苦：

〔仙吕点绛唇〕则这官吏知情，外合里应，将穷民并。点纸连名，我可便直告到中书省。

〔混江龙〕做的个上梁不正，只待要损人利己惹人憎。他若是将咱刁蹬。休道我不敢掀腾！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

他也故违了皇宣命，都是些吃仓廒的鼠耗，咂脓血的苍蝇。

〔油葫芦〕则这等攒典？哥哥休强挺，你可敢教我亲自秤。今世人那个不聪明，我这里转一转，如上思乡岭，我这里步一步，似入琉璃井。秤银子秤得高，哎，量米又量的不平。元来是八升嘢小斗儿加三秤，只俺这银子短二两，怎不和他争！

〔天下乐〕你比那开封府包龙图少四星，卖弄你那官清法正行，多要些也不到的担罪名。这壁厢去了半斗，那壁厢掠了几升。做的一个轻人来还自轻。

〔金盏儿〕你道你奉官行，我道你奉私行。俺看承的一合米，关着八九个人的命。又不比山麋野鹿众人争，你正是饿狼口里夺脆骨，乞儿碗底觅残羹。我能可折升不折斗，你怎也图利不图名。

他这样的争着，却被小衙内命手下人用紫金锤将他打得死去活来：

〔村里迓鼓〕只见他金锤落处，恰便似轰雷着顶。打的来满身血迸，教我呵怎生扎挣！也不知打着的是脊梁，是脑袋，是肩井。但觉的刺牙般酸，剜心般痛，剔骨般疼。哎哟，天那！兀的不送了我也这条老命！

〔元和令〕则俺个粜米的有甚罪名，和你这粜米的也不干净！现放着徒流笞杖，做下严刑，却不道家家门外千丈坑，则他这得填平处且填平，你可也被人推更不轻！

〔上马娇〕哎，你个萝卜精头上青，坐着个受钞的寿官厅，面糊盆里专磨镜。哎，还道你清，清赛玉壶冰！

〔胜葫芦〕都只待遥指空中雁做羹，那个肯为朝廷。有一日受法餐刀正典刑，恁时节钱财使罄，人亡家破，方悔道不廉能。

〔后庭花〕你道穷民是眼内疔，佳人是颏下瘿，便容你酒肉摊场吃，谁许你金银上秤秤。儿也，你快去告不须惊，只指着紫金锤专为照证。投词院直至省，将冤屈叫几声。诉出咱这实情，怕没有公与卿，必然的要准行。任从他贼丑生百般家着智能，遍衙门告不成，也

还要上登闻将怨鼓鸣。

这老头子，张懒古，是咒骂得痛快，但他却牺牲了他的性命。“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他们是那末可怜的呼吁和哀鸣呀！然而便这“高声”的不平鸣，也成了罪状而被紫金锤所打死。

后来，包待制到陈州来查，张懒古的儿子小懒古方才得报他父亲之仇。包待制将张金吾杀死，还命小懒古亲自用紫金锤将刘小衙内打死。刘衙内将了皇帝的赦书来到时，却发见了他的子和婿的尸身。包待制不留情的连他也捉下。

这当然是最痛快的场面。然而，这是可能的事么？

总是以不可能的结局来作为收场，还不是像唐末人似的惯好写侠士剑客的雪不平的故事的情形相同么？

六 糊突的官

写包待制是在写他们的理想中的贤明正直的裁判官的最崇高的型式。同时却有许多糊涂的官府，毫不懂事，毫不管事，专靠着他们的爪牙(即吏役们)作为耳目。判案的关键竟完全被执握在那些吏目的手里。

蒙古官或色目官都是不认得汉字，不懂得汉语，更是不明白什么法律的。最本分的官府，是听任着他们的翻译和吏目们的播弄的；而刁钻些的，或凶暴些的，其为非作歹，自更不堪闻问了！

但有心于作恶的不良的官吏，总没有糊突无知的多。而在糊突无知的作为里，被牺牲的平民们也决不会比敢作敢为的恶官僚少些。大抵做官糊突的，总有一个特征，什么都颠倒糊突，任人播弄，但至少有一点是不糊突的：那便是贪污的好货的

心！糊突官大抵十有九个是贪赃的。

有许多的元代公案杂剧，都写的是官府的如何糊涂的断了案，被告们如何的被屈打成招。

关汉卿的那一部大悲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便写的是，张驴儿想以毒药杀死了蔡婆，却误杀了他自己的父亲；反诬窦娥为药死他老子的人，告到了官府。那糊突的官府，却胡里胡涂的把窦娥判决了死刑。且看这戏里的官府：

（净扮孤引祗候上，诗云）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下官楚州太守桃杌是也。今早升厅坐衙。左右，喝撺厢。

（祗候幺喝科）

（张驴儿拖正旦卜儿上，云）告状，告状！

（祗候云）拿过来。

（做跪见，孤亦跪科，云）请起！

（祗候云）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

（孤云）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

而这种以"告状的为衣食父母"的官府，除下毒手将被告屈打成招以外是没有第二个方法的：

〔骂玉郎〕这无情棍棒，教我挨不的，婆婆也，须是你自做下怨他谁！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

〔感皇恩〕呀，是谁人唱叫扬疾，不由我不魄散魂飞。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挨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

〔采茶歌〕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则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辉！

严刑之下，何求不得，窦娥便只得招了个："是我药死公公来。"

孟汉卿的《张孔目智勘魔合罗》里所写的河南府的县令是这

样的一个人物：

我做官人单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若是上司来刷卷，厅上打的鸡儿叫。

而他的手下得用的吏目萧令史却又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官人清如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

这几句话便是他们最好的供状！在这"糊涂成一片"的场面上，无辜的刘玉娘便被迫着不得不供道："有小叔叔说，玉娘与奸夫同谋，合毒药药杀丈夫"了！

王仲文的《救孝子贤母不认尸》里的官巩得中是："小官姓巩，诸般不懂。虽然做官，吸利打哄。"他不会问案。诸事都靠着他的令史。

(令史云)相公不妨事，我自有主意。

(孤云)我则依着你。

这样，因了官的糊涂，便自然而然的把权力都放在吏的身上去了。

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里的糊突官郑州太守苏顺，他的自述更是逼真：

"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可恶这郑州百姓欺侮我罢软，与我起个绰号，都叫我做模棱手。因此我这苏模棱的名，传播远近。"

他听了原告马员外妻的诉词却是不大明白：

"这妇人会说话，想是个久惯打官司的。口里必力不剌说上许多，我一些也不懂的。快去请外郎出来。"

这"外郎"便正是播弄官府的吏目。

这种糊突的官府，在别一个时代是不会大量产生的，只有在这元代，在这少数民族统治了中国的时代，才会产生了这许多怪事奇案！而那大批的糊突透顶的官府们恰便是那些无数的不会开口说话，不会听得懂原被告的诉词的蒙古官儿、色目官儿们的化身。

七 横暴的吏目

随着官的糊突，便渐渐的形成了吏的专横。官所依靠于吏者愈甚，吏之作奸犯科，上下其手的故事便愈多。

为汉奸的翻译吏，往往其凶暴的程度是更甚于本官的。官如流，吏则如篦。其剥削百姓们的手段，是因了他熟悉当地的情形而更为高明的。

吏的故事，因此，在元代的公案剧里便成功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几乎在任何糊突官的故事里，总有一个毒辣狠恶的吏目在其中衬托着，而其地位也较本官更为重要。

他们惯于蒙蔽上官，私受请托，把一场屈官司，硬生生的判决了下来。无理的强扭作有理，有理的却反被判为有罪。而其关键则都在狡猾的罪人的知道如何的送礼。

无名氏的《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杂剧》，叙李德义妻王腊梅杀死了他的侄儿神奴儿，却反诬神奴儿的寡女陈氏，因奸气杀了他哥哥，谋害了他侄儿。因了李德义的私下送钱给"外郎"，"外郎"便将陈氏屈打成招了。

〔尧民歌〕呀，他是个好人家，平白地指着奸夫。哎，你一个水晶塔官人忒胡突，便待要罗织就这文书，全不问实和虚。则管你招也波

伏，外郎呵，自窨付兀良，可是他做来也那不曾做。

〔耍孩儿〕你可甚平生正直无私曲，我道您纯面搅则是一盆糊。若无钱怎挝得你这登闻鼓。便做道受官厅党太尉能察雁，那里也昌平县狄梁公敢断虎。一个个都吞声儿就牢狱。一任俺冤仇似海，怎当的官法如炉。

这两段话，把这"外郎"骂得够痛快了，但还不足以尽其罪状的百一！《灰阑记》里的赵令史，又《救孝子》里的"令史"，又《勘头巾》里的赵令史等等，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人物。

〔滚绣球〕人命事，多有假，未必真。要问时，则宜慢，不可紧。为甚的审缘因再三磨问，也则是恐其中暗昧难分。休倚恃你这牙爪威，休调弄你这笔力狠，你那笔尖儿快如刀刃，杀人呵须再不还魂！可不道闻钟始觉山藏寺，到岸方知水隔村，休屈勘平人！

——《救孝子》

〔牧羊关〕我跟前休胡讳，那其间必受私。既不沙怎无个放舍悲慈。常言道饱食伤心，忠言逆耳。且休说受苞苴是穷民血，便那请俸禄也是瘦民脂。咱则合分解民冤枉，怎下的将平人去刀下死。

〔隔尾〕这的是南衙见掌刑名事，东岳新添速报司，怎禁那街市上闲人厮讥刺。见放着豹子豹子的令史，则被你这探爪儿的颓人将我来带累死！

——《勘头巾》

虽然是有人在这样的劝告着，拦阻着，然而那狠恶的吏是作恶如故。这还是受贿而被金钱的脂膏污腻了心肠的。更可怕的是，那吏的本身便是一个罪犯，他凭借着特殊的势力为非作歹；那案情便更为复杂、更为残酷了。

《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叙马员外妻和赵令史有奸，她便串通了赵令史，把丈夫的妾张海棠屈打成招，说她药杀丈夫。又把她所生的一个孩子夺了过来。要不是包待制勘出了真情，张海棠

便非死在他的刀笔之下不可。

元戏文《遭盆吊没兴小孙屠》写的是：一个令史朱邦杰，恋爱孙必达妻李琼梅，却设计去害必达和他的弟弟必贵（因他冲破了他们的秘密）。必贵在狱中被盆吊死。要不是东岳泰山府君下了一场大雨，救醒了必贵，他已是成了一个含冤负屈的鬼魂了。虽是贤明的官府，却也发觉不了他们的鬼计。为了他们杀死了一个梅香，冒作琼梅，说是必达杀妻（其实琼梅是乘机跟随了邦杰走了）。梅香的鬼，虽死而不甘心，其鬼魂老是跟随着他们，因此始得破了案。

把鬼魂报冤的事，当作了全剧的最要紧的关头，明显的可见当时对于这一类作奸犯科的令史们，用人力是无法加以制裁的。故不得不用了人力以外的力量。

八　贤明的张鼎的故事

在横暴的吏目的对面，也不是没有少数的贤明的人物。像元剧所歌颂的张鼎，便是其一。从元剧作者们的特殊的歌颂、赞许那贤明的吏张鼎的事实上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肯行方便的虚心而精明的吏目，在这黑暗的时代，也尽有可以展布其裁判的天才的机会。换一句话，便是：可见这黑暗时代，操纵那审判的大权的，倒不是官而是吏。吏的贤恶，是主宰着法律的公平与否的。只可惜贤吏太少而恶吏太多，“漫漫长夜何时旦”的局面，只是继续了下去。

在张鼎的故事里，正反映出百姓们的可悲痛的最低度的求公平的希望的微光。

以张鼎为中心人物的故事剧，有《魔合罗》和《勘头巾》。这

二故事，都是已被糊突的官府判了死刑的案子。他为了不忍，为了公平，为了正义，才挺身而出，想要求得真情实相。

他是个谨慎小心的人，好行方便，不肯随和着他人而为非作歹。他是个勤恳的贤吏的模范：

〔集贤宾〕这些时曹司里有些勾当，我这里因佥押离了司房。我如今身耽受公私利害，笔尖注生死存亡。详察这生分女作歹为非，更和这忤逆男随波逐浪。我可又奉官人委付，将六案掌，有公事怎敢仓皇。则听的冬冬传击鼓，偌偌报撺箱。

在《魔合罗》里，他见到受刑的刘玉娘眼中流下泪来，便去审问她，请求堂上的相公给他复审。他是一个都孔目，素有能吏之名，相公便允许了他的请求。那受了贿的萧令史所编造的判牍，毕竟瞒不过张鼎的精明的眼光。刘玉娘的丈夫李德昌外出为商，病了回家。到家后便死了。他的兄弟李文道告她药杀亲夫。然而没有奸夫，那服毒药也没有下落，究竟在谁家合来，也不知道。

早是这为官的性忒刚，则你这为吏的见不长，则这一桩公事总荒唐。那寄信人怎好不细访，更少这奸夫招状。可怎生葫芦推拥他上云阳！

后来他寻到那寄信人，知道他在送信给玉娘之前，曾遇到李文道，通知过他。由此线索，才把这案情弄明白了：原是李文道合毒药杀死了他哥哥的。

《勘头巾》的故事，似更为复杂。王小二和刘平远有隙，当众声言：要杀死他。他的妻逼小二立了保辜文书。不料刘平远果然被杀，因此王小二遂被嫌疑，逮捕到官，受不过打而屈招。但张鼎却挺身为他辨枉，审问出：道士王知观和刘妻有奸，杀死了他而嫁祸于王小二。其关键在赃物芝麻罗头巾的发现上。得了这头巾，小二的嫌疑乃大白。

张鼎判案时，并不是没有遇到阻力。恶的吏目，总在挑拨着。他们要挑拨本官和张鼎发生意见。果然本官大怒，而要张鼎在三日内审明此案，否则便有罪。（二剧皆如此）张鼎是自怨自艾着："没来由惹这场闲是非，亲自问杀人贼。全不论清廉正直，倒不如懵懂愚痴。为别人受怕耽惊，没来由废寝忘食……则为我一言容易出，今日个驷马却难追！"（《勘头巾》）然而他却终于为了正义而忘身。"则要你那万法皆明，出脱的众人无事，全在你寸心不昧！"（《魔合罗》）不昧的寸心，永远要为正义和公平争斗着。这便是百姓们所仰望着的公正贤明的吏目！这样故事的产生，当然也不会是偶然的。

九　鬼神与英雄

但可痛的是，在实际的黑暗社会里，贤明的吏目像张鼎者是罕有，而不糊突的官府，像包拯者却又只是属于宋的那一代的，百姓们在无可控诉的状态下，便又造作了许多鬼与神与英雄的故事。那些故事又占着元杂剧的坫坛上的大部分的地位。《生金阁》是鬼的控诉的故事。《窦娥冤》、《神奴儿》也是如此。无名氏的《玎玎珰珰盆儿鬼》剧更是鬼气森森的逼人。《朱砂担滴水浮沤记》也是由鬼魂出来控诉、报冤的。《小孙屠》戏文，其顶点也在被杀的梅香的鬼的作祟。假如鬼魂无灵的话，那些案件是永远不会被破获的。而神在其中，也是活跃着。《小孙屠》是由东岳泰山府君出场。而《朱砂担》则更惨，王文用被杀的冤魂，在人间是无可控诉的，只是由太尉神领着鬼力，捉住了杀人贼，施行其最后的审判。

英雄替人报仇雪恨的故事是更多。就见存的杂剧算来，有：

(一)黑旋风双献功(高文秀作)

(二)同乐院燕青博鱼(李文蔚作)

(三)郑孔目风雪酷寒亭(杨显之作)

(四)都孔目风雨还牢末(李致远作)

(五)争报恩三虎下山(无名氏作)

等数本,其情节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有权力的人,诱走了某人的妻。他到大衙门里去告状,不料遇到的官,却便是那诱走他的妻的那个人。于是不问情由的,将他判罪。这场冤枉是没法从法律上求伸的。于是,一群的英雄们便出现了。(李逵,或燕青,或宋彬等等)他们以武力来代行士师的权与刑罚。他们痛快的将无恶不作的"衙内"之流的人物执行了死刑。——那些"衙内"大约也便是"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的元代的特殊阶级吧。这些水浒英雄们的故事,当时或不免实有其例——天然的,在法律上不能伸的仇冤总会横决而用到武力来代行审判的。

但就上文看来,不能无所感。被统治的或被征服的民族,其生活于黑暗中的状况是无可控诉的。为奴为婢的被践踏、被蹂躏、被掠夺、被欺凌的一生,是在口说笔述以上的可怖的。"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的那些"衙内"是在到处横行着,个个人都便是"权豪势要"的人物。法律不是为他们而设的。不得已,百姓们只好在包拯(甚至降格以求之,在张鼎)那些人的身上去,求得法律上的公平;然而不知包拯却只是属于宋的那一代的!更空虚些的,却找到了鬼与神。那自然益发可悲!

倒还是求直于英雄们的武力的,来得痛快!其实,在黑暗的时代,也只有"此"势力足以敌"彼"黑暗的势力耳。然而恐怕连这也只是空想!

一九三四,四,二十四,于北平

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

一 史料的渊薮

在官书，在正史里得不到的材料，看不见的社会现状，我们却常常可于文学的著作，像诗、曲、小说、戏剧里得到或看到。在诗、曲、小说、戏剧里所表现的社会情态，只有比正史、官书以及"正统派"的记录书更为正确、真切，而且活跃。在小说、戏剧，以及诗、曲里所表现的，不一定是枯燥的数字，不一定是无聊的事实的帐本，——要在那里去寻找什么数字，十分之十是要失望的——而是整个的社会，活泼跳动的人间。

我以为，我们今日要下笔去写一部中国历史，——一部通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等——如果踢开了或抛弃了这种活生生的材料，一定要后悔不迭的。唐代的史料存在于《太平广记》和《全唐诗》里的，准保要比新、旧《唐书》多而重要。同样的，我们要知道元代——这个畸形的少数民族统治的黑暗时代——的状况，元杂剧和元散曲却是第一等的最活跃的材料的渊薮。

那些戏剧的题材，尽管说的秦皇、汉祖，写的是杨妃、昭君，唱的是关大王、黑旋风，歌颂的是包龙图、王翛然，描写的是烟粉灵怪、金戈铁马、公案传奇，然而在这一切人物与情节的里面，却

刻骨镂肤的印上了元这一代的社会的情态——任怎样也拂拭不去，挖改不掉。

同时，元这一代的经济力是怎样的强固的爬住了这些戏剧、散曲，而决定其形态，支配其题材的运用之情形，也可于此得见之。

诚然的，现在留存的许多元剧，还有令我们感到不足的地方，特别是有许多曾经过明人的改订、增入，而失去了一部分的原形。但那也并无大害。我们很不难在那真伪的材料之间求得一个决定。

这里所论的，是许多可讨论的题材里的比较有趣的一个，就是论及元剧里所写的商人、士子和妓女间的三角恋爱的争斗的。以这种“三角恋”的故事为题材的元剧，不在少数，存留于今的也还有不少。然其间，我们很可以窥见元这一代的经济状况的一斑。而同时也便说明了：构成了这种式样的三角恋的戏剧的，乃正是元这一代的那样的“经济状况”在幕后决定着，支配着，指挥着，或导演着。

二　叙写商人、士子和妓女间的“三角恋”的诸剧

以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的争斗为题材的杂剧，很早的便已经开始了。杂剧之祖的关汉卿，曾作着一本《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据今日的《元曲选》所载的，此剧的故事为郑州人周同知的儿子周舍和一个秀才安秀实间的争夺妓女宋引章事。但臧晋叔所添注的“说白”，未必可靠。仔细读着全剧，所谓“周舍”者，实是“商”而非“官”。他是一个富商，并非一个官家子弟。

〔雁儿落〕这厮心狠毒，这厮家豪富，冲一味虚肚肠，不踏着实途路。（第四折）

〔赚煞〕……哎，你个双郎子弟，安排下金冠霞帔，却则为三千茶引，嫁了冯魁。（第一折）

还不明明的说是和双渐、苏卿的故事相同么？不过苏卿之嫁冯魁，是心不愿，宋引章之嫁周舍（？），却是她自己所欲的。她不听她好友赵盼儿之劝，竟抛弃了穷秀才的安秀实而嫁给了豪富的周舍。这大约是人情世态之常。但后来，引章为周舍所虐待，赵盼儿才偕安秀实去救出了她。结果，还是秀才胜利。

所谓双渐、苏卿的故事，曾盛行于元这一代，作为歌曲来唱者不下七八套（皆见《雍熙乐府》）。王实甫则写了《苏小卿月下贩茶船》一本。张禄《词林摘艳》存其一折（《粉蝶儿》套，大约是第二折吧）。其故事是：妓女苏小卿喜书生双渐，而渐则贫穷无力。有茶商冯魁者，携二千茶引发售，遇见小卿而悦之。即设计强娶了小卿到茶船上来。小卿终日在船无聊。后双渐为临川令，复将小卿夺了过来。

无名氏《斗鹌鹑》套，写"赶苏卿"事，最为明快。小卿和双渐相见了：

〔幺篇〕……见了容仪，两意徘徊，撇了冯魁。怎想道今宵相会！解缆休迟，岸口慌离，趁风力到江心一似飞。

〔尾声〕冯魁酩酊昏沉睡，不计较苏卿见识。一个金山岸醒后痛伤悲，一个临川县团圆庆贺喜。

他们是这样的双双脱逃而去。实甫的一套，写的却是鸨母和冯魁设计，伪作双渐写给小卿的信，和她决绝。她虽因此不得已而嫁了冯魁，而心里却是百分的不愿意。"你道是先忧来后喜，我着你有苦无甜。"

〔尧民歌〕使了些精银夯钞买人嫌，把这厮剔了髓，挑了筋，剐了肉不伤廉。我从来针头线角不会拈，我则会傅粉施朱对妆奁。心严财钱信口添，着这厮吃我会开荒剑。

这故事成了后来许多同型故事的范式。许多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者，均有意无意的受了这双渐、苏卿的故事的影响。

马致远的《江州司马青衫泪》也便是双渐、苏卿故事的翻版之一。不过把双渐改成了白居易，苏卿改成了裴兴奴，冯魁改成了浮梁茶客刘一郎耳。白香山的一篇那末沈痛的抒情诗《琵琶行》，想不到竟会变成了这样的一篇悲喜剧！白居易和妓女裴兴奴相恋。当他出为江州司马时，兴奴却被欺骗的嫁给了茶客刘一郎。后二人复在江州江面上相逢。兴奴等刘一郎睡了之后，却便偷上了居易的船而逃去。因元微之斡旋之力，皇帝竟同意于他们的婚姻，而将刘一郎流窜远方而去。

武汉臣的《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也是可被放在这一型式里的。号为玉壶生的秀才李斌，在春天清明节，到郊外去踏青，遇到了妓女李素兰，便即偕同赴妓院里去。同居了许久。有故人陶伯常的，经过嘉兴，取了李斌的万言长策，去见天子。而李斌却受尽了鸨母的气。有个客人甚舍，见素兰而爱之。他原是装了三十车羊绒潞绸到这嘉兴府做些买卖的。鸨母逼走了玉壶生，要教素兰嫁给甚舍。她不肯，竟剪了头发。有一天，素兰正约玉壶生相会，为甚舍等所冲破，而告到了官。这官恰是陶伯常。他已由京回来。这时，天子已看了玉壶生的万言策，甚为嘉许，便命他做了本府同知。素兰遂嫁了他。而甚舍却抗议道："同姓不可为婚。"素兰证明本身姓张，不姓李。于是甚舍被断遣还乡，而玉壶生和素兰则"从今后足衣足食，所事儿足意。呀，不

枉了天地间人生一世。”

这样的结果，诚是秀才们所认为“不枉了天地间人生一世”的！

无名氏的《逞风流王焕百花亭》，那故事正是连合了双渐、苏卿和玉壶春的。而情节更惨楚，遇合之际，更为娇艳可喜。有妓女贺怜怜的，在清明佳节，到郊外去游玩。于百花亭上遇见了一个书生，风流王焕。因了卖查梨条的王小二的介绍，二人便做了同伴。半年之后，王焕没了钱财，却被鸨母赶他出去，将怜怜嫁给了西延边上的收买军需的高常彬。常彬居怜怜于一萧寺，内外不通消息。又是王小二替他们传达了一番信息。于是王焕便扮做了一个卖查梨条的。

〔随尾煞〕皂头巾裹著额颅，斑竹篮提在手，叫歌声习演的腔儿溜。新得了个查梨条除授，则这的是郎君爱女下场头。

他进了寺，和怜怜相见。得知高常彬私吞军款的事，便到延西边上，向种师道告发了他。师道将常彬杀却，怜怜便嫁给了王焕。这剧所写的高常彬，虽不是一个商人，却是一个收买军需的“买办”，仍是“商人”的一流。

元末明初的作家贾仲名，有《荆楚臣重对玉梳记》一剧，写的也是双渐、苏卿型的故事。有妓女顾玉香的，和秀才荆楚臣作伴了两年。不料有一东平府客人柳茂英，装二十载棉花来松江货卖。他见玉香而喜之，要和她作伴。当然，那妓家是欢迎他的，便把荆楚臣赶出门外。楚臣得了玉香之助，到京求取功名。茂英再三的以财富诱惑玉香，都被她拒却了。玉香对他说道：“则俺那双解元普天下声名播，哎，你个冯员外舍性命推没磨，则这个苏小卿怎肯伏低将料着，这苏婆休想轻饶过。呆厮，你收拾买

花钱，休习闲牙磕。常言道：井口上瓦罐终须破！”但茂英还是不省得。玉香被他缠得慌，便逃到京城去。楚臣却中了状元，除句容县令。在途中，玉香为茂英追及。正在逼她时，恰好遇见楚臣。那柳茂英便被锁送府牢依律治罪，而玉香却做了楚臣的夫人。“探亲眷高抬着暖轿，送人情稳坐着香车。”好不体面。

石君宝的《李亚仙诗酒曲江池》一类的杂剧，也可归入这一行列里。不过缺少了商人的一角，而露面者却只有鸨母的恶狠狠的面目耳。

未见流传的杂剧，今见载于《录鬼簿》里者，我们如果就其名目而爬搜了一下，一定还可以寻到不少的这一类的剧本。

白仁甫有《苏小小月下钱塘梦》，武汉臣有《郑琼娥梅雪玉堂春》，戴善甫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王廷秀有《盐客三告状》，殆皆可归入这一类型里去的。而纪君祥有《信安王断复贩茶船》的一剧，也许便是故意开玩笑的一个关于冯魁的翻案文字的滑稽剧吧？《盐客三告状》也许亦为其同类。

三　商人们的被斥责

但这一类型的故事，其共同的组织是可知的。第一，士子和妓女间的热恋，第二，为鸨母所间隔，而同时恰好来了一位阔绰的嫖客。鸨母便千方百计的离间士子与妓女间的感情，或设法驱逐了士子，欺骗着妓女，强迫她嫁给了那阔绰的嫖客。这阔绰的嫖客呢，大约不是有二千茶引的茶商，便是一个豪富的盐商，一个手头里把握无数钱财的军需官，或一个贩潞绀的山西客人，或一个有二十载货物的棉花商人。第三，妓女必定反抗这强迫的姻缘——但也有自动的愿意嫁给的，像《风月救风尘》，但那是

例外。——她或以死自誓，剪发明志，像《玉壶春》里的李素兰，或私自脱逃了去寻找她所恋的，像《重对玉梳记》里的顾玉香。但最多的是，不得已而嫁给了那个商人，像苏卿之嫁给冯魁，裴兴奴之嫁给刘一郎，贺怜怜之嫁给高常彬。第四，士子与妓女间，忽然的重逢了，或在船上，或在山寺，或在途中。而这时，必有超出于经济势力之上的统治者出来，将妓女从商人手中或船里，夺取了去，将她嫁给了士子。

这样的，四个段落，形成了一场悲欢离合的恋爱的喜剧。那布置，简言之，是如左式的：

（一）士子和妓女的相逢；

（二）商人的突入场中；

（三）嫁作商人妇或设法逃脱；

（四）士子的衣锦归来，团圆。

这显然都是以士子为中心，全就士子方面的立场而叙写的戏曲，故对于商人们是，往往加以不必要的轻蔑或侮辱。——也许只有今已失传之《盐客三告状》（？）和《断复贩茶船》之类是故意的写着反面的文章吧。

在士子们的口中，他是怎样自负着，而对商人们是怎样的憎恨，看不起，——这当然的是包蕴着传统的轻视。

〔三煞〕你虽有万贯财，争如俺七步才。两件儿那一件声名大？你那财常踏着那虎口，去红尘中走；我这才但跳过龙门，向金殿上排。你休要嘴儿尖，舌儿快，这虔婆怕不口甜如蜜钵，他可敢心苦似黄檗。

——《玉壶春》第三折

有的几乎在破口的大骂着。郑廷玉的《看钱女买冤家债主》云：“子好交披上片驴皮受罪罚。他前世托生在京华，贪财心没命煞，他油铛内见财也去抓。富了他三五人，穷了他数万家。今

世交受贫乏还报他。”

郑光祖《醉思乡王粲登楼》云：“如今那有钱人没名的平登省台，那无钱人有名的终淹草莱，如今他可也不论文章只论财！”这便是骂元这一代的，不过借了古人王粲的口中说出而已。

甚至借妓女之口而骂之，而劝之，而诅咒之：

〔三煞〕贩茶船柱儿大，比着你争些个棉花载数儿俭，斟量来不甚多。那里禁的半载周年，将你那千包百篓，也不索碎扯零挦，则消得两道三科。休恋这隋堤杨柳，歌尽桃花，人赛嫦娥。俺这狠心的婆婆，则是个追命的母阎罗。

〔二煞〕若是娶的我去家中过，便是引得狼来屋里窝。俺这粉面油头，便是非灾横祸。画阁兰堂，便是地网天罗。敢着你有家难奔，有口难言，有气难呵。弄的个七上八落，只待睁着眼跳黄河。

〔黄钟煞〕休置俺这等掂稍折本赔钱货，则守恁那远害全身安乐窝。不晓事的颓人认些回和，没见识的杓倈知甚死活，无廉耻的乔才惹场折挫，难退送的冤魂像个甚么。村势煞捻着则管独磨，桦皮脸风痴着有甚飐抹，横死眼如何有个分豁，喷蛆口知他怎生发落，没来由受恼耽烦取快活。丢了您那长女生男亲令阁，量你这二十载棉花值的几何！你便有一万斛明珠也则看的我。

——《重对玉梳记》第二折

甚至极轻蔑的讥笑他，甚至极刻薄的骂到他的形貌和打扮：

〔耍孩儿〕这厮他村则村，到会做这等腌臜态，你向那兔窝儿里呈言献策。遮莫你羊绒绸段有数十车，待禁的几场儿日炙风筛。准备着一条脊骨，捱那黄桑棒，安排着八片天灵撞翠崖。则你那本钱儿光州买了滑州卖，但行处与村郎作伴，怎好共鸾凤和谐。

〔四煞〕则有分剔腾的泥球儿换了你眼睛，便休想欢喜的手帕儿兜着下颏。一弄儿打扮的实难赛，大信袋滴溜着三山骨，硬布衫拦截

断十字街。细端详，语音儿是个山西客，带着个高一尺和顶子齐眉的毡帽，穿一对连底儿重十斤壮乳的麻鞋。

——《玉壶春》第三折

甚至借商人们自己的口中而数说着自己的不济，不若士子们之有前程：

〔滚绣球〕读书的志气高，为商的度量小，是各人所好。便苦做争似勤学。为商的小钱番做大本，读书的白衣换了紫袍。休题乐者为乐，则是做官比做客较装腰。若是那功名成就心无怨，抵多少买卖归来汗未消，枉了劬劳。

——武汉臣《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第二折

把商人们厌弃到这般地步，士子们的身价抬高到这般地步；这全是传说的"士大夫"的精灵在作怪。在实际社会上，全然不是这样的。

荆楚臣的情人顾玉香说道：

〔煞尾〕做男儿的，除县宰称了心，为妻儿的，号县君享受福。则我这香名儿贯满松江府，我与那普天下猱儿每可都做的主。

那只是幻想的唱着凯歌而已。为了戏曲作家们多半是未脱"士子"的身分的，他们装着一肚子的不平，故往往对于商人们过分的加以指摘，责骂。

从前，有一个寓言道：人和狮子做了好朋友。他们一同出游，互夸其力量的强大。恰好走过一座铜像下面。那铜像铸着一只狮子，伏在人的足下，俯头贴耳的受人的束缚。人道：这不是人的力量强过狮子的证据么？狮子笑道：你要知道，那铜像是人铸的呀。如果是狮子铸来树立的，便会是人俯伏于狮的足下了。

这正足以说明，那些三角恋爱剧，为何如此的贬斥商人阶级

的原因。

石君宝《诸宫调风月紫云庭杂剧》里，有一段话说得最是痛快，说尽了这三角恋爱的场面的情况：

〔醉中天〕我唱道那双渐临川令，他便脑袋不嫌听。搔起那冯员外，便望空里助彩声。把个苏妈妈便是上古贤人般敬。我正唱到不肯上贩茶船的小卿，向那岸边相刁蹬，俺这虔婆道，兀得不好拷末娘七代先灵！

正如韩楚兰所谓："尔便有七步才，无钱也不许行，六艺全，便休卖聪明！"那妓院里便是这般形相，那世界也便是这般形相。杜蕊娘（见关汉卿《金线池》）也是这样的说："无钱的可要亲近，则除是驴生戟角瓮生根。"

在实际社会里，商人们是常常高奏凯歌的。一败涂地的，也许便是"士子"们。

四　商人们的初奏凯歌

就以那些描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而论，在其间，商人们也都是初奏凯歌的。至少，鸨母们及一般社会的同情是在他们那一边的。甚至妓女们也未必个个都是喜欢秀才的呢。

鸨母们对于富商大贾，尽了帮忙的一切力量。在《贩茶船》剧里，鸨母假造了双渐的信来欺骗苏小卿，她却真的相信了这假信里的话：

〔石榴花〕原来这负心的真个不中粘。想当初啜赚我话儿甜。则好去破窑中捱风雪，受齑盐。那时节谨廉君子谦谦，赍发的赴科场。才把鳌头占，风尘行不待占粘。如今这七香车五花诰无凭验，到做

了脱担两头尖。

〔斗鹌鹑〕别有的泪眼愁眉，无福受金花翠靥。我这里按不住长吁，揾不干揾不干泪点。谁承望你半路里将人来死抛闪，恩情似水底盐，到骂我做路柳墙花，顾不的桃腮杏脸。

于是冯魁占了上风，便乘机娶了她而去。

在《青衫泪》里，裴兴奴替远赴江州为司马的白居易守志，鸨母却逼她跟从了茶客刘一郎。她坚执不从。鸨母却设了一计，令人传了一个消息，说白居易已经死在任上。她信以为真，便于祭奠了居易之后，随了茶客刘一郎上他的茶船。

在《重对玉梳记》里，荆楚臣是被强迫的赶出门外。那东平府的商人柳茂英便乘机对妓女顾玉香献尽殷勤。她逃了出去，仍被茂英所追上。假定楚臣这时不来，玉香必定仍是落在茂英手里的。

在《百花亭》里，高常彬是毫不费力的娶了贺怜怜去。在《玉壶春》里，假如陶伯常不恰恰的在甚舍扯了李斌告状时来到嘉兴大街上，李素兰恐怕也便要落在甚舍手下的。在关汉卿的《救风尘》里，虽赵盼儿再三的劝宋引章嫁给安秀实，不嫁周舍。引章却道："我嫁了安秀实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这便是真正的妓女们的心理！

在一般社会里，不喜欢白衣的"秀才"的，恐怕也不止鸨母为然。在《拜月亭杂剧》（元刊《古今杂剧》本）里，王瑞兰的父亲王安抚硬生生的把她从蒋世隆的病榻边拖走了。瑞兰道："不知俺耶心是怎生主意！提着个秀才便不喜！穷秀才几时有发迹！"

而商人们便在这般的世情上，占了胜利，奏了凯歌。

明周宪王的《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倡》一剧，描写刘金儿怎样的厌弃贫穷而向慕富家子弟，丰裕生活。她连嫁了好几个丈夫，

都没有好结果。结果还是再做了娼妇。但她那种追逐于优裕的生活之后的思想，却是一般娼妓所同具有之的，未可以厚非。而像裴兴奴、苏小卿辈的意志比较坚定者却倒是例外。

为什么戏曲作家们把握着这些题材来写作时，总要把妓女们写得很崇高，很有节操，完全是偏袒着士子们的一边的呢？

一方面，当然为了这些剧原都是为士子们吐气扬眉的；对于作为士人们的对手的妓女们，便也不得不抬高其地位；而同时，为了要形容商人们怎样的强横与狼狈，便也不能不将妓女们的身分抬高到和贞女节妇并立的地位。

在实际社会上，这些故事都是不容易出现的。妓女们是十之九随了商人们走了的。商人们高唱着凯歌，挟了所爱的妓女们而上了船或车，秀才们只好眼睁睁的望着他们走。这情形，特别在元这一代，是太普遍，太平常了。

五　士子们的“团圆梦”

然而“士子们”不能甘心！

他们想报复。——至少在文字上，在剧场上。而在实际社会里，他们的报复却是不可能。

于是乎，在这些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的喜剧里，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型式，便是士子和妓女必定是“团圆”。士子做了官，妓女则有了五花诰，坐了暖轿香车，做了官夫人。而那被注定了的悲剧的角色，商人呢，则不是被断遣回家，便是人财两失，甚至于连性命都送掉。

《救风尘》里的安秀实终于和当初不肯嫁他的妓女宋引章结婚。

苏小卿已经嫁了冯魁；裴兴奴已经嫁了刘一郎；她们都住在她们丈夫们的贩茶船上。当然没法和她们的情人们会面相聚的。然而，在这里，作者们便造作了传达信息和忽闻江上"琵琶声"的局面出来。

但他们虽然会面了，仍是不能长久相聚的，强夺也不可能。作者们便又使她们生了逃脱的一念，在丈夫熟睡的时候，她偷偷的上了情人的船，人不知，鬼不觉的。等到丈夫们发觉了时，他们的船已经是远远的不知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不得已的一种团圆的方法。

像《玉壶春》那样的写着：恰好遇见陶太守归来，还带了一个同知的官给李斌，而当场把妓女李素兰抢夺过来给了斌；像《百花亭》那样的写着：军需官高常彬回了军队时，恰遇他的情敌王焕已经发迹为官，告了他一状，他便延颈受戮，而他的妻贺怜怜也便复和她的王焕团圆；像《重对玉梳记》那样的写着：当顾玉香正在逃脱不出柳茂英的势力圈子，而恰恰的，她的情人荆楚臣便得了官回来，且还恰恰的在最危急的时候，在最危急的地方，遇见了他们；他救出了她；还将他的情敌柳茂英送府断罪。果有那样的痛快的直捷了当的团圆的局面么？

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说，在实际的社会里，特别在元的这一代。没有那末巧遇的，像双渐、苏卿、白傅、兴奴的情形。更万万没有那末巧遇的，像楚臣、玉香、李斌、素兰。而在元这一代里，士子们更永远的不会逢有这种痛快的直捷了当的团圆的。

这只是一个梦；这只是一场"团圆梦"。总之，这只是"戏"！

在元这一代，士子们是那样的被践踏在统治者的铁蹄之下。终元之世，他们不曾有过扬眉吐气的时候。

而因此，他们的"团圆梦"便更做得有声有色！

六　元代士子的社会地位的堕落

士为四民之首，向来地位是最尊最贵的。也有穷苦不堪，像王播寄食僧寺，范进、周进(《儒林外史》)之受尽奚落的。然而一朝时来运来，便可立刻登青云，上帝京，为文学侍从之臣。立刻，妻也有了，家也有了，仆役也有了，田地也有人送来，财货也有人借给。所谓"富贵逼人来"者是。这不是一套魔术的变幻么？而这魔术的棒，这亚拉定神灯似的怪物件，便是"科举"者是。不管是诗赋，经策，是八股文，其作用是全然一致的。昔人有诗云："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便是实况。因此，便养成了"百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心理了。宋代尤重士，不论居朝在乡，士的地位都是很高的。金人取了中国北部，却也知道笼络人心，屡行科举。南宋对于士更是看重。

但那个"以马上得天下"的蒙古民族却是完全不懂得汉人、南人的社会状况的。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与汉人、南人是那样的不同。元帝国所囊括的地域是那末广，所包容的不同文化与思想的民族是那末众多。要他们怎样的特别的照顾到汉人、南人的旧有文化和制度，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乎，科举的这个制度，"士"的登庸的阶梯，便也不被注意的废止了下来。

元史《选举志》尝痛论元代仕宦流品之杂。"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其实，在元世祖时代，根本上便不曾有过科举。到了仁宗延祐间方才恢复了科举制度。而得上第者未必便有美官。士子出身者大抵皆浮沈下僚，郁郁不得志。《辍

耕录》云：

> 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

“士”的地位在元这一代便根本上起了动摇。他们是四民中的一个，而不复居其“首”。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能，自然更不能为农、工、商所看得起。而把握着当时经济权的商人，则尤视“士”蔑如。郑德祐的《遂昌山樵杂录》云：

> 高昌廉公，讳希贡……尝言：先兄（希宪）礼贤下士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见。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褴褛冠衣，袖诗请见。先兄急延入坐语，稽经细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某等兄弟请于先兄曰：刘整，贵官也，而兄简薄之。宋诸生，寒士也，而兄加礼殊厚，某等不能无疑。敢问。公曰：此非汝辈所知。吾国家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背其国以叛者。若夫宋诸生，与彼何罪而羁囚之。况今国家起沙漠，吾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像廉希宪那末爱士的人实在不多见，而他的这个“于斯文加厚”的行为便为后人所称。然竟也无以起儒术之衰。

同书又载尤宣抚一事云：

> 时三学诸生困甚。公出，必拥呼曰：“平章。今日饿杀秀才也！”从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贮中统小钞，探囊撮予之。

那些酸秀才的窘状，不亚于沿门托钵的人物么？金刘祁《归潜志》（卷七）有一段文字形容金末仕宦者之苦：“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却恰好用来形容元这一代的士子的苦闷。

故元代的作者，每多挺秀的才士，而沦为医卜星相之流，乃

至做小买卖，说书，为伶人们写剧本，以此为生。关汉卿做医生，而郑光祖为杭州路吏，赵文宝以卜术为生业，做阴阳教授，施惠乃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

其或足以自立者，都是别有原因的，不是被贵游所援引，便是家本素封，不患衣食。顾阿瑛、倪云林他们之所以名重天下，原来也便是惯作寒士们之东道主的。

"士子"的社会地位的堕落，也便是形成了他们的落魄与贫穷的原因。而在三角恋爱的场面上，他们当然显得寒酸、落伍、减色，而不能和商贾们作有力的争衡的了。

七　元代商业的繁盛与商人地位的增高

而同时，商贾们的地位却突然的爬高了几层，重要了许多。和士人阶级的没落，恰好成一极明显的对照。

杭州虽是故都，但依然繁华如故，并不因南宋的灭亡而衰落下去。也许反因北方人的来游者多，藩邦外国人的来往经商旅行者多，以及驻防军队的数量的增加等等之故，而更显得有生气起来。作剧者关汉卿到杭州来过。而曾瑞卿来到了杭州之后，便定居于此，不肯再回北方去。许多剧本都是刊于杭州的。——更多的古籍是发见于此。她成了元这一代的"文化城"。郎瑛《七修类稿》云：

> 吾杭西湖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则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盛之至矣。时人目为销金锅，相传到今，然未见其出处也。昨见一《竹枝词》，乃元人上饶熊进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语。词云："销金锅边玛瑙坡，争似侬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花红到剪春罗。"

所谓"销金锅"也便是商业中心之意。其实在元这一代，于杭州

外，附近的松江，——驻防军的大本营所在地——茶业的中心的九江，及市舶司所在地的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庆元（连杭州，凡七所）等地，也都是很繁盛的。这些，都还是"江南"之地。北方的都市还不在其中。

"江南"素为财富之区。南宋的政府，诛求尤酷。元代所谓江南，即指最繁荣的：

（一）江浙行省　（二）江西行省　（三）湖广行省

而言。据《元史·食货志》，江南三省天历元年"夏税"钞数，总计中统钞一十四万九千二百七十三锭三十三贯。

江浙省五万七千八百三十锭四十贯，

江西省五万二千八百九十五锭一十一贯，

湖广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八锭二贯。

而商税的收入，历代都占不大重要的地位者，这时却大为增加，大为重要。至元七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至元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到了天历之际，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云。（《元史·食货志》）所谓百倍，即约四百五十万锭也。仅江南三省已占了四十万零三百八十五锭多了。计：

江浙行省二十六万九千二十七锭三十两三钱

江西行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二锭七两三钱

湖广行省六万八千八百四十四锭九两九钱

较之"夏税"已多四倍，而盐税，酒税，茶税，互市税尚不在内。可见这个时代的商业的隆盛，商人负担能力之惊人。市舶司的税，至元间，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后禁商入海，罢市舶司。不久，又屡罢屡复。惜未详其税入的总额。想来，那笔数目必定是很可观的。

酒税为国赋之一,“利之所入,亦厚矣。”仅“杭州省酒课岁办二十七万余锭”,其他可知。

天下盐总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余引,而两浙之盐,独占了四十五万引。江西、湖广及两淮等处的盐引也不在少数。在盐课钞总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里,江南三省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数字的。

茶的总枢纽为江州,总江淮荆湖湖广之税皆输于江州的榷茶都转运司。天历二年,始罢榷司而归诸州县。而其岁征之数,凡得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一十一锭。

还有种种的杂税呢,且不说了罢。总之,就商人的负担之重,——从古未有之重——便知元这一代从事于商业者是如何的占势力。他们成了国家的重要的础石。国税从他们身上付出的是那末多。而元地域那末广大,兵威那末强盛。为商贾的往来,交通,除去了不少的阻碍。其商业之突盛,是必然的情形。《旧唐书·食货志》云:“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而元这一代,商人却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了。他们和蒙古民族有经济和商业上的必要的往来,其接近的程度当然较士子们为密。而元代又有“入粟”为官之例。由商人一变而为官吏,当也是极平常的事。

处在这样的优越的条件之下,商人和士子间的三角恋爱的争斗,其胜利权,当然是操在商人的手上了。

故冯魁、柳茂英们,硬生生的拆散了秀才妓女们的鸳鸯,而夺取了她们去。秀才们忍气吞声,妓女们没法挣扎。

他们只是幻想的等候着以另一种势力——自己做了官,或朋友做了官——来夺回了他们的所爱。

而这幻想却终于是幻象而已。这等候,却终于是不会在实际社会上实现的。

为了戏曲家们的本身便是"士子"的同流，其同情便往往寄托在秀才们的身上，而往往给商人们以一个难堪的结果——这正足以证：在实际社会上，秀才们恐怕是要吃亏到底的；故才有了那样的"过屠门而大嚼"的团圆！

八 茶客及其他

在那些商人们里，无疑的，茶商和盐商是最为称豪长的，故也最为士人们所深恶痛绝。

盐是日常的必需品。把握了盐的贩卖权的商人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成了豪富之家的。连沾着了些盐的气息的官吏们，也都个个的面团团的起来。西门庆的富裕，和贩盐很有关系。明代的阔人汪廷讷，在南京有了很宽大华美的别墅，他能够收买别的作家们的稿子，他刻了很多很讲究的书；那精致是到今尚藉藉人口的。总为了他是个和"盐"的一字有些渊源。

清的戏曲家唐英，在江州享尽了福，刻了一部极讲究的《琵琶亭集》，那是专为了白居易的《琵琶行》的一诗而集刻之的。他自己的剧曲，也刻得不少。他成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的东道主。而扬州的盐商们，在清代，也是始终的把握着文运的兴衰。他们和帝王们分享着养士之名。

在元这一代，盐商们也许还没有那末阔绰，那末好文、好名，知道怎样的招贤纳士，但他们的强横，却也够瞧的了。

我曾见到元人一套嘲盐商的曲子，极淋漓痛快之致。惜一时失记出于何书。故未能引在这里。

茶商的地位，在元代显然也是极重要的。冯魁是贩茶客，刘一郎也是贩茶客。宋人茶税钱，治平中，凡四十九万八千六百

贯。而元代茶税，竟增至银二十八万锭以上。按钱一百贯折银一锭计，则所增不啻在五十余倍以上。明代茶税，也居不甚重要的地位。倪元璐《国赋记略》及《明史·食货志》均以为：明取官茶以易西马。

> 若无主者令军人薅种，官取八分，有司收贮，于西番易马。
>
> ——《国赋纪略》（《学海类编》本）页五。

则在明代，茶之对外贸易，除了以货易货之外，是很少输出的。但元代则幅员至广，商贾通行无阻。茶商贸易至为自由、便利。其获利之厚自在意中。故增税至银二十八万锭以上而茶商不以为困。

他们便能有余财以供挥霍；便能和士子们在恋爱场中相角逐而战胜了他们。士人们遂养成了最恨茶商的心理。王实甫《贩茶船》借苏小卿之口骂之道：

> 〔耍孩儿〕俺伴是风流俊俏潘安脸，怎觑那向日头獾儿的嘴脸。乔趋跄宜舞一张掀，怎和他送春情眼角眉尖。我心里不爱他心里爱，正是家菜不甜野菜甜。觑不的乔铺苫，看了他村村棒棒，怎和他等等潜潜。
>
> 〔二煞〕你休夸七步才，连敢道三个盐，九江品绝三江瀲。倚仗你茶多强挽争着买，倚仗着钱多热死粘。眼见的泥中陷。赤紧的泛茶的客富，更和这爱钞的娘严。

无名氏《苏卿题恨》云："恨呵，恨他那有势力的钱！彼几文泼铜钱将柳青来买转。莫不我只有分寡宿孤眠！"

又无名氏《咏双卿》云："嗟乎，但常酬歌买笑，谁再睹沽酒当垆。哎，青蚨压碎那茶药琴棋笔砚书！今日小生做个盟甫，改正那村纣的冯魁，疏驳那俊雅的通叔！"

这正和纪天祥的《断复贩茶船》有些同类吧，而悲愤之情却溢于纸外。

王日华有《与朱凯题双渐小卿问答》（见《乐府群玉》），其中

冯魁的"答"最妙：

黄金铸就劈闲刀，茶引糊成刬怪锹。卢山凤髓三千号，陪酥油尽力搅。双通叔，你自才学：我揣与娘通行钞，他掂了咱传世宝，看谁能够凤友鸾交！

元散曲作家刘时中有《上高监司》曲文两大套，刻划世态，至为深切。第二套写商人舞文弄法，破坏钞法的，尤为极重要的史料。

〔滚绣球〕库藏中钞本多，贴库每弊怎除！纵关防住谁不顾，坏钞法恣意强图。都是无廉耻卖买人，有过犯驵传徒，倚仗着几文钱百般胡做，将官府觑得如无。只这素无行止乔男女，都整扮衣冠学士夫，一个个胆大心粗。

〔倘秀才〕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

〔滚绣球〕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做皮的是仲丁，邦辅，唤清之必定开沽。卖油的唤仲明，卖盐的称士鲁。号从简是采帛行铺，字敬先是鱼鲊之徒，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

这真是蕴蓄着一肚子的愤妒而在刻划的写着的。而多财善贾之流，不仅冒用了文人们的雅号，窃披上士夫们的衣冠，且还实际上和士子们争夺社会的地位和歌人的恋爱。

〔塞鸿秋〕一家家倾银注玉多豪富，一个个烹羊挟妓夸风度。搠标手到处称人物，妆旦色娶去为媳妇。朝朝寒食春，夜夜元宵暮。吃筵席唤做赛堂食，受用尽人间福。

时中这一段话，正足为许多元剧为什么把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的故事写成了那个式样的注脚！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写毕

净 与 丑

一 题前话

“天下滔滔”，皆净与丑，呜呼，“余欲无言！”

难道舞台上便真的只有这两个角色在跳梁着？

到了舞台上只有净与丑在跳梁，那戏曲恐怕迟早便有拆台的危险。

这危险是经历了几千年。这危险是真实的遇到了若干场。然而每次到了上台演戏的时候，却依旧还是那一套，依旧还是净与丑这两个角色，在跳梁，在卖弄其本领，并不顾及台下观众之如何的不舒适，如何的感得厌倦无聊。

在《浣纱记》里吴王夫差是净，太宰伯嚭是丑，那一位无恶不作的君主，碰上了这一位营私舞弊的军师，便断送了吴国的江山！

在《鸣凤记》里，净是严嵩，丑则为赵文华，胆大妄为的严太师，遇到了好献小殷勤的赵义子，于是乎天下事便弄得一蹋胡涂矣。

诸葛亮是一位谨慎小心的人物。“诸葛一生唯谨慎”这是唐、宋以前人的对他的印象。然而在演义里，在舞台上，却被写成那样的一位足智多谋的诡计百出的军师，坐着双轮车，身穿八卦衣，羽扇纶巾，口口自称“山人”。虽然外表上是须生扮的，实

际上却似乎是一位"丑"角。——所以后世的许多的"草头皇帝"，也无不有一位"狗头军师"。而时至今日，每一个军阀，其幕后殆也无不有一两位军师式的言必听、计必从的人物躲藏在那里。

乃至流氓、土霸，家有瓦房数间者，也都竟会有什么帮闲或帮忙的人物，军师或谋士，"为虎作伥"，替他在计划着如何的扩充势力，如何的欺压良民。

那些无恶不作，惟知饮酒食肉，好色聚财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或草头皇帝们，总是愚蠢的；终日是昏天黑地的在作"伤天害理，有己无人"的坏事。他们也许具有传统的势力，也许是有几斤膂力，也许是家有若干恶奴打手，也许是有一团一军的兵队，便立刻占地为霸，占山为王，占省为"阀"，乃至占国为"皇帝"起来。

而助纣为虐者便是念过几句书的狗头军师们。他们往往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往往是私欲极重，个人主义的极坚贞的信徒，然而又无力或无胆去自辟一天地，自占一江山，于是只好依附于草头皇帝之下，为之谋主，狼狈为奸！当秦失其鹿，天下有力者共逐之的时候，沛县人也起了义。"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这寥寥数语，赤裸裸的画出"军师谋士"们的心理来。鲁肃告孙权道："今肃可迎操耳。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文士们之所以甘心做军师，谋士，而不能成草头皇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者，其真实的原因盖在此！王冕是一位洁身自爱，不肯昧了良心去同朱元璋做贼害人的，便为朱皇帝所毒死。刘基原来也是本分的人，却怕死，不得不替他策画一切。虽然成就了打平天下第一功，终于也是不得善死。比较有天良的人原是不配成为"狗头军

师"的。而所谓"狗头军师"者便滔滔的都是些摆测字摊，说《三国志》，或三家村学究之流了。

"狗头军师"而欲高升作"草头皇帝"，殆无有不失败者。王伦秀才之被林冲所火并；张士诚之不得不败在朱元璋手，均是极明显的好例。

天下滔滔，皆净与丑！呜呼，"余欲何言！"

我们的历史是这样的以吃人的净与丑的跳梁的事业组成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其实都只是净与丑的勾结与跳梁的结果。命运亨通的，便为刘邦，为朱元璋，为萧何、曹参，为刘基；命途不济的，便成了项羽、范增、张士诚、"黄菜叶"之流。

吃人的净与丑都是以"家天下"的自私心为一切事业的出发点的。宁以天下人之生命养肥一己，不欲牺牲一毛以利天下。是宇宙间最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表现。阿志巴绥夫的"沙宁"，尼采的"超人"，比起他们来，岂无逊色！为了要维持"天下"为其家之产业，故防闲天下人之耳目心思，无所不至。秦始皇焚天下书以愚人，收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以弱人；乃至朱元璋之用八股文以笼络天下英豪，使尽入其彀中，敝其精神于无用之地，无不是发于这一念之私。而不知天下人如果尽愚尽弱，他们的一家一族也不会是独强独智的。"祸患常生于所忽"，他们徒为"他人"造机会耳。

而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遂被他们糟蹋尽了；至于今日，乃食其报，而滔滔者，今犹昔也！呜呼，我欲无言！

难道我们的舞台上便永远的只有这两个角色在跳梁着？

我们竟坐视其拆台到底么？

只要扫荡了一村之霸，一县之豪，一省之阀，无人敢再以私产视天下；只要扫荡了摆测字摊，说《三国志》，三家村学究（乃至

奔走的政客们!)之流的人物,从根本上铲去了为强豪恶霸,作帮闲或帮忙之人,出诡计,欺压良民的心理,则"天下庶几乎治矣"。

当净与丑这两个角色被扫荡出舞台之外的时候,舞台上才会有正经戏可演唱!

二 最早的"净"角

以上只是闲话。本文所欲讨论者,原只是"净"与"丑"这两个角色在中国舞台上(或戏曲中)的地位及其沿革。没想到压不住一肚子的气,便写上了那一套闲话。

然而研究着戏曲中"净"与"丑"的沿革,也便足见出我们历史上的无数的"净"与"丑"的现形与丑态!

在我们最早的雏形的滑稽戏里,原只有两个角色,"苍鹘"和"参军",在插科打诨着。这便也是"净"和"丑"的雏形。

这原始的两个角色在后来的戏曲中,也成了根深蒂固的人物,打发不去。差不多没有一个戏曲无此种人物的。

元杂剧除正末正旦的两个主唱角外,大抵皆以角色的本色出现于舞台上。(如孤便是官,酸便是秀才,孛老便是恶汉,卜儿便是老妪之类。)《元曲选》上所有的"净"与"丑"都是明人所增注出来的,不可靠。

然杂剧之有"净"与"丑"却是一个事实,不过其所谓"净",和戏文上的所谓"净",其意义却不甚相同耳。而"丑"则无其名。

盖杂剧里的"净",其实便是戏文里的"丑"与"净"的兼称。当初的"净",当只是"插科打诨"的角色的总称。也有"正净""副净"之目;一吹一唱,颇为热闹。

于何证之?

周宪王的《美姻缘风月桃源景杂剧》里，有“净”。且看其自述：

（净云）小子姓罗名铤儿，是这保定府一个闲人，专一在官府说事过钱。今有李妈妈要娶臧桃儿做媳妇，那妮子不肯嫁他，前日来央及小子，因忙不曾去。如今去李妈妈家走一遭。（做见外旦科）（净云）如今便去哄那臧家些财物，只说要送与府上官人，许你嫁了李秀才。等他与我财物了，我却拿他使银两买求官府的罪。他怕了，却勒逼他嫁你咬儿。此计大妙！此计大妙！（外旦云）谢你好哥用心。（净云）你先与我些利市钱。（外旦云）与你五锭钞。（净云）小子今日忙，要去借些银子。你这事今日去不成。（外旦）大哥借银子时，要多少物，说了老身便与。（净云）小子的舍弟，合着一个朋友，下路做些买卖，少二三十两银子。奶奶，有时，借了，日后便还。（外旦云）有有，只要大哥说成此事，银子不打紧。（外旦与净银子了）（净云）小子送与舍弟银子了，小子今便去也。

这里的净，是一个帮闲的人物，和戏文里的丑差不多。又同剧有一段云：

（办孤上云）吾乃是守把山口的千户。如今下着大雪，不见了两匹马，使两个达军，去山下寻马。去唤过达军来。（二净胡人办上作番语了。）（孤云）这达子，你说番语，我不省得！你学汉儿说与我听。（净云）官人马不见有。下着大雪，那里去寻那马有。（孤云）这达子，差着你，你怎敢不去！（净云）我的达达人，法度行害怕有。便冻煞了，也去山的下坡，将马寻有。（孤净下）

这里的净是扮着达子的，大约也是滑稽的角色，用来说番话，学汉语，为笑乐的。同人的《李亚仙诗酒曲江池》剧中，有一段：

（正净酸孤幞头绿头袍办上云）下官是个考试官。昨日诸生应举，只有个郑秀才学得好。将他文字批了第一名。今日唤过那几个

秀才来，再看他每学问如何。(做唤末净科)(末同外净贴净上云) 小生是郑秀才，这个是歪秀才，这个是假秀才。考官呼唤，有何指教？(正净)你三个秀才，今日何不吟诗一首？(末云)请考官出题。(正净抬起脚云)秀才，我出蹄了。(打住)(末云)不是这蹄，是诗的题目。(正净云)我不知是甚木？松木？柏木？香楠木？榆木？柳木？杉柽木？鼓楼边有个小臼，西门里有个老臼，他都是些色目。(打住)(末云)吟诗好歹要个题目。考官出题目，小生好吟诗。(正净云)我也不会出题。我有两句诗，下韵来不的，你续我诗下韵。(正净念云)闻道萱堂白发鲜，晨昏奉侍可心专。(末念云)一心早晚供甘旨，孝敬犹如孝祖先。(正净云)秀才是好俊儒流，赏他一个纱幞头。(正净取下幞头与末科)(末将幞头出见二净科)(二净云)小生二人文学较低，尊兄请教。(末云)适来考官有两句诗，我续下韵。(二净云)请道高才。高才。(末续念云)一心早晚供甘旨，孝敬犹如孝祖先。(二净云) 小生记了。(正净唤外净云)歪秀才过来。(外净上)(正净云)我有两句诗，你续下韵。(正净念云)红粉佳人二八年，天生匹配好姻缘。(外净续念云)一心早晚供甘旨，孝敬犹如孝祖先。(正净云)打出去！你的个老婆这等打紧！(外净下)(正净云) 唤假秀才过来。(贴净上)(正净云)我有两句诗，你续下韵。(正净念云) 乌嘴骑来未解鞯，槽头拴下可曾牵？(贴净续念云) 一心早晚供甘旨，孝敬犹如孝祖先。(正净云)打，打，打！打出去！你那祖先变驴了！

这里的净有三个，一是正净，一是外净，一是贴净，全是滑稽的角色，以插科打诨为业的。

这些，都是丑的任务而由净负担了的；做帮闲的人，而以说嘴撞骗为职业的最多，其次只是“插科打诨”的角色，为了求剧中情节的轻松有趣而故意加入的。

但也有极凶狠残暴的人物，由净扮了的，象周宪王的《掐搜判官乔断鬼》里的无赖的裱画匠封聚，便是用净扮的，其同恶相

济之妻，便是用贴净扮了的。又象同人的《兰红叶从良烟花梦》里的正净和贴净便是两个有钱的茶客，设计和书生、妓女为难的恶人。而同人的《黑旋风仗义疏财》里的净，却扮着无恶不作的赵都巡：

> （净办孤引公吏上云）自家是赵都巡，因为催粮到此，天色昏晚，此处无有人家，且去兀那庙中歇一歇马。（做见外科）（向外备说云云了）（净背云）催粮到且不打紧，兀的一个好女子。

便要娶这女子为妻，老人不肯，赵都巡却把他吊起，而唤过那女子来与他把盏。

这些"净"，便有些象传奇里的土豪恶霸的行径了。但还不是什么"草头皇帝"之流！

总之，就这些杂剧里的"净"色的作用看来，显然是具有两种不同的功用的：

（一）是帮闲的"插科打诨"的人物，惯以其愚蠢或不通的行为及语言来逗引人发笑的（常有二人或三人合作着）。

（二）是凶狠残酷的人物，惯以其作恶多端的手段来施之于善良无辜的良民的。

第一个功用，是戏文里"丑"角的任务；第二个功用是戏文里"净"的任务。而在杂剧里却以"净"兼之。

但周宪王是明初人，或已经受到戏文的影响。故其杂剧里的"净"，已颇有戏文的"净"与"丑"的气质。元人杂剧究竟是否也这样，却无可考知。

周宪王之使用"净"色，显然还是很怯懦的，故不敢大胆的尽量展布其作用。例如，"净"当作着"丑"的任务时，他只是一个帮闲者，或滑稽的"弄人"（甚至只是替人送书信的"闲人"），并没有帮助恶霸强人或帝王作军师的资格。至多只不过引诱良家子弟

去游花惹柳，乘机得些油水而已。即将“净”当作了传奇里“强豪恶霸”的人物的任务时，他也只是一个有钱的商人，有势的土霸或有地位的官吏而已，并不是什么“草头皇帝”之流的人物。

真实的发展着“净”与“丑”的作用的地方，还当求之于传奇，而不当求之于杂剧。

三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及其他初期戏文里的净与丑

但在比较初期的戏文里，象《永乐大典》所载《小孙屠》、《张协状元》及《宦门子弟错立身》的三种戏文，其中所有的净与丑，气质也不甚分明，时有错乱颠倒之处；和周宪王杂剧之所载的“净”色作用大略相同。不过分别之为二，多添出一种所谓“丑”的名色出来而已。

《小孙屠》戏文里的净有二，一为扮媒婆的，完全是帮闲的人物；一为扮朱令史的，却是无恶不作的强豪之人：

> （净扮朱令史上）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自家暗相朱氏在先，我在它家中来往，多使了些钱。后来因些闲言语上，不曾踏上它门，如今孙大娶它为妻。见说孙大每日带一盏酒，此妇人奈其心不定，又和孙二争叉。我待去它家走一遭，又无因由。真个是眉头一点愁，终是不能消。在先这妇女和我做伴时，曾借我三锭钞。休昧心说，这钱还我了，争奈我文书不曾把还它。我如今只把这文书做索钱为由，去它家里走一遭。恐怕它是姻缘未断，二言两句成合了。正是：不施万丈深潭计，怎得骊龙项下珠。（下）

这位朱令史真的和那妇人又成合了，还设计陷害孙氏兄弟，可当得起是和周宪王《仗义疏财》剧中的赵都巡同类的人物。

《张协状元》里的丑和净，使用得最奇怪，最颠倒错乱。也许可以说，还未曾定型，故和明人传奇里的净与丑大不相同。

第一个净是张协的朋友，是一个插科打诨的角色；第一个丑是个圆梦先生，也是一个说笑话的帮闲人物。

第二个净却是个老妈妈，张协的母亲（同戏的李太婆也是以净扮）；——《琵琶记》里蔡邕的母亲也是以净扮的；大约以老太婆为"净"色，在当时是带着几分开玩笑或讽刺的意义的。

第三个净是一位旅客，和张协同道走的，他自夸是"浙东路处州人，相捶相打，刺枪使棒，天下有名人"，但遇到强人时，却出尽了丑，仍是一个"可笑人"。

第二个丑却是一个强人，这是大不同于后来的传奇的；明人传奇，从不曾将丑作为这样的一个用处。且看这丑扮的强人：

> （丑做强人出）但自家，不务农桑，不谙砍伐，嫌杀拽犁使耙，懒能负重担轻，又要赌钱，专欣吃酒。别无运智，风高时放火烧山；欲逞难容，月黑夜偷牛过水。贩私盐，卖私茶，是我时常道业。剥人牛，杀人犬，是我日逐营生。一条扁担，敌得塞幕里官兵。一柄朴刀，敢杀当巡底弓手。假使官程担仗，结队火劫了均分。纵饶挑贩客家，独自个担来做已有。没道路放七五只猎犬，生擒底是麋鹿猱獐。有采时捉一两个大虫，且落得做袍磕脑。林浪里假妆做猛兽，山径上潜等着客人。今日天寒，图个火帐，懦弱底与它几下刀背，顽猾底与它一顿铁查。十头罗刹不相饶，八臂哪吒浑不怕。教你会使天上无穷计，难免目前眼下忧。（丑下）

这显然是后来的净或占山为"寇"的"大王"们的行径了。

但第三个丑，却立刻完全换了一个样子，是个小二，一个老实头的帮忙的工人。而最后的一个丑，却又是扮当朝宰相赫王相公的。此外还有几个净和丑，却都是些不关重要的闲角了。在

这里，可见在这部《张协状元》戏文里，净和丑还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定型的。

在《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里，有一个净，这净是扮着"狗儿都管"的，他是这样可笑的一个人物：

(净唱)〔七精令〕相公不在家里，老汉心下欢喜。看管不认是阿谁，我是一个佗背乌龟。(白)从小在府里，合家见我喜。相公常使唤，凡事知就里。如今年纪大，又来伏事你。若论我做皮条，真个是无比。若是说不肯，一顿打出屎。(末)都管。舍人唤你。(净介去介见介)

故初期的戏文，对于丑与净的作用，也是十分的混乱的使用着的。不过，他们之为"插科打诨"的角色，却维持着最大的作用。这就上文而明白的可看出的。

《琵琶记》里的若干个净和丑，都为可笑的人物，蔡婆是净扮的，二媒婆是净和丑扮的；掌鞍马的祗候是丑扮的；里正是丑扮的，而净却扮了李饶长；又乞丐也是丑扮的，而拐儿却是净扮的。而扮里正的丑，专为欺压善良，却有些象后来传奇里的净了。但总之，这两个角色的性质也还不十分分别得清楚。

《白兔记》里的丑和净，也有许多是纯为了插科打诨的作用而扮入的：然其中主要的两个，一个净，扮李洪一，一个丑，扮洪一妻，却都是极凶恶的人物；丑是主谋者，是帮凶的人，较愚笨的净尤为可恶。这已有些明人传奇里的净丑二角的分别的端倪了。

《杀狗记》传奇里的两个坏人，柳龙卿(净)和胡子传(丑)是那样的一吹一唱的狼狈为奸。他们俩虽是两个角色分扮，其性质却是并无甚区别的；和周宪王杂剧里的正净、贴净之类是正相同。

《荆钗记》传奇以孙汝权为主要的净，然他却是那样地愚蠢；

其主要的丑，则为张妈，她却是能言善语，足智多谋的一个女军师。且看其最初相遇的可笑一幕：

（净）我在学中回来，偶见此女，生得十分美貌，我要娶她为妻，没个人去说合。（末）他家对门卖烧饼的张妈妈，是钱贡元的妹子。姑娘说侄女，有何不可？（净）我儿好聪明。姑娘说侄女，有何不依！小斯，取文房四宝过来。（末）要文房四宝何用？（净）写个票儿拿他来。（末）这就不是。求亲犹如告债，须是登门相请才可。（净）你不知道？这妈妈闹得他嘴头子极快。他问道：官人多少年纪？方才娶亲！教我怎么回他？（末）只说高来不成，低来不就，蹉跎了岁月，少说些年纪便了。（净）你分付家里，只说我学中去了。（末叫后科）（净）出得家门口，此间已是大街坊。（末）待我去请他。（净）有理。（末叫）张妈在家么？（丑上）来了。

〔秋夜月〕蒙见招，打扮十分俏。走到门前人都道：道奴脸上胭脂少。搽些又好，抹些又俏。（末）搽多了，好与关大王作对！（丑）你来我家何干？（末）孙官人要见。（丑）呀，相公请了。（净）妈妈请了。（丑）看茶。（净）妈妈请。（丑）相公，接待不周。春牛上宅，并无灾厄。（净）我今闲走，特来看你这母狗。（末）出言太毒，将人比畜。（净）怎么屎口伤人！（丑）惯有这毛病。（净）茶来。（丑）免茶。（净）免茶，不是你说的。（丑）讨茶，也不是你说的。（净）我在家里讨惯了。（丑）相公，今日到此贵干？（净）他问我贵干，我怎么回他？（末）便说烦妈妈为媒。（丑）不知娶与第几位令郎？（净）小儿尚未有母，就是这小花男子。

在奸滑、凶狠的气分里，多少还带些尖酸或愚蠢的性格，这便决定了后来的一切净与丑，这两个“歹”角的型式。

惯以媒人为净，正如惯以医生为丑一样，殆是流行于剧坛的故意开玩笑的风气，甚至，象在《荆钗记》里，说亲的邓老爷却竟也用“净”色来扮！

《拜月亭》之以“净”色扮南侵的番将，正是象后来之以净扮草头天子、山寨大王一样。又，以净色扮权臣聂贾列，也正是象后来之以净扮严嵩、卫律。但每逢插入“笑剧”的时候，净和丑也便同时出现而发挥其“插科打诨”的本色，象《拜月》第六出“官司追捕”的巡警官（丑）和坊正（净）便是。然净总较丑为强梁霸道些。那坊正自道：

身充坊正霸乡都，财物鸡鹅怎得无！物取小民穷骨髓，钱剥百姓苦皮肤！

这便是一则土霸的逼真的口供！

四　草头王——净

过了不久时候，在戏曲里，净和丑的性质便渐渐的有了定型，虽然有时仍不免露出“插科打诨”的原形出来——象时剧《借靴》的净、丑互诨，《绣襦记》“教歌”的净、丑的胡闹——但大抵总显露着明白而固定的型式。

净是草头王，而丑是其军师、参谋。

且先说“净”色。

凡番王、草头王、叛逆者，凡独当一面，自立一帜，割据一方的，在传奇里，皆是以“净”色扮之。

张四维的《双烈记》，其“净”色是方腊：

〔点绛唇〕据岭依川，睦州独擅居南面；地窄邦偏，遂不得俺一统山河愿。

是金兀术：

〔点绛唇〕孙武神谋，项籍威武，谁为伍！笑俺单于，曾占中原否？

王基霸业今朝定，举鼎拔山盖世强。看俺脚尖踏踏处，犹如猛虎咬群羊。

邱濬的《举鼎记》，其"净"色便扮着秦君：

孤家秦穆公，身占陕地之尊，位列诸侯之上。当今周天子把朝纲托付孤家执掌，众诸侯推为长。因此秦国称为上邦。但虽称陕地之尊，怎及我九五之贵。意欲谋占一统，未知天意如何，且与众卿商议。

洪升的《长生殿》，其"净"色便扮着安禄山：

〔杏花天〕狼贪虎视威风大，镇渔阳兵雄将多。待长驱直把崤秦破，奏凯日齐声唱歌。

不必再多举了。总之，这些"草头王"，其欲望是极大的，其野心是不可限量的；如果不遇到什么阻碍，他们是要成就统一天下的弘业的。但可惜，他们的冒失的野心，总是遭到了失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便终于只是"草头天子"而已。他们鼓动了一场风波，结果是毫无所得。

这是第一种。

再有，凡奸臣、权相，凡把持政权，滥用势力，瘦天下以肥其身的，在传奇里，也皆是"净"色扮之。

无名氏《鸣凤记》里的权相严嵩，是以净扮之的：

〔菊花新〕亲臣密迩佐明君，顺旨承颜称上心，边塞羽书闻，但幸中原平静。

余聿云（翘）《量江记》里的被李后主宠用着的皇甫将军，也是以"净"扮之的：

〔字字双〕身居虎帐统貔貅，防寇。战策兵书未细求，将就。只有酒量最称优，自幼。堆花镜几百瓯，不勾！

〔皂罗袍〕自是君王福厚，看长江千里浪静波收，何须桑土系心

愁，且凭花酒开眉皱。清平世界，家家咏讴，明良气象，时时劝酬。何妨下尽严城漏！

姚茂良《精忠记》里的"净"色，扮的便是秦桧：

〔探春令〕心藏机事，有谁知，取岳飞班师。管教一命归泉世，方遂我平生志。

梅鼎祚《玉合记》里"净"色扮的是杨国忠；但洪升《长生殿》却比较的进步了，安禄山既以净扮，便将杨国忠改作了副净。其实质却是不殊的。

总之，这些奸臣、权相，他们虽没有草头王的并吞天下、统一江山的野心，但其欲望也是很大的，不过他们的气魄却较小，只能成为"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宰相罢了；他们的贪欲向另一方面走，就是贪污与固位。为了搜括金钱与维持权位，他们是无恶不作的。他们仍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而把持、垄断、搜括一切的。

再有，凡强豪势要之家，土棍地霸之流，恶吏狠卒之属，乃至有钱的富商大贾们，凡滥用其势力以欺压善良，为害地方，兴波作浪的，在传奇里便也皆以"净"色扮之。

从《小孙屠》里的朱令史，《荆钗记》里的孙汝权，以至后来的许多鼓动风涛，使善良者家破人亡的"歹"角，皆是"净"。

李玄玉《永团圆》里江纳便是以净扮的。他具有一双势利眼。见了他贫了的女婿，假装做路人，大为不悦：

〔朝天子〕……破腌臜布袍，苦零丁丑貌，小曹小曹，真小曹。蠢东床，埋冤月老，埋冤月老！

以此一念，便逼他休妻。

许自昌《水浒记》里的张三郎，也是以净扮的，他和朱令史正是一流。大抵“净”色对于“美好”的东西是没有不起贪念，不去追求的，不论其为权位，其为势力，其为金钱，或其为美人。

无名氏《黄孝子》传奇里的一个净，万户木华黎，便也是渔色之徒。

> 前日江西战胜回来，掳得美貌哈嗽无数，今日闲暇，不免分付准备打辣酥，内中选几个美貌的来奉酒唱曲，再成婚媾，有何不可。

张凤翼《祝发记》里的一个净，先锋孔景行，也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 〔出队子〕先锋猛将，先锋猛将，陷阵攻坚谁敢当。金珠掳掠已盈筐，只少个妖娆在洞房。恼杀我良宵独自上床。

五　狗头将军——丑

在我们戏曲里，净之与丑，是天生一对，地产一双的人物，他们差不多有分离不开，拆散不了的关系。凡有净，则必有丑。大之而军国大事，小之而家庭琐故，没有这两个角色的狼狈为奸，便不能兴波作浪，便不能作孽害人。

他们是象今日唱双簧似的，一说一做，一指使，一开口。就在仅是“插科打诨”的场面上，他们也还是一对活宝，被视作“可笑人”的，惯以其愚蠢、滑稽、无赖的口吻与行动来博得人们的开口大笑的。

但丑在传奇里，其地位只是帮闲，只是军师、谋臣，他自己是不能独当一面的。

《祝发记》写孔景行要娶妻，丑扮的朱妈妈便助纣为虐，帮他

说亲，买去徐博士的妻。

《长生殿》里的丑，是失败的哥舒翰，是高力士，是李猪儿，总之，都不是善良之辈，都不是主角，都不过是帮闲者。

《双烈记》里的丑，是帮助着净的秦桧去杀害岳飞的万俟卨；《鸣凤记》里的丑是帮助着净的严嵩作恶多端的赵文华；《喜逢春》里的丑，是帮助着净的魏忠贤去杀害忠良的崔呈秀。——总之，他们是鸟的双翼，车的双轮，缺其一便不能成为戏曲的。

不过净常是有势、有力、有钱的大人物，丑则只是趋炎附势，为虎作伥，或狐假虎威的小人物罢了。

然净如果没有了丑的帮助，便如虎之无了爪牙，如大军之失了参谋，他是一步不能走动的。故丑虽是小人物，其为恶的程度却不下于净，其为害于天下，却也不下于净。

我们如果要扫荡了净，便须同时扫荡了丑；正象我们之欲扫荡了军阀，便同时必须扫荡了狗头军师式的政客一样。

六 结 论

净与丑，这两个角色，永远的为害于人间。不管其为番王、大将、权相，乃至土豪恶吏，不管其为军师、食客，乃至媒婆、帮闲者，其为一般民众所厌恶是天然的。故在戏曲里，往往是把他们写成了那末下流、无赖，而又是那末愚蠢可笑；那末凶狠、尖刻，却又是那末狼狈可怜。

他们是看不起这些净与丑！故写来都带着几分讽刺或嘲笑或憎恨的成分在内。

然而草头王与其军师——不论大与小的人物——却天天的在出现，在择肥而噬，在充其量的发挥其自私的有己无人的极端

的个人主义——而至今未已。

一般被其择肥而噬者其将奈之何？

除了看不起，憎恨，乃至诅咒其失败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天下滔滔，皆追逐于净与丑的足迹之后走去——尽其所能，发挥着极端的个人主义，不知有国，更不知有群，乃至手下有几根火枪的，乃至读过几本书的，无不欲独霸一方，无不自命为诸葛亮。于是乎生民苦矣！

难道这天下便真的成了净和丑的天下？

该从根本上铲除了那可以滋生这两个害群之物的净与丑的什么才对！

论北剧的楔子

一

北剧的组织，以一剧四折，即四幕，为定则，亦间有五折者，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朱有燉的《李亚仙诗酒曲江池》，与《黑旋风仗义疏财》等皆是，然不多见①。四折或五折之外，更有所谓楔子者，或置于四折或五折之首，或置于四折或五折之间。在《元人百种曲》中，有楔子者凡六十九种，无楔子者凡三十一种，即有楔子之剧本，占全数三分之二以上。又，王实甫的《西厢五剧》②，亦每剧皆有一楔子。在杂剧《十段锦》中，有楔子者凡五种，无楔子者亦为五种。即有楔子之剧本占全数二分之一。此可见北剧作者之应用楔子于他们的剧本中，乃常见的一个现象——虽然它并不是每剧所必须具有的组织之一部分。

到了明代中叶，作者之使用楔子者乃渐见减少，且竟至于渐见消灭。在《盛明杂剧初集》的三十种剧本中，有楔子的剧本，乃仅有《团花凤》、《花舫缘》、《春波影》、《男王后》四种，即仅占全数

① 在北剧的一切规则，已被明代作家所破坏之后，即在北剧在实际上已不大流行于剧场里的时候，其组织每不以四折或五折为限；间有多至六七出者，少至仅一折者。

② 《西厢记》本为五个剧本。每剧各有四折和一个楔子，明人所刊的《西厢记》往往将五剧合并为一本，将五个四折并为二十出（或四卷或五卷或二卷），于是《西厢五剧》的真相乃不复为一般未见古本的人所知。

的十五分之二。然到了此时，北剧的一切严格的规律，原已早为许多作家所忽视，所破坏。楔子当然也跟了许多别的东西而同在淘汰之列，同成为过去的遗物了。

楔子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呢？它与正则的“折”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在什么一个情形之下才应用到楔子呢？

这些问题，乃是本文所要逐一答复的。一般北剧研究者对于北剧楔子的性质与使用，似乎始终是很含混的。没有过确切的界说，没有过明白的分析。我们乃不得不撇开从前的一切的含混的解释，到现存的许多北剧中，直接的寻找出楔子的真实面目来。

二

楔音屑。《尔雅》：楔，枨也。门两旁木柱。引伸此义，则楔有位置在前之义。《西厢笺疑》：垫卓小木谓之楔。木器笋松而以木砧之，亦谓之楔。吴音读如撒。引伸此二义，则楔有支撑他物及连接他物之意。楔子的最初取名之故，或用第一义，取其位置在剧首之意，或用第二义，取其能支撑各“折”之意，或用第三义，取其能连接各“折”之意，或兼采此三义，或兼采三义中之任何二义，或竟至于另有他义，我们已无从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即：

第一，楔子是全剧中的一部分，其内容与性质和一个“折”无大区别。

第二，楔子却又不竟是一个“折”，他们的功用有几点不同的地方。

第三，楔子的位置并不固定，或在剧首，或在“折”间。然其

性质与结构则无两样。

第四，楔子的使用有一定的几个规律。

第四点将在下面详细论到。假定我们已完全明了了上举的四点，则我们必知：楔子并不完全是“位置在前”之意，因有许多楔子，其位置不在“前”而在“折”间的；也不完全是“支撑他物”或“连接他物”之意，因楔子的本身即是全剧的一部分，和其余的“折”是打成一片，凝结成一块，如一粒圆润的珠，如一方晶莹的玉，不能拆分，不可离解的，当然无所谓“连接”或“支撑”的意思。有许多“名词”，经了长久的使用之后，其原意往往模糊不可追究，即其原义已为后人所忘记，或最初取名时并不曾仔细的精确的考虑过而随意乱用。如必要一一的将他们的“字原”追究出，研究出，不惟是不可能的，即勉强去搜寻找抓，得有一点结果，而其结果也多半是牵强的、附会的。所以我们在此研究北剧的楔子，不如放过了这一种徒劳无功的“字原”的探求，而直接进到楔子的本身去考察出它的性质来之为愈。

三

现在要讨论第一点。我们在此，要再三的说明：楔子是全剧情节中的一部分，其在全剧中的地位与“折”是毫无两样的。它与“折”是锻炼成一片了的，不能分开了的。换一句话，它的本身便是一“折”，除了几点不同之外。在这一点上，误会的人最多。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末，一切的误解便都可扫除了。

第一个误解：是将北剧的楔子与南戏的楔子相混。此二者名虽同而实大异。南戏的楔子或谓之“家门始终”，或谓之“副末开场”，其位置必在全剧之首。其情节与全剧之组织无关。非全

剧的一部分，而为全剧的提纲或撮要（即全剧可离开楔子而独立的），其登场人物，则亦为一个与剧情全无关系的“副末”。他的责任，在于首先登场，将全剧的大概情节，对听众略述一遍。北剧的“楔子”，则全无此种性质，故二者决不能相混①。此种分别，是凡读过几本北剧和南戏的人都会明白的，我可以不必详说。

第二个误解是：将北剧的楔子与小说的楔子相混。盐谷温引《辞源》：“小说之引端曰楔子，以物出物之义，谓以此事楔出彼事也。见金圣叹小说评。”②数语来解释北剧的楔子，此实大错。不仅未明白北剧楔子的性质，亦且未明白小说楔子的内容。按小说的楔子，或谓之“致语”，或谓之“得胜头回”。其位置必在小说的开端，或小说每章的开端。其性质，不惟与北剧的楔子不同，亦且与南戏的楔子有异。周亮工《书影》卷一：

> 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

然《水浒传》的楔子虽已不传，我们在短篇小说集的残本《京本通俗小说》、《醒世恒言》以及最流行的《今古奇观》里，尚可见到不少这种小说的楔子，而在这些楔子里，我们更可以充分的看出小说的楔子的性质与内容。它不是正文的一部分；它的内容与正文无关；它又不是正文的提纲或撮要。它大都是正文外自成篇章的一段小故事，或一段谈话。此种故事或谈话，其内容或与正文类似，或与本文恰是反面，或与本文一无关系，止不过漫

---

① 明汪道昆的《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四剧，在剧首用“副末开场”，全仿“南戏”，与北剧的楔子不同（此四剧见《盛明杂剧初集》）。

② 见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二一三页。

然牵涉，以引其端。完全是“以此事楔出彼事”的一种方法，完全是“说书人”的一种故弄波澜的伎俩。当然这种楔子与北剧之原为全剧的一部分的楔子完全不同了。

第三个误解是《西厢笺疑》说：“元曲本止四折，其有余情难入四折者，另为楔子。”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余情难入四折者”这几个字。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北剧的楔子与剧中的“折”是打成一片，凝结成一块，分拆不开的。它在本文中，其地位与正则的“折”是并无差别的，其所叙述的情节，其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不是余情，有时且为全剧的关键，全剧的顶点，全剧的主脑，至少也是全剧中不可缺少的一段情事。试举数例：杨显之的《郑孔目风雪酷寒亭》，其楔子叙的是：郑孔目救了杀人犯宋彬，同时，又娶了告从良之妓女萧娥；作者在这里已安置好下面萧娥陷害郑孔目与宋彬解救他的因由。换句话，这个楔子，便是全剧的关键。王仲文的《救孝子贤母不认尸》，其楔子叙的是：杨母之长媳欲回母家，无人伴送，杨母乃命她次子谢祖伴送她去，且命他送至半途即回。她与他分别后，却遇见了赛卢医逼她同逃，且将她的衣服脱下穿在他的因难产而死的妻身上。作者在这里，又已将全剧的要点都布置下了。

此种例子，举不胜举。总括一句话，即楔子并非四折外或难入四折之余情。我们如果仔细的研究北剧的楔子，而详察其内容，及其与诸“折”的关系，我们便可知北剧作者之使用楔子，决不是漫然的下一着空棋，落一个闲子的，更不是将难入四折之余情收拾了来，便使之成为一个“楔子”的。楔子之要惨淡经营，苦心结构，决不下于正则的“折”的。用不到楔子的地方，决不能滥用。要用到楔子的地方，决不能不用。有时一个楔子不够用时，便不能不用两个。楔子里的东西不能归并于“四折”或“五折”之

内，更不能将它扩大而成为一折。总之，北剧之有楔子，乃是北剧本身结构上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留心北剧作家使用楔子的妥切与否，便足以见其技巧的精劣。

四

底下论及第二点，即楔子与“折”的差别。严格的讲起来，“折”与楔子在实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这二者之间，决无崭若鸿沟的界线。其最大的差别，则大抵在形式上而不在实质上。

第一，楔子里所用的曲，止是一二小令，不用长套，而“折”里的曲，则非用长套不可。“折”里的长套，通常用的是《仙吕点绛唇》，《正宫端正好》，《黄钟醉花阴》，《商调集贤宾》，《越调斗鹌鹑》，《双调新水令》之类，每套多者十余曲，少者亦六七曲。楔子所用的一二小令，则大都为：

仙吕赏花时　仙吕端正好　仙吕忆王孙　越调金蕉叶
正宫普天乐　后庭花带过柳叶儿

之类。但《仙吕忆王孙》以下数种，不过偶一见之，其在楔子中最常使用者则为《仙吕赏花时》、《仙吕端正好》二曲，而《仙吕赏花时》用得尤多。试举《元人百种曲》为例。百种曲中，有楔子的剧本凡六十九种，其中有三种具有两个楔子的，故实际上共有楔子七十二个。在这七十二个楔子中，所用的小令名目可列为左表：

用《仙吕赏花时》者……五三
用《仙吕端正好》者……一七
用《仙吕忆王孙》者………一
用《越调金蕉叶》者………一
（共七十二）

此外，《西厢五剧》、杂剧《十段锦》、《盛明杂剧》诸书中的有

楔子的剧本，也都用的是《仙吕赏花时》、《仙吕端正好》二曲。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十段锦》中的《关云长义勇辞金》，其楔子里的曲，用的是《后庭花带过柳叶儿》，再一个是《盛明杂剧》中的《团花凤》，其楔子里的曲，用的是《普天乐》。更有一个例外之例外，是《西厢五剧》中的第二剧《崔莺莺夜听琴》，其楔子竟用《正宫端正好》套数全套。这实是一个例外。

除了《崔莺莺夜听琴》的一个“例外”之外，其他各种正则的楔子，所用零曲的数目，至多不出三个，而以用一个者为最多；用两个者次之；用三个者最少。如用两个三个的零曲，则其第二曲，第三曲必为前曲的幺篇，即同腔，并不另换一个曲调。其式可分为三种：

第一式　《赏花时》或《端正好》等本曲

第二式　《赏花时》等本曲　幺

第三式　《赏花时》等本曲　幺　幺

第三式用者绝少，仅在《十段锦》中《兰红叶从良烟花梦》一剧的第一楔子中一见之而已，其“曲”则别名为“三转赏花时”。

这乃是楔子与“折”的最显著的一个差别，是我们一见便分辨得出的差别。

由此，又引出第二个“折”与“楔子”的差别来。原来北剧构成的元素为“曲”、“白”、“科”三种。曲由主角来唱，是抒情的。“白”则为对话。“科”则表示动作。“曲”虽有时亦作为问或答之用，然十之九皆是抒唱主角情绪的。因此，在“折”里，因曲是一个长套，便可用来充分的抒写主角的情绪的。在楔子里，因所唱的曲止是一二小令，故唱者便未能十分的抒叙他的情绪。换一句话，在“楔子”里，主角唱的人只唱一二小令，不必充分发挥他的情绪。在“折”里，则主唱的人所唱者为一个长套，有尽量倾泄

他或她的紧张或激昂的心绪的可能。

“折”与楔子更有第三个差别。“折”里的唱者，严格的只限于“主唱角”之正末或者正旦①，有时主唱角以外的角色，亦在折中唱一二零曲②。然此种零曲，却并不算在套数之内。在楔子里，则唱曲者不限于“主唱角”之正末或正旦，别的角色，如副末及别的角色，亦可在楔子里主唱。此种主唱角，可以别名之为“临时主唱角”。

在《元人百种曲》的七十二楔子中，以“临时主唱角”唱曲者，共有八个，即占十分之一以上。临时主唱角以冲末为最多，此外则为末、净，还有一个不注明用何角色扮演的张飞。兹列表如下：

剧　名	剧中主唱角	临时主唱角
窦娥冤	正旦(窦娥)	冲末(窦天章)
曲江池	正旦(李亚仙)	末(郑元和)
竹叶舟	正末(吕洞宾)	冲末(陈季卿)
赵氏孤儿	正末(韩厥，公孙杵臼，程勃)	冲末(赵朔)
隔江斗智	正旦(孙安小姐)	张飞*
谢金吾	正旦(佘太君，皇姑)	净(王钦)
抱妆盒	正末(陈琳)	冲末(殿头官)
陈州粜米	正末(包拯)	冲末(范仲淹)

* 未注明何角所扮。

① 主唱角的正旦、正末，大都独唱到底，虽然有时正旦或正末，在一剧里可以改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例如：《赵氏孤儿》，正末在第一折扮韩厥，第二第三折扮孙公杵臼，第四第五折扮程勃。)

② 例如：在《连环计》中，旦儿唱《双调折桂令》一曲。(全剧本为正末主唱者。)

五

现在论第三点。北剧的楔子，其位置初无定则，或在折间，或在剧首，大抵以在剧首者为最多。在折间之楔子，则其位置更可分数种，或在第一折与第二折间，或在第二折与第三折间，或在第三折与第四折间，更有在第四折与第五折间者。今将《元人百种曲》中七十二楔子的位置，列举于下：

(甲)在剧首者凡五十二：《汉宫秋》《谢天香》《金线池》《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梧桐雨》《谇范叔》《忍字记》《看钱奴》《冤家债主》《燕青博鱼》《老生儿》《生金阁》《度柳翠》《柳毅传书》《单鞭夺槊》《曲江池》《潇湘雨》《酷寒亭》《赵氏孤儿》《竹坞听琴》《魔合罗》《薛仁贵》《罗李郎》*《灰阑记》《范张鸡黍》《㑳梅香》《王粲登楼》《倩女离魂》《留鞋记》《扬州梦》《东堂老》《杀狗劝夫》《还牢末》《城南柳》《儿女团圆》《马陵道》*《冻苏秦》《谢金吾》《抱妆盒》*《盆儿鬼》《陈州粜米》《合同文字》《朱砂担》《争报恩》《鸳鸯被》《梧桐叶》《碧桃花》《来生债》《竹叶舟》《桃花女》(?)

(乙)在折间者凡二十：

(一)在第一折与第二折间者凡十二：《青衫泪》《荐福碑》《黄粱梦》《黑旋风》《玉壶春》《救孝子》《勘头巾》《罗李郎》*《对玉梳》《马陵道》*《神奴儿》《百花亭》

(二)在第二折与第三折间者凡六：《岳阳楼》《张天师》《铁拐李》《误入桃源》《渔樵记》《抱妆盒》*

（三）在第三折与第四折间者凡二：《伍员吹箫》《隔江斗智》

（＊《罗李郎》，《抱妆盒》，《马陵道》三种，各有两个楔子，一在剧首，一在折间。）

在杂剧《十段锦》中，则《黑旋风仗义疏财》一种，其楔子在第四折与第五折间，《李亚仙诗酒曲江池》一种，其两个楔子皆在剧首，此乃不常见之例子。其他《赵贞姬死后团圆》一种，其楔子则在剧首。《兰红叶从良烟花梦》一种，则有两个楔子，一在剧首，一在第一折与第二折间。《关云长义勇辞金》一种，其楔子在第三折与第四折间。又《盛明杂剧》中的四个楔子，则皆在剧首。

据此，可知北剧作家对于楔子的使用是很自由的，几乎全剧中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安置一个楔子，只要他认定这个地方有安置一个楔子的必要。同时，一剧中还可以安置两个楔子，而这两个楔子的位置也是可以随作家的意思而布置的，或一在折间，一在剧首；或两个皆在剧首。

我们复看上表一遍，更可以知道楔子位置之无一定的所在，在北剧的最早期便已是如此的了。如马致远，其《汉宫秋》之楔子，则在剧首；其《青衫泪》及《荐福碑》之楔子则在第一折与第二折间；其《岳阳楼》则在第二折与第三折间。关汉卿的诸剧，其楔子皆在剧首。吴昌龄的《张天师》，其楔子则在第二折与第三折间。高文秀的《谇范叔》，其楔子则在剧首，其《黑旋风》的楔子，则在第一折与第二折间。

至于在剧首与在折间的楔子，虽然其位置不同，其性质却一点也没有两样。同是全剧的一部分，同是全剧中主唱角不必尽量抒唱其情绪的一部分，同是止以一二小令或零曲所构成，且同时可用临时主唱角来代替了主唱角而歌唱着的。总之，楔子的

性质与内容只是一个样子，至于其位置之如何，则全由作家之自由安置。无论安置在全剧中之何处，皆不足以影响或变更其性质与内容。

六

最后，要说到：在什么一个情形之下，才使用到楔子呢？北剧作家之使用楔子都是很谨慎的，很费经营的。经了一番的考察之后，更知“楔子”之使用，似有几个一定的规律。虽然这种规律并不曾明文规定，一般北剧作家却很少违背了他们。这些规律，换一句话，便是使用楔子的几个必要的条件。除了在这些条件或情形之下，楔子是不能滥用的。

这些使用楔子的规律，即必要使用楔子的情形，可归纳为左列的五种：

第一，全剧的情节须一一暗伏于前，全剧的人物也须大多数出现于这个时候，这些“前事”头绪烦多，却又都未达到需要充分抒写的地位。在这个情形之下，便不得不用到楔子。这样使用着的楔子，其位置大都在剧首。使用到这样的一个楔子的剧本，其性质多半属于“因果系”“英雄报恩系”或“包公系”。郑廷玉的《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其楔子叙的是：张善友家在夜间被窃贼赵廷玉盗去五个银子。第二天，有一个和尚来寄存十个银子，却为张妻所吞没。善判阴府事的崔子玉见到了他们夫妻，便知他们有失财得财的事。在这里，已伏下下文窃贼、和尚各投生张家为子。窃贼善居积，以偿所盗之财。和尚喜浪费，以报“吞没”之冤，以及崔府君断明了冤家债主的一切事。又，同一作家的《布袋和尚忍字记》，其楔子叙的是：刘均佐原为上天贪狼星下凡。如

来怕他迷了本性，便命弥勒去引度他。同时，又叙他收留下一个乞儿刘均佑与他结拜为兄弟的事。这些事都是暗伏下文的。又，李寿卿的《月明和尚度柳翠》，其楔子叙的是：柳翠降生之故，以及月明和尚奉命去引度她，她为亡父追荐诸事。这些也都是暗伏下文的。以上几个都是"因果系"的好例。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其楔子叙的是：宋江要招安史进、刘唐二人，命李逵下山去办这事。他因杀伤人命被捕，赖李孔目救了他。同时，刘唐因违限遭杖，又恨李孔目不肯救全他。在这里，已将下文李逵救护李孔目，刘唐却下手陷害他，最后，他们数人又同救了他的一切故事埋伏下。这是"英雄报恩系"的好例。无名氏的《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其楔子叙的是：刘天瑞因荒年别兄天祥，带了一家三口，到外郡去赶熟。因家私未分，乃立合同文字，各执一纸，以亲家李社长为证。在这里，已将下文天祥妻吞赖合同文字，李社长帮助刘子去控告她，以及包公智赚合同文字的一切事伏下。这是"包公系"的好例。

第二，剧中正角，即主唱角未出场，或虽出场而地位不显重要者，在这时不得不用到"临时主唱角"，即不得不用到楔子。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其楔子叙的是窦天章向蔡婆借钱，上京应举，而将他女儿端云送给她做儿媳妇。这时窦娥虽已出场，其地位却极不重要，故这时的正角非她而为窦天章。又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其楔子叙的是：屠岸贾杀了赵氏全家，赵朔妻有孕在身。他在临死时叮嘱她善抚孤儿，预备将来报仇。在这时，剧中的主唱角韩厥，公孙杵臼及程勃（即赵氏孤儿）俱未出场，故这时的主唱角便落在冲末扮的赵朔的身上。又范子安的《陈季卿误上竹叶舟》，其楔子叙的是：陈季卿因功名未就，贫困无以自存，乃寄居于一个相识的僧寺中。在这时，正角吕洞宾尚

未出场，故临时主唱角便落在陈季卿身上。又无名氏的《两军师隔江斗智》，其楔子叙的是：刘备与孙安小姐因诸葛孔明的智计，得回荆州。周瑜知道了，连忙领兵追赶。孔明却请孙安小姐先行进城，使张飞坐在孙安小姐的轿中。周瑜跪在轿前禀说，不料轿中坐的却是张飞，于是他乃一气而倒。在这时，主唱角孙安小姐虽出场，而其地位极不重要，故张飞便成了临时主唱角。其他在上文关于临时主唱角的一个表中所列的诸剧，其情形皆系如此。

第三，全剧的最前一部分情事，虽不暗伏下文；同时，正角又已登场，且其地位又是主要的；然而在这时，他或她却未至情绪紧张的时候。如将这一部分情事，铺张成为一“折”，用一个“长套”来抒写他或她这种未到紧张之境的情绪，则反觉无可抒写。楔子的一二零曲，在这时恰得其用。故楔子用在这个情形之下者最多。姑举数例。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其楔子叙的是鲁斋郎在许州抢了银匠李四的妻。李四追到郑州，要去控告他，忽犯急心疼病倒在街上。都孔目张珪经过那里，抬他回家，救活了他，并劝他立刻回家，不要惹事。在这时，主唱角张珪的境地，尚是一个旁观者，其情绪尚未到激昂之候，故止抒唱一二零曲便已足够了。又同一作家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在楔子里叙的是：王老和王母共生了三子，皆以读书为业，只是家计贫寒。王大、王仁皆奋志求名，王三却是一个愚鲁无识的人。这时，所叙的乃是家庭琐事，主唱角王母并没有可抒唱一个长套的紧张的情绪，故也止抒唱一二零曲便已足够了。又白仁甫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其楔子叙的是：安禄山丧师当斩，明皇却赦了他的罪，给与贵妃为儿，后宫大开洗儿会。后因杨国忠之劝，乃出他为渔阳节度使。这里所叙的并不是本剧的主题，主唱角唐

明皇在这时也毫无抒唱一个长套的必要与可能，故也止抒唱一二零曲便已足够了。

第四，剧中有一段事，自成一个局面或段落，或与前后事是平行的叙述，同等的地位，不能归并到上一“折”或下一“折”里去的。同时，这一段事如果铺张成了一“折”，却又嫌其情调与上折或下折的情调重复，主唱角所欲抒唱的情绪，不是已在上折里充分发挥过，便是要储蓄在下一折里尽量发挥一下。因此在这时，使用到具有一二零曲的楔子，恰是“使得其时”，“使得其当”。例如：马致远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其楔子叙的是：吕洞宾第二次去度郭马儿，与了他一口剑，叫他杀了媳妇出家去。在上二折里，主唱角吕洞宾已尽量抒唱过出家的好处，仙国的快乐，以及种种劝说他的话了，在这时，当然不必再复述一遍了。又同一作家的《半夜雷轰荐福碑》，其楔子叙的是：张镐久困未遇，便带了范仲淹给他的三封信，先到洛阳，将第一封信投给黄员外。不料黄员外在当夜便得了暴病而亡。在这时，张镐本可充分的抒唱他的不遇之感与对自己连遭厄运的悲叹，然而作者却要将这段动人的抒诉，留在下折里写出，使她的力量更伟大些，故在这里反止要用一二零曲匆匆的提过便够了。黄德祥的《杨氏女杀狗劝夫》，其楔子叙的是：孙大与兄弟孙二不和，把他赶出外面居住。一天，孙大生日，孙二来拜寿，却无端的受了他哥哥的一顿打。在这时，孙二原也可以充分的抒唱他的不幸与愤慨了，然而在下面的第一折叙的却是：第二天是清明节，孙大带了妻和朋友去上坟，孙二也去了，却又无端的被他哥哥打了一顿。这一段和上面一段事全相仿佛，故作者既不能使这两段事都尽量抒写，以自陷于重复，便宁着重于后一段事，而将前一段事轻轻的用一二个零曲放过去。

第五，若剧中情节突生了转变，或由愉乐而突变为悲戚，或由欢会而突变为别离，或由流离颠沛而突变为得志者，则也常用楔子来叙这个“转变”。例如：马致远的《江州司马青衫泪》，其楔子叙的是，白乐天与上厅行首裴兴奴，正相伴欢洽，他却被贬为江州司马，不得不突离了他的热恋着的情人而去。王子一的《刘晨阮肇误入桃源》，其楔子叙的是：刘阮二人，在桃源洞住了一年之后，却起了思归之心，于是仙女们便不得已而送他们下山。贾仲名的《荆楚臣重对玉梳记》，其楔子叙的是：荆楚臣与上厅行首顾玉英同居了数年，却因功名事重，不得不别她而上京应举去。这几个例子都是叙写离别之顷的情事的。他们在上面既已极写欢愉之情，在后面又要极写别离之苦，故在别离之顷，反而无可抒写，不得不用一个楔子以了之。

在这个地方，我可以顺便举出一件很有趣的事来。有许多北剧，虽不在剧情转变之点，也常用楔子来叙写“别离”的事，仿佛楔子与“别离”常若相关联着似的。例如无名氏的《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朱砂担滴水浮沤记》、《庞涓夜走马陵道》（指《马陵道》中第一个楔子而言）、《冻苏秦衣锦还乡》、《李云英风送梧桐叶》以及郑德辉的《醉思乡王粲登楼》，宫大用的《死生交范张鸡黍》的楔子，无不如此。此外，尚有不少例子，也不必尽举了。

写由流离颠沛而突变为得志的“转变点”的楔子，其例却很少。马致远诸人合作的《邯郸道省悟黄粱梦》，其楔子叙的是：吕岩不听钟离之劝去求仙，却要享受人间富贵，于是钟离乃使他大睡一觉，使他由一个贫寒的书生，一变而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掌兵权，取高太尉之女，生二子。李寿卿的《说专诸伍员吹箫》，其楔子叙的是：伍子胥借到十万兵马，一战入郢，捉住费无忌，发平王之坟而鞭其尸。这些都是好例。他们之所以在这个地方使

用楔子，也不是没有充足的理由。所叙原非本剧之主要点，此其一。头绪纷烦，如详叙则非一二折所能写尽，此其二。故不如仅以一楔子将这些事草草叙了之为当。

附言：本文匆匆写成，且在这里找参考书极难。有一部分应行加入的材料，因此也只好暂缺了。本文止能算是一种“初稿”。一切不完备的地方都待以后再修正或重写。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写于伦敦

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

——《雍熙乐府》本《西厢记》题记

一

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

这句话谁都难能肯定的回答得出来。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曾发现过比万历诸刊本更早的一部王实甫《西厢记》。

从万历诸刊本始，到金圣叹、毛西河、吴兰修诸人刊行他们改定的《西厢记》为止，今所知的已有了不少种的不同的版本——这种不同的版本当然不仅仅一二字、一二句或一二节的文字上的异同而已：

（一）	刘龙田刻本	隆庆万历间
（二）	金陵富春堂刊本	万历（未见）
（三）	徐文长评点本	万历
（四）	王伯良校注本	万历
（五）	陈眉公批评本	万历
（六）	李卓吾批评本	万历
（七）	熊氏刊本	万历（未见）
（八）	徐士范刊本	万历（未见）

(九) 日新堂刻本	万历(未见)
(一〇)金陵文秀堂刻本	万历
(一一)罗懋登注释本	万历
(一二)《元本出相北西厢记》	万历
(一三)起凤馆刊王李合评本	万历
(一四)魏仲雪批评本	万历
(一五)真本李卓吾批评本	崇祯
(一六)汤、李、徐三先生评本	崇祯
(一七)《西厢》六幻本	启祯间
(一八)汤玉茗沈词隐评本	启祯间朱墨本
(一九)凌初成刊五剧本	启祯间朱墨本
(二〇)《六十种曲》本	崇祯
(二一)张深之订定本	崇祯
(二二)延阁主人刊本	崇祯
(二三)封岳校刻本	清初
(二四)金圣叹批评本	清初
(二五)毛西河批评本	清初
(二六)吴兰修订定本	道光

以上二十六种都是现在比较还可以得到或知道其内容的(至于那些曲谱里所收的有曲无白的《西厢》,象《纳书楹》本,象《弦索辨讹》本等等,更有不少,都不在这里举出)。但仅就此二十六种而论,其曲、白差不多没有两种以上是完全相同的。你也动笔改削,我也动笔改削,他也动笔改削,不独金圣叹是一位笔削的大师而已。即以卷帙而论,或二卷(像陈眉公本及《六十种曲》本)或四卷(象封岳本)或五卷(象凌初成本及延阁主人本),已是纷纭得很。若更窥其内容,则或分为二十则,或二十出(像王伯

良本、陈眉公本以及诸万历本)，或分为五剧，或五章的(每剧凡四折，象凌初成本及金圣叹本)，或分为五卷而折数则仍为二十的(象毛西河本)。全书或有题目正名，或没有题目正名。每剧之后或有题目正名(象王伯良、凌初成诸本)，或没有题目正名(象陈眉公、李卓吾诸本)。更是此是彼非，一无定论。你说，我所得的是古本，他也说，我所得的是古本，我也说，我所得的是古本。究竟哪一本是真的古本呢？究竟《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

当然在现在我们没有得到万历以前乃至嘉靖，或永乐等等年代以前的《西厢记》的时候，谁都不能肯定的回答这问话。

但是有两点现在可以勉强回答的：

第一，现在所得的这许多本子可以说没有一本是真的古本，或足以表现出《西厢》的本来面目的。

第二，本来面目的《西厢》，依据了我们现在所得的关于元剧的知识及所有的材料，而下手去推测时，约略可以推测得出来。

二

关于第一点，我们现在很可以大胆的说，万历以至崇祯诸《西厢》刊定者所谓"古本"、"元本"者，本来都不是那末一会事。他们的所谓"古本"、"元本"都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之流，原是要假借这一个好听的名义以自便其笔削的。

现在所能得到的真正最古的(或可以说是最邻近于最古的本来面目的)《西厢记》乃是散见于嘉靖时郭勋所辑的《雍熙乐府》里的一部。所可惜的是，郭勋本仅有曲文没有说白，不能算是一部完全的剧本。然即此已尽足以发后来万历、崇祯间诸本

之覆矣。

徐文长、王伯良、陈眉公、李卓吾乃至《六十种曲》诸二十折或二十出本的《西厢记》，当然不是古本或元本的《西厢记》——虽然王伯良本曾特地标出"古本校注"云云的一个名目来。他们分为二十折，或二十出，他们在每折或每出之下，特标以二字（象王伯良本）或四字（象陈眉公本）的剧目，有如明人传奇的格局：

遇艳

投禅

赓句

附斋……（王伯良本）

佛殿奇逢

僧房假寓

墙角联吟

斋坛闹会……（陈眉公本）

这决不是古本或元本的面目。元剧决不会是分为连续的二十折或二十出的，更不会是在每折或每出之前，有二字或四字的所谓标目的。即明初刻本的杂剧，其格局也不是如此。

元刊本的杂剧三十种，每一种的剧文，都是连写到底，并不分折的。明初周宪王刊的《诚斋乐府》三十余种，每一种的剧文，也都是连写到底并不分折的。即宣德本的刘东生《娇红记》，其剧文也便是每卷连写到底，并不分折的。

所以，我们很可以想象，不仅《西厢记》之分为二十折，或二十出为非"古"，非本来面目，即臧晋叔《元曲选》的每剧分为四折或五折，也非"古"，也非本来面目。

杂剧在实际上供演唱之资的时代，人人都知道其格局，且在实际演唱之时，也大都是一次把全剧都演唱完毕的，故无需去分

什么折，什么出。全剧原是整个的。直到刘东生的晚年(宣德时代)还是维持着这样的习尚。

杂剧的分折人，约是始于万历时代，至早也不能过嘉靖的晚年。嘉靖戊午(三十九年)绍陶室刊本的杂剧《十段锦》，也还不曾有什么分折或分出的痕迹。

为什么杂剧的分折，要到万历时代方才实现呢?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凡是一种文体或思潮在其本体正在继续生长的时候，往往是不会立即成为分析的研究对象的。到了它死灭，或已成为过去的东西，方才会有更精密的探索与分析。万历时代是"南杂剧"(此名称见于胡文焕的《群音类选》)鼎盛，而"北杂剧"已成了过去的一种文体的时候(且实际上也已绝迹于剧坛之上)，所以，臧晋叔诸人，乃得以将它的体裁，加以分析，将它的剧文，加以章句。这情形正和汉代许多抱残守缺的经生们对于周、秦古籍所做的章句的工作，毫无二致。

《西厢记》的分折分出，便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实现了的。但因《西厢记》毕竟与其他元人杂剧，略有不同(篇幅特别长)，故王伯良、陈眉公诸人，便于分折及分出之外，更于每折或每出之前加以二字，或四字的标目。这使《西厢记》的体式更近于当时流行的传奇的样子，也常因此使后人误会《西厢记》并不是一部"杂剧"。

王国维的《曲录》便是这样的把王氏《西厢记》放在"传奇"部的班头，而并不将她与《丽春堂》、《贩茶船》、《芙蓉亭》等等同列的。

王伯良、陈眉公诸本，为了求分折分出的齐整计，总要把《西厢记》分为整数的二十折或二十出。其实，《西厢记》的歌唱，原来决不是这样的分为二十段的。

《雍熙乐府》所收的《西厢记》是如底下的样子分散为二十一段的：

(一)《点绛唇》　游艺中原，脚根无线如蓬转

(二)《粉蝶儿》　不做周方埋怨杀法聪和尚

(三)《斗鹌鹑》　玉宇无尘

(四)《新水令》　梵王宫殿月轮高

(五)《八声甘州》　恹恹瘦损，早是伤神

(六)《端正好》　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

(七)《粉蝶儿》　半万贼兵

(八)《五供养》　若不是张解元识人多

(九)《斗鹌鹑》　云敛晴空

(一〇)《点绛唇》　相国行祠寄居萧寺

(一一)《粉蝶儿》　风静帘闲

(一二)《新水令》　晚风寒峭透窗纱

(一三)《斗鹌鹑》　彩笔题诗

(一四)《点绛唇》　伫立闲阶

(一五)《斗鹌鹑》　则着你夜去明来

(一六)《端正好》　碧云天黄花地

(一七)《新水令》　望蒲东萧寺暮云遮

(一八)《集贤宾》　虽离了眼前闷

(一九)《粉蝶儿》　从到京师思量心旦夕如是

(二〇)《斗鹌鹑》　卖弄你仁者能仁

(二一)《新水令》　玉鞭骄马出皇都

这次序虽是不依《雍熙乐府》之旧(《雍熙乐府》是以宫调为类的)，而是依着《西厢记》的内容的次第，然已可见出浑不是王伯良、陈眉公诸本的二十折或二十出的式样的了。王、陈诸本，虽

未必是始分为二十折的祖本。(最早是分为二十折的《西厢记》今已不知为何本)不过依着明人分折的规则，本是应该将每一套曲皆分为一折的。何以王、陈诸本或其祖本竟不依惯例将《西厢》分为二十一折，而仅将她分为二十折呢？何以必要将第六段的《端正好》一套"不念《法华经》"云云，并入第五段《八声甘州》一套"恹恹瘦损"云云之中，而不另成一折呢？这是一种不大可了解的错误的布置。大约总是因了要求折数的齐整而始如此的无端的并合了的。

崇祯本的沈宠绥的《弦索辨讹》，便是这样的分为二十一折的(将《八声甘州》一套题作《求援》，将《端正好》一套题作《解围》，分为二折)。

后来叶堂的《纳书楹》，收入《西厢记全谱》时，也便是同样的分为二十一段(将《端正好》一套题作《传书》，《八声甘州》一套题作《寺警》的分开，各作一折)。

以上是最足注目的后来的变异，很容易使我们看出决不会是"古本"或"元本"的真实面目。

三

就在天启、崇祯之际，也已有人明白王、陈诸本的式样，并非《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了，于是即空观主人凌初成，便自称得到一种周宪王刊行的《西厢记》。这本《西厢记》分为五剧，每剧各有题目正名，又各分为四折。《端正好》一套，则放在第二剧第一折之中，而题着"楔子"二字，表示不入四折正文之例。他相信，这个式样，乃是《西厢记》的本来面目。

其实，即空观主人的所谓周宪王本《西厢记》，据我看来，也

便是"子虚公子"一流的人物。我想，在《西厢记》的版本考上，大约是不会有周宪王刊行的这一本子的。凌初成所谓周宪王本，与王伯良之所谓"古本"，其可信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这都不过是"托古改制"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们在过去的记载里，找不出一点周宪王（朱有燉）曾刊行过《西厢记》的痕迹来。假如有此一本，何以王伯良、徐文长（说是假托的，但也是万历中刊行的）、陈眉公诸本，都从不曾提及一言半语，而直到凌氏的时候方才出现于世呢？

第一个使我们不能相信的，乃是即空观主人本《西厢记》的分剧分折的秩序整然的次第。我在上面已经提过，在万历时代以前，杂剧是没有分折的风气，每一剧都是连写到底的，即周宪王自己刊行《诚斋乐府》也是如此刊印着的。周宪王对于他自己的著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刊印《西厢记》便又会那样的分剧分折起来了的呢？这是说不通的。凌氏说：

> 此刻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即一二凿然当改者，亦但明注上方，以备参考。至本文不敢不仍旧也。（凌本例言）

欲盖弥彰，作伪者诚是心劳日拙！

再则，凌氏为要维持着元剧必四折的常例，便把《西厢记》第六段《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作为楔子，不入折数。其实元剧又何尝没有五折的呢（象《元曲选》中《赵氏孤儿》一剧便是五折的）。推凌氏之必以《端正好》一套为楔子者，意中多少总受有王伯良、陈眉公诸本之以此套包纳入上一段《八声甘州》"恹恹瘦损"一套之内的影响。但更重要的理由，却是"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则此剧多一折，若并前《八声甘州》为一，则一折二调，尤非体矣"（凌氏解证）。这真是聪明一世，蒙懂一时。凌氏难道竟不知

道元剧有一剧五折的么？有人说，《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为的是夹在“旦”唱的一卷或一本里，例以元剧每本必须“旦”或“末”独唱到底之惯规，故此套当然是“楔子”，而不能当作一折。但《西厢记》的体裁本来是元剧常例所范围不住的。《西厢记》在一折之中“末”、“旦”互唱之例甚多，这是元剧所未有的。更不用说是在一卷或一剧之中，未必皆是“旦”唱或“末”唱了。故惠明唱的《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夹在“旦”唱的一卷之中是毫不足异的，不必因此便说他是楔子。如《端正好》一套为楔子，则在第四卷及第五卷中，张生、莺莺、红娘皆各唱一折或二折，这些套曲，究竟这一套是楔子，那一套不是楔子呢？(关于《西厢记》为什么会和其他元剧的惯例不同的原因，我将在别一文里论之。)

凌氏为了要证明他所依据的周宪王的本子，确是古本，确是《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便在卷首引着《点鬼簿》的一项记载：

点鬼簿目录(与周宪王本合)

王实甫

张君瑞闹道场

崔莺莺夜听琴

张君瑞害相思

草桥店梦莺莺

关汉卿

张君瑞庆团圆

凌氏所引的《点鬼簿》，当然便是元钟嗣成的《录鬼簿》。但据我所知，许多本子的《录鬼簿》便从没有一本是具有象凌氏所引的那一项记载的。现在所能得到的《录鬼簿》，有：

(一)明初贾仲明续补本(天一阁旧藏蓝格钞本)

(二)孟称舜《柳枝集》附载本

(三)《楝亭十二种》本

(四)暖红室刻本(据尤贞起钞本刊行)

(五)重订《曲苑》本

(六)《王忠悫公遗书》本

没有一本是具有象凌氏所引的那样的一项记载的。在许多不同本子的《录鬼簿》里,只有这样的一条:

王实甫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至在关汉卿名下,则更无所谓"张君瑞庆团圆"的一个名目。照常理而论,一部《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决不会分成五个名目而著录着的。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其篇幅较《西厢记》更长(凡六卷),却也不曾巧立名目,分别记载①。且在元剧中同一名目而由二人写成二本者不在少数:

李文蔚

谢安东山高卧(赵公辅次本。盐咸韵)

赵公辅

晋谢安东山高卧(汴本)

武汉臣

虎牢关三战吕布(郑德辉次本)

郑德辉

虎牢关三战吕布(末旦头折。次本)

---

① 编者按:六卷的《西游记杂剧》,是明人杨景贤所著。吴昌龄《西天取经》,除《录鬼簿》在剧名下注有"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字样外,卷数不详。

这是依据暖红室本的《录鬼簿》所举出的两个例，他们都不曾因为是“次本”便巧立名目。所以，凌氏所引的《点鬼簿》云云，又是令人十二分怀疑其真实性的。我相信，象凌氏所引云云的一部《点鬼簿》，世间是不会有的。

这样，凌氏又弄巧成拙，更不得不现出他的作伪的痕迹来了。

凌氏的周宪王本《西厢记》云云，其为伪托，大约是无可致疑的。不过凌氏对于恢复《西厢记》本来面目的努力，却是我们所应该致敬意的。他的这部努力要恢复《西厢记》原状的本子，在后来曾发生了很不少的影响。金圣叹本便是大体依据了凌本而分为五章的；毛西河本也是折衷于凌本而分为五本的（毛本是对于王伯良等本及凌本取折衷的态度，故分为五本二十折）。

凌氏所要恢复的《西厢记》本来面目，除了文字上的种种改正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将历来分为二十折的《西厢记》，变成了五本，五本之后，各有题目正名。这样的一种《西厢记》，当然要较分为二十折或二十出的诸本更近于原来的面目。我们看吴昌龄《西游记》之六卷，刘东生《娇红记》之有上下二卷，则原本《西厢记》当也有分为五卷的可能。

再者凌氏所载的每本题目正名，也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分为二十折的徐文长本、王伯良本里亦有之。（陈眉公本及《六十种曲》本等则削去之）在二十折本《西厢记》里本来是不需要这种题目正名的。然而徐、王本竟有之，则可知他们的来历不是很近的了。

凌本于每本之后（除第五本外），各附有《络丝娘煞尾》一曲，例如，第一本之末：

〔络丝娘煞尾〕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这种《络丝娘煞尾》，王伯良本虽削去，他本则往往有之。《雍熙乐府》也有之。不过诸本皆无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雍熙乐府》本亦如此)。故我很疑心，第一本的《络丝娘煞尾》，难保不是凌氏补撰出来，俾可得到整齐划一的格局的。

四

就上文看来，我们已约略的可以知道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了。总括起来说：

第一，原本《西厢记》当有分为五卷的可能，或竟不分卷，全部连写到底；

第二，假如分为五卷，每卷也当连写到底，并不分为若干折；

第三，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题目正名；

第四，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络丝娘煞尾》。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当是脱落去的；

第五，第二卷之《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当是很重要的正文的一部分(因为在王伯良、凌初成诸本里，其第二段的题目正名里，皆有莽和尚生杀心一句，可见其地位的重要)，决非“楔子”。

第六，更有一点，为上文所未提及者，即《西厢记》的“宾白”的问题。是元剧的宾白，久成为一个讨论的中心。究竟《元曲选》、《元人杂剧选》、《古名家杂剧选》等等里记载的元剧，其“宾白”是否为元人的原作呢？我们观于《元刊杂剧三十种》里各剧之绝少“宾白”，颇致疑于《元曲选》宾白的真确性。特别在细读了其宾白之后，我们往往觉得“曲”“白”太不相称(曲太好，白太庸腐)。

故时时有了“宾白”不出元人手笔之疑。——周宪王刊《诚斋乐府》，每剧标题之下，皆注出“全宾”。此可见当时刊剧，大约皆只刊出曲文，同时并刊“宾白”者实为绝罕见之事。故《诚斋乐府》不得不特为注出“全宾”二字，以示异于众。（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另有一文）《西厢记》的宾白，也与曲文很不相称。有的地方，简直是幼稚浅陋得可笑。（例不胜举，细读自知）——故我以为《西厢记》的宾白，大部分也当是后人的补撰。

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大约是这样。

五

至于曲白的文字上的异同，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更非一时所能讨论得尽，且在没有得到比较“古”的一个本子之前，也没法进行比勘。

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一部比较近“古”的《西厢记》，仅只有这里从《雍熙乐府》辑出的一部《西厢记》。《雍熙乐府》刊于嘉靖辛卯（十年）。比现在所得任何种本子的《西厢记》，至少都要早到五十年以上（现在所见各本，大都刊于万历中叶以后）。最可靠的书本乃是最早的本子。这个原则，虽未必皆然，却也不甚与真理相远。我们如果不取这个本子和后来的诸本相对读，当可见出其优长之处，且也可以解决了不少文字上的彼此争执之点。

《雍熙乐府》的编者是武定侯郭勋，他是编刊《英烈传》、《水浒传》的人，未必不是一位善于笔削者。即在《雍熙乐府》里也曾发现过不少乱改的痕迹。（例如，关汉卿的一首咏杭州景的《南吕一枝花》，《雍熙乐府》将其中“大元朝”的“元”字改为“明”字，

硬生生把这首很有关系的元初人之作，夺来作为明朝人的文字）故这部《西厢记》我们也未必相信其完全可靠，或完全与原本的面目无殊。不过我们在没有得到更早的一个本子之前，这一个本子总可算是最近于“古”的一部罢了。

这个本子有好几个很显著的好处。姑举其一。凌濛初本的第五本第四折（他本大率皆然），张生到崔府，见了红娘时，便唱出《庆东原》“那里有粪堆上长出连理枝……这厮坏了风俗，伤了时务”云云，底下便紧接着红娘唱：《乔木查》“妾前来拜复；……你那新夫人何处居？比俺姐姐是何如？”这有点不合情理。《雍熙乐府》本，则《庆东原》在《乔木查》之后，先叙红娘见张生埋怨了一顿，然后再提张生之怨愤，正是事理上情节所必然的步骤。

这恰是“古本”胜于“近本”的一例。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

九月四日到上海，初拟足迹不入书肆的门限。为的是数日后即要北返，实在没有闲空的工夫；且也因数年来为了好书之故，吃了不少苦，颇自誓欲断此无益的嗜好。不料五日早晨，遇到了伯祥、云彬，他们便告诉我："来青阁书肆，有一部《西厢记》，说是'重刊元本'，字句颇和时本不同。肆主杨君想要影印。"这话又打动我的心。下午便到了来青阁，看到这部"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一翻开书本，心便怦怦的，知道不是什么凡品。书名下写着两行：

上饶　余泸东　校正
书林　刘龙田　绣梓

呵，刘龙田！沈璟的《南词韵选》里不是选有刘龙田的散曲么？那位作散曲的刘龙田是山东人，大约不会便是这位"书林刘龙田"的。然而这个巧合，把我要得此书的欲望煽动得更炽起来。卷首"末"色所唱的《西江月》"放意谈天论地，怡情博古通今"的开场，乃是任何刊本《西厢记》所没有的。底下的正文，却和明刊诸本，特别是凌濛初本，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每页眉端多了许多评语（这评语未说明为何人所作，也许便是余泸东的手笔吧？）；每出之末，附有"释义"与"字音"。下卷之末，附有《莺红下棋》《园林午梦记》《西厢别调》《打破西厢人嘲》《闺怨蟾宫》《蒲东

崔张珠玉诗集》《八咏诗》《钱塘梦》《秋波一转论》以及“国学生”撰的《松金钏减玉肌论》。《西厢》附录之富，此书当为第一。书中并附插图二十余幅，人物布景皆极古拙可爱。图的上方为出目，两旁则为内容提要式的对联。其刊刻的式样，完全是脱胎于闽南书贾熊大木的《日记故事》、《精忠传》诸书。朱鼎臣本《西游释厄传》，其式样也近此。不过此书将每页上方的小图改成了全页的大图而已。变而未化，犹可看出嬗递的痕迹出来。以后金陵书肆所刻《三宝太监西洋记》、《杨家将演义》、《西游记》诸书的插图，则更是从此书的图式而再行变化的。正文字体多用楷书，亦间有用嘉隆间所习见的仿宋字体的。由此，可知此书的刊刻时代，最迟不能在万历初元之后。而其刊刻的地域，当仍为建安一带。就大体上看来，这书只不过是万历初元的一部最普通的坊刊本，颇多浅陋可笑处(象加入“开场”及《钱塘梦》等)。然我站在那里翻了一遍、两遍、三遍还不忍释手。其可爱之点，反在其为不出于文人学士们之手。执此以较王伯良、凌濛初、金圣叹诸本，他们却是那末酸气扑鼻！今日所见《北西厢》全本，殆无有更古于此者。陈眉公本可能就出于此，王伯良本、凌濛初本也可能都以此为依据而加以校改者(所谓《雍熙乐府》本，只有曲而无白，不得谓为全书)。仅这一点，已足够诱惑我起购买之的决心了。我所藏明刊本《西厢》已有十余种。遇到这部今所知的最古的一个刻本，岂肯交臂失之。于是由劝说杨君放弃他的影印计划而到论价成交，此书终于归我所有。当书伙将这一包书递到我的手上时，我心又是那末怦怦的动着！把戋戋的旅用，耗在此书，而完全顾不到将怎样的借贷以求北归了。结习之难忘如此夫！

西游记杂剧

元人杂剧，每以四折为度，间亦有长至五折者。惟《西厢记》有五剧，凡二十折。这几乎在元剧中是一个例外。然而就近来发现而重印的《西游记杂剧》而观之，则《西厢》五剧相连的体裁，也并不足怪。《西游记》不仅五剧，且有六剧相连合呢。《录鬼簿》中，注明"次本"的亦不少。如李文蔚的《谢安东山高卧》之下，注明"赵公辅次本"，武汉臣的《虎牢关三战吕布》，注明"郑德辉次本"。又，《古今杂剧》所录的尚仲贤的《尉迟恭三夺槊》，与《元曲选》中的《尉迟恭追鞭夺槊》完全不同，且两剧所叙事实系互相衔接的。我颇疑其为一剧而分为二本者。此可见元剧之合二卷、四卷、六卷为一长剧者，虽不是必然的结构，却也并不是罕见的例外。

《西游记杂剧》为吴昌龄所作①。结构很弘伟，而叙状则没有王实甫《西厢记》那末样的细腻深入。《西游记》人物太多，历险亦杂，故时有匆匆的草率的写过之弊。不似《西厢》之以崔张为中心，情节简单，易于描写尽致。

《西游记》之分为六卷，颇有一个很整齐的划界在着；当系作者着手写作时，原是这样的经营着的。

第一卷写"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雪仇"等事，

① 编者按：《西游记杂剧》作者为明人杨景贤，因此郑先生的论断不尽确切。

是开场的一段，未入西游的正文。

第二卷写“诏饯西行，村姑演说，木叉售马，华光署保”等事。作者尽力铺张玄奘起程时行色的壮伟，以及诸神的决定尽力卫护。

第三卷写“神佛降孙，收孙演咒，行者除妖，鬼母皈依”等事，完全是孙行者的故事，此卷可名为“孙行者卷”。

第四卷写“妖猪幻惑，海棠传耗，导女还裴，细犬禽猪”等事，完全是猪八戒的故事，故此卷亦可名为“猪八戒卷”。

第五卷写“女王逼配，迷路问仙，铁扇凶威，水部灭火”等事。作者很着力于写女人国王及铁扇公主的阻挠西游。这两件乃是西游历程中最可注目的大事。

第六卷写“穷婆心印，参佛取经，送归东土，三藏朝元”等事。在这卷里，孙行者们被留在佛土，而玄奘则另由神道们送归。

此剧所述的事实与后来的小说（杨、吴二氏的）颇不相同，然已建立了他们的骨干，较之宋人的《取经诗话》，则已高明得不少了。

此剧中的好几折，曾被选入于《纳书楹》中。我们虽然疑心这些零折与吴昌龄的此剧有些关系，却未能即决定其为吴剧中的文字。今则此剧出版，已证明我们的猜忖是不错的。大约在《纳书楹》编者叶堂的时候，此剧尚是很容易得到的。

叶堂所说的“俗增”的一折《西游》，考之此剧亦未之有；则此剧在当时演唱时，必曾为伶人们所增删过。

钞本百种传奇的发现[①]

我十余年来，颇致力于中国古代剧本的搜集。中国戏剧的历史，虽不若希腊、印度的长久，却也有了千年左右的寿命。在此千年中，戏剧及戏剧作家，虽不常为正统派文人所注意，而其成就却是很可惊异的。历代的剧本的创作，就今日已知者而论，已在四千部以上。这是文学史上极伟大的资产，不容得我们不加以特殊的研究的。但古剧传本，泯灭者多，而流传者少。臧晋叔的《元人百种曲》虽已蔚为大观，而取录实不及已知元剧的五分之一。宋、元、明戏文传奇，传世者更少。汲古阁之《六十种曲》，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其他，刊剧较多者，若富春堂刊传奇，文林阁刊传奇各凡数十种，虽篇帙较富，而散逸过半，今存者亦寥寥无几。明末清初实为传奇全盛时代，数十百年间，作者无虑数十人，每人作品，多者至三十余种，少者亦有三五种。而这时代的剧本，却散失得最甚。朱佐朝作剧三十本，今人至欲见其一种而不可得，著名的《渔家乐》，也只是在选本中见到数出而已。朱素臣作剧十九种，今也仅有《十五贯》一种有传钞全本而已。张大复所著二十三种，则除《快活三》有全本外，他皆未见。李玄玉所著三十余本，存者较多，但也只有《一人永占》四种及《眉山秀》一种存。其他诸人之作，阙失更甚。我们编纂明、清之

① 后来知道这一百种的抄本乃是苏州张某从许之衡所借各家传奇传钞出来的。

际的戏曲史，因了资料的缺乏，几有无从入手之叹。

但“若有天幸”，在本年五月十一日的那一天，我却发现了百种以上的传奇与杂剧。这个发见于中国戏曲的研究上似是不无很大的关系的。兹略记其发见的经过与所获得的传奇的目录，俾留意于戏曲之研究者同深欣悦焉。

前一夜，在大雨滂沱中，我为了要看一部《牡丹亭》（一家旧书店的老板告诉我，他得到一种明刊的《牡丹亭》），跑到了四马路。这部《牡丹亭》只不过是“三妇评本”，并不是什么奇特的东西。这使我很失望。我无聊的踱到了来青阁，但也没有什么书可买。坐了一会，一位伙计，好象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对我说道：“苏州寄来了一张单子，都是抄本的传奇，说是给郑先生看的。”一面他对别一个伙计说：“单子在抽屉里，拿出来给郑先生看。”

我对于“抄本传奇”云云，向来不大热心，因为实在看怕了无数的一无所用之传录的注满工尺的“唱本”。当时只是懒懒的答应了一下，“好的，请拿出来。”

当他们将四五张很长的“书目单”展放在帐桌上时，我才开始发见其重要。

仅见了：“《白兔记》，富春堂本，与汲古阁本及暖红室本异”、“《节孝记》，一名《黄孝子传奇》，元人撰，沈氏《南九宫谱》屡引之”这二条，我已知道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书单。在底下连续不断的见到了近百数十种的久欲见而终于未得见到的传奇的名目。有一部分，我是知道某人有藏本的，但艰于借录，也并未得读。其中更杂有若干很平常的名目，象《六十种曲》本的《东郭记》、《蕉帕记》等等，乃至象《倚晴楼七种曲》一类的东西。这个书目共载有四百余种书而说明都是抄本。但我很不相信，为什么很易得

的本子像《倚晴楼七种》、《藏园九种》之类，也会藏有抄本。当时我便要了纸墨来，将自己所欲得的传奇名目，一种一种的抄录了下来，并在原书单上做了符记。抄毕时，已将近夜间十时，伙计们已将板门上了一半。我不能不走。我再三的吩咐伙计们立即将原书单寄回苏州，托他们代将我所要的那百十种书都购来。并说明价目即贵些也不妨。在归途中，我的心满盈盈的如占领一国一城似的胜利的骄傲。但同时又有些恐慌，不知有没有人比我更早的得到了这个消息，或更捷足的获得了它们。因为那书单是用复写纸录就的，一定不止一份。时时的在车中，将抄到的传奇名目再三的翻看着，在专心的搜求着古传奇杂剧的十余年间，几曾在同时见到过象这一种大批的待售的名目呢？那一夜，在大半夜的惊喜态度中过去，并不曾合眼。我决定在第二天绝早，即到苏州去。非自己跑一趟，恐怕不妥。第二天，果然去了。生平不曾有过那末热心忘倦的旅行。朝陵拜山的香客，或未必有此专诚罢！到护龙街见到了杨寿祺后，方才知道确有其事，确有其书。午后，因了宋先生的引导，到了售书之家去选书。路并不很近。沿途的车中，心是更忐忑的不宁，惟恐不成。在见到了一堆堆的确是抄本的无数传奇后，我们细心的选拣出自己所要的下面百十种传奇杂剧来：

《节孝记》（即《黄孝子传奇》）（元人撰）《东窗记》（传钞富春堂本）《云台记》（传钞富春堂本）《白兔记》（传钞富春堂本）《跃鲤记》（陈熊斋撰）《胭脂记》（传钞富春堂本）《连环记》（王济撰）《双忠记》（姚茂良撰）《白蛇记》（郑国轩撰）《白袍记》（传钞富春堂本）《升仙记》（传钞富春堂本）《孤儿记》（元传奇）《金貂记》（无名氏撰）《赤松记》（无名氏撰）《牧羊记》（无名氏撰）《举鼎记》（丘璿撰）《一种情》（沈璟撰）《桃符记》

（沈璟撰）《双鱼记》（沈璟撰）《三祝记》（汪廷讷撰）《天书记》（汪廷讷撰）《虎符记》（张凤翼撰）《崖山烈》（朱九经撰）《人中龙》（盛际时撰）《渔家乐》（朱佐朝撰）《艳云亭》（朱佐朝撰）《三报恩》（毕万侯撰）《竹叶舟》（毕万侯撰）《天马媒》（刘方撰）《绾春园》（沈嵊撰）《青虹啸》（邹玉卿撰）《未央天》（朱素臣撰）《聚宝盆》（朱素臣撰）《翡翠园》（朱素臣撰）《十五贯》（朱素臣撰）《朝阳凤》（朱素臣撰）《重重喜》（张大复撰）《玉鸳鸯》（周坦纶撰）《醉菩提》（张大复撰）《吉祥兆》（张大复撰）《英雄概》（叶稚斐撰）《长命缕》（乐胜道人撰）《易鞋记》（陆采撰）《元宵闹》（李素甫撰）《遍地锦》（姚子翼撰）《太平钱》（李玄玉撰）《千忠禄》（李玄玉撰）《鸳鸯棒》（范文若撰）《花筵赚》（范文若撰）《鹦鹉墓贞文记》（孟称舜撰）《分金记》（叶良表撰）《幻缘箱》（邱园撰）《宵光剑》（徐复祚撰）《升平宝筏》（张照撰）《月令承应》（张照撰不全）《九九大庆》（张照撰不全）《鼎峙春秋》（张照撰不全）《望湖亭》（沈自晋撰）《满床笏》（无名氏撰）《四友记》（无名氏撰）《罗衫记》（无名氏撰）《出师表》（无名氏撰）《一合相》（莱溪居士撰）《凤求凰》（澹慧居士撰）《偷甲记》《鱼篮记》《拾醋记》等八种（范希哲撰）《忠孝福》（黄兆森撰）《斗鸡谶》（孔广林撰）《温经楼杂剧》三种（孔广林撰）《阴阳判》（查初白撰）《续牡丹亭》（静庵撰）《碧天霞》（徐昆撰）《后西厢记》（撰者未详）《红楼梦》（范玉卿撰）《称人心》（陈二白撰）《双翠圆》（夏秉衡撰）《钗钏记》（月榭主人撰）《喜逢春》（清啸生撰）《苏台雪》（秋江居士撰）《琼花梦》（龙燮撰）《十二金钱》（谢堃撰）《扬州梦》（清宗室岳瑞撰）《鸳鸯绦》（海来道人撰）《庆有余》（无名氏撰）《倒浣纱》（无名氏撰）《玉梅亭》（无名氏撰）《潜龙佩》（无名氏撰）

《双美缘》(无名氏撰)《平巢记》(无名氏撰)《意中人》(无名氏撰)《风流配》(沈君谟撰)《金花记》(无名氏撰)《莲花会》(无名氏撰)《玉蜻蜓》(无名氏撰)《金兰谊》(无名氏撰)《倭袍记》(无名氏撰)《葫芦幻》(无名氏撰)《迎天榜》(无名氏撰)《百子图》(无名氏撰)《三奇侠》(无名氏撰)《景园记》(无名氏撰)《落金扇》(无名氏撰)《锦绣旗》(无名氏撰)

以上百十种的传奇与杂剧的抄本是并不易得的。其中有许多从来不曾有过刻本,有的连名目也是初次见到。更可喜者,沈璟之作有三种,汪廷讷之作有二种,朱素臣之作有五种,张大复之作有三种,毕万侯、朱佐朝之作各有二种,……是诚大可惊奇的发见!若信若疑的"梦境"是终于实现了!经了好久的论价,与杨寿祺君的慨然的有力的帮助,这个不平常的交易是终于成功了!在归车中,我是"满载而回"。

暮色苍茫,湿空中充满了雨意。青绿色的树木与稻田,变得格外肥茁茁的,翠嫩鲜妍,有若新沐。一股浓厚的春意从车窗中透入。

我心中更充满了无限止的生的喜悦。我一点也没有想到那一笔书债要如何的偿还法。

儿童时代以后,从来不曾有过象这样不倦的喜悦的旅行。

姚梅伯的今乐府选

最近出版的《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刊着钱南扬先生的一篇关于宁波姚梅伯(燮)的著作的考证。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梅伯的《今乐府选》，说有五百卷，似较臧选为尤丰富。这话是错的。我也没有见到过《今乐府选》，但在宁波时曾钞得《今乐府选》的全目，罕见的剧本，实在并不见多。大约这选本已尽了梅伯所藏的剧曲的全部了。《镇海县艺文志》著录《今乐府选》也作五百卷。但据光绪三十年冯辰元的序，说梅伯于"咸丰辛亥夏五，选录四百余种，都为一百九十二卷"。是所谓"五百卷"者，实"捕风捉影"之谈也。今录其全目于下：

复庄今乐府选总目　大某山馆校录

衢歌：

迎銮新曲(厉鹗)，康衢新乐府(吕星垣)，浙江迎銮词(梁廷枏)，太平乐事(柳山居士)，万寿图(无名氏)。

弦索：

西厢(董解元)。

元杂剧：

汉宫秋(马致远，七种)，陈抟高卧，黄粱梦，岳阳楼，青衫泪，荐福碑，任风子。窦娥冤(关汉卿，八种)，中秋切鲙，鲁斋郎，玉镜台，救风尘，蝴蝶梦，谢天香，金线池。墙头马上(白仁甫，二种)，梧桐雨。两世姻缘(乔梦符，三种)，金钱记，扬

州梦。风花雪月（吴昌龄，二种），东坡梦。玉壶春（武汉臣，三种），老生儿，生金阁。丽春堂（王实甫）。倩女离魂（郑德辉，三种），王粲登楼，㑳梅香。忍字记（郑廷玉，三种），后庭花，看钱奴。范张鸡黍（宫大用）。留鞋记（曾瑞卿）。度柳翠（李寿卿）。张生煮海（李好古）。罗李郎（张国宾，三种），薛仁贵，合汗衫。秋胡戏妻（石君宝，二种），曲江池。魔合罗（孟汉卿）。酷寒亭（杨显之，二种），潇湘雨。东堂老（秦简夫，二种），赵李让肥。柳毅传书（尚仲贤，三种），气英布，单鞭夺槊。竹叶舟（范子安）。风光好（戴善夫）。赵氏孤儿（纪君祥）。黑旋风（高文秀）。铁拐李（岳伯川）。儿女团圆（杨文奎）。灰阑记（李行道）。救孝子（王仲文）。燕青博鱼（李文蔚）。勘头巾（孙仲华）。红梨记（张寿卿）。李逵负荆（康进之）。竹坞鸣琴（石子章）。伍员吹箫（李寿卿）。虎头牌（李直夫）。陈州粜米（无名氏，二十七种），合同文字，来生债，小尉迟，冻苏秦，马陵道，杀狗劝夫，争报恩，鸳鸯被，昊天塔，隔江斗智，赚蒯通，百花亭，谇范叔，朱砂担，桃花女，碧桃花，抱妆盒，梧桐叶，冤家债主，谢金吾，神奴儿，货郎旦，冯玉兰，举案齐眉，连环计，盆儿鬼。

明杂剧：

误入桃源（王子一）。刘行首（杨景贤）。还牢末（李致远）。城南柳（谷子敬）。牡丹仙（周宪王）。对玉梳（贾仲名，三种），金童玉女，萧淑兰。北邙说法（叶宪祖，二种），团花凤。眼儿媚（孟称舜，四种），桃花人面，死里逃生，花前一笑。脱囊颖（徐阳辉，二种），有情痴。鱼儿佛（湛然禅师）。不伏老（冯海浮，二种），僧尼共犯。渔阳弄（徐文长，三种），翠乡梦，雌木兰。曲江春（王九思）。簪花髻（沈君庸）。鸳鸯梦

(叶少纨)。

国朝杂剧:

通天台(吴梅村,二种),临春阁。清平调(尤悔菴,五种),吊琵琶,读离骚,桃花源,黑白卫。郁轮袍(黄石牧,四种),梦扬州,饮中仙,蓝桥驿。拟连厢词(毛西河)。买花钱(徐又陵,四种),大转轮,拈花笑,浮西施。梦花团(鸥波亭长)。一片石(蒋清容,三种),第二碑,四弦秋。昆明池(裘蔗村,四种),集翠裘,鉴湖隐,旗亭馆。芦花絮(蜗寄居士)。北孝烈(青霞寓客)。圆香梦(梁子章,二种),江梅梦。花间九奏(花韵主人)。青溪笑(蓉鸥漫叟)。牡蛎图(雪樵居士)。吟风阁(杨笠湖)。修箫谱(舒铁云)。列子御风(小弇山人)。艳禅(王彦卿)。四时春(单湘渔)。凌波影(黄韵珊)。孟兰梦(严但常)。饮酒读骚(吴苹香)。园林午梦。

元院本:

西厢(王实甫)。西游(吴昌龄)。

明院本:

琵琶(高东嘉)。荆钗(梅丹邱)。幽闺(施君美)。精忠(姚静山)。三元(沈寿卿)。千金(沈炼川)。香囊(邱文明)。邯郸(汤玉茗,五种),南柯,牡丹亭,紫钗,紫箫。玉玦(郑若庸,二种),绣襦。鸾镳(叶宪祖,二种),金锁。蕉帕(单槎仙)。明珠(陆天池,二种),怀香。红拂(张伯起,二种),祝发。青衫(顾大典)。浣纱(梁伯龙)。种玉(汪廷讷,二种),狮吼。义侠(沈璟,四种),望湖亭,翠屏山,桃符。钗钏(月榭主人)。珠双(沈鲸,二种),鲛绡彩毫。昙花(屠赤水,二种),水浒。四喜(谢谠)。金莲(陈四元)。节孝(程文修,二种),玉簪。琴心(孙禹锡)。双烈(张于山)。鸣凤(王弇

州)。分金(叶良表)。八义(徐叔回)。梦磊(史叔考,二种),双缘舫。春芜(汪錂)。玉镜台(朱鼎)。焚香(王玉峰)。龙膏(杨笫白)。红梨(阳仲子)。贞文记(孟称舜)。撮盒圆(磊道人)。想当然(卢次楩)。醉乡记(孙仁孺)。燕子笺(阮贞海)。白兔记(无名氏,十五种),杀狗,霞笺,飞丸,玉环,赠书,寻亲,金雀,彩楼,运甓,锦笺,投梭,玉合,四贤,节侠。

国朝院本:

秣陵春(吴梅村)。钧天乐(尤西堂)。桃花扇(孔东塘)。花筵赚(范香令,三种),鸳鸯棒,梦花甜。西楼(袁令昭,三种),珍珠衫,鹔鹴裘。醉月缘(薛既扬)。永团圆(李玄玉,五种),一捧雪,麒麟阁,清忠谱,风云会。女丈夫(冯犹龙,三种),万事足,双雄。琥珀匙(叶稚斐)。九莲灯(朱良卿,四种),牡丹图,渔家乐,艳云亭。党人碑(邱屿雪)。十五贯(朱素臣,二种),聚宝盆。双官诰(陈二白)。樱桃梦(陈与郊,二种),灵宝刀。绾春园(沈孚中,二种),息宰河。人天乐(黄九烟)。忠孝福(石牧)。红情言(王介人,二种),词苑春秋。醉菩提(张心其)。长生殿(洪昉思)。玉门关(青城山樵)。布袋锦(瘻道人)。新灌园(张伯起)。长命缕(胜乐道人)。广寒香(苍山子)。阴阳判(他山)。双奇会(湖上逸人)。红梅(周夷玉)。香鞋(石恂斋)。酒家佣(陆无从)。游子鉴(半隐)。精忠旗(李梅实)。青雀舫(徐元晖)。祷河冰(罗小隐)。双鸳词(木石老人)。桂花塔(古塘樵子)。珊瑚玦(周冰持,三种),元宝媒,双忠朝。芙蓉峡(钱石臣)。扬州梦(抱犊山农)。玉尺楼(卢见曾,二种),旗亭。一斛珠(苍梧寄客)。拜针楼(王墅)。珍珠塔(张皑勋)。锦香亭

（石恂斋）。百花舫（紫红道人）。晋春秋（看云主人）。景江（余聿文）。议大礼（刘梦华）。丽雪堂（梅孝己）。风流棒（万红友，三种），念八翻，空青石。绿牡丹（綮花，三种），画中人，西园。乞食图（钱竹初）。六如亭（张紫岘）。花萼吟（夏惺，六种），无瑕璧，瑞筠图，广寒梯，杏花村，南阳乐。奈何天（李笠翁，十五种），凰求凤，巧团圆，满床笏，玉搔头，风筝误，比目鱼，慎鸾交，蜃中楼，意中缘，怜香伴，富贵仙，双错卺，合欢锤，雁翎甲。香祖楼（蒋苕生，六种），空谷香，临川梦，冬青树，雪中人，桂林霜。梦中缘（张漱石，四种），怀沙，玉师坠，梅花簪。双报应（稽留山民）。文星榜（沈桐威，三种），报恩缘，伏虎韬。地行仙（玉勾词客）。寒香亭（李图南）。东海（王季旭）。八宝箱（夏谷香）。马上缘（吴梅岑）。琵琶侠（董定国）。鱼水缘（周澹菴）。后一棒雪（胡云壑）。芝龛（繁露居士）。载花舲（若耶野老）。栖雪石（蕉窗居士）。双仙（研露楼主）。石榴（黄瘦石）。鹤归来（瞿菊亭）。芙蓉楼（张情斋，二种），玉节。千金寿（沈松桥）。绣帕（谢佩禾，四种），十二金钱，血梅，黄河远。兰桂仙（左巽谷）。仲氏红楼（红楼村樵）。红楼梦散套（荆石山民）。仲氏红楼（厚甫）。海烈妇（余不乡后人）。后七子（拥书主人）。合浦珠（芙蓉山樵）。续牡丹亭（静菴）。雷峰塔（岫云）。富贵神仙（影园灌者）。影梅菴（彭剑南）。香畹楼。鸳鸯镜（黄韵珊，四种），茂陵弦，帝女花，桃溪雪。烂柯山（无名氏，二十五种），名山志，金钿盒，梅花簪，绿花轩，霄光剑，天宫宝，凤雏圆，南楼梦，情邮，桐叶，鸳鸯冢，七子阁，慈悲愿，翡翠园，蝴蝶梦，盘陀山，升平宝筏，丹凤忠，定心猿，花神报，千忠戮，情中义，红玉簪，醉西湖。

元散曲：

张小山小令，乔梦符小令。

明散曲：

六如曲。击节余音（冯海浮，四种），山堂杂曲，归田小令，山堂附录。江东白苎（梁伉池，二种），续江东白苎。乐府词录（杨夫人）。

国朝散曲：

西堂乐府，叶儿乐府（朱竹垞）。北乐府小令（樊榭）。板桥道情，忝香集（徐坦庵添）。渔鼓曲（颜孝嘉）。棣华香词，有正味斋曲。

耍词：

夹竹桃，挂枝儿。

在那一百九十二卷里，我们知道，是绝对容纳不下以上的四百余种的"词曲"之全部的，所以《今乐府选》，恐怕只是一个"选"，并不象《元曲选》那样的各剧皆"全文"被收入，却是象《缀白裘》或《纳书楹》那样的每剧各选若干出的。

这里所谓"院本"，指的便是明清的戏文或传奇而言。但王实甫的《西厢记》和吴昌龄的《西游记》，明明是杂剧，却因篇幅较长之故，而也被误列入"元院本"中。

这四百余种的戏曲，在今日看来，实在不见得有什么珍籍秘册在内。元杂剧的一部分殆不能超出《元曲选》的范围一步。明杂剧似也只是以沈泰的《盛明杂剧》和孟称舜的《柳枝集》为依据而采撷的。孟称舜所作的《眼儿媚》、《花前一笑》（此剧，卓人月曾改编之为《花舫缘》，见《盛明杂剧》）二剧，除了《柳枝集》以外，不可得见。故我们猜想，梅伯一定是见到过那部传本至罕的《柳枝集》的。《柳枝集》中所录的孟氏的《人面桃花》剧，也较《盛明

杂剧》本略有不同。

“清杂剧”部分所选者也平平无奇。梁廷枏的《小四梦》(《藤花亭四种》),仅选《圆香梦》《江梅梦》二种,殆未见《小四梦》全书耶?青霞寓客的《北孝烈》,小弇山人的《列子御风》,王彦卿的《艳禅》,单湘渔的《四时春》四种,却是不多见的剧曲。《园林午梦》为明嘉靖间人李开先作,梅伯也列之于“国朝杂剧”中,大误。

“明院本”部分,出《六十种曲》外者不过十种;即仅仅有叶宪祖的《金锁记》,沈璟的《桃符记》,及《望湖亭》、《翠屏山》(此二传奇本为沈自晋作,梅伯皆误为璟作),沈鲸的《鲛绡记》,高濂的《节孝记》(梅伯并《玉簪记》皆以为程文修作,不知何据),史叔考的《双缘舫》、《梦磊记》,磊道人的《撮盒圆》,卢次楩的《想当然》及孙仁孺的《醉乡记》等十一种耳。在这十一种里,除《鲛绡记》、《节孝记》及《双缘舫》外,皆非难得之书。

“国朝院本”部分,实为全选的精华,所选剧最多,且也颇多今日未得读到的东西。袁令昭的《珍珠衫》和《鹔鹴裘》,薛既扬的《醉月缘》,李玄玉的《麒麟阁》、《清忠谱》,叶稚斐的《琥珀匙》,朱良卿的《九莲灯》及《牡丹图》,石恂斋的《香鞋记》、《锦香亭》等等皆是不容易见到的,或即有见到者,都仅为选本所录的一二出。惟在其中,谬误也特别的多;有本为明人之作而误列其中者:象陈与郊的《樱桃梦》和《灵宝刀》,沈孚中的《绾春园》和《息宰河》,王介人的《红情言》和《词苑春秋》,张伯起的《新灌园》(按此为冯梦龙的改本),胜乐道人(即梅鼎祚)的《长命缕》,周夷玉的《红梅记》,徐元晖的《青雀舫》,白雪斋主人(原作无名氏)的《金钿盒》,孟称舜(原作无名氏)的《鸳鸯冢》,徐复祚(原作无名氏)的《霄光剑》等等一些传奇皆颇罕见。有本为杂剧而彼误入者:象青城山樵的《玉门关》,王墅的《拜针楼》,刘梦华的《议大礼》,荆石山民

的《红楼梦散套》等。有剧作家姓氏错误者：象《满床笏》、《双错卺》、《雁翎甲》、《合欢锤》等五种，本为范希哲作(梅伯自己的《今乐考证》也以为系希哲作)而皆误为李笠翁作。有本为一人而误为二人者：象《兰桂仙》、《桂花塔》皆为左巽谷作，而此书则别以《桂花塔》为古塘樵子作。有本为很熟悉的剧作家的作品，而彼误作无名氏著者：象吴石渠的《情邮记》，朱素臣的《翡翠园》等。象这样的大大小小的错误，殆触目皆是。梅伯对于戏曲研究讨论甚深，似不至疏忽到这个地步。或者系被抄手所颠倒错乱欤？或者系他的早年的未完成的稿子？他的《今乐考证》现藏在宁波马隅卿先生处，惜至今未得一读。想不至如这部《今乐府选》的错得利害。

当举世不为之时，梅伯独埋头于戏曲的探讨，且较王静菴先生更早数十年的完成他的剧曲的目录(且还有提要)的《今乐考证》，实不能不谓为"豪杰之士"。即有千百个错误，我们也该原谅他。涵虚子、郁蓝生、黄文暘之后，对于剧曲抱有那样的热忱者，仅他一人耳。而象他那样的有网罗古今来一切戏曲于一书(《今乐府选》)的豪气的人，恐怕自古时到今日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

《今乐府选》最后所附之元、明、清的散曲集，所收也很贫乏。惟他已经注意到"耍词"的《夹竹桃》和《挂枝儿》，其眼光却不可谓不尖锐，其赏鉴力也不可谓不高超。总之，去今八十余年前而会有此书的编纂，我们实不能不惊诧于作者的努力与勇敢。在今日研究戏曲的情形观之，也许有远过于梅伯的时代的地方。他的这部《今乐府选》，即使全都被发现，似也不会有怎样的令我们撼动的力量。可是他却是一个伟大的先驱者。我们要明白他是生存在八十余年前的社会里的！

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

一

中国戏曲史的探讨，是要从最近三十年算起的。王国维先生的《曲录》和《宋元戏曲史》奠定了初期研究的基础。但就现在的几年的采访和研究的成绩而论，这两部重要的著作，已有不足以范围我们的模样。我们在戏曲史研究方面的长足的进步，实在已比任何种文体的史的研究为优越。单就元、明传奇而论，其新发现的资料，假若能约略加以整理一下的话，真要使十余年前的研究者吃一大惊的。

在这些采访和研究的工作里，我们不能不感谢吴瞿庵先生，还有许多勤勤恳恳的南北各藏书家，像上海方面的涵芬楼，北平方面的孔德学校图书馆、马隅卿先生、王孝慈先生、朱逖先先生，也都给我们的戏曲史，准备好了不少的新材料。就中，北平图书馆的几位先生的努力，特别的使我们难以忘记。前年秋天，他们获得了富春堂及文林阁所刊的戏曲五十余种。去年的夏天，赵万里先生又从武进董氏那里，得到了不少的绝无仅有的明刊的杂剧传奇；在其中，王伯良的《题红记》，息机子的《元明杂剧选》等等，便是最惊人的名目的一斑。我自己在南方的时候，历年以来，也略略有获得，却总是感觉得自己力量的过于藐小；往往为了要将罕见的材料把捉到手，而受到难言的痛苦——那当然是

无须乎对公众诉说出来的。因此之故，我对于那许多同好的先进们和友人们的辛勤的收获，总是表示着无限的敬意。要完成一部什么中国戏曲史之类的著作，是非依靠着他们的书库不可的。

二

正在南与北，显示出这样有收获的成绩的时候，突然的有一个绝大的意外打击，把这许多年来的辛苦的收成，摧残到珠零玉碎的境地，那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军在本年一月二十八夜在上海闸北的无警告的袭击。这次袭击的结果，涵芬楼（东方图书馆）是整个的化为灰烬了。随之而被焚的是藏在涵芬楼拟编入《奢摩他室曲丛》里的瞿庵先生的许多重要的戏曲。吴兴周氏的书库所藏，也在这一役里丧失殆尽。我的家幸未遭难，却亦颇有所失。要总算起这一次的文化的损失帐来，诚是难以指数（涵芬楼的书籍便是胡涂帐一本，迄未清理就绪）。仅就取我个人记忆里所知道的，且仅就戏曲史的资料的一部分而言，已是绝可惊人的巨大了！这是不可酬赎的一个可怕的浩劫！我那时恰在上海，从家里逃避了出来之后，天天看见敌军飞机在天空上翱翔，我便心如刀割。这些怪鸟们，人道的屠杀者和文化的屠杀者，在人类的历史上造下如何的一种不可恢复的残暴的血迹呢！

闸北的天空，是紫黑色的云彩，是殷红色的火光，是轰轰的炮声，拍拍的枪声，那屠杀（人道的和文化的），便继续的在进行着。大风把紫黑色的烟云（炮尘和火烟）吹向南方来，仿佛《启示录》里的四位可怕的骑士们便躲在那云背后，又仿佛是凶狠狠的战神的巨眼正在云隙中窥望下来。底下那许多不可复赎的戏曲

史上的珍奇无比的资料，便这样的被屠杀！

（甲）涵芬楼所藏（仅就所忆得者写下，下仿此）：

一笠庵四种曲　李玉著　明末原刊本（有图，与乾隆时所刊不同。乾隆本已将《人兽关》及《永团圆》二种，易为墨憨斋改订本。）

富春堂刊本六种　《升仙记》、《玉钗记》等等。

议大礼　刘羣著　康熙间刊本

孟称舜著二种曲（《贞文记》与《娇红记》）　原刊有图本

雍熙乐府二十卷　郭勋编　原刊本

雍熙乐府十三卷　海西广氏编　原刊本

（尚有其他等等，不能忆及。顾曲斋所刊《元曲十六种》幸被借出，得免于难。）

（乙）长洲吴氏所藏：

董词　董解元著　屠赤水校刊本

西厢记　王实甫著　王伯良校注本

坦庵杂剧四种　徐石麟著　江都徐氏原刻本

两纱（附《挑灯》剧）　来集之著　倘湖小筑刊本

春水轩杂剧　蘅芷庄人著　赐锦楼刊本

陈眉公评本琵琶记、幽闺记

李卓吾评本荆钗记

三元记　沈受先著　富春堂刊本

和戎记　富春堂刊本

葵花记　秦淮墨客著　广庆堂刊本

剑舟记　秦淮墨客著　广庆堂刊本

青楼记　富春堂刊本

目连救母　郑之珍著　富春堂刊本

山水邻刊传奇五种
紫钗记　汤显祖著　竹林堂刊本
邯郸记　汤显祖著　独深居刊本
红梅记　周朝俊著　玉茗堂评本
碧珠记　澹生老人著　万历原刊本
东郭记　醉乡记　孙仁孺著　白雪斋原刊本
红梨记　徐复祚著　洛诵生原刊本
红梨记　　　　　快活庵评本
墨憨斋重订十种曲　原刊本
快活三　张大复著　乾隆丙府旧钞本
息宰河　沈嵊著　且居初印本
异梦记　　　　玉茗堂评本
题塔记　松癯道人著　万历原刊本
彩舟记　投桃记　汪廷讷著　环翠堂原刊本
容居堂三种曲　周稚廉著　原刊本
眉山秀　李玉著　一笠庵原刊本
石巢传奇四种　阮大铖著　石巢园原刊本
偷甲记、双锤记等八种　范希哲著　清初原刊本

（尚有散曲集《南词韵选》，沈璟著，万历原刊本，为极罕见之书，亦在劫内。其他清人传奇及钞本尚多，不备举。周宪王乐府二十余种，《粲花斋新曲五种》，《古香林四种》等等，以已印成书，原书送还瞿庵，故尚在人间。《奢摩他室曲丛》第三四集，已印就，亦同时被劫，不能出版。）

（丙）周氏言言斋所藏：
一帘春　浒墨居士编次　旧钞本
上林春　姚子翼著　　　明钞本

丹青记（即《牡丹亭》之改本） 陈眉公评刊本

目连救母劝善戏文 郑之珍编 万历刊本

西厢记 王实甫著 陈眉公评刊本

西来意（元本《北西厢》） 诸山恒忍雪铠道人说意 康熙刊本

双忠记 白兔记 跃鲤记 十义记 富春堂刊本

明月环 西湖居士编次 白雪斋刊本

画中人 粲花主人编 原刊有图本

金锁记 袁于令著 精钞本

金刚凤 张大复著 旧钞本（孙星衍旧藏）

红杏记 郑之玄评点 天启黄氏存诚堂刊本

琵琶记 即空观主人朱墨印本

琵琶记 雪林别墅重刻元本

富贵神仙 影园灌者填词 乾隆间刊本

钮少雅格正牡丹亭 康熙间胡介祉校刻本

翡翠园 朱素臣撰 旧钞本

绾春园 孚中道人编 还读斋刊本

还魂记 公安潇碧堂批 明刊有图本

墨憨斋新曲十种

（尚有清代传奇杂剧二百余种，不列举。上列旧钞本大都为王国维氏旧藏。又有李中麓原刊本《宝剑记》，正德原刊本《盛世新声》等皆为世间孤本，已于火焰中抢出。）

以上三家所失，已绝可惊，其中尤多世间孤本，一失便永不能复得。诚是最近文学史上最残酷之一大劫，人类文化上最难容忍的一次牺牲！此尚仅就我所知的一部分而言耳，所未知的损失更难以详细写出。

三

约在这一场屠杀的浩劫之前的不多时候，关于戏曲史上的资料，又有些新的收获。在数落了上面的一篇很痛心的损失帐之后，且殿以底下若干种重要的新发见：

（一）博笑记　沈璟著　天启间刊本

此书为沈氏《属玉堂十七种传奇》之一，体裁殊为奇特。共分十段，敷衍十则故事。每则之末必云某某事已毕且入下面某某事。沈氏别有《十孝记》，亦同此体。但《十孝》曲文，仅见于《群音类选》，而《博笑》则全书俱在，尤足以窥见其原来面目。插图绝精。

（二）修文记　屠隆著　明刊本

屠赤水所作，惟《修文》最为难得，亦惟《修文》在文学史上最有重要之价值。赤水与其仇俞某之攻讦亦叙于此，而结之以作者的遇仙得道。以戏曲作为自叙传者，在明代似仅见此记。原藏南洋中学图书馆。沪变前，为北平图书馆所得。

（三）旗亭记　郑之文著　万历间继志斋刊本

郑之文的作品绝少流传。此记汤玉茗为之作序。

（四）四婵娟　洪升著　旧钞本

我在《清人杂剧》的序里曾再三慨惜于《四婵娟》的不可得见。这次南归，竟于无意中得之，诚可欣幸！

（五）杂剧三编　邹式金编　清初刊本

北平图书馆曾从武进董氏处得《杂剧三编》首册一本，去冬又从上海收得残本二册，载剧六七种。北平朱氏藏曲亦有归北平图书馆之说，其中并有《三编》残剧六种（《苏园翁》，《秦廷筑》，

《金门戟》,《闹门神》,《吊琵琶》,《空堂话》)。合此三种残册计之,当得原书三之一强。

(六)陌花轩杂剧　黄方孺著　清初刊本

此书版式,与《杂剧三编》绝类,当为同时所刻者。北平图书馆从上海得到《三编》残本时,并得此书。凡《倚门》、《再醮》、《淫僧》、《偷期》、《督妓》、《娈童》、《惧内》七种俱全,亦意外的收获也。

(七)南九宫正始　徐子室钮少雅编　钞本

此书极罕见。董某有一部,但已归之日本内藤虎。去年我从苏州某氏,得到钞本传奇若干种,佳者极少,仅此书足快人意。惜为残册,仅存首六卷,末四卷已佚。曾托人设法补钞完全,尚未能如愿。但即在此六卷里,已辑得绝不经见之元人传奇残文约六七十种。

(八)南音三籁　凌濛初纂　原刊本

此书见之《也是园》,《八千卷楼》诸目,但谈曲者迄未之一遇。偶获残帙,已珍若至宝。去冬赵万里先生得全书于北平厂甸,喜可知也!

(九)今乐考证　姚燮著　原刊本

闻梅伯《今乐考证》之名已久,极想一读。梅伯用力于此书至勤,实为《曲录》之先茅(梅伯并有《今乐府选》一百九十余卷〔一作五百卷〕,闻藏镇海李氏)。去年夏间,在宁波时,曾匆匆一翻阅。因书贾索价太昂,未能购得。冬间得隅卿先生来信云,已为我们购得此书。当可于其中获得新资料不少。

这几种是比较值得介绍的。尚有好些不大重要的新资料,皆未能在此一一举出。

此种新的发见,若与这次沪变之所失较之,仅敌所失者百之

一二耳。十年或数十年的辛勤的收获，既一旦皆化为灰烬，则这种陆续的搜求的结果，其运命也正未可知，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没有海岸防御，更没有空中防御的国家里。所谓先民的文化的收获，那一天不在风雨飘摇的境地里冒着险？为了这（不必说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与生命了），谋国的人们好象也该有些警惕与感发罢！

词林摘艳里的戏剧作家及散曲作家考

我在《暨南学报》(第一卷第二号)上写了一篇《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但还有许多材料没有放进去。关于《盛世》和《摘艳》所收的散套，原有一个对照表，费了很多的力量才编制好。关于《摘艳》原来也编制了一个引剧目录及作者姓氏索引。这两部分的东西，费的功力最多，尤赖君箴的帮助。对于研究元明剧曲及散曲的人，这一个表和一个索引，我相信不会没有用处。

为了要进一步的整理《词林摘艳》这部重要的曲集，我便依据了自己编制的那个引剧目录及作者姓氏索引，写了现在的这篇文章。

有好几个剧本，有好几个作家，都是一般人所熟知的，便都不再加什么注释。(象《太和正音谱》那末不落实际的批评也一概不引)只有比较不为人所知的，方才略加以说明。《续录鬼簿》为发现不久的一部重要的元明曲家的记录，虽然已有了马隅卿先生的整理过的一个本子出来，[1] 恐怕见到的还不多。便不免多引录了些。其他未加说明的作家们，都是别无材料可依据的。象徐知府，连其名号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他的里居了。象张碧山，仅一见于《续录鬼簿》的篇末；象陈克明，仅一见于《太和正音

---

① 《录鬼簿校注》，见北平图书馆馆刊，又有抽印本。

谱》；象王子安、王文举等，竟连他处都不曾一见到，便都只好阙疑了。

有一部分作家本来想总可以得到些消息的，却一时无法广事爬搜，也都只好照这个样子印出，等以后陆续的增补了。

关于戏文和杂剧的考索，自信比较还有些新的意见。仅就这戋戋的三四十种的剧本的说明看来，已足补正近来古剧辑逸的工作的疏漏的一部分了。

著者搜辑宋元及明初的戏文和杂剧，已有多年，因为手头材料的不充分，迄今还只有底稿，而不敢出以问世。但这几年来，钱、赵、陆诸家的古剧辑逸的著作都已陆续的刊出。自审所辑，似尚有为他们所未及者。古剧钩沈的告成，也许是二三年内的事。象这篇文章，只是古剧辑逸的初步的附带的工作而已。

继于这个工作之后的，还将有从事于《雍熙乐府》的考证和订误。那工作似乎更是烦重了。《雍熙乐府》的篇幅，至少在《摘艳》一倍以上。所收的戏文、杂剧以及南北散曲，张冠李戴的事层出不穷，曲文上的颠倒、讹谬处尤有不胜检探之苦。告成之时，尚不知在何日。但也是辑逸工作的过程上所不能不克服的一个障碍。这个工作不做好，辑逸之工，终是不易做得好的。

把明代的那三部大曲集，《盛世新声》、《词林摘艳》和《雍熙乐府》的许多问题解决了，所以万历以后的许多曲集，象《南词韵选》、《南北宫词纪》、《吴歈萃雅》、《词林白雪》、《词林逸响》、《怡春锦》① 等等的许多问题便大半都可以迎刃而解决了。就是许多元人选的元曲，象《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乐府群玉》、《乐府新声》等书，有一部分的问题也可因此解决——当然研究那三

① 这是后来坊贾改易的名称，原名应作《新镌出像点板缠头百练》。

部大曲集有赖于《阳春白雪》等诸元人选集的地方是极多。

费时力于这个地方似不是什么“可怜无补费精神”的顽意儿。

元、明二代的社会民生的情况，知者最少。但其材料是那末多（在“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象小说、戏曲、散曲里尤多）。只是没有人去研究他们而已。历史不是突变的，而是不断的进展着的。要知道我们中国近代民生及社会的发展的根基，便非对于前几个时代有更正确的认识不可。先秦、汉、魏离得太远了。元、明以来的史的研究，似是我们今日所更为需要的。

研究工作不能取巧速成，有的时候还不能不走远路。著者的这一部分的工作，只是尽其极少量的贡献而已；也只是走远路的一个例子而已。

本文的次第是：

（一）戏文考，

（二）杂剧考，

（三）南曲作家考，

（四）北曲作家考。

最后并殿以两个附录：

（一）《词林摘艳》引剧目录及作者姓氏索引，

（二）《盛世新声》及《词林摘艳》所载套数首句对照表。

第一个附录对于读本文的人尤有帮助，尤便于检阅及查考。

一九三七年五月写于上海

一　戏文考

《词林摘艳》所载戏文凡五本，都是嘉靖以前的东西。数目

虽少，却很重要。几位辑宋元南戏的似乎都没有见到这部重要的书，所以都将其中《下江南戏文》一本漏去，又无名氏《南西厢记》的“巴到西厢”一套，也都没有收全①，即已见于诸书的残曲，其文字之足资校勘的地方也很多。

（一）无名氏　下江南戏文　此名目不见于任何南戏目录及辑本。《摘艳》收《黄钟画眉序》“元宵景堪题”一套，题作《赏元宵》，这戏文似是写宋太祖下江南的事。但罗贯中的《龙虎风云会杂剧》里没有“赏元宵”的一事。也许戏文不是写平四国而只是写下江南的，所以故事较为繁赜。

（二）无名氏　玩江楼戏文　《永乐大典》目录②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一本，徐渭《南词叙录》③也著录之（作《柳耆卿花柳玩江楼》）。按柳七玩江楼故事，见于《山堂肆考》及《情史》。《清平山堂话》本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把这故事写得很详细。耆卿宰余杭，建玩江楼，召歌妓周月仙至楼。周月仙因别有所恋，对他很冷淡。他乃令舟子于月仙渡江赴情人黄员外约会时，半渡逼淫之。月仙不得已，乃从耆卿。《古今小说》别有《众名妓春风吊柳七》话本一篇，所叙者和《玩江楼》略有不同。那里并不以周月仙为女主人翁。《摘艳》收《双调夜行舡序》“花底黄鹂”一套，题作《游春》。这一套，《雍熙乐府》，《新编南九宫词》，《南音三籁》，及《吴歈萃雅》均收之。此外，尚有曲二十六支，见于《旧编南九宫谱》、《南词定律》及《九宫正始》等书。元戴善甫也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杂剧》一本。这故事在宋元明是流传得很广

---

① 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俱失收《下江南》；“巴到西厢”赵本只收二曲，钱本只收三曲，未全。

② 见《永乐大典》目录卷三十七。

③ 《南词叙录》见董氏刊《读曲丛刊》及石印本《重读曲苑》。

的。辑本今有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及陆侃如、冯沅君《南戏拾遗》三种。陆本补钱本之遗，多出十五曲。

（三）无名氏　拜月亭戏文　《永乐大典》目录及《南词叙录》均著录《王瑞兰闺怨拜月亭》一本。相传《拜月亭》为元施惠作。今有传本。（明清刊本甚多①，一作《幽闺记》。）《摘艳》所收的《商调二郎神慢》“拜星月”一套，见于《拜月亭记》第三十五折《瑞兰拜月》。

（四）无名氏　南西厢记　《永乐大典》目录及《南词叙录》均著录《崔莺莺西厢记》一本。此“古”《西厢记》，非李日华所著的一本，更与陆采的一本不同。《戏文本事》、《南戏百一录》及《拾遗》均收此“古”记不少。《摘艳》所收者为《仙吕聚八仙》“巴到西厢”，《绛都春》“团团皎皎”及《梁州序》“三百六十先贤留下”三套。后面二套，《本事》及《百一录》均载之。惟“巴到西厢”一套，诸书所收者均非全套。此足补他们之缺。（按《南九宫谱》以后半“拗芝麻”为《江流记》。）

（五）无名氏　王祥戏文　《永乐大典》目录作《王祥行孝》；《南词叙录》作《王祥卧冰》。《戏文本事》、《百一录》及《拾遗》均收此戏遗文不少。《摘艳》只收《昼锦堂》“夏日炎炎”一套。（《雍熙乐府》也收之）王祥事见《晋书》卷三十三本传；又《世说新语》及《搜神记》里也都有记载。后来，成为“二十四孝”的故事之一。沈璟的《十孝记》②里，也有《王祥卧冰》一出。

以上这五本戏文，虽然总共不过七套，但我们看得很重要。

---

① 《拜月亭》有明唐氏文林阁刊本；明李卓吾评本；陈眉公评本；罗懋登注本（近有暖红室翻刻本）；明刻朱墨本（近有武进陶氏影印本）；《六十种曲》本。

② 《十孝记》遗文见《群音类选》卷二十四（录十出）。

宋元和明初的戏文，今存者已不多。从前所知道的，不过《荆》《刘》《拜》《杀》和《琵琶》的五大传奇而已。近来陆续的发现了《赵氏孤儿记》、《苏武牧羊记》、《连环记》、《东窗事犯》、《破窑记》、《周羽教子寻亲记》、《黄孝子寻亲记》（即《节孝记》）、《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等十余本。赵氏的《戏文本事》，所收的零星戏文，连仅存一曲至二三曲者并计之，不过四十七本；钱氏的《南戏百一录》所收的不过四十六本。但自《九宫正始》发见了之后，陆氏的《南戏拾遗》所收者便增加得多了。除与《百一录》、《本事》二书复见的四十三本之外，新增的南戏凡得七十三种。著者十年来搜辑这一时期（即初期）的戏文不少，但因《曲谱大成》等书未得全睹，还不能把他们刊布出来。

二 杂剧考

《词林摘艳》所载杂剧凡三十四本（原为三十三本，王实甫《丝竹芙蓉亭》“天霁云开”一折，张氏题曰“无题”，把她当作散曲了）。其中有二十本是今无传本的。为搜辑元明杂剧者的最好的资料；且也是研究元明杂剧者最重要的资料。其余的十四本也足为不满意于妄改古作的万历及以后的元剧集的编者，象臧晋叔们的工作的最好的校勘之帮助。

王实甫的杂剧，《词林摘艳》所载凡三本。（实甫，《摘艳》作世甫。）

（一）丽春堂　《摘艳》选《五供养》：“觑了这穷客程，旧行装”一折。按《四大王歌舞丽春堂》有《元曲选》本。（“四大王”，《元曲选》作“四丞相”。）

（二）贩茶船　《摘艳》选《粉蝶儿》“这些时浪静风恬”一折。

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今无传本。咏双渐、小卿事的散套在元代很不少。《雍熙乐府》将这一折题作《思怨》（卷七），也把她当作散套了。这剧是一个旦本，以苏小卿为主角。这一折写的是苏小卿得到伪造的信，知道双渐和她断绝了。茶商冯魁立刻向她求爱，但她不理会他，不受他的诱惑。大约不是第二折便是第三折。

（三）丝竹芙蓉亭　《摘艳》收《点绛唇》："天霁云开"，题作无题，也没有作者姓氏。《雍熙乐府》则题作《丽情》（卷四），也把她当作散曲了。今据李开先《词谑》①，定作实甫的《韩采云丝竹芙蓉亭》的一折。《芙蓉亭》今无传本。写的故事有点和贾仲明的《萧淑兰情寄菩萨蛮》② 相同，是女的去挑逗男人的事。"你个梁山伯不采我这祝英台，羞的我快快儿回去。"这一折大约是第二折。

白仁甫的杂剧，《摘艳》所载凡三本，其中有两本是今无传本的。

（一）梧桐雨　今有《元曲选》本，《古名家杂剧》本及孟称舜《酹江集》本。《摘艳》所收凡二套：（一）《粉蝶儿》："天淡云闲"；（二）《端正好》："自从俺幸西蜀还京兆"。

（二）箭射双雕　《摘艳》收《粉蝶儿》"赛社处入齐"一折。《雍熙乐府》（卷六）也收之。写的是"李克用箭射双雕"，收周德威事。此事在《残唐五代传》里也有记载着。

（三）流红叶　《摘艳》收《端正好》："我恰才秋香亭上正欢浓"一折。《雍熙乐府》（卷二）也收之。按此剧全名作《韩翠苹御水流红叶》，写的是唐于祐得御沟流出的红叶；上有字迹，无意中

① 《词谑》有明刊本，又有中华书局新印本。

② 《萧淑兰情寄菩萨蛮》见《元曲选》。

和之，戏将红叶流入宫墙中。后和宫女韩翠苹结婚，却即是红叶的主人。这是很流行的一个故事，见《本事诗》。这一折，大约是第三折，正是全剧的顶点，写宫女韩翠苹发见御水上浮泛着的红叶，将它捞起来看，上面也有字迹，却不是自己写的，而是一位不知名姓，更不知他长共短，好共丑的诗人题的。她因此反勾起了无限的相思。在元剧里，这一折的结构和文章可算是很高的成就之一。

马致远的杂剧，《摘艳》收《汉宫秋》二折，一为《粉蝶儿》"宝殿凉生"，一为《新水令》"锦貂裘生改尽汉宫妆"。按《汉宫秋》写汉元帝、王昭君事，今有《元曲选》及《酹江集》本。此故事流传最广。在《西京杂记》里便有昭君事；晋、宋间，《明妃曲》的作者不止一人；唐有《王昭君变文》；明传奇有《和戎记》；清初薛既扬有《昭君梦》(《杂剧新编》本)；明陈与郊有《昭君出塞杂剧》(《盛明杂剧》本)；小说也有《双凤奇缘》。流行于民间的《陈杏元和番》的故事也显然是由此而转变的。致远此剧以写元帝送昭君北去及回宫后的情绪(第三及第四折)为最好。其第四折的情景只有白仁甫的《梧桐雨》第四折始可与之媲美。

高文秀的杂剧，《摘艳》收《谒鲁肃》里的《一枝花》"苍天老后生"(第二折)一套。按周瑜谒鲁肃为郑光祖的《王粲登楼》① 剧的蓝本。在当时，"苍天老后生，白发添新恨"这套传唱最盛。不知道为什么光祖一剧至今还有传本，而文秀此剧却至明便失传了。赵景深的《元人杂剧辑逸》初未收此折全文。(《雍熙乐府》卷九题作《王粲》)但在《补遗》里却据《摘艳》补足了。

费唐臣杂剧，《摘艳》收《风雪贬黄州》剧里的《点绛唇》"十载

① 《王粲登楼》见《元曲选》。

寒窗”一折。按《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据《太和正音谱》，别有第一折，录《寄生草》“臣则愿居蛮貊”等二曲和“十载寒窗”套完全不同，不知是何人的错误。“十载寒窗”套又见于《古名家杂剧选》的《苏子瞻醉写赤壁赋》（第一折）①，也许张禄因为同是写苏东坡事，故便这样的张冠李戴了。但《赤壁赋》叙的实是“风雪贬黄州”。也许这故事原有两本。《赤壁赋》《古名家杂剧选》有题目正名：

题目　王安石谗课满庭词
正名　苏子瞻醉写赤壁赋

无作者姓氏。这《赤壁赋》里的“十载寒窗”一折，也许便是无名氏所作，而和费唐臣毫无关系吧。

李直夫的杂剧，《摘艳》收《虎头牌》里的《五供养》“愁沉沉恨绵绵”一折。按直夫为元曲家里唯一的一个女直人，原名蒲察李五。《武元皇帝虎头牌》，今有《元曲选》本。其中，充满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和情调的描写，在元曲里绝无同俦之作。

李取进的杂剧，《摘艳》收《栾巴噀酒》一剧的二折，一为《新水令》“五更朝马聚宫门”，一为《一枝花》“茜红袍锦压襕”。按取进一作进取。《神龙殿栾巴噀酒》，今无传本。《元人杂剧辑逸》仅据《雍熙乐府》录“五更朝马聚宫门”一折；其他“南宫”《一枝花》套，则仅据《北词广正谱》录《草池春》一曲而已。

石子章的杂剧，《摘艳》录《秋夜竹窗雨》第一折《点绛唇》“红雨纷纷”。这剧，今无传本。叙的是黄贵娘的父母本来将她指腹为亲的许给一个书生韩伯元，后来见那书生穷了，却全不题起这

① 《赤壁赋》见国学图书馆影印《元明杂剧二十七种》。

婚事。但黄贵娘却并不易志变心。

赵明远的杂剧，《摘艳》收《范蠡归湖》里的《新水令》“越王台无道似摘星楼”一折。（《雍熙乐府》卷十一也收之）按明远一作明道。这剧写的是范蠡灭吴以后，功成身退，载西施泛五湖而去。明传奇有梁辰鱼的《浣纱记》①，杂剧有汪道昆的《范蠡归隐五湖记》②。清初，徐坦庵有《浮西施》③一剧，却是翻案的文章。这剧有“他不合信谗言便准了西施奏”语，似蠡之归湖，系因西施进谗之故。但他们二人终于相遇，便同载而去。（大约不会是把西施沉之于湖以为报复的吧。）

鲍吉甫名天祐，《摘艳》收他的杂剧《王妙妙死哭秦少游》的二折，一为《新水令》“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为《端正好》“支楞的断了冰弦”。《元人杂剧辑逸》失收后者，仅据《北词广正谱》录存《煞尾》一曲而已。

金志甫（名仁杰）的杂剧，《摘艳》收《追韩信》里的《新水令》“恨天涯流落客孤寒”一折。按此剧今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明传奇《千金记》④里的第二十三出《追信》便是全部抄袭这一折的。（今本《南词叙录》眉端，有钱遵王批注，已说明《追信》一出是北剧。）

郑德辉（名光祖）的杂剧，《摘艳》收二本：

（一）翰林风月，收《点绛唇》“书丧秦嬴”（第一折）。按此剧今有《元曲选》，《元人杂剧选》及《柳枝集》本。

（二）倩女离魂，收《斗鹌鹑》“人去阳台”，《粉蝶儿》“执手临

---

① 《浣纱记》有李卓吾批评本，有万历刊本，有《六十种曲》本等。

② 《范蠡归隐五湖记》有《大雅堂杂剧》本，有《盛明杂剧》本。

③ 《浮西施》有《坦庵词曲六种》本，有《清人杂剧二集》本。

④ 《千金记》有李卓吾批评本，有万历刊有图本，有《六十种曲》本。

岐”（第三折）及《醉花阴》“行李萧萧倦修整”（第四折）等三套。按《倩女离魂》今有《元曲选》、《古名家杂剧选》及《柳枝集》本。

宫大用（名天挺）的杂剧，《摘艳》收二本：

（一）范张鸡黍，收《一枝花》“天不生仲尼”及《集贤宾》“二十年死生交同志友”二折。按《范张鸡黍》今有《元曲选》，《元人杂剧选》及《酹江集》本。

（二）七里滩，收《斗鹌鹑》“蓑笠做交游”一折（第三折）。按《录鬼簿》及《太和正音谱》所载宫大用剧，都只有《严子陵钓鱼台》而无《严子陵垂钓七里滩》。王国维定《七里滩》为大用作，今由《摘艳》，更得一证矣。此剧今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

乔梦符（名吉）的杂剧，《摘艳》收《两世姻缘》一本；所录凡二折；一为《斗鹌鹑》“翡翠窗纱”，一为《集贤宾》“隔纱窗日高花弄影”。按此剧今有《元曲选》，《古名家杂剧》及《柳枝集》本。

以上皆为元人之作。明人之作，《摘艳》仅录刘东生《月下老问世间配偶》及贾仲明《度金童玉女》二种而已。

刘东生名兑。有《娇红记》二本（今有日本印本及《世界文库》本）。其《月下老问世间配偶》一剧，《太和正音谱》也著录之。今未见传本。但《摘艳》收至三折之多，已所缺无几了。（邵曾琪的《元明剧辑逸》所辑凡四折〔均据《雍熙乐府》〕，已全。〔邵君此书未刊〕）一为《点绛唇》“花信风微”，一为《端正好》“青霭霭柳阴浓”，一为《新水令》“翠帘深护小房栊”。

贾仲名的《度金童玉女》，今有《元曲选》及《古名家杂剧》本。《摘艳》收三折：一为《八声甘州》“花遮翠拥”（第一折），一为《集贤宾》“黄梅细丝江上雨”（第三折），一为《一枝花》“花溪音乐喧”。

《摘艳》收无名氏杂剧十二本。但在这十二本里，有作者姓

氏可考的凡五本。殆张录一时失考，故概将他们作为无名氏了。

一是尚仲贤的《气英布》。此剧今有《元曲选》本。《摘艳》收《醉花阴》“楚汉争锋竞寰宇”一折。

一是岳伯川的《罗光远梦断杨贵妃》。此剧今无传本。《摘艳》收《端正好》“传将令马休行”一折，但题作《马践杨妃》。按《北词广正谱》录此折数曲，均作《梦断杨贵妃》。当以从《广正谱》为是。

一是《苏武还乡》。按《录鬼簿》所载周文质剧中有《持汉节苏武还乡》一名，当即此本。《摘艳》收《粉蝶儿》“羊角风趆地趆天”一折。《雍熙乐府》（卷六）也收之，题作《苏武牧羊》。《雍熙乐府》别有《新水令》“众番官簇拥的我上雕鞍”（卷十一）一折。这是《摘艳》所无的。

一是《鸳鸯冢》。按《续录鬼簿》所著录郲经（字仲谊）的杂剧，中有《死葬鸳鸯冢》一名，当即此剧。《摘艳》收《醉花阴》“行色匆匆易伤感”①，《醉花阴》“羞对莺花绿窗掩”及《一枝花》“柳拖烟翡翠柔”的三折。这里收了两折的《醉花阴》，不知何故。难道在一剧里，可以用同宫调的套数至两个么？难道元剧的规律，到这时便已经变动些了么？否则，便是张氏有些错误了。《元人杂剧辑逸》仅载一折，失收后二折。（《一枝花》套仅据《北词广正谱》录二曲，不全。）

以上三剧都是今无传本的。

一是《风云会》。按罗贯中有《龙虎风云会》一剧，其第二折（伶人名为《访普》）传唱至今。《摘艳》所收《端正好》“水晶宫鲛绡

---

① 按《醉花阴》“行色匆匆易伤感”套，据《北词广正谱》，实是元人曾瑞卿的散套。

帐”即此。此剧今有传本。（顾曲斋及《世界文库》本。）

其他无名氏之作，除《抱妆盒》（《摘艳》收《一枝花》“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及《新水令》“后宫中推勘女娇姿”二折）及《货郎担》（《摘艳》收《九转货郎儿》“也不唱韩元帅偷营劫寨”一折）二剧均有《元曲选》本外，今均无传本。

（一）杜鹃啼　《摘艳》收第一折《点绛唇》“杨柳丝柔”。按《续录鬼簿》“诸公传奇失载名氏”中，有《楚金仙月夜杜鹃啼》一本，当即此剧。

（二）秋夜云窗梦　按《续录鬼簿》“诸公传奇失载名氏”中有《云窗梦》一本，并载其题目正名：

张君卿奋登龙虎榜
郑月莲秋夜云窗梦

《摘艳》所收为第一折《点绛唇》“骄马吟鞭”及第三折《粉蝶儿》“皓月澄澄”。《元人杂剧辑逸》据《雍熙乐府》别收有《新水令》“玉箫吹断凤凰声”一套。但此套《雍熙》题作《云窗秋梦》，原是平常的散曲的名称。其作风口气和《云窗梦》剧均不相同。似不应阑入。且所谓“梦”者，在第三折“是谁人唤一声，觑罢时笑相迎”（《快活三》）以下数曲里已经说到，自不应更有一折，专写“梦”境也。

（三）汉臣归庄　《摘艳》收《端正好》“一班儿扶社稷众公卿”一折。此剧名未见于《续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及《也是园书目》[1]（不知是否即白朴《泗上亭长》或《高祖归庄》?）。

（四）诗酒玩江楼　《摘艳》收《集贤宾》“家住在碧澄澄绿杨

① 《也是园书目》见《玉简斋丛书二集》。

官渡口"一折。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有戏文，有话本（见前）。这剧写的是舟子迫淫周月仙的事。《续录鬼簿》所载无名氏杂剧别有《病李兵诗酒玩江亭》一本，当非此剧。

（五）彩楼记　《摘艳》收《合笙》"喜得功名遂"一折。此剧名也未见于《续录鬼簿》、《太和正音谱》诸书。写的大约也就是明（或元）传奇《吕蒙正彩楼记》的故事吧①。

三　南曲作家考

《词林摘艳》所载南散曲，凡套数五十三首，小令一百零九首，比起其所载的北散曲来，不过十分之二。但这一百六十多首的南曲，在研究南曲的人看来却是无价之宝。有几个作家，在后来的任何南曲选集里都不曾见到的。陈所闻的《南宫词纪》所收词人不少，而元人作南曲者，仅录高则诚一人。在散曲史上，我们往往以为南曲在元代是极不发达的。想不到作家在高则诚以外，还有好几个人。则南曲的史的叙述，因此便应该有些变动了。

《摘艳》所载南曲作家，除宋之欧阳修、赵令畤、康与之三人外，元人有：

（一）赵天锡　按天锡汴梁人，镇江府判（《录鬼簿》），曾写杂剧《试饼汤玉郎》等二本。《摘艳》收他的南曲《风入松》四首（小令）。

（二）李邦祐　按邦祐未见他书。残元本《阳春白雪》有李邦基，《续录鬼簿》有李邦傑，似均非一人。《摘艳》收他的《转调淘金

① 按此是南曲，应移入后文。

令》四首(小令)。

(三)杲元启　按残元本《阳春白雪》作景元启，当即一人。《摘艳》收他的《香罗带》四首(小令)。

(四)王伯成　《摘艳》收他的《春从天上来》一首(小令)。按张氏原作明、王伯成。岂明初别有一王伯成耶？

明代的南曲作家，有姓名可考者，《摘艳》所载有：

(一)宁斋　疑即宁献王(朱权)。献王自号涵虚子、臞仙。著书甚多，《太和正音谱》即其所撰。《摘艳》收他的《商调绣带儿·祝赞》"乾坤定民生遂养"一套。

(二)黎阳王太傅　即王越。按"王越字世昌，濬人。长身多力，善射。涉书史。有大略。登景泰二年进士。……其冬(弘治八年)卒于甘州，赠太傅，谥襄敏。"(《明史》卷一百七十一本传)《摘艳》收《黄莺儿·闲适》"唱一回啰哩啰"小令一首。

(三)张善夫　《摘艳》收《月中花》四首(小令)。

(四)崔子一　《摘艳》收《锦法经》四首(小令)。

(五)陈大声　大声名铎，下邳人，睢宁伯文之曾孙，世袭指挥。家南京。与徐霖等相酬和。《野获编》云："今传诵南曲，如'东风转岁华'，云是元人高则诚。不知乃陈大声与徐髯仙联句也。今人但知陈大声南调之工耳。……又《题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声钟'全套，亦绵丽不减元人。本朝词手，似无胜之者。"所著曲集，有《梨云寄傲》、《滑稽余音》及《秋碧乐府》① 等。《摘艳》收他的小令六首，套数五篇。

(六)包应龙　《摘艳》收《柳摇金》四首(小令)。

(七)臧中允　《摘艳》收《番马舞秋风》"杏脸桃腮"一套(任

---

① 《梨云寄傲》及《秋碧乐府》见《饮虹簃所刊散曲》。

讷《散曲概论》① 作臧允中)。

其余的许多小令和套数都是无名氏所撰的。

四 北曲作家考

元代北曲作家,《摘艳》所载者多至四十余人,明代作家也多至三十余人。其中总有三十余人为他书所未见。每一作家不能详记,仅就可考者略加说明一下而已。

元、明作家的北曲,《摘艳》所收者以套数为多。张禄所选北小令只有一百七十七首,所选北套数倒多至二百七十二篇(中有杂剧四十多套)。这和《阳春白雪》、《太平乐府》诸选本所选的标准有些不同。

(一)关汉卿　汉卿为"始作杂剧者"。其散曲见于《太平乐府》诸书者亦不少。任讷《元四家散曲》② 曾辑汉卿曲一卷。《摘艳》选《石榴花》(《怨别》)及《新水令》(《题情》)二套。

(二)王和卿　和卿名鼎,"字大鼐,林州人。整风仪,有诗名。尤精翰墨,求书者踵门,日不暇给。"(《元诗选》癸之甲)《尧山堂外纪》(卷六十八)曾记其和关汉卿相讥谑事,所作以小令为多。《摘艳》所选却是一篇散套《大石调蓦山溪》(《闺情》)。

(三)王元鼎　元鼎散曲亦见《太平乐府》。《尧山堂外纪》尝记其与歌妓郭氏顺时秀相恋事,《摘艳》收他的散套《河西后庭花》"走将来涎涎澄澄冷眼儿睖"一篇。

(四)王伯成　尝写《天宝遗事诸宫调》③ 。《摘艳》所收者有

① 《散曲概论》见中华书局印的《散曲丛刊》。

② 《元四家散曲》见《元人散曲三种》。

③ 《天宝遗事》有西谛辑本(未刊)。

《天宝遗事》遗文二套：(一)《点绛唇》(《十美人赏月》)“为照芳妍”；(二)《端正好》(《唐明皇幸蜀》)“正团圆成孤另”。又有散套二，一为《新水令》(《感怀》)，一为《新水令》(《悔悟》)。惟别有《斗鹌鹑》(《春游》)“酒力禁持”一套，张氏于姓氏之上乃冠以“皇明”二字。(作南曲者《摘艳》里也有一个“皇明王伯成”)也许明初更有一个王伯成吧？

(五)吴昌龄　他的《西游记杂剧》① 凡六卷二十四折，为元剧里最冗长之作，却不是最好的。他的散曲，他处未见，仅《摘艳》收《端正好》(《美妓》)“墨点柳眉新”一套而已。

(六)贯酸斋　酸斋名小云石海涯，阿里海涯之孙。父名贯只哥。云石遂以贯为氏，号酸斋。官至翰林学士，谥文靖。有《酸斋集》。《西湖游览志》云：“贯云石隐居长塘。一日，郡中数衣冠士人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云：‘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是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散曲见收于元人诸选本者不少，尤以小令为多。《摘艳》却收他的散套二篇：《一枝花》(《丽情》)与《斗鹌鹑》(《忆别》)。任讷曾辑酸斋之作(《酸甜乐府》，见《散曲丛刊》)。

(七)贯石屏　此名他书未见。疑即贯云石。《摘艳》收《节节高》(《隐逸》)一套。

(八)孛罗御史　按《新元史》云：“乃剌忽不花子孛罗，大德六年以诬告济南王，谪于四川八剌军中自效。七年，以破贼有功，徵诣京师。十年，封镇宁王，赐金印。延祐四年，进封翼王。”

---

① 《西游记杂剧》见《世界文库》第一卷。

（卷一百一十《太祖诸子》五）当即其人。他著名的《一枝花》（《辞官》）“懒簪獬豸冠”一套，《摘艳》所收者，亦见于《太平乐府》。

（九）童童学士　按《新元史》云：“子童童，中奉大夫，集贤侍讲学士。累官江浙平章政事。”（卷一百二十二《卜怜吉歹传》）又回回子，亦名童童（《新元史》卷二百十四《回回传》），但非此作曲之童童。他的散曲亦见于《太平乐府》。《摘艳》收《斗鹌鹑》（《闲庭》）“鹤背乘风”一套。

（十）马致远　《摘艳》只收了他最著名的《夜行船》（《秋兴》）“百岁光阴一梦蝶”一套。任讷曾辑致远曲为一卷。（见《元四家散曲》；又《马东篱乐府》一卷亦任讷辑，见《散曲丛刊》。）

（十一）杜善夫　名仁傑，字仲梁，济南长清人。有荐之于朝者。召之，不赴。以子贵，赠官。谥文穆。《遗山集》云：“麻信之、杜仲梁、张仲经，正大中同隐内乡山中，以作诗为业。”《太平乐府》曾选他的“庄家不识勾阑”一套，写元代剧坛的情形最好。《摘艳》收的只有一套《集贤宾》（《七夕》）。

（十二）李文蔚　作杂剧，其散曲他书未见。《摘艳》收他的《新水令》（《闺情》）“一帘飞絮滚风团”一套。

（十三）李致远　致远散曲见于《太平乐府》。《摘艳》收《粉蝶儿》（《拟渊明》）“归去来兮”一套，是翻陶渊明《归去来辞》的。

（十四）李好古　他书未见。《摘艳》收他的《新水令》（《闺怨》）一套。

（十五）李邦基　见《阳春白雪》。作南曲者有李邦祐，不知是否和他有关系。《摘艳》收他的《斗鹌鹑》（《寄别》）一套。

（十六）李子昌　亦见《北宫词纪》（作明人）。《摘艳》收他的南北合套《一剪梅》“芳草长亭露带沙”，这是很可注意的。元代作南北合套的极少，这一篇是重要的材料。

（十七）李爱山　见《太平乐府》。《摘艳》收他的《集贤宾》（《春日伤别》）一套。

（十八）庾吉甫　名天锡，作杂剧。《摘艳》收他的《商角调定风波》（《思情》）一套。天锡散曲亦见于《阳春白雪》。

（十九）商政叔　《阳春白雪》诸书选入他的散曲不少。《摘艳》只收《新水令》（《闺怨十段锦》）一套。

（二十）赵明道　亦作明远。作杂剧。其散曲见《阳春白雪》。《摘艳》收他的《斗鹌鹑》（《题情》）一套（按《摘艳》收他的杂剧《范蠡归湖》时作明远，不知为什么这里却作明道）。

（二十一）马昂夫　《录鬼簿》称为"马昂夫总管"。按"昂夫字□□，色目人。官三衢路达鲁花赤。有诗名。与萨经历都刺唱和。"（《元诗选》癸之丙）《阳春白雪》别有薛昂夫，当非是一人。《摘艳》录《端正好》（《闺情》）一套。

（二十二）马九皋　《摘艳》收他的《端正好》（《高隐》）一套。《阳春白雪》也载有他的散曲。

（二十三）里西瑛　即阿里西瑛。有《懒云窝》。尝与贯酸斋相酬和，《太平乐府》选有他的散曲。《摘艳》收他的小令《凉亭乐》二首。

（二十四）侯正卿　《录鬼簿》云："真定人。号艮斋先生。有'良夜迢迢露花冷'黄锺行于世。"《摘艳》所收者为他的《风入松·秋思》一套。

（二十五）宋方壶　有散曲见《太平乐府》，《摘艳》收他的《醉花阴》（《赶苏卿》）及《斗鹌鹑》（《踏青》）二套。

（二十六）胡用和　《摘艳》称之为"天门山胡用和"。收他的《粉蝶儿》（题《金陵景》）及《一枝花》（《隐居》）二套。按用和的散曲未见于他书。

(二十七)孙季昌　有散曲见《太平乐府》。《摘艳》收他的《点绛唇》(《集赤壁赋》)、《粉蝶儿》(《怨别》)及《端正好》(《集杂剧名》)三套。

(二十八)赵彦辉　有散曲见《太平乐府》。《摘艳》收《点绛唇》二套(一题《席上咏妓》,一题《省悟》)。

(二十九)郑德辉　有散曲见《阳春白雪》。《摘艳》收他的《端正好》(《宫词》)一套,任讷曾辑他的散曲为一卷(见《元四家曲》)。

(三十)乔梦符　梦符和张小山齐名,被称为曲中李、杜。他的散曲集,刻本不止一个。为明、清二代最熟悉的元作家之一。李开先刻过他的小令。后来清乾隆间又有翻刻袖珍本。近任讷也有辑刻本(见《散曲丛刊》)。但在《摘艳》里,所收的却只有他的《集贤宾》(《赠别》)一套。

(三十一)张小山　小山不写杂剧,惟以散曲得大名。和乔梦符齐称。他名可久,庆元人。"路吏,转升民牧领官。有《今乐府》盛行于世。近有《吴盐》《苏堤渔唱》。"(《录鬼簿》)按小山的散曲为元人曲里的流传最广者,刻本甚多。李开先的《张小山小令》还搜罗不全。近任讷有新辑本(见《散曲丛刊》),最为完备。小山的小令较他的套数为胜。但《摘艳》只选了他的小令三首,套数入选的却多至六篇。

(三十二)曾瑞卿　名瑞。《录鬼簿》对于他的生平,记载颇详。是北人而定居于南方者。《摘艳》录他的散曲《端正好》(《自序》)一套。这一篇《自序》是研究他的思想和当时一般士大夫的人生观的最好资料之一。他的散曲也见于《太平乐府》。

(三十三)吕止庵　亦见于《阳春白雪》。《摘艳》所收的是《集贤宾》(《叹世》)一套。

（三十四）徐甜斋　名再思，字德可，“好食甘饴，号甜斋。嘉兴路吏，多有乐府行于世。为人聪敏秀丽。与小山同时。其子善长，亦有才，颇能继其宗风。”（《录鬼簿》）近任讷曾辑其散曲合贯酸斋所作，并称之为《酸甜乐府》（见《散曲丛刊》）。《摘艳》所收的却只一首小令《朝天子》（《手帕》）。

（三十五）范子安　杭州人，名康，作杂剧《竹叶舟》。他的散曲，元人选集里均未见。《摘艳》选他的《新水令》（《乐道》）一套。

（三十六）沈和甫　《录鬼簿》云：“以南北词调和腔，自和甫始。”和甫名和，钱塘人。后卒江西，称为蛮子汉卿。和甫曲他书未见。《录鬼簿》所称“潇湘八景”，即《摘艳》所收之《赏花时》套。

（三十七）周仲彬　有散曲见《太平乐府》。《摘艳》收他的《新水令》（《思忆》）一套。

（三十八）高栻　有散曲见《太平乐府》。《摘艳》收他的《集贤宾》（《怨别》）一套。

（三十九）方伯成　他选集未见。《摘艳》收他的《端正好》（《忆别》）一套。

（四十）葛石斧　他选集未见。《摘艳》收他的《粉蝶儿》（《钱塘湖景》）一套。

（四十一）周德清　为《中原音韵》[1]的著者。《续录鬼簿》对于他的生平，有很详细的记载：“江右人，号挺斋。宋周美成之后。工乐府，善音律。病世之作乐府，有逢双不对，衬字尤多，失律俱谬者。有韵脚用平上去不一而唱者。有句中用入声，拗而不能歌者。有歌其字音非其字者。令人无所守。乃自著《中州韵》一帙，以为正语之本，变雅之端。其法以声之清浊，定字为阴阳。

[1] 《中原音韵》有明鲁藩刊本，有《啸余谱》本，又见于《重订曲苑》。

如高声从阳，低声从阴，使用字之随声高下，情为词，各有攸当，以声之上下分韵为平分，如直促杂谐音调。故以韵之入声，悉派三声，志以黑白。使用韵者随字阴阳，各有所协。则清浊得宜，上下中律，而无凌犯逆物之患矣。奎章虞公叙之以传于世。又自制为乐府甚多。为文集《勺连环简梅花貤》，此作当世之人不能作者。有古乐府咏头指甲云：朱颜如退却，白首恐成空。有言外之意。切对有残梅千片雪，爆竹一声雷。雪非雪，雷非雷。皆佳作也。长篇短章，悉可为人作词之定格。故人皆谓德清之韵，不但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德清之词，不惟江南，实天下之独步也。信哉，信哉！"德清的散曲亦见于《太平乐府》。《摘艳》所收的，俱为小令，有《朝天子》二首，《满庭芳》四首。

（四十二）王廷秀　他选集未见。《摘艳》录其《粉蝶儿》（《怨别》）一套。

（四十三）大都歌妓王氏　亦见《太平乐府》。《摘艳》收她的《粉蝶儿》（《寄情人》）一套。

（四十四）教坊曹氏　他选集未见。《摘艳》收其《沁园春》（《冬至》）一套。

（四十五）黑老西　《摘艳》称为"元梨园黑老西"，当然是教坊中人。他选集未见。《摘艳》收他的《粉蝶儿》一套。

（四十六）杲元启　疑即《阳春白雪》所见的景元启。《摘艳》收他的小令《殿前欢》三首。

以上均为元人。其生平见于《录鬼簿》者俱未详记。有不可考者，均姑阙之。

以下均为明初的北曲作家。

（四十七）杨景贤　为明初人，但《摘艳》把他当作元人了。《续录鬼簿》云："杨景贤，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故元蒙古氏。

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锦阵花营，悠悠乐志。与余交五十年。永乐初，与舜民一般遇宠。后卒于金陵。”《摘艳》收他的《粉蝶儿》(《题情》)一套。《摘艳》里又有杨景言，题作明人，收有《二郎神》(《怨别》)一套。按景言与景贤是一人。《太和正音谱》① 作景言，不作景贤。

(四十八)张碧山　此名尝附见《续录鬼簿》之末。《摘艳》收他的《锦上花》(《春游》)一套。

(四十九)镏廷信　《续录鬼簿》云：“先名廷玉，行五。身长而黑。人尽称黑镏五舍。与余先人至厚。风流蕴藉，超出伦辈。风晨月夕，唯以填词为事。有‘枕头痕一线印香腮’双调，和者甚众，莫能出其右。又有：‘丝丝杨柳风’、‘金风送晚凉’南吕等作，语极俊丽，举世歌之。兄廷干，任湖藩大参。因之卒于武昌。”廷信的散曲，《摘艳》收的最多。他的小令连疑似的都算在内，凡收七十九首，即除去可疑者近四十首，也还有三十几首是他所写的。他的套数凡收七篇，都是可靠的。

(五十)兰楚芳　《续录鬼簿》云：“西域人，江西元帅，功绩多著。丰神秀拔，英才思敏。刘廷信在武昌，赓和乐章，人多以元白拟之。时有名姬刘婆惜，筵间切脍。公因随口歌《落梅花》云：‘金刀细，锦鲤肥，更那堪玉葱纤细。’刘接云：‘得些醋成风味美，诚当俺这家滋味。’才子佳人，诚不多见也！”《摘艳》所收兰楚芳散曲也很不少，小令近三十首，套数凡三篇。(按《太和正音谱》，“兰”作“蓝”。)

(五十一)张鸣善　《摘艳》有的地方作元人，有的地方作明人，其实是元明间的人。《续录鬼簿》云：“北方人，号顽老子，有

① 《太和正音谱》有《涵芬楼秘笈》(第九集)本；亦见于程明善《啸余谱》。明张氏亦有刊本(易名《北雅》)。

《英华集》行于世。苏昌龄、杨廉夫拱手服其才。"《摘艳》收他的散曲凡小令二首，散套二篇。

（五十二）唐以初　《续录鬼簿》云："名复，京口人，号冰壶道人，以后住金陵。吟卜诗，晓音律。"他曾写杂剧《陈子春四女争夫》一本，今不传。《摘艳》收他的散曲凡小令十五首，套数四篇。

（五十三）刘东生　《摘艳》收东生散曲仅一套：《醉花阴》（《秋景》）。

（五十四）杨彦华　《续录鬼簿》云："名贲，滁阳宦族也。自号春风道人。洪武辛巳，以明经擢濮阳令。永乐初，改除赵府纪善。"《摘艳》收他的散曲《粉蝶儿》（《怨别》）及《夜行舡》（《怨别》）二套。

（五十五）王子一　按子一见《太和正音谱》。和谷子敬、贾仲明大约同时。《摘艳》收他的《粉蝶儿》二套（《十面》及《八仙庆寿》）、《新水令》（《纪梦》）一套，又《集贤宾》（《悔悟》）一套。

（五十六）王子章　《摘艳》收他的《端正好》（《题情》）一套。

（五十七）王子安　未见他选本。《摘艳》收他的《四块玉》（《闺情》）一套。

（五十八）王文举　未见他选本。《摘艳》收他的《醉花阴》（《赶苏卿》）一套。

（五十九）汤舜民　《续录鬼簿》云："象山人，号菊庄。补本县吏，非其志也。后落魄江湖间，好滑稽。与余交久而不衰。文皇帝在燕邸时，宠遇甚厚。永乐间，恩赉常及。所作乐府套数小令极多。语皆工巧。江湖盛传之。"他的散曲集《笔花集》今已发现（北京大学藏）。《摘艳》收他的《塞鸿秋》（《题情》）一套。

（六十）谷子敬　《续录鬼簿》云："金陵人，枢密院掾史。洪武初，戍源时。明《周易》，通医道，口才捷利。乐府隐语，盛行于

世。蒙下堂而伤一足，终身有忧色。乃作《耍孩儿》乐府十四煞以寓其意，极为工巧。"《摘艳》所收子敬曲，仅三套：《集贤宾》(《闺情》)、《端正好》(《早朝》)及《醉花阴》(《豪侠》)，未收《耍孩儿》乐府。

(六十一)贾仲明　《续录鬼簿》云："山东人，天性明敏，博究群书。善吟咏，尤精于乐章隐语。尝侍文皇帝于燕邸，甚宠爱之。每有宴会应制之作，无不称赏。公丰神秀拔，衣冠济楚，量度汪洋。天下名士大夫，咸与之相交。自号云水散人。所作传奇乐府极多。骈丽工巧，有非他人之所及者。一时侪辈，率多拱手敬服以事之。后徙居兰陵。因而家焉。所著有《云水遗音》等集，行于世。"《摘艳》所收仲明曲只《醉花阴》(《元夜》)一套而已。

(六十二)陈克明　见《太和正音谱》。和唐以初、贾仲明们当是同辈。《摘艳》收他的《粉蝶儿》(《怨别》)一套。

(六十三)太原宁斋老人　当即作南曲之宁斋。也许也便是宁献王朱权。《摘艳》收《集贤宾》(《中秋》)、《一枝花》(《美人》)及《醉花阴》(《元夜》)等三套。

(六十四)涵虚子　即作《太和正音谱》之宁献王朱权。宁斋老人也许也是他的另一个别号。《摘艳》收涵虚子的散曲一套：《步步娇》(《乐道》)。

(六十五)恒轩老人　疑也是王室中人。《摘艳》收他的《赏花时》(《春景题情》)一套。

(六十六)诚斋　即周宪王朱有燉。他在曲坛上最有幸运；散曲集《诚斋乐府》固完全存在(有原刊本，长洲吴氏藏，近卢氏饮虹簃有翻刻本)，即杂剧三十一本，也不曾阙少了一本(长洲吴氏及北平图书馆藏。《奢摩他室曲丛》翻印过二十多种)。在当

时，诚斋的曲子流行最广。故诗人有“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语。《摘艳》选他的套数八篇(《雍熙乐府》收诚斋的杂剧及散曲最多)。

(六十七)黎阳王太傅　即王越，已见前，《摘艳》收他的北小令凡四首：《沈醉东风》(《乐闲》)二首，又《朝天子》(《叹世》)二首。

(六十八)陈大声　在北曲里，大声也是明代的一位大家。《摘艳》收他的散曲至十五套之多。

(六十九)王舜耕　名田，济南人，号西楼。因和亦号西楼之王磐(高邮人)往往相浑淆。《摘艳》收舜耕《一枝花》(《咏惜花春起早》)一套。

(七十)吕景儒　《摘艳》收他的《哨遍》(《庄子叹骷髅》)一套。

(七十一)丘汝成　《摘艳》收他的散曲凡四套：《点绛唇》二套(《四时行乐》及《咏三分》)，《一枝花》(《上武职》)及《端正好》(《上太师》)各一套。

(七十二)丘汝晦　疑是丘汝成的兄弟辈。《摘艳》收他的散曲《点绛唇》(《月下听琴》)一套。

(七十三)曹孟修　《摘艳》收他的《青衲袄》(《祝赞》)及《醉花阴》(《元宵》)二套。

(七十四)臧用和　《摘艳》收他的《醉花阴》(《平定安南》)一套。

(七十五)史直夫　《摘艳》收他的《端正好》(《题情》)一套。

(七十六)侯正夫　《摘艳》收他的《一枝花》(《间阻》)一套。

(七十七)耿子良　《摘艳》收他的《醉花阴》(《秋思》)一套。

(七十八)胡以正　《摘艳》收他的《粉蝶儿》(《端阳》)一套。

(七十九)段星之　《摘艳》收他的《醉花阴》(《偷期》)一套。

(八十)瞽者刘百亭　《摘艳》收他的《西双合歌调》(《闺情》)一套。

(八十一)徐知府　未详其名。《摘艳》收他的《风入松》(《题西山景》)一套。

(八十二)吴江张氏　当即《摘艳》的编者张禄他自己。共收《沈醉东风》(《春晚》)小令一首,又《新水令》(《翻集菖蒲歌》)一套。

(八十三)皇明张氏　疑亦即张禄。收《青衲袄》(《偷期》)一套。

其余《摘艳》所收的小令和散套,都是无名氏之作。

参考书目:

(一)钱南扬　宋元南戏考

(二)钱南扬　宋元南戏百一录

(三)赵景深　宋元戏文本事

(四)陆侃如、冯沅君　南戏拾遗

(五)郑振铎　古剧钩沈(未刊)

(六)永乐大典目录

(七)徐渭　南词叙录

(八)山堂肆考

(九)冯梦龙　情史

(十)洪楩　清平山堂话本

(十一)冯梦龙　古今小说

(十二)郭勋　雍熙乐府

(十三)三径草堂　新编南九宫词

(十四)周之标　吴歈萃雅

(十五)旧编南九宫谱

(十六)南词定律

(十七)九宫正始

(十八)南北九宫大成谱

(十九)晋书

(二十)世说新语

(二十一)干宝　搜神记

(二十二)群音类选(孔德学校藏残本)

(二十三)锺嗣成　录鬼簿

(二十四)续录鬼簿

(二十五)太和正音谱

(二十六)元曲选

(二十七)古名家杂剧选

(二十八)古今杂剧选(北平图书馆藏残本)

(二十九)顾曲斋所刊元曲

(三十)古今名剧柳枝集、酹江集

(三十一)大雅堂杂剧

(三十二)盛明杂剧

(三十三)杂剧新编

(三十四)南词韵选

(三十五)南北宫词纪

(三十六)盛世新声(周氏藏)

(三十七)词林白雪

(三十八)阳春白雪

(三十九)太平乐府

(四十)乐府群玉

(四十一)乐府新声

(四十二)中原音韵

(四十三)啸余谱

(四十四)北词广正谱

(四十五)读曲丛刊

(四十六)重订曲苑

(四十七)六十种曲

(四十八)世界文库

(四十九)曲谱大成(钞本,西谛藏十三册)

(五十)南九宫谱

(五十一)南词新谱

(五十二)散曲丛刊

(五十三)残唐五代传

(五十四)本事诗

(五十五)元史

(五十六)新元史

(五十七)明史

(五十八)元明杂剧二十七种

(五十九)奢摩他室曲丛

(六十)清人杂剧二集

(六十一)饮虹簃所刻散曲

(六十二)元刊杂剧三十种

(六十三)也是园书目

(六十四)元人散曲三种

(六十五)尧山堂外纪

(六十六)词谑

(六十七)元诗选

(六十八)元词纪事

(六十九)列朝诗集

(七十)明诗综

(七十一)明诗纪事

(七十二)吴梅　顾曲麈谈其他曲话等不具载。

附录一　《词林摘艳》引剧目录及作者姓氏索引

(一)戏文。

无名氏《下江南戏文》

　　黄钟画眉序　赏元宵　"元宵景堪题"（乙）

无名氏《玩江楼戏文》

　　双调夜行舡序　游春　"花底黄鹂"（乙）

无名氏《拜月亭》

　　二郎神慢　"拜星月"（乙）

无名氏《南西厢记》

　　聚八仙　"巴到西厢"（乙）

　　黄钟绛都春　夜月听琴　"团团皎皎"（乙）

　　梁州亭　"三百六十先贤留下"（乙）

无名氏《王祥戏文》

　　昼锦堂　"夏日炎炎"（乙）

(二)杂剧。

元王实甫《丽春堂》

　　五供养　"觑了这穷客程，旧行装"（戊）

元王实甫《贩茶船杂剧》

粉蝶儿 “这些时浪静风恬” （丙）

元王实甫《王彩云丝竹芙蓉亭》

点绛唇 “天霁云开” （丁）

元白仁甫《梧桐雨》

粉蝶儿 “天淡云闲” （丙）

端正好 “自从俺幸西蜀还京兆” （辛）

元白仁甫《流红叶杂剧》

端正好 “我恰才秋香亭上正欢浓” （辛）

元白仁甫《李克用箭射双雕杂剧》

粉蝶儿 “赛社处人齐” （丙）

元马东篱《汉宫秋杂剧》

粉蝶儿 “宝殿凉生” （丙）

新水令 “锦貂裘生改尽汉宫妆” （戊）

元高文秀《谒鲁肃传奇》二折

一枝花 “苍天老后生” （己）

元费唐臣《风雪贬黄州杂剧》

点绛唇 “十载寒窗” （丁）

元李直夫《虎头牌杂剧》

五供养 “愁沈沈恨绵绵” （戊）

元李取进《栾巴噀酒》

新水令 “五更朝马聚宫门” （戊）

一枝花 “茜红袍锦压襕” （己）

元石子章《秋夜竹窗雨杂剧》第一折

点绛唇 “红雨纷纷” （丁）

元赵明远《范蠡归湖杂剧》第四折

新水令　“越王台无道似摘星楼”（戊）

元鲍吉甫《秦少游杂剧》

新水令　“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戊）

端正好　“支楞的断了冰弦”（辛）

元金志甫《追韩信杂剧》

新水令　“恨天涯流落客孤寒”（戊）

元郑德辉《翰林风月杂剧》第一折

点绛唇　“书丧秦嬴”（丁）

元郑德辉《倩女离魂杂剧》

斗鹌鹑　“人去阳台”（癸）

粉蝶儿　（第三折）“执手临岐”（丙）

醉花阴　（第四折）“行李萧萧倦修整”（壬）

元宫大用《范张鸡黍》

一枝花　“天不生仲尼”（己）

集贤宾　“二十年死生交同志友”（庚）

元宫大用《七里滩传奇》

斗鹌鹑　“蓑笠做交游”（癸）

元乔梦符《两世姻缘传奇》

斗鹌鹑　“翡翠窗纱”（癸）

集贤宾　“隔纱窗日高花弄影”（庚）

皇明刘东生《月下老问世间配偶杂剧》

点绛唇　“花信风微”（丁）

端正好　“青霭霭柳阴浓”（辛）

新水令　（第四折）“翠帘深护小房栊”（戊）

皇明贾仲名《度金童玉女传奇》

八声甘州　（第一折）“花遮翠拥”（丁）

集贤宾 （第三折）“黄梅细丝江上雨”（庚）

一枝花 “花溪音乐喧”（己）

无名氏《气英布杂剧》

醉花阴 “楚汉争锋竞寰宇”（壬）

《风云会杂剧》

端正好 “水晶宫绞绡帐”（辛）

《鸳鸯冢杂剧》

醉花阴 “行色匆匆易伤感”（壬）（按此是曾瑞卿的散套，非杂剧。）

醉花阴 “羞对莺花绿窗掩”（壬）

一枝花 “柳拖烟翡翠柔”（己）

《抱妆盒传奇》

一枝花 “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己）

新水令 “后宫中推勘女娇姿”（戊）

《货郎担杂剧》

九转货郎儿 “也不唱韩元帅偷营劫寨”（辛）

《苏武还乡杂剧》

粉蝶儿 “羊角风踅地踅天”（丙）

《杜鹃啼传奇》第一折

点绛唇 “杨柳丝柔”（丁）

《秋夜云窗梦杂剧》

点绛唇 （第一折）“骄马吟鞭”（丁）

粉蝶儿 （第三折）“皓月澄澄”（丙）

《马践杨妃杂剧》

端正好 “传将令马休行”（辛）

《汉臣归庄杂剧》

端正好　“一班儿扶社稷众公卿”（辛）

《诗酒玩江楼》

集贤宾　“家住在碧澄澄绿杨官渡口”（庚）

《彩楼记》

合笙　“喜得功名遂”（癸）（按此是南曲，即《吕蒙正风雪破窑记》里的一出。）

（三）南曲。

宋欧阳公小令

阮郎归　春游　“南园春畔踏青时”（甲）

宋赵德麟小令

清平乐　春游　“春风依旧”（甲）

宋康伯可小令

荷叶铺水面　春游　“春光艳冶”（甲）

皇明王伯成小令（此二字似应作“元”，岂明代别有一王伯成耶。）

春从天上来　闺怨　“巡官算我”（甲）

元赵天锡小令

风入松　忆旧　“怨东风不到小窗纱”

“唤丫鬟休买小桃花”

“记前日席上泛流霞”

“忆刘郎当日到仙苑”（甲）

元李邦祐小令

转调淘金令　思情　“花衢柳陌”

“当初共他”

“初相见时”

“魂劳梦穰”（甲）

元杲元启小令

香罗带　四季题情　“东江去意切”

“纱厨慢自设”

“砧声捣夜月”

“朔风太凛冽”（甲）

皇明崔子一小令

锦法经　闺情　“身又慵心又慵”

“云万重山万重”

“恩正浓情正浓”

“音未通信未通”（甲）

皇明张善夫小令

月中花　丽情　“更深静悄”

“勤儿推磨”

“疏狂忒煞”

“花街柳市”（甲）

黎阳王太傅小令

黄莺儿　闲适　“唱一回罗哩罗”（甲）

皇明陈大声

清平乐　春游　“长条新旧”（甲）

阮郎归　春游　“夕阳楼上梦回时”（甲）

陈大声

驻云飞　闺丽　“静掩重门”

“杏脸桃腮”

“闷倚栏杆”

“锦瑟凄凉”（甲）

南吕香遍满　春情　“因他消瘦”（乙）

一封书　春景　“池水泮乍暖”（乙）

一封书　　　秋景　“惊一叶坠井”（乙）

一封书　　　冬景　“朔风劲透幕”（乙）

画眉序　　　元夜　“花月满春城”（乙）

宁斋

商调绣带儿　祝赞　“乾坤定民生遂养”（乙）

皇明包应龙小令

柳摇金　忆别　“雕盘香霭”

“从他别去”

“闻知你在科场及第”

“灵禽报喜”（甲）

皇明臧中允

番马舞秋风　美色　“杏脸桃腮”（甲）

无名氏小令

二犯柳摇金　春游　“韶光明媚”（甲）

摊破金字令　秋思　“红妆艳质”（甲）

又　　　　　春游　“良辰美景”（甲）

两头南　闺情　“冠儿不戴懒梳妆”（甲）

番马舞秋风　咏美色　“百媚千娇”（甲）

番马舞秋风　闺情　“暗想多情”(甲)

番马舞秋风　又　　“坐想行思”（甲）

销金帐　题情　“三更漏转”（甲）

秋风红叶儿　闺怨　“泪湿残妆面”

“露湿绫波袜”

“泪湿芙蓉面”

“泪湿罗衫袖”（甲）

二犯江儿水　闺怨　“闷把帏屏来靠”

“懊恨薄情轻弃”

“常记的当初相聚”

“羞把菱花来照”（甲）

四块金　忆别　“前生想咱”

“情书到日”

“恩多怨多”

“刘伶好酒”（甲）

朝天歌　闺情　“灯昏烛暗”

“蛾眉恨淡”

“甜言啜赚”

“高天须鉴”（甲）

对美人　思情　“青铜镜儿”

“鲛绡帕儿”

“销金帐儿”

“花笺上字儿”（甲）

八宝妆　闺情拜月亭　“黄昏闷转添”

“纱窗皓月穿”

“开窗是春时”

“铜壶漏转”（甲）

罗江怨　闺情　四梦八空　“恹恹病渐浓”

“伊西我在东”

“恩情逐晚风”

“惺惺似蒙懂”（甲）

驻云飞　闺丽　“门掩黄昏”

“梦断阳台”

“懒上妆楼”

"数尽归鸦" (甲)

水红花　忆旧　"弓鞋袜小步难行"
"兀良一黛远山青"
"忆昔歌舞宴楼台"
"吟题诗句那才能" (甲)

普天乐　四季阅世　"到春来垂阳锁"
"夏日长炎天似火"
"到秋来金风播"
"到冬来雪花大" (甲)

象牙床　丽情　"为才郎不茶不饭"
"问才郎连宵不见"
"被才郎百般寒贱"
"共才郎同谐连理" (甲)

两头蛮　四季闺怨　"堪怜堪爱"
"交我愁肠"
"多病多愁"
"声说不的" (甲)

喜梧桐　四季闺怨　"春来景色娇"
"炎天似火烧"
"梧桐一叶凋"
"窗外雪乱飘" (甲)

一江风　丽情　"步苍苔月下深深拜"
"整金钗睡醒无聊奈"
"绣罗鞋浅露在帘儿外"
"女裙钗举止多娇态" (甲)

美樱桃　闺情　"懒梳懒整乌云鬓"

"懒修懒写平安字"

"懒行懒出门儿外"

"懒描懒把眉儿画" (甲)

马鞍儿　丽情　"雁儿雁儿则在天边厢叫"

"月儿月儿则在天边厢照"

"见他见他则在床儿前跪"

"桂英桂英说来的誓" (甲)

锁南枝　春愿　"同心带连理枝" (甲)

无名氏(套数)

越调山桃红　题情　"暗思金屋配合春娇" (乙)

商调二郎神慢　秋怀　"从别后正七夕" (乙)

黄钟画眉序　元夜　"盛世乐升平" (乙)

南吕挂真儿　闺情　"鸾凤同聘" (乙)

双调青衲袄　咏金台八景　"圣明君过禹汤" (乙)

南吕八声甘州　四季闺情　"眠思梦想" (乙)

商调字字锦　四季闺情　"群芳绽锦薛" (乙)

美中美　晚景思情　"日坠西" (乙)

金落索　题情　"春来丽日长" (乙) (按此是《诈妮子调风月》中一套。)

一封书　纳凉　"人皆畏夏日" (乙)

侍香金童　寄别　"情寄小词中" (乙)

佳人捧玉盘　忆别　"自沈吟" (乙)

望吾乡　四景　"烂熳春光" (乙)

春云怨　悔误　"暗想娇质" (乙)

山坡里羊　晚景　"落夕昏鸦成阵" (乙)

好事近　思情　"风月两无功" (乙)

月儿高　送别　“谩折长亭柳”（乙）

锦亭乐　渔隐　“富春山子陵居”（乙）

步步娇　怨别　“暗想当年”（乙）

绣停针　题丹桂　“荡起商飙”（乙）

商调三十腔　祝寿兼生子　“喜遇吉日”（乙）

商调绣带儿　拟十样锦　“幽窗下”（乙）

香遍满　四季闺情　“紫陌红径”（乙）

伊州三台令　怨别　“思量你好辜恩”（乙）

恨更长　忆别　“这闷怀和谁论”（乙）

好事近　赏春　“东野翠烟消”（乙）

瓦盆儿　闺情　“教人对景无言”（乙）

商调金落索　应制　“河清海晏然”（乙）

春云怨　金台景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乙）

雁过声　纳凉　“赤帝当权耀太虚”（乙）（按此是《唐伯亨因祸致福》中曲。）

二郎神　七夕　“炎光榭”（乙）（按此是《乐昌公主》中曲。）

贺新郎　端阳　“雨歇梅天”（乙）（按此亦是《乐昌公主》中曲。）

画眉序　西湖　“湖景画难摹”（乙）

好事近　春赏　“和气斗回杓”（乙）

山桃红　“大明一统锦华夷”（乙）

忒忒令　四季　“柳摇金夭桃破蕊”（乙）

好事近　四季　“天气暖如春”（乙）

南吕金索挂梧桐　春景　“残红水上飘”（乙）

商调恨更长　端午　“夏日长”（乙）

(四)北曲。

元关汉卿

古调石榴花　怨别　“颠狂柳絮”（丙）

元关汉卿散套

新水令　题情　“玉骢丝鞚锦鞍鞯’（戊）

元王元鼎散套

河西后庭花　“走将来涎涎澄澄冷眼儿睃”（庚）

元王和卿散套

大石调蓦山溪　闺情　“冬天易晚又早黄昏后”（壬）

元王伯成

仙吕点绛唇　十美人赏月　“为照芳妍”（丁）

元王伯成

新水令　感怀　“四时湖水镜无瑕”（戊）

王伯成

新水令　悔悟　“十年无梦到京师”（戊）

元王伯成

端正好　唐明皇幸蜀　“正团圆成孤另”（辛）

皇明王伯成

斗鹌鹑　春游　“酒力禁持”（癸）

元吴昌龄散套

正宫端正好　美妓　“墨点柳眉新”（辛）

元贯酸斋

一枝花　丽情　“银杏叶凋零鸭脚黄”（己）

元贯酸斋

斗鹌鹑　忆别　“良友曾题”（癸）

元贯石屏

节节高　隐逸　“我向这水边林下”（丁）

元李罗御史散套

一枝花　辞官　“懒簪獬豸冠”（己）

元童童学士

斗鹌鹑　闲庭　“鹤背乘风”（癸）

元马致远

夜行船　秋兴　“百岁光阴一梦蝶”（戊）

元杜善夫

集贤宾　七夕　“暑才消大火即渐西”（庚）

李文蔚

新水令　闺情　“一帘飞絮滚风团”（戊）

元李致远

粉蝶儿　拟渊明　“归去来兮”（丙）

李好古

新水令　闺怨　“落红满地暮春天”（戊）

元李邦基散套

越调斗鹌鹑　寄别　“百岁光阴”（癸）

元李子昌

南北一簇梅　引子四季　“芳草长亭露带沙”（辛）

李爱山

集贤宾　春日伤别　“牡丹亭日长帘半卷”（庚）

元庾吉甫散套

商角调定风波　思情　“迤逦秋来到”（庚）

元商政叔散套

新水令　闺怨十段锦　“彩云声断紫鸾箫”（戊）

元赵明道散套

斗鹌鹑　题情　“燕燕莺莺”（癸）

元马昂夫

端正好　闺情　“小庭幽重门静”（辛）

元里西瑛小令

凉亭乐　叹世　“金乌玉兔走如梭”

“迅速光阴过隙驹”（甲）

元马九皋

端正好　高隐　“访知音习酬和”（辛）

元侯正卿

风入松　秋思　“暮云楼阁景消疏”（按《北宫词纪》作高政叔撰）

元宋方壶

醉花阴　赶苏卿　“雪浪银涛大江迴”（壬）

元宋方壶

斗鹌鹑　踏青　“蝶使双双”（癸）

元天门山胡用和散套

中吕粉蝶儿　题金陵景　“万里翱翔”（丙）

元胡用和散套

一枝花　隐居　“左右依两壁山”（己）

孙季昌

点绛唇　集赤壁赋　“万里长江”（丁）

元孙季昌

粉蝶儿　怨别　“锦帐罗帏”（丙）

孙季昌

端正好　集杂剧名　“鸳鸯被半床闲”（辛）

元赵彦辉

点绛唇　席上咏妓　“万种妖娆”（丁）

元赵彦辉

点绛唇　省悟　“万种闲愁”（丁）

元徐甜斋

朝天子　手帕　“酒痕泪痕”（甲）

元郑德辉

端正好　宫词　“哓珊珊琪树荡灵风”（辛）

元乔梦符

集贤宾　赠别　“恨青青画楼东畔柳”（庚）

元曾瑞卿散套

端正好　自序　“一枕梦魂惊”（辛）

元周仲彬

新水令　思忆　“落红风里不闻声”（戊）

元张碧山

锦上花　春游　“燕语莺啼”（戊）

吕止庵

集贤宾　叹世　“叹浮生有如一梦里”（庚）

范子安

新水令　乐道　“老来方知幼时非”（戊）

元沈和甫

赏花时　潇湘八景　“休说功名皆是浪语”（丁）

元高栻

集贤宾　怨别　“倚帏屏数声长叹”（庚）

元方伯成

端正好　忆别　“柳飞绵花飘瓣”（辛）

元葛石斧(按即贯酸斋)

粉蝶儿　钱唐湖景　“描不上小扇轻罗”（丙）

元杨景贤

粉蝶儿　题情　“这些时意懒心慵”（丙）

王廷秀

粉蝶儿　怨别　“银烛高烧”（丙）

元大都歌妓王氏散套

粉蝶儿　寄情人　“江景萧疏”（丙）

教坊曹氏

沁园春　冬至　“瑞霭祥云环禁闱”（丙）

元梨园黑老西

粉蝶儿　身中州韵　“从东陇风动松呼”（丙）

元杲元启

殿前欢　梅花　“月如芽”（甲）

元杲元启

殿前欢　自乐　“自由仙对西风”

“自由仙据胡床”（甲）

元张小山小令

清江引　秋思　“自从玉关人去也”（甲

张小山

一半儿　逸兴　“海棠香雨污吟袍”

春妆　“自将杨柳品题人”（甲）

张小山

粉蝶儿　春思　“花落春归”（丙）

元张小山

点绛唇　翻归去来辞　“归去来兮”（丁）

元张小山散套

一枝花　春景　“衮香绵柳絮轻”　（己）

前人

一枝花　夜景　“蔷薇满院香”　（己）

前人

一枝花　秋景　“金风凋杨柳衰”　（己）

前人

一枝花　冬景　“青山失翠微”　（己）

元周德清

朝天子　书所见　“鬓鸦脸霞”　（甲）

元周德清

朝天子　秋夜客怀　“月光桂香”　（甲）

元周德清

满庭芳　张俊　“谎渊略广”　（甲）

元周德清

满庭芳　误国秦桧　“官居极品”　（甲）

元周德清小令

满庭芳　看岳王传　“披文握武”

元周德清

满庭芳　韩世忠　“安危属君”

元刘廷信

醉太平　忆旧　“泥金小简”①

“茶烹凤爪”

“利名场事冗”

“相携道童”

---

① 以下《醉太平》二十六阕或仅以首阕“泥金小简”为刘氏作，余均归之无名氏。

“葫芦酒钟”

“烧丹炼汞”

“飘飘朔风”

“我痴呆懵懂”

“幽兰种种”

“嫩蔓菁做齑”

“访尧峰禹穴”

“咱心里哽咽”

“急烹番蒯彻”

“拄着杖脊缺”

“老没了气血”

“问何方老者到此”

“颜子瓢挂者”

“怕夜冠束缚”

“近三叉道北”

“南华经看彻”

“吃了些无忧愁”

“一个官封在翰林”

“怕的是晚夕”

“书囊绣篋”

“扶头酒过”

“别离半日”（甲）

元刘廷信

塞鸿秋 悔悟 “苏卿写下金山恨”

“蘸钢锹难用”

“淡蒙蒙斜月上纱窗上”

“水晶帘卷蔷薇院” （甲）

元刘廷信

醉太平　走苏卿　“聪明的志高”①

“好睡的丢与他个枕头”

“花阴下管弦”

“寻葫芦锯瓢”

“莲花落易学”

“休问我咬嚼”

“为是么下番的恁早”

“王魁做了状元”

“夜将阑”

“阻莺俦燕侣”

元刘廷信

寨儿令　戒漂荡　“撅丁威凛凛”

“没算当不斟量”

“双蚰蜗两头蛇”

“沈点点冷丁丁”

“搭扶定推磨杆”

“身子纤话儿甜”

“初见咱话儿搀”

“拖汉精陷人坑”

“呆小姐悔难迭”

“情意牵使嫌钱”

“掂折了玉簪”

① 以下《醉太平》十阕或仅以首阕为刘氏作，余均归之无名氏。下《寨儿令》等均同。

“知你下手迟”
“闷懊恼自度量”
“夜未央步回廊”
“良夜深漏初沈” （甲）

元刘廷信

朝天子　赴约　“夜深深静悄”

元刘廷信

水仙花　相思　“秋风飒飒撼苍梧”
“虾须帘控紫铜钩”
“恨重叠重叠恨”
“瘦伶仃伶仃瘦”
“写闲愁闲愁写”
“藕丝儿缚虎是难缚”
“淫心儿逼绰的无些贪” （甲）

元刘廷信

折桂令　忆别　“想离别怎捱今宵”
“想人生最苦离别”
“想人生最苦离别”
“想人生最苦离别”
“想人生最苦离别”
“想人生最苦离别”
“想人生最苦离别”
“想人生最苦离别”
“想人生最苦离别”
“想人生最苦离别”
“想人生最苦离别”

"倚篷窗无语嗟呀"

"这离愁半霎儿难瞒"

"护吾庐绿树扶疏"

"想人生最苦离别"（甲）

元刘廷信

粉蝶儿 美色 "笑脸含春"（丙）

元刘廷信散套

夜行舡 青楼咏妓 "新梦青楼一操琴"（戊）

元刘廷信散套

新水令 春恨 "枕痕一线印香腮"（戊）

元刘廷信散套

一枝花 春日送别 "丝丝杨柳风"（己）

元刘廷信

南吕占春魁即一枝花 秋景怨别 "金风送晚凉"（己）

前人

一枝花 送别 "风台宝鉴分"（己）

元刘廷信

端正好 金钱问卜 "香尘暗翠帏"（辛）

元兰楚芳

折桂令 相思 "可怜人病里残春"

"对妆奁倦拂香尘"

"心儿疼胜似刀剜"

"柳青娘多少尴尬"

"被东风老尽天台"

"问风流籍上编谁"

"怕相思弄假成真"

“恨芙蓉帐冷春宵”

“近别离怎地睚波”

“想人生最苦离别”

“芰荷香新雨池塘”

“断魂属残梦拘铃”

“支楞争弦断休弹”

元兰楚芳

雁儿落　相思　“丹枫叶上诗”

“蛾眉镇日颦”

四块玉　风情　“斤两儿飘”

“村事事村”

“意思儿真”

“双渐贫冯魁富”（甲）

骂玉郎　“一杯别酒长亭畔”

感皇恩　“俺正是娇凤雏鸾”

采茶歌　“离愁有百十般烦恼”

骂玉郎　“兰堂失却风流伴”

感皇恩　“口则说应举求官”

采茶歌　“阳台上路盘桓”

沈醉东风　“金机响空闻玉梭”

元兰楚芳散套

粉蝶儿　赠妓　“骄马金鞭”（丙）

元兰楚芳

粉蝶儿　思情　“他生得如月如花”（丙）

元兰楚芳散套

黄钟愿成双　春思　“春初透花正结”（壬）

诚斋散套

粉蝶儿　悔悟　“殢雨尤云”　(丙)

诚斋

点绛唇　风情　“娇艳名娃”　(丁)

皇明诚斋

一枝花　上文臣　“官居八辅臣”　(己)

皇明诚斋散套

一枝花　将相　“心怀雨露恩”　(己)　(按《北宫词纪》作汤式撰。)

皇明诚斋

集贤宾　讥飘荡　“二十年到今无信息”　(庚)

诚斋散套

醉花阴　赏月　“万紫千红绽芳苑”　(壬)　(按此是《诚斋杂剧·牡丹品》第三折的曲词，误入于此。)

诚斋散套

醉花阴　雪中畋猎　“宝殿珠楼玉花糁”(壬)

诚斋散套

醉花阴　四季行乐　“画角声催春早”　(壬)

皇明黎阳王太傅小令

北沈醉东风　乐闲　“穿一领粗粗布袍”

“八句诗吟穷了贾岛”　(甲)

皇明黎阳王太傅小令

朝天子　叹世　“良田万顷”

“烧萝蔔换茶”　(甲)

皇明唐以初小令

蟾宫曲　淮阴十咏：

长堤烟柳“曲龙腰烟柳长堤”

西湖网舡“碧澄澄万顷沧波”

谯楼鼓角“冠淮城一雉高飞”

满浦月华“夜将阑谯鼓初更”

刘伶仙台“饮中仙昼夜昏昏”

范张古庙“古祠堂淮楚城连”

韩信荒城“钓淮阴计拙无为”

徐积书院“拂晴云松柏苍苍”

淮水潮声“海门秋月上生潮”

钵池山境“碧桃花开遍春山”（甲）

唐以初

小桃红　咏鞋印　“一钩香践落花尘”

闻箫　“一声吹下彩云轻”

咏雪　“六丁拔剑舞天风”

蔷薇院对酒　“水晶帘篏玉钩垂”（甲）

皇明唐以初小令

凌波仙　春游　“东村饮罢复西村”（甲）

皇明唐以初

粉蝶儿　闺怨　“花落春愁”（丙）

皇明唐以初散套

点绛唇　美丽　“漏尽铜龙”（丁）（按《北宫词纪》作元于伯渊撰。）

皇明唐以初散套

一枝花　赠歌者润卿　“月明沧海珠”（己）

皇明唐以初

醉花阴　闺情　“鸳鸯浦莲开并蒂长”（壬）（按《北宫词

纪》作元荆干臣撰。)

元张鸣善小令

普天乐　咏世　“洛阳花”（甲）

皇明张鸣善

水仙子　富乐　“草堂中无事小神仙”（甲）

皇明张鸣善

粉蝶儿　思情　“雾鬓云鬟”（丙）

皇明张鸣善

金蕉叶　怨别　“讲燕赵风流莫比”（癸）

皇明太原宁斋散套

集贤宾　中秋　“剔团圞月明天似洗”（庚）（按《北宫词纪》作贾如晦撰。)

宁斋老人

一枝花　题美人　“不禁愁杨柳眉”（已）

皇明宁斋

醉花阴　元夜　“春意融和凤城里”（壬）

涵虚子

步步娇　乐道　“绿水青山”（戊）

皇明恒轩老人散套

赏花时　春景题情　“淑气融融柳吐烟”（丁）

皇明陈大声散套

粉蝶儿　闺情　“三弄梅花”（丙）（北曲）

皇明陈大声

村里迓鼓　午日竞渡　“淮水上彩舟无数”（丁，

皇明陈大声

村里迓鼓　元夕　“正值着太平时序”（丁）

陈大声

　　夜行舡　西湖　“花柳乡中自在仙”（戊）（按《北宫词纪》作汤式撰。）

皇明陈大声散套

　　一枝花　元夜　“皇都锦绣城”（己）

陈大声

　　新水令　闺情　“碧桃花外一声钟”（戊）

陈大声

　　一枝花　秋兴　“天空碧水澄”（己）

皇明陈大声散套

　　集贤宾　秋怀代人作　“忆吹箫玉人何处也”（庚）

皇明陈大声

　　集贤宾　中秋　“敞南楼夜深帘半卷”（庚）

陈大声

　　集贤宾　代友人吕景儒有怀　“琐窗寒井梧秋到早”（庚）

皇明陈大声

　　醉花阴　行乐　“杨柳横塘淡烟锁”（壬）

皇明陈大声散套

　　醉花阴　秋怀代人作　“窗外芭蕉战秋雨”（壬）

皇明陈大声

　　醉花阴　复欢　“破镜重圆带重结”（壬）

皇明陈大声

　　斗鹌鹑　咏金陵　“帝业南都”（癸）

皇明陈大声

　　斗鹌鹑　讥子弟　“往常时伴了些珠履琼簪”（癸）

皇明吕景儒散套

哨遍　庄子叹骷髅　“守道穷经度日”（丙）

皇明王舜耕散套

一枝花　咏惜花春起早　“花间杜宇啼”（己）（按《北宫词纪》作元高文秀撰。）

皇明王文举

醉花阴　赴苏卿　“短棹轻帆下江水”（壬）

丘汝成

点绛唇　四时行乐　“三月韶光”（丁）

皇明丘汝成

点绛唇　咏三分　“秦失邦基”（丁）

皇明丘汝成散套

一枝花　上武职　“擎天架海梁”（己）

皇明丘汝成

端正好　上太师　“享富贵受皇恩”（辛）

皇明丘汝晦散套

点绛唇　月下听琴　“月朗风清”（丁）

皇明王子一

粉蝶儿　十面　“创立秦都”（丙）

王子一

粉蝶儿　八仙庆寿　“山势崔巍”（丙）

皇明王子一

新水令　纪梦　“凤台无伴品鸾箫”（戊）（按《北宫词纪》作汤式撰。）

皇明王子一散套

商调　集贤宾　悔悟　“莺花寨近来谁战讨”（庚）（按《北宫词纪》作汤式撰。）

皇明王子章

端正好　题情　“醉墨写乌丝”（辛）

皇明王子安

四块玉　闺情　“信物存情词在”（己）（按《北宫词纪》作元王实甫撰。）

皇明汤舜民

塞鸿秋　题情　“想多情伤怀抱”（辛）

皇明刘东生

醉花阴　秋景　“玉宇金风送残暑”（壬）（按此是刘东生杂剧《月下老问世间配偶》第三折。）

谷子敬

集贤宾　闺情　“猛听的透帘栊卖花声唤起”（庚）

皇明谷子敬

端正好　早朝　“一声莺报上林春”（辛）（按《北宫词纪》作汤式撰。）

皇明谷子敬

醉花阴　豪侠　“殢酒簪花异乡客”（壬）

皇明贾仲明散套

醉花阴　元夜　“国祚风和太平了”（壬）

杨彦华

粉蝶儿　怨别　“一点情牵”（丙）

杨彦华

夜行舡　怨别　“和气春风满面郎”（戊）

杨景言

二郎神　怨别　“景消索迤逦秋光渐老”（庚）

皇明曹孟修

青衲袄　祝赞　“混元初生太极”（己）

皇明曹孟修

醉花阴　元宵　“锦绣花灯半空挑”（壬）

皇明臧用和

醉花阴　平定安南　“大将平南命征讨”（壬）

皇明史直夫

端正好　题情　“花下燕莺期”（辛）

皇明侯正夫

一枝花　间阻　“风吹散楚岫云”（己）（按《北宫词纪》作元徐子方撰。）

皇明耿子良

醉花阴　秋思　“凉夜恹恹露华冷”（壬）（按《乐府新声》作元侯正卿撰。）

皇明陈克明

粉蝶儿　怨别　“画阁消疏”（丙）

胡以正

粉蝶儿　端阳　“殿阁生凉”（丙）

皇明段星之

醉花阴　偷期　“宝髻高盘凤钗插”（壬）

瞽者刘百亭

西双合歌调　闺情　“柳底风微”（戊）

皇明徐知府散套

双调风入松　题西山景　“燕山行胜出皇都”（戊）

吴江张氏

沈醉东风　春晚　“寂寞窗前月色”（甲）

张禄（吴江张氏）

新水令　翻集菖蒲歌　“有石奇峭本天成”（戊）

皇明张氏

青衲袄　偷期　“蹙金莲双凤头”（己）

无名氏(小令)

醉扶归　秃指甲　“十指如枯笋”（甲）

殿前欢　醉归　“醉归来”（甲）

河西六娘子　夏景席终用　“锦重重荷花开映池塘”

“画舡儿撑入在柳阴凉”（甲）

甘草子　夏景　“熏风荡”

“芭蓬下”（甲）

梁州　题情　“每日朝朝为你忧”（甲）

大德歌　春情　“春日赏花开”（甲）

大德歌　题情　“他去了许多时”（甲）

梁州　“拈起东来望了西”

“巴得到黄昏祷告天”（甲）

竹枝歌带侧砖儿　“负德辜恩王学士”（甲）

十棒鼓　“门儿外帘儿前雪儿又纷纷下”（甲）

鱼游春水　闺情　“你又青春咱又少年”（甲）

梁州　春景　“春风花草满院香”

“画角悠悠又黄昏”（甲）

河西六娘子　美色　“锦被儿斜搭着枕头儿上挨”（甲）

鱼游春水　闺怨　“呀的把角门儿关”（甲）

普天乐　别友　“浙江秋”（甲）

普天乐　“美甘甘好姻缘”

“连理树带根掘”

“心坎上已成灰”

“生摘下凤凰心”

“玉树凤凰栖”

“不茶不饭怎存活”

“两三日不来家”

“一天愁何时彻”

“老证候正遭逢”

“呀的雁儿来”

“木犀风梧桐月”

“五花骢千金夜”

“愁减翠蛾眉”

“海棠娇梨花嫩”

“既待舍之藏”

“横死贼入门来”

“让与您逞偻㑩”

“迄塔扑把套头儿拴”

“楚台云秦楼月”

“懵懂的不知心”

“他走利名场”

“罗帕染胭脂”

“雨才收花初谢”

“雨儿飘风儿飏”

“愁闷海来深”

“夫妇恶别离”

“早是客蹉跎”

“口儿甜庞儿俏”

“讲诗书习功课”

雁儿落带得胜令

“一年老一年”

“人嫌陶令撇”

“下一局不死棋”

“圈一围低柳笆”

“柳眉颦淡翠遮”

“懒栽潘岳花”

“休投暗里珠”

“休将着无底箩”

“贫家下的床”（甲）

水仙子 “碧芭蕉掩映竹边居”

“嘱香醪一醉再休醒”

“敲才但与些话儿甜”

“临川县双渐恋苏卿”

“郎君每一个个要便宜”

“上花台何必礼谦谦”

“您胡行您胡做”

“一川杨柳碧如烟”

“东村饮罢又西村”（甲）

朝天子 咏庐山 “早霞晚霞”（甲）

天净纱 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甲）

小桃红 题情 “断肠人寄断肠词”（甲）

三番玉楼人 闺情 “风摆动檐间马”（甲）

秋风第一枝 春情 “锦屏风片片花飞”

凌波仙 “葡萄淡水绿波连”

“蓝桥驿一步步鬼门关”

“并头莲寂寞九秋香”

无名氏(套数)

粉蝶儿　罟罟旦　“心下疑猜”（丙）（按此是元杂剧《罟罟旦》的一折。）

粉蝶儿　翻赤壁赋　“十月之初”（丙）

粉蝶儿　夏景　“宝殿生凉”（丙）

粉蝶儿　风情　“玉骨冰肌”（丙）

哨遍　畋猎　“鹰犬从来无价”（丙）

粉蝶儿　隐逸　“裹帽穿衫”（丙）

粉蝶儿　四季　“明媚春光”（丙）

村里迓鼓　四季乐情　“正直着丽人天气”（丁）

点绛唇　咏十面埋伏　“天淡云孤”

点绛唇　咏雪　“风吹羊角”（丁）

点绛唇　乐道　“散袒逍遥”（丁）（按此是元杂剧《张良辞朝》的一折。）

八声甘州　春日咏蝶　“春光艳阳”（丁）

点绛唇　集曲子名　“春满皇州”（丁）

新水令　“凤台人去忆箫声”（戊）

锦上花　春景　“霁景融和”（戊）

新水令　元宵　“凤城佳节赏元宵”（戊）

新水令　思情　“碧梧天静暮云收”（戊）

新水令　思情　“紫箫声断彩云低”（戊）

一枝花　闺情　“春风眼底思”（己）

一枝花　上武职　“银磨凤翅盔”（己）

一枝花　夏景　“池塘睡锦鸳”（己）

一枝花　少会垓　“统三军将帅能”（己）

一枝花　武功大臣　“麒麟阁上臣”（己）
一枝花　春景行乐　“润夭桃灼灼红”（己）（按《北宫词纪》作元马彦良撰。）
青衲袄　思情　“想多娇情性标”（己）
一枝花　田园乐逸　“恰离了杏花村竹坞溪”（己）
四块玉　南北思情　“效比翼成连理”（己）
一枝花　丽情　“风流谁可如”（己）
一枝花　秋景　“西风昨夜生”（己）
一枝花　春情　“风寒翡翠帏”（己）
一枝花　寿意　“纷纷瑞霭飘”（己）
南北绛都春　冬景　“寒风布野”（庚）
集贤宾　中秋　“太平年四时多美景”（庚）
集贤宾　七夕　“碧天晴暑残秋渐交”（庚）
集贤宾　闺情　“自别离到今不见影”（庚）
集贤宾　高隐　“倚龙泉数声长叹息”（庚）（按《北宫词纪》作汤式撰。）
集贤宾　闺情　“为薄情近来针线懒”（庚）
集贤宾　畅怀　“艳阳天丽人堪玩赏”（庚）
集贤宾　渔樵乐　“赞皇朝永安天地久”（庚）
集贤宾　怨别　“晚生凉碧天清似水”（庚）
集贤宾　秋思　“半窗闲一轮凉月明”（庚）
集贤宾　四季行乐　“名山自然如画里”（庚）
端正好　“荷圣主抚洪基”（辛）
端正好　祝赞　“一班儿扶社稷众英贤”（辛）
端正好　“圣天子统华夷”（辛）
端正好　“玉露滴起金风”（辛）

端正好　送别　“美甘甘锦堂欢”（辛）
端正好　咏苏卿　“不睹事折鸾凰”（辛）
端正好　春游　“柳轻柔花娇媚”（辛）（按《北宫词纪》作明杨彦华撰。）
汲沙尾　祝赞　“佳节百祯集”（辛）
汲沙尾　四景　“金殿锁鸳鸯”（辛）
金殿喜重重　残春　“新绿池边猛拍栏杆”（辛）
端正好　闺情　“夜将阑人初静”（辛）
端正好　渔家　“钓艇小苫寒波”（辛）
醉花阴　元夜　“圣德巍巍迈三五”（壬）
醉花阴　思情　“雪月风花共裁剪”（壬）
醉花阴　思情　“春困书斋睡魂扰”（壬）
醉花阴　美妓　“玉脸横秋淡眉扫”（壬）
醉花阴　别怨　“风摆青青送行柳”（壬）
醉花阴　忆别　“间阻别离又经久”（壬）
醉花阴　风情　“月永帘栊篆烟霭”（壬）
斗鹌鹑　武功　“八方中同乐康衢”（癸）
斗鹌鹑　起用　“操一曲流水高山”（癸）
斗鹌鹑　集秋声赋　“欧阳子方夜读书”（癸）
斗鹌鹑　怨别　“鹊噪霜收”（癸）
斗鹌鹑　雪景　“密密飘飘”（癸）
绣停针　七夕　“四海升平”（癸）（按应归入南曲内。）
斗鹌鹑　送别　“落日遥岑”（癸）（按《太平乐府》作宋方壶撰。）
斗鹌鹑　春游　“春睡朦胧”（癸）
斗鹌鹑　圣寿　“电绕枢星”（癸）

斗鹌鹑　幽隐　“高耸耸一黛青山”（癸）

斗鹌鹑　猎射　“满长空云霁天闲”（癸）

斗鹌鹑　夏景　“院落春余”（癸）

斗鹌鹑　应制　“四海安然”（癸）

斗鹌鹑　赞武功　“领将驱兵”（癸）

斗鹌鹑　怨别　“香篆帘栊”（癸）

斗鹌鹑　南北元宵应制　“锦重重宝殿金门”（癸）

斗鹌鹑　骠骑　“万国来朝”（癸）

斗鹌鹑　风情　“媚媚姿姿”（癸）

斗鹌鹑　怨别　“绿柳凋残”（癸）

斗鹌鹑　怨别　“锦重重兰殿椒房”（癸）

斗鹌鹑　怨别　“万种离愁”（癸）

斗鹌鹑　中秋　“玉露新凉”（癸）

附录二　《盛世新声》及《词林摘艳》所载套数首句对照表

盛世新声	词林摘艳
正宫	
端正好	
享富贵受皇恩	享富贵受皇恩
一班儿扶社稷众公卿	一班儿扶社稷众公卿
一声莺报上林春	一声莺报上林春
断冰弦分鸾镜	支楞的断了冰弦
柳轻柔花娇媚	柳轻柔花娇媚
柳阴浓荷香荡	青霭霭柳阴浓

晓珊珊琪树荡灵风	晓珊珊琪树荡灵风
芳草长亭露带沙	望宾鸿目断夕阳下（即“芳草长亭”，《摘艳》误用第二曲首句。）
花下燕莺期	花下燕莺期
佳节百祯集（南北汲沙尾）	佳节百祯集
韩元帅偷营劫寨（九转货郎儿）	韩元帅偷营劫寨
金殿锁鸳鸯（南北汲沙尾）	金殿锁鸳鸯（南北汲沙尾）
想多情越交我伤怀抱（南北赛鸿秋）	想多情伤怀抱
翠帏屏鲛绡帐	香尘暗翠帏屏
幸西蜀还京兆	幸西蜀还京兆
小庭幽重门静	小庭幽重门静
传将令马休行	传将令马休行
醉墨写乌丝	醉墨写乌丝
新绿池边金殿喜重重	新绿池边
访知音习酬和	访知音习酬和
水晶宫鲛绡帐	水晶宫鲛绡帐
圣天子统华夷	圣天子统华夷
秋香亭上正欢浓	秋香亭上正欢浓
荷圣主抚洪基	荷圣主抚洪基
鸳鸯被半床闲	鸳鸯被半床闲
夜将阑人初静	夜将阑人初静
钓艇小苫寒波	钓艇小苫寒波
玉露滴起金风	玉露滴起金风
柳飞绵花飘瓣南北	柳飞绵花飘瓣

墨点柳眉新
一枕梦魂惊
不睹事折鸾凰
一班儿扶社稷英贤
正团圆成孤零
美甘甘锦堂欢

黄钟

醉花阴

国祚风和太平了	国祚风和太平了
圣德巍巍迈三五	圣德巍巍迈三五
锦绣花灯半空挑	锦绣花灯半空挑
鸳鸯浦莲开并蒂长	鸳鸯浦莲开并蒂长
殢酒簪花异乡客	殢酒簪花异乡客
宝髻高盘凤钗插	宝髻高盘凤钗插
凉夜恹恹露华冷	凉夜恹恹露华冷
短棹轻帆下江水	短棹轻帆下江水
雪月风花共裁剪	雪月风花共裁剪
大将平南命征讨	大将平南命征讨
玉宇金风送残暑	玉宇金风送残暑
行色匆匆易伤感	行色匆匆易伤感
楚汉争锋竞寰宇	楚汉争锋竞寰宇
雪浪银涛大江迴	雪浪银涛大江迴
春困书斋梦魂扰	春困书斋睡魂扰
玉脸横秋淡眉扫	玉脸横秋淡眉扫
杨柳横塘淡烟锁	杨柳横塘淡烟锁
风摆青青送行柳	风摆青青送行柳

万紫千红绽芳苑
间阻别离又经久
宝殿珠楼玉花糁
画角声催报春早
日永帘栊篆烟霭
满腹内阴阴似刀搅
日月长明兴社稷

万紫千红绽芳苑
间阻别离只经久
宝殿珠楼玉花糁
画角声催报春早
日永帘栊篆烟霭

春初透花正结
行李萧萧倦修整
羞对莺花绿窗掩
窗外芭蕉战秋雨
春意融和风城里
破镜重圆带重结

大石调
青杏子：空外六花番
青杏子：游宦又驱驰
青杏子：紫塞冒风沙
念奴娇：惊风幽鸟
六国朝：祥光萦绕
六国朝：风吹羊角
蓦山溪：冬天易晚
青杏子：梁间语呢喃
青杏子：世事饱谙多
青杏子：幽鸟正调舌
念奴娇：园林雨过
念奴娇：冰肌胜雪

冬天易晚

六国朝：园林秋景	
六国朝：金风疏柳	
仙吕	
点绛唇	
花遮翠拥(八声甘州)	花遮翠拥(八声甘州)
丽人天气(村里迓鼓)	丽人天气(村里迓鼓)
花信风微	花信风微
书丧秦嬴	书丧秦嬴
万里长江	万里长江
休说功名皆是浪语(赏花时)	休说功名皆是浪语(赏花时)
三月韶光	三月韶光
淮水上彩舟无数(村里迓鼓)	淮水上彩舟无数(村里迓鼓)
春满皇州	春满皇州
万种妖娆	万种妖娆
万种闲愁	万种闲愁
天淡云孤	天淡云孤
归去来兮	归去来兮
十载寒窗	十载寒窗
发愤忘食	
漏尽铜龙	漏尽铜龙
秦失邦基	秦失邦基
天霁云开	天霁云开
水边林下(村里迓鼓)	水边林下(村里迓鼓)
太平时序(村里迓鼓)	太平时序(村里迓鼓)
娇艳名娃	娇艳名娃
风吹羊角	风吹羊角

散袒逍遥
国泰隆昌
月令随标
谷雨初晴
金谷名园

中吕
粉蝶儿
裹帽穿衫
小扇轻罗
天淡云闲
画阁消疏
颠狂柳絮
心下疑猜
雾鬓云鬟
一点情牵
花落春归
创立秦都
十月之初
宝殿生凉

散袒逍遥

为照芳妍
春光艳阳
杨柳丝柔
淑气融融柳吐烟
月朗风清
红雨纷纷
骄马吟鞭

裹帽穿衫
小扇轻罗
天淡云闲
画阁消疏
颠狂柳絮
心下疑猜
雾鬓云鬟
一点情牵
花落春归
创立秦都
十月之初
宝殿生凉

浪静风恬
宝殿凉生
玉骨冰肌
从东陇风动松呼
鹰犬从来无价(哨篇)
赛社处人齐
意懒心慵
瑞霭祥云环禁闱（南北沁园春）
如月如花
笑脸含春
殢雨尤云
羊角风踅地踅天
归去来兮
山势崔巍
明媚春光
花落春愁
锦帐罗帏
银烛高烧
殿阁生凉

浪静风恬
宝殿凉生
玉骨冰肌
从东陇风动松呼
鹰犬从来无价(搬涉调哨遍)
赛社处人齐
意懒心慵
瑞霭祥云环禁闱（南北沁园春）
如月如花
笑脸含春
殢雨尤云
羊角风踅地踅天
归去来兮
山势崔巍
明媚春光
花落春愁
锦帐罗帏
银烛高烧
殿阁生凉
万里翱翔
江景消疏
皓月澄澄
骄马金鞭
三弄梅花
执手临岐

越调

斗鹌鹑

四海安然	四海安然
酒力禁持	酒力禁持
翡翠窗纱	翡翠窗纱
满长空云霁天闲	满长空云霁天闲
领将驱兵	领将驱兵
篗笠做交游	篗笠做交游
四海升平	四海升平
玉露新凉	玉露新凉
帝业南都	帝业南都
八方中同乐康衢	八方中同乐康衢
流水高山(起用)	操一曲流水高山
欧阳子方夜读书	欧阳子方夜读书
鹤背乘风	鹤背乘风
举意儿全别	
鹊噪霜枝	鹊噪霜枝
密密飘飘	密密飘飘
喜得功名遂	喜得功名遂
电绕枢星	电绕枢星
珠履琼簪	伴了紫珠履琼簪
高耸耸一带黛山	高耸耸一黛青山
宝殿金门	锦重重宝殿金门
万国来朝	万国来朝
媚媚姿姿	媚媚姿姿
绿柳凋残	绿柳凋残

万种离愁
锦重重兰殿椒房
春睡朦胧
落日遥岑
蝶使双双
香篆帘栊
圣主宽仁
人去阳台

万种离愁
锦重重兰殿椒房
春睡朦胧
落日遥岑
蝶使双双
香篆帘栊
人去阳台
百岁光阴
院落春余(按此是南曲《绣停针》)
良友曾题
燕燕莺莺
讲燕赵风流莫比

双调

新水令

碧天边一朵瑞云飘
郁葱佳气霭寰区
万方齐贺大明朝
玉骢丝鞚锦鞍韀
南北绿水青山(步步娇)
柳底风微(合歌调)
彩云声断紫鸾箫
恨天涯流落客孤寒
越王台无道似摘星楼
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玉骢丝鞚锦鞍韀
绿水青山
柳底风微
彩云声断紫鸾箫
恨天涯流落客孤寒
越王台无道似摘星楼
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凤城佳节赏元宵
一帘飞絮滚风团
暮云楼阁景消疏
凤台人去忆箫声
锦貂裘生改尽汉宫妆
碧梧天静暮云收
五更朝马聚宫门
百岁光阴一梦蝶
凤台无伴品鸾箫
穷客程(十三换头)
愁冗冗(十七换头)
花落风里不闻声
落红满地暮春天
十年无梦到京师
老来方知幼时非
后宫中推勘女娇姿
燕语莺啼(锦上花)
四时湖水镜无瑕
花柳乡中自在仙
和气春风满面郎(夜行舡)
为红妆晓夜病恹恹
燕莺巢强恋做凤鸾帷

枕痕一线界胭脂

凤城佳节赏元宵
一帘飞絮滚风团
暮云楼阁景消疏
凤台人去忆箫声
锦貂裘生改尽汉宫妆
碧梧天静暮云收
五更朝马聚宫门
百岁光阴一梦蝶
凤台无伴品鸾箫
穷客程旧行装
愁冗冗恨绵绵
落红风里不闻声
落红满地暮春天
十年无梦到京师
老来方知幼时非
后宫中推勘女娇姿
燕语莺啼
四时湖水镜无瑕

和气春风满面郎

燕山行胜出皇都
碧桃花外一声钟
枕痕一线印香腮
新梦青楼一操琴

翠帘深护小房栊

霁景融和

紫箫声断彩云低

有石奇峭本天成

南吕

一枝花

皇都锦绣城

擎天架海梁

银磨凤翅盔

池塘睡锦鸳

心怀雨露恩

天空碧水澄

统三军将帅能

苍天老后生

天不生仲尼

官居八辅臣

麒麟阁上臣

润夭桃灼灼红

混元初生太极

想多娇情性标

恰离了杏花村竹坞溪

效比翼成连理(四块玉)

信物存(四块玉南北)

蹙金莲双凤头

纷纷瑞霭飘

八位中紫绶臣

皇都锦绣城

擎天架海梁

银磨凤翅盔

池塘睡锦鸳

心怀雨露恩

天空碧水澄

统三军将帅能

苍天老后生

天不生仲尼

官居八辅臣

麒麟阁上臣

润夭桃灼灼红

混元初生太极

想多娇情性标

恰离了杏花村竹坞溪

效比翼成连理

信物存情词在

蹙金莲双凤头

纷纷瑞霭飘

八位中紫绶臣

柳拖烟翡翠柔
茜红袍锦压襕
银杏叶凋零鸭脚黄
箭空攒白风翎
海棠娇膏雨滋
心如明月悬
花溪音乐喧
懒簪獬豸冠
春风眼底思
风吹散楚岫云
玉温成软款情
玳筵排翡翠屏
霜翎雪握成
恰三阳渐暖辰
温柔玉有香
锄瓜畦访邵平
雨堤烟柳垂
黄花助酒情
乌云绾髻鸦
蜂黄散晓晴
眉粗翠叶雕
瘦身躯难打捱
瑶池淡粉妆
洪钧转管莩
三春和暖天
久存忠孝心

柳拖烟翡翠柔
茜红袍锦压襕
银杏叶凋零鸭脚黄
花溪音乐喧
懒簪獬豸冠
春风眼底思
风吹散楚岫云
风寒翡翠帏

珍奇上苑花
休将斑竹题
花间杜宇啼　　　　花间杜宇啼
乾坤旺气高
草厦低茅庵小
象牙床孔雀屏
夷山风月情
　　　　金风送晚凉
　　　　凤台宝鉴分
　　　　风流谁可如
　　　　衮香绵柳絮轻
　　　　蔷薇满院香
　　　　金风凋杨柳衰
　　　　青山失翠微
　　　　丝丝杨柳风
　　　　不禁愁杨柳眉
　　　　月明沧海珠
　　　　左右依两壁山
　　　　西风昨夜生

商调

集贤宾

黄梅细丝江上雨	黄梅细丝江上雨
隔纱窗日高花弄影	隔纱窗日高花弄影
倚帏屏数声长叹息	倚帏屏数声长叹息
暑才消大火即渐西	暑才消大火即渐西
为薄情近来针线懒	为薄情近来针线懒

太平年四时多美景	太平年四时多美景
万方宁仰贺明圣国	
敞南楼夜深帘半卷	敞南楼夜深帘半卷
艳阳天丽人堪玩赏	艳阳天丽人堪玩赏
叹浮生有如一梦里	叹浮生有如一梦里
恨青青画楼东畔柳	恨青青画楼东畔柳
牡丹亭日长帘半卷	牡丹亭日长帘半卷
家住在碧澄澄绿杨官渡口	碧澄澄绿杨官渡口
赞皇朝永安天地久	赞皇朝永安天地久
二十年死生交同志友	二十年死生交同志友
二十年到今无信息	二十年到今无信息
景消索	景消索（二郎神）（按此是南曲）
自别离到今不见影	自别离到今不见影
晚生凉碧天清似水	晚生凉碧天清似水
名山自然如画里	名山自然如画里
半窗闲一轮凉月明	半窗闲一轮凉月明
想双亲眼中血泪滴	
乍别离这场憔悴损	
透帘栊卖花声唤起	透帘栊卖花声唤起
金殿上庆云祥雾绕	
花影月移风弄柳	
倚龙泉数声长叹息	倚龙泉数声长叹息
柳眉攒倦听檐外铁	
莺花寨近来谁战讨	莺花寨近来谁战讨
二十年锦营花阵里	

贪慌忙棘针科抓住战衣	
殿头官恰才传圣敕	
迤逦秋来到(商角调定风波)	迤逦秋来到(商角调定风波)(按此是南曲)
	忆吹箫玉人何处也
	剔团圆月明天似洗
	寒风布野(南北绛都春)
	琐窗寒井梧秋到早
	碧天晴暑残秋渐交
南曲	
三十腔：喜遇吉日	喜遇吉日
十样锦：幽窗下沉吟半晌	幽窗下沉吟半晌
绛都春：团团皎皎	团团皎皎
香遍满：紫陌红径	紫陌红径
伊州三台令：思量你好辜恩	思量你好辜恩
恨更长：这闷怀和谁论	这闷怀和谁论
好事近：东野翠烟消	东野翠烟消
瓦盆儿：教人对景无言终日减芳容	教人对景无言终日减芳容
梁州序：三百六十先贤留下	三百六十先贤留下
夜行舡序：花底黄鹂	花底黄鹂
字字锦：群芳绽锦薛	群芳绽锦薛
美中美：日坠西	日坠西
二郎神慢：拜星月	拜星月
聚八仙：巴到西厢	巴到西厢
昼锦堂：夏日炎炎	夏日炎炎

金落索：春来丽日长　　春来丽日长
念奴娇：大江逝水　　大江逝水悠悠
一封书：人皆畏夏日　　人皆畏夏日
侍香金童：情寄小词中　　情寄小词中
佳人捧玉盘：自沈吟　　自沈吟
望吾乡：烂熳春光　　烂熳春光
春云怨：暗想娇质　　暗想娇质
山坡里羊：落夕昏鸦成阵　　落夕昏鸦成阵
好事近：风月两无功　　风月两无功
月儿高：谩折长亭柳　　谩折长亭柳
锦亭乐：富春山子陵居　　富春山子陵居
步步娇：暗想当年　　暗想当年
绣停针：荡起商飚　　荡起商飚
一封书：池水泮乍暖　　池水泮乍暖
一封书：惊一叶坠井　　惊一叶坠井
一封书：朔风劲透幕　　朔风劲透幕
金索挂梧桐：残红水上飘　　残红水上飘
恨更长：夏日长　　夏日长薰风荡
香遍满：柳径花溪
一江风：景无穷
金落索：河清海晏然　　河清海晏然
春云怨：寿比南山　　寿比南山
雁过声：赤帝当权耀太虚　　赤帝当权耀太虚
二郎神：炎光榭　　炎光榭
贺新郎：雨歇梅天　　雨歇梅天
画眉序：湖景画难摹　　湖景画难摹

好事近：和气斗回杓	和气斗回杓
山桃红：大明一统锦华夷	大明一统锦华夷
忒忒令：柳摇金夭桃破蕊	柳摇金夭桃破蕊
画眉序：花月满春城	花月满春城
好事近：天气暖如春	天气暖如春
	暗思金屋配合春娇
	元宵景堪题
	从别后正七夕
	盛世乐升平
	鸾凰同聘
	圣明君过禹汤
	因他消瘦
	眠思梦想
	乾坤定民生遂养

《万花集》目录因过于琐细，不列。

元刊本(?)琵琶记

元刊本的小说，今已发见了几种，元刊本的戏曲，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外，又有《琵琶记》等发见。这种发见在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看来是极可注意的。元刊本的小说，《三国志平话》已印行，其余几种，大约不久也可出版。《元刊杂剧三十种》早已印行。元刊《琵琶记》也已由武进董氏用珂罗版印行了。全书二册，大类元刊的本相。卷首附有插图十幅，笔致潇洒，镂刻精工，甚似明代万历以后的作品。我一见便怀疑，不知这些图是否即为原刊本所有(那时，我对于明刊剧本所见绝少，凌刻朱墨本传奇更未睹一种)。我的一位友人却断定以为这是元物。明代的传奇插图，如所称为陈眉公、李卓吾批评的几种，都没有那末生动可爱，像这一类的插图，当然不是明代所会有的。我总有些疑心，不能就相信这话。说这话的人却十分相信董氏的精细诚实，所以便一口咬定这些插图决非明物。后来，我见到了明末凌濛初氏所刊的《幽闺记》，其插图的调子与董印的《琵琶》插图十分相同，即图幅边上的引本文句子的题词，其笔法也是相类的。我便猛省道："也许元刊《琵琶》的插图也是凌氏本的《琵琶》上的吧。"过了一年我见到了一部凌氏刻本的《琵琶记》，其所附的插图，果然便是董氏影印本所有的。我将这图示给我的那位朋友，他才哑然无言。这样的印书，似不大诚实，且实在足以误人。见闻不广的人，往往会将二代的刊物合而为一。也许竟会有人据此而

讨论元代插图的价值与笔致的，那不是大可笑的事么？在这一点，我很希望现在刻印古书的人，要以诚实为第一个前提。即拿《琵琶记》来说吧，最好是照原本样子，不插图（原本有图与否，不可知，须请董氏说明）。如必须插图，也要慎重的声明，这些插图本非原本所有，而系借自某种刊本的。不然，欺人误己，决非刻印古书的道德上所允许的。听说这一类作伪的事不少，长沙叶氏便是一位惯于作伪的人（？）。很希望收藏家、研究者们能够随时指摘他们出来。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投　笔　记

偶在涵芬楼的善本书室里，发见了一种不大经见的传奇，颇为之喜跃。这一种传奇便是丘璇的《投笔记》。璇所作的有《香囊》(一作《罗囊》)、《举鼎》、《五伦》、《投笔》诸记。其《香囊记》是否即为《六十种曲》中的《香囊记》(相传是邵给谏所作的)，我们已不可知。《举鼎》、《五伦》其存亡已在不可知之数。《投笔记》的发见，对于研究丘璇的人确是一个大消息。即在"传奇史"的初期上，也确是一个足以令人注意的消息。更有趣的是，这本《投笔记》乃是二南里人罗懋登所注释校刊的。罗懋登是《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的作者，也曾注释过《拜月亭》。有了这部《投笔记》的发见，我们也可想象，他所注释的决不仅止《拜月》、《投笔》这两种了。将来也许有机会可以见到更多的出于他的手注的东西吧。

《投笔记》分为四卷，三十九出。叙的是班超投笔从戎的事。其中也免不了英雄失志，义士赠金，奸人诬陷，封赠团圆的"传奇套子"。好像明人的传奇，除了这样的写法以外，便不易得到读者、演者的同情似的。其布局的"烂调"，有似于"才子书"的《平山冷燕》、《玉娇梨》诸小说。即汤临川也不能外此，更不必说别的作家了。琼山的《投笔记》也是一部沉没于这个圈套中的作品，且也不能算是一部"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作品，不过是许多平平的明人传奇中的一部而已。

他在《投笔记》的第一出"引戏"的末所唱的"家门"中，已把全书的提要说得很明白：

〔沁园春〕后汉班超，学通文武。早岁孤穷，为甘旨无给，佣书朱户。包羞忍耻，顿挫英雄。投笔归来，得逢相士指点，携书拜九重。承诏命，独持汉节，远使到西戎。奸谋忌妫班超功，老母遭冤病狱中。幸有贤妻割股，大家上疏。妻来京邸，骨肉相逢。柔服外夷，三十六国。定远元功，万里封归故里。一家欢会，旌表励精忠。

更有四句话是：

邓二娘力行孝道，徐克振义重交游。曹大家为嫂上表，班仲升投笔封侯。

他的目的，只是说出："推世道，有更变，有乘除。风云万里，大鹏展翅只须臾。……试看《投笔记》，方显伟男儿。"那也不过是很平凡的对于穷通显达的通俗的见解罢了。

买胭脂

仿佛在那一天的报章上，看见有一个什么机关，曾下了一道命令要禁演许多出的“淫戏”。在这些所谓“淫戏”的戏剧之中，有不少是我们所耳熟的，也有一部分是我少时曾在神庙的戏台下面目睹过的。《买胭脂》便是这样的一出戏。这出戏，近来演的都是皮黄，但在乾隆时候所刊的《缀白裘》上，也已有了一出《买胭脂》的存在。这是梆子腔。可见这出戏的来源是很古远的。戏情是这样：郭华见了一个脂粉店中的女子，便留了情。天天去买些胭脂，以求见面。因此，便与她厮熟了。某次，他她相约在一个地方会面。男的却不料为手帕所哽而死去了。女子只得逃回。第二日，被官吏所访知，便捕了她去。她临尸一哭，扯出郭华口中的手帕，他却复活了。二人便结为夫妻。近来所做的戏大抵都没有做全部的。仿佛在某一部评话小说中也有了这一段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来源是更古于此的。《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四，载有《买粉儿》一则：

>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借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

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当就殡殓。发箧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我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斉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这一段原见于《幽明录》。按《幽明录》为著《世说新语》的刘义庆所作，其时代是六朝的宋，离今已有一千五六百年的了。然而这些材料还是活泼泼的流传于我们的民间。正如秋胡故事、昭君故事一样。可见有不少的民间故事，其来源都是这样的出于书本而不是真正的出于民间的。所可怪的是，秋胡故事、昭君故事等等，其现在的式样，已与原来的式样，相差得很远的了，已不止是一变、再变、三变的了。而这一段故事却始终不曾有过什么变动，前后情节以及人物都还是一个样子，仿佛其间并没有一千五六百年时间的离隔。所不同者，仅《幽明录》里原为"胡粉"，后来戏剧中却改为"胭脂"而已。

鲁智深的家庭

《水浒传》作者所着意描写的人物，不过林冲、鲁达（即智深）、武松、李逵数人而已；除了这几个虎虎有生气的英雄外，他若晁盖、宋江、吴用、卢俊义诸大头领却都写得不大动人。

自第二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起，至他成了和尚，大闹五台山，大闹桃花村，火烧瓦官寺，大闹野猪林，以至单打二龙山，凡七回有半，都是写他的事，且是很用力的写。然在这些地方，却绝不提起鲁达的家庭，似乎他乃是一个无牵无挂的独身英雄，父母已双亡了，无兄弟，也无戚串。不像宋江要时时回家去看望父亲，也不像林冲那样的因美妻得祸，杨雄那样的因杀妻亡命，武松那样的要杀嫂为兄复仇，李逵那样的要去接他母亲出来。

不过这是在《水浒传》上的鲁达。在杂剧里，他却并不是如此的。杂剧《十段锦》壬集，《豹子和尚自还俗》一剧，即写他的家庭人物很详细。他有妻，有子，有年老的母亲；其家庭较之林冲、杨雄、李逵诸人的还更复杂些呢！那时，水浒的故事，还没有成为现在的固定的式样。那时，雄视一切而足以消灭那许多附庸的歧异的故事，如太阳之照射于朝露似的《水浒传》还没有出来，所以杂剧家不妨每个人任意的写他的所要写的英雄，任意的写他的所创造的故事。他爱怎么创造，便可怎么创造，他爱怎么描写，便可怎么描写，不像后来作家之有一部《水浒传》横梗在心上也。

且说《豹子和尚自还俗》中的鲁达，曾因擅自杀害了平人妇女，被宋江打了四十大棍，而负气至清静寺仍旧为僧。宋江累次使人去请他回山，他都不肯。后来，他叫李逵去请，叫他的妻和子去请，鲁达只是不来。最后，请了他母亲下山去劝他，他也不听。吴用设计使娄罗扮作讨债人去打他母亲，鲁达因此大怒，跑去帮他母亲打他们。宋江等却恰好上来看见，扯住他的手道："兄弟跟俺回山寨去来！今番破了戒行，修不成了。"鲁达无言可答，只好跟了他们上山。

在这里的鲁达，一心只想修行，以为修行比做强盗好，决不是后来《水浒传》上之大英雄的花和尚之面目也。

武松与其妻贾氏

不知什么缘故，中国小说里所写的大英雄，全都是妇人憎厌者。不贪女色，或不近女色，乃是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一个特点。一讲到恋爱，便不算英雄。如矮脚虎之娶一丈青，尉迟恭之娶黑白二夫人，写得多末可笑。若杨宗保之临阵招亲，便非被斩不可了。在后来的《彭公案》诸书中，有所谓“铁罩衫”之武功者，因其为童男，乃可以制御刀枪。童身一破，便不能复有这种功力了。这乃是中国式的英雄！武松如此，石秀如此，鲁达如此，李逵亦如此。若项羽之恋虞姬，却是不常有的事。“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便是说，男女英雄不可得而兼之也。这种情形，正与欧洲大异。我们看欧洲中世纪的英雄，却无不以服役于妇女为无上的光荣。比武之场，无不有美妇贵女亲临，许多英雄都是为他的情人的缘故而献身，而专意的去战争。刀光剑影之间，每杂有脂香粉黛之气。所谓中古传奇，其构成之元素，大部分乃不外“恋爱”与“战争”也。这是如何的浪漫而美丽呢！

曾有许多朋友对于中国英雄之鄙夷恋爱，颇致訾议，尤其对于盖世英雄之花和尚和武行者之独身以终，深为愤慨不平。然在《水浒传》上虽是如此，在《豹子和尚自还俗》杂剧中，却写着花和尚原是有妻有子的，在《义侠记》传奇里，武行者也原有一个妻贾氏，初虽离散，后却终于结合。是此二人皆不以独身终也。

武松幼时曾聘贾氏女为妻。因父母双亡，四处漂泊，尚未结

婚。后来他过景阳冈打死了虎，遂至阳谷县与他哥哥武大相见。他的嫂嫂潘金莲恋着西门庆，毒杀了武大（这个故事，曾引起一部大著作《金瓶梅》）。武松与他哥哥复仇，杀死了金莲与西门庆，被刺配到孟州。同时，贾氏和母出来寻找武松，却在一个尼庵中住下了。武松在青州，打死了蒋门神，逃到梁山泊。恰好朝廷招安之旨下来，诸英雄都得了官职。武松乃与贾氏相见，由宋江等作主而结了婚。

这段故事虽不能说是有浪漫的恋爱意味，却颇足以打破《水浒传》作者把他的大英雄都成为独身汉的顽固见解。至于真实的浪漫的英雄的恋爱故事，则在中国尚有待于创造。

读 曲 杂 录

一 《新刻出像音注花栏裴度香山还带记》明 金陵 富春堂刊本

《还带记》不知作者姓名，富春堂本。卷前题着“豫人谢氏敬所校”，撰者当然不会是谢敬所的。全剧凡五十一“折”，叙唐裴度因还了犀玉带，得为宰相事。裴度字中立，家居闻喜。妻刘一娘甚知妇道。惟她弟刘二郎却常来嘲笑他屡举不中，终身贫苦。度置之不理。同县有恶霸张宗一，广有财产，人皆畏敬，只有里人周方正守正不阿，常去规谏他。宗一心中大忿，屡思陷害。一日，设了一计，见方走过，请他入门闲坐。言语之间，起了冲突。遂自行打毁门扇，说是他率领十余人打毁了的，扭他见官。邻里也诬证是方正打毁的。方正力辨，但被屈打成招，下于狱中。方正只有一女，寡居在家。她日去送饭，父女相对，无法可想。一日，她在街头啼哭，惊动了正在宴会的邹尚书与彭、宪二侍郎。他们叫她进去，问明了始末，很可怜她，便解下一条玉带，两条犀带，命她馈送当道，救父出狱。她取了带到香山寺中祷告菩萨荫庇。裴度恰好也在寺中闲玩。他见妇人去后，遗下玉带一条，犀带二条。追去还她，她已去远。便持了三带归去，欲待第二天再来还她。他回家与夫人说起。夫人也力劝他还带。她失了带，一夜无眠，自怨自艾。裴度清晨便到寺中等她。不久，她果然来了。

度问明原委，便将三带送还了她。她千恩万谢而去。但推官孔昭，清名久著，她无法送带为赂。她见了孔夫人，夫人教她纳带取赎，她父亲果然得以出狱。父女二人，感度还带之恩，同去拜谢。度前者曾被相命的相过，说他之相，注定要饿死。但自还带之后，庭生灵芝九基，上帝改注他福禄双全。刘二郎闻知此事，暗暗好笑，见财不取，真是呆子。恰好裴旺持了两件旧衣，到刘二郎处当钱，因裴度要赴考，无钱动身。二郎却将二衣没了，勒彀旧帐。旺不得已，只好另外摆布着钱，送了主人动身。裴度上京考试，中了第一名，就除御史之职。他写封家书，请乡里买卖人带了回去。刘一娘自丈夫去后，在家甚是清苦，周方正之女却常送米肉与她。这时闻她丈夫得官，心中大喜，便请刘二郎伴送她赴京。二郎至此，遂易倨傲而为谨慎小心了。他们与度同居在京。不久，淮西吴元济作乱。官兵围攻，四年不克。庭议时，裴度力主征讨。皇帝便拜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领兵十万，征讨淮西。宰相李逢吉本主和议，见度统兵赴战，心中不悦，便差人暗杀刘氏姊弟二人，以乱度心。被他们发觉，连夜逃出城。刺客急追而去。幸有裴旺夫妇代死，刘氏方得逃脱虎口。中途遇见周方正父女，遂同居于农村中暂避。这里李逢吉却故意使客将这恶耗通知了裴度。度心中悲戚，望空祭奠一番。这客回时，途逢刘氏遣他们至度军的周方正与刘二郎，他又编了裴度已被贼人杀死的大谎。二郎闻知此耗，不别而去，不顾姊姊、周方正自去回报。刘氏闻之，哀痛不已。这里，裴度与吴元济大战，生擒了他，凯旋回朝。却说当度生辰之时，刘氏备办菲仪，正在祭奠，周方正忽喜容满脸的自外而回。原来他已打听到裴度得胜回朝的消息。刘氏遂收拾了祭席，脱了孝服。方正先去军前，说知原委。度知其妻未死，心中大喜。即着人送夫人回

去。度至朝，奉旨将吴元济杀戮于市，裴度则爵晋国公，入知政事。但度上表，力乞归休。皇帝允之。刘二郎见姊夫又富贵归来，复到姊姊家中趋附。度安享富贵数十年，皆自还带的一件功德上得来。

二 《新刻出像音注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 明 金陵 富春堂刊本

《白袍记》凡四十六"折"，无作者姓名，文字极为古拙，仅能勉强成文而已。一望可知其为出于民间的才人之手，或竟系出于剧团中人之手也难说。剧中人物，以薛仁贵为忠臣，而叙其跨海征东的一件大事，正与《说唐征东传》所载者相同。"昔日唐朝李世民，梦中忽遇白衣人。栽花种柳秦叔保，好打三鞭鄂国公"，这四句"提纲"的下场诗，已略可见全剧的大概。薛仁贵，绛州龙门县人，娶柳金定为妻。他有文武之才，只是遭时不遇，贫困在家。有结义兄弟十人，各自散去安生。这时，伯济国伯涯太子命昌黑飞献三般宝贝给唐朝，免动干戈。他经过高丽国中，这三般宝贝，皆为高丽的红袍抹利支葛苏文所夺取。葛苏文正欲与唐朝寻仇，无递书之人，便借了昌黑飞的脸，刺字在上道："再三上伏小秦王，来年八月叛唐邦。生擒叔保交战马，活擒敬德祭刀枪。若是投降来拱伏，免我亲身下战场。若道半声言不肯，唐朝改作放牛场。"昌黑飞飞报唐朝。李世民一见他脸上所刺之字，大为震怒，立意要征高丽。并对群臣说，昨夜，他梦见与红袍的人交战被陷，幸有一白袍将救了他。他问白袍将家住在那里。此人答道：他家住伞字绕三绕，三枪点三点。白蛇拦住午门。徐茂公详道：此人必定住在绛州。便命绛州守将张士贵，招军买马，

寻访白袍将。在殿上，秦叔保与胡敬德争为元帅。叔保因举鼎吐血，不能保驾前去。张士贵奉旨招军，无人可用，心中甚闷。薛仁贵穿了白袍来投军。士贵见他武艺甚高，又穿白袍，应了世民之梦，恐将来攻辽有功，夺了他的权柄，便打了他二十板，赶他出去。恰好程咬金运粮经过，便亲自带他去见张士贵。中途遇虎，仁贵竟擒捉住它。咬金大为惊伏。他见了士贵，力荐仁贵。士贵无法，只好收了他为马头军。这时，混天董达作乱，士贵就着薛仁贵去收伏他。董达战败，献上三般宝贝求宥，但仁贵杀了他，留下宝贝自用。这里秦叔保病势沈重，唐皇自去看他。叔保设计，荐了他孩子秦怀玉随征。张士贵带了军兵见驾。唐皇命他摆阵。摆得好的，封他为开路总管，摆得不好，责他罢职。士贵便命薛仁贵去摆阵。仁贵摆了龙门阵。士贵冒认为他自己摆的。但为胡敬德所吓破。唐皇便命他为拦路总管，薛仁贵为左部先锋。敬德又命士贵去做篇《平辽论》来。士贵愤愤不平，恨煞敬德。他那里会做什么论，结果又是士贵冒了仁贵所做的交上。唐皇大喜，封他为三十六路都总管，二十四路都先锋。敬德依然不信是他做的。他要士贵想出一个过海瞒天计，上不观天，下不见水，平平过去之计。士贵无法可想，仍去问仁贵。仁贵又献一计道：要五丈海舡，连环环在上面，装做百花亭，茶房，酒店的样子，且栽着杨柳。信炮三声，平平过去。敬德问士贵道：这计还有师父么？士贵道："不敢，没有师父。"依了这计，将唐皇骗了上船。但海浪甚大，唐皇不安。仁贵又代士贵设计，要唐皇写"免朝"二字，抛入海中，龙王便不来朝。果然，海水便平静下来。但葛苏文又拦在海岸，不准唐兵上岸。仁贵穿着白袍，奋战而前，方得杀退苏文，过了海关。又用仁贵之计，取了凤凰城，为唐皇驻军之所。唐皇要取天山。薛仁贵便奋起神勇，三箭定了天山。但这

些功绩，俱为张士贵所冒去。他枉有功勋，不能加赏。一日唐皇命敬德前去赏军。士贵着忙，急急遣仁贵往二十里外喂马，而以无用的薛延陀冒着仁贵，敬德竟被骗瞒过去。仁贵慨叹自己的功勋为张士贵所埋没。但当他亲近的一个结义的兄弟大为不平，要和他同去见国公胡敬德说明时，他又不肯。他的兄弟强他前去。正要告状，恰好冲见士贵，连忙逃走。敬德恐怕有功没赏，便扮为小军，前后密探。仁贵愁闷，正在月下自言自叹。被敬德窃听，出来抱住他，要带他去请功。仁贵却挣扎脱了逃去。敬德扯了士贵到唐皇面前理论。士贵说，白袍将见在。便命叫了薛延陀。但敬德知道他并不是昨夜月下自叹的汉子。士贵知道这事有些难处，便向唐皇告病三日。徐茂公算定当日正午，唐皇可见真白袍将。但被秦怀玉身穿孝服，杀进围城所掩。这时，秦叔保已死，他母亲命他去投军立功，故此冲围而去。辽兵火急讨战，士贵又在告病。敬德便亲自出马与葛苏文对阵。苏文让敬德打了三鞭，并不受伤，敬德又惊而退。皇叔大忿，自行出马，却为红袍将葛苏文射倒，险些被擒。亏得白袍将追上，杀退了苏文，救了皇叔。皇叔命他背了去请功。他们到了凤凰山，仁贵怕见本管，先逃回去。皇叔见了唐皇，说起为仁贵所救的事后，便倒地而死。葛苏文气焰大盛，杀得唐军夺路而奔，各不相顾。苏文紧追在唐皇之后，声声叫他投降。唐皇只是没命的奔逃，一时陷在河中淤泥之内，无法逃走。他叫道："有人救得唐天子，锦绣江山均半分。"恰好仁贵飞奔的追过去，救驾出险。葛苏文战他不过，逃入海中，原来是一条龙。士贵闻知此耗大惊，连忙叫薛延陀命仁贵到天山谷口肃清余党，却用火烧谷，将他烧死在内。但他却为太白金星所救。士贵计无所施，遂为唐皇所杀。仁贵则计功论赏，衣锦回家。

三 《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
明 金陵 富春堂刊本

《白蛇记》凡三十六出，郑国轩撰。国轩身世爵里俱未知。富春堂本《白蛇记》题："浙郡逸士郑国轩编集，书林子弟朱少斋校正。"朱少斋无甚重要，国轩则为此戏"编集"之人。或原有旧本，他仅居"编集"的地位也不一定。他自题"浙郡逸士"，则当为浙人而久困科场，未能一第者。《白蛇记》叙的是：成都、南阳县人刘相，字汉卿，娶妻王氏，有子廷珍，女玉容，弟汉贵，并有继母在堂。汉卿学高才富，甚为同侪秀才们所钦佩。但他的继母张氏颇不贤淑。大叔想挑唆陷害汉卿。诸友约汉卿赴科场，大叔却去张氏面前教唆他几句，不让汉卿赴选，留他在家，设计害他。他与张氏商妥，要叫他到南庄收取帐目。又到街坊上，请个银匠来，做一百两假银子，要交他到徐州做买卖，要叫他因使用假银罪及充军。汉卿正收拾了行李，要别张氏登程，她却将一片大道德压住他，叫他去取租，不要赴选。汉卿不得已而从之。东海龙王的儿子三太子因骑龙戏浪，淹死良民三千余口，上帝便将他谪贬人间，化为白蛇，往洪山渡口深藏。这白蛇时出窃盗农夫的饭吃，为农夫所捕。汉卿到了南庄，因荒年，只讨了十两白银而归。夜梦一个白衣童子，说他有难，交汉卿救他。汉卿见农夫们捕住了一条白蛇在打，想起了夜梦，便要买它放生。农夫故意的刁难他。他便用白银十两，才得买成。他遂将这蛇放走了。回家后，因此事甚为他继母张氏所责备。张氏乘机要他去做买卖，汉卿又不得已而从之。她仅许他独自前去，且立地逼他即行。所付给的百两银子，却是假的。汉卿毫不知觉。他到了徐州，投到牙行

周牙官处贩货。他们发见他所用的是假银子，便拖他当官。汉卿说起此银系继母付与，自己并不知情的事。徐州太守甚为贤明，判他无罪，但将假银入官，货物还原主。汉卿还求得假银二十两，回家为证。这时，张氏在家，以为汉卿必定事犯经官，重遭刑宪。不料他却安然归来。这使她不免吃了一惊。汉卿对她诉及假银之事，她与大叔串通，硬说所付的并非假银，并要以大叔为证，告他不孝之罪。汉卿无奈，只得扯了一谎，说货物见在船上。走出门去，便欲投河而死。他先到书塾中要见儿子一面。但他的弟弟汉贵，虽为后母所生，却甚明理。他见哥哥悲愤难堪，要借款来代他赔母。汉卿谢之，引了自己的孩子廷珍到河边，嘱咐一番，便投水而死。却为龙宫太子吩咐巡海夜叉救住了他。这里廷珍为了受父之嘱，要侍奉母亲之故，只好啼哭着归家，见母说明此事。他们正在哀哭之时，张氏闻知，反说投江是假的，要吞了全部家产，赶了他们出去。亏得汉贵力劝，方才许他们住到南庄，耕种为生。且说救汉卿的龙宫太子，即系汉卿买放的白蛇。他送了夜明珠一个，虾须帘一副，珊瑚树一根给汉卿，叫他上京献宝，必可得官。汉卿将宝献给秦始皇，官封总管。但虽忆家，却不敢归。不知这时，家中又生了一场绝大风波。汉贵买了绵布数匹，上南庄送给嫂嫂。嫂嫂杀鸡供餐。鸡血滴在他衣上。他便脱衣而去，中途为士卒捉去建造长城。张氏见子不归，到南庄去找。寻出血衣，硬派为长媳谋杀。她只好当官屈招，与女一同下监，只留其子送饭。汉卿奉命监造长城，与弟相逢。工程告成，兄弟同归。而家里的张氏，却又叫家丁旺保去杀廷珍。旺保诉知廷珍。他到狱中通知母亲一声，便上京告状。中途遇见荣归的父叔，细诉前事。汉卿立命左右，行文到华阳县，立放王氏母女出狱。他们夫妇相见，如在梦中！汉卿不念旧事，待母如

初。张氏也深悔为大叔所愚，几至一家丧散。但一切悲剧，都已过去，如今却是衣锦荣归，合家团圆的了。

四 《新刻出像音注苏英皇后鹦鹉记》 明 金陵 富春堂刊本

《鹦鹉记》凡三十二"折"，不知作者。叙梅妃陷害苏太后事。其事不知是何时代，亦不知从何而来。作者（或编者）在开头便说道："戏曲相传已有年，诸家搬演尽堪怜。无非取乐宽怀抱，何必寻求实事填。"他已为这本无来历的剧情作解嘲了。他又道："苏后梅妃有记，今朝试把腔填。"则苏、梅故事或为旧来相传的小说杂文，至作者始填之为戏曲的。却说周朝某一位的天子，一向未立正宫，苏、梅二妃，俱承宠幸。丞相潘葛颇忧之。他夫人李氏及子潘有为俱甚贤能。苏妃与梅妃颇相争妒，但梅妃心计甚深。一日，西番可汗进了一只温凉盏，一只白鹦鹉，一条醒酒毡给周王（苏妃的侄苏敬为湘州刺史）。周王大喜，大开宴会，盛款来使。并叫道："宝物暂令司礼监收下。待宫妃有娠者即与收管。"苏妃奏知，已有三个月喜在身。周王益喜，便将三般宝物，命她收管。潘葛丞相乘机奏请立苏氏为后以免中宫久虚。周王允之。苏妃遂立为后。梅妃闻之，大为恼怒，私自请她的两位哥哥进宫商议。她的大哥梅体力劝她安分守己。但她的二哥梅伦却助纣为虐，教她一计。她依计而行。第二天，便去与正宫贺喜。同时，吩咐一内臣假传旨意说，交皇后将西番宝物，令梅妃同玩。饮酒中间，梅妃以言语激她。却将温凉盏打破，鹦哥儿摔死。二人相扭，去奏君王。梅妃说是苏后饮酒大醉，自将宝物坏了，且又以大压小。苏后则说是梅妃所为。周王无法判断。

潘葛却请周王命忠直的大国舅梅体来断定。众人都以为国舅不可信，必会帮他的妹妹。但周王道,“不要争，但梅体若说皇后是，我便杀了皇后，若说梅妃是，我便杀了梅妃。我偏杀那是的。”正直的梅体,果然判说皇后是,梅妃非。梅伦捉住了周王前言，劝他杀了王后。周王无可奈何。只得着金瓜武士将皇后押赴午门外缢死。潘葛大叫留人,劝周王将皇后押到他家中赐死。周王从之。梅体眼见此事，心中大为气愤，便致休归家，不问外事。潘丞相将娘娘请回家中，不忍致她于死。且因她已有孕在身。但必须有一人替死，否则朝廷必将追究此事。李氏夫人遂代替国后而死。全忠又奉命来要苏后头发一辫为信。潘丞相剪下头发给他,全忠命他们速将王后尸身火化。第二天,潘丞相便将李氏火化了。但梅妃并不放心,怕是有人替死。拈了一卦,更知她的死是虚诳的。便要奏知君王，四处去挨拿。但知国王已有悔意,不敢去说,便命梅伦到潘府搜寻。全忠得此消息，忙去通知潘相。潘相将皇后装作平民送到庄上；却将有病的雪姐装作他的夫人,睡在床上。梅伦到府严搜,雪姐却死了。潘相便派定是他惊死的，与他大闹，命孩子痛打他一顿。此事奏知了周王,王命梅伦罚金为葬费了事。出殡时,潘相将一好妇人装做皇后打扮,坐在轿中,梅伦却来搜轿。潘相说他调戏良家妻小，又打了他一顿。但潘相颇虑事久发露，便请娘娘到湘州她侄儿处暂住。中途，梅伦着人追赶。护送的人忙设一计避过了追者。又有天神保护,将美化丑,才能逃过了这场大难。苏后腹痛，在白马庙生了一位太子。白马娘娘点化她到苦竹林中。因后面似有追兵,她便将他肩头咬破留记,撇他在地自去。这太子却为斫竹的祝四郎所拾。四郎无子。便将他抚养着。这时苏后已至湘州，暂且安住于她侄儿衙中。十三年之后，祝四郎抚得太子长

大。但他性子很不好，十分违拗，便将他质典在张家为小厮。但张员外见他出言不凡，便养他为子，取名张龙，命他读书。同塾之中，有一苏虎，盖即苏太守之子。他们二人结为兄弟。一日，苏虎说起他家有一个皇后娘娘，张龙便与他同去看她。苏后见他面貌言动，与周王一般，便十分生疑。次日，苏虎哄太子脱了衣服，苏后见他肩上所咬的表记尚在，便知道真是她的儿子。苏太守去与张清枢密说知，张枢密便将太子还了娘娘。他们母子于十三年后始复相见，其且喜且悲可知！苏、张二人便将此事始末，上本奏与周王。这时梅妃失宠，周王深悔杀了苏后，致无后嗣，心中郁郁不乐。潘相得了湘州奏本，乘机说动了周王，并说明就里。周王大喜，便命潘相到湘州去迎接娘娘及太子。周王见了太子大喜。苏后复就正宫之位。不久，他便传位于太子。

五 《新刻出像音注唐韦皋玉环记一卷》
明 金陵 富春堂刊本

《玉环记》凡三十四折，叙韦皋与玉箫女的"两世姻缘"。盖即元剧《玉箫女两世姻缘》的扩大。作者姓氏无考。剧叙韦皋，字凤翔，京兆远安人。才学甚高，虽有父执李晟、张延赏在朝掌执大权，他却无意于投奔他们。"恐遭达官之慢"。某一天，他约了数友，同上京城应试。但不合试官之意，试时竟把他扠将出去。皋落第之后，郁郁少欢。有帮闲包知水便带他到平康中散闷。他与妓女玉箫相逢，"说不尽山盟海誓，愿双双永效绸缪"。不久，皋因求官远去，别了玉箫。她誓志要守着他，不再接人，并再三的叮嘱他，后来切莫忘贫贱。皋送了一只玉环给她为表记。但皋命途乖蹇，到了试场，又差过了黄榜限期，试官不容入试。

皋自觉无颜，意欲投黄河而死，又不忍负灯窗十载之苦。想起父友张延赏来，便到西川去投奔他。延赏在西川为节度使，威权甚重，只生一女，名琼英，尚未字人。延赏夫人善相，知皋后来必可富贵，便与延赏商议，欲将女儿琼英配给了他。皋推却，不敢承诺。但延赏力促他答应下来。拣个吉日，便成了婚。但玉箫女却在那里苦苦的盼望韦皋的归来。她恹恹成病。病时，又欲践临别之约，寄一幅春容给皋。但他却自别后，一封信也没有给她。他们都说他已变了心，但玉箫始终坚信他是个志诚君子，决不负她。她病体日重。一夜，拿着玉环，连叫韦皋数声，哽咽而亡。皋虽在西川就婚，心中也无日不在想念着玉箫。他想起临别时，她有紫金扇坠赠他，他有白玉耳环与她。如今归期未卜，后会无缘，心中十分悲感。但皋托着岳父的势力，甚喜招贤纳士。有张纬、范克孝等皆来投奔于他。皋皆收留了他们下来。他见范克孝一貌堂堂，并与他结为兄弟。一日，他们同去打猎，克孝竟打死了一虎。皋因此益敬重他。但延赏风闻韦皋教鹰放犬，扰害乡民，心中不乐。又入了富童儿之谮，便大怒韦皋。张夫人与琼英小姐，也劝皋遣发了来历不明之人，以息谣传。皋不得已，遂与范、张二人说明，送了路费给他们，相别而去。富童儿又生一计，对延赏谣说他因劝乡民不要告韦皋，被他们打了一顿。延赏信以为真，大怒不已。夫人劝他，他反说是夫人误了女儿终身。皋与富童儿折证，打了他一顿，便与妻告别，愤愤的离了西川。范克孝自离了韦皋，便落草为寇，啸聚偻罗，打劫行旅。皋路经山中，与他相遇。克孝要奉他为寨主，但皋力劝他散了偻罗，焚了山寨，同去代州，投奔李令公。克孝从之。李晟招贤好士，无人不见。见故人之子韦皋及克孝来投奔于他，大喜。这时，朱泚、李希烈为叛，御驾亲征，陷入重围。李晟命皋与克孝率

了五千人马去解围，一战而擒贼功成。晟大喜，命克孝保驾，皋解贼。这里，张小姐在西川却正受着磨折。延赏大病初愈，富童儿谮她诅咒父亲。延赏不察，打了她一顿。有王提领的，闻知张节度小姐甚美，便托富童儿为媒。富童儿一力撺掇延赏许了这头亲事。他们以为韦皋一定不会回来，延赏打迫小姐另嫁，小姐誓死不从。富童儿又生一计，将毒药暗放汤药之中，力说小姐要药死父亲，唆哄延赏，要小姐自吃。但延赏却将小姐差人押到黄河中淹死。夫人哭阻不从。恰好，韦皋因功，已为西川节度使，代延赏之任。路经黄河，救了小姐，夫妇重逢。延赏至此，始知自己知人不明。不久，圣旨又命皋率军征讨朱泚。副使姜承不敢上战场；他家中有一女年方二十，面貌与玉箫一般无二。他着她出来奉酒。皋一见大惊，举止失措，几欲啼泣。几乎疑心她便是二十年前相与的玉箫。姜承见他举动，大怒，欲与他拚命。但为他官所劝阻。他与韦皋打赌，如皋胜了朱泚，他将小姐送与皋为妾。如皋输了，就与他调用。皋道："就如此。"皋先着人送檄文与朱泚。泚震于皋的威声，惊慌失措，遂议投降，与使臣归朝待罪。皋立了这个大功，姜承无话可说，送了小姐与他为妾。他们听韦皋诉说两世姻缘的经过，皆大为惊叹。这时封赠的圣旨恰到，封韦皋为忠武王，总督兵马，仍镇西川。姜承为节度使，李克孝为副节度使；连守操的玉箫也令有司奖励。张氏、姜氏俱为忠武王夫人。

六 《新刻出像音注花将军虎符记》
明 金陵 富春堂刊本

《虎符记》凡四十"折"，一名《忠孝节义花将军虎符记》。作

者是俨然具着道貌的，一开头便对当时的靡靡之曲加以针砭，说道："何处淫词，敢劳妍唱，滂污樽俎！"花将军者，盖即明初的花云，为朱元璋守太平，尽忠而死者。此剧则作花云并未死，为寇所困，直至其子任先锋，出师救父时方才解厄。这当然是有意的要以团圆为结束的。却说花云，怀远人，随朱元璋攻战，所至有功，官至总管，镇守太平。与他同在衙中者为妻郜氏，子花炜，并妾孙氏。维时，大乱未平，干戈四起，以像太平的新造的孤城，御挡强敌，是很不足恃的。这，花云与太守许瑗、院判王鼎，都是十分明白的。他们怕陈友谅乘机窃发，此城有危，便写本请粮，移文求援。但他们布置未定，陈友谅便星夜以舟师薄之。江水又涨，城垣必坏。花云自誓与城存亡，但颇不放心他的儿子花炜，欲命他夫人与妾带了儿子同归，以免俱亡。但郊圻之外便是战场，出城诚是冒险。他夫人郜氏便决定守节同亡，而妾孙氏则毅然以保孤自任。友谅大兵蔽江而至，城垣又为水冲倒。花云、王鼎、许瑗遂皆为友谅所擒。郜氏闻耗，以虎符缚在孩儿身上，命孙氏抱去逃走。郜氏自己投江自杀。恰好其兄郜士良投亲至此，救了她，同上京畿。孙氏途遇陈军，连孩儿也同被掳去。友谅深喜花云忠勇，欲劝降了他。花云不从。许、王二人已不屈被杀，但友谅终于不忍杀云，只将他收了监。孙氏被押送到江边，乘夜将孩儿寄养在一只渔船上，自己仍被押着前去。步马水军大元帅常遇春，闻知太平失陷，花云被囚，十分气愤。恰好奉旨征汉。鄱阳一战，杀得陈友谅大败而逃，不敢复出。孙氏也乘贼兵四散之际，逃出虎口。遇见前次的渔船，仍将孩儿抱回。但中途又遇贼兵，被推落江中。亏得雨师推送大木过来，救她出水，沿河飞泊，至于汀洲之上，采莲实以哺儿，与鸥鹭鱼虾为友，历尽了苦辛。幸得雷公指引她到了京畿，至于午门之外。朱元璋命

她至便殿召见。他见了义妾孤儿，为之动容。抱儿膝上，呼为将种。遂命人送他们与郜氏相见。这诚是睡里梦里的事。这一次的相遇，他们那里念想得到！这里花云被囚，求死不得。友谅命张定边婉劝他归降，他仍是执意不从。他得了眼疾，双目昏花。友谅闻之，即送眼药给他。他道："我待死之人，名入鬼箓，以不见为幸。就有妙药，无所用之。"送药的人只好将原药又带了回去。好几年过去了，孩子花炜已长大成人，入侍东宫讲学。郜氏不放心，命兄弟郜士良去打听花云消息。这时，友谅已为常遇春所射死，其子陈理，意欲兴兵报仇，并欲杀死花云，以雪其忿。他与张定边商议此事，张定边说，花云双目昏花，已成废人，不必杀他。理遂置之。郜士良将此消息回家报告。他们略为安心。却说花炜受兵法于刘基，甚为英勇，渴想出师救父。基保奏他为先锋。大将仍为常遇春，基则为军师。大兵出发，花炜与陈理交战。理被杀得大败逃回。炜闻知花云囚在武昌牢中，便星夜追赶陈理，围住武昌攻打。张定边至牢中将此信报告花云。云大喜，双目为之爽清。这时，有人来报陈理已被缚送出城。张定边便自刎而死。花炜进城，首至牢中，与父相见，交呈了虎符给他。云命以礼葬了张定边。他们凯旋归来时，众官员奉旨张乐迎接他们。朱元璋遂下谕赠封忠臣，花氏一门，并受封赠。

七　谭友夏钟伯敬先生批评《绾春园传奇》
四海孚中道人编　新安右子居士次

《绾春园》情节不奇，然文辞却甚为隽永可喜。其铸辞造语，在《西厢》、《拜月》、《还魂》之外，另辟了一个蹊径，一点也不蹈袭

他们。读来使我们不忍释手的剧本本来不多，而此剧却是少数可读的剧本之一。全剧凡二卷，四十四出，叙的是元末杨珏与崔倩云及阮茜筠的错合姻缘的事。一错到底，直至最后几出，方才将这道紧结解开了。却说嘉兴杨珏高才不遇，流落杭州。其友韩梦兰则已得官。他颇慰着珏。杭州西湖上，有威远伯阮翀的，少年英勇，以忤丞相伯颜，解职闲居于自建的绾春园内。翀有一妹茜筠，多才而未受聘。某一个秋天，御史崔固，路过杭州，寄寓于绾春园中。固亦有一女，名倩云，其音恰好与茜筠相同。杨珏在园外闲游，见园门未闭，便信步而入，与崔倩云相遇。两下顾盼有情。倩云临入，以绫帕及琥珀坠儿遗在地上给他，珏大喜过望。第二天再去访她。不料第二天，韩梦兰却拉他去游桐庐、富春，崔氏即以此时离园。而阮翀因伯颜之谗，诬他与苗寇花剌泰交通，谋为内应。元帝命人将阮府围了，除翀本人远贬广东香山县外，余皆被杀无遗。惟茜筠先得了信，偕孟尼姑同逃到扬州，依崔氏家庵以居。杨珏由江上归来时，满拟再去访他所恋的人，却扑了一个空。外间藉藉的传说着阮氏满门被戮的事。珏欲在三百口尸中，寻出小姐的尸来埋，却都已为人所丛焚，无可辨别。珏以此痛哭伤心，卧病不起，万念俱灰，功名无意。然为友人所怂恿，当科举恢复之时，勉强复出一试。果然中了解元。当珏上京会试之时，正朝中情势大变之日。御史崔固既上表痛诋伯颜误国，而由香山令新升御史的韩梦兰，也力为流遣的军犯阮翀辨冤。更有忠直的朝臣数人，相与鼓吹。于是皇帝命将伯颜流放河南。他行至中途，为雷所殛而死。助恶的纳速剌也同死于此。阮翀之冤既雪，复出领军。崔固则出为山东抚臣。崔固上任后，遣人迎眷。因花剌泰攻山东，复派人护眷回扬。这时，翀已遣人接了他的妹子茜筠去。不久，崔固力战而死，扬州也有为寇迫的

危险。崔氏母女遂逃避于杭州，仍寄居于空无主人的绾春园中。这时杨珏在京，中了进士。韩梦兰见他侘傺无聊，闻知原因，便力主为他们撮合。到了珏与阮茜筠结婚之夕，他们说起前情，俱不相印，各自诧异，才知原来是弄错了一个人。三载相思，原来用错在别一个人身上，可谓幻极！杨珏闻知崔公死难，扬州又残破，心念崔倩云不知存亡，颇欲去寻她来。后来，他们回到杭州，重住到绾春园去，才得与崔氏母女相见。因了阮氏兄妹的说合，杨珏与崔倩云也并结了婚。

八　《明月环传奇》　西湖居士作

《白雪斋五种曲》之一

《明月环传奇》凡二卷，三十二出。上卷为集艳主人较阅，下卷为粲花主人较阅。集艳不知何人，粲花盖即吴炳，作《西园记》、《疗妒羹》诸传奇者。西湖居士此作，事实只是寻常的才子终于得志，两美并归一夫，丑夫求妻失妹，老夫人羡富欺贫的俗套。但文章则甚隽好，结构则甚紧凑，一望便知其为传奇全盛时代的作品。却说，寒士石鲸，字鳞侯，才富家贫，仅有一母在堂，夏日尚著冬襦。同时有荆棘的，与鲸有通家之谊，其人则家富而才俭。但有一妹青娥，却甚贤惠多才。他们的父执乔松，辞职闲居于家，有一女罗浮，盛年未嫁。乔大夫便请了石、荆二生来，欲试其才，以定东床之选。石生立成《林下美人赋》。乔大夫大喜。荆生迟迟未能下笔，托辞归后做就献上。当夜，他请妹妹青娥代做《山中高士赋》。青娥则以请石生来家坐馆为交换的条件，荆生允之。不久，石生便住到荆家书馆中来。在此时之前，乔家奶娘十八姆承乔大夫命，以文房四宝赠石生，小姐并私以明月珠环赠

之。恰好为荆生所见。这时，有散仙梅琼英(梅)竹翠奴(竹)及桂子芳(桂)者，见了石生的少俊，青娥的美貌，并起了凡心。梅仙便幻为乔罗浮，竹仙便幻为荆青娥，桂仙便幻为石生，从中勾引，以图私便。而局中人则一点也不明白。先是，假青娥去调戏石生，生不为动，她却题诗于扇而逸。生见诗句不雅，便藏之箱中。梅仙(假的乔罗浮)则留书笺于石生桌上，约他到乔园相会，且持了明月环去。此柬石生未及知，却为荆生所窥见。他私探石生书箱，窃了明月环，欲冒为石生前去。又见了诗扇，不禁大怒，还以为真是他妹妹所写的。同时，竹仙(假的石生)又乘夜去调戏青娥，却也为青娥所坚拒。三仙见事不谐，便飘然归洞，不管其下文如何。这里，荆生冒着石生之名到了乔园，与小姐相见，小姐却完全不知这回事。十八姆来了，方知这是荆生，不是石生。他们不解明月环何以在他处。荆生却说是石生取来聘他妹妹的。他们欲捉住他，恰好乔夫人封氏也到园中来。荆生匆匆遁去，遗下诗扇。这扇为封氏所拾。封氏正厌石生之贫，有了这个假青娥的赠扇，便执持了一个绝好的把柄。荆生且又用财宝来买她的心。乔大夫中了她的谗言，便不允石生的婚，而欲将罗浮嫁给荆生。荆生归时，石生见失了明月环，与他大闹，休馆而回。荆生大忿，欲逼死青娥。但青娥不久便苏。他却被氤氲使者追去问罪，向他说明前后因果。于是荆生大悟，苏生回来时，便挽友柯月为媒，以妹青娥嫁给石生，并将明月环还了他。同时，乔公也已悟荆生之诈，也挽柯月为媒，将罗浮许给了石生。不久，石生上京应举，中了状元，请假归家完婚。两房妻子同日于归。罗浮与青娥俱不甚悦，赖石生善于调和，遂怡然同居无忤。而不久，朝廷便钦召石生上京为官。“荣封”的结局，乃是一个老套子，西湖居士也未能免俗而用之。其与众作略异者，则人物类皆

是虚假的姓名，或树木名，有似于《草木春秋》一类之作，使人一望便知其非真实的人物。不仅梅、竹、桂三仙为人格化的植物，即乔松也指的是松，罗浮指的是梅，封氏指的是作梗的封姨，至于荆棘之为恶徒，柯月之为媒氏，则更不待说明的了。

九　《上林春传奇》　明姚子翼作　旧钞本

《上林春》① 未见全书，仅见到明钞残本一部，凡二十六折。实际上全剧已将届团圆，正在结束，则全书恐至多不过三十折或三十二折。此剧以唐武则天的借春催花诗："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为纲领，而其中心人物则为安金鉴、金藏兄弟。却说，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独揽，大有易李为武的野心。助恶之臣，有来俊臣、周兴诸人。严冬的一日，武后乘着高兴，欲向天公借春三日，遂作一诗，催花速放。果然，一夜之间，百花俱开，惟有牡丹依然不发。武后大喜，自以为天意佑之。群臣也纷纷上表称贺。她因牡丹抗令，遂命移往洛阳，不让其再占上苑的春光。后子庐陵王李哲则以为花开非时，劝武后深当修德以禳之。武后大怒，安置他于房州，又着周兴为房州刺史，欲以严刑钳制人口。并颁诏天下，示知改姓易元的事。有房州人安金鉴、金藏兄弟二人，金鉴习儒业，金藏则从事于伶工之事。因此，金鉴大为不满，不准他弟弟入门。金藏不得已，遂依其父执皇甫翁以居。金鉴自有一班逢迎着他的酒肉朋友东方白、西门虎等陪伴着游乐。其妻韩氏屡谏不听。一日，时迫年终，东方白等欲向他借钱，遂在玩江楼上设宴请他。他答应着借钱的

① 仅见此旧钞本，未见有刻本。

事，但嘱他们到他家来取。东方白等说起冬日上苑的异事来。他大为叹息，义现于色，深怨天公的不公。他们请他题扇，他遂题了一诗在扇上，道是："夹城簇锦异争传，感应如斯混混天，逐去六龙谁挽救。借来三日使春先。欲烧玉树投春火，拟代华林作石鞭。自是万花俱贱种，牡丹待放故君前。"他大醉而归。中途跌于雪中，酒犹未醒。恰好金藏有事经过，遇见了他，驼了他回家。但当他醒来时，却不信自己有过跌雪及兄弟驼归之事，立迫着金藏于深夜雪中离开他家。第二天，他因跌雪中寒而病，不能起床。东方白与西门虎恰来向他借钱，为他家老妪痛骂一场而去。他们羞愤交并，以为金鉴故意的不出来见他们，便将金鉴所题之诗扇，投入周兴所设的告密匦中。果然，周兴得了此扇，便差人去捉金鉴。金藏正来视兄病，闻知此事，便挺身冒认其兄，被捕而去。周兴逼他供出庐陵王预闻此诗之状，并捕了王来对质。但安金藏抵死不从。武后赐王以匕首，嘱他自杀。金藏取了这匕首，剖腹屠肠，以明王不反。此事深感动了武后，她遂赦了庐陵王，并召了金鉴（即金藏）入京，命太医院医治其伤。这时，徐绩后人英国公徐敬业起兵勤王，杀了武后的使命祭旗。他战无不胜，迎了庐陵王至军。但王不欲以子讨母，力劝他们息兵待罪。敬业不得已从之，偕至房州驻扎。庐陵王即写血表入京，剖白此事。这时，金鉴的病已愈，不悟前非，仍与东方白等交往。其妻及皇甫翁劝之，俱不从。妻遂下堂求去，带了嫁夜同行。以此，金鉴发愤读书，欲雪此耻。东方白等见他不出门，便来讹诈他，说明他兄弟冒名领罪之事。他不得已，嘱老妪张罗了百金给东方白、西门虎二人以求息口。而他自己去了安姓，单名金鉴，上京应举。在举场中，想起兄弟代他认罪，深为不安，便写了"夹城簇锦异争传"那首诗在试卷上，欲出金藏之罪。武后召了他们兄弟

来，细问此事。兄弟二人，争欲认罪。武后核对诗扇上及试卷上的笔迹的结果，恍然大悟，知道金藏确是代兄受罪。正在这时，庐陵王的血表已到，上苑宫人，又报牡丹花大放。武后深受感动，便差使迎了庐陵王来，自己退位，而以王为帝，并封金鉴为状元，以金藏为官。兄弟二人荣归故乡。金鉴拜谢助他的恩人。但闻知受恩之源，却仍出于他的妻韩氏。原来韩氏是故意求离，以励他的进取的。于是一切事实都明白，他们复为夫妇如初。在此时之前，东方白、西门虎因争那一百金，已互相残杀而死，而周兴、来俊臣二人也被发交徐敬业手，治以他们自己发明的酷刑。

十 《金刚凤传奇》 张心奇作 旧钞本

《金刚凤》凡二卷，三十出。仅见传钞本，未见刊本。叙的是钱镠的出身与成功。却说唐末的时候，有少年英雄钱婆留的，未知其身世，也无一个亲人在左右，仅为富室看牛牧马，以作生涯。但他膂力绝大，性质刚强，三杯酒下肚，便常常闯祸打人。以此人皆惧之，不大敢和他交往。他在这时，已戏以兵法部勒牧童们，自为大将，赏罚至明。这时，杭州的刺史是李彦雄，他单生一女，小字凤娘，善弄刀剑，深有韬略。一天，彦雄归到后衙，面有忧色。她闻知系为了朝廷起造御勾栏，遣太监到江南各郡采选良家秀女，珍奇玩好之物，以供内庭游乐。内臣们出来，却借景生情，狐假虎威，一途骚扰不堪。彦雄不欲扰民，又不敢抗旨。以此，闻内臣们将到，心中便忐忑忧戚。凤娘说他以乘机自立，毋为人所算，彦雄不听。钱婆留因身世不明，去问一位老妪，方知自己的生身父母，并知尚有一姊嫁给徽州吴员外为继室。恰好

有人找婆留为钦差的雇夫，他便应募而去。太监们到了杭州，见李刺史一无点缀，心中便大为不悦。婆留喝了几杯酒，到钦差衙中去，他入衙闲逛，见作威作福，坐在上座者乃是一个太监，便大为气忿。与他言语顶撞，便一顿大闹，离衙而去，无人敢阻挡住他。钦差却又以此来加刺史以罪，并痛骂他，嘱他们必须捉到钱婆留。婆留逃难上山，遇见了绝世的猛女铁金刚，其丑无比，其强力也无比。他与她比力，不胜而被捉，几被她所杀。却为她母亲所劝阻。第二天，他们见他爽直，且有异征，便将金刚女许给他为妻。但他定要到徽州去，找他姊姊。金刚女遂赠他银两而别。他中途遇见了"江盗"顾三郎等。顾等闻知他系大闹钦差衙的钱婆留，便大为钦佩，共戴他为领袖。这时，太监已离杭至平望。婆留率了这些英雄们袭击钦差座船于江中，尽劫所有，并捉了那位钦差为质，以断追兵。中途推他入厕中而去。众人救了钦差太监上来，他狼狈的上京而去。遂诬奏彦雄以许多过失。皇帝命邻郡刺史刘汉宏、董昌二人解押他进京待罪。他的女儿李凤娘却私自定下大计，矫命部下劫杀了天使董昌。彦雄见事已闹大，不得已听了女儿之劝，自立为王。唐兵屡次攻他不克，皇帝遂以南唐主之位封之。这时，钱婆留的通缉，尚在严厉的执行着。他不欲久居群豪中，遂力辞了他们，独至徽州访姊。他经过一村，见贴有缉捕钱婆留的文告，他取下撕了。但为当村保正吴朝奉设计捕得。不料这吴朝奉正是他的姊夫，他款待婆留至为殷勤，但浅见的妇人钱氏，却不认他为弟。有术士葛天民的，出来访真主，使了一计，骗了钱婆留及吴朝奉出外建功立业。他们同投李彦雄麾下。彦雄知道婆留，想起前事，本欲杀害他。闻知钱塘江潮水为患，命他去筑堤坝。如十日不成，即治以军法，不料婆留对潮放箭，潮头竟为之屈，坝功遂成，百姓们大呼万岁。

彦雄深异之，遂以女凤娘招他为婿。但金刚女在山久候婆留不至，颇为恼怒。她已连合了顾三郎等，自为寨主。这时闻知婆留娶了凤娘，便率兵下山问罪。她的雄猛，无人可敌。凤娘亲去见她，劝她改装入城。但她改了装后，对着镜一照，见自己如此不堪，便自刎而亡。这时，婆留在外征寇未回。及回，彦雄因衰病，让位给婆留为王。钱王遂大封功臣，并祭祀金刚女，迎接其母入宫奉养。

修文记跋

《修文记》，屠隆撰。隆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鄞县人。官至礼部主事。为俞显卿所攻讦，罢归。隆所作，于《修文》外，尚有《昙花》、《彩毫》二记，而《修文记》则传本至为罕见。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花朝生笔记》谓：《修文》系演李长吉事，大误。盖缘未见原书也。《修文》为隆晚年作，所叙皆隆夫妇子女修仙事，实一部自叙传也。而以其女得道为仙，修文天上，为全传之骨干。郁蓝生《曲品》谓：赤水晚修仙，为黠者所弄。文人入魔，信以为实，故作《修文记》。然以一家夫妇子女，托名演之，已穷其幻妄之趣。钱谦益《列朝诗集》则以赤水为吴人孙荣祖所弄，并言其女死后为仙事。是此记正赤水求道入魔时之作也。此记设想荒诞，文辞酸庸，错综仙佛，杂糅人鬼，仆仆求仙，自信得道，而妻子女婿，一门并种善因，皆得超拔，快意抒情，直类谵语。明代混合三教，妄意求真之徒不少。赤水殆入魔尤深者。然在戏曲史上，类此之自叙传，赤水实为始作俑者。其影响殊大。清代之《醉高歌》，《写心杂剧》等作，并皆承其余风。元明戏文，每苦质直。此记逞其想像，上碧落，下黄泉，仙福鬼趣，各穷其境，亦殊有别趣。《仇鬼》一出中之任伯嚭，即讦赤水之俞显卿也。《遇师》一出中之完初道人，孙君，即吴人孙荣祖也。生平友仇，亦已并入记中矣。

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郑振铎跋

博笑记跋

王静庵先生《曲录》，载沈伯瑛所作传奇凡二十一种。实则《耆英会》等三种，为鞠通生作，《一种情》一本为《坠钗记》之俗名。词隐生平所著，仅十七种耳。见传于世者，《义侠》、《双鱼》、《埋剑》、《桃符》外，初无第五种。去冬，尝于明刊本《群音类选》中得《十孝记》残文若干出，诧为奇遇。惜不附宾白，犹未为完书也。今春，又于陈乃乾先生许，得《博笑记》一帙，首有天启癸亥茗柯生序，图刻皆精绝。殆即茗柯生所刊也。词隐之作，并此有六种传世矣。《博笑》体例，与《十孝》同，于一本之中，叙述十则不相关联之故事；而以"假妇人事演过，义虎事登场"，或"义虎事演过，贼救人登场"云云，为前后文之过渡。此种体例之剧本，明代殊见流行。杨升庵以二十四则故事，合为《太和记》，徐文长以四个故事，合为《四声猿》，沈采以四个故事，合为《四节记》等等，皆其先声也。而词隐同时诸家，效为此体者尤众。车任远之《四梦记》，叶宪祖之《四艳记》，顾大典之《风教编》，其尤著者。此体但可名为南杂剧，非戏文也（胡文焕《群音类选》有南杂剧一体）。《博笑》所载故事十则，颇多讽劝，不仅意在解颐而已。其中《恶少年误鬻妻室》一则，梦觉道人曾演为平话，见其所著《幻影》中。《起复官遘难身全》一则，叙僧人陷官吏为活佛事，《安处善临危祸免》一则，叙船人谋财害命为虎所杀事，并见于明人小说中。其他诸作，殆皆词隐寓言也。词隐论曲，贵本色而贬繁缛。故《博笑》曲白并明白如话，无一艰深之语。是盖场上之剧曲，而非仅案头之读物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郑振铎跋

邹式金杂剧新编跋

总在十二三年以前了，上海来青阁书庄的主人杨寿祺君抱了一包书到我家里来。其中，有一本《盛明杂剧二集》的首册。他很得意的特别把这一本书给我看，说："董先生托我找此书已久，现在居然在杭州找到这个头本了！刚刚是他所缺的，就要送给他看。"我翻阅了一下，心里实在想要。插图很精细，是明启祯间杭州刊的最好的版图之一。想要截留了它，但口里讷讷的说不出。最后，又翻了一回，下了决心，说："我本来想要留下，但还是给董先生送去吧。他的'二集'快要刻成了。"

董氏刻过沈泰的《盛明杂剧初集》，我知道他那时正在继续的刻"二集"。为了完成他的工作，我虽然很爱那一本书，但不能不割爱。为了我的截留结果，也许要使"二集"的刊刻工作夭折的。过了不久，《盛明杂剧二集》果然刊成了。我心里很高兴，仿佛自己对此也尽过一部分的力量似的。

过了一年左右，我在中国书店见到了一册的《杂剧新编》，也是首册。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全不全？"我连忙问道。

"只有这一本，底下的全部没有。"他们答道。

我在那堆满了古书的案上，翻了一遍，再遍，三遍，实在爱那别有风致的插图，不仅因为他们是名手鲍承勋所刻（曾之约画，但之约之名，不见于任何画传），且也因为每一幅正图之后的每

一幅圆形图（作为饰画之用吧），都有很深刻的用意和别致的笔法，和明末版的《隋炀艳史》里的“饰图”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先生找这部书很久了，他一定要的。”他们说。

他们为了董要，定的价很贵。

我又翻了一遍。这首册里，只刻有吴梅村的《通天台》和《临春阁》二剧，那二剧乃是习见的东西。董氏既要这部书，想来是要继续着“二集”之后再来刻这部“新编”的。还是让给他吧。

我便又没有买下这一册书，只钞下目录及吴梅村、邹木石的二序。

但十余年来，耿耿于心，忘不了那精致的插图。

后来知道，这册“新编”也终于归了董氏。五年前，这孤零的一册书又由他转让给北平图书馆。我曾向北平图书馆借来，摄下了几幅图像。

四年前的一天，我在北平图书馆，赵斐云先生很高兴的告诉我说：“中国书店又寄来‘新编’的零种数册，已经买下了。”

那几册里有茅孝若的四剧和陆晚庵的《西台记》，邹氏兄弟的《风流冢》及《空堂话》。最怪的是后面附有黄方胤的《陌花轩杂剧》全部，这是目录上所没有的。我非常的羡妒他们。立刻借来钞了一部。

后来北平图书馆得到朱逖先先生的戏曲，其中也有“新编”一册，但俱系重复者。

我印行《清人杂剧二集》时，曾向北平图书馆借来《风流冢》和《空堂话》二剧，收入集中。

马隅卿先生从宁波回到北平时，行箧里带来了几部“奇书”（有汤舜民的《笔花集》和清平山堂刊的《雨窗集》、《欹枕集》）。但在北平的几个月，却又很幸运的得到“新编”二三册。除和北平

图书馆所藏的复见之外，又多出了几种。我在小甜水井的隅卿书房里，翻了又翻，录目而去。心里又是那样的羡妒着！

但十余年来，经了同好者四五人的用力访求，这部"新编"始终没能成为全帙。

想不到，在四月的一个早晨，我终于把这部"新编"的全部，连附录的《陌花轩杂剧》完全得到了！

当书肆主人汪君把这八册的书递到我手上时，我掩盖不住心头的喜悦。我装着悠闲的样子，问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但他不肯说。要的价并不贵，经了很不麻烦的议价，这部书便为我所得。我连忙去借了钱来还这一笔书帐。

不仅是为久觅未得的一部书，也不仅是为了那精致的鲍氏刊的插图，这些，固然使我高兴，使我兴奋。而最重要的，还在：发现了这部明末遗民们的悲愤的作品，这部包含近四十种明、清之际的杂剧的集子。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剧曲史上的几篇新页的补充。一旦而获得了近四十种的名著，那种兴奋的情绪，恐怕只有野心家的获得了一个殖民地，探险家的发见了一块新地，考古家的发见了一个古城或满贮着古物的古墓的时候方才能够了解的。

十几年前只能见到目录，四五年前只能见到一部分，而十年的梦想却终于一旦实现了！

刚刚新雨之后，阶前的草地上，小小的黄花正怒茁着，蔷薇含着蓓蕾，美人蕉的新叶翠绿得可爱。太阳光淡淡的晒着。一切都仿佛在笑。

"新编"最为罕见。不仅王国维写作《曲录》时未见到，就是姚燮、黄文旸、焦循他们，也都没有见到全书过。《曲录》根据焦循的《曲考》，著录孟子若、尤悔庵、吴梅村、孙笨庵、陆晚庵、茅僧

昙、黄方印、邹兑金、郑无瑜、周芥庵、查继佐、堵庭棻、黄汉臣、张来宗、张掌霖、南山逸史、土室道人（应作"道民"）、碧蕉主人诸家之作，而独遗邹式金、薛既扬二人；又所载黄方胤剧缺《督妓》一折，邹兑金剧缺《醉新丰》一种；郑无瑜剧缺《鹦鹉洲》一种，南山逸史剧缺《翠钿缘》、《京兆眉》二本，可知焦循所见亦非全本。姚燮所见最多，但仍缺邹式金的一种。"新编"的目录，完全者惟见于罗振玉的《续汇刻书目》。但亦不附《陌花轩杂剧》。

我所得到的这一部，插图及附录《陌花轩杂剧》都是全的；只是"目录"改动过了，把卷之三十四的《空堂话》移到卷之五，而缺《醉新丰》一种。故实际上只有三十三卷。又卷之十三南山逸史的《中郎女》，目录上却刻作邹仲愔的《风流冢》，和卷之三十三的变成重复的了。但原文却仍是《中郎女》。我疑心这目录是后刻的，故和原书不大合。《醉新丰》一本，幸隅卿所得"新编"零本中有之，故仍可补得完全。

原来三十四卷的目录，应该是这样的：

（一）通天台	灌隐主人	（十二）长公妹	南山逸史
（二）临春阁	吴梅村	（十三）中郎女	南山逸史
（三）读离骚	尤悔庵	（十四）京兆眉	南山逸史
（四）吊琵琶	尤悔庵	（十五）翠钿缘	南山逸史
（五）醉新丰	邹叔介	（十六）鹦鹉洲	郑无瑜
（六）苏园翁	茅孝若	（十七）汨罗江	郑无瑜
（七）秦廷筑	茅孝若	（十八）黄鹤楼	郑无瑜
（八）金门戟	茅孝若	（十九）滕王阁	郑无瑜
（九）闹门神	茅孝若	（二十）眼儿媚	孟子若
（十）双合欢	茅孝若	（二十一）孤鸿影	周芥庵
（十一）半臂寒	南山逸史	（二十二）梦幻缘	周芥庵

(二十三)续西厢　查伊璜
(二十四)不了缘　碧蕉主人
(二十五)樱桃宴　张来宗
(二十六)昭君梦　薛既扬
(二十七)旗亭宴　张掌霖
(二十八)饿方朔　孙笨庵
(二十九)城南守　黄汉臣
(三　十)西台记　陆晚庵
(三十一)卫花符　堵伊令
(三十二)鲠诗谶　土室道民
(三十三)风流冢　邹仲愔
(三十四)空堂话　邹叔介

(附)陌花轩杂剧(十出)　黄方胤

我的一本，较北平图书馆藏的首册，多了一篇邹漪的跋。这跋写于壬寅，是康熙元年，较邹式金的序上所署的年月(辛丑，顺治十八年)只差了一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漪为式金子，有《百名家诗选》。这跋上有："故于刻成，妄识简端如此。"借知"新编"刻成的时候是壬寅。

邹式金的序写得沈痛：

> 迩来世变沧桑，人多怀感。或抑郁幽忧，抒其禾黍铜驼之怨，或愤懑激烈，写其击壶弹铗之思；或月露风云，寄其饮醇近妇之情，或蛇神牛鬼，发其问天游仙之梦。云璈叠奏，玉屑纷飞。以至字忌重押，韵黜互犯。固足踵元人之音，夺前辈之席矣！……或有桃花扇动，竹叶尊开，黛弹春山，龋呈皎雪，低徊宛转，顶叠关生，如香云卷雨，寒玉嘶风。欲歌欲泣，欲眦裂，欲魂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倘亦小雅之志，风人之遗乎？

这部"新编"的重要就在于此。吴伟业很不满意于《盛明杂剧》初集二集：

> 明兴，文章家颇尚杂剧。一集不足，继以二集。余常阅之，大半多绮靡之语。心颇不然！
>
> 吴氏《新编序》

但这"新编"却不完全是"绮靡之语"了。满族的铁骑，踏碎了文

人们的心，压塌了他们的风流窟，惊醒了他们的好梦。这些遗民们怨愤有心，反抗无力，只能在短剧里（同在诗文里一样），隐寓着他们的禾黍铜驼之痛了。

所以，这部“新编”的发现，其意义较之《盛明杂剧》初二集的出现，更为重大。

五月十三日写

清人杂剧初集序

周密《武林旧事》载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本。陶九成《辍耕录》载宋、金院本多至六百九十种。惜皆不传于世。其内容何若，无从悬度。自其名目观之，殆多舞曲，非纯粹之戏剧。杂剧之兴，似当在关（汉卿）王（实甫）之时。关、王由金入元，元剧于以大盛。作家无虑百十人，作品见于著录者，都六百余本。其流传较远者，晋叔百种外，尚有三数十本。近人丁初我氏尝于虞山赵氏旧山楼，见元剧六十余册，胥为也是园故物。今丁氏已往，欲叩其详，渺不可得。果使遵王旧藏，犹在人间，则元剧遗留，当在三百本左右。为时不及百年，而剧坛之盛况如此，谓为黄金时代，谁曰不宜。明兴，有王子一、汤式、贾仲名、谷子敬、朱权、杨景言、杨文奎、刘东生诸家，扬其波澜，蔚成壮观。朱由燉一人作剧至三十余种。李梦阳《汴中元宵绝句》有："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语。豪情胜概，未逊盛元。正、嘉之间，作者渐见消歇。然康海、王九思、冯惟敏、杨慎辈所作，苍莽浑雄，元气未衰。隆、万以降，传奇繁兴，而杂剧复盛。梁辰鱼、汪道昆、徐渭、王骥德、许潮、梅鼎祚、陈与郊、叶宪祖、王衡、沈自征、孟称舜诸家并起，光芒万丈，足与金、元作者相辉映。南溟、子塞辈所作，律以元剧规矩，殊多未合。盖杂剧风调，至此而一变。以取材言，则由世俗熟闻之《三国》、《水浒》、《西游》故事，《蝴蝶梦》、《滴水浮沤》诸公案传奇，一变而为《邯郸》、《高唐》（车任远有《邯

郸》、《高唐》等《四梦记》杂剧），《簪髻》、《络丝》（沈自征有《簪花髻》剧，徐士俊有《络冰丝》剧），《武陵》、《赤壁》（许潮有《武陵春》、《赤壁游》诸剧），《渔阳》、《西台》（徐渭有《渔阳》等剧，陆世廉有《西台记》），《红绡》、《碧纱》（梁辰鱼有《红绡》剧，来集之有《碧纱》剧），以及《灌夫骂座》、《对山救友》（叶宪祖有《灌夫骂座》剧，王骥德有《救友》剧），诸雅隽故事。因之人物亦由诸葛孔明、包待制、二郎神、燕青、李逵等民间共仰之英雄，一变而为陶潜、沈约、崔护、苏轼、杨慎、唐寅等文人学士。以格律声调言，亦复面目一新，不循故范。南调写北剧，南法改北腔者，比比而然。墨守成法之家，几同风毛麟角。缘是，杂剧无异短剧之殊号，非复与传奇为南北之对峙。民众伶工，渐与疏隔。徒供艺林欣赏，稀见登台演唱者矣。盖明代文人剧，变而未臻于纯。风格每落尘凡，语调时杂嘲谑。大家如徐、沈犹所难免。纯正之文人剧，其完成当在清代。尝观清代三百年间之剧本，无不力求超脱凡蹊，屏绝俚鄙。故失之雅，失之弱，容或有之。若失之鄙野，则可免讥矣。考清剧之进展，盖有四期。顺、康之际，实为始盛。吴伟业、徐石麒、尤侗、嵇永仁、张韬、裘琏、洪昇、万树诸家，高才硕学，词华隽秀。所作务崇雅正，卓然大方。梅村《通天台》之悲壮沉郁，《临春阁》之疏放冷艳，尤堪弁冕群伦。西堂之《离骚》、《琵琶》，坦庵之《花钱》、《浮施》，杈六之《霸亭》、《蓟州》，留山之《续骚》，殷玉之《湖亭》，并属谨严之品，为后人开辟荆荒，导之正途。雍、乾之际，可谓全盛。桂馥、蒋士铨、杨潮观、曹锡黼、崔应阶、王文治、厉鹗、吴城，各有名篇，传诵海内。心余、笠湖、未谷，尤称大家，可谓三杰。心余《西江祝嘏》，以枯索之题材，成丰妍之新著。苟非奇才，何克臻此。笠湖《吟风阁三十二剧》，靡不隽永可喜。相传演唱《罢宴》一剧时，某大吏感焉，为之辍席。而《偷桃》之语

妙天下,《钱神庙》之愤懑激昂,求之前贤,实罕其匹。来谷《后四声猿》,亦旷世悲剧,绝妙好辞。如斯短剧,关、徐、马、沈之履迹,盖未曾经涉也。蜗寄才调未遒,然《面缸笑》诸作,谑而不虐,易俗为雅,厥功亦伟。短剧完成,应属此时。风格辞采以及声律,并臻绝顶,为元、明所弗逮。降及嘉、咸,流风未泯。然豪气渐见消杀,当为次盛之期。于时有舒位、石韫玉、梁廷枏、许鸿磐、徐爔、周乐清、严廷中诸家,丽而弗秀,新而不遒。譬诸美人,艳乃在肤。然铁云之《修箫谱》,妍若夭桃初放,花韵庵主人之《花间九奏》,佳者未让桂、蒋。至若徐爔之《写心杂剧》,以十八短剧,自写身世,创空前之局。藤花亭主之《小四梦》,曲律容有或乖,而情文仍然并茂。独文泉、秋槎,才弱识浅,颇显枯竭之致《补天》八剧,强攫陈迹,弥其缺憾,未免多事,更感索然。《判艳》、《洛殿》,其意境尤显窃前修,殊乏创意。下逮同、光,则为衰落之期。黄燮清、杨恩寿、许善长、张蓟云、陈烺、袁醴、徐鄂、范元亨、刘清韵诸家,所作虽多,合律盖寡。取材亦现捉襟露肘之态。颇见迂腐,殊少情致。盖六七百年来,杂剧一体,屡经蜕变。若由蚕而蛹而蛾,已造其极,弗复能化。同、光一期,杂剧成蛾将僵之时也。然僵而未死,间有生意。韵珊凌波,窈窕多姿。《玉狮》十种,不少隽作。瞿园、坦园,时见性灵。善长、蓟云,亦有新声。是杂剧之于清季,实亡而未亡也。然三百年间,杂剧之盛,远不若诗词古文。撰作虽伙,汇辑莫闻。邹氏之《杂剧新编》虽多载易代诸家,并及于令、梅村、西堂。然康、雍以后,类多单本,殊鲜汇编。其幸存于今者,仅亦什一而已,若昉思之《四婵娟》剧,红友之《珊瑚》、《霓裳》,目在书亡,增人慨惜。及今而不为辑录,则什一之仅存者,几何不消亡殆尽乎?予性嗜读曲,尤好搜讨。涓涓不止,久亦成溪。十余年来,所聚清剧,不期乃逾二百数十本。于

王氏《曲录》所载，已增三倍（《曲录》载清代杂剧仅八十四本）。因思论次结集，步晋叔、林宗后尘。所愧为力微薄，未能全刊。爰先以六之一为初集，俾流布焉。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 《临春阁》、《通天台》跋

右《临春阁》、《通天台》杂剧二种，吴伟业撰。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别署灌隐主人，江苏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福王时，拜少詹事。与马士英、阮大铖等不合，辞官归里。入清，家居，杜门不出。后清廷严促其出仕。不得已赴京，授国子监祭酒。不久，辞归。康熙十年卒，年六十三。伟业诗文负一时重望。诗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所作于诗文集外，有《秣陵春》传奇一种，及《临春阁》等杂剧二种。诸剧皆作于国亡之后，故幽愤慷慨，寄寓极深。《临春阁》本于《隋书·谯国夫人传》，以谯国夫人洗氏为主，而写江南亡国之恨。陈氏之亡，论者每归咎于张丽华诸女宠。伟业力翻旧案，深为丽华鸣不平。此剧或即为福王亡国之写照欤？以“毕竟妇人家难决雌雄，则愿你决雌雄的放出个男儿勇”云云为结语，盖骂尽当时见敌即退之诸悍将怯兵矣。《通天台》本于《陈书·沈炯传》，叙炯流寓长安，郁郁寡欢。一日，郊游，偶过汉武帝通天台，乃登台痛哭，草表奉于武帝之灵。醉卧间，梦武帝召宴，并欲起用之。炯力辞，帝乃送之出函谷关外。醒时，却见自身仍在通天台下一酒店中。或谓炯即作者自况。故炯之痛哭，即为作者之痛哭。盖伟业身经亡国之痛，无所泄其幽愤，不得已乃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其用心苦矣。《通天台》第一折

炯之独唱，悲壮愤懑，字字若杜鹃之啼血，其感人盖有过于《桃花扇·余韵》中之《哀江南》一曲也。

二 《续离骚》跋

右《续离骚》杂剧四种，嵇永仁撰。永仁字留山，别号抱犊山农，无锡人。吴县生员。范承谟总督福建，延入幕中。耿精忠反清，系承谟于狱，并执永仁等。在狱凡三年，与承谟同时遇害。永仁在狱中，尝与同系诸人唱和为乐。无从得纸笔，则以炭屑书于纸背或四壁皆满。乱后，闽人录而传之。《续离骚》即其狱中作之一。所撰尚有《抱犊山房集》六卷，及《扬州梦》、《双报应》传奇二种。永仁善诗文，尤喜作剧。许旭《闽中纪略》谓："留山才最敏速，性又机警。在幕中，辄唱和为乐。所著医书，盈尺积几。尤善音律。制小剧，引喉作声，字字圆润。逆旅之中，借以遣怀导郁。虽骨肉兄弟，无以过也。"《续离骚》有范承谟书后，及同难会稽王龙光，榕城林可栋，云间沈上章诸人题诗。承谟谓："《续离骚》慷慨激烈，气畅理该，真是元曲，而其毁誉含蓄，又与《四声猿》争雄矣。"永仁自序曰："屈大夫行吟泽畔，忧愁幽思，而《骚》作。语曰：歌哭笑骂，皆是文章。仆辈遭此陆沈，天昏日惨，性命既轻，真情于是乎发，真文于是乎生。虽填词不可抗骚，而续其牢骚之遗意，未始非楚些别调云。"永仁之以《离骚》名剧，其意盖在于此。故《续离骚》胥为愤激不平之作，悲世悯人之什。盖永仁遭难囚居，不知命在何时。情绪由愤郁之极，而变为平淡；思想由沈闷之极，而变为高超。而语调则由骂世而变为嘲世；由积极之痛哭，而变为消极之浩歌。盖不知生之可乐，又何有乎死之可怖。《扯淡歌》、《笑布袋》诸作，胥为斯意也。

《续离骚》第一种为《刘国师教习扯淡歌》，写刘基与张三丰对酌，命子弟歌其所作《扯淡歌》以侑觞事。以极冷淡之剧情，布置成如此热闹之排场，作者手腕，不可谓不高。曲白全袭刘基《扯淡歌》本文，组织殊见匠心。《扯淡歌》历叙三王五帝以来大事件、大人物，而结之以"算来都是精扯淡"一语。愤世之极，遁于玩世，遇着作乐且作乐，得高歌处且高歌，永仁之意，殆在于此。

第二种为《杜秀才痛哭泥神庙》。按此事本末，见《山堂肆考》。明、清之交，写杜默哭庙事为杂剧者，凡三见。一为沈自征君庸之《霸亭秋》，一为张韬权六之《霸亭庙》，一即永仁此剧。而永仁之著此剧，意或别有所在，并不专着眼于秀才落第，伤心自哭也。其措语全若凭吊项王，惜其不能成大事。《曲海总目提要》谓：永仁或有筹策，伤承谟不能用，借此寓意，未可知也。理或然欤？

第三种为《痴和尚街头笑布袋》，写痴和尚捎布袋，镇日在十字街头，呵呵的笑个不住。在笑声里，却骂倒一切庸庸碌碌之世人。彼视世事，胥为空虚，历史上之人物，以及天上玉皇，地下阎王，悉皆忙得可笑，忙得无谓。歌曲原本布袋和尚歌意。永仁之有取于此，其意正与《扯淡歌》同。

第四种为《愤司马梦里骂阎罗》，写西川司马貌梦中至阴曹骂阎王事。司马貌断狱之传说，流行已久。元建安虞氏刊行之《三国志平话》，已取此作为入话。《古今小说》中亦有《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一回。以此为剧者，则有徐石麟之《大转轮》及永仁此剧。然他作皆着重于断狱，永仁则独着重于谩骂阎罗一节。彼欲阎罗令善人现世受报，化凶为吉，转难成祥，"便有那天堂身后过，争似这生受用白云窝"。永仁于此，盖不无深意存。其或于

狱底刀光之下，尚有一线之冀望在欤？

三　《西堂杂剧五种》跋

右《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杂剧五种，尤侗撰。侗字同人，后改字展成，号悔庵，又号艮斋，江苏长洲人。顺治间贡生。蹭蹬场屋者数十年。天下皆称之为老名士，所作至传宫中。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入史馆修《明史》。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八十七。侗诗文宿有重名，戏曲尤为时人所宗。所作于杂剧五种外，尚有《钧天乐》传奇一种。《读离骚》四折，谱屈原事，组织《楚辞》中之《天问》、《卜居》、《九歌》、《渔父》诸篇入曲，而以宋玉之《招魂》为结束，结构殊具别裁。此剧曾进御览，且尝演于内府。《桃花源》四折，谱陶渊明事，以《归去来辞》起，而以作诗自祭，入桃源洞仙去为结。《吊琵琶》四折，谱王昭君事，情节略同马致远之《汉宫秋》，而以蔡文姬之祭青冢为结。《黑白卫》四折，谱聂隐娘事。侗自序谓："王阮亭最喜《黑白卫》，尝携至雉皋，付冒辟疆家伶，亲为顾曲。"《清平调》一折，亦名《李白登科记》，谱李白中状元事。白所作为《清平调三章》，评定者亦即杨玉环。侗之数作，于题材上，皆故作滑稽。若写洞庭君之遣白龙化身渔父，迎接屈原为水仙；若以陶渊明为入桃源仙去；若叙李白之中状元等等，并皆出于常人之意外。惟《黑白卫》、《吊琵琶》二剧之结构，较为严肃耳。然就曲文观之，则侗诚不愧才子。其使事之典雅，运语之俊逸，行文之楚楚动人，在在皆令读者神爽。斯类超脱之笔，盖未尝为拘律守文者所梦见也。

四 《四韵事》跋

右明《翠湖亭四韵事杂剧》四种，慈溪裘琏撰。琏字殷玉，号蔗村，别署废莪子。生而孤露，天才过人。能为诗古文及乐府词。弱冠，补弟子员，旋援例入太学。蹭蹬场屋者五十余年。至康熙甲午，始举顺天乡试。次年，成进士，改庶常，时琏已七十余矣。未几，致仕归。琏所作传奇杂剧不少。《四韵事》之首，自题《玉湖楼第三种传奇》，则至少尚有第一、第二种。然今仅见《四韵事》一种，他皆不可考知矣。《四韵事》以名不相涉之四短剧组成之，有如汪道昆之《大雅堂》，徐渭之《四声猿》，叶宪祖之《四艳记》，车任远之《四梦记》，黄兆森之《四才子》。盖以四剧为一集，其习尚从来久矣。琏之四剧，一曰《昆明池》，二曰《集翠裘》，三曰《鉴湖隐》，四曰《旗亭馆》，以其皆为文人之韵事，故总名《四韵事》。《昆明池》写上官婉容侍唐中宗于昆明池上评诗事。《集翠裘》写狄仁杰与张昌宗双陆，赢得昌宗集翠裘，遂付家奴衣之事。《鉴湖隐》写贺知章归隐鉴湖事。《旗亭馆》写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于旗亭听伶妓歌诗事。四剧中，惟旗亭听歌事，谱者最多。清张龙文有《旗亭谳》，金兆燕有《旗亭记》，今惟兆燕及琏二作存。其他三剧，其题材皆为前人所未尝经涉者。诸剧中惟《集翠裘》较为激昂奔放，余皆稳妥而已。琏自序曰："江淹云：放浪之余，颇著文章自娱。予亦用此自娱耳，遑问工否。"明、清之际，剧作家类多借故事以发泄一己之牢愁。若琏之用以"自娱"，盖超于当代风尚之外者。琏于每剧各有自序并本事，兹故不赘。

五 《续四声猿》跋

右《续四声猿杂剧》四种，海宁张韬著。韬字权六，自号紫微山人。生平事迹，不甚可考。仅知其尝司训乌程，且曾与毛际可、徐倬、韩纯玉诸人交往而已。韬之生年，当在顺治、康熙之际。所著有《大云楼诗文集》诸作。毛、徐诸人皆为之序。《续四声猿》即附集后。韬著此剧，自谓续明青藤山人《四声猿》。其自序曰："猿啼三声肠已断，岂更有第四声？况续以四声哉！但物不得其平则鸣，胸中无限牢骚，恐巴江巫峡间，应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耳。"是韬之续青藤，盖有无限牢骚在。青藤四作，各不相涉。韬之续作亦然。一为《杜秀才痛哭霸亭庙》，写杜默下第东归，过项王庙，有感而痛哭。默事见《山堂肆考》，明沈自征君庸，已写为《霸亭秋》一剧。韬同时人嵇永仁留山，亦尝写入其所作《续离骚》中。并韬此作，盖有三剧。以情景言，韬作似较君庸、留山皆胜。夫以瘦马羸童，度此青山暮霭，风雨疏林，衣单蹄滑，此情此景，失意人能不勾起牢愁万斛耶？一为《戴院长神行蓟州道》，写戴宗、李逵，同往蓟州访公孙胜。宗在中途作法弄逵事。此事全本《水浒》，即曲白亦多袭《水浒》本文。《水浒》故事，为元剧喜用之题材。李逵尤为高文秀、康进之诸家所喜写之人物。至明而作者寥寥。于李开先、许自昌、沈璟、沈自晋之《宝剑》、《水浒》、《义侠》、《翠屏山》诸记，与凌濛初之《宋公明闹元宵》外，嗣音盖鲜。韬此作，可谓空谷足音。一为《王节使重续木兰诗》，写王播贵后，至木兰院，重续其曩所留题："惭愧阇黎饭后钟"句事。播事见《唐摭言》。《破窑记》传奇曾借作吕蒙正微时事。来集之亦尝写为《碧纱》一剧。来氏之剧，写播事之始末，韬作则仅述其重续木兰诗，故较为简短。然借以泄其不平之气则一也。世俗

炎凉之态，惟寒士感之最深，故言之亦最痛且切。一为《李翰林醉草清平调》，写李白扶醉为唐皇草《清平调三章》事。天子调羹，宠珰脱靴，盖亦失意文人，极写得意之事，以自宽慰者。同时尤侗西堂，亦尝写此事为《清平调》一剧，其意亦同。综观韬之四作，除《戴院长神行蓟州道》为纯粹之故事剧外，他皆鸣其不平之作，如韬所自叙者。韬诗文皆佳，填词亦足名家。杂剧尤为当行。续青藤之《四声》，隽艳奔放，无让徐、沈，而意境之高妙，似尤出其上。青藤、君庸诸作，间杂以嘲戏。韬作，则精洁严谨，无愧为纯正之文人剧。清剧作家，似当以韬与吴伟业为之先河。然三百年来，韬名独晦。生既坎坷，没亦无闻。论叙清剧者，宜有以表章之矣。

六　《后四声猿》跋

右《后四声猿杂剧》四种，曲阜桂馥撰。馥字冬卉，号未谷，别署老苕。乾隆庚戌成进士，年已五十有五。后为滇南永平令，卒于官。年七十。馥为乾、嘉间硕儒老师，尤邃于金石六书之学。著《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札璞》十卷，《缪篆分韵》五卷，《晚学集》八卷，诗集四卷。其《后四声猿》一作，初未印行。道光间，始刊布于世。馥虽号经师，亦为诗人。后《四声猿》四剧，无一剧不富于诗趣，风格之遒逸，辞藻之绚丽，盖高出自号才士名流之作远甚。似此隽永之短剧，不仅近代所少有，即求之元、明诸大家，亦不易二三遇也。清剧自梅村、西堂、坦庵、权六诸人开荆辟荒后，至乾隆间而全盛。馥与杨潮观尤为大家。短剧风格之完成，允当在于此时。未谷、笠湖之后，盛极盖难为继矣。正定王定柱序《后四声猿》曰："先生才如长吉，望如东坡，齿发衰白

如香山，意落落不自得，乃取三君轶事，引宫按节，吐臆抒感，与青藤争霸风雅。独《题园壁》一折，意于戚串交游间，当有所感。而先生曰无之。要其为猿声一也。”斯四剧之用意，当尽于此数语。馥以暮年衰齿，犹在万里外食微禄，谒帅辕，宜其有难平之愤。按东坡事，元费唐臣曾谱为《贬黄州》一剧，惜今仅存残文。《谒帅府》一剧，慷慨激昂，为僚吏吐尽不平之气，足补费唐臣之憾矣。《放杨枝》、《题园壁》、《投溷中》三剧，题材皆绝为隽妙，胥为前人屐齿所未经。独怪元、明诸大家，何乃轻轻放过此种绝妙之剧材耶？石韫玉尝将白傅放妓故事，写为《乐天开阁》一剧。然点金成铁，殊不足观。于此盖益叹馥不独长于捉住此种绝妙好题，且亦善于驱遣此种好题而成之为绝妙好剧也。馥写此四剧时，年近七十。然于《放杨枝》、《题园壁》二剧，遣辞述意，缠绵悱恻，若不胜情。婉妮多姿，盖有过于少年作家。老诗人固犹未能忘情耶？

七 《四色石》跋

右《四色石杂剧》四种，曹锡黼撰。锡黼所作杂剧，有《桃花吟》及《四色石》诸种。《桃花吟》已著录。《四色石》则仿《四声猿》例，谱翟公、王羲之、王勃、杜甫四事，事各一折。《张雀网》写翟公去官后，宾客绝迹，庭可罗雀。及其后贵，客又大集事。此事为绝好之剧材，然谱之为剧者，却未见。锡黼写此，似为第一次也。《序兰亭》写王羲之三月三日宴集兰亭事。此事明人许潮，尝谱之为《兰亭会》一剧。然此事本非好剧材，写来自未能出色当行。许、曹二剧，盖皆不过稳妥而已。《宴滕王》写王勃省父，路过南昌，值都督大宴宾客于滕王阁。勃以写作《滕王阁序》惊一座事。此事盛传于世，“时来风送滕王阁”一语，已成为民间

习语。冯梦龙所辑之《醒世恒言》中，亦载有《马当神风送滕王阁》平话一篇。但锡麒此剧，则全就史实而谱，并未涉及神怪。《寓同谷》写杜甫寓于同谷，感时歌吟事。此事亦未有人谱过。杜甫一生可谱之事甚多，然剧作家知道捉住者则绝少。许潮尝谱《午日吟》，然剧情甚为无谓，还不如锡麒此作之较为可观也。

八 《花间九奏》跋

右《花间九奏杂剧》九种，题花韵庵主人著。初不知花韵庵主人为谁何。后读沈赟渔《四种曲》，见有独学老人序，及花韵庵主人题词。乃念花韵庵与独学老人，或有干涉。及检读石韫玉《独学庐稿》，见二稿中有《花韵庵诗余》一卷，三稿《晚香楼集》卷四《山居十五咏》中，有咏花韵庵之作，与咏独学庐、晚香楼诸作同列，乃确知花韵庵主人盖即石韫玉之笔名。韫玉字执如，号琢堂，吴县人。年十八，补吴县学博士弟子员。乾隆庚戌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壬子，充福建正考官，旋视学湖南。戊午，补四川重庆府知府。后擢山东按察使。因事被劾，遂引疾归。主苏州紫阳书院二十余年。尝修《苏州府志》，为世所重。道光十七年卒。韫玉于《独学庐稿》外，他所撰述尚多。于剧曲似仅有《花间九奏》一种。陈康祺《郎潜纪闻》谓："韫玉以文章伏一世，律身清谨，实不愧道学中人。未达时，见淫词小说，一切得罪名教之书，辄拉杂摧烧之。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收毁几万卷。一日，阅《四朝闻见录》，中有劾朱文公疏，诬诋极丑秽。忽拍案大怒。亟脱妇臂上金跳脱，质钱五十千，遍搜东南坊肆，得三百四十余部，尽付诸一炬。可谓严于卫道矣。"以烧毁淫词小说之卫道士，而写作杂剧，殊是异事。然韫玉虽富道学气，其于戏曲名作，盖未

尝不加赞赏提倡。沈起凤蘐渔之传奇，即借其力以刊布于世。其所收毁者，或胥为淫秽鄙近之作欤？然实不能不谓为古作之一厄。《花间九奏杂剧》九种：《伏生授经》、《罗敷采桑》、《桃叶渡江》、《桃源渔父》、《梅妃作赋》、《乐天开阁》、《贾岛祭诗》、《琴操参禅》、《对山救友》，胥为纯粹之文人剧。其所抒写，亦益近于传记而少所出入。盖杂剧至此，已悉为案头之清供，而不复见之红氍毹上矣。九作之中，惟《桃源渔父》、《梅妃作赋》二剧，题材略见超脱，曲白间有隽语。其他胥落庸腐，无生动之意。以儒生写作杂剧，其不能出色当行也固宜。

九 《秋声谱》跋

右《秋声谱杂剧》三种，宜良严廷中撰。廷中字秋槎，生平事迹无可考。似奔走四方，以作幕为生。尝与周乐清文泉交往甚得。乐清为《补天石》传奇作者。此《秋声谱杂剧》，即为乐清付之手民者。廷中自序谓："故山归后，忽忽寡欢，斜月在门，远风生水；秋声从落叶中来，如怨竹哀丝，助人凄恻。秋以声为谱，我且以秋为谱。若赏音无人，则歌与寒虫古树听之。"三剧情文虽胥为团圆之结局，而纸背上却隐隐透露出凄凉来。诚哉其为《秋声谱》也！《洛城殿无双艳福》嘲骂试官举子，颇为峻切。状元得第，公主翻案，佳人才子，艳福无双，失意人偏好作得意语。盖落第举子之常态也。剧中才女应试一节，似有所本。并其情态，亦类袭之李松石《镜花缘》说部。《武则天风流案卷》一剧，则大类汤若士《还魂记》传奇中《冥判》一出。《沈媚娘秋窗情话》一剧，再三致慨于美人之迟暮，而结之以"多谢西川贵公子，肯持红烛赏残花"云云，作者于此，慨叹自深！

清人杂剧二集题记

方《清剧初集》出版时，《二集》即已编就待印。数年来，人事倥偬，屡经大变，无复有闲情及此。然所见乃益广。洪昉思之《四婵娟》剧，初以为终不可得者，竟亦得之于陈乃乾先生许。海宁朱氏举所藏剧曲，归之北平图书馆。中亦有清剧二十余种，足以增益我书。于是《二集》所录，乃较拟目有所变易。弃去若干比较易得之作，而益以昉思、幼髯诸氏之稿本。斯类未刊之稿本，少纵即逝，固不能不亟为之传布于世也。

《买花钱》、《大转轮》、《浮西施》、《拈花笑》四剧，徐石麒作。石麒字又陵，号坦庵，江都人，著《蜗亭杂订》及《坦庵词曲六种》，《买花钱》等皆收入其中。《买花钱》写落第举子于国宝怀才不遇，题《风入松》："一春常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一词于酒家壁。宋孝宗微行，为改数字。因此遭遇天子，授为翰林，而杨驸马亦以歌伎粉儿赠之。此事盛为士人所传，惟杨驸马赠妓，却是石麒添出的。宋、元人词话有《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一本，事略相类，皆是替失意人扬眉吐气的。《大转轮》为至今尚流传于民间之一故事，即所谓"半日阎罗"者是。《古今小说》载《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一本；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亦以此故事为引子。嵇永仁亦有《愤司马梦里骂阎罗》一剧。《浮西施》为一翻案文章。说明史所载范蠡"浮西施于五湖"者，并非偕隐而去，实是将她沉之江中，和梁辰鱼《浣纱记》之所述，恰好相反。剧中西施之辩，振振

有辞，气概很盛，反显得范蠡是一个极狠毒无理的人物。《拈花笑》以白描的手笔，不用底稿，写出一家妻妾二人的争风打骂，并无深意，只是一本笑剧。“拈花笑，个个家，有一本”，暴露了明末士人阶级的荒淫无度的生活的真相。

叶承宗字奕绳，济南人。清初为临川县尹，遇变死难。著《泺函》十卷。第十卷为杂剧、乐府。据目录，于《孔方兄》、《贾阆仙》二杂剧外，并有《四啸》（《十三娘》、《猪八戒》、《金玉奴》、《羊角哀》）、《后四啸》（《狂柳郎》、《莽桓温》、《穷马周》、《痴崔郊》）及“北曲”三本（《狗咬吕洞宾》、《沈星娘花里言诗》、《黑旋风寿张乔坐衙》），又有“南曲”《百花洲》、《芙蓉剑》二种。但今日所见《泺函》，则都仅得《孔方兄》、《贾阆仙》、《十三娘》、《吕洞宾》四本耳。《孔方兄》是一本戏剧化的《钱神论》；以儒生金茎的独唱，表白出钱神势力的伟大。是愤世之作。《贾阆仙》亦充满了怀才不遇的悲闷。贾岛除夕祭诗，是实事。《十三娘》故事，亦见《太平广记》。写女侠荆十三娘救李正郎所爱之妓女庚秋水出诸葛殷家事。《吕洞宾》以俗语：“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点缀成文。而平空添出石介一人，以洞宾度介为仙之事为中心，反成了元人的神仙度世剧一流的东西了。

王夫之字而农，号船山，湖南衡阳人。明亡，入山，不仕。著作极多。《龙舟会》一本，附全集后。以李公佐的《谢小娥传》为蓝本，却也不是没有悲愤的。“破船儿没舵随风转，棘钩藤逢人便待牵，羞天花颜面愁人见，叩头虫腰肢软似绵。堪怜！翻飞巷陌乌衣燕，依然富贵扬州跨鹤仙！”这骂的是谁？“却叹咱半生半生问天，空熬得鬓边鬓边霜练。眼对着江山江山如颤，似落叶依苔依苔藓。庭院归燕，衔不起残红片。”为什么平空发这叹息？“大唐家九叶圣神孙，只养得一伙胭花贱！”夫之是那末沉痛的在感

叹着！

邹式金字仲愔，号木石，无锡人，尝选《杂剧新编》（一作“三集”），继沈泰《明剧初二集》后，吴梅村为之序。梅村称他为“梁溪老学，宿有契悟，旁通声律。”其自作的《风流冢》亦在集中。《风流冢》写柳永事。按叙永事者，词话有《众名妓春风吊柳七》（见《古今小说》）及《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见《清平山堂话本》）。关汉卿有《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剧（今见《元曲选》）。元戏文、杂剧并有《诗酒玩江楼》名目，惜均不传。这剧所写，前半为耆卿生平，后半为谢天香及众名妓于清明日上墓吊他事。盖合《谢天香》剧和《春风吊柳七》词话而为一者。而于《玩江楼记》周月仙事则不之及焉。

邹兑金字叔介，式金弟。有《醉新丰》及《空堂话》二剧，见式金所编《杂剧新编》。（《醉新丰》惜未传。今所见《新编》，均非全本。）《空堂话》叙明人张敉才高不第，因激而为愤世骇俗之行。唐子畏已死，祝希哲在京，他却邀之而作“空堂”之话。“论起来古今才子，那一个不在座。只是古今才子，原没有两副肚肠哩。”式金谓：“叔弟深入禅那，此文从妙悟中流出。”

廖燕的《醉画图》、《诉琵琶》、《续诉琵琶》及《镜花亭》四剧，均《空堂话》一流的愤激之作。惟邹氏尚托张敉，燕则直书曰：“小生姓廖名燕，别号柴舟，本韶州曲江人也。”以作者自身为剧中人，殆初见于此。燕有《二十七松堂集》，为明、清间“才子”之一。好为迂阔骇俗之论。自伤沦落之情多，而哀悼家国破灭之意少。《镜花亭》叙他漫游到水月村，见水月道人之女深喜其文。“真个是镜花水月两朦胧”。《醉画图》以二十七松堂壁上所绘的杜默、马周、陈子昂、张之昊四图为对象，将酒劝画，复以自饮，借古人之郁闷，发自己的牢骚。“画中人真我党，岂是无端学楚狂，

我只是颠倒乾坤入醉乡。"《诉琵琶》则叙"遭偃蹇穷鬼苦缠人，诉琵琶酸丁甘乞食"事。他以陶渊明乞食故事，谱入琵琶新调，到朋友家去弹唱起来，"他听了自然会意"。《续诉琵琶》则为前者的续编。他托诗伯、酒仙去驱逐穷鬼，果被逐去。正在饮酒相贺，一道人突闯入，赠诗一首，又不见了。他因悟"含污纳垢，就里可同谋，富贵功名岂易求。口杯何处不风流。"不第举子的狂态，在这里是很明白的被披露出来。

洪升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人。以作《长生殿》传奇有名于世。晚年渡江，老仆坠水。升已醉，提灯救之，遂与俱死。他所作，有《稗畦集》及《天涯泪》、《四婵娟》杂剧，传本均罕见。今竟得《四婵娟》，喜可知也。《四婵娟》体近《四声猿》，以四折写谢道韫、卫茂漪、李易安、管仲姬四才女事。绮腻风光，本不易写得好。此四剧遂亦不若《长生殿》的动人。

车江英的《韩柳欧苏四名家传奇摘出》，盖"借管风弦月之词，发胸中之磊落，如徐文长《四声猿》，尤展成《西堂乐府》"也。写韩事者为《蓝关雪》四折；写柳事者为《柳州烟》四折；写欧阳事者为《醉翁亭》五折；写苏事者为《游赤壁》五折。韩、苏事，元、明作家，涉笔者已多。柳与欧阳事则殆江英第一次为捉入笔端者。浚仪散人序云："江右车子江英……负隽俊之才，寝食于韩、柳、欧、苏之文者数十年于兹。文章经济，久已登其堂奥，仿佛其为人。是以搦管舒啸之下，得以言夫子君子之所欲言，而遂其四君子未逮之志焉耳。"

张声玠的《玉田春水轩杂出》和石韫玉的《花间九奏》有些相似，皆以九事合为一本。声玠，湘潭人，字奉兹，又字玉夫。道光举人。官元氏知县。有《蘅芷庄诗文集》。那九事是：《讯翂》，写吉翂乞代父命；《题肆》，写于国宝因题《风入松》一词而见知孝

宗;《琴别》,写汪水云以黄冠归里,和旧宫人王清惠等饯别;《画隐》,写宋王孙赵孟坚以画自隐,其弟子昂却出仕于元,归来见兄,为孟坚所责;《碎胡琴》,写陈子昂碎琴;《安市》,写薛仁贵白衣破贼;《看真》,写党太尉画相;《游山》,写谢灵运游山,被诬为山贼;《寿甫》,写饮中八仙贺杜甫寿。各剧情调至为不同,而皆有所愤激。《琴别》、《画隐》二出尤深于家国沦亡之痛。中多入吴侬柔语,盖亦当时风尚如此。同时沈起风的诸传奇,便也是插入吴白极多的。

孔广林,阙里人,字幼髯。弱冠后,覃心三礼,搜辑郑学,著《周官臆测》七卷,《仪礼臆测》十八卷,又《郑氏遗书通德篇》七十二卷。又有《温经楼游戏翰墨》二十卷,所录皆四十余年来所作传奇杂剧南北散套小令。《东城老父斗鸡忏》为传奇,《璿玑锦》、《女专诸》、《松年长生引》则皆杂剧也。《璿玑锦》叙苏蕙事;《女专诸》叙左仪贞事;《松年长生引》为祝其大母徐太夫人七十寿而作者。左仪贞事出《天雨花》,以弹词故实入杂剧,此殆为第一次也。广林深于曲学,尤精北剧,故此数剧皆遵元人格律,不敢或违焉。

陈栋,字浦云,会稽人。"于学靡弗通,襟抱简远,有魏、晋间意。"(周之琦序)然多病,屡困省试。卒赍志以殁。有《北泾草堂集》八卷。诗词清丽。杂剧凡三本,亦都隽妙无渣滓。《苎萝梦》写西施下凡,于苎萝村浣纱石畔,遇见书生天轩(吴夫差的后身),以了前缘;而以东施女遇郭凝素事为结。"白衣苍狗去来频,梦境如何认得真。一首诗成便荐枕,多应忙杀浣纱人。"盖嘲笑一切白日说鬼话的文士者。《紫姑神》写魏子胥妻曹氏,虐待妾阿紫;阿紫死后,曹氏还将她埋在粪窖旁边。孤魂惨淡,日夕悲啼。乃遇东华帝君封她为紫姑神,巡视人间。她见一妒妇虐妾,乃杀之。《维扬梦》写杜牧游扬州,甚为牛僧孺所礼待。但他却无

意于作幕客，夜夜出游。牛公遣武士于暗中护之。朱衣使者却来指化他，使他于梦中历尽幕途恶况。他遂碎砚掷笔，弃而求官。后果为分都御史，过僧孺，僧孺赠以他所眷妓紫云。"梦中说梦缘难尽，头上安头计枉劳。一曲当筵君莫怒，大家立地放屠刀。"盖浦云亦久于作幕者，诉说苦况，自更亲切也。

吴藻，字苹香，号玉岑子，钱塘人，有《花影帘词》及《饮酒读骚图》（一名《乔影》）杂剧。《饮酒读骚图》类《空堂话》，亦以剧中人的口吻诉作者自己的心怀者。"无奈身世不谐，竟似闭樊笼之病鹤"。乃至描成小影，改作男装，对之玩阅，借消愤懑。女子的幽愁，盖尤过于文士的牢骚也。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德清人。道光进士，提督河南学政。罢官归，专心古学。有《春在堂全集》五百余卷。为清末朴学之宗。所作杂剧，仅见《老圆》一本。《老圆》写老僧点化老将老妓事，多禅门语。然于故作了悟态里，却也不免蕴蓄着些愤激。

以上凡收杂剧四十本，编为《二集》。合之《初集》四十本，较林宗二书，卷帙固已过之。然所欲流布者，尚不止此。《三集》已裒然成书待印。《三集》以下则正在拟目。

《二集》之编印，历时三载，备尝艰苦。其间中辍于乱离播迁，或无力印刷者不止一次。赖众力之助，终抵于成，喜可知也。却亦几至典衣减食以赴之矣。措大生涯，乃复好事，其不中途蹶倒者幸耳。而《三集》之能否继之而出，固在不可知之数。

《二集》所收，自藏之外，以假之北平图书馆者为最多；徐森玉、赵斐云二先生之助力，为编者所不能忘。又马隅卿先生将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孔幼髯稿本《温经楼游戏翰墨》，俞平伯先生将家藏曲园先生钞本《老圆》见假入集；其隆情盛谊亦均为编者所深感。谨于此谢之！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序

近二十年来，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有了空前的进步。王国维先生的《曲录》和《宋元戏曲史》，奠定了研究的基础。而最近三五年来，被视为已轶的剧本和研究的资料，发现尤多。中国戏曲史的写作，几有全易面目之概。较之从前仅能有《元曲选》、《六十种曲》寥寥数书作为研究之资者，诚不能不说我辈是幸福不浅。惟一般的研究者往往只知着眼于剧本和剧作家的探讨，而完全忽略了舞台史或演剧史的一面。不知舞台上的技术的演变和剧本的写作是有极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要充分明了或欣赏某一作家的剧本，非对于那个时代的一般舞台情形先有些了解不可。我们研究希腊悲剧，能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剧场情形么？清初《劝善金科》、《莲花宝筏》、《昭代箫韶》、《剑锋春秋》等大本宫庭戏的演出，是非需要有比较进步的舞台技术不可的。故舞台方面的种种限制，常支配着各时代的剧本之形式上的变迁。同时，演员们的活动，也常是主宰着戏曲技术的发展。演员是传播、发扬戏曲文学之最有力者。读剧本者少，而看演戏者多。往往有因一二演员的关系而变更了听众的嗜好与风尚的。《卖马》、《捉放曹》、《四郎探母》诸剧的流行，程、谭辈是有大力的。惜元、明二代的演戏史，未有专书。零星史料见于《青楼集》及诸家曲话、笔记中者诸待整理。且时代已远，亦多模糊影响之处，未能为我们所深详。清代二百数十年来的演剧史，却比较的还能使我们明了。惟研究

资料亦至不易得。往常所见者不过《燕兰小谱》、《京尘杂录》、《菊部群英》等寥寥数种耳。张先生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却一旦将所辛勤搜辑的三十种罕见之书全部刊布于世，诚是一大快事。研究演剧史者得之，当可有左右逢源之乐。友人王芷章先生正在编辑《升平署演剧史料》。合之此书，近代剧的演变，始能言矣。抑尚有感者：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史料里不乏此类变态性欲的描写与歌颂。此实近代演剧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点。惟对于研究变态心理者，也许也还足以作为参考之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缀白裘索引

用了一夜的工夫去做《缀白裘》的索引，并不是全无意义的。《缀白裘》虽不为一般学者及研究戏曲者所看重，但在中国戏曲的研究上，实在是一部很重要的书籍。只要看她选录梆子腔的剧本至五十一种之多，便可以知道她在研究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是如何的重要。这五十一种的梆子腔剧本，是他处所不能找到的。此外，外间流传得极少，或毫无传本的东西，也可在此窥见其全剧面目的一斑。至少，《缀白裘》可以告诉我们，在近来二三百年间，最流行于剧场上的剧本究竟有多少种，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东西，究竟某一种传奇中最常为伶人演唱者是那几出。

《缀白裘》共十二集。常有某一种传奇，在初集中选录的，在四集或八集中又加选录。我们很不容易知道这种传奇究竟为《缀白裘》编者选了多少出。我们也不容易知道《缀白裘》中所选的传奇究竟有多少种。为便于研究者计，索引的编录实是必要的。

所以，用了一夜的工夫去做《缀白裘》的索引，并不是全无意义的。费了本报的一部分篇幅去登载这个很干燥的材料，也不是对于读者一无用处的。

我颇想劝有兴趣于中国戏曲的人去买一部《缀白裘》来看看；这是比较好的一部选本，且是最容易得的最廉价的一部选本。

凡读《缀白裘》的人，这个索引对于他们是颇有用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风云会：（杂剧）访普。（十集卷三）

虎囊弹：山门。（三集卷四）

安天会：北饯。（八集卷三）

荆钗记：参相。（初集卷四）见娘，舟会。（以上二集卷四）说亲，绣房，别祠，送亲。（以上三集卷一）改书。（四集卷四）别任，前拆，女祭，开眼，上路，男舟。（以上八集卷一）遣仆，迎亲，回门。（以上九集卷三）哭鞋。（十集卷三）

白兔记：养子，回猎，麻地，相会。（以上三集卷三）送子。（八集卷四）闹鸡。（十集卷三）

幽闺记：拜月。（六集卷二）走雨，踏伞。（以上十集卷三）大话，上山，请医。（以上十二集卷四）

琵琶记：辞朝，盘夫。（以上初集卷三）逼试，规奴。（以上二集卷一）赏荷。（三集卷三）坠马，廊会，书馆，扫松。（以上四集卷三）训女，剪发，卖发。（以上五集卷一）称庆。（六集卷一）谏父，描容，别坟。（以上七集卷一）分别，长亭。（以上八集卷二）别丈。（九集卷一）思乡，饥荒，拐儿。（以上十集卷四）请郎，花烛，吃饭，吃糠。（以上十二集卷一）

昊天塔：盗骨。（二集卷三）

连环记：议剑，梳妆，掷戟。（以上二集卷三）起布，问探。（以上四集卷四）赐环，拜月。（以上十集卷四）小宴，大宴。（以上十二集卷一）

西厢记：惠明，佳期。（以上二集卷四）请宴，拷红。（以上四集卷一）游殿，寄柬。（以上七集卷三）跳墙，着棋，长亭。（以上九集卷二）

三国志：刀会。（初集卷一）负荆。（五集卷一）训子。（八集卷二）

牧羊记：庆寿，颁诏，小逼，望乡。（以上初集卷一）大逼，看羊。（以上七集卷二）遣妓，告雁。（以上十二集卷三）

香囊记：看策。（十二集卷三）

精忠记：秦本。（二集卷一）扫秦。（五集卷一）交印，刺字。（以上六集卷二）（交印，刺字，别名为“倒精忠”。）

鸣凤记：写本。（二集卷四）辞阁，严寿。（以上三集卷一）河套，醉易，放易。（以上四集卷二）吃茶。（五集卷二）夏驿，斩杨。（以上八集卷四）

牡丹亭：冥判，拾画，叫画。（以上初集卷二）学堂，游园，惊梦，寻梦，圆驾。（以上四集卷二）劝农。（五集卷三）离魂，问路，吊打。（以上十二集卷一）

邯郸梦：扫花。（初集卷二）三醉，捉拿，法场，仙圆。（以上十二集卷四）

水浒记：借茶，刘唐。（以上初集卷四）杀惜，活捉。（以上二集卷三）前诱，后诱。（以上三集卷二）拾巾。（十二集卷二）

义侠记：戏叔，别兄，挑帘，做衣。（以上四集卷三）捉奸，服毒。（以上八集卷四）打虎。（十集卷二）

八义记：遣鉏，上朝，扑犬，吓痴。（以上四集卷三）翳桑。（六集卷一）闹朝，盗孤，观画。（以上七集卷三）

祝发记：做亲，败兵，渡江。（以上五集卷四）

狮吼记：梳妆，跪池。（以上五集卷三）

浣纱记：进施，寄子，赐剑。（以上三集卷四）前访，回营，姑苏，采莲。（以上十集卷一）

百顺记：召登，荣归。（以上三集卷四）贺子，三代。（以上六集卷四）

金印记：封赠。（初集卷四）不第，投井。（以上三集卷二）逼

钗。(七集卷三)

烂柯山:寄信,相骂。(以上初集卷三)逼休,痴梦。(以上二集卷三)悔嫁。(五集卷四)北樵,泼水。(以上十二集卷二)

彩楼记:拾柴,泼粥。(以上四集卷一)

西楼记:楼会,拆书。(以上五集卷二)

钗钏记:谒师。(四集卷一)相约,相骂。(以上五集卷四)讲书,落园,会审,观风,赚赃,出罪。(以上九集卷二)

宵光剑:相面,扫殿,闹庄,救青,功臣宴。(以上五集卷二)

渔家乐:藏舟,相梁,刺梁,羞父。(以上三集卷三)纳姻。(八集卷四)

寻亲记:饭店,茶坊。(以上初集卷四)跌书包,荣归。(以上四集卷二)前索,出罪,府场,刺血。(以上八集卷三)遣青,杀德,送学。(以上九集卷四)

后寻亲:后索。(初集卷四)后府场,后金山。(以上十集卷二)

玉簪记:催试,秋江,送别。(以上二集卷一)琴挑。(四集卷四)姑阻,失约。(以上八集卷三)

千金记:跌霸。(三集卷一)别姬。(八集卷四)楚歌,探营。(以上九集卷三)起霸,撇斗,拜将。(以上十二集卷二)

彩毫记:吟诗,脱靴。(以上三集卷三)

风云会:送京。(三集卷三)

绣襦记:坠鞭,入院。(以上二集卷四)打子,收留。(以上四集卷四)鹅毛雪。(六集卷一)扶头,卖兴。(以上七集卷二)乐驿,当巾,教歌。(以上十集卷二)剔目。(十二集卷三)

一捧雪:送杯,搜杯,刺汤,祭姬。(以上初集卷三)换监,代戮,杯圆。(以上七集卷四)审头。(九集卷三)边信。(十二集卷三)

人兽关：演官。（五集卷三）

永团圆：逼离，击鼓，闹宾馆，计代，堂婚。（以上初集卷二）

占花魁：劝装。（初集卷二）种情，串戏，雪塘，独占。（以上十集卷四）酒楼。（十二集卷四）

金锁记：送女，探监，法场。（以上初集卷一）私祭。（八集卷二）思饭，羊肚。（以上十集卷三）

白罗衫：贺喜。（初集卷二）请酒，游园，看状。（以上三集卷四）井会。（七集卷四）

西川图：芦花荡。（初集卷三）

一文钱：舍财。（初集卷三）烧香，罗梦。（以上五集卷三）

焚香记：阳告。（初集卷三）

红梨记：赏灯。（初集卷四）踏月，窥醉。（以上二集卷二）盘秋，亭会。（以上三集卷四）访素，草地，北醉隶。（以上五集卷一）花婆。（七集卷三）赶车，解妓。（以上十集卷二）

翠屏山：反诳。（初集卷三）交账，戏叔叔，送礼。（以上三集卷一）酒楼，杀山。（以上八集卷三）

望湖亭：照镜。（二集卷一）

双珠记：汲水，诉情，杀克，卖子，舍身，天打。（以上二集卷一）二探。（七集卷四）月下。（九集卷一）

金貂记：北诈疯。（二集卷二）

千钟禄：奏朝，草诏。（以上三集卷二）搜山，打车。（以上八集卷一）

蝴蝶梦：叹骷，搧坟，毁扇，病幻，吊孝，说亲，回话，做亲，劈棺。（以上六集卷三）

青冢记：送昭，出塞。（六集卷三）

金雀记：乔醋。（七集卷二）

红梅记：算命。（七集卷一）

雷峰塔：水漫，断桥。（以上七集卷二）

精忠谱：书闹，拉众，鞭差，打尉。（以上九集卷三）

党人碑：打碑，酒楼，计赚，闭城，杀庙，赚师，拜帅。（以上八集卷二）

醉菩提：付篦，打坐，石洞，醒妓，天打。（以上十集卷一）

葛衣记：走雪。（十二集卷三）

跃鲤记：看谷。（十二集卷三）

九莲灯：火判，问路，闯界，求灯。（以上九集卷一）

吉庆图：扯本。（七集卷一）

盘陀山：拜香。（七集卷三）

万里缘：打差。（八集卷二）

鲛绡记：草相。（八集卷三）写状。（九集卷一）狱别，监绑。（以上十二集卷二）

衣珠记：折梅，堕水，园会，埋怨，关粮，私嘱，堂会。（以上九集卷四）

四节记：嫖院。（十二集卷二）

疗妒羹：题曲。（十二集卷四）

翡翠园：预报，拜年，谋房，谏父，切脚，恩放，自首，副审，封房，盗牌，杀舟，脱逃。（以上六集卷四）

铁冠图：守门，杀监。（以上二集卷二）别母，乱箭，借饷，刺虎。（以上四集卷一）探营，询图，观图，夜乐。（以上七集卷四）

雁翎甲：盗甲。（二集卷三）

十五贯：见都，访鼠，测字。（以上二集卷四）判斩。（八集卷四）踏勘，拜香。（以上十二集卷三）

满床笏：笏圆。（三集卷二）卸甲。（七集卷二）

儿孙福：别弟，报喜。（以上二集卷二）势利，下山。（以上五集卷一）宴会。（十二集卷二）

节孝记：春店。（五集卷一）

鸾钗记：遣义，杀珍，探监，拔眉。（以上五集卷二）

艳云亭：痴诉，点香。（以上五集卷三）

孽海记：思凡。（六集卷二）下山。（七集卷四）

慈悲愿：认子。（六集卷一）回回。（九集卷一）

风筝误：惊丑，前亲，逼婚，后亲。（以上五集卷四）

长生殿：絮阁，弹词。（以上二集卷二）定情。（六集卷三）闻铃。（七集卷三）醉妃，惊变，埋玉。（十集卷三）酒楼。（十二集卷三）

双官诰：蒲鞋，夜课，借债，见鬼，荣归。（以上四集卷四）赍诏，诰圆。（以上八集卷四）

麒麟阁：扬兵。（六集卷二）反牢，激秦，三挡。（以上七集卷一）

万里缘：三溪。（六集卷二）跌雪。（九集卷二）

淤泥河：香衅，败虏，屈辱，计陷，血疏，乱箭，哭夫，显灵。（以上十一集卷四）

杂　出：赏雪。（二集卷二）小妹子。（三集卷一）八仙上寿。（八集卷一）

梆子腔：买胭脂，落店，偷鸡，花鼓。（以上六集卷一）途叹，问路，雪拥，点化。（以上六集卷二）探亲，相骂。（以上六集卷三）过关，安营，点将，水战，擒幺。（以上六集卷四）堆仙，上街，连相，杀货，打店，借妻，回门，月城，堂断，猩猩。（以上十一集卷一）看灯，闹灯，抢甥，瞎混，赶子，请师，斩妖，闹店，夺林，缴令，遣将，下山，擂台，大战，回山。（以上十一集卷二）戏凤，私行，算

命，别妻，斩貂，上坟，除盗。（以上十一集卷三）磨房，串戏，打面缸，宿关，逃关，二关。（以上十一集卷四）

乱弹腔：阴送，搬场，拐妻。（以上六集卷二）挡马。（十一集卷三）

高　腔：借靴。（十一集卷三）

ISBN 7-02-000347-8/I·348

定价 7.00 元